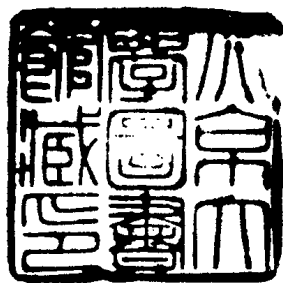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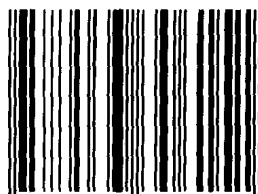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一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佳山堂詩集十卷二集九卷
〔清〕馮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一

林屋文稿十六卷詩稿十四卷
〔清〕宋徵輿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九籥樓刻本（詩稿配鈔本）……二五〇

蔣愼齋遇集五卷莅楚學記一卷日懷堂奏疏四卷
〔清〕蔣永修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天藜閣刻本……五九二

絳宏演寄托綿邈經國訏謨出塵逸響無不一一
引人入勝地觀止矣昔人以大海回風峨嵋天半
形容王李可謂工於寫照然而峨嵋高秀呼吸雯
章麗矣而抑知有嶙峋五岳作鎮神州者視峨嵋
之爲撮土乎紫瀾廻薄魚龍飛舞奇矣而抑知有
歸墟萬里盪潏兩𡶶者視廻瀾之爲尺澂乎至於
一言之發可以殄膚天保一字之功可以扶轂采
薇可以參訪落宥密之箴可以代勞止出車之奏
揔元氣傳陸蕃華粲然所自裕也斯豈與裁雲鏤

月者校工拙耶予嘗有言周孔方是文人要雅亦
牖才子周什琴歌向千秋樂府之祖佛明伽陀
亦三途聲聞之鏗鐸先生於此妙叶圓通陶鎔庶
類因餘事也予以褻謏覩顏京洛勝感家藪南中
心慰藉者幸有二端上之則
天章宸翰雲漢昭回學掌六藝之林翱翔四始之
闈
聖學日益
聖政日新中天堯舜不意覯於吾身見之允矣千

載一時而側席幽人風雲蔚起四海人才一時羅
之金門玉堂中視彼前代人君以寒食東風殿閣
徵凉寥寥數語之激賞遂艷羡千秋者爲何如耶
而更喜諸君子得先生爲之大冶咸在函丈之列
一觴一咏郁郁雲章視漢人後堂絲竹則又過之
遠矣今集中畧見一斑固東閣盛事豈平津所敢
望耶演雲提書旦夕且至韓碑淮雅自當待燕許
大手而鐃歌朱鷺上繼江漢常武之什以彰
天子之豐功於萬世者翹足可俟也虎僕生花固

侑梓宅師之餘事乎而蓬壁之光散自薇垣
君相一德化成天下盛矣哉則文明之徵固在此
不在彼明矣益先生年日邵而神日王學日勤道
日邃而詩歌亦日多爾聖抑抑之篇去人何必有
間哉諸君子之爲元晏者因已彬彬淡無庶矣先
生特以予鄉曲之誼周旋有年習先生也久知先
生也深昔人所謂初見成賦後列掃門者庶幾近
之而忝其不堪糠秕也予懸車屆期奉職無狀行
即歸里磯上青簑髗頭綠酒手璇玦之新篇憶雲

霄之舊夢其樂寧有旣哉是爲序昔

康熙庚申菊月東棠高珩拜手撰

序

國運方升君子道長朝有都俞吁咈之賡野有康衢擊壤之風此盛世之音天壤不朽者也若夫學問之醇性情之正形諸歌詠發爲文章足以挽風俗勵人心或追風雅或掞初盛唐亦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 逵 於丁酉戊戌間喜讀宗伯先生集大約詩溫而厚文大而真蹤而知爲端人正士初不知仰爲先生何祖也迨己亥歸養時得先生偶拈詩一卷携去紛於芥園松下讀之光明正直之氣透出紙背然意在說理不在詩也尚以本朝今集爲嘁于予入都以後先生居掞僻 逵 對從游觀先月史華待漏之勞不敢輕瀆歲間趨候者不三五次偶 荼拒別嗣 逵 迺遘他咎事務繁多吟咏都入[illegible]職公而歲值先生七袠誕辰[illegible]高先生笑面有之至庚申冬杪見貽[illegible]內元日開函刪誦晝夜春蠶肅然起敬[illegible]以先生之詩上之紀郊廟之典儀

朝廷之發予下之紀邦國之災異民之[illegible]平而

殷殷意中齒間者尤在人材之進退教化之興衰
關於風俗人心者必三致意焉方之古大臣埒
焉述其有同心先生生平學問性情於此略窺一
二若其輔弼大業啓沃深心
天子嚮之士大夫諒之海內之凡有知識者咸曰
益都清剛君子百僚楷模也但先生引年請告疏
凡六七上悉蒙
獄留頃以勤勞久著寰宇蕩平特奉
溫綸馳驛遣官優送歸里樞謂先生完名全節不

世之榮忠愛之報也先生曰余何德堪此此
皇上格外施恩余先人積累所致耳先生之欲然
不自足有如此惜先生曾以詩集屬樞敘竊愧未
不能詩何能爲敘恐佛頭著糞矣自念受知於先
生有日光明正直之氣今又從全集中遇之獨是
文章奏議諸稿俱散佚觀宗伯集猶非全豹或有
術勿入
告外庭不知而史官書之者則
聖主良臣一心一德賡歌千載所謂盛世之育天

壤不朽者皆不獨以詩傳矣先生行矣樞適奉
命巡撫甫行色匆匆後命難明敢為先生述數語
聊以志別云

雲中年弟魏象樞謹序

序

相國易齋先生佳山堂集續成命予敘閏章嘗受知於先生伏讀永歎者累日夫詩與樂爲源流古者詩作而被諸樂後世樂亡而散見諸詩大抵發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君子愼易直子諒之心則必多和平嘽緩之聲誠積之於中不自知其然也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起北海文敏公之後懷仁輔義巾然如不及未嘗揭揭以詩名跡其志行皆溫柔敦厚之意得之詩教爲多嘗對客微吟泉注雲奔不好爭字句工拙晚乃命事追琢出入三唐樂府五言古尤有淡婉遺音其憂時感事不無小雅悽惻之言而發之於然油然義切而辭隱無噍嗷唯[illegible]之音所謂洋洋大國風者茲其苗裔耶吾聞古者子在野則思廊廟在朝不忘江湖先生處綸扉密勿獻替以人事君閔憐夙夜引年乞免書凡五六上溫諭留而東山別墅之興爀不可已間休沐過萬柳堂與賢士大夫一觴一詠備文字之游見者不知其爲相國也日門無私謁家無長物而好獎接羈旅憫悴詞賦之客周其困乏或藉以舉火仁民惠物之事未嘗一日忘於心此其詩之溫柔敦厚所由來也

今天子湛深古學喜爲詩使先生日進其所撰豈不足以鼓吹正始也哉嘗竊論詩文之道與治亂終始先生則喟然嘆曰宋詩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綜正變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風漸以不競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也願與子共振之夫孔子刪詩而雅頌得所延陵聽樂而興衰是徵的也者持此也由是言之謂先生以詩持世可也

宛陵施閏章頓首識

序

易齋馮先生所著古今體詩凡十卷其諸門人爲之雕板行於世予友高君念東序其首一時名賢之工詩者累數千百言以繼之所以叙述先生輔相

天子澤被萬物持身勵俗汲引衆賢以及晚年好學不倦退食之暇坐一室手一編其用意之工雖憔悴專一者不及也夫先生之仕而見於朝與學而可傳於天下後世者旣無乎不至則凡衆以示乎人而人欲求一言之當以頌說乎先生亦難乎其言之矣顧不以予之愚又以續衆君子之後爲序先生耳目所會即事而爲言不必言之必有所爲而低徊反覆若有欲言而不能竟言者託於景光物態閑閒廢寺以寄其慷慨退老之思故讀先生之詩者未必盡知其言之意而以予之愚亦妄爲測度而不可遂謂之知言也先生仕於朝迨今三十六年矣在政府凡十有二載引年之疏歲必屢上皆不許至是又力請

天子知其意之必不可回乃許之所以褒美優恤隆禮以寵其行者必備必盡一時朝野之士莫不動色嗟歎以爲人生仕宦不出京國坐至宰相年七十餘康强壽考四體無恙致政以歸猶能不杖而登不祝而飽稱詩說禮誨化其鄉黨而天下想望名德以爲出有關於社稷處有繫於風教如潞公之居河洛豈非天下之至樂生人之厚幸哉從來大臣去國爲美之言者曰知幾曰勇退此猶存乎禍福榮辱之見雖欲不去而不可得若先生之準諸時當乎禮如陰陽寒暑往來自然之序則其始終進退何如也念東與先生爲鄉人亦喜爲詩其歸也在一歲之前予如聞先生之返必戴笠跨驢携酒一壺詩一卷高吟傾倒於冶泉萬竹之下回顧京邑僕僕朝謁在雞鳴露中必有相得於塵埃之外者先生於此起而爲詩其言與意又豈予之愚所得而測度哉

康熙壬戌秋日河北梁清標譔序

序

國家命相寄以軍國重事進賢退不肖審制度定禮樂取諸道山川圖籍風俗人才水旱凶豐經營區畫指諸掌上入告於朝廷相與咨嗟戒警無少暇逸故天下有事則疆圉險要命將遣師唯相臣是問無事則經邦坐論賡歌太平唯相臣是資所謂宰相繫社稷之安危人君毎愼其選隆其禮尊之而不名歷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明初矯往代之失以翰林五品官入辦閣事遂去宰相之名懾侵

權也及其弊而侵者尤甚焉夫人主操其柄於上相臣贊其政於下道實有在君用人出政相臣不與焉曰此妨其侵也只以書詞頭而已則又何取乎相哉我 國家命相之法爲最善無首輔次輔之嫌有同堂協恭之美事分隸於六曹而持衡必準於政府進止必請於

朝廷三十餘年命相非一率皆都俞一德無少嫌微朝而贊政暮而退食多優游閒泰之樂無赫奕烜灼之勢固 國家立法使然亦由在位之多賢

入也吾師 僉都馮公初由侍從佐吏部晉位左都御史領刑部尚書事遂入贊大政在位盡職敢言爲尚書時上封事數千言皆立國化民之本

天子嘉納及爲相首疏薦賢果稱其官不數年躋位九列

上徐歎公爲知人公事業備矣然時時以負 國

恩竊祿位爲懼嘗云宰相當平章天下事乃爲無愧予老人何爲者故累疏求去

溫旨慰留噫嘻昔人謂司馬相公不可一日去朝

廷當留相天子其我公之謂與公生平無嗜好唯喜讀書靜坐吟弄以自適偶闢京城東隅廢地數百畝種樹疏池爲萬柳堂時偕朋好觴咏其上予小子獲從遊焉因得竊讀公所爲詩渾質精嚴出入經史憫時籌 國之意隱然言表洵大臣之言也夫古人得位行道則專一於事功文字其緒也乃我公身司帷幄每託興於丘園寄情於文酒或其所懷猶有未能盡發者與非予小子所敢測矣公從父琢菴先生奏議詩古文卓然稱前代名臣

所著有北海集迄今爭勝其書則斯集其濟美矣
天下本將共寶之乎

揚州門下士汪懋麟謹撰

序

士大夫有一言而足爲天下重者其係天下之望何如也夫士大夫不言則已言必求爲天下重則所言不既難乎曰以理爲言非難也學深而養裕不卑不抗嚴氣正性寓於婉而多諷之中其入人也必深其感人也必至惟詩亦然方其溯四始案六義博求名物旁及鐘律初亦殊覺其漫漶而源本既得循行習坎隨其勢之所自至如通波赴壑備極涵演皆足以見其根淵之所存予誦夫子之爲詩久矣方予誦夫子詩時每嘆其言大而旨博義深而見遠絪緼闔闢渾括萬有渢渢乎大人之言也暨予以應

召來京師會

天子蒞時機無暇親策制舉得倣漢例先其詞業徵丞相府予因得隨儕衆謁府門下適單馬從閤中出揖板倒屣延入爲賓客當其時先予居門下設食授室燦然成列者已不啻昭王之館平津之第也乃予以受教之久時執經侍側見其所爲大

文者代言應制端坐而卓筆儼治絲肰繅緒及而
繅繹成而卽其氾氾酬酢日或十徃返彼唱此和
印符取照莫此之速則當誦夫子詩時望洋浩嘆
冥兆俱絕又安知其如此昔大雪中請沐歸取門
下從游所爲詩句綮而韻僻篝火伸帋夫子口授
門人筆追形之不逮聲且踰丈也夫文猶風也風
發而嘈囐颼飂力能載物夫肰後垂天之翼挾而
萬里文猶水也水盛而天吳所舉極魚虫物怪吞
舟撼岳之奇包幕不失蓋至言若桴鼓而大文無

方幅理固肰也今夫子之詩自樂府古體以迄兩
韻分班定部類有成書其間上紹三百下掩八代
就其裁製皆足統源流而窮正變乃嶒崚慱大勁
無細響上之爲登歌拊詠之音次之亦不失三調
五聲出納治忽之數自非義蘊於中氣流於外涵
容業簫而羅絡紛賾於無盡則玉臺太一限於樸
斲吾見其敝也在昔文敎之典每與運會相終始
故三代䂓闢渾渾灝灝漢唐開國猶不失扶輿之
氣今

聖天子大啓文明賢宰相百執各殿其經緯以黼
爲國華習俗偶岐易成頗僻而夫子悉有以正之
卷阿七月豈止張蘇論撰已與明世相臣甚尊無
三省之分又無取旨降勅覆奏施行之與其所爲
政事堂者雖尙書門下莫敢叅預獨內廷傳奉多
假之中貴之手而今則錄白書黃委之門下施行
封駮移於六曹惟是
君臣之間一德一心諮諏可否徃徃出一言以爲
天下蒼生之幸其獻納所裨有過於前代什伯者

況乎文章喉舌同在司命豈無讀夫子之詩而慨
肰息蹶肰而進乎道者肰則敦厚之教風入不廢
固知夫子之矢歌卽夫子之所爲坐論者也
康熙十九年八月西河門人毛奇齡百拜謹識於
長安邸舍

序

相國益都先生以道德經術輔佐

天子憂勤宵旰數年之閒滌除奸頑興起文教功在日月之上先生之文章高古精粹當代奉爲模楷顧雅好爲詩退食之暇端居一室惟以吟哦著述爲事門人弟子日得誦先生之作無不洞心駭目驚歎古人未有今年秋舉請於先生將付之梓於是合前後所作彚爲十卷命曰隹山堂詩集而禾得任較訂之役旣卒業起而言曰先生之學何

其勤先生之業何其涣也夫詩之爲境無窮而其途甚遠不求其至則膚辭讕語盈篇溢幅無當也若撿其奥窔盡其精微雖單詞隻句使人流連尋味而難已世傳詩窮而後工蓋謂能窮風雅之正變極比興之指歸進乎技而求盡其蘊斯寄託之言多而排比之文少不求工而自工焉至宋歐陽子始謂工者必出古窮人之辭是以雕琢之語爲工非以大雅之音爲工也不亦謬歟詩三百篇上自君相下逮野夫紅女大都發乎情止乎禮義和平溫厚備之樂章播之聲歌諧神人合上下工莫工於是矣而豈以雕琢之語爲工也哉先生學無不窺自風騷漢魏唐宋元明諸家從源泝流先河後海無不會也無不貫也而先生以川嶽篤生之才渾融高澗無所不有爲宏博絕麗之言如雲霞如錦綉天真煥爛而不可仰視也時而出於離奇詭幻汪洋縱軼如遊蛟龍如鬬獅象如廻風吹瀾如砯崖轉石氣震蕩而愈長聲轟輷而益厲也至於澄泓蘊蓄海涵地負根極體要而汗瀾迤演窮

神盡變轉側偭背不可端倪[illegible]深先生之詩於是而大成矣[illegible]備足以傳之於後世矣先生無憾[illegible]乎先生介以持身忠以事

[illegible]

無斁而先生學窮於正變比興故其工不可及也
佳山堂者益都鄉治園之堂也先生念不忘肺故
以名其集禾從學最久受知最深綴言末簡附名
無窮是何遭際之多幸也謹序
康熙十九年歲在庚申九月望日門人曹禾頓首
拜撰

序

吾師大學士益都公輔世長民丹青元化刪發爲
文章以黼黻太平潤色鴻業皆宏時瑰瑋於以發
揮六義尤爲窮奧極深既集爲如干卷行於世而
又以近日所爲如干首屬乾學序而刻之或謂乾
學曰夫公之志將以致君堯舜躋世唐虞不朽之
盛事無大於是矣而又奚必以詩之多且工傳乎
哉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
而韓愈自言餘事作詩人今公之詩多且工也然

則遷愈之說非歟乾學應之曰詩正小大雅非周
召之徒其孰能爲之乎豳風七篇其後四篇皆美
周公其前之三篇序皆以爲周公作大雅公劉泂
酌卷阿序皆以爲召康公之戒成王二公者之道
德勳業富貴壽考豈後人之可幾及哉而三百篇
之中其名爲二公所作者及其未嘗名爲二公而
有以知其非二公莫能爲者又往往而是也此先
王之教所以列之爲經而遷既失之而愈亦止於
爲愈之詩也孟子言誦其詩論其世可以知其人

詩得之矣七月陳王業之艱難東山閔征歸之將
上公劉戒以民事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卷
阿戒以求賢人用吉士其發盛世危明時老成謀
國之心形之爲忠厚悱惻之言有不期其然而然
者後世讀我公茲集者具見其勤勤懇懇於旱潦之
荐臻輸將之告病其即七月公劉之思乎嘆師旅
之未息丁男之久戍其即東山之志也其入贊密
勿退接賢俊卷阿之遊庶幾其似之矣其於周公
名公之心豈有間耶則其詩之忠厚悱惻亦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茲者逆孽蕩定化理乂安天地訢
合堂陛交泰聲靈赫濯恩澤汪濊[illegible][illegible]幬世長民
者有以致之者與是歲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也門人徐乾學謹撰

序

詩學之興君若相實始倡之而其流風乃浸盛於
學士大夫下逮閭巷宮闈翁欣可成風蓋貞淫正
變歷代有盛衰而郊廟戎兵朝會公讌之辭君若
相實始倡之故詩學之興可以觀政教焉
今上崇文治游泳藴藉於詩皇情暇豫或以命將
出師春原秋獮褒朕有作傳闕下一時執政大臣
稽首賡歌擬爲雅頌天保卷阿之章鶴鳴魚藻之
詠自漢而下所弗屑也猗歟盛哉益都馮先生以

名世資於經史諸子之奧無不窺早以侍從主成
均掃齊梁之靡而起其衰天下士鼓舞則之以爲
文章之大繫乎此也公獨超然遠寄精名山之業
嫻詩成輒不存藁而寓內之流傳歌頌者殆徧焉
及今躋政府又數年而郊廟戎兵朝會公讌之辭
益日富間者不佞侍坐政事之堂暇與先生商確
風雅乃得謂曰
今上好文章而公久以文章名敷揚休美正十五
國之風公有事焉請以詩受諸簡公曰吾猶以告

者不復詩也並心於職守凡悱弗逮而何以詩爲郎詩亦以發吾情達吾之志與事而遡則已爲今乃聞吾子之言是也然則詩亦吾職守乎命公子其振篋於羣書中索宿藁寸寸而積之計得如干首緘以示 不佞 命較而序之爰卒業而歎曰猗歟盛哉此雅頌天保卷阿之章而鶴鳴魚藻之詠也公賦海岱之奇雲門扶桑決決大國之風而乃游神於静蕭然簡遠故其郊廟之詩莊以嚴戎兵之詩壯以肅朝會之詩大以雝公讌之詩樂而則靡

弗砥礪風義發爲忠孝則宜乎寓内之流傳而歌誦之者以爲文章之大繫乎此也今
聖天子方勤於學正雅頌於上而公也拜稽賡歌以之敷揚休美浸盛於學士大夫下迄閭巷翕然而正十五國之風則詩之神於政教也庸詎非宰相之職守乎哉昔者宋文憲既處機務兼典文章其時歌詠所及海内望爲指南蓋由文憲平居與黄溍柳貫之徒導揚朱程正學清其本源故出其緒餘以爲詩文遂能卓立千古然則先生之未嘗

肯以詩文示世人安知其意不出於此哉余因序先生之詩而旁引及此俾天下知大雅復作斯文不墜必有原本之學術之於先王以扶運會而正人心然後知詩之爲用大也是亦先生之志也夫

朝霞後學李天馥頓首拜撰

二百年東海岱間推世學者必首臨朐馮氏蓋自
閭山公從醫閭賀先生遊得白沙之傳歸而講學
於鄉正嘉以還青社諸先生理學淵源遞相授受
遠有統緒實自公發之又以餘事鼓吹風雅爲青
社者英之會風流弘長迄今稱道弗衰再傳而四
馮公出以文章震耀海內一時弇州中麓諸賢交
相引重而光祿少洲公撰風雅廣逸詩紀諸書談
藝家至今奉爲規矩又再傳而宗伯文敏公以經

術文學領袖館閣論者謂其學有根柢詞尚體要
其奏議論事之文比諸賈長沙陸敬輿無愧色世
所傳北海集是已自閭山公以逮文敏公凡歷四
世遠而彌耀譬之江河發源崑崙與山出外經
兗豫與楚數萬里然後匯於溟渤東[illegible]歸墟若茲
師相國易齋先生殆馮氏之溟渤歸墟歟先生承
累世家學繼文敏公之後涵濡演迤蔚爲巨儒壯
而登朝受知
世祖章皇帝廻翔臺閣爲文典明多出其手是時

四方無事
上方嚮用儒雅　萬幾燕閒屢召先生入侍[illegible]幄
講求治道商較經史或至夜分乃罷
皇上登極遂總臺憲進尚書尋　命入閣參預機
務益
世祖皇帝知先生深而不及枋用
皇上陟降紹庭入惟求舊故爰立作相而不疑先
生亦念受
兩朝知遇最深正色立朝卓然以古大臣自命史

稱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姚崇善應變以成
天下之務先生之爲相兼有之矣先生以文學侍
從久撰著最富既躋綸扉不欲復以文章自見諸
門人請於先生得藏稾次爲若干卷而命士禛序
之竊惟國家值休明之運必有偉人碩德以雄詞
鉅筆敷張神藻鏗乎有聲炳乎有光侔功德於漢
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裔聞之知中
朝之尊後世聞之知昭代之盛然後文章之用爲
經國之大業而與治道相表裏矣惟先生之文爲

足以當之詩三百篇以七月冠豳風之首以文王下武卷阿諸什爲大雅之正而尚書旅獒無逸諸篇皆出周公召公成周之治於斯爲盛後有推本
朝制作以上繼謨誥風雅之遺者微先王其孰歸歟謹序

濟南門下士王士禛頓首拜譔

序

昔孔子删詩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夫詩以道性情而思者性情之所發也思出於正貞靜專一可以感人心易風俗不得其正而雜用之其憧憧往來於吾心者益不知何如矣故欲治詩先治思思固詩之本也吾
師益都馮先生文章行業
朝野倚重者三十餘年自官侍從至掌邦禁所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孜孜勿替輔政以來經綸密勿仰佐太平士大夫皆能稱道之乃先生政事之暇正襟危坐門無雜賓與二三及門揚扢風雅發爲詩歌纍纍成帙象瑛受知先生又得與邸第接近每入侍輙命取新詩授讀竊意先生遐齡碩德爲國元老即稍自娛樂亦何所不可顧乃勞神瘁慮如此先生固曰吾非欲以詩名夫人精神有限思無窮不善用之將聲色貨利雜然不可復問矣故吾以詩靜吾思非必與古今詞人較工拙也嗟乎世固有貞靜專一若先生者哉未有詩而

思赴之既有思而詩又絡繹赴之一日之中治其思如是豈復有雜肰者往來於吾心乎肰則先生之詩先生之思之所寄也貞靜專一之極發於性情止乎禮義潛移默化乎人心風俗而不自知以相天下視此矣在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孔子正樂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夫易言位猶詩言所也思適其位則詩復其所矣故思正詩亦正也依永和聲與宅揆亮工並命周南召南豈洎肰一無所思者哉佳山堂詩刻成因推先生所以作詩之本若夫性情之發若者風若者大小雅若者頌門弟子既各述所見余小子何足以知之

遂安受業方象瑛百拜謹撰

序

閻槐讀夫子佳山堂詩既卒業而歎興也或曰子有得於作者之旨而肰歟余曰登岱者莫窮其高觀海者莫測其淺余小子何足以知之肰則子之歎何歎也曰夫子之於學也無所不窺自通籍以至執政三十餘年公事之餘退朝之暇舍古今文史而外無他嗜好也日閱所未閱取資博而植體弘以之行已則疏而靜以之立政則明而肅以之出言則安而和以之爲文詞則大而婉邇而有則余於夫子之詩辟之聆陽春者不必解音而歎其佳覩南威者不必問名而知其美而謂遂足以測其所至則吾不敢也雖肰古之爲詩者發乎性情非苟肰而作也是詩也其於三百篇之義何居曰必嘗竊而竊測之其於雅頌之間求之乎夫子少壯登朝遭逢

世祖皇帝眷顧之隆及

今上臨御之八年入政府贊密勿凡郊廟封祀臨雍耕籍選舉辟除蒐狩征討朝會燕饗諸大典夫

子侍御陪軒未嘗不鋪張揚厲優游彬蔚贊盛德之形容以昭成功也至於水旱蟲蝗寇賊刑獄日星垂象於上水土告災於下未雨之防日中之惕危明憂盛咨嗟警惕一篇之中再三致意而人心風俗之偷媮官常吏治之缺失息所以扶維而整頓之以奏治平之效雖游眺山水流連花月之餘未嘗不形諸詠歎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故自開國以來三十有六年夫子之朝乾夕惕入告我后出咨僚友或狃於一時以爲息之淺而慮之過迄

於今人民之瘡痍漸復四海之反側漸平朝野風尚之間知所以革易其舊而漸幾於理災祥謠告亦若天之仁愛無已而漸至於綏邦屢豐之盛然後歎古大臣正己立朝不欲以服逸間上心而厘厘於馭朽納溝之談其詞之深切著明千古有同揆也不覩公旦之爲詩者乎生民瓜瓞公劉文王諸篇陳祖宗之功德述創垂之弘遠奏之清廟頌之明堂既已肅皇景鑠使其君知統緒之所由承至於民生疾苦稼穡艱難以及流言東征未堪多難則豳風鴟鴞之什軫恤於茅綯晝夜之苦隕涕於破巢毀室之危必使其君嗟訪落歎閔予歌敬之懲小毖知天命之不假易而國家苞桑之固可保無虞公意而後可知也至今反復雅頌之篇不足繹其志而想見其人也哉夫子之相業彪炳於當世自非一詩所能盡余小子之窺見一班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格律之精嚴意旨之渾厚遣辭押韻之典雅詩家之能事亦既決其籓籬而入其閫奧矣又豈徒雕虫篆刻矜奇於句字之微足以比

長而較力也哉

錢塘門弟子王則恂拜識

序

命屬分官以後肇始篇章斷然立極而選作興述
作姚廷吁咈半皋夔渾噩之音姬代升歌乡川興
春容之製揲蓄繫象理本元公紆雅稱詩義緣上
相莫不仰規天漢俯察華蟲紆慘協乎陰陽清濁
調乎律呂麟麟炳炳爾爾皇皇文字之興由來尚
矣且夫言以旌心文原載道若使情非篤乎君王
志不存乎民物色工朱紫徒成藻繢之容韻合宮
商未便克諧之奏縱復博綜正變雜撰高深審音

者例之自鄶無譏觀謔者狀爲靡濫而泚醢自昔
與文要於養氣從來立德方詩著書爵有能達此
言也自宣尼思貫無邪其說原於在制心育激而
光沃斯理循而詞昌往說雖多斯言不易凡人子
徐[illegible][illegible]兩滿公光獄分羈投明一德撫機寄勿能
焉佐其苞符贊經綸日月資其紀綱宇瀨博酬
則之氣有而不尸灑汙於山谷之嘘枯而彌潔乏
郡負俎躬調五味之鹽梅況予祖東平補十部之
袞繡沓沓格人之覩泱泱大國之風於是聊狀[illegible]

才發皇焉有龍文扛鼎喻咳犍犍之群鴻飛摩空
笭樹連蜷之狀周情孔思杼軸吟諷叟問商雕雕
饒猶篆卿雲之麗碧落卷舒本出無心大海之生
紫瀾浩蕩仍歸何有若乃九霄退食三殿書思藹
門時艱盤懷國是歎密雲之不雨管切虹霓颯淨
水之懷山變淺谷塹碧鷄作梗嗟戍卒之仳離金
馬旋開感征夫之況瘁年年下瀨樓船則楊僕遲
歸歲歲橫江濘國則盧循尚在以至星飛紫孛婁
開宵旰之朝甚而地坼黃輿偏勢殷憂之聖戀殷

魏闕息謝政以奚從念結蒼生欲引年而未可謂
予不信爰作歌以告哀問我何求用賦詩而見志
老臣納牖語必纏綿元老匡時言皆忠愛絕少憑
虛之論原非漫興之言肰而秋盈綠野時致門生
春到黃扉恒招屬吏或飛觴而命酒每授簡以摛
文偏師一奮砰訇喧八月之濤險韻重拈撇捩激
萬鈞之弩行間光怪盤硬肇以橫飛楮上騰掀蘇
渴毫而突起客嘲賓戲亦莊亦諧西竺南華半仙
半佛此則語多寄託仍爲有謂而肰義屬興觀詎

是無因而作陶融元氣終難越其範圍範蓋羣倫鮮或窺其涯涘也崧以非才獲承隆盼追旁苦李過棠匠石之知爨下焦桐謬荷鍾期之聽雕衖宰我鑄愧顏回很於鐵仰之餘得與校讐之役於是部厥紛繁釐其前後同西園之子弟商訂魯魚借東閣之生徒整齊亥豕懋之通國副在名山極知卑不須尊愚難知聖敢矜莛叩息擬蠡夫淵涘遑恣管窺冀稱揚夫高厚秖以一堂請益數載從游畧綴輯夫俚言敬敷陳乎末簡竊比卜商握管弁毛詩之首粗同安國濡毫序書傳之前云爾

陽羨受業門人陳維崧譔

詩序

嘗慨天下之無詩也久矣非無詩也無眞詩也詩之所以不眞者由無眞性情故爾三百篇學士大夫以至征夫思婦莫不工詩其性情眞也後世徒求之語言文字較聲律辨體裁若倣漢魏若倣初盛唐倣愈似而性情愈漓譬之附塗而粉澤之施以藻繪則何益之有哉雖然性情而焉有不眞者自人故爲眞性情之詩而眞失之矣夫喜而笑悲而哀者眞性情也不喜而笑不悲而哀非眞矣即宜喜而非誠然之喜宜悲而非誠然之悲與優伶譊笑何異嗟乎山有朽壞必崩棟梁有朽木必壞凡物無眞氣行乎其間鮮有不敗者非獨詩爲然也丁巳春玉璣入都謁　夫子出示佳山堂稿反復吟誦歎曰此所謂眞性情之詩乎愚又謂上古之詩專求之性情而已工後世之詩必參之以學問蓋上古民風渾穆性情不期眞而自眞後世澆漓相雜非濬研於學問之間則隱微之際亦有難言者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禮義何由而止徵學

問不爲功斷斷然也夫子博學好問於古人書無不窺政府之暇手一編不輟夫以夫子之詩專求之性情已工況又益之學問如此故淵乎莫測其端浩乎莫窮其涯際其所以合於三百篇之故卽作者亦不自知也昔李百藥與文中子論詩剛柔清濁畢究而文中子不答薛收曰吾聞夫子言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以徵存亡辨得失今子之言是夫子所病也由是知凡詩無關於倫常政教祇以風雲月露諧聲叶韻爲工者卽性情果眞亦

無足取今觀佳山一集大率皆忠君愛國之言至如詠史述懷諸作靡不寄託淡遠有裨風化故今日海內蒸蒸向風交頌以爲

本朝文教在是者此集之功詎不大哉吁孔子作春秋非游夏之徒所能贊小子亦何能贊一詞緣奉命爲序故識之末簡以自比於薛氏之述其師而他何知焉

常州門下士陳玉璂謹譔

讀佳山堂詩集

世際文明會人宗禮樂鄉經綸敷化澤干羽靖欃槍大業鐫金版鴻文貯錦裝退思垂典則托意在篇章旭日三槐閣春風萬柳堂龍門桃李盛珠樹蕙蘭香作致雲成綺幽懷月入塘山川供嘯咏宮徵被賡颺玉骨澄秋水金聲叶鳳篁淵涵收八代風度軼三唐逸韻規時陋雄才見大方華酬魚藻麗思靜海天長嶽氣騰文苑星精邈夜郎一時追追雅頌千載式圭璋不作驚人句偏多擲乘光函

皆燦爛觸目盡汪洋雨潤翬芳艷天空鶱鳥翔幾人扶大雅此日識深藏擊節心忘倦篝燈夜未央高深何可極仰止意滋滋

弟源濟拜書

佳山堂詩集

樂府目錄

明堂篇
白日行
扶南曲歌詞八首
登高丘而望遠海
公無渡河二首
戰城南
從軍行五首

長干行
短歌行二首
行路難三首
湘妃怨
棄婦詞
荷鋤行二首
枯魚過河泣二首
子夜四時歌四首
輿元行

烏生八九子
暘谷歌二首
定武功
采蓮曲
擣衣曲
獨漉篇
君馬黃
將進酒
仙人好樓居

燕歌行
讀史十四首
補遺
捉搦歌
擬艷歌行

佳山堂詩集卷之一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西河毛奇齡大可 陽羨陳維崧其年 仝較

樂府

明堂篇

禮樂被八荒

天子坐明堂東封長白山南逾交趾王懷柔徧北極遐淫入西京直諫四門闢璽書徵賢良漸陸無逸羽乞言羅酒漿騷人賦兩都國體重栢梁慨焉念前代徽猷未舉揚弘文開紫禁詞苑列三長鳳凰聲噦噦梧桐發高崗明詔下列郡逸書所得藏盡出石渠秘琬琰陳兩廂將以淺鑿戒毀止重文章赤管賜近臣龍賓降芬芳開函述盛烈直言恩倏詳大哉綸綍宣此舉寶糈煌班馬詎足匹千秋揚耿光勿以私害義斯民念否臧大典副誠難率命宜恐皇

白日行

白日照空谷寒風折萬枝行旅半藏匿跨馬遊州兒解一邊州紛虎豹儦儦三五連倉猝兩相遇抽箭正當弦解二當弦意氣殊彎弓入酒壚叱咤絕恒態不讀一行書解三讀書何匡匡盈盈府中趨隱隱張公子娟娟明月珠解四明珠出遠郡陸離彩無比婉轉一朝間入君懷袖裏解五懷袖豈足長棄擲少輝光君心不可料賤妾淚成行解六淚下詎復聞役使苦紛紜主人索我履小姑索我裙解七裙成不上要履成不作根君看束縛去曉能不斷魂解八

扶南曲歌詞八首

美人正華年朱樓大道邊風來吹衣袖香落疑九天日暮鳴箏坐含情私自憐

郎騎桃花馬妾着石榴裙繡陌香吹雨巫山岫貯雲簫聲雙引鳳一氣不能分

面繡雙鸂鶒背繡廻文字為郎裁作襦出入芬懷次願郎反覆看露出思君意

美君貴為郎出入有輝光珥筆趨金殿題詩下建章朝回一並坐尚帶御爐香

蔦蘿附松栢纏綿竟忘形君非三春草妾非九秋

[illegible]雨露無偏滋根下孕茯苓
[illegible]崖揚清歌綠珠未足多晩風動銀蒜雙持金叵
[illegible]曼舞知曲變倚玉兩相和
明珠玉搔頭玲瓏雙鳳銜髮膩釵復滑侍婢捲珠
簾步步須郎顧相隨笑道鹽
京兆風流[illegible]淡閨描[illegible]糚成每閒坐徙倚待郎
歸郎歸[illegible]可笑莫令頻搴帷

[illegible][illegible]立而望遠海

[illegible][illegible]立望[illegible]海浩瀚廓無垠波濤接崖岸扶桑不

可攀瑤華若爲采尾闇濁渺茫盈虛闕光彩棄翳
或至微吾欲問真宰顧念道里遥歲月倏已改邁
征豈不力常處集尤悔黽勉繼前修佩紛以蘭蓆
鳳饑不妄食鵬運奚所待望古期遥集堅貞得爽
增鄙哉傅望查齋恳互相給七襄虛跂次支機果
安在所以釣瀨人孤往如不逮客星亦難常小舟
自欸乃

公無渡河 有敘

夢中有人投予公無渡河行二首復有
一人撫案歎嘖亦未詳其爲何許人醒
而錄其一次首不復記憶因援筆足之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龍蹤得入如猛虎魚驚跳舞
怒濤如山觥銀浦金支翠羽在何許我歌捉搦歌
微月墜滄波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其二

公無渡河洪波浩淼日月傾仄巨艦雖高敵不得
蔡魚之腹橫千里白骨如山貪未已迴車頓轡樂
田豀卑棲覷時如伏鷄人生榮枯安可齊昆吾雖

云利慎莫恃劇犀

戰城南

戰城南短兵接血流殷餅氣不帽盤龍刀鈌矢集
面目皆裂盡光如電夙矢忠義報君恩馬革有無
何足論人拾斷羽將軍字旁啄遺骸烈士魂日光
觥兮黑雲合雨色淒淒風蕭颯衝時部曲半存亡
馬斷丹旗猶蹴踢元戎不動屹如山六傳高歌意
氣閒雙髮醉擁封侯骨待畫麒麟奏凱還

從軍行五首

從軍有苦樂仲宣陳其辭儕綿尚如此况乃王者
師大將奉天威偏裨亦光輝建功萬里外仗節錦
衣歸詎意賊負險三年鈇斧斯城上雖烏啼邨圍
亦已荒匆匆聚輸吳越道路出且長衣裘不暇製銜
枚仍戎行我兵勇戰鬬狡賊工匿藏鯨窟幾時盡
潛焉心悲傷

其二

丈夫志封侯吳鈞不去身結束事戎馬英氣冠羣
倫每戰爲㦸敵論功後兩甄不仁不可爲匪義曷

由取婉辭謝衆人歸以報明王

其三

羣醜非我敵堂堂先潰逃謀猷貴式固勿徒爭尺
寸冒進慼豕突糜俯愧買販利或貪得亾兵以婦
人鈍王者未嗔喝位卑何敢論

其四

兵以安天下天子惡凶仁臨軒諄告誡痌瘝實切
身晉德傳武畧悉悉衆所親君看軍中舞[illegible]氣動
[illegible]盤旋合衆威震四鄰效死不停[illegible]舞罷
四座春此中有至理爾我常講紳

其五

滇黔抗我師鴟張勢自倡不煩擺虎力行見兇徒
殲我歸未云久永有望[illegible][illegible]人情大抵同伍員入
楚宮忿師兵不戢遂失郢王風楸杜詩有作君王
賞不濟試觀將帥臣幾人畫麒麟

長干行

生長長干里不識長干路婉孌嫁夫壻仍是對門
住少小相携手今日別離久芳草有時歇君行音

書絕欲問盍向人含悽對明月

短歌行

君不見秦時渭水魚大上輕車重馬皆東向黔首
苦戰爭貴賤增惻悵煩苛法令細如毛狐書鴻鵠
志尤豪十日大索不可得領徒復見亭長逃之梁
小篆縱如故烟霞功德兩俱誤貪說蓬萊日月長
倏忽移杖已南徙

其二

君不見劉表遊讌呼麐薹亦是平世三公才廚廚

已盡何足問英雄割據且徘徊鹿門識龍鳳風雲
向誰開千里須騏驥詎云駑駘荊州沃野天下
少江東諸子姝草草赤壁一炬未足奇欲話兵機
吾已老

行路難三首

長安豪貴起大屋日食萬錢苦未足洛陽年少來
上書旁觀發破絳灌腹昔日信陵謀孔艱車騎喧
關老抱關太史猶記東門裏過者徘徊不忍還嗚
呼躑騰擔登日三嘆人生報恩會有地

其二

少年結交意氣豪杯酒歡娛贈寶刀出門一笑輕
其曹銘鐘鑄鼎等鴻毛白日晻曖不相待霜乃繡
湛沉光彩無復伏波銅柱勳空愁惹故飛將在嗚
呼茫茫塵氛無要津棄繻破浪屬何人

其三

紉蘭不耐久磨乃空傷手樹鍛既不堪憤身亦可
醜丈夫懸弧志四方焉能踡跼徒俯首脂車秣馬
越太行自信險阻無舉刖我車脫輻我馬卒瘏前

有虺蛇後有猛虎漸伯無助困於林莽咄嗟歎白
石慷慨問青旻孰知坎壈遂蕭士亦有當年稷契
臣

湘妃怨

湫湫洞庭水雲霧遍隱見不聞帝子來愁絕鸞車
窈窕杳難求虛傳杜若洲木落湘痕淺斑淚竹
影秋魚龍徙窟宅月明汀沙白烽火逆浪過攀芳
斷行跡謫撓何時集凄以鮫人泣瑟罷不須彈日
暮烟波立

棄婦詞

君看花作葉莫看葉作花花作葉妾意藏淺餽葉
作花君情委泥沙

荷鉏行

荷鉏往田虎抉其簷食人不可禁兩子備一餐婦
獨匡土塗顏色稿如木出者幸得全歸來已成獨

其二

日午如燎我鏄伊趙望饁不來俾我心擾薄言往
[illegible]筐筥在途粗糲半傾傍有啼鳥啓戶闃無人淚

下肝腸摧傳說誰家婦不上歌姬臺頸血一以濺
閭里共悲哀

枯魚過河泣

尾赬日已久行役無休息愧不爲餓人淚下榆堪
織

其二

腹內不得食一居誰復假遠徙恐棄捐何有鬻釣
者

子夜四時歌四首

歎去方浴蠶繅車聲齒齒遺繭化爲蛾生子已滿
紙

采荷把荷露清氣香如許悵望不見人與荷相爾
汝

舟人半夜起共言秋水長誰家歎新到門前正停
槳

薰籠薰我襦薰籠薰我襪薰籠薰我衾臥處如霜
月

興元行

興元從巴山好作屋好作屋多貯粟誰家殤子去
從軍不肯食粟食人肉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晝夜啼相呼常虞禍患至不克保其
雛毛羽幸長成服豫乃吾吾樂極悲斯生突與鷹
隼俱饕餮其恒性攫取恣腹腴老烏救不得兀坐
終葉枯

隔谷歌

白日荒荒夜未央奸人寘我去遠方無衣無食摧

肝腸豈無親故難以告哀救我來救我來

其二

兄體肥壯弟瘦露骨病臥道旁白日西沒呼兄不
見氣細如髮

定武功

皇帝十三載賊臣亂紀綱鞭長覘不及狡焉思啓
彊
蔚猝赫斯怒下令飭戎行將軍從天降樓船奮鷹
揚戈甲蔽原野金鼓震瀟湘天道原助順妖星遠

挽弋戈柔鳥獸散崩角適相望湯網開三面堯仁
宥一方受命偏師搗彼餘殘厥渠魁資我軍糧

王者無戰

天威莫當閩海濟兮兩粵平金馬碧雞冥頑弗靈
六師奮武入其中腐縛取遺孽獻俘以懲六合無
塵
皇心克寧念生民之塗炭憫禁旅之遠征慎選賢
良撫綏生成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相彼雨雪
先集維霰覽古準今可爲永鑒

采蓮曲

女伴相招遊橫塘采蓮子盈舟渡浦去鴛鴦雙飛
起懷抱自迴紆低頭拂繡履忘却所持荷襪解墮
寒水同伴携抱歸索手弄晴暉露下霑襟袂日暮
心轉微

擣衣曲

白露滴金盤念彼征夫寒抱綿下堦砌力怯倚闌
干拂砧舉素腕遥望銀河爛豈是支機石相思歲
已晏擣衣不停手肝腸斷已久掩淚捲衣去夢魂

聽刀斗

獨漉篇

獨漉獨漉蘭生空谷王者之香世羨華屋丈夫遠
期白日西馳功業不建時則間之太行匪險笑言
是檢我實寡術不能自貶佐饔者嘗佐鬭者傷桃
李成蹊不言自芳蜂毒莫弄虎尾莫履鑒於未形
而況哆侈朔露易晞刈葵傷根俟其自化與爲無
垠攫金於市衆皆云可我爲叢慼其禍則那太丘
道廣舉情所安言襟其素思我故歡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與君縱轡夾道馳臣以下駟當君
上駟一輸兩贏那得知馳馬當御道取金兩稽番
旁睨者誰子騎奴鞭莫遲歸去入新宮衆雌羅一
雄君王有勑旨猶在夢魂中

將進酒

將進酒樂復作皇帝千秋萬萬歲天地清寧雨暘
時若綿綿瓜瓞百世本支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禎
符臻萬寶成朔無僾諛雕盤來庭聖人戒愼如履

冰澌歌伐木詠鹿鳴嘉賓燕衎神聽和平犹裔始
知有日月閶闔始樂有父兄翠葆繽紛兮鸞羽下
擊鼓坎坎兮肆夏觥籌交錯兮與舉工歌旣醉兮
卜夜合坐兮促卮聲容盛兮令名垂臣拜稽首兮
戩穀以天下之樂爲樂兮樂無涯倒載干戈兮蒙
之以虎皮

仙人好樓居

滄溟湧三山鬱鬱遙相望雲端聳傑構珊瑚高十
丈飄渺鸞鳳舞去天眞尺五日月互吐吞蛟龍蟠

柱礎白玉爲門闕珠光鑑毫髮仙人時過從游戲
忘歲月我來尋赤松適遇安期生飲我以瓊漿邀
我遊赤城笙鏞正迭奏天樂忽中停上帝有勑旨
饑餓閔頑冥無食致仳離父子各東西骨肉委虎
豹含悽不敢啼雉罹於兎網李樹代桃僵葛藟不
庇根蓬飛無定鄉紫府多曠逸功罪炳如日痌瘝
與世隔豈能免罰黜

燕歌行

寒露降木葉稀白日曀失光輝念子阻河梁滂下
沾裳衣灼灼黃金艶艶歌舞銅雀臺西陵土鬱鬱
七十舊成行滹沱氷結多豺虎

讀史

文終秩鄂君迹乃第一刀筆不越依光日月前有
鮑生後有邵平再納客說不言姓名吁嗟噫嘻奚
其貞

其二

壯士重然諾季布良不愧曹丘非長者乃得行其
智其中實好名金錢爲彼利悠悠千載下遠人識

所棄

其三

陸生使越越王喜著爲新語稱上古退既晦跡好
時乃宅于爲主人我爲客綷帔與代戲何不交太
尉曲逆更爲食飲費漢庭公卿數稱賢雖非曹丘
生良亦顧金錢

其四

劾安劉滅亂劉二者何悠悠知人者帝誠哉周楚
歌後楚舞百歲終棄汝周昌貴强坐從然羨人作

灑淚如雨

其五

終相齊善黄老蓋公既舍獄市不擾賓客言事得
醇酒後閉歌呼吏何有濟歸欲諫丞相嗔天子安
用欽四鄰惜哉孝惠乃不振

其六

通小臣戲殿上天子親爲謝丞相臣節存絶私門
絶私門制廷辱功名者否眞帝恩

其七

魏其失勢灌夫遊引繩批根多所忌賓客聚散亦
偶然武安已貴復好田斗酒爭帛不田下斬頭斷
胸何爲者醉人客可誤將軍不宜故丞相東函莫
惢此

其八

齊人初治詩守經義不辱既無城口首如何仰高
絲大子方右文平津乃側目刺亂雖倖免白首空
碌碌

其九

張季久宦不得調遷爲廷尉數遊諂持議雖平何
其愛王生計免已白頭廷會結襪不爲恥身老淮
南從爾爾嗚呼子摯乃不仕

其十

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斯言悖亂不忍道豈芒蕪
諂足千古天子有詔臨江祖軸折車廢父老苦酷
吏殘賊莫與伍春風慘澹燕飛舞後人惟說塡上
土

其十一

仙可槪方士侮將軍已封更尙主羽衣白茅覡不
臣西京樓觀今可數君不見相如文章本絶倫恨
不同時好自眞枚皐作賦乃不嗔

其十二

將軍日以封漢馬日以少驃騎方躍躍士饑竟不
曉意氣發舒本天幸詛曰孫吳方矯矯尊貴齒出
馬前奴少兒未嫁先有夫天了用人乃不次輸悠
恸後功有無

其十三

長沙傅膠西傅陰陽鬼神兩俱誤經術只合老王
門金馬待詔多詞賦枚皋俳方朔優君王一笑一
回頭天道反覆何由定東閣市開賓客盛

其十四

更生鑄黃金其言竟不售校書感太乙忠鯁託封
奏歆既善辭乃爲國師君不見子雲閣成都賣卜
相酬酢多識奇字終爲錯

樂府補遺

捉搦歌

女兒十五嫁與郎羅襦滿桁鞋滿箱嫁來與女女
不去誰能作婦兩頭忙
鵲巢庭樹歡雄來就雌眠男兒在家生地買女學
河間工數錢
婉轉憐夫壻不知別離苦一旦軍符下公府牽衣
頓足淚成雨
舂黃粱作軍糧縫衣補綻摧肝腸隻身徘徊泣空
房一呼夫壻兩呼孃

擬艷歌行

華堂擊鼓夜吹竽烹羊宰牛親戚俱尚書侍中叱
珠犢寶馬香車錦繡氍毹芬芳溢路人所羨華燈九
枝重開宴門外天風不知寒侍史微聞琴如嚴須
史耶凍銀床冷烹茶猶自挽素綆鷄鳴天曙雪花
霽曈曨日照金屏影

其二

今日宴樂千黃金銅盤銀燭夜沉沉美人起舞揚
清音移商換羽感人心金爐火熾瑪瑙紅珍珠葡
萄酒不同泣寒滿座生春風貂襜解擲暖融融樂
極悲生歲月徂街頭遙指執金吾桃李蹊中人不
度星河愁聽夜啼烏

佳山堂詩集

五言古詩目錄

雜詠二十首
送宋轅文同年南還五首
和高念東秋日遊城南見懷韻
題丁野鶴夢遊天台圖卷
題張識之同年新居二首
膝痛行五首用東坡先生韻辛亥除日作
秋日飲酒詩

病起
偶與毛大可論韻學大可云休文四聲譜失傳久矣沿至唐宋間增改紛雜以訛襲訛學者無所考據今欲訂正之未暇也感而賦此
憶熏冶泉
送徐仲山南還
送韓元少侍講假歸
送吳玉隨侍讀假歸
苦熱行二首
喜雨
示行善人偶
紀異
讀故相國孫文定公厚德錄有感
冬日飯雀
冬至
雜詩二首
孫樹百給諫以候補尙遲暫歸里門詩以送之

廣修篇
亦園土山成四首
題汪舟次新居
附兒協一詩
遨遊篇
壽徐健菴宮贊二首
送少司寇高念東先生東還

佳山堂詩集卷之二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江都汪懋麟蛟門 遂安方象瑛渭仁 仝較

五言古詩

雜詠二十首

天地日開闢蒙翳跡屢掃緇風囘籙去燧政改火
早神化爨鑰微乾坤不終老聖賢間迭興與世期
汩漾於變既帝德草除亦王造質文代所尙刑辟
晉天討浮翳剷務盡其本不可天誓誥嚴金石精

意循窮昊保殘守缺七措置勿顚倒

其二

山川信佳麗公子歌來遊好鳥鳴我前微風淸且
柔巖谷錦繡錯林薄疏長流撫景相徘徊因之論
前修三五際機近英傑輔皐猷王道無黨偏淡懷
黎庶憂貧豈乏粟哲吐握越恒儔治忽如列宿炳
鑒垂千秋詩復詠斯義庶以資綢繆

其三

蜉蝣炫美羽茗華呈鮮顏經營務久遠安論宿曉
間華實不相副無乃鄙愚頑哲士秉道義矩矱循
前賢期殿邦家恭莘以黃牛堅秩秩郊廟謨大猷
如經天小物稱克勤煩苛柔棄躅手口盧卒瘏乃
以卜其年

其四

朱樓俯廣陌窈窕綺疏奧美人甫二八一笑萬寳
傾大塒正貴盛歡讌寡戚慮灼灼桃李花陽春後
培植遲艷傲松栢賢愚同一門君子守固窮無爲
時勢殉造化妙廻斡孤踪愼自閟霜雪滯泥塗柔

脆隔遠致德業規久大浮薄背委置

其五

歲運徵燠寒如土辨沃瘠躔次有常度則壞亦成
格律呂聽軒皇璿璣嘶差忒洪範責在人恪恭審
朔夕刑賞本忠厚厥惟攸好德寵綏曰功帝民依
即磬食如水注方圓因器以爲則如影取短長詎
照與形隔舒徐布元化識業去蠹賊執極納軌物
過曆鮮終廹

其六

浮褛日以薄斲彫益滋蔓拔丸如兒劇慾目鬬魁
健扞網不可禁往往煩司寇孝弟虧本根婣睦誰
能遜治理所關鉅俗吏計稗販禮義一汩沒併令
良莠瀾督責非不嚴何能進尺寸四維固其藩好
惡循伺愿愚戕懷天良轉移責掾券善惡詎恒性
反掌如鈍建勿徒較錙銖因之忽崇論

其七

虞舜揮五絃薰風日在御盛世理蔚畬杏茹毋戒
豫幽風迦王業月令詳孜據爲繹損益爻補助胥

仁恕漢詔歲首下寬租動宸慮艮以民力艱細綌
婦子飯沴氣乘木金閭里鮮廹遽介止髦士烝阡
陌羽旄纛儲蓄無善謀閫內三星曙

其八

奉若孜說命干戈省惟謹抑戒首威儀戎兵遏蠻
蠢鑿凶毒天下仁者詎能忍君德視吊伐威愛適
其準謀猷貴式固震疊無域畛莫以玉石焚因之
盡鄙訛鬼方三年憊邅留懼滋疚

其九

有國患土滿云棄自朕利惰農不服耜餘夫滿天
地教聚仰縣官斯爲治理衆民數上天府穀數所
由備王者晰其原拜受恒淡惴無男何以耕無婦
儲斯匱鵲巢有鳩居然骨挤如寄孑遺一二還廹
値察荒吏熟田委莨草磽确增新稅包賠避献朴
走險亦心悸死亡能幾存勞瘁待攸曁

其十

大禹勤九州無閒德惟儉葛單首王化汚澣煩親
檢露臺惜產縻衣綀絕欣朕淡念本計裕不爲侈

靡漸樽節節生成豈徒自損貶詎謂力不給濊澣
亦已湛菲薄自躬矢樂利鮮坎險植國如植木滋
溉勿遽斬朘削寡餘恩實乃光糜捲哲后鑒在微
謹度愼無濫

其十一

乾坤有定位尊卑燦以陳五禮曰天秩綱肅紀亦
振冠裳凜式序愚賤安等倫虞芮質成日心折讓
路人嚚陵日以化軌物納鹵鈞奏假初無言不怒
而民馴威匪示鈇鉞禮亦已強臣少長無乖次兵

紙遂僻鄰範圍有矩矱率假惡遊循六逆不可訓
淵然念風淳

其十二

古帝仁天下往往慎措斯民三代直好惡秉其
素風聲示標準趨向無錯誤任專代天工當宁切
倚注嫠非不得入資行資訓護漢治際渾淆浮議
起嶺鋼范滂非俗吏澄清失故步

其十三

漢代重循良其道乃近古璽書勤褒賞或以陟公

府功名損治郡獎勸亦已普卓茂尤老病特與功
臣伍跡其仕莽時與論何比數我度長厚人卑屈
匪華膴惟帝念舊德帶礪錫茅土況爲召公棠況
爲郇伯雨窮餓有塵甑食甚較熱釜所用非所重
何以絕孔虎慈惠良亦難勿爲縱葬斧姓字書御
屏往往見莽鹵安用赫赫名去息憶何武

其十四

典謨史之始其言一何質渾噩不可見光華耀出
日遊綠緗二代郁郁聿難匹經緯天地間後哲遍
祖述煌煌制作大黼黻隆帝室鐘鼓閑愚蒙爛熳
鄉雲霧流失昧其原聲爲尼山罪文章運會係詎
徒飾篇帙

其十五

至治貴清靜與物非所貴旅獒著召誠聖哲防微
早良以智儲遊遐得自保淫巧與奇技如油漬
素縞治理絕織瀫屏棄跡如掃散粟及金玉貴賤
無顛倒黎庶安耕鑿馨香答穹昊瑤室繪龍鳳視
之等萍藻漢觀古今轍君德資稽討松雲生棟牖

塗壁何草草

其十六

汲黯重漢廷初時亦入貲賢者志致主挾持匪等
夷慷慨存匡正戇直無詭詞諸侯銷逆謀屹然山
嶽姿擊蒙振落者碌碌亦奚爲柰何後世人賢愚
遂渾施懲貪法不嚴人各營其私郎業不得烹慶
封仍復恣去就如取携展轉朘民脂對此三歎息
吏治汚清時因尋漢帝紀濫觴良在茲

其十七

背入陳無逸懷保實豫先[illegible]詔當春下詔知并豐
年先憂在廟堂稼穡亦沃田天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
廻旋艱難念畝畝競業遂陌阡五月鳴蜩際荷鋤
火欲欣滌場在十月玉粒薦瓊筵從此辨豐歉補
助賴旬宣苟昧月令義奉職愧前賢誣罔頌大有
千秋史册傳

其十八

朝上泰山巔遙望九州色黃鶴凌紫烟青松覆白
石歸欣泰時碑杳無仙人跡豈以靈氣薄恍疑雲

霧隔學道垂師資夾輔亦云丞文王稱至聖尚藉
四友力茫茫宇宙間英傑固難識一德獲同心金
玉辨溶液苟非灼見者兼礎慓柴胥迓忽清其原
庶免浮囂入聰明莫外形靜理貴守一無以望道
難委靡安薄殖

其十九

蓬萊水清淺桑田行復變麻姑髮下垂遊戲已三
見何以扮挽力溟渤獲清宴此理誠至微嚌聖攻
獨擅樞機在民風懿德時莫與[illegible]嘉[illegible]懷[illegible]

速飛電六合咸在宥貝闕亦侯何水族幽暗若引
領瞻天眷鞭石不足奇奚為波濤濺性適無敗移
紵俠澄於練

其二十

宣子愛玉環鄭鄉嗤其鄙令名實所難黷貨奚足
齒諜國睦鄰封端為社稷倚納賂羣望虛具瞻疑
叛始丹縢半拂雲笙鏞去天咫窈窕閟房櫳光鑑
車流水我行歷巖穴乃見黎藿子曳屐歌金石濱
悉安危指豈是巢由賢清風不可滓就之聆緒論

喘入烟霞裏

送宋穉文同年南遷五首

朱夏茲已謝涼飈拂微躬采采當蒲花例下明光
宮寄情手一編不逢河上翁盈虛難具陳此道將
終窮

其二

天地浩無涯吾心與之俱俯仰觀物化夢覺適遽
遽羨人[illegible]纓佩芙蓉委路隅忽焉愴予懷歎息秋
光徂

其三
微雲倏已合風雨侵櫓楯中夜不能寐索照讀爻
辭敬義豈不立遑遑亦奚爲吁嗟千載下君子乃
處睽

其四
此由非常音陶令琴無弦夙昔託微尚竊亦以爲
朕匪徒愛寡和哲人意彌堅豈有適俗韻而以諸
聖賢

其五

黄鵠志寥廓高舉千里翮我有金石心相期在疇
昔羽翼未能施崢嶸歲空過俯視雲中翔愧之幾
頰赤

和高念東秋日遊城南見懷韻

晞覺聞秋聲晨起拭兩目出門一遐眺世故相紛
逐抱此徑寸心經年秘幽獨故人示我詩清逸絲
與竹中言山色佳秋光消廣陸酒酣藉草茵清泉
時在掬遙見對奕者欲觀重自卜柯爛尋常事牛
馬有拘束躑躅未能前望中幾黄鵠讀罷一軒渠

逢仙竟碌碌

題丁野鶴夢遊天台圖卷

神仙不可學凡庸無仙骨遙望安期舄乃與烟濤
沒曠懷五嶽遊婚嫁侵華髮如何對衆皆抵掌金
銀闕丁子負逸才王侯絕干謁豪氣臨濱渤乘舟
嘯海月忽夢度赤城風雲生履韈絕頂視九州如
海一漚發縱筆圖所歷芙蓉鬱蓬勃中是真主人
對之歎超忽我有玉拄杖烟巒能排突春日好同
登莫待衆芳歇

題張識之同年新居二首

曠懷無俗構卜室含清素僻巷屏雜氛經復發其
趣清暉朝氣屬窈窕歛烟霧登堂縱遐矚遠色隱
城樹周覽庭户下霽景澄鮮露遐睇廻轉曲折
步屢誤心幽入境寂天高秋氣肅微風逗綺窗今
古欣情愫接論詎云遠乘暇展良晤

其二

幽眺苦戚慮卜築帝城闉啓扉懷曠邈文質紛
已陳結搆怱所自但覺耳目新位置各有宜偃仰

無一塵輪囷發㶟麗几席亦精神雙闕芙蓉遍城
陰赴近鄰旭日媆檐楹雲光耀琲菌適巳欣所託
徜徉蘊其眞常思聽曳屐不爲近星辰

滕痛行五首用東坡先生韻辛亥除日作

夏月毳帳臥汗出如潑汁入冬兩滕痛醫云屬風
濕痡止旣有時欣肰聊自得浮生質本幻徵恙吾
何急巳見身傴僂窜悍步如鴨有客傀我酒洗盞
發其鼎未覩潤下功徒憎雙目赤更聞紅鉛製加
以人乳白入腹三月醉顏放棄巾幘健步有奇勲

足令三尸泣老去血氣虧誰能足無缺機心幸勿
用百年一過客不如歸去來神曠期道集

其二

衰病未能飲偶一啜其汁醉鄉亦云樂胡爲似東
濕血虧賴潤滋酥酪頗易得入門稱饑疲家人識
緩急黙酥傾一盞蒸瓠如蒸鴨但覺放箸穸瓶罌
仍重鼎兒童望我笑枯顏何曾赤早趨東華塵逢
入雙目白騎馬踏層氷俯仰畏墮幘道路見牽累
饑寒婦子泣災傷煩屢賑天地有虧缺人生樂故
鄉寧愛遨作客慙愧曠官人念之百憂集

其三

今夏屬亢陽草木槁無汁老農日引領不見郊原
濕二麥旣巳枯一飽何由得典賣耰鉏空稱貸妻
孥急糟糠未敢饗何况數鵞鴨路逢熱死人犬馬
曾無鼎今日期明日炎暑雲正赤幸賴蠲賑活入
冬望三白復畏比風寒裂頭無破幘華屋繁鼓吹
不聞窮簷泣貴賤亦偶肰轉換如補缺君看酬酢
者交互作主客有餘莫狼戾因果緣所集

其四

河流未潰時蟻穴如浸汁防之不及豫洶湧千里
濕念茲民力艱茭薪未易得古者君臣勞瓠子歌
何急繞岸如鱗次柴荊者幾處半付泛洲中消大
何遽凝冽方憂旱飛一蹙郊原亦窮幽遂懷棲雲
浪拼空白茅屋壓泥沙高亦水爲帷叫哭骨驚若
魚鼈相對泣金錢誠民脊何能補其缺地以幸猶
存備身敢言客成功會有待勞勞哀鴻集

其五

膝痛竭血枯臂敎食蜜汁誠如方士言何能袪其濕不如姑置之勿藥亦云得我聞治病者先診其緩急春山如點黛春波綠於鴨放眼無拘檢天地眞齊絲沿溪饒桃杏方春盡應赤隨微數丈強往往開紅白扶筇穿林麓緩步岸輕幘但覺三徑寬亭憂二豎泣羊求有清致濁醪未云缺地主水石間吾圃吾亦客余病此爲良緩方愼莫集

秋日飲酒詩

秋色從西來吾齋何瀟灑凉颸拂襟袖老眼作小楷念此筋力微自笑如童騃山容淨遠岈天清暑已解重曝晏子裘莫怪侏儒飽高明日清廉樽空更須買取樂少年同頓忘有體惝况有吹鏑人取材谷之嶰華燈宜高張深座嫡嫡擢不醉未六逵追愉旁觀駭試看戰士苦甲披猶重鍇

病起

病起一榻寂高車過淡巷攙手巾前軒夕復如披絲笑指明朝晴不見雄浩虹留各稍浮白蚊蚋猶相攙共響孔光賢微嫩汲煮穗海宇尚未平殷憂燚能降飲酒但勿言達人資腹脹

偶與毛大可論韻學大可云休文四聲譜失傳以來治至唐宋間增改紛雜以訛襲訛學者無所考據今欲訂正之未暇也感而賦此

休文譜四聲倚席不肯講望洋汎溟渤猶如隔斷港紛錯亙是非膠固持鷸蚌學士循陋習相將沒橫項焉得巨靈手爲我劈脩鏬

憶濼冶泉

我有千竿竹留在濼冶潯空庭古木合烟雨蟄龍吟巖光換朝夕兒雁恣浮沉時旭散綠猗秀色潤煩襟嘉遯此焉寂爭紱勞寸心

送徐仲山南還（仲山名咸清浙之會稽人也精字學著有資治文字）

天涯已白露猶爾折楊柳激楚動南音淸別況病叟君識子雲字不飲子雲酒興來過我虛榜腹笥所扣膺受愧末學訛音隨衆口欸啓滯習闡字之類敝帚君披二酉藏考證窮其妙如星分舍次燦陳無姿耦如水有涇渭易牙辨巳以乾坤得正聲

取材良非偶晴窻朗一燈餘删廢八九奇情凌飈
庭灑落謝升斗自駒不可縶如失左右手秋色滿
蒹葭溯洄懷我友勸君盡一觴歸帆信風吼願言
各努力相期在不朽

送韓元少侍講假歸

化成觀人文王者散樸畧風羽振九苞光華挹卓
犖至治貴黼黻聖德亦追琢末學安耳近衆喙爭
伊喔沿襲代滋變風尚日紛濁昌黎起其衰羣峯
如拱嶽白頭有遺恨詞場誰先覺君才天挺秀江

漢爲酒濯一鳴冠南宮
天子親拔擢異幟不敢張崇闈折其角海內遂丕
變古今知揚摧啓沃存納牖稗圭望爺倬芳修表
孤詣淵靜造論詠永言吾道昌淺思繼絕學林壑
莫久戀廊廟虛雲幄小詩送君行東山資弁捉

送吳玉隨侍讀假歸

予病乞骸骨仍爾綴三事病中聞君行逌慰重溯
洄秋氣逢蕭瑟良友復予棄老至易悲傷別緒難
安置予室正飈搖陰陽際乖異鐘鼓駭爰居地懸

驚郤至頹壓偶然活乾坤猶昏闇乍雖省前愆災
變益猝値輸輓疲東南沉冗滿恒冀巾懷遂誠難
俯仰盡心悴伊人水一方吁嗟遠譏議驪歌莫再
陳淒矣增憔悴

苦熱行

大暑來清風如同百朋錫東華軟塵內拂面亦易
失赤日爭徼陰紛然衆走集予亦策其馬望署稍
憩息機務繁重地飲氷一執筆昏眯屢訛舛舊例
或粘壁隕越益偶然

天威儼咫尺僚友幸協恭攷竅藉衆力踧踖默自
愧休致未易得
聖恩詎常貸會見譴責及退食下直廬惕若何能
釋寓舍喜入門未遑開卷帙解衣付僮僕滲濯汗
脈浥袒裼不可耐吾虧復偪側伏枕思愆尤剝啄
來熱客入情大抵同秕穢有何急金石應銷爍霖
雨望消滴陰陽恒錯迕黎庶憂傷迫羣蹙無可言
但覺浹背濕堅忍人所難此是作官實

又

上帝鞭火龍下土厄毒炙罡風四十里逈與世塵
隔豐隆既不至雨師亦惰僻我欲呼問之氣逆礙
炎赫皓月流清光煩懣竟終夕婦子相怨嗟起卧
不貼席沴氣或時乘耗斁鮮餘隙解愠與阜財二
者空歎息更憐行役苦蹢死實狼藉浮生等草木
灾疫疇能惜東南正用兵芻糧貴精覈運解有程
限遲緩畏罪謫驛騎流星下咄嗟千里發馳突無
停蹤鞭撻已見骨積骸道路臭人畜一溝瘠祝融
權太盛定例無乃斁禾黍盡枯焦黎庶何由食况

復久戍人金甲未解釋絺綌如挾纊私語亦嘆喟
天子憂雲漢藴隆居齋宮會見精誠達霖雨沐皇
極

喜雨

藴隆日已久生理殆調劑入夜雨忽來清爽恍再
世不獨衣袂凉頓失胸膈滯枕席稍安貼曠爽神
思愁月昏熱頗增煩起掃其鬱蒸事把及秋懷此
桂珠思　深宮切焦勞政治恒彌計論令各直陳
憂時袪蒙蔽侍臣徒耳筆

[illegible]察有黙契事天不以文脩省務根抵撝管期昭
格切實悉自製搏謝罪已言彌覺日星耀致齋飭
絜肅雲氣遠連綴不待
鑾車戒諸靈森拱衛隔日清道塵會覩甘霖繼感
召桴鼓捷深思天人際

示行善人偈

云何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性等虛空了然泯動
靜住相非布施萬物各自正天地本虛空陰陽發
妙用𩕳然釋厥懷無取亦無證譬如一體中手足

生隱痛治之而得安詎得矜凡聖譬如炎暑時菌
以雨爲命高下悉沾溉誰其尸感應是法住法位
初學及二乘竭力所思維無以測谿徑茫茫六合
間憑生如大夢廣談不二門維摩常在定至理無
窮極悠然聆清磬

紀異

已未秋七月廿八直官廨震動起重淵衰老適相
避初聽蛟龍吼水勢湧澎湃復擬雷霆怒擊物刀
必夬奔走爭一門洶洶羣奪隘帽脫鮮結纓袒裼

任衣衩跬步牗前途舉足迷所局造物胡不仁或
是天地噫倉猝遘乖異喘定神尤慫戰慄色各變
相對不能話招魂幸得活僩歷分一界岌是九河
復溝裂紛多派屋覆勢迸窮墻傾淵貫介嗟哉土
中人狼藉如填債　上帝降鞠凶下土橫彫瘵貧
者束縛去富室或歌薤逆旅親戚絶愫被蠅蚋啜
皇仁眞浩蕩發帑賑頹壞無主勅官瘞丁寧勤告
誡小人復貪利木石十倍賈至今露處多入室如
畏蔑席亦不易得婦子衣裳絓街頭燈火繁闠聚

渾結砦淒凉逢陰雨鄭圖非所盡災祥昧其原夫
子不語怪俗訛熬極翻語將具十犗

讀故相國孫文定公厚德錄有感

聖人無毀譽廓然示大公好惡仁天下胞與祛私
衷細推造物心來復乃融融過眉羨姬年麟趾開
王風刑賞本忠厚湛恩實罹洪慈母雖云怒折變
惠在中如何遠後世澆刻爲豪雄商君稟天資申
韓辨益工殺身不足惜所嗟焚主聰態皮不上蟻
弱水絶浮萍霜重鮮豐草波潋遊鱗鶴爲腹不爲

目顴愚返愿侗薄言申此理天工庶以崇

冬日飯雀

陰雲覆戶牖冬日常起晩饑雀噪簷除爭窺廚下
飯難遺一物微拯濟意綣綣天地値閉塞物理遂
屯蹇吾分其有餘於我初無損詎足補缺陷聊圖
共安穩因念流冗民鄕里不得返老幼呼道周如
登九折坂捐棄未能活吾牀猶息偃郎此負鬼神
降罰豈云遠浮生本無二榮瘁分枯菀錦繡闤則
墻珠玉飾車幰金彈驅饑雀勿令滋聒混天寒何

處歸喟啾伺上苑不敢怨主人倫眼視槃擬

冬至

淒風肅廣陌嚴霜凋林垌老樹淡抱液蟄蟲閟重
扃黃鐘吹葭灰天地正沍寒羣陰雖密固孤陽已
潛形聖人有憂患扶植意靡寧閉關息商旅占雲
望歲豐端居靜晴慾建中類獨醒因知造物意急
欲返常經來復方七日陽德期建侃夬夬理無託
同心蘭自馨層氷結厚地苞芽乃淵渟松栢表勁
姿崢嶸歲獨青何如彙征吉衆芳揚王庭養微君

子心惕惕存典型

雜詩二首

蘭蕕不同器非云猶不生亭亭松栢姿女蘿亦附
榮蜂尾雖至螫智者無非迎醉尉一怒何將軍豈
不平登龍誠非易千載悲東京聖人不絕物君子
貴守貞紛紜多變態乘勢各縱橫嗟哉楊白花終
化爲浮萍

其二

絲亂貴能斷馬惡貴有制虎豹恣爪牙其文不可

褻所以跖蹻士遺俗匪爲累臥內奪軍符諸將條
易置將軍壁大梁以得劇孟利王者闢四門俊傑
濟時匱多用買人子誠爲兵家忌蹻蹻兩生咫
尺何所甄

孫樹百給諫以候補尙遲暫歸里門詩以
送之

古諫無專官孰知恢濶逵抒忠非一途蓺姚姐時
越盛衰有倚伏治理隱毫末直戇慮尤惻智或尚
褻括朝廷闢四門九列共裁奪以此得昌言忌諱

棠屛豁子方少壯年召杜欵已擬謝勃策治安環
堵以圭擬人思寶帶橋
帝倚蒼龍闕需次未得除但懷無咄咄東山二月
春般水魚撥剌濁酒呼良朋鸞刀紛細割絲竹聊
可怡塵務善擺脫上書會有待功業詎能遏捉鼻
恐不免趨翻騎息秣笑看遲暮人曳屐等變跛躋
躋歸計拙勞心每怛怛故里咫尺間相息頻蹙額
山中有薄田豈乏裘與葛

廣修篇

彈琴掃珠桂仰窺帝清都洪崖拍我肩貽我白玉
囊瓊漿一入口神骨與世殊金晶飛我肘紫慶腴
我腑雙龍盤前檻虎豹守四隅仙闕何巍巍仙路
何迴紆俯視塵世間衆生一何愚城郭下滅來仍
於塞表呼饑餓絕生理況與金液俱飄然復遠去
不忍聽憐孤負宰慈其臨御善非在徒茫風四十
里吹我下天衢倏忽喪其寶率覓斧鉞誅風巽理
無昧然觀元氣符衆生爲我心我爲衆生軀烹煉
合自朕元始乃同途因知大道要匪爲一身圖廣

大擴其堀胞與切來蘇分別終凡骨理此一追呼

爲山匪云高幽壑盧窈窕日麗成文章抒懷攢衆妙奇峰如自然清景入遐眺興起陟脊嶺因之發長嘯

亦園土山成四首

其二

巢由不買山而况復云假混跡市朝內遊神林壑下竹僕孜孳之每來必負笭箕頼有新豐莞爾銷長夏

其三

新築土尚童夏木不可栽脫帽當赤日安得松風來虬枝相蔽虧如登舞雩臺明年多移植務令絕纖埃

其四

仲夏郎炎蒸絺綌亦已单小亭俯綠水蛙鳴恨在官形拘神不曠幽秀鳥足餐安得御風去八極恣羽翰

題汪舟次新居

達士戀丘壑俯仰天地寬傲居長安城性情如畜樊豈無花月夕偏側與巳闌汪子卜新寓層折改舊觀軒牕俱有意瀟灑開心顏几席生輝光豁達類天然栽花不數本種竹兩三竿清韻流前除遐致接烟巒乃知君子心陋室亦易安茅乏經濟術不克展所歡廣廈豈足侈窈窕秀可餐至人工輪攖華省列崇班朝回頻醉客不使玉缸閒雖損大官俸而無局促歎北溟與天池一勺具往還大小靡定形耳目隨遇遷客情自各適幽意滿欄干百

寮簇外聚白雪座中傳新秋亦已凉觴咏託肺肝

附兒協一詩

近市營新寓幽栖静不諠短墻猶薜荔小徑巳烟霞水鎮秋瀟起文牕另氣遐打門入問字載酒客看花左史書能讀右軍筆最誇剪裁歸博物風雅冠京華逸致聽揮麈高談足建牙登龍淡道氣附驥忝通家不憚追隨數寧辭步履賒中秋看巳近明月正當衙

遊遊篇

遨遊求賢達沉沉二儀否四游一黃鵠奮翼去天
咫虛曠迷前途爲問浮丘子玉絃奏清商泠泠發
纖指遂瀨絳闕巍紫水洗泥滓度本心肺言達此
精誠理鬼神森玉陛日月耀金戺鴻寶懷宣洩迴
飈一何駛緘默固其樸擊蒙聊端委粹毓未能渙
往往見訾毀泓泓六合間賢愚同一軌遇合勢誠
難要言不可市矯矣雲中翔天倪混元始

壽徐健菴宮贊

皎皎三珠樹胸皆羅二酉兩弟廊廟姿難兄復何

有焜耀梧崗間千仞鳳翔久文章衆所儀公望無
先後蘊含儒術真吐納笑山叟亦有丹砂人對此
朱顏醜誰識偓佺理乃在燕許手

其二

燕許一代才輝映崑崗璧黼黻日月傍天路資平
格金莖露所滋挺然凜松栢貞固元氣合委蛇見
僊扃鄰架滿縹緗朋酒對賓客緩急亦時有攀情
望斯迫曠然神志舒金玉吝二液

送少司寇高念東先生東還

宇宙有至理求學泥言詮人心一故神天機虛則
圓觸不而石開豈火火不然唯誠與之合智識匪
所先我聞金剛經傳註多前賢斐然各有述西來
意茫然公也號得髓寢食三十年加以止觀力動
靜依真傳神清氣自健宿痾永棄鏑浮雲等富貴
麋鹿樂林泉揭來魏公薦驅車復來燕西曹繁重
地雅非性所便　詔下煩詰責恐懼理彌虔自陳
衰多誤和譪動　上憐已其罷斥去乃蒙
溫旨宣公子自黔歸幾年豺虎邊堅貞拒逆命苦

節終得全萬里重跰至恰奉杖履旋此事真難遘
我聞滂淚漣天道自與善鬼神呵護昇妙在不思
議誰操真移權般水舊烟霞天倫即神仙我亦從
此去歸臥雲山田雞鳴風雨夜相思老友偏會能
訪我遊冶湖水澄鮮村市酒易沽兼有撥頭船

七言古詩目録

上賜御筆石刻大字三幅恭紀
憶昔
古意三首
送同年馬玉笥吏部終養
積雨歎
方渭仁園松歌
六月酷暑連旬不解立秋陡涼因而有作

苦雨簡毛大可
觀友人寶劍歌
戲簡吳志伊
送少司馬孫作庭歸里
感興八首
九日同王仲昭毛大可吳志伊陸義山登
善果寺毘盧閣
古意
秋日王仲昭毛大可吳志伊陳其年汪舟

次潘次耕胡朏明小集西齋和其年重
陽登高見憶之作
其年復以前韻見贈仍次韻答之
再用前韻答毛大可
再用前韻戲爲宮怨簡陳其年
潞河漕艘行
冬日同王仲昭毛大可陳其年善果寺看
雪
和陳其年善果寺登高看雪原韻

賀友人納姬
送訥生侄典試閩中十四韻
送鄧元固榷蕪湖關
大風行
籠中篇
送王仲昭之江南
送陳緯雲赴江陰幕
歲晏行
善果寺慈烏行

題高念東先生見示文徵仲墅景圖卷
題陸天游萬年氷
附兒慈徵詩
附兒協一詩
和葉訒菴尚書翰林院題壁之作
冬日諸子邀飲祝氏園亭
蘆溝橋行
冬日同諸子遊王大司馬園亭
念東先生東還臥病不能出餞夜半呻吟
不寐索燭題歸去來兮七章情見乎辭
因寄唐濟武

佳山堂詩集卷之三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江都汪懋升文 江陰曹禾頌嘉 仝較

七言古詩

上賜御筆石刻大字三幅恭紀 一愼一格物一敬 一清愼勤

西京石搨翻重重帝王法書約略同濟化鈎摹集往蹟規模不越尺幅中上溯岣嶁推禹記蝌蚪蟠結摩蒼穹是時篆籀尚未變丈尺楷書何由見我皇大字洵奇絕側理疎密宛天設闔闢乾坤傳正鋒縱有公權疇能說昨　賜綸扉大幅三微臣叨忝亦在列石上磨礲倚爾工飛毫滿志墨光融初覩渾疑龍怒攫諦覩乃見鸞翔空垂露偃波入窅渺赤文綠字開鴻濛捧歸再拜繙　天覗光芒直透雲霄上鴻寶惟虞鬼神奪藏之什襲孰敢放臣聞貫蝨如車輪庖丁解牛亦有神大小之形惟心造肯縻不嘗邁等倫我

皇聰明天所縱擬議揣摹慴失爽遜敏洊惕惟格物理敬日躋本愼獨大臣法小臣廉寅恭夙夜儼

匪懈治理瑕疵絶毫纖帝心訓誠非偶然錫極近
光無黨偏惟期一德襄王化詎止書垂億萬年

憶昔

畧見芳菲新謝過已成塵日華無停馭苦樂難具
陳仙郎歌白雪上徹黃金闕我擊珊瑚枝念子生
華髮並駕雲中登足多蹉跎到處起滄波迴車苦
憶鬱龍昧懊惱天風公渡河

古意三首

夜來寵魏宮乃稱鍼入神火珠龍鸞鬐不得非雲

非雨絶輕塵居前玉聲輕居後金色艷辟寒未易
得何以重君念讒口銷骨不可當君前咫尺是羊
腸芳華能有幾時好落葉哀蟬紈扇早君不見朔
風十五光動人三十已退爲房老

其二

趙高學冊云得仙棄屍九衢雀凌烟路人或疑尸
解去故冊相傳多僞像可惜六公子先向望夷死
無間叫天不忍聞咸陽一炬爭奇勲關中已散諸
侯軍木衰火盛何紛紜上皇鑄劍字不識三猾蛾

盜起白雲

其三

我欲短衣隨李廣山深日黑走魍魎腰垂兩鞬射
不得顏厚匪去能逃貴龍鳳躍天衢蛇虫嗇負嵎
霹布武能奮霹沉文自趨列侯甲第錦如簇相如
車騎安得都君不見鳳腦燈中蟠膏燭光明盡用
氷荷覆歸來屏息倚檐立枯魚遺書慎出入

送同年馬玉筍吏部終養

論交良不易夙昔賤黃金與子通籍各十年惟有

亭靜磊落之素心君家積德在隱逸粉署爲郎意
弗失吏部文章日月懸每把我詩歎起秋山公觴
許阮籍狂古道顏色最膠漆燕市北風雪如席西
山醉望何崒嵂聞君遷謫不得意我視子面如昨
日第言母在倚閭久有弟薄宦役離母菽水難將
遊子心高堂少婦持箕帚先人舊業行零落今日
君恩許南畝姑射山頭少女樹板輿容與春光下
壽酒常承阿母顏斑衣不請尚書假我聞此語意
惻然北海亦有雲山田郎此孫鑑亦歸去豈必斑

傳如稱賢胡爲濡滯重惆悵衰白屢聽驪駒唱相憶唯憑尺素書山川未必常無恙過歲呼嗟感慨多數君幾日渡滹沱欲將世德稱觴意趣取萱花對辟難

積雨歎

今年三月雨如織紫電黑雲撥不得旌旗低垂濕不翻林花慘澹無顏色客子抱書徒窺牖床頭鼠跡聲唧唧已將今日望昨日登信天心竟難測濁醪數斗睡差強蛟龍怒號情何亟長鯨跋浪攪風

雷西山黝湫犖峰黑黃鶴東飛歸不能九州明滅日月塞街頭冒雨出看人牛軛翻泥車没轂已愁飛輓如上天蓋寃徒閉空歎息黃昏野哭星斗微烟霧噴濛燐火熄角聲盤薄風爲振百靈不散守其職我欲驅之力不贍況兼蓍苽夫南北茅茨傾欹雨脚多床床屋漏添反側盜賊未盡征輸逼天地低昂行鬼蜮恒陰若此傷稼禾吁嗟人事宜痛惻

方渭仁園松歌

方家奕松如偃蓋亭亭霜質雲霄外歷盡滄桑無剪伐鬼神呵護歸然在當年移植如人強與種由來出括蒼風雨咿唔互響答虬龍卑伏求昂藏歲時土沃蟄龍奮五粒森秀琴書潤一園虧蔽有餘涼謖謖清風正解慍忽驚寇盜蜂蟻起主人奔崩去邑里兵來纖寇馬雲屯梧竹摧殘喬木死方子入京爲予言殘書數卷隨奚肩已嗟城市丘墟盡黛色參天故依然爲息先澤栽培人造物鍾靈原非偶摩挲鱗甲涕淚垂詎忍棄之同敝帚掃除瓦

礫勉修復剪茅重葺讀書屋展卷欣如對故人吟眺留連苦不足孫紳庭前止一樹於今猶記盤桓處孰知亂後倍相親鶴棲雙頂無來去方子方子莫欸嗟喜君身已列清華此松瑞色亘今古君家世德人咸睹惟願貞操比歲寒莫教空與鸞凰伍

六月酷暑連旬不解立秋陡涼因而有作

今年鬱蒸天示罰恨不能身如蒼鶻夜半猶呼大扇風老脚晨起亦不襪啖瓜最喜浦鴿膏入口冰霜齒頰滑一雨纔過逆立秋蕭爽直將肺氣汝天

地廻旋那可料杲曜綴月成新眺前日酷暑作民
瘼清風掃盡如吹籥驕陽乘勢詎有窮霜露沾衣
愁寄託

苦雨簡毛大可

與君十日不相見月離畢兮雨如箭滂沱晝夜未
肯休頹壁風來濕侵面庭中桂樹始放花寒氣摧
折零如霰對此寂寥悲苦吟劬敵不逢作獨戰夜
半披衣赴負廬街頭數尺泥波濺輿人傾側跬步
難扶掖呼號爭一線裏朽復遭阽危值黑雲如墨

燈火眩歸來斗酒飲不得兀坐小齋驚飛電登有
高歌動鬼神詩筒咫尺無方便絕少玲瓏唱黃鷄
隱几思君久忘饌淒風苦雨疎朋好稍霽欣荷百
靈眷陰陽錯迕人事乖憶昨歡呼顧曲變遣兒書
此聊寄君波瀾那得擬公讌

覩友人寶劍歌

豐城寶氣亘今古延津一合無人取神物顯晦自
有時爲君重拭華陰土鐔壜斑離雜彩珠芙蓉之
鋒照座隅何當持問風胡子還是當年鵜鹿盧已
鬪秋霜不可觸更見文章孅幽獨龍鳴虎吼非偶
然除灾辟患集百福一天風雨電光寒把酒婆娑
撿櫃看白虹蜿蜒初生色黃金錯落未疑幾太乙
登爲妖血供至人用之以不用晉鄭頭白未足多
一揮千里安能重行仁服義鬼神通吉祥不羡楚
王宮自是延齡後天地寶鍔慎莫倚崆峒

戲簡吳志伊

衣不經新何由故羨君清節仍寒素淡旬高臥爨
烟稀被壁苎魚表情悽凉風八月雨瀟瀟借得蹇

驢不早朝我有銅錢三百箇與君爛醉太平橋亦園橋名

送山司馬孫怍庭歸里

君才早歲負經濟磊落不事家人計龔范悠悠如
曳雲偶過青郡得投契從此轗軻君佛帶[illegible]平乃
會風雲際掖垣珥筆炎亭多雕鶚秋風羽翮
先帝咨嗟真諫臣致主堯舜夙曾誓當時德量文
定優相與欵洽稱昆弟文允門墻非舊時公也周
旋獨不替清節入歸[illegible]門[illegible]戀不[illegible]老勸抗

疏匠舊有淡裘虫尤無致乾坤臆詛意書生能料
敵却喜樞府存兵制海宇烽烟漸欲銷幅巾蕭散
歸私第郎今叢桂嵴湖秋詩卷長留白雪樓絲竹
東山人未老携家我亦問丹丘

感興八首

天地有至文迴與章句殊大武震環區詛曰習孫
吳有時展卷一伊唔有時撫劍呼酒徒龍性不馴
纔其膚沐猴而冠胡為乎西上太行道里紆南浮
洞庭波浪倶歸來婁索問騎奴徙倚市門非丈夫

其二

神龍不見首至人行於水黃鐘萬物根其初乃黍
累戰勝迨為獄得情微彰不知衆入耳執受縮符
半年少雄心呼叱輕法咫集骸不惡戒驕矜遂抗
趾聖壽八萬六千歲三十六宮春未巳氤氳元氣
養太和天地清寧從此始

其三

盛夏既亢旱秋雨乃連綿九月授衣候吾廬尚未
全漢家變闕咸陽裏千門萬戶迷雲起丞相賓客
相馳逐滑稽小臣饑欲死我開天上諸真人相見
宮殿各隨身更得維摩香積飯普令貧餓盡廻春

其四

我有聲皈詞自愧同小草蹣蹣既無用不如棄去
好鵷鸑鳳真天爵遂萊方丈波涙惡世人悍險
不肯渡遂令安期稱獨樂黃石相約五更頭圯橋
之下水東流一卷素書讀未了暮年竟悞赤松遊

其五

客從遠方來遺我青精飯食之顏色好以令神骨

健玉液豈得從外求還丹以此真浮渲我與天地
同一根天地之氣吾身存盎然胞與無夭札晨昏
何用數蒙屯感君惠我意孔嘉衰朽詎欲作春華
功罪計來吾自識安食蔑稗理亦得

其六

南山松相風雪侵枯枝猶作蛟龍吟願君保此歲
寒操此是天公玉汝淡鸞鳳不來處高岑夙夜雖
嗜抱素心

其七

人選有玉貌談笑圍城裏履尾旣不啞翛然遠泥
滓天地大哉嘆偏側古人相去乃如此九衢車馬
紛馳突老死誰能惜華髮海國烟霞不用耕野蠶
作繭自然成櫻笋滿盤春酒熟郎是東山絲竹情

其八

古人去已遠尚論每參差如何不自揚吹索有浮
辭潔修欲勵謳詠起薰猶十年知誰是況復陽春
和更寡悠悠自少同心者聖賢芳躅有合調下士
不知時大笑君不見春秋原非世所宜老聃乃踞

竈觚而聽之

九日同王仲昭毛大可吳志伊陸義山登
善果寺毘盧閣

淒淒風雨連宵惡九日登臨問佛閣出門快指新
霽佳西山翠色還如昨少年健如黃犢走自笑蹣
跚一病叟凌虛爾躡丹梯霞攢岩我憶遠公酒尋
偏東籬不見花排空鴈字如呼友戲馬臺邊鼓角
鳴長房杖底蛟龍吼老去干戈已厭聞壺中仙術
吾何有寺僧却述去年事梵宮麗賞眞難偶亦是
重陽佳節候羣賢倡和留連以我聞此語歎滄桑
倏忽白雲變蒼狗參差古樹隱頹廊斷碑仄仆贔
屭首人生歡娛不可定幻質幸爾脫陽九且放遠
峰入戶來何必區區寶敝帚晚歸小砌菊盈把呼
杯更酌秋光下今日茱萸須醉看明朝述作待陶
謝

古意

曉烟玲瓏紅成邱愽山之爐香欲燼車聲轡動青
絲紉鴉翅光浮對理鬢銀牀轆轤百尺井水渫不

汲閒素綆沆瀣曾否凝露盤纖步徘徊來照影

秋日王仲昭毛大可吳志伊陳其年汪舟
次潘次耕胡朏明小集西齋和其年重
陽登高見憶之作原韻

古今靈氣何曾歇腐儒徒惜少陵沒忽傳高朋取
次來倒屣迎之不及韈但能清健常過從曲逆原
無肥糠麩執戟方朔慣苦饑何怪昌黎帶磨蝎紛
紛詞人白玉堂文光繚繞黃金闕作史三長夙擅
優豈等初學但倉卒論文潑更看燭敗不顧盤中

鈌餚核前日露雨不肯休街頭淡尺泥侵肯月食酉戌色慘淡文昌復爾遭彗孛爾來災異亦頻見羣公鍵戶斷請謁素履自宜省愆尤虛文奚足逭天罰菊花今年最遲發我意花神亦被訏重陽已過眼底稀繁蕋疎枝何淪忽諸子問時登我堂所示篇什嚴亥鈹茲爾談笑評花酒依然勃窣入理窟從此曳履上星辰老夫敢說有傳笏

共年復以前韻見贈仍次韻答之

語不驚人不肯歇長吉已死昌黎没讀君投贈瓊

瑤章愧我才短如拆戟擬奇君已掇精華下里厲和總精麁諸人勸我勿復爾當佔險韻如畏蝎見獵心喜仍復然雨血風毛那可闕譬如王師得孫吳婦人女子皆勍卒又如漢帝王母桃歷代猶傳寶其核晉魏以來作者多小儒沿襲失風骨盧仝月蝕更惡道反於淸虛增彗孛郎今靑竹幾人發高岑李杜絕請謁陵伽和雅不可聞休文應受天公罰喜君著語悉破的控弦注目無虛發光氣眞令安豐擗竪事排弄等告訐條理分晰濃線勺紙

桱風流莫淪忽老成律細機抒妙陽秋皮裏有衮鈹務敎爛熳如卿雲驪珠詎羨蛟龍窟峥嶸突兀更奇絕急須拜手具袍笏

再用前韻答毛大可

銀箭銅壺聲不歇蒼龍東上參西没顛倒衣裳攪敝裘那得橘叟龍縞韈革帶从扮瘦休文免令世人嘲糠麩絕愁晨興勝於藥昏曬胡爲樹抱蝨前騶停唱袪火城匹馬寒光瞻華闕入對嘗息反覆看

天顏咫尺莫倉卒退食委蛇左掖門醵錢付爾佛餚核已辭堂饌爲變生寅恭誠論無制骨奉職無狀暗自愧幸聞修德消彗孛歸來忽過半小脊絕却傲客強請謁昨日小兒家報至驚心故鄉多寒罰作息和平神亦聽詎得紛紛事告訐風俗頹敝關理亂牛喘昔賢寧敢忽廟堂赫怒念民瘼已下嚴綸責師鈹撒兵脊倒動淡爵干羽行看格厥嶽與君唱和聊解顏人生何用十朕笏

再用前韻戲爲宮怨簡陳其年

流蘇帳底爐烟歇金波颭影光初沒珊瑚枕冷沐
成眠芬馥秋香卸羅襪當時一笑千黃金今日幾
拋箏[illegible]之琵琶絃斷不須安手[illegible]鵾柱如畏蝎銀
燭[illegible]大長信宮銅壺點點芙蓉闕歌樓舞榭幾承
顏可憐[illegible]光但[illegible][illegible]翠明珠紫玉釵零落無復
頸撿[illegible][illegible]命何曾怨詠清虛詎能消豔李飛燕
身輕[illegible]得名豈有餘分承無骨當熊却輦素所持
咫尺難遂九閽謁娥斜亦自有嫏修溫惠期終免

垂罰曲抱貞心只自知含凄每被傍人訏凌寒最
愛梅花發襲肌清芬未可忽如姬寵重顧私恩報
德爲人圖秉鉞賤妾何縱闕塞衣遠戍尤憐冰雪
窟欲將詞賦感君王磨取除靡應幾笏

潞河漕艘行

潞河漕米如鱗集官倉倒壞無由入水脚裁多盜
竊頻導行錢从交盤滛今年大放官軍糶大車小
車搬運急黠賈潑藏待價沽小民延佇河干泣嗚
呼乎準四方酌虛盈臣如弘羊詎可烹

冬日同王仲昭毛大可陳其年善果寺看雪

前朝上刹多雄麗獨有善果稱幽異地僻車馬不
聞喧人靜松杉皆有致我來此寺爲看雪千枝萬
枝冰花結不知何處散瓊瑤飛舞綴作王恭纈西
望西山驚霧濃玉削芙蓉知幾重谷口雲淡埋虎
豹抓拏跳擲墜巖松寺僧煨芋來邀客王生毛生
共此夕陳子掀髯更論詩陽春爭共梨花白浴室
香溫滌垢盤紅爐圍幌却初寒菊花十月猶爭艷

門外天風帶笑看我今與子負仙人水晶之域迥
絕塵君不見馬上蝴綃車轍沒野烟啾啾多凍骨

和陳其年善果寺登高看雪原韻

風撼金莖折物華嚴封蜜窖養蘭芽芬芳併傳錦
字至階卷巳覺正而葩雕繢滿眼一快讀擲地何
用揀金沙寒氣侵凌雪復作城隅古木盡槎枒濕
枝低壓作人立壁裏恍疑霜毛加海宇多事休沐
鈌愧我雙鬢入鬖髿天機潑揉叩寅淚不謂世故
紛紛拏人情飄忽薄秋雲交道平易如輕紈隱几

半忘勢誠難狂呼就我相要遮莘同良友登佛閣
衙寒接翅歸慈鴉西山笑兀壁不極准鹽飛絮埋
龍蛇栴檀鼻觀入靜心僧梵和雅聽陵伽伊蒲之
供亦脆美何羨仙廚飫胡麻聚駭充盤韮韲脯側
生況復剝龍牙塔勢巍峩狀積玉不見晚霽引紅
霞恨乏天際眞入想企脚牕下彈琵琶䎃我東山
去不能携妓徒笑謝公奢浴堂香草袪宿疾活火
煎烹仙掌茶佳貺更煩氷雪句正需殘處麻姑爬
今日雪鴻泥作印明春相望天一涯作詩爲筒須

遣寄山中薛荔日易斜

賀友人納姬

梅花香艷鬪新粧曉星熒熒三五光畫堂絳蠟列
兩行照郎鬟鬟鬢未長金叵羅將進酒明金釧壓
怯郎懷憐取纖纖雙翠蘿枕畔含羞起未明嬌語
低聲問小名斜梳鴉鬢臨鏡坐畫眉郎慣拂痕輕
君情妾意堅如石百年歡愛永今夕君贈妾兮玳
瑁簪妾贈君兮連環璧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
按辭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

送訥生侄典試關中十四韻

鯨吹巨浪湧作嶺蜃氣噴薄幻形影怪異眩迷島
雀墮鷇翦除𪅃饕噬猛珊瑚網斷黿鼉窟老蛟涎
韮龍漦遲旭日未出嗟戴盆雨黑風腥樓答箭聖
入不忍絕異類化雨溶入文明境特遣輶軒羅俊
才爲闢龍門屈頑梗汝去莫嫌濱渤鄉文獻舊是
金華省武夷秀色天下無晦翁木鐸衆尤警亂後
摧殘席珍在簡拔務令羽毛整樓船橫浦勢破浪
芙蓉秋盡天機秉宗慤長風應躍如洪鐘大呂袪

蛙黽文德武功兩俱絕赫濯威懾羣心耿封侯誰
云無虎頭彩筆天懸凌倒景鱷魚遠徙昌黎文海
波如掌永藩屏

送鄧元固權蕪湖關

與子結交十年餘我黼子佩意泊如李廣不射南
山虎任公不釣東海魚暇日與子讀素書龍吟虎
嘯嬰兒居漆園苦縣一遽廬風塵憔悴獨何歟子
今權關蕪湖去正値天地兵戈際盜賊未滅庚癸
呼司農仰屋眞無計通商裕國念民瘼消風垂槩

廿如舜馬如羊不入廄人生富貴亦有極我指昂
藏無風垢金如聚不入懷嚮進猶向平原笑與子
拂衣歸去來

大風行

大風夜半起西北屋瓦震搖戶傾側馬嘶脫櫪鷄
亂鳴星河慘淡無顏色誰家少婦理殘機手冷梭
寒燈火微裁成錦字當中斷織就鴛鴦相背飛拔
樹崩崖聲未已川源凍合魚龍死高堂火熾炙兎
肩絕塞鐵衣裂墮指琵琶雖存不忍彈絃澁塵凝

玉柱殘風來吹動音切切轉使愁人泣夜闌

籠中篇

籠中鴨望水中鷗羨爾絲蕊芳藻相沉浮大風吹
雪白日凍惟爾臥足滄洲蓼楊白花落浮萍起五
湖浩淼桃花水吁嗟虞人布網羅羽毛者盡去烟
波挾爾直入光明殿五侯七貴常相見伏暖蟄朕
得自如回頭不見鳧鷖伴旭日晴沙岂乏魚蝦饑
爾雙翼爾當奈何水中鷗答籠中鴨爾無歎悽悽
唼唼與世無爭水曲狎虞人偶爾承其乏我聞臥
厥食瑯玕丹穴遊望渺羽翰霄中鴻爪亦偶肰天
地爲柙詎得寬雄鷄憚爲犧我羽不可以爲儀漸
陸非所遐門阻焉能供一擲古者命官必以匹儔
鷗無可紀不及爽鳩至恩重如山昌蒲不貫環報
德銜羽精衛是填倘邀與數與爾同遐

送王仲昭之江南

去歲上書謁
帝閽今歲驅車憐芳草丈夫志氣雲霄上潦倒思
向丘園老子才銛利勝吳鈎張華雷煥兩悠悠且

沽美酒銷離憂寶氣已浮雙蒯緱沽酒雖云美慷
慨歌未已送子江南去舊是春申里毘陵太守畫
堂春子爲賓客嘉謀陳香凝燕寢知無事會見閭
閻風俗淳陳子椒峯實我友家貧落拓山中臥胸
羅萬卷錐有神太守曾知姓名否吾之譽人有所
試下榻定是使君志一堂二妙凝雙龍龔黃功名
應不啻帝里元宵風氣清大餔不見傷別情擬贈
繞朝無復爾好將皓月送君行

送陳緯雲赴江陰幕

丈夫不得志抑鬱撫吳鈎鴻寶非世賞白璧塗瑕
投濫洼之足行千里黃金臺下塵不起咄咄蘋中
顧已稀況辨鹽車服驂騂子今別我何方去爲惜
江陰多佳趣結束陸離顏色華下榻賢侯聊借箸
賓主相逢應盡歡一邑兩賢政非難朝看山色垂
吟袖暮醉江頭壓繡鞍令兄與我敎素好名家子
弟常相保中江入海咫尺間神龍變化當不早神
龍騰奮登偶然滄溟噴薄路幾千泥蟠一勺何足
道石渠天祿相聯翩英雄志氣有如此一旦上書

見天子了今且去問春申當年養客成何事精靈
好護天下士

歲晏行

歲晏比風入戶涼諸子過我論文章隻鷄斗酒笑
語長謸金戛玉協宮商坐來不覺移星斗燈炮火
燼寒何有慷慨頻擊唾壺口銀漢掛我床頭叺吾
衰不逮建安才諸子滚滚黃金臺黼黻日月看昭
回掃除榛蕪天地開自古朝廷集賢哲飛揚登比
鷹隼繼鳳鸞光華運海碣詞人更笑梁園雪漢家
鐃鼓動長安祀地郊天兩露寬禮樂祿薦勛尚乾
干羽節奏恪塊殘郎今諸子皆大手三峽詞源羅
二酉虎觀與同堪醱醸龍門著述應不朽合樽促
坐樂未央一陽來復氣光昌霜雪關河虎豹藏千
秋萬歲莫相忘

普果寺慈烏行

普果寺內多慈烏予昔來遊得兩雛老烏據樹聲
頻呼不忍攜歸仍放徂寺僧爲言烏返哺千百之
烏如一烏千百之烏無與雛陰陽稟氣真獨殊吁

嗟爲邇人生初一父之子有賢愚一君之臣忠佞
俱八元八愷佐唐虞窮奇檮杌胡爲乎慈烏孝德
天下無梟獍之誅不宜逋予思除去呼湛盧人言
此理君徐圖天地生物非一途鳳凰飛鳴洮郎都
鵰鶚攫予目方盱猗蘭幽谷植原狐荊榛滿路誰
能鉏若使羣類皆烏似普人之封屋可比兵戈不
動歲屢豐攙搶掃蕩無蛇豕我今爲予難具陳天
子何以欽四鄰百花開放百舌叫奚言君側有讒
人

題高念東先生見示文徵仲雪景圖卷

誰能畫雪窮姝想令我開卷神清爽前朝待詔最稱優灞橋風味如同賞古來畫工各有人每逢一物必寫真韓幹畫肉不畫骨空令滿壁生埃塵天地蒼茫骨何在萬彙蕭疎逗真宰五嶽之形亦有圖蘆花秋葉總浮釆千峰萬峰白玉成淡巖茅屋不聞羣幽人高臥應無事舞龍胎仙朝玉京此時或有真消息琉璃一片入不識騎驢戴笠愜素心蒼梧處處多荆棘我友昔登嶽麓門思騎赤龍叩

天閽偶得此卷歎奇絕寒光如攝水晶魂崑崙之上閬風起乾坤誰知幾萬里秦碑漢碣盡刼灰鼠肝蟲臂何泥滓携歸來示座上客筆精墨妙絹素完蕭灑共題氷雪句瓊瑤貞換仙靈宅即今東華軟塵裏清嚼梅花芬頰齒安得赤脚踏層巔養我谷神終不死

題陸天濤萬年氷

陸子手持一寸氷中有草蟲水藻之層層細如毫髮皆可數云是萬年乃結凝造物奇幻何不有西此冱寒氷積久鑿開窟穴號異珍此物孕靈良非偶大理之石出滇中好事往往爲屏風山水圖畫天然具精妙不復假人工陰陽偏勝鍾斯異瑰奇不產中華地拘彌綿渺道里絕千年萬年疇能記自昔天子坐明堂大球小球集榆航玉能鎮火則寶之下此不以煩職方君今得此世所訝摩挲老眼知無價懸之藜閣生輝光照比明珠同不夜

附兒慈徹詩

萬年氷結水晶寒月孕胎光更曲蟠蟾影清虛

疑玉闕琪花馥郁閬瑤壇欲窺蝶粉招魂遣似對仙姿隔霧難鴻寶由來神鬼羨君須珍重百廻看

附兒協一詩

誰琢堅氷造玉璜萬年孕育此非輕隔郛細認無風草汪月真疑不夜城瀛海蜃開山斗寮廣寒月照水長清碧紗籠內奇如許應有波斯識舊名

和葉訒菴偶書翰林院題壁之作

霜風蕭蕭吹堤沙侑書肩輿早入衙擊鼓升堂何
所見凄凄舊藥寒菊花侑書啓沃陳至道領局復
從多名家待漏將聯曉星嚮退食已聞啼暮鴉浩
氣从傳濂洛秘天才不止紛奇葩石渠同異何足
數麟經千載尤疏爬桐馬寵分天祿酒酪漿宣賜
大官茶太極一論徹天髓何殊戰勝奪金撾吾衰
不能數詩途病中伏枕徒咨嗟會見文德招携遠
大千普作滿天霞

冬日諸子邀飲祝氏園亭

長安名園如錯繡長安遊者無暇晝踏雪來遊此
獨秀我遊不及二月春花開那有白頭入灞橋風
雪亦佳屐況逢良友盡陶謝林巒迴繞庭戶下把
酒對雪不知夜雪裏梅花尚未開花開相約復重
來今日不醉莫空回

又

群賢邀我游祝園雪花如席庭樹凍怪石參差虎
豹蹲危橋蜿蜒龍蛇動乍驚曲徑步屢迷忽睹欄
干及盡棟郊壇數里疑飛虹那知十个竹棲鳳小

童引我複壁過王人翰墨尋常貢座中有客善吹
簫恰是物花第三弄金樽激灩未肯休交証雲霄
堪伯仲嘯咏歸來醉不醒五更羸馬猶能控

蘆溝橋行

蘆溝之橋走百貨柴車阻塞斷人過前車脫輗扶
牛立後車挨幫騎馬坐須臾十車五車橫千車百
車不肯行日中相望愁日暮九衢逶邐徒崢嶸豪
貴馳來鞭撻厲回轅讓路開復閉念子氣驕衣裳
單天寒露宿與拙計都城百雉開九門九門亦復

如雲屯侯家應有車千輛牛馬風塵日月昏憶昔
予鉞來奔胥華軒炙轂夾道進觀者驚愕未敢言
雷轟電掣公卿震得貴事君莫等倫不見詩詠車
轔轔寄言行役冠裳客好避驅車獨力人

冬日同諸子遊王大司馬園亭

群賢多雅趣司馬有名園翠壺陟翠巘萬里風雲
羽盡閣層層山幾似滹沱一線凭欄認霜蔴滿天
木葉脫健翮蒼鶻摩空迅日月盤鬱錦繡開東山
未起人如吝我今眠食百無憂登臨何須歎白頭

詩成欣賞吟復謳酒酣灝氣凌滄洲冶水亦有蜻蜓舟笑指浮山是舊遊

念東先生東還臥病不能出餞夜半呻吟不寐索燭題歸去來兮七章情見乎辭因寄唐濟武

歸去來兮冬日黃老友相别淚沾裳牀邊置硯手腕殭長歌短調不成行暗雲塞戶風正狂

其二

歸去來兮鴈影孤篝燈不寐夜色徂魂去隨君月滿途起視屋梁影模糊余聲淵蓋聽啼烏

其三

歸去來兮徜盤桓蘆溝東望路漫漫北風吼雪氣轉寒村醪莫厭且強歡霜壓河梁衣裳單

其四

歸去來兮酒不陳驪歌欲發牀褥親與子結交五十春輾轉反側濕我巾索燭題詩動鬼神

其五

歸去來兮夙所計君今驅馬先我逝霜空夜靜正

二更抬頭碰起茫無際尋鞋摸襪還如瞢

其六

歸去來兮東雲飛風起月暈星宿稀僕夫瘦骨不能肥因思絲竹東山事謝傅原無並馬歸

其七

歸去來兮悅情話東鄰舊友唐子介含毫濡墨烟雲屆與君應結山中戒待我同來依梵唄

佳山堂詩集

五言律詩目録

扈從
聖駕南苑閱武應制
五日侍
上瀛臺泛舟　賜宴恭紀
扈從
聖駕獵涿鹿先日大雨泥淖難行三鼓入紅門
陰晦不辨道路與同列馬上口占

秋日瀛臺即事十首
八月早凉入署偶咏
廷試武進士閱卷即事二首
讀左傳感興八首
絳縣老人
南風不競
肉食者鄙
公臣不足
慶封之富
顔高之弓
子反酒亾
子常貪敗
宿遷
天妃閘
邗關
瓜步
眞州
登金山寺

登焦山
缶州謡
初夏雜感四首
秋日徐望仁總憲招飲水亭四首
送羅篁巷前輩二首
送郭快巷宫贊謫山西憲幕二首
送李秉山同年之任九江二首
送徐山琢侍御觀釐河東二首
元宵前二日雪過趙韞退三首

秋日亦園小集次韻二首
秋日池亭小集次韻三首
集亦園復次前韻三首
乙卯六十七歲初度
憶李厚菴編修
經廢觀有感
歲暮雜感二首
巳未五月二十一日病熱遽至委頓
上遣翰林院學士喇薩里問病安慰渙至具疏乞
骸骨未蒙
命允及病稍愈啓
奏復親承
上諭再愼加調理健後入署感　恩恭紀四律
送汪存庵學博二首
示兒輩四首
暮春獨遊萬柳堂感興十首
喜曹戢菴至都賦贈三首
悼黃石年兒旅邸喪子痛不勝情為文寫

哀始不可讀詩以慰之得四首
無題四首
立秋
七夕二首
戊午秋七月十一日
上幸內閣閱庶常試卷應制
贈傅青主徵君二首
送陳椒峯南還八首
上以久旱親禱　南郊先期一日而雨恭紀三首

秋日題李翀先年兄新齋四首
夏日同孫枚先高念東李吉津王胥庭趙
韞退王子下集先農壇分賦三首
題孫枚先太宰北園圖卷四首
春日送關內道宗尼叔東還省覲五首
過亦園
送兒治世東還四首
送別宋轅文二首
亦園雅集答默菴見贈之作三首

送陳寶菴前輩南遷
送程其相少詹假歸二首
寒食
九月三日對菊
題大司寇李五絃亾姬畫卷
淮南水四首
秋日其年邀同大可舟次行九子啓暨兒
慈徹協一集萬柳堂分賦四首
閏月中秋二首

詠齋中盆桂兼贈行九
九日問周雅楫病
病中問朱錫鬯病
病中偶吟
雅楫久病未愈詩以慰之
對菊
冬日遊祝氏園亭四首
冬日同諸子遊王大司馬園亭四首
夜風

佳山堂詩集卷之四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武林吳任臣志伊 金陵倪燦闇公 仝較

五言律詩

扈從

聖駕南苑閱武應制 是日上以前代朋黨爲戒

訓武乘農隙春蒐典制同甲開光吐日弓勁響隨風九陛都俞切三門禮讓崇微臣叨侍從珥筆愧難工

五日侍上瀛臺泛舟賜宴恭紀

綵宮初轉律佳節應天中旌旆聯龍門轡袖並鷁風淯分水殿碧艢向御筵紅不用長生縷遙深路已通

扈從

聖駕獵晾鷹臺先日大雨泥濘難行三鼓入紅門陰晦不辨道路與同列馬上口占

南苑槃灣地東方溟涬天遙迎同省椽相間桃朝

輭語發知人容遲廻避水旋琼鸞臺欲近芳草亦
堪眠

秋日瀛臺即事十首

芳湖當　玉殿奏對芰荷香山色開朝爽花陰帶
露凉微風迎　翠輦初日隱紅廊曳屐蓬萊路賡
歌興味長

其二

待漏百花芳　君王問未央星辰催曙色鴛鷺接
班行學士收封事詞臣進講章遊魚時出聽　御

製協宮商

其三

楊柳千條綠虹橋百折多人從花裏度水向　御
階過滉漾波紋變喁唼鳥語和　睿懷遂暇豫集
艦看漁簑

其四

日月空濛裏雲霞捧　御筵柳堤廻曲徑　龍艦
挾飛仙香挹金莖露晴窺玉井蓮太華峯頂佳花
雨潤諸天

其五

靈境塵寰隔秋光水際饒波疑雲漢落臺受閶風
飄瀣灑三山暮蒼蒸百谷朝鈞天聞雅奏勞第對
簫韶

其六

鳳闕鐘聲啓芙蓉別院通鑾衙人濟濟荷蓋影重
重曉月明仙掌晴霞抱石虹　天威儼咫尺鵠立
肅臣工

其七

鑾輿行幸地秋淨絕纖埃雨急蛟龍浴波清日月
廻亭臺非世境詠眺藉仙才莫擬丹青繪洪宮念
草萊

其八

滄溟依紫禁簫鼓憶揚舲露下蒹葭晚風高鳳鶩
停藏星辰進絮倚樹坐當屏裘老朝簪添棲遲意
未寧

其九

懸車年已過尚爾逐簪裾鳳闕違衰步龍賓笑誤

書曾應存老馬祇覺愧遊魚不盡卷阿頌旂旂髩髮疎

其十

武功横四海兔鴈亦光輝石動鯨魚甲秋高織女機朝宗無別汪飛躍有同歸奚必昆明鑿千年輦帝畿

八月早凉入署偶咏

秋露凝堦白蕭蕭旅鴈呼月華擬湛水風勢似吹蘆鳥鵲驚還定星河淡欲無徘徊吟病骨轉覺宦情孤

其二

月凉人語寂酒暈已痕消待漏聃簷斗添裘夜度橋觚棱龍影直劒佩馬蹄遙爲憶山中桂蟾光早見招

廷試武進士閱卷郎事二首

掛髀旁求切遴尤簡命申晴雲開殿陛爽氣动星辰技是穿楊舊花知夢筆新熊羆羅夙闕不待属車塵

其二

閶闔雲霄迥英雄奏對來丹書原佐命武庫舊奇才貔首雕弧勁螭頭彤管開　天顔應有喜絶足奬龍媒

讀左傳感興八首

絳縣老人

承匡何歲月曠也識其年老不辭身役貧能得上憐復陶名遂假典尉姓無傳謀國多君子鄰封事勉旃

南風不兢

諸侯方睦晉遑志復官臣設壍全無功濟河信有神城烏師遁从擾卒凍呼頻江漢休憑險南風已不振

肉食者鄙

豢養誠何事倥傯拙善謀敢忘貧賤志不絜廟堂憂小惠非良畧虛心決勝籌蚚入芹縣急一戰書功收

公臣不足

燕射今三耦公臣迺式徵如何牛馬走盡作蟣蝨
飛寶客占強弱工歌念是非明王潑杜漸錫福莫
私肥

慶封之富

廉隅澌滅盡易內縱交歡臣屬朝私室宗婚啟巨
奸光華車可鑒竄避體終殘天道懲貪墨淫凶欲
免難

顏高之弓

履險心怠戒一弓喜衆譽止知勇可賈詎意敵乘
虛奪射雖身殉中射亦遁餘春秋原責帥失律竟
無書

子反酒亾

共王傷目後司馬醉方酣藥士寧如戲忠君奚所
堪二卿嫌可伺三日穀終懸申叔多言者無爲妄
指南

子常貪敗

敗類貪夫戒禍延乃不支誅求無厭日顛躓登踰
時神短嘉謀左仁虧敵國喚馬裘何用物宗社致

如斯

宿遷

落日孤城晚黃河一帶流民疲新玉璧土滿舊亦
猶荒驛雞啼早寒沙雁羽秋征輸聞父老休養未
淺謀

天妃閘

一線天妃路黃淮爭鬬強客帆欹側過水力叫呼
忙宾宾精靈集煌煌祀典將懷柔吾欲問神貺是
何方

邗關

隋隄烟柳舊絲管動江雯估艑眞疑鶴村農半解
耘濤來秋氣壯日暮海光照遊冶高樓客鴻飛最
厭聞

瓜步

驍騰神策士萬騎扼雄關蹴鞠嫖姚貴射麋虎豹
閒樓船依北固小隊駐舟山欲網珊瑚客烟波幾
處還

眞州

江岸秋花發烽烟雉堞開入環携劍洏客上讀書臺柝急霜初重笳清響易哀閭閻十萬戶保障賴雄才

登金山寺

獨有金山寺江心翠欲流羣鴉爭楚樹一鴈叫邦溝法席馴龍性離筵動客愁蒼茫瞬北固鐵笛正橫秋

登焦山

載酒櫂歌輕來尋瘞鶴銘風雲生履襪梵唄動江

城波濺摩娑碣酣餘鳴落英漁晉明遠火歸路尚含情

岳州謠

洞庭波漸落下瀨閲千艘火尾龍初伏蔥靈虎欲逃爭舟真掬指驗級盡顛毛身沒頭行遠矢窮覆若敖

初夏雜感四首

多病從清署支頤小市東雨寒遲麥秀風急裋棠紅白羽檣秦甸青雲集漢宮三驅王者事躍馬氣何雄

其二

芳菲春事盡積雨對寒牕野目桑陰暗風烟雉堞雙千秋誰寫照五字意難降已遣番禺使將軍更建幢

其三

風塵餘短髮簪筆亦投閒閉戶慙官俸攤書見遠山牛羊夕下早鼓角日來般雜肋寧堪惜糟床送素顏

其四

風起角聲驕悲涼雨近宵宮雲隔苑度河柳去堤逃吟眺遠孤賞疎狂定从要小山蘼桂發猿鶴狎漁樵

秋日徐望仁總憲招飲水亭四首

滿目滄洲趣誰知在鳳城芳傳荷芰客秋入管絃清杖屨今年勝風塵此地輕願言携襆被倚月聽吹笙

其二

水上雲初白樓中桂已黃雨餘穿石餅霜氣變銀塘薜荔依墻月芙蓉落客裳鄉思渾欲急幽眺得瀟湘

其三

微雲依檻外疎雨掛城頭湍激蛟龍鬬沙崩鴈鶩浮月連銀漢白柳幔石梁秋夜氣香能發清吟散客愁

其四

畫閣凌霄迥清樽對夕暉霞光雲外度花氣雨中霏病骨秋能健羈懷醉欲微更深催畫角戀月許遲歸

送羅篁菴前輩二首

惜別且停車蕭蕭落木餘高蹤追賀監小客倦相如經濟存前輩風流賦子虛更看桃葉渡暫住謝公輿

其二

落日揚帆遠寒鴻何處求石渠推大隱華髮向扁舟不用歌行路相看是暮秋南昌有高士風動白

蘋洲

送郭快菴宦贊諭山西憲幕二首

秋晚仍分袂寒風越太行家空星是客宦累髩成霜瘦馬秦關近悲吟楚冋長鷓鴣無以贈貰酒意徬徨

其二

栢梁誰第一今日歎途窮平子愁初劇江淹賦未工寒風吹易水邊氣肅雲中尺素能相憶天池正起鴻

送李兼山同年之任九江二首

避暑連朝雨西江萬里情戰場遺廢壘驅馬向孤城笛憶桓伊貴詩傳琦節清使君諳治術安靜是生成

其二

匡廬奇勝地此日駐幨帷天曠連鴻渚時平靜女陴瘴疲兹欲起憲節爾無私江畔多棲寄芙蓉採自怡

送徐山琢侍御視鹺河東二首

侍御名烏府權懸佐計臣澄清高攬轡淡泊切書紳虞廟蕭絃舊秦關驛路春霜威白簡重詎只算餘緡

其二

封事頻蒿目銀河未洗兵邊儲應有額按部盡知名 國體崇寬大君才足老成春風蘇萬粟應逐馬蹄生

元宵前二日雪過踏韞退三首

風塵無俗吏兩雪亦相過浮蘂春痕淺凌寒酒息多鶯花餘散漫天地此蹉跎授簡梁園客拈毫賦若何

其二

坐久催鐘鼓淡饒未放乾移樽傷火樹遲月到欄干呵凍詩成晚迎香梅鬭寒應添清角咏不醉好誰看

其三

春日陰連旬百壺勢倍振稍康方欲懶公璫最能醉玉闕歌中樹瑤臺醉後人神仙如可接應不厭

吾眞

秋日亦園小集次韻

風日逢秋好言同杖履尋千章雲樹暗一逕野花深魯酒堪投轄吳歌得賞音銷兵乘 廟算颯爽一披襟

其二

城隅咫尺地曠歲隔幽尋草木秋容淡登臨客息深唱酬矜郢調絲管動商音日暮休辭醉青巒落滿襟

秋日池亭小集次韻三首

烟霞思結伴應傷水爲門濁酒人無恙輕雲月有痕笙歌秋色晚談笑燭光渾共喜干階舞行空虎豹屯

其二

吟眺高齋迥濠梁興倍奢清風來浩淼詩句帶烟霞把酒天難問聽歌日易斜重陽看欲近落帽好誰家

其三

騶唱意偸肰清光近酒天老思元亮倦狂憶步兵
賢雲影留歌後筆花落醉前仙緣堪結契詎只羨
長年

集亦園後次前韻

暇日紓長嘯高歌動薊門歸鴻林外影殘月水中
痕舊雨消彭澤新詩寄陸渾故園蕭冶上幾處白
雲屯

其二

長城天上落五字闘豪奢彳亍穿雲檻低徊散彩

霞紅牙珠串巧白雪玉山斜觴詠消良夜垂鞭莫
問家

其三

城南韋曲地尺五宴凉天憑眺山河壯登臨杖屨
賢曲誇郎顧後花綻雨聲前坐見銀河瀉眞堪樂
歲年

乙卯六十七歲初度

遲暮君恩重遂初未𢘑肰勉隨鵷鷺後時憶聖
賢編周任言難副蒼生望久懸因循成過咎吾亦

愧吾年

憶李厚菴編修

閩海烽烟歇飄零念友生蠟書餘涕淚土窖避弓
旌魑魅窺人易氷霜鑒爾誠艱難猶契濶企望待
春明

經廢觀有感

盤壁山門古穿霞磴道微崖欹丹竈偃雲破白龍
飛入室猶懸磬登樓舊掩扉徘徊不能去蒼翠濕
人衣

歲暮雜感二首

朔風號四野歲暮感離居斷續千聲角辛勤一紙
書寶刀農病穀彈鋏客無魚漸喜收諸郡鴻恩望
玉除

其二

東南猶戰壘籌餉析秋毫改折憂天庾飄搖慮賊
壕猾褚階易進弓矢價偏高庳嶺千層險提書五
夜勞

巳未五月二十一日病熱遽至委頓

上遣翰林院學士喇薩里問病安慰汽至具疏乞
骸骨未蒙
俞允及病稍愈啓
奏復親承
上諭再愼加調理健後入署感　恩恭紀四律
老去蒙　恩渥尤憐病起遲講臣承
睿命
天語慰支離一榻光輝迥盈庭冠佩移衰庸無報
稱伏枕涕橫垂

其二
二豎纏衰骨
九重念老臣兒扶纔下拜枕畔頓生春醫藥煩頻
問（喇公問藥方併醫人姓名皆奏上旨）風寒懼失眞
深慚犬馬疾殊覺股肱親

其三
閭巷驚光寵棲遲有歲年頻經三伏熱曾是百憂
煎簪紱吾何補蒭蕘
主自憐

天顏重慰藉懷抱一淒然

其四
骸骨　恩頻乞
溫綸頻慰留豈躭麋鹿適原乏廟堂謀歲月愆仍
積乾坤戰欲休病魔何未去更厪
睿慈憂

送汪存庵學博
如此才名久寒氊莫患貧衆皆憂酒價子有問奇
人徙步覜官長高歌動鬼神詩書期不負吏隱見

天眞

其二
四海一詩叢廣文興味長束脩稱弟子琴瑟問先
王汾水優英傑扶風列女倡何如官廨靜化雨近
宮墻

示兒輩
百行何爲首承歡謁色難揚名千古重養志一心
安飲食調饑飽衣裳候燠寒有親當孝順留與子
孫看

其二
百行何爲首天倫爾自看殷勤存定省扶掖念衰
殘莫倚衣冠盛須知繼述難遨征期不忝應博老
人歡

其三
百行何爲首昆弟共勉旃出門求士行問業信師
傅靜識詩書理深思父母年吾家有世澤愼莫負
靑氊

其四
百行何爲首親心每預期詩書爾不力疾病我先
知驥貴都過早犢憐老更癡衰年凝望切池上鳳
毛遲

暮春獨遊萬柳堂感興十首
因循春欲暮策杖俯孤岑柳暗溪痕淺花明燕語
深山河聊縱目風雨得憑襟猶阮無逆處脩然自
入林

其二
來遊方落屐僧梵向晨鐘宿鳥窺人喋巖花映水

重觀瀾息浩淼拄笏喜從容謝傅無相笑圍棋老
更慵

其三
驚沙塵拂面忽爾接烟汀蒼翠侵衣冷菰蒲到岸
靑崇岡初日麗碧沼宿雲停爽氣西來滿居然是
翠屛

其四
勾漏丹砂客棲遲老薊門蜂喧花近眼漁唱酒盈
樽老腳循泥怯輕雲倚石存塵襟聊可避吾道自
能尊

其五
學圃經營久荒蕪幷沒苔攜鋤牽物役抱甕惜年
衰河上廬能結漢陰首重廻鈔書方種樹拋卷一
登臺

其六
烟籠晨照淺地曠土香深樹側全欹徑橋支半藉
岑文魚無赤尾紫燕果紅襟祓禊遲逡闊浮觴向
碧潯

其七

宿雨添朝綠溪光映翠微棠花堆柵重柳絮撲簷飛已鬧浮香遶旋開新釣磯携壺隨坐臥春思倍依依

其八

捷徑來谷口幽逕轉多姿補綴皆新意芟除異舊時買舟將繫柳泥壁待題詩登必平泉石經綸慰所思

其九

小亭何次第徙倚對松風曲澗迷飛鳥懸崖飲斷

虹承匡推絳縣岱谷笑愚公花信休狼藉鄉心遂轉蓬

其十

都人歡節序春晚亦羣遊携女爭花鈿呼朋落杖頭水淡魚撥剌風細鳥鉤輈生趣閒中得吾儕儘可投

喜曹秋岳至都賦贈三首

寥廓鴻翔遠文章會有神船移書畫重人對酒杯

頻國舉標風格天懷逸等倫長卿工檄蜀應是廟堂珍

其二

閒居追契闊染翰舊丰姿白雪逾千里黃金恰一時論文知道勝把袂感昌期幾載嚐陶思澄懷得所披

其三

羣賢羅鳳闕彩筆應登壇白虎分新論銅龍改舊官君王憑几待學士堵墻看叉手詩成後扶搖望

羽翰

法黃石年兄旅邸喪子痛不勝情爲文寫哀殆不可讀詩以慰之（公子行八工繪事）

天意窮巫卜人情惜畫師嚴親雙淚暗素旐一棺遲形影燈前問丹青覺後疑魂歸應未遠痛絕感殤詞

其二

元愷才皆八修齡定有因如何驚早慧竟爾負衰親炎暑椒漿薄淹留旅館貧死生知定數明月憶

滌身

其三

南國旬宣舊頻年旅食營官遲催鬢短子病對燈
橫顏路推師誼西河愧友生勉知狥道義太上豈
忘情

其四

芝蘭翁灊砌遠雨厭芳叢畫作龍飛壁人疑鶴唳
空老翁憐少子良友問蒼穹細繹哀詞苦他生定
可逢

無題四首

寶筵談笑倦歌吹復新謀散步花低帽穿廊月上
鈎鬢鬆淚樹語麝近繡屏留細鏤梁塵落迴燈豁
醉眸

其二

銀燭光初吐紅牙板已催歌喉天上落舞袖月中
來雅謔存吳語微香入酒杯留歡情未厭漏盡復
徘徊

其三

屋內春常滿筵前翠欲流曲翻新譜艷笛愛舊彝
收（友人俞天木嘗爲予言得佳笛須以舊鉊爲製方妙）拂黛初開靨齊花未
上頭二分明月好髣髴似揚州

其四

司空渾見慣今日醉忘歸南國聞桃葉西園賦洛
妃蘭芬隨字換雲影傍衣微欲盡芳妍態須教燭
十圍

立秋

炎蒸猶昨日新露滴梧桐霞散朝來雨涼侵夜半
風蠶魚驅稍稍舊帙檢重重朋好邀能過開樽興
味同

七夕

誰識銀河路仙軿問渡難鵲橋波影亂羅袖淚痕
乾乍覺風姨爽翻憐月姊寒人間多乞巧別緒正
闌珊

其二

秋光凝綷闕蟾影射銀河天上別離苦閨中笑語
多良人驕玉勒賤妾望金梭只此盈盈水天孫奈

爾何

戊午秋七月十一日

上幸內閣閱庶常試卷應制

秋色分東壁奎光映紫微
皇情逢暇豫文苑奉恩輝麗句珠璣湧鴻章道德
歸縹緗
聖鑒常傷五雲飛

贈傅青主徵君二首

僧廬高臥穩令節客情孤祝噎遲鳩杖乞言尚
帝都寢興惟子問湯藥倩人扶慰愧平津閣留賓
事有無

其二

大隱棲林泉鶴鳴徹九天上庠虞氏典稽古漢庭
賢孤潔留高義凄凉動世憐衰遲吾未去惆悵詠
斯篇

送陳椒峯南還八首

巧宦知能免春風別緒長臨岐言款款把酒意落
落吾道窮應固斯民豈可望驪歌愁不醒誰謂次

公狂

其二

與子周旋久言歸淚不禁新帆高士艑舊雨故人
心夙約惟招隱淡情憶盍簪蘭芬思數挹金玉望
遙岑

其三

稽古千秋業雌黃慎所評闡幽天地朗抉隱鬼神
驚疑義前賢闕虛衷尚論平芳猷淡仰止澄念寄
遐情

其四

淳風嗟久散此去欲何之已被才名誤休言運數
奇乾坤容悔過師友恕箴規抑戒聞圭玷恭人秉
德基

其五

聞說倚閭望高堂白髮新寧能隆門養況復去官
貧萊舞詩書設春輿筍蕨陳承歡期不忝菽水古
人真

其六

□就天際去談笑倏成空歲月嗟吾老文章羨爾
工原無驚寵辱奚必問窮通不朽賢豪事終期月
旦同

其七

史才良不易棄擲復何言記事譏班馬刪繁陋宋
元俗情怡素璧名士喜朱旛博物多君子白頭汗
簡繁

其八

凌霄非近玩莫作五噫歌留滯中書省凄凉春夢

婆止樊蠅未散擊柝客先過爲問淮南米新來價
若何

上以久旱親禱　南郊先期一日而雨恭紀志喜

民力疲征繕天心厭恣戎流離環九陌耕稼歷重
臨祀典期先戒齋宮意已通甘霖隨地足歡舞四
方同

其二

帝德馨香久寧煩圭璧陳精誠通降鑒感格協神
人已慰桑林禱終還綺陌春三農頻悵望渰滿屬

車塵

其三

霢霂遲春澤祠官走望多傳呼天仗簇沾灑野田
過入夜聲猶急隨風氣轉和劬勞鴻鴈影百堵莫
蹉跎

秋日題李繪先年兄新齋四首

積水明空岸薜蘿映短扉雲留一榻靜院曠數螢
飛細雨蛩聲晚疎鐘月影微經過時不厭幽眺欲
忘機

其二

疎簾通野氣秋色傍琴樽地僻容孤賞心閒可共
論晴雲依渚近旅鴈入霄翻林壑抒新響高懷湣
自存

其三

常有登高興無如此地偏客心涼靜穆小設即雲
烟隱几消塵事憑虛閱物眠著書堪永日濠濮憶
周旋

其四

粼架縹緲渚青遊自𨒪才開樽花對發問字客能
來落日孤雲細微風衆壑哀一牕秋意足不用更
登臺

夏日同孫枚先高念東李吉津王穉箟趙
韞退王子下集先農壇分賦三首

言有招携地微風古殿疎長廊人意愜喬木鳥聲
徐散帙花能映𪰏枰響微虛青谿杯底落得遺客
懷舒

其二

只有松濤起寧知暑氣侵地靈禾自泉人靜境逾
深高閣息神覰薰風憶舜琴五雲雙闕迥歸路晚
蟬吟

其三

壇影虛無際松陰靄碧空詩清艮大手病渴得長
風細草分樽綠明霞入座紅晴沙隄路永幾處馬
蹄同

題孫枚先太宰沚園圖卷四首

羣峯環綠野松菊盡堪圖水碧烟嵐接沙明鴈鶩

呼巖從秋樹老風入夜絃孤　帝切嘉謨念無疑
是鑑湖

其二

柳色參差處溪流帶小橋石床醒酒易竹逕借風
饒維省香粘屐微絃黛點椒謝公丘壑興几案對
漁樵

其三

何時憑杖屨樽酒傍湖濱展卷山中客科頭世外
人饑明遮石壁松種長龍鱗奚必曾經者方知釣

瀨眞

其四

相期尋舊約山徑入深寅此日三公圃他年二老
亭月明環水白雲散一峯青寫意重煩補吾衰倚
石屏

春日送關內道宗尼叔東還省覲五首 叔在任平商洛賊數萬

以役泰關夢忻逄燕市春風前入易醉戰後語多
新柳限窺行路桃花笑別人如何方聚首却令淚

沾巾

其二

惜別遲同昜吾宗近若玆燕臺垂祖武秦樹識孫枝行役猶饑渴淹留閱歲時東山他日屐絲竹慰相思

其三

曾因白雪對不佩紫羅囊驅馬燕秦隔春風戰伐長驊騮原故步樽酒是他鄉苦値驪歌發衰顏醉欲狂

其四

華嶽貞珉在幨帷幾度看偏隅初秉鉞大樹舊登壇祖德行恩合慈顏淚欲彈潘輿稽導紼取次郤歸鞍

其五

數年分虎旅今日拜龍顏京國鳴珂盛高堂晝錦斑飛花依袖舞好鳥報春閒薰冶多明媚停舟幾度還

過亦園

衰遲官未罷乘興屐來過落屐歡新徑除巾礙舊柯耕毉催布穀魚影避淘河閒步桔槔處機心忘已多

送兒治世東還四首

多病愁爲客趨庭喜汝來漫天風雨急匝地鼓鼙催舊業行零落新詩愧剪裁賢愚原分定懷抱且須開

其二

弱質經行險炎天道路長承歡吾自鑒才拙爾何

妨宦况朝參懶歸思簿牒狂蒸燈來未照能否共裁量

其三

烽火書難寄斑衣爾獨翩秋風方欲厲匹馬遽言旋莫負懸弧志行看抱子年乾坤吾自老執手一凄然

其四

歸路憐風雨兼之豺虎過逢人知禮讓憶爾減婆娑惜別言無緒多愁鬢欲皤故園秋水上凉月滿

漁蓑

送別宋轅文二首

長卿方病渴賀監竟辭官入世誠何有忘情適所難優游新興足斟酌舊盟寒不淺尊鱸意逢秋一倍看

其二

豈爲驪駒唱居然激楚音將知同白業久解賤黃金斥鷃終相笑冥鴻豈易尋乾龍稱遯世踪跡任浮沉

亦園雅集答默菴見贈之作三首

地僻秋偏好同人載酒來柳陰藏曲徑鳥語勸深杯鷗鷺盟諄切蒹葭水溯洄高歌答爽氣首唱藉雄才

其二

雨霽瀰朝爽晴光落酒巵合簪人易醉連袂步多遲動植皆生意行藏有媿詞漁樵眞可問水過丈人師

其三

相邀涼雨後洗濯物華新山色如招隱人情欲問津路迷烟樹合萍動躍鱗頻坐看斜陽外清波隔丈塵

送陳實庵前輩南還 其尊翁爲先宋伯祖所取士

世講初能悉脂車竟此晨貽遺慙令閥湍涙憶前人守道終違俗耽書豈療貧可憐仍避地好及五湖春

其二

縞紵吾堪命寸心貴不違干戈千里暮江海一人

歸揚子風烟接龍門著述微休教招隱盡寥落厲來稀

送程其相少詹假歸二首

十載同詞賦相憐各鬢斑爲尊疎傳傳共說謝公還永日牙檣穩孤城畫角閒龍眠蒼翠好捉鼻一開顏

其二

攜尊送客處極目逐雲平五雨微風遠千峯落照明長卿遊易倦賀監隱難并遙憶東山屐鶯花不

用名

寒食

微雨踈庭戶花明巳及晨無人懸麈尾隨意遣龐賓客从諳求火病餘問守申城闉新柳色何事惱比鄰

九月三日對菊

未及登高節東籬巳放花買將數種色來作一牕霞香覆書全潤酣餘帽半斜何時拖兩屐爛醉野人家

題大司寇李五絃亾姬畫卷

逸韻知何許嬌姿識畫圖月徽憐趙瑟喉巧憶吳歈芳樹庭陰滿流蘇帳影孤遺釵猶在匣莫遣侍兒呼

淮南水

聞說淮南水依稀雉堞平人家浮斷梗舟子待漂簷高窟黿鼉徙餘糧鴈鶩爭可憐輸運苦蹴鑿竟無成

其二

道路嗔災與田勝何處求逃亾烟不突炎夏雨連秋遠樹眞如薺孤城只泛舟乘槎天畔客直欲犯牽牛

其三

今歲淮揚麥雖豐不薦新一門傳疫鬼千里付波臣日月終埋照雷霆橫擊入蕭條城市盡何處哭秋旻

其四

萬物原芻狗天心不可論干戈猶惴眼溝壑巳招魂田沒名存籍波淡吏到門誅求貧徹骨魚腹念兒孫

秋日其年邀同大可舟次行九子啓暨兒懋微協一集萬柳堂分賦

秋晚經荒圃蕭蕭蘆荻天橋危時落屐水涸尚浮烟拈韻矜詩壘分曹問酒泉移樽藉朋好吾醉正陶肰

其二

山色橫拖綠羣峯翠欲迷日穿林作繡露浥草如

烟塞鴈貘寒渚池魚聚暗泉壑歌情正適新月已
娟然

又得二首

約伴皆陶謝鳴鑣向曙天花垂千葉露雲散一溪
烟紫蟹應輪稻檀槽似滴泉山公今日醉童笑已
泓然

其二

常有携壺興羣賢屐齒連水寒魚映藻天闊樹浮
烟觸石鶩雲岫浸薪聽沆泉酣餘詩不檢揮麈意
適然

閏月中秋

兩度中秋月流光玉戺開清風飄練去素影委波
來華琯依前調寒花引後杯閨人霜露切半臂已
先裁

其二

共愛中秋月誰知去復來嫦娥淡窈窕玉兎重徘
徊露冷霜凝杵香繁桂映杯清光留勝槩步屧盡
瑤臺

詠齋中盆桂兼贈行九

盆桂芬芳發枝頭蕊尚含丹葩移硯北金粟自江
南書幌天香合燈華月姊挨仙人曾命餌摘取助
餘酣

九日問周雅楫病

秋來同病久咫尺信空傳莫倚君臣藥誰憐子母
錢孤燈先怯睡長夜正如年今日登高客幾人滯
醉旋

病中問朱錫鬯病

寒花催晚節伏枕念吾徒露下侵衣冷晨興倚席
孤參苓書作質茶竈藥爲鑪何日舒長嘯雙扶肺
氣蘇

病中偶吟

移疾無人事閒情閱菊叢偶披高隱傳獨對葛仙
翁采藥雲長碧伏砂火尚紅吾家任北海鸞鶴有
來風

其二

滌慮靜神明爽然夜氣清有身皆是幻無念始爲

誠呼吸從升降膏肓任使令府醫愁二豎吾欲問
長生

雅棲久病未愈詩以慰之

我病初能愈君痾尚未平故鄉千里夢微月一牕
橫内省原無愧中懷自得清行看驅二豎相瞎笑
浮生

對菊

佳節今年晚黃花爛熳開寒風愁落帽斜日怯登
臺燕塞霜初重梁園客未來杜陵多病後誰復共

啣杯

冬日諸子邀飲祝氏園亭

喜得名園僻塵襟此欲棲雲從雙闕度雪映萬峰
迷林密開樵徑牕閒聽鳥啼振衣一眺望身世嗒
然齊

其二

誰築辟疆館閒從求仲過雪巖封斷石寒日抱庭
柯興至披書卷重來認薜蘿何須詢地主竹裏白
高歌

其三

近天應地精含偎遂壺地靜雲來去巖空乳有
無當歌塵自落欲醉鳥頻呼笑語增強健偷閒不
川扶

其四

廻廊淡窈窕雲樹自能幽壙影波間出山光檻内
浮乾坤容放達花鳥解綢繆不淺林泉興蒼茫動
暮愁

冬日同諸子遊王大司馬園亭四首

司馬園林好來遊愜素心桃源不易到金谷偶相
尋雪螺千峰出雲懸衆壑陰支筇圖畫内時欲理
瑶琴

其二

雪徑倚屏嶺梅花欲破寒登樓憐窈窕看竹問平
安雲氣生陰洞天光落碧湍英窮淡處擬恐有蟄
龍蟠

其三

病喜人初健樽懸酒似澠盤餐猶假館勝地藉良

明丘察廡中靜乾坤雪後澄登臨時極目為問幾
人俯

其四

物役真成懶林泉夙所躭孤亭藏仄徑傑閣俯晴
嵐携手才名重開襟酒興酣飛揚詞賦意吾道在
東南

夜風

疑是蛟龍吼真成虎豹過欹斜支戶牖昏黑失星
河馬縮皆如蝟松摧半有柯村墟行役客莫漫情
蹉跎

隹山堂詩集

七言律詩目錄

歷徵南苑大閱 賜宴晾鷹臺恭紀二首
上御經筵辛亥二月十七日侍班 賜宴恭紀
癸丑六月
上幸瀛臺 賜諸王大臣宴泛舟竟日恭紀二首
癸丑仲冬
上賜黑狐裘一襲實出異數恭紀
乙卯九月十八日
上念天寒賜閣臣錦緞貂皮恭紀二首
冬至陪祀 南郊恭紀二首
上賜御筆石刻大字三幅恭紀後再賦一首
問宋犢文同年病二首
送太宰孫枚先假還
送少宗伯楊雪嵐同年侍太夫人還里
送周立五同年還宜興
送張子礎少叅之任關內
中秋潘仙客招飲玉河石梁以病未赴

送濟仙客典試粤西二首
送楊元凱提督江南二首
贈陳子端學士
武闈郎事偕同事諸公
和李坦園先生重陽武闈監射遇雨
和李坦園先生武闈監射再宿金剛寺志
感
九日
秋望

亦園新築二首
亦園春興四首
亦園秋興四首
九日登善果寺毘盧閣
燕臺應舊雜感八首
沈贈君九十
送總憲外祖海客房公歸里二首 留作
過淄川高念東先生留飲郎席同謝起文
唐際五分賦 舊作
送何省齋歸里二首
癸丑八月萬柳堂成志喜
客有欲爲余植萬柳者因預寫其景
秋日登善果寺毘盧閣
萊州太守柴雲巖
秋日過許氏園亭二首
燈下觀王會圖卷
癸丑六十五歲初度二律
贈吳耕方館丈左遷國子監博士二律

贈謝起東同年
漫興二首
給假將歸別周立五同年二首
送張及菴同年之太原憲副二首
雨中過丁野鶴陸舫齋賦贈二首
贈魏環極令兄錫伯
賦得玉河氷泮
報國寺送周立五二首
丁野鶴過寓話別

舊作

春日讀書館中戲簡諸同年 舊作

送王蓼航前輩終養還里

人日集周宰章宅分賦二首

魚仲升年兄春日誕孫秋復舉子詩以賀之

送吳玉隨挾花假歸

竹林寺聽白牯上人講成唯識論賦贈二律

扈從

聖駕南苑觀獵應 制

春日偕諸同年看報國寺海棠二首

偕寺對雪

贈僧華菴二首

出暑馬上望西山二首

五日萬柳堂三首

亦園小集次韻三首

官閒無事偶遊西山蘭若因題其壁二首

舊作

復次前韻二首

簡明覺禪師二首

送張次先挾花督學河南二首

歲暮懷歸簡華菴上人四首

重陽前一日萬柳堂雅集二首

寄祝東撫趙公松石

祝金孟求開府

祝衛滄足侍御太夫人八袠

丁巳正月二日 己卯是日立春

三日 庚辰

四日 辛巳

贈醫士施培菊

朧湧寒光禁掖通　温綸寵賚重
宸衷捧來異錦花紋燦揀就名貂色樣同在笥衣
裳藏有待具官調燮愧無功春迎陽月知常暖鳳
夜還依
聖澤隆

其二

疎愚無術補山龍被服
君恩歲月重奇彩遙驚天府貯温純還憶尚方供
春廻五夜光華盛　賜念初霑雨露濃退食自公

懸雅化垂裳下遠見從容

冬至陪祀　南郊恭紀二首

嚴齋肅肅夜沉沉劒佩遙聞步履音寒氣侵凌星
欲淡祥光縹緲
帝將臨肇禋以識前王典日靖還窺
聖主心不待簫韶成九奏已知天意重居歆

其二

惟馨德以鑒蒼旻長至迎陽百禮陳燈繞璘堦瞻
紫氣柴燔朱火動霜晨桓桓虎旅周廬肅穆穆
龍顏對越覲禋祠淵將靈既洽　[illegible]風節次宣還
淳

上賜御筆石刻大字三幅恭紀後再賦一首

宸翰端嚴鳳翥同鸞來波折巧能通六書分會神
彌與八法全諧體更雄琬琰　天家垂大訓球圖
聖代睹宗工綸扉捧處光輝滿飛白慙爭御榻中

問宋轅文同年病二首

先朝舊識白雲司暇日登臨亦賦詩江左春花入
醉後薊門霜角月明時論交我輩風流遠搔首時

名滿淚垂莫續大招歎楚怨蕭條宋玉不勝悲

其二

搖落淒知去住難尊罏莫憶廢加餐每疑湖海元
龍氣不著金門子夏冠病起雲連山色暗愁來春
盡雨聲寒峻嶒彩筆還堪賦莽莽風塵向爾看

送太宰孫枚先假還

分携遙憶汝亭幽背郭堂成枕一丘人是謝公初
命服月同庾亮舊登樓花繁曲磴香吹細樹夾崇
巖錦色稠醉後知君頻眺望勝情殊不厭滄洲

送少宗伯楊雪嵐同年侍太夫人還里

柳色河橋導彩輿鶯花滿路羨歸與天留三月遲車騎是年閏三月入向五雲憶起居菽水須知明主意淳風時誦大臣書幾多子舍能垂涕不爲都門餞二疏

送周立五同年選宜興

茗椀詩懷儘不矜與君寧柳曉霜凭閒情暫爾隨鷗鷺吾道淒朕感廢興燕市風塵還擊筑龍池烟雨憶傳燈約同仙洞游能待老腳終期試一登

送張子磯少參之任關內

巖城朔氣隱笳鳴千騎雄關二華迎瑞色常息驕北極詞人自古賦西京地連漢時黃雲起天入韓原紫塞清到日詩懷應浩蕩鐃歌不盡是泰聲

中秋潘仙客招飲玉河石梁以病未赴

長安客久喜相携樽酒同入問水西中夜魚龍藏舊窟一天風露散新溪書傢楊子無佳況秋到潘郎有妙題多病月華辜負慣不因此夕倍淒淒

送潘仙客典試粵西二首

遐荒喜見帝紘振嶺嶠光華動隱淪三楚雄風新倡始五君高詠舊陶甄界標銅柱知無外賦入湘靈定有神此去莫嫌程萬里千階久已屬昌辰

其二

鬱葱紫氣過蒼梧廷簡掄才帝曰都南國久傳騎省賦灘江初闢桑征途地連巫峽元通楚文起毘陵近入吳不盡藻思題處徧繞城勝槩是西湖

送楊元凱提督江南二首

飲醇十載追隨舊再蒞青齊海不波島嶼瞻旌驚道復朝廷推穀重廉頗無棲中澤哀鴻鴈有律巖城羨鸛鵝江左由來唇齒地莫教衣帶隔黃河

其二

畫角朱旛舊建牙元臣帝倚近移家雲間士女歡無恙江上旌旗静不譁窮從賦詩酬夜月將軍緩帶問桑麻二東桴鼓安和久猶擬甘棠慰邇遐

贈陳子端學士

玉堂學士擅奇英領袖羣賢作國禎誰使風流鰲代渺却憐歲月問參橫錦袍天上雙承旨彩筆人間盡識名鑾禁珠塵抱畫接始知燕許重登瀛

武閣郎事簡同事諸公

百戰山河鞏固同羣賢誰在未央中一人恭已息長策四海威加仰大風已愧綸扉修黼黻還從紙上辨英雄簡書長負將冰惕藉奎光透日紅

和李坦園先生重陽武閣監射遇雨

帝簡元臣閱武來菊花遮傍射場開郎省七札楊手不數千秋戲馬臺此日風雲符摩卜他年忠孝掩羣才萊萸縱有仙人佩帳[illegible]緣更舉杯

和李坦園先生武園監射再宿金剛寺志感

祇林話舊信前緣作節重來一慨然風送虎牢作賞月棲龍藏靜合[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偷命掄才地九日登臨細雨天菊蕊凄凄偕已老黑頭彷彿對當年

九日

遙天秋色一登臺块莽風塵首重廻不信襄黃真厭勝却憐戲馬是雄才危樓倚徧笳初咽候鴈聲遲菊未開何處東籬無事客陶然只待白衣來

秋望

獨倚高樓雉堞開鴈飛不度繞竹來風迎病骨寒砧急次老江鄉盡角哀九點愁烟欲辨四愁題

顆賦難裁關河驛騎流星便摩盾雄文豎奧材

亦園新築二首

買地栽花何用卜鑿池通水更一詩蛙鳴已聽侭塽曲鶯語懸知待椰絲香引荷風開小徑霞催山色到東籬喧闐遊屐紛來往翻笑淵公罰樂時

其二

湧翠噴濤入望遙偃僂城市間山教豎撫佳客同朝致何必名莊似午橋清淺新[illegible][illegible]漾扶欹小樹剪枝條酒帘待待流翠滿始信[illegible][illegible] 帝里饒

亦園春興四首

小築城隅柳滿堤綠雲低護草初齊閒消客况花千樹徐聽民謠雨一犂萬牘幾人推薊北提書昨日奏荆西江湖老去思彌切入目青青意總迷

其二

霽色湖光上女牆和風好趁醉爲鄉亂飄柳絮鋪新徑細數桃花過野塘雲以春閒還聚散愁憑酒去故顛狂美人未作驚鴻遠只此烟波望渺茫

其三

雨過春城料峭寒繁枝縱影墮闌干魚甘餌遊來易藥茁新苗辨每難抱甕眞能忘帝力占雲竊幸近郊壇經綸小試無乖謬日晚園工報治安

其四

旭照林開宿霧收漾渟春水羨浮鷗花當僻地紅偏艷柳喜新條綠更柔龍浴曲池常作雨鳳生虛閣恍疑秋天涯極目飛鴻遠一詩陶然萬慮㴆

亦園秋興四首

纔營結搆便烟霞三徑紆迴萬柳斜約客登臨爭步健逢秋慨慨惱人遐風齊沉洞無指隱水木清華有釣槎樽酒偶攜淹坐晚歸鞍燈火市門譁

其二

小圃秋光映薜蘿剪蔬猶喜故人過素心每憶陶元亮勳業誰爭馬伏波千里尊鱸縈病骨幾家鮭菜起漁歌西山暮藹橫雲斷祈祈逸情奈若何

其三

柳色秋拖一水濱柴關雖設迥無鄰亭能遠市浮烟少客有新談促膝頻楚澤何人憐九畹金臺市駿見重綸哀哀鴻鴈飛鳴急愁聽笳聲到綠蘋

其四

蒹葭凝露水痕收極目煙嵐夕照浮楫彤歌留桃葉渡角聲吹動隴西頭湖邊歸鴈迷前渚江上秋雲擁二矛搔首天涯聊復醉眞疑此地是瀛洲

九日登善果寺毘盧閣

寶閣崚嶒俯帝京芙蓉西壁剏初成龍龕方丈三更雨天假重陽一日晴人服黃花矜晚節舉頭鴻鴈惜歸程茱萸剩有仙人佩池草何緣寄遠情

燕臺憶舊雜感八首

少年喜鬬鬬雞場介羽紛綸賽寶裝細寫鳥身絲傳
赤幟旋營堋杙作金湯養成盛氣猶虓矯羣拳威
名似木强季郈不知亾國禍機深五夜帶氷霜

其二

高國臨淄舊盍簪往來尺素啓新函王孫白馬猶
江左豪士朱旛過濟南蘭閣春深憐玉碎嚴城兵
刃報衙參請看嶽嶽東牟客千古丹青史不慙

其三

曾登嶽麓謁天門縹緲霓裳醒夢魂跨鶴仙人傳
玉舃驂鸞侍女奉金根秦松龍蛻鱗含雨漢碣苔
封篆有痕欲遡滄桑尋往事海波澎湃溯朝暾

其四

當年壇坫障狂瀾旗鼓中原振羽翰縱筆波濤皆
自瀾定交杵臼有餘歡薊門軍事參孫楚海內蒼
生望謝安一代風流零落盡西州廻首淚空彈

其五

繡衣祓向秣陵分瘴嶺手麾識使君父老齎漿如
望歲將軍寶玉已先焚忠魂應化啼鵑血濁酒誰
澆揭帝雲鞞鼓灘江仍在眼大招歌罷不堪聞

其六

允自情親數寄詩玲瓏喜唱黃雞辭忽驚燕子分
飛日正是琵琶入破時馬上胭脂原北地夢中梅
蘂發南枝鬢絲認取皆非故雨淚樽前碧海期

其七

藥珠雲笈隱真參記協旌陽共啓函柱下蒼顏非
去國關門紫氣待抽簪卽看一鶴歸遼左漫信雙
鳧到關南英俊精誠應不化金仙好爲訊瞿曇

其八

廢苑荒涼棊蘚空銅駝誰識舊桐封油油麥秀迎
風綠冉冉棠花刺眼紅麋鹿羣呼池草畔衣冠遊
向月明中精靈莫滯興亾恨千古繁華是轉蓬

沈贈君九十

耆英曾水儼飛仙不數香山九老筵榮子鼓琴遊
岱日伏生扶女授書年簪裾繞膝晨曦饌賓從甚
詩棨滿筵桃熟三千猶未艾方聽我欲問真詮

送總憲外祖澂谷房公歸里二首 舊作

舊聽星辰動履聲經綸密勿泰階平老成謀國殷
憂結時事求治吟甍擇鳳闕依留存愛日雲山發
眺見銷兵草堂臥繫蒼生望太傅風流慕古情

其二

即看攬轡盡霜姿誰識風流表素絲謀草十年存
漢闕行歌三徑有商芝浮雲不散鳴笳夕春色遲
逢載酒時平地神仙眞可羨肯教雅志負襟期

過淄川高念東先生留飲即席同謝超宗

唐際五分賦 舊作

樽酒同人惜夜闌巖城鐘鼓報平安貧逢儉歲欲
求盡病愛良朋笑語寬紫府應知攜手易白頭誰
信掛冠難豪來且踏元龍坐烟霧終隨伴釣竿

送何省齋歸里二首

驪歌欲續未成章霜剪黃蘆上客航別在秋雲生
桂樹輦來涼月動荷裳西圍桃蕊人垂老東閣遊
情歲漸長爲羨柴桑依白社菊花時發滿籬香

其二

已驚秋老芙蓉晚況復天高鴻鴈飛點下才名留
典論江邊楓葉冷初衣廣騎時入玄亭草通隱何
妨白板扉獨有龍眠牽遠夢汀湄渚芷信相遺

癸丑八月萬柳堂成志喜

谷飾經年結搆初山園平楚屋臨渠乾坤納納湖
光淨花柳娟娟客與疎樹外鐘聲分遠寺水邊雲
氣護藏書蒼蒼凝望秋將晚可有伊人一起予

客有欲爲余種萬柳者因預寫其景

堂名萬柳倚山隈柳色參差入檻來幾處綠陰入

作坰恰當疎際客登臺迴廊日影玲瓏見曲沼天
光次第開更喜黃鸝聲韻好不煩歌吹已啣杯

秋日登善果寺毘盧閣

寶閣登臨俯近皐憑虛蕭爽作松濤堦前花雨翻
紅葉象外神光散白毫菊蕊淒清鄰息切心音和
雅鴈行高頻遊喜入無生樂不獨閒情寫鬱陶

壽萊州太守柴雲巖 公諱七月七日

潁川治術復萊城太守風流舊識名化雨千村鈴
閣靜仙軒七夕羽旌輕共傳曾卅能師詁須信

漫興二首

秋老江濤鼓角悲將軍橫海已多時愁聞公子歌桃葉好遣修羅入藕絲盾奐欲成今日檄祈招莫誦古人詩蕭蕭犀甲樓船月會看潮平錦纜遲

其二

佇袖東南望七襄珊瑚兀自阻降王三吳徵召秋聲急六代風流暮雨長鞭石何時填貝闕射蛟今日愁拒弩懸知陰火隨波遠好掛雕弧落日桑

給假將歸別周立五同年二首

宦遊頻過不數弓香山無用寄詩筒雖貴[illegible][illegible]淡鋒劣吏隱兼時客興同奕似先天超劫外酒餘白眼踏壺中（立五不善奕好飲酒）雪鴻何處留泥印笑語燈前愧轉蓬

其二

此身只合老雲巖竹上鮎魚是大凡眼暗燈前難細註心蒙僧舍啓初爾[illegible][illegible]漸見雲歸岫狂喜與如馬脫銜今日句成須對重仙乍南北幾書緘

送張及菴同年之太原憲副（公以詞林出爲粵西道再補太原）

曾因分陝望彌淸憶得璽和楊柳生簫筆風流傳後進浮湘勞勛重西征晉祠木下寒颸轉姑射山淡戍火明應愧賈生从不見莫將芳草怨王程

其二

西園敦予句能工共談文章日月同遊歷山川多楚[illegible][illegible]肱絶句有唐風領藩鰲禁名原重攬轡詞臣藏荷崇遙望褰帷山左右可能黃閣讓羣公

雨中過丁野鶴陸舫齋賦贈二首

懶隨烟霧釣珊瑚時復誅茅住 帝都雙眼乾坤留劍嘯百年事業聽人呼金門隱去詼諧貴漢殿書傳綿蕝無但使舫閒能載酒一庭風雨是江湖

其二

落拓狂歌酒後刪羽衣縹緲到人間娉婷欲惜波遷婿車馬頻過客自閒簾外百靈聽白雪雨中小樹見青山五湖烟水鷗難定且取停雲照醉顏

贈魏環極令兄錫伯亭（環極爲光祿丞寓有亭日可亭）

光祿能詩愛可亭難兄重見少微星自將孝友爲

經濟應有夔龍問興到满几閣書相對解聯床風雨總堪聽閒中我憶程明道傷柳隨花是畫屛

賦得玉河氷泮

鳳城草色覆春雲波綠初添漾早曛片斷蛟氷含雪下方芽魚藻映潮分蕙風一散金仙掌佳氣先浮玉帶紋柳岸鷺磯新浴得日籠汀浦瑞氤氳

報國寺送周立五二首

蕭寺遲君酒重携松陰鶴影共凄凄鐘沉僧梵龍藏楠雲掛鵲棲月吐蜺路入隋堤烟柳蓊山迎越

嶠戍樓低江南風景春來好莫遣笳聲到水西

其二

小豎囊輕興小舟捆來書卷殿東頭一官共笑貧如此十載誰能泯怨尤國學韓公猶蹭蹬馬曹王氏最風流（予先任成均 公爲太僕）櫂歌聽發滄波遠曲徑春花入舊秋

丁野鶴過寓話別

二月相過共一樽故交心事喜重論久經滄刼人情改少有完名我輩存薄宦偏拘如馬勒逢春有約說桃源獨愁拔轄陳遵老不使分携帶酒痕

喜三弟至都漫賦二首

四月風沙匣硯封髮餘池草亦從容歸田我愧陶元亮入洛君懸陸士龍呼酒共驚雙老髩挑燈時話一春農雲山不減當年翠把手期攀最上峰

其二

季方德業自難兄亂後時人憶舊名帝里共推鄉進士吾家不愧魯諸生鶺鴒原上行初緩鹽鐵愼中論已成莫以才高羞晚達平津一日動公卿

贈行腳僧

草鞋緊踏鳳城遊踏斷烟霞是幾秋欲向四禪尋淨土先從九點辨齊州一瓶一鉢生緣老重嶺重關汗漫休途路若明得力句肩頭行李亦風流

贈僧華巷還淨慈兼寄豁堂和尚

劍門傾蓋識君賢話別春風意惘然千古綱宗誰具眼西來消息見眞傳須知學海惟金翅莫怪浮盃泛鐵船此去好憑相訊問石頭一足倍堪憐

挽法黄石爲人二首

灼爍乾坤正氣尊烱雲北海問招魂庚桑俎豆空
能憶伊洛風流竟莫倫龍去一堂知劒杳書留百
氏有孤存鬒眉尚映滄溟水嗚咽苔紋没石痕

其二

昔裂當年不爲軀愁聽松栢問眞儒猶懸名教高
入搬空對編摩孝子盧公論稍從蘋藻後史臣能
憶亂離無台光斷海箕裘遠莫漫烟波賦左徒

送魏環極年兄終養二首

幾年風雨愧交疎柳色燕臺更索居良史誰能題

巧宦故園且喜奉萊輿清方素蹟三公復幽靜潛
通四子書白昔聖賢明底事美君忠孝盡徐徐

其二

凉秋叢桂小山香兄侍慈輿赴北堂文伯服官惟
母教封人舍肉對君嘗劬勞我有終天恨斑綵公
無一日忘遙憶春和萱正茂鬖鬖鶴髮待稱觴

試鷹

寶馬吳鈎拂曉霜平蕪極望試鷹揚騎奴韝下誰
情性狡兎營多拙退藏萬里風烟來絕塞一天秋

爭散搖光秋高爭羨金眸俊只恐饑禽傷　帝鄉

跳神

九天示舞火光熉祀事從來重大昕漢室甘泉新
宛若秦中杜主舊將軍祗聽伐鼓鼙初降應是祈
年秘笈闡四海承平闕
齊慮恭憑精意禋神君

西僧

毳袍偏袒具威儀蔚若飛揚繞大旗番族君臣尊
梵册中原日月見豐碑鐃歌佛化垂瓔珞俎豆垂

徽鷹虎賬千載宜男歡喜顙眞疑教外有慈悲

觀獵

錦帶貂襦逐隊過雙鞬齊控紫盤陀長空鏑落狐
爭竄平野鷹騫馬渡河帳底氍毹調野膳風前感
巢引明駝酪漿捧處吳兒媚慣學天山敕勒歌

秋日池亭小集次韻二首

携得清風散水濱一尊荇藻更邀君隔溪烟樹邀
明月薄暮坐歌落彩雲入向醉中諳相合天從秋
後一一陽分羨公暉亥皆珠玉籬菊重來看鬢羣

其二

秋風把袂聽潺湲縹緲嵐光落照間天外歸鴻低野澤雲中小樹辨青山歌當合拍顏應破句到驚人氣更閒好泛湖光重載酒空林振籟動仙宴

送少宗伯呂伯承房師還里

幾年函丈侍春風濂洛真傳自啓蒙理欲登容濬主宰行藏原不問窮通仁歸克己虛無盡學在求心靜有功悵望長途分手去舞雩慙愧古人同

寄懷高繩東同年二首時寇入淄川繩東得脫出無恙

笳聲秋雨喜逢人遠道緘書慰所親野日狐狸嘷舊塚荒城臺沼伴新燐我期學道真云晚君莫逃名更厭貧惟有加餐重細註季膺愁問故鄉蓴

其二

小山叢桂恰逢秋蘭佩寧貽杜若洲貌許仲連原是玉才同王粲不登樓倦遊泰岱無封禪遁跡滄溟有釣舟漸喜知希忘姓字乘槎切莫犯牽牛

送鄭元昭年兄假歸二首

悲北齊門事轉分誰邀翰墨淤春雲好因枚叟識

公子莫遲羅敷笑使君折柳梅前人欲醉鳴笳陌上鴈初聞客心從斷江南賦驪馬重來問鶯聲

其二

鴃聲凄斷結迴風春氣霏霏霧塞空燕趙悲歌時序改感劉詞賦古今同人經亂日交猶切花近離亭酒正紅別後雙魚尤欲數須知回首等飄蓬

寄藥王庵僧四首有序

家居時讀書此庵遇三月三日上塚回每步至其處今別十餘年矣因作四詩

寄守僧以為後日重遊之劵云爾

竹杖芒鞋老更宜春晴無處不猗猗喜逢逸少流觴日恰是龐公上塚時驢背風和燕徑穩鶯啼水曲柳絲垂相攜送我橋邊路一笑風流尚可追

其二

十年羸馬任東西此日聽鶯過淺溪老去襟懷非故我醉來烟月有新題消閒據案留僧話遣興憑欄閱鳥棲隔岸桃花更爛熳尋芳斗酒正堪攜

其三

松影參差認梵宮東來畧彴路微通忘機水鳥時
時下野飯山僧處處同近郭炊烟增暮碧穿林斜
照映花紅鶯啼小樹多幽思琥珀杯濃莫放空

其四

幽懷小憩叩禪居雲水閒身逈自如好鳥迎人鳴
翠柳村童掃逕待藍輿微舒醉眼乾坤外幸欲狂
心道路餘老去貪眠無一事僧房寂寂卽吾廬

喜粤藩秋水大兄至都賦贈 大兄以覲事入都欲乞終養

衰年同向
帝京遊棠棣花初躍紫騮譜隔東西
山左右宦分南北客春秋風流洛少休相妬飄泊
春雲總一漚瘴海殘黎猶引領好持萱草謝諸侯

其二

嶺海歸來髩已斑春花韋曲破愁顏馮唐論將名
虛在潁叔遺羹事可攀笑問經綸拾瀋似好携薄
劣乞恩還旬宣棠蔭東南徧幾許荒茅是小山

南苑卽事二首戲簡諸同人

大官餉馬酒初嘗皓月閒廬夜有精侍直詞臣新
掌計織衣使者舊爲郎諸峯雪繳瑤臺合別殿風
來玉宇涼羣鐵不聞鈎盾肅霓歌時復憶垂裳

其二

班荆簪筆喜書成毳帳論文共弟兄華國風期留
五柞同人露宿正三更天邊羯鼓催花信苑外雄
兵布柳營銀椀傳來酥酪美鄉思誰復憶蓴羹

寄題恒山家兄代州園亭四首

吾兄驄馬早抽簪廬結幽巖傍水潯兩地誰知池
草夢百年終見老人心籬邊松菊迎樽綠池上鳧

鷖對雨沉領取
君恩容舊隱一枝休嘆二毛侵

其二

茶鐺藥竈問仙蹤翠竹丹砂養鶴翎露滴梧桐秋
氣白月明薜荔雨痕青已諳世事如棋局肯使浮
名落客星隱几嗒然眞籟渺天風蕭瑟散諸靈

其三

近郭爲園似辟疆不將風月讓襄陽知無剝啄驚
高臥應有琴樽趁晚涼醉後香沾花底屐閒時客

憶徧中嶽先生一笑羲皇上取次山雲度短墻

其四

山水經綸布豔新烟霞評與世爲鄰青鞋布襪真
成懶古月清琴自有春禽啼枝頭疑度山雲過榻
上是留賓晦翁好語重堪贈魚鳥原親舊主人

雲驤侄以少年高第不欲役情簿書輒請
廣文而歸詩以送之

一枝聊借故鄉棲氷雪詩成卷自携文賦有人傳
洛下元經待爾振汾西問奇應載玄亭酒照閣重
燃太乙藜遙想風流貧不減欄干苜蓿儘堪題

其二

少年作賦動凌雲更向　君王誦鼓鼙洗馬已空
南國彥銜魚應紀講堂文宦無積牘堪遺世几有
新詩自策勲老我羈懷遊久倦不禁分袂重慇懃

送高念東少宰假歸　時長公子新登賢書

征衣暫理識　君恩車馬都亭有盡存共羨青雲
新玉樹重看素節舊柴門欒成海上人情古論滿
桐端物望尊捉鼻東山須命駕於今無覓莫愁村

秋日亦園同李坦園杜純一熊青岳杜靡
予扃磐伯小集次韻諸公即席見贈之
作

曲溪疏柳帶晴光上客遙過野逕長旋撥虬枝臨
廢井閒觀魚躍出方塘平分風月能無句領畧雲
山好命觴絲竹自憇非謝傅還期休沐莫相忘

其二

薜蘿地僻藉輝光水木清華玉局長峯翠遠含棲
鶴樹霞紅影帶浴龍塘客過天上皆聯袂秋半入
間始具觴莫惜風流愁欲減詩成身世渾能忘

復次前韻

林皋露白動清光垂柳垂楊韋曲長秀色遙明千
點黛霽容初澈半秋塘誰傳雅集西園彥莫惜狂
呼北海觴丘壑當軒歌吹足謝公何事更難忘

其二

斷勝曲岸隱湖光載酒微歌興倍長溪柳迷迷雲
靡靡林花雨潤鴨棲塘鼓吹風雅垂文藻憑眺河
山寄羽觴最是餘霞斜照後峰低水碧路難忘

春日給假將歸先寄鄉中親友二首

浩然此日試閒身已覺乾坤別有春祓禊能修同社好鶯花不笑作官貧千竿竹影新成閣半夜龍歸共卜鄰除却澗鄺吾醉外迂踈底事更因人

其二

繞籬春水淑風輕柳色參差欲度鶯扶杖穿雲觀物化倚欄聽雨喜泉鳴凌晨驅犢田家計挾客携壺野老情領略年光休鹵莽從容耕鑿答昇平

送王燕又通叅假歸二首（燕又喜蕪香好長生之術江南合肥人）

風流誰許冠銀臺上塚親邀異數開賀監賜湖終隱去鄴侯給假自歸來新秋父老迎車騎隔歲君王問草萊囊裹黃金知欲就八公鷄犬盡仙才

其二

八月歸舟過自京渡頭官柳正蒼蒼好將逸少分甘樂試取淮南秘枕方風雨連宵知暑退芙蓉紉佩入秋長蒹葭不盡懷人意猶把朝來一瓣香

九日登高後折菊數枝歸插瓶中夜飲卽事

醉把茱萸問滯留一樽風雨逈添愁十年帽落他鄉酒千里鴻飛故國樓咽斷笳聲人戲馬袖將秋色夜藏鈎相息欲訊餐英客辜負東籬是遠遊

鵪鶉

此鳥舊傳魚所化如何好勇忘其身不為貧士懸初服却向侯門鬭錦茵自以軀微飛附草詎同嘴利膽因人割鮮聚處懷中得孤注爭誇袋內珍（凡鬭鶉者以袋盛之納於懷中）

送宋玉叔吏部之任秦州兵備

燕臺濁酒歎羈棲雪後西園更解携硐石雄風追楚問洮河板屋俯秦黎瘡痍應入山公啓陵谷重尋水部題枕席過師須早盡勳名遙憶古人齊

其二

嵯峨西望伏羲臺懸節登臨亦壯哉詩雜秦聲元不惡酒逢羌管轉須哀葡萄入貢凉州地鎖鑰還憑瀚殿才莫向風塵嗟濩落栢梁應待使君來

恭和周立五中秋早朝見曉月之作二首

延章雲歛露華濃月映蒼龍度曉鐘香裊玉爐分
桂子清含金掌滴芙蓉旌旗影動瓊瑤轉環珮聲
遲步殿重白雪何人歌郢調氷壺濡筆正從容

其二

月華銀燭曉光寒淅淅微風動玉鞍金闕委波天
上落銅池和露鏡中看霜侵兎魄輪初滿星没繩
河夜未闌應是瑤臺今夕宴咬珠常掛五雲端

春日懷王稱昆黃以興兩社丈二首

花綻鶯啼春欲分天涯戰後更離羣濁醪對我悲

人遠哀角穿雲帶月聞幾處登高還作賦祇今薄
宦美從軍相如雅有題橋與點檢晴窗論蜀文時四川新定

其二

草堂舊倚雲山麓載酒應同瀼水遊文近蘭亭增
感慨書成繁露自春秋嘯歌黃鳥來公子睥睨青
門見故侯旗鼓中原雙健翮好携氷雪慰離憂

元夕

風和烟靄舊神州紫陌笙歌敞畫樓珠絡雙鬟爭

墮馬貂褕擁蓋牽牛梅花曲度邀明月楊柳春
生娟御溝火樹星橋何處是衣香履跡不知愁

丁亥二月予以　廷試北上過臨邑宿旅
店中半夜聞警罔知所避同店中男婦
竄伏荒田荊棘中迨曉方歸途中口占舊作

旅宿荒雞夜半號蕭蕭書卷枕方高驚聞角起蜩
螗沸親見鳩形婦子逃四野嗷鴻爭嘹唳一天星
斗照蓬蒿迂疎暫脫笳聲遠驢背招魂憶楚騷

春日讀書館中戲簡諸同年舊作

笈將雞肋聽鳴笳朋輩風流鬭齒牙偶檢宮北求
爽火閒分庭砌試栽花春衣沽酒猶催令日影移
磚聞放衙爲喜追隨稱盛事蕭蕭雙鬢任年華

送王蓼航前輩終養還里

金莖鴳鷃曉光懸客舖由庚倍黯然疏動　御容
聞歎羨歡分鶴髮見蹁躚小山花映潛與度大手
人傳漢史編雪後梁園應有寄五雲春色總滋[illegible]時詞林一時外詩者二十三人

入日集同學章宅分賦二首

薊門雨雪照蹉跎七日花前客載過倚檻春雲迴北斗凌寒色散滹沱彩毫呵凍題猶濕戴勝迎陽醉欲酡眼底樓遲還我輩迂疎不盡是狂歌

其二

南郊雲物春應早北地風光暖故遲竹葉金花聊自放短簫橫笛不須悲榜梅迎笑娟娟出岸柳爭搓宛宛垂河朔風流誰貌長看君且覆掌中巵

魚仲升年兄春日誕孫秋復舉子詩以賀之

五老臨庭父子重春秋燕市報雙龍薊門紫氣浮常日華嶽仙人降冀蹤燕翼有傳謀正遠麟湯旋浴骨非庸君家厚德繩繩繼伯起關西是世封

送吳玉隨揆花假歸（玉隨令兄精內養之術）

鬱禁珠塵挹去年從容退食主恩偏天邊雲笈初抄字（玉隨習道書）池上陽春舊入絃詎謂小冠多子夏應知家學有神仙歸歟彭澤猶三徑爲賦閒情已悵然

竹林寺聽白牯上人講成唯識論賦贈二律

古寺頹垣佛火微君來清梵竟忘機靈光旋動金銀色妙唱高驚霹靂飛日射鵾紋供啓卷風行龍象盡知歸浮生欲悟真能破莫放文殊向錢圍

其二

宗說誰入解兩通卽今性相亦雙融拈來妙義忘言外指出迷途諦聽中酒乏豈能辭慧遠石頑真欲點生公松風謖謖清規肅皓月光涵照啓蒙

扈從聖駕南苑觀獵應　制

南郊　駐蹕詔春蒐神策分營奉　御籌七萃連雲徵禮讓九垂未雨寄綢繆臣工拜手賡歌切天語銘心屬望優湛露同沾歸騎暇上林旌旆共悠悠

春日偕諸同年看報國寺海棠二首

酒戔沾花花拂衣晴霞十丈遶風微婥娟無語霏香屑蛺蝶多情怨綠肥暇日競傳聯懼去老年羞

掠滿頭歸繫紘急僧催避雍徙倚黃昏送落暉

其二

芳姿淡淺倚東風綺席嫣然帶笑同落去美人妝墮馬飛來俠客醉偎紅清樽此日逢休沐彩筆誰人肯化工應是維摩留半偈瓊葩片片笑簾櫳

僧寺對雪

六出霏微滿帝城乾坤氛霧盡澄清渾淪一氣觀元化滋溉千般閱物情鶴入蓬瀛爭繞樹梅含蓓蕾待調羹誰家品字柴頭煖不用援毫看彩明

贈僧華菴二首 有序

炎夏火流山居臥病僧華菴自京師不遠千里過訪甚感其意因賦近體二章為贈時乙巳六月也

炎暑高蹤得得過清齋褰病一婆娑力艱抱甕園蔬納談盡無生案朋多雲窟仙人何窅眛 青州雲門山上有雲窟舊傳有道人於此仙去 一冶湖釣艇亦烟波 余家在冶湖上 非君[illegible]借知元度杖履誰能到薜蘿

其二

伏枕蕭然日杜門南山映澗自朝昏高人錫杖原塵遠儉歲伊蒲道義存雨過小亭生畫爽興來半偈禮花魂東林無盡稱相契寄意巖頭可共論

出署馬上望西山

雲影嵐光上女牆凌空晴雨潤衣裳人家應住斜陽裏客意常過大麓傍似有梵音聞下界依然秋色滿他鄉却憐歲歲逢相見笑指烟巒兩鬢蒼

其二

我望西山如點黛西山望我亦秋毫授衣歲歲憐

周什栽策朝朝似馬曹極目空濛烟樹靄千秋拱護錦屏高應知鸞鶴常相憶耳畔天風到敝袍

五日萬柳堂

衰年無病一身強退食逍遙萬柳堂為喜新泉頒試汲欲培舊徑旋栽秧榴花照眼樽教滿燕語依人睡正長今日偶閒今日醉竹林無伴亦何妨

其二

嘆息頻年未解兵醉中吟詠得長城雖因愛酒能傳守伶以怡情不用名七聖一朝迷轍迹五臣千

如抹水不渾同碧復斜莫放酒杯酬晚景憑將衫
袖落殘霞爲思往哲風流處應有羣賢醉菊花

寄祝東撫趙公松石

閥閱聲華冠　帝京二東復覲政新成入從禮樂
占豐歲地近蓬瀛慰洗兵昇翰千秋垂異績風流
一代見長城光盈海嶽逢初度取照君侯閣上名

祝金孟求開府

英傑從龍盛世家簪纓偉績奠京華恩流畿甸鴻
歸遠戍靖澂池士不譁豐歲邊儲無急斂華封野

祝有頻加即今惟岳生申日遙瞻光芒滿建牙

祝衛濟足侍御太夫人八袠

婺星參井徹宵明瑞朗西崑來玉笙絳闕仙人新
駐節繡衣公子舊知名鬟擬鶴髮期顏健冉冉霞
裾步履輕欲記籌添遊島日須將花甲問雙成

丁巳正月二日己卯是日立春

元日纔過恰立春東郊雲物慶芳辰始和應識寅
爲首元日戊寅左个微窺次有神制擺迎陽何次第風
來吹燕雀鮮新豐年樂事良非一彩杖鞭牛接歲

陳

三日　庚辰

時日[illegible]滿銅龍一年初見識
[illegible]先後甲庚異計算更翻戊
[illegible]正從容先二日爲戊巳六龍乘御春初到復旦卿雲爛
熳遙

四日　辛巳

四日逢辛火吉綢民勞
帝令[illegible]行蒼龍駕飭迎陽後朱鸞聲傳干翮前

[illegible]天羅霖霖燔柴幾處望雲烟雨暘歲歲應
[illegible]綜

贈醫士施培菊

[illegible]後[illegible]樞用意新難將指訣向時陳久知易理通
醫理不爲秦人視越人幾世衣冠仍舊業百年懷
抱只陽春箕裘濟物功無限漫對黃花一愴神培菊先人愛菊故不忍觀菊

佳山堂詩集

七言律詩目録

丁巳三月二十九日

上賜園龍紗服恭紀

上賜　御筆大字恭紀

萬柳堂前新築一土山下開池數畆曲徑透迤小橋横帶致足樂也因題二律紀之

山巔安放小石數塊歷落可觀併紀以詩

題張岡菴畫亦園山水圖

送少宗伯冨雲麓奉使還閩　時閩疆初復海澄公黄芳度全家殉難朝廷嘉之錫以王爵予祭諡曰忠烈公以閩人奉　使亂後還鄉因宣布朝廷德意縉紳崇焉賦贈

祝方年伯母何太夫人八袠時侍御邵村年兄已六十矣故末句及之

春日萬柳堂讌集次韻

閨中聞湖南大捷志喜

贈六子詩

王仲昭　毛大可　陳其年

吳志伊　吳慶伯　徐大文

送吳慶伯歸里

再送陳椒峯南還

春日同王仲昭毛大可吳志伊陳其年吳慶伯徐仲山徐大文胡朏明集萬柳堂即席賦

送徐大文赴浙西鹽幕

己未京察例用自陳預為口占志喜

春日萬柳堂讌集再次前韻

己未四月

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升壇而雨四野霑足李坦園杜純一兩先生皆有詩志喜因和其韻

次坦園韻

次純一韻

送欽紫任任濟南太守
已未五月七日
上賜太液池鮮魚恭紀二律
送宋旣庭
奉賀高念東先生再起少司寇
補臘月八日正月八日遊萬柳堂詩有序
四川大捷志喜二首
和兒協一枯梅再發之作二首
三月八日集萬柳堂
戲東高念東先生
謝人送蘭
四月八日集萬柳堂
贈楊水心
和喬石林遊萬柳堂韻四首
挽大司寇長人艾老先生二首
挽周伯肅憲副二首
戊午春正月捧諭求賢
上諭恭紀二首

次湘北學士韻紀盛四首
送宮宗袞河南糧道
次歲暮韻三首
贈唐濟武三首
濟武以軍需浩繁欲行鈔法著或問一編
辨論特詳
喜王蓼航同年至都賦贈二首
同諸老薦舉文學次韻
再疊前韻四首
戊午秋七月十日試庶吉士
九日同沈繹堂羅振爰王仲昭吳志伊陳
椒峯登善果寺毘盧閣
贈傅青主徵君二首
和李坦園先生岳州大捷志喜
和李坦園先生喜雪之作
贈周雅栯
贈周紫海
和睢義山見贈原韻二首

和黃庭表見贈之作原韻
寄懷高念東先生二首
寄懷鉏一士二首
豐臺芍藥
簡高念東
報國寺海棠
欽賜
御書大軸恭紀
代兒肇贈徐紫雨二首
贈孫白雲

和毛行九題小齋初啓南牕之作二首
題山陰王氏暢心閣
送田子綸督學江南
題漢文帝幸代圖
贈毛行九
春日諸子讌集西齋郎席賦贈二首
送宋尼叔之閩中海道任二首
壽大兄七十初度二律 舊作
西湖淨慈禪堂和尚以詩見訊依韻卻寄
舊作
贈李琳芝侍御察荒河南 舊作
送張雨成殿讀之靑萊道二首 舊作
送許鶴沙宮贊之江西參議二首
送張華平宮允參籓汝南二首
送曹錫予日講參籓鄖陽
寄代州愚谷二兄二首 有序
上御瀛臺賜大臣進鵝紀恩
贈施愚山

和田歸淵見贈原韻二首
歸淵復以原韻見贈再次韻答之二首
三疊原韻答歸淵二首
四疊原韻答歸淵二首
五疊原韻答歸淵二首
六疊原韻答歸淵二首
春日同坦園先生湘北學士遊萬柳堂次
韻二首
杪秋登雲門山作

佳山堂詩集卷之六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平原董訥默菴 廣山歸允肅孝儀 仝校

七言律詩

丁巳三月二十九日

上賜團龍紗服恭紀

團龍章服 尙方珍寵錫殊恩到近臣在笥藏來

神彩煥自

天題處墨痕新幾知

宸慮期霖雨俯愧嘉謨佐 紫宸德合正中光被

遠微軀竊附效攀鱗

上賜 御筆大字恭紀

聖主龍文未許儔 揮毫共作鳳鸞遊捧來誰識

藏鋒妙看去還驚折筆遒南嶽峯高神禹書蘭亭

紙貴寺僧留千秋佳事同欣賞拱璧承 恩拜舞

周

萬柳堂前新築一土山下開池數畝曲徑

逶迤小橋橫帶致足樂也因題二律紀

之

崚嶒山勢徑微分界彴疎林帶夕曛荇藻漸除爲

貯月峰巒纔就已留雲萬家春樹參差見幾曲幽

荷次第聞買得扁舟漁唱穩投閒常伴鷺鷗羣

其二

數畝銀塘鵝鴨浮叢雲一簣卻丹丘鶯窺柳市啼

常早水閒涓源靜不流草木潛知天地意巢由並

入帝王州攜筇三徑依城闕昏黑何妨到上頭

山巔安放小石數塊歷落可觀併紀以詩

誰道銀河傷紫微峯頭猶識舊支機數拳秀發雲

爲窟一叱形成雨不歸豈是湘零飛燕燕卻疑元

圃靜輝輝何來醉客捫星斗屐齒頻登折欲稀

題張陶菴畫亦園山水圖

穿霞小徑半蒔苔十丈朱欄畫壁開迢遞烟嵐迴

日月飛虹步歷近蓬萊崖懸木抄堪猿嘯松倚雲

根見鶴來只恐壽龍蟠一葉遊入莫到最淺隈

送少宗伯富雲麓奉使還閩 時閩地初復海澄公黃芳度仝家殉難 朝廷嘉之錫以王爵予祭葬謚曰忠烈公以閩人來使亂後

還鄉因宣布朝廷
德意縉紳榮焉賦贈

閩海[illegible]看豔節開旌忠綸綍下三台楓宸眷注沾
松柏宗伯[illegible]草萊問事挽鬚嗔自少引杯話
舊客能來[illegible]咨詢苦入告還同父老栽

祝方[illegible]何太夫人八褎時侍御邵村
年見[illegible]六十矣故末句及之

女宗映婺徵天津八褎重逢設帨辰胎貴名從仙
闕注性恭資對鳳池春闈中綸綍皆香檢滕下芝
蘭半近臣萊舞衣裳原是繡稱觴玉樹已龍鱗

春日萬柳堂讌集次韻

學士招邀馬首偕官街初放客[illegible]作[illegible]晴鷗[illegible]
雙下日暖棠花故故排絲竹[illegible]堪留謝傳烟波那
得似秦淮餘歡猶惜偕霞晚醉後人扶過御街

其二

檀板輕敲鶯韻異主人留客酒重添不辭促座初
傳椀那惜斜曛半掛簷紅映淺筑花冉冉綠粘遊
屐草纖纖歸興乍醒前騶唱已聽城頭畫角嚴

閣中聞湖南大捷志喜

將軍已取湖南地
聖主方遊冀北羣萬丈光芒爭射斗一天雨露盡
聯吳采葵女怨王師緩振旅[illegible]傳　帝德殷六詔
風移巴蜀檄乾坤何處更妖氛

贈六子詩 末句押韻用姓

王仲昭

才名久已賦長楊篋內新詩逼盛唐肯使蛙聲分
閏竊爲聽鳳律製宮商論文把酒交情適崇雅袪
浮道氣常高臥一牕人欲靜不從揮麈問諸王

毛大可

妙誦君詩擬怒濤錢塘波撼鬼神勞千軍橫掃生
花艷一曲孤飛引調高語可標新人共韻酒能設
醴興偏豪鄴中典論誰先後笑指西園亦羽毛

陳其年

險韻拈來押更新髯翁絶調迥無倫誰傳皖皖疑
絕句我笑猩猩滴酒入晴日雲霞增爛熳春風花
柳亦精神高情孤寄蕭聲遠不許凡音一溷陳

吳志伊

十國春秋重　帝都史才爭得似君無三長删盡龍門稿一字矜傳西子湖經濟從來歸博物乾坤豈合老通儒清時正喜冥鴻遠廡下書成亦在吳（志伊前館吳門）

吳慶伯

公子才名美且都前朝耆德總相符傳家舊業腴田少問世新篇脫稿無已判姓名留巷里誰將徵召到西湖酔來僧舍伸雙脚賀監風流語帶吳

徐大文

雅懷稽徹古今書一字曾無溷魯魚人說爽光犂亦妙（大文夙患怔忡）我言孝穆艷難如選言藝苑叢殘外標幟皐風律呂餘春日洛中應紙貴鄭杯且莫問南徐

送吳慶伯歸里

漫說華騮擬過都遠傳公子憶西湖筑聽燕市尋常慣入臥僧廬興味孤國士眞懃徐稺榻名流豈盡仲卿徒風塵劍氣干霄在夜半猶聞吼轆轤

再送陳椒峯南還

扁舟一葉任雲濤送遠渙懲解孟勞妬後娥眉波轉媚枯餘駿骨價殊高杼投自昔驚三至醉後誰知有二豪我亦東山別墅去相思緘寄問霜毛

其二

春風不信捲秋濤跋浪鯨魚顯顙勞敲殘朱門三賦健彈冠金馬五雲高已知此日人情異莫減當年酒興豪落拓江湖狂舊相何妨頻上更添毛

春日同王仲昭毛大可吳志伊陳其年吳慶伯徐仲山徐大文胡朏明集萬柳堂

即席賦

閉園久矣廢經過每到春深憶薜蘿載酒入同蘭味合題詩句比輞川多雲霞絢色開新徑山水清音感舊柯只恐

恩綸分職任重思蠟屐欲如何

其二

公餘邀客偶看花小有清華水一涯老怯春寒增舊絮病逢穀雨憶新茶（今年茶到獨遲）入同鷗汎心無繫日送鴻飛路不賒獨喜梧岡鳴鳳侶平津指日聽

宣麻

送徐大文赴浙西盟幕

紛紛車蓋滿長安之子猶嗟行路難把酒當歌情
脉脉懷人欲賦雨漫漫才名初入芙蓉幕正氣須
依獬豸冠盟策書成開拄頰西湖好對晩峰看

己未京察例用自陳預爲口占志喜

春風好上自陳書
旨下猶如縱壑魚戀棧難辭駑骨賤還鄉豈是賜
金餘都亭莫繪攀公帳長日欣乘下澤車自笑馮

唐緣底事空教稱子建宮詠

春日萬柳堂讌集再次前韻

三月尋春吾友偕登臺逸望氣并佳西峰鈿黛千
秋迥北闕鄉雲一字排酒琖豪來消磊塊詩情老
去壓江淮更聰絲竹吳歈勝應有人傳謝傳街

其二

芳辰美景那能兼況値朋簪意氣添水曲自能還
抱檻花飛似是故尋檐留春名劇梁塵細撩醉淡
觥鳥語織落袖殘霞掩展晩人家燈火半淡巖

己未四月

上以久旱步禱
南郊升壇而雨四野霑足李坦園杜紀一兩先生
皆有詩志喜因和其韻

次坦園韻

齋心昭事肅淡宮步禱桑林罪已同祇以精誠期
降鑒豈云圭璧報高穹飄搖已覺靈旗轉呼吸眞
將帝座通雲漢挽回無異理　九重一念卽年豐

次紀一韻

帝宿齋宮命撤懸　南郊步禱禮尤虔微風乍拂
升中後靈雨先雲　御幄前四野望年頻有頌三
農峴土不成堅膏流稌黍有無報誰止來牟錫自
天

送欽紫佺任濟南太守

司農門閥淸如水郎綰玉麟上郡符夾轂鹿隨琴
韻遠隨車膚寸嶽靈乎野王惠績西河著白雪才
名歷下孤到日政成能得士搴帷應羨使君都

己未五月七日

上賜太液池鮮魚恭紀二律

太液波淡美在淵　宸情暇豫泝恩滏錦鱗自躍
非關餌作節纔過更賜鮮舉網仍留恩浩蕩賞花
倍覺日舒妍擎來細作銀絲膾重誦嘉魚燕衍篇

其二

五月薰風荇藻舒依蒲時躍　帝舟餘敕師勑下
絲牽巧玉餌分頒月影初自背縮鯊曾命罶從來
汎滌亦多魚何如拜賜芙蓉沼共仰　皇恩須那
居

送宋旣庭

燕市相逢酒重沽又看秋色靄黃蘆吳門耆舊推
元歎宋玉文章本左徒海上朝霞光射甲天涯暮
雨夜啼烏魚龍正爾喧豗甚莫漫悲歌激五湖

本賀高念東先生再起少司寇

于公駟馬以辭官重領西曹奠敷寬黃石未逢盧
納履赤松有約更彈冠陽回黍谷吹葭暖鑑澈桊
銅照膽寒讓德賡廷侈遊種賡歌誰信古來難

補臘月八日正月八日遊萬柳堂詩 (並序)

予每遊萬柳堂皆有詩聊以適夫性情
非云計乎工拙臘月八日正月八日同
人復起有嬰會輒至其地以歲事匆冗
不及作暇日補之以記一時之事云爾

岈嵲歲暮寒威發此日來遊勝早春荇菑新葉迎
齒滑酒浮臘味入脣親誰能芻狗僬天地總是蜉
蝣悟果因生意滿前君不見從來補燮賴仁人 (右臘月八日)

其二

敢藉羣賢共舉觴花前小園亦輝光十年結搆慙
頹壁八日晴和兆插秧野棄不煩敖氏乳　天威
豈假夜郎王捷書已報蠶叢復老去襟懷與倍狂 (右正月八日)

四川大捷志喜

廟謨以軫劍南偏壯士吹脣盡入川玉壘春光矜
細柳錦屛山色勒燕肰檄傳白帝元通楚鐃沸瀘
河已過演寰宇昇平知道泰赤松好去問芝田

其二

將軍兩路下西川捷奏雙傳　御案前花重錦官
沽露日威揚閩水洗兵年爲憐以閉懲㝅慘不數
奇勳笑鄧專更喜和戎存　國憲全消疑忌邀前
賢

和兒協一枯梅再發之作

盆梅馥我牕前以詎信枯餘苔蒼新同作歲寒零
落盡孤根天吽保和令乘時利見非無意殷後貞
椽白有真何事嶺頭煩遣寄欣看庭際一枝春

共二

豈是三生兩露頻芳魂重復試粧新疎枝月冷瑕
姿杳嫩蕋香邀蝶粉勻幸不棄捐同廢梗依肰剖
露見天真玉顏更奪氷霜色紅紫應慙上苑春

三月八日集萬柳堂

市塵盡處徑通樵覆水桃花度石橋鷗鷺閒情皆
世外羲皇高話永今朝登臨老手猶堪賦祓禊豆
朋正見招試問東山絲竹事謝公墩下草蕭蕭

戲簡高念東先生

共說林泉勝市塵桃花流水竟迷津紛林裘馬猶

沽酒丞相車輪任吐茵掉臂三千何世界撫風九
萬只因循經綸日省成差謬笑殺當年鄭子真

謝人送菌

湘浦移來禁苑西小齋客到偶相撈香分王者千
秋慕韻協幽人九畹齊佳佚閒開風滿遠戾朋靜
聘論端倪孤芳憐爾猶空谷指下琴聲入鳳兮

四月八日集萬柳堂

山容寂歷柳陰凉路轉東郊浴佛場隔寺鐘聲僧
乞觀入林鳥語客傳觴三生偶話童姿異（客言青城七歲

童子甚異）一卷開披聖學長（座有携道學書者）俯仰乾坤烽漸
息豐年況復到吾鄉

贈楊水心

青齊人物歷羣英獨羨君才更老成龍性自難諧
俗尚虎頭何用傳時名從無荊棘留靈腕剩有瑯
玕寄別情此日長安覲道範金莖遥映玉壺清

和喬石林遊萬柳堂韻四首

灘園偶習鳳城偏曲徑爲籬手自編種樹小條皆
向日疏池半鍤已通泉晨曦窈窕山藏塹夕霧空

漾水有烟乍脫塵罏人欲靜洗兵應接太平年

其二

登是崦阿風欲飄偶逢休沐馬蹄遥初晴雲氣留烟樹近水蟲飛傷露蕭北闕朝回恭易賭西山爽到酒能消老年自笑猶頭健策杖還過雨後橋

其三

閒來徙倚對斜曛蒼翠巖成錦繡紋隔寺鐘聲沉梵響遥天兵氣散妖氛懷人悵望盈盈水落屐行穿冉冉雲遂閏猶嫌春去早披襟莫厭酒十分

其四

水木清華別一限種魚開課近荷栽屑崖丹溜雲初度曲沼香浮雨欲來詩句誰能追李杜清修毎擬得宗雷鄙翁樸魯聊堪話時佩茶瓜坐露苔

挽大司寇長人艾老先生二首

與須徒闕推定國誅刑無復見庭堅讞言抗疏功名溥（公以議新刑例敎）詎意停春婦子憐紫府仙班新註籍白雲詩稿藹成編老懷滿淚徒盈把前輩風流孰與傳

其二

槐聲依舊出池幽總帳空懸月一鈎壁際吟蟲秋露冷庭餘宿草夜燐遊人琴俱失惟留恨詩畫徒存未可收箕尾光芒天上路欲憑精爽問嘉猷

挽周伯庸憲副（周諱體觀遵化人已丑進士仕至江西憲副致政歸予以賢才薦之部議湖南單前補用未及任職而卒）

一紙賢書動客愁還疑劉表鎮荊州參卿軍事無孫楚嗟我懷人望庾樓不信行吟仍澤畔却憐易簀在荒丘炙鷄絮酒秋郊隔芳潔應同正則遊

其二

楚水湘山望夕烽將軍緩帶擬殊庸莫嫌稚量無公瑾最識清揉似邢容鵾鵬文章國士去泪羅憔悴左徒逢一聞計到橫波淚却恨當年啓事重

戊午春正月捧誦求賢

上諭恭紀

聖武方揚文命敷典謨干羽歨 皇圖翊經丙夜劳求切視草金門待詔殊一代詞源宗唐漢千秋岳降應眞儒佇看春澤銷兵甲彩筆從

宸賦兩都

其二

雲漢昭天佇化工菁莪棫樸萬方同已驚俊乂承
恩渥旋沐弓旌降典隆瀍洛誰傳眞姓字文章始
信有窮通大觀在上賓王利漸陸何憂隔遁鴻

次湘北學士韻紀盛

求賢側席意常虛雅擇徜蘭迥不如南詔尙憂三
窟役東封誰上萬年書時初封長白山簡編投討傳心从
辟召中重顧俊初奮武揆文闢

睿慮頤將臯座起橫渠

其二

詔出徵車徧所司休移猿鶴北山辭少微已映台
星動白雪無憂下里爲豈有陳琳工檄草翻來卜
式助軍貲普天文德招携遠翰墨春雲濯鳳池

其三

詞壇特達重彈冠曠典能無報稱難而駿恒虞酬
骨賤拔茅尤愛棗征寬　一入追琢思綱紀六字
光華見治安豹變霞蒸應次第爲占紫氣五雲端

其四

思如陶謝願同遊齊漢尤煩雁寐求魯國儒生詞
自詘桐江釣客檣何由校書乙夜尊劉向作史三
長笑魏收潤色太平眞盛事從教賓客厭諸侯

送宮宗袞之河南糧道

英年挾策冠詞場驄馬威嚴簡挾霜裕餉朝端資
轉運寧惟海內見文章倦遊舊識風流最司計新
懸格例長謀國深猷知獨與行春先遣課耕桑

次歲暮韻三首

疎慵無意問飛騰揀醉屠蘇病未能事忘妻孥嗟
老去書來親友笑官仍寒瘦馬索常虞朽暖映梅
花類得朋散帙小齋聊寓目敢言牛部對華燈

其二

屐端王會謙彌从巷對翻元驛使來隴首梅花誰
遣寄天涯魚雁應常開樽千遲日懸佳貺摩盾嚴
疆待異才鐘鼓頒聯酬錫命蕭蕭華髮倘追陪

其三

朔氣連雲接地陰火城佳事那重尋天顏有喜烽

傳綬鄉蔘頻煩客息淚夜五曉風吹雪髩畫三丹
陛飲氷心歸來兒女燈前話藍尾誰能一再斟

贈唐濟武

折檻焚魚句獨工叅禪學道跡雙融閒來幾捆牛
腰卷醉後千村驢背風小過舊知惟硯北同人新
興在江東郎今握手春明裏不擬入間問轉蓬

其二

籬菊花繁九月秋去年有客賦同遊文章海內無
雙手公望詞林最上頭狎主齊盟鄰友在揭來燕

市酒徒留蜀箋欲買三千葉鈔取新詩慰老眸

其三

讀罷新詞一破顏驚入句軼宋元間欲携謝眺峯
頭問只恐淵明栁下閒荏苒歲華催白髮輝煌辟
召滿青山騷流不廢息公子千古君親總一般

濟武以軍需浩繁欲行鈔法著或問一編

辨論特詳

謀目軍儲盼止戈諸公謀遠道如何山靈竟爾虛
銀甕估客空憐較自謊一紙兵賢過十萬滿裝輕

眼慮江河元明舊法成來易經濟書詳自不訛

喜王蓼航同年至都賦贈

巖城終日肉聲飛纔到西湖又拂衣腰下湛盧猶
帶血樽前鷗鳥已忘機嵩高雲物英雄起梁苑風
流海嶽稀標準詞林須舊學此身原不爲輕肥

其二

豈是長沙逐客哀英姿猶對欝孤臺金戈耀日猷
方壯彤管生花夢欲來投劾已操西子笑脂車不
受北堂猜莫驚捫蝨新談快終古風雲護異才

同諸老薦舉文學次韻

奏對書息午夜携流觴初續建章啼嵩傳騏驥擧
空北應見琅玕笑向西天上春雲吹鳳曲苑邊賭
雪試霜蹄幾逢盛典光華滿市駿先將姓字題

再叠前韻

衿衣餘暇倚清虛煥發天章錦不如文苑弘開通
鳳沼玉音珍重進賢書山中草木敷榮外海畔蟣
龍枿蘖初曾是弓旌來舉數諸公何以答勤渠

其二

[illegible]分符各有司十行細論絳徵辭高才豈合[illegible]
[illegible]韓公望於今應有爲股肱明堂獨觀俊漢庭[illegible]
署恨多貲家龍黼黻尊儒賴會見鴻篇出液池

其三

廣揚勉愧進賢冠盡網珊瑚勢倍難待詔徒傳金
馬盛談經今見石渠館雄文相似二都麗沈律[illegible]
求五字安明試幾時同入奏須教詞賦歷朝端

其四

曾從起踴賦來遊梧鳳歌成識應求退含妖星風

不就高樓嚴客勢無由播璵璠是千秋賞騏驥新
經一顧收藁筆從容尊顯在何煩汗馬列通侯

戊午秋七月十日試庶吉士

上由泰漢文一部裝潢精美備出題之用恭紀

勉羨龍文被石渠五雲清切啓函初誰傳饟食神
仙字喜値題逢天老書雨滴梧桐秋色淺香浮甘
露齒芬餘（先是上命日備內閣清茶）鳳池珥筆光華盛
一曲陽春笑子虛

九日同沈繹堂羅振裝王仲昭吳志伊陳

椒峯登善果寺毘盧閣

昔涼霜氣未深寒九日招提倚佛欄過眼征鴻難
並翼入盤紫蟹且加餐天龍八部垂垂老日月雙
丸冉冉看陶謝賓朋欣滿座黃花欲插更彈冠

贈傅青主徵君二首

函谷青牛得縶無徒瞻紫氣滿　皇都雍中箕業
遲更老殿上夔龍問楷模誰識承匡仍絳縣多應
金粟待文殊於今好倩丹青筆爲寫淵明栗里圖

其二

病緣豈藉世情醫高詠誰堪繼五噫歳儉欲留香
積供文成不讓漆園奇是能犯座還稱客[illegible]可怡
入自有詩驢背春風歸去穩外臣箕潁拜恩時

和李坦園先生岳州大捷志喜

將軍牙帳紫雲飛十道巴陵大谷開已剷賊壕横
雪乃旋書露布換春衣風馳鐵騎瀟湘淚雨洗桃
花士女歸從此鬼方看破竹南人原自憐　天威

和李坦園先生喜雪之作

六出飄颻瑞　帝城遙知九土盡飛英[illegible][illegible]共仰

同雲色浙瀝還聽潤物聲脈後疎梅仍帶蕚春前
布穀欲催耕千戈銷去恩膏徧眼底三農于耜成

贈周雅楫

賦就長楊冠切雲斗間佳氣見龍文十年閉戶還
遊洛千里過都早逸羣彈鋏豈能窮國士清談眞
可補參軍況逢側席求賢日倡始風流正望君

贈周紫海

早從經濟振詞華頓脫塵羈入棄家九轉丹砂參
道妙幾番語句洗宗瑕慈悲閱世婆心切悵悵懷

人爽氣睇應會凌風生羽翼蓬萊沆瀣玩朝霞

和陸義山見贈原韻

夏五初聞鶯語遲盤飧呼酒話離思鴻文筆落生
花巧大手人傳哲匠知富貴無庸唐舉相顧厨幸
遇李膺時三千水擊風多少斥鷃徒矜枋地窺

其二

賢聲入耤日華東三語何嫌掾史同作賦幾人逢
狗監授詩今日憶毛公尉佗驕僭新篇好蜀道艱
難諭艸工奉職莫嫌需次晚姓名別注五雲中

[illegible]
鳳詔還煌海域陶羣賢需次應尊臨文張翟識無
雙士叔度个推落代才高文光甚知養氣一天雨
露好銜杯南溟快從風多少聽取喧傳後命催

寄懷高念東先生

壇坫當年插飲齊獨憐龍尾歎羁棲西州每下羊
曇淚東郡難邀逸少携九畹湘蘭應有路一丸函
谷欲封泥好將二老風流話留共先生醉後題

其二

東望蓬萊結紫雲仙人勾漏奏奇勲應知需次彈
冠客定遜當年誓墓文藥採名山幾兩屐詩成橫
筆掃千軍歸來丹竈封初啓好看黃芽出畀芬

寄懷鍾一士二首

裘遲無憶故交疎爲倩雙魚候起居綠竹東山人
健否椅梨北海興何如郁容自免非干祿處老雖
貧尚著書迴首少年談笑事風流淹貫倍愁予

其二

當年烏履更留兒一石猶能記醉痕賀老琵琶原

內府花鄉絲管動江門彈成天際兵入想嘅斷湘
靈帝子魂莊荊歲華零落盡息君握手復重論

豐臺芍藥

名花誰種 帝城隅馥郁遙傳士女趨十里春園
香步障千重地展錦氍毹俗非漆水羣相贈品並
花王號獨殊載酒頻過尋勝事應劉賓客況同驅

簡高念東

我過古稀君欠一頻年苦憶話通宵論詩止許請
情性作客何堪溷市朝禾黍故鄉今歲好鷄豚酋

社里朋邀卜期携手同歸去皓髮商山未寂寥

報國寺海棠

琪樹高霏十丈花一天紅雨散晴霞春來塵鞅憐
休沐老去心情惜物華片片瓊瑤窺說偈輕輕風
日飲箍紗韋公寺內曾相見縹緲香魂入夢賒東城
外韋公寺海棠較此尤勝今摧折無復存者

欽賜 御書大軸恭紀

瑤池波漾日華明捧誦 溫綸感愧生 宸翰昭
垂星斗燦龍文珍重鸞軽遠超羲獻知

天錫遙憶鼎彝見
聖情寵賚持歸什襲秘猶期世世拜 恩榮

代兒輩貽徐紫函 紫函浙人癸一任一埒入都皆少年俊才

感君意氣對門居瀟洒盃傳溽暑餘檻外蛟龍時
作雨堦前烏雀愛吾廬才人膝下雙星賦醉眼閒
中一命書會看鳳池齊奮翼婆娑客與未應疎

其二

渡江誰問祖生鞭慷慨如君領衆賢對酒聊爲河
朔飲當歌不讓美人篇携來小阮情何遜種出藍

田玉有烟奚羨機雲入洛日翩翩公子正髫年

貽孫門巽

盧家傳聞松菊香一天風雨伴繩床入如五柳羲
皇近家比三吳德業長尚友時刪今古論高歌月
在水雲鄉蒹葭遙溯知何日爲憶風流向草堂

和毛行九題小齋初啓南牕之作原韻

小齋偪側無餘地爲啓南牕一線天爽氣自能通
颯牖新凉好爲理芸編仰窺 黼座勤開卷遙望
烽臺早息烟湛露秋香分桂子莫教容易復遷牽

其二　行九先寓摄椿寺内

萬西郎是長椿寺誰賃僧房問四禪毛子天才原嶽嶽㳍㳍兒孱質更拳拳從來師說遵前輩自昔圖人覛後鞭粉飾一齋容勝地好將定力坐希賢

題山陰王氏暢心閣　閣在蘭亭東

蘭亭遺蹟从荒榛一叙當年儗季倫地闢烟霞堪繼武天開圖畫苑成鄰風流仍是瑯琊裔詞賦誰爲祓禊人藝苑中原虛想像幾時艇泛剡溪春

送田子綸督學江南

江左掄文與數開事同三錫亟徘徊延推人識無雙士　彥照心期不世才六代風流行欲復中原旗鼓日相催菁莪那得陵阿掩汝往親承帝命來

題漢文帝莘代圖

漢帝當年歌大風歡留父老樂融融誰知將相調和後更有君王宴賞同每飯未嘗忘鉅鹿故居猶自憶新豐旌旗十萬雲中駕休擬登臺出塞雄

贈毛行九

方正從來敎學先況兼詩賦盡堪傳耆髦祗損三資七十懸車又二年君到頻推白玉趨我歸不用繞朝鞭相期明歲秋風健看取扶摇路幾千

春日諸子讌集西齋郎席賦贈

良朋讌集及芳辰金谷觴飛漫等倫氣结芝蘭杯共馥人如王謝語恒新鑑湖恩綬思前輩鳳閣春濃看後塵欲洗甲兵隆雅化高歌一曲徹天津

其二

一堂嘯咏恰春風舞前賢與味同籟韻恍吹緱嶺上歌辭休擬大江東當年題柱羞司馬此日通家笑孔融四海英豪暫共奮陽秋餘論竟誰公

送宗尼叔之閩中海道任二首

日日相過解佩翮南征憑節問秋潮愁看越嶺千層瘴笑憶成都萬里橋　叔以四川建昌道改補此任　遣興有時題海賦懷人何處駐仙橈春明濁酒初堪醉欲寫離憂已半消

其二

擁傳炎天聆客亭荔枝風近海濤腥東方千騎知

公子南園誰人問歲星閒說幺麼猶冠盜莫教寬
大貝　朝廷中原尺素時能寄應憶題詩滿翠屏

壽大兄七十初度二律　舊作

少微星合歲星明南極光輝動　帝京甲子十年
同俊健庚申三日守初成羨兒戲彩饒文藻有弟
稱觴擅盛名不惜春塘生遠夢大茅君正駐霓旌

其二

[illegible]欣看下九天氷桃雪藕映初筵蓬萊水淺滄
桑變松菊園存歲月還家世箕裘功不替仙人龍

虎語空傳郎今四月芳菲裏共拱靈椿識大年

西湖淨慈谿堂和尚以詩見訊依韻却寄　舊作

欲向西湖禮法王蒹葭南望已蒼凉功名老去如
鷄肋盯暲年來半鹿場明月白通千里照旃檀遙
認一爐香許多龍象飛騰地敢擬凌霄是鳳凰

贈李琳芝侍御察荒河南　舊作

慷慨陳書吾道存蕭蕭雙鬢識霜痕直旌折檻雲
霄迥心苦批鱗雨露溫諫果由來淡後味返魂故

令念前恩只今驄馬黃河渡耆德中原向輿論

送張爾成殷讀之青萊道二首　舊作

帝念民勞海國偏詞臣銜命節雙懸當年輿論推
中秘此日朝恩重左遷風月誰人吞渤澥烟霞有
吏望神仙二東臥理知霖雨莫忘嘉謨侍　御筵

其二

淅淅秋風引去驂香凝畫戟潤烟嵐文章終覺蓬
瀛近斥鹵遙看雨露湛策詘魚鹽羞管仲民當清
靜憶曹參姓名久藉占雲奏東國歸來慶盍簪

送許鶴沙宮贊之江西參議二首

十年秘閣草猶存此日褰帷識
帝恩孺子舊名懸榻重詞臣新例外臺尊旌旗共
憶從南苑鎖鑰何須在北門千古灌嬰飲馬地不
將勳業辨金根

其二

歲星歲久笑侏儒脫穎參藩列大夫豪士肯容雙
髩改西江今見數賢俱山當廬阜宮非俗笛憶桓
伊興不孤暇日應裁佳句在鴻飛常傍蘇東湖

送張華平宮允叅藩汝南二首

兩河氣色動嵩雲悪節新經禁闥分客到梁園思授簡郊鄰楚服憶從軍英賢月旦千秋合鴻鴈哀鳴四野聞侍從淡知文德意中原雅望正遲君

其二

馬首黃河憶佩貂平原樹色帶蕭蕭相如詞賦繁臺近卑詁功名峴首遙地自絲綸通岳牧人從談笑辨征徭汝南舊有先賢傳弘奬風流屬 本朝

送曹錫予日講叅藩郎陽

郎陽四塞舊蹄輪鐵鑰猶煩借講茵鈇騎時屯稱重鎮牙籤日捧是親臣以經戰伐人三戸聊棄舟車歳幾番清貴如君堪臥理紗籠遙護少年身

寄代州愚谷二兄二首 有序

丁亥春予始識恒山兄於燕邸以年誼故問地問齒雖相友愛未繋譜牒居無何詢及遷徙之自乃知水木之同因歎近世族譜不修以矣使非騏附身識賜行日從恒山兄後知愚谷兄亦長予數月惠連之才不減康樂夙稱入洛今已拂衣聊寄短章書之扇頭不勝棣蕚之懐用當平安之報

假寢沙塵彼避喧歸來五柳足柴門盟因鷗鷺宦難繫心入羲皇道自尊木落關河天地晩雪吹巖窟虎狼存馮唐漢署初通籍剩數風流到弟昆

其二

譜來宗譜嘆西東此日升堂見敬通籍自金門詢水木書從玉署辨魚蟲人間漫說雙龍合眼下猶遲二妙同聊寄短章憑涕淚聯床細語待春融

上御瀛臺賜大臣蓮藕紀恩

帝澤弘淡太液寛雲房曲樹護雕欄水芝賜出珠千顆白藕擎來玉滿盤甘脆分携天上味清涼疑飫暑中丹延年兢說仙人餌珍異 恩頒出大官

贈施愚山

東山絲竹護烟霞齊魯皐比憶絳紗爲詁官方存制畳雅亾風尙見浮華元和終自留餘論正始何人識承家不信叢殘多欵啓須憑子野辨灰葭

和田鯑淵見贈原韻

年來伴食媿公餘又見崢嶸近歲除老我衡寒遲倦羽羨君鍵戶校藏書千秋大業乘時起一代名賢倒屣疎豈是平津多曲學試詢賓客意何如

其二

翩躚鴻羽起漁樵盛世旁求續食招信史辟颺應特筆切雲冠佩識高標欣逢經術尊三代更有文章鄙六朝棫樸芃芃承雅化老夫徒愧奉科條

鯑淵復以原韻見贈再次韻答之

詩從藝苑擷芳餘細響浮聲務盡除老氣九州橫健筆琴心三疊對奇書怡情自覺乾坤潤閱世何妨禮法疎今日　朝廷須異等天人劇論復誰如

其二

勲名豈合老漁樵我友卬須志共招已識淸姿同鳳覿重看佳句勝龍標文章原不資前代茅茹於今盛　本朝豹變霞蒸冀蔚起天街瑞色滿三條

三疊原韻答鯑淵

[illegible]年新辭屢贈餘報章蕪陋未全除騰驤冀北初空駁留滯周南續著書縞帶交情原自重衰年病骨每多疎却看賦就長楊好司馬風流媿不如

其二

通志開翻憶鄭樵欣聞開館試弓招康齋奏對銜猶假周黨逡巡姓已標从恣潛夫工攻論寧無碩畫答興朝繽紛文德銷兵氣笑指梧崗看鳳條

四疊原韻答鯑淵

莫訝田方傲有餘遊嶷館職亦經除孟甞愛士酬彈鋏表聖尊君燬諫書豈謂千秋一語契翻令息

孟半綸疎卽今屈指盧龍塞縱說分荆恐不如

其二

志亭雅意隱山樵弘正勲廟豈待招何也談經名自重厡兮題柱史尤標共知敬仲昌陳裔詎識延年奐漢朝極目金陵書萬卷休移棲息向中條

五疊原韻答鯑淵

學渋何用說冬餘潘陸才名供掃除謾儗十行尊上詔誰稱三篋誦亾書吳中華譜傳應盛稷下朱幡會較疎特達珪璋原不淺風雲幸際幾能如

其二

單符頻下慰耕樵　廟畧從容定策招銅柱銘功
誰偉績金門需次見清標傳經雅志留千古顏俊
淡心奉　兩朝沴氣潛消和氣佳行看霜雪不封
條

六叠原韻答觽淵

光華復旦右文餘濟濟諸賢待辟除恨不同時應
有賦雖稱已治豈無書詩成乂手才還斂興到𨚗
杯樂未疎為語洛陽年少道機雲閉戶近何如

從來與博說孫樵落紙烟雲似可招欲借清談王
謝塵獨憑高義稽殷標文心自掘雕龍技彥會還
歌振鷺朝拜獻須明干羽意營平十二細分條

春日同坦圃先生湘北學士遊萬柳堂次
韻二首

鶯領淡林桑扈交花枝拂帽露凝梢乾坤欲息龍
蛇鬪楊柳同挨翡翠巢酒琖幾番邀棨戟芥舟今
日泛堂坳鄉思入夢烟波隔且喜聯鑣在　帝郊

其二

東望春林煙霧交圖丁和露架藤梢秋廬誰結兵
山侶遲日來看燕子巢落屐花茵忻覆檻題詩墨
漸欲透坳公餘杖履重來此爛熳卿雲看滿郊

杪秋登雲門山作

一杖登臨萬壑風橫穿雲竇踏飛虹波光匹練飄
問白日蘇晴霞谷口紅洞裏仙人常礎壢天邊秋
色正飄蓬循崖遙指花林疃舊是吾家五畝宮

五言排律目錄

送何雲了同年之福建漳泉道任郎捧
誥命便道過家上塚十二韻
夏日亦園偕友人小酌二十韻
九月三日送何省齋還里二十韻 舊作
扈從
聖駕南苑閱武恭紀十六韻
九日登善果寺毘盧閣晚眺十六韻

扈從
聖駕幸西苑閱武進士馬步箭恭紀十六韻
郊祀
耕耤
長椿寺去敝寓不數武前朝所建也幽邃
弘厰傑閣金輪甲於諸刹地震後傾頽
殆盡寺僧無籌獨力募化不數月頓還
舊觀且山門市就有兩金蛇蟠其殿尾
寺僧與遊觀焚香頂祝移刻不去貞兒
瑞也余偶過隨喜見其僧醇樸無他衆
婁受人傷亦不之校余喜而贈之以詩
二十二韻
諸將

佳山堂詩集卷之七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寶應喬萊石林 吳江徐釚電發 仝較

五言排律

送何雲子同年之福建漳泉道任郎捧

誥命便道過家上塚十二韻

閩海傒蘇日 皇恩錫類年過家錦不夜上塚禮逾先 聖鑒臣心苦人欽孝德全熒黃思燕翼箕華喜勞遷 綸綍層霄下松楸奕葉綿巳憐爽作澹特見海成田驄馬石城最棠陰渭水偏輿人清節頌嚴氣好音傳羣醜皆延頸勞民欲息肩旬宣拱北極疆理盡南天鐘鼓宮懸队旂常 帝望專酬恩期國士莫惜別離筵

夏日亦園偕友人小酌二十韻

入夏寒猶劇淩晨花自鮮雨餘增氣色水際得澄妍西望瑤峰合東來紫氣懸鶯啼初選樹蝶戲亦隨肩閬閬雲霄迥園林市肆偏酒杯浮綠蟻荷葉疊青錢天意容疎放群情値靜便老慵思憩息病骨恣留連別墅非安石高才有服虔浩歌多野興分賦拂華牋農事闕鎡賦妖星喜退躔兵戒方披楚殺氣巳橫滇禮數羣公假蕣痍 睿慮全洗兵霖巳沛覲詔淚應漣梖府新司計柳營共待銓飽騰資內帑歌舞宴中權王者原無戰羣兇只暫延虞人防郎鹿癡雀敢攖鶉湯網開三面堯民保一廛會期天宇淨復覩拱垂年

九月三日送何省齋還里二十韻 舊作省齋以僧服歸

秋色引歸驂蕭蕭試負擔風涙仍謝傳行李總瞿曇騎省情多感柴桑醉不慚忽驚陽入九遙憶徑還三戲馬人何處呼鷹氣正酣棲遲猶薊北舟楫郎江南走送衢塵市蒼茫問蔚藍黃花開巳爛白社禁初諳我欲憑魚寄君還策杖探烟霞心自癖吟眺事非貪落葉流哀響空庭下遠嵐殘鐘般古寺斜日照江潭李郭舟難並何劉累未甘詩奇呼小謝渭唱想何戡門雀全欺網床書半化蟫巳嗟身傴僂更笑髮鬖鬖鷄肋寧終惜鶯風素所耽山

川容落帽江海任投簪蘭㭊公子佩花散老僧龕
何日舒長嘯青鞋訪夜談

扈從

聖駕南苑閱武恭紀十六韻

南海同文日　九重詰武時春蒐昭　帝制神策識　龍旗細草承三扈和風拂九逵葭萌呈盛瑞駱奏著隆儀虎旅翔金埒龍文帶紫陂玉虬天上落金甲日邊移電驚旌旄合雲連鵝鸛隨上林淑氣度五柞翠華披輪獸盤前典彎弓下大綏　聖

心窺浩浩春日正遲遲戎事徵閒暇神威邁等夷璦璣申燕喜珍膳沐恩私曠代驚雄舉長楊愧拙辭矜持逐逍豫鐃吹託榮滋拜手臣工肅垂衣帝宇熙三驅非黷武衛欒莫輕規

九日登善果寺毘盧閣眺十六韻

九日毘盧閣茱萸醉後看勝傳鄉信杳菊帶雨聲寒晝角飄秋闕斜陽掛晚巒眼昏迷鬉鬉鼻觀得栴檀笑語星辰近徜徉法界寬傳衣歸七偈閱世轉雙丸鐘鼓音初寂蛟龍勢欲蟠青郊愁戲馬白社喜登壇渺渺鴻遵渚蕭蕭月映欄長房寧有術元亮本無官児㒸符書易饑閒酒送難黃花知節紀紫蟹近霜繁飛蓋披文藻饕英振羽翰良辰容策杖嘉客處彈冠帽落從風便杯澆吸月乾羈懷期稍稍寒露巳漙漙人事歡終卜天涯歲欲闌故園兄弟宴東望路漫漫

扈從

聖駕幸西苑閱武進士馬步箭恭紀十六韻

御苑凌晨啓翠華拂曙翔大風傳　聖武多士奮

鷹揚侍從親除祓材官蓋蹶張祥光浮幄殿瑞氣傍宮墻鼓角疑天上旌旄捧　玉皇閣臣承吳命司馬記戎行珥筆觀殊典提壺坐醉凝修容儼虎衛選騎必龍驤弦發鐃催響旗招羽箭颺俠遊捷鵠正弓勁趁風翔賈勇徵餘技論年註本鄉拔尤期國士羅駿待旂常萃列瑛瀛水題名徹　御床衆情矜巧力　睿鑒越驪黃共慶風雲會還看宇宙康雕弧垂　帝式左右燕　君王

郊祀

旂旆瑞壇閟沉沉寶篆排千官巖虎衛萬騎簇龍
旂玉輦開黃道祥雲護紫微升中祭穆穆將享思
依依樂奏天神降燎浮騂牡肥百靈覘冀祚　上
帝鑒垂衣功德乾坤并儀章海嶽輝前王圖籙矯
今代烈談希九變符虞廷三呼祉淡非總干施羽
歌依磬管椒歸日月璆金匱松梧鎖玉扉告成仍
夙夜噴典頌巍巍

耕籍

淑氣郊原動青壇帳殿開甸師清道峚合淨紫

垓穜稑三宮獻寅賓太史推蒼龍旌鳳駕黛耜候
班來擊壤田夫導交旗豹尾陪粢盛勤玉趾勞勸
藉金罍秉耒公侯纖終耕億兆恢所期惟孝敬不
憚問萬箱倉廩三時望艱難七月裁淳風覘播植
灌木盡條枚禹甸看千耦堯仁徧八垓秋成先秉
穗春禁及蟲胎湛露群沾德長歌首重回

長椿寺去敝寓不數武前制所建也幽邃
弘廠傑閣金輪甲於諸刹地震後傾頹
殆盡寺僧無繫獨力募化不數月頓還
舊觀且山門亦就有[illegible][illegible]像其甩尾
寺僧與遊觀禁香頂禮獲刻不去與異
瑞也余偶過羅寺見其僧醇樸無他衆
屢受人侮亦不之校余喜而贈之以詩
二十二韻

招提新氣象鐘鼓動長安行哲諸靈鑒律嚴五夜
寒忘軀供衆指忍辱禮悲壇傳法千人易克家一
子難弘演乘願力金碧認旃檀法象曾無異光華
改舊觀問心入繞座行腳客投單巍峻前朝建貂

璫內力寬腴由皆上賜璦綴盡宮紈飛閣臨丹壑
金輪降紫鑾雲霞護寶几日月抱雕欄否泰倫何
有盈虛只自看詎期翻地軸頓爾陷泥蟠頽壁風
雷吼欹碑鼠竄塞慈客無益覆行路共辛酸歲月
倏移晷春秋似轉丸人驚丹雘迅客喜鳳鸞摶一
木支全廈雙龍出贊湍精誠知夙矢闤闠殫交歡
惴弱終如此強梁亦可歎洵能慈勝勇誰謂樸輸
奸勞力卒頭步風雲日鬱盤

諸將

猾兇猶將鬪諸將正横戈勿聚殲叢險旌旗虎[illegible]
多渡瀘遲六詔依洞匿諸蠻剛愎人情乖姦[illegible]
氣過艮謨殊鄧艾壯志憶廉頗螳臂寧終拒虎頭
只自詭圖功無寡觧師克顆調和戔危雖金馬遺
雛[illegible]尉佗越裳人不後貴竹境無他打箭爐非隔
澂江水自波三軍擁節鉞百道壓牂柯巢穴行傾
覆山川奏凱歌莫教銅柱績千載歎蹉跎

佳山堂詩集

七言排律目錄

送納生姪進士赴金陵省覲兼懷秋水大
兄十二韻
上駐瀛臺賜大臣耦恭紀
九日擬約同人登高以病不果悵然有作
送慕琵玉榷北新關便道省覲
冶湖小景

不堪留宿學參苓豈得變霜毛黃芽白雪丹砂在
休笑衰遲更老饕

送蔡瑟玉權北新關便道省覲

仙郎畫省日籌兵佐計今煩擁傳行天上麒麟原
有種人間騕褭舊知名吳門開府遲斑袖越水移
舟號錦城報國心勞傳令子怡親誼重識難兄瘡
痍滿淚堪述牘商賈逃亡莫取盈荒徼烟塵猶轉
運　廟堂丁地已寬征過庭日近官仍達為政心
閑賦自清紫氣關門來上瑞白雲親舍有名鄉冬

依吳苑人思暖宦到蘇堤與益生攬轡躡華迎橘
柚前驅長吏避旂旌泰川甲第承餘烈江左風流
繼老成到日功名乎物望還朝忠孝欲分榮

冶湖小景

茅屋依巖卜築幽小亭傍水鷺鷗浮客來村市常
沽酒纜解柴門好放舟檻外青收疑綠野林中紫
熟縷丹丘摘菱結子堪供餞荷芰裁衣不避秋納
前垂綸簑笠具閑雲繞舍桂松留耕田牛在垂楊
長沈耳避尋杜若洲雪浪一灣能自躍鄉耳千齒

鳳曾遊凭襟閣上天如鏡捉馬潭邊樹似此(湖中有池名捉馬潭)
自有樵人能問答時聽語鳥正鈎輈日穿蘿
戶炊烟細月滿林塘錦色稠嶺入層霄看放鶴橋
通曲巷數歸牛人非摩詰詩圖拙水似桃源漢魏
流隱隱鐘聲牽遠夢蕭蕭雪色動披裘聊題小景
與愁絕不為衰遲懶上樓

佳山堂詩集

五言絶句目錄

古意四首
四時閨怨四首
送張平子還雲間四首
閨思二首
七夕
偶拈詩二十首
題烏棲杏花圖

題飽食秋果圖
兒輩留客夜飲四首
燕京曲十二首
題桃源圖三首
報國寺市八首

佳山堂詩集卷之九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秀水徐嘉炎勝力 蘭陵周清原雅楫 仝較

五言絶句

古意四首

拾得古刀頭土花繡不識摩挲欲礪看風雨黑如墨

其二

我有白鼻騧款段負行李借與碧眼兒一日行千里

其三

神物不可觸暗夜七首吼魍魅或蜿蜒一入而九首

其四

十年不出門不識門前路客騎青騾來還騎青騾去

四時閨怨四首

春日園林好相憐結伴遊忽驚啼鳥喚不到水西

頭

其二

荷葉田田發侍兒倚檻呼蘭槳且莫盪怕是鷺鷥湖

其三

簾內窺秋色空堦月影寒姊娥隔半面不去倚欄杆

其四

拂琴當歲晏指冷不成音淒絕無聲曲難將萬里

心

送張平子還雲間四首

世事形骸外相思別夢長如何一樽酒容得次公狂

其二

雨洗平沙淨秋添江上波太湖烟水濶風月奈君何

其三

長安行樂地塵網綴逃關相逢面目舊知君非俗

容

其四

聞多吳士道在不鳴躍試問鹿門人何如王景畧

閨思

秋風吹去鴈聞說到瀟湘繒繳君知避應非是戰場

其二

擣衣還自卜石上流光彩征戍身應強肥瘦莫輕

改

七夕

巧豈希恩用持針更上樓可憐牛女夜別是一番秋

偶拈詩二十首

面南日色佳北行風孔優造化本無別陰陽分向背

其二

乾坤一生人善惡恣所好有子各望佳如何還大

造

其三

大道本自然慾昏則不見不識剛近仁氣質奚由
變

其四

達士有曠懷猶物失其真試覩垂釣者盡是羨魚
人

其五

有過貴能改頻復即爲厲風霾非佳事幸無終日

曀

其六

愚人寡特操妍媸喜隨語出口已泯然汝心亦得
許

其七

寒煥身先覺二氣同我體不識我爲誰此乃大肯
綮

其八

古人亟治心心治乃浩然治心是心否此語古不

傳

其九

怒時既無喜喜時亦無怒喜怒無去來達者知其
故

其十

習氣既難除如何希厥悟積行以爲基終身防軼
步

其十一

聖賢皆可到要從克巳始淡心學道人數年去矜

宇

其十二

氣至物候新春花散芳甸未能示厥根爲君通一
線

其十三

爲學古有方靜坐求未發此理苟勿融毫釐間胡
越

其十四

人好不足恃醜亦有時移好醜本自形安用汝形

其十五

言有有誠滯言無無亦滿無弦陶靖節千古是知之音

其十六

得失境循環隨轉因作苦去來須臾中仁者稱安土

其十七

釋氏言解脫貴不爲法縛鳶魚詩有詠何處須穿鑿

其十八

言人不如已慚媿乃不生遄征期無忝須見古人情

其十九

動亦貴光明止乃爲死灰執者昧其原於焉成兩頁

其二十

虛空誠無盡吾心良亦同如何一念起波浪竟隨風

題鳥棲杏花圖

安棲借一枝魂夢無驚擾春暖杏花天貪眠不知曉

題鼫食秋果圖

秋露垂朱實鼫戯果其腹莫嗤五技窮不爲稻粱逐

兒輩陪客夜飲

門前長者轍倉卒具樽罍愧之凌雲侶文星落上台

其二

寒風捲落葉霜氣夜沉沉喜汝能陪客休尋白雪吟

其三

汝曹未解事上客忝通家論詩殷勸意更淡剪燭花

其四

周旋初學步尊長已忘年今夕倚前話飛騰嗣自

憐

燕京曲十二首

徒順千祥合車書萬里通梯航來絕域拜舞泱儀同

其二

鳳闕雲霞麗龍樓日月高蟬貂集衛霍制作掩劉曹

其三

郊廟前王典儀章此日煌繁詞無祝史天子正當陽

其四

太液迴仙島龍舟漾碧空昆明蓋漢製不藉石鯨風

其五

南苑離宮敞騋䮸講武多龍媒眞絕足天馬勿庸歌

其六

上刹西山列曾經駐六龍入時巖谷裏猶聽有呼嵩

其七

玉帳黃羊肋金盤熊白肪堂餐時有賜彝帶上尊香

其八

甲第連雲起山河帶礪雄金貂聯累葉常侍未央宮

其九

雲漢昭回久英賢盡網羅彈冠稱濟濟詞賦近來多

其十

紫陌馳千騎輕烟散五侯狎客芙蓉館蕭聲翡翠樓

其十一

苑柳長條綠虹橋倒影重玉泉山下水千古識朝宗

其十二

瀚海奠天塹居庸亦鳳翔太平不恃險辟教普遐荒

題桃源圖

豈是乾坤隔居然鷄犬逃桃花流不到明月自吹簫

其二

登然喜足音好鳥報春羨瑤瑟何年調桃花一片心

其三

人間說漢魏洞內不曾知一盂胡麻飯商山笑紫芝

報國寺市八首

畏寒時隱几病渴解煎茶承恩今日市（承恩報國寺舊名也）鬪說有梅花

其二

雙松天下奇攫拏覆琳屋貪僧租茗爐火燎虬枝秃

其三

一片雨花地竟成百寶臺遊人隨貨去樓鳥不曾來

其四

書畫多名筆開尋認宋唐携歸三兩冊客至酒杯長

其五

毗盧踞寶座平等法應齊如何穀貴日珠玉賤如泥

其六

雜亦衆人呼佛宮非狗屠剌人自盡褁喋血駭專諸（前市中聚集丐剌殺一人）

其七

入市無君子衣冠亦屢過五都眞富貴誰復憶爭何

其八

司馬多詞賦窮年守俸薪覽閱資博物莫作倦遊人

七言絶句目錄

邊詞三首
代兒輩壽毛大可四首
亦園秋懷六首
小遊仙詩六首
送同年范正之任杭州副使四首
寄懷李吉津魏昭華遯左十首
再寄李吉津遯左四首

桃花
柳枝
客來
出郭
西山四首
元宵二首
亦園春歌十首
送方吉偶同年
騎馬
山雨
題達磨渡江圖
題毛女圖
題鄭紫齊村圖
卓茂
題汪蛟門百尺梧桐閣圖卷四首
紀夢 有序
七夕
宮詞二首

贈剔宗上人
山行遇雨溪濱泥滑問田家借雨具不得因止宿焉愛其風味紀之以詩四首
扈從
聖駕南苑閱武應　制
醉起二首
送客二首
平凉奏捷凱歌十二首
閩中奏捷凱歌十二首

夜夢登一高臺四面皆水樹色蒼翳可愛有兩老人對酌命予賦詩因題一絕句其上醒而錄之
題秦撫賈郿候補石經孟子圖五首
題陶朱公二首
戲爲八絕句
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二首
蕭瀟橋迎大軍作五首
題蘐册三首

佳山堂詩集卷之十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錢塘王嗣槐仲昭 毘陵毛端士行九 仝較

七言絕句

邊詞

嘉峪關前大草芊，吐番牧馬射飛鳶。不知羽獵人多少，親見嫣支到酒泉。

其二

遙聞黑水美中華，一夜笳聲便建牙。駝背酪漿重載婦，嬌邊爭插野棠花。

其三

戍人夜半傳烽火，大將旌旗到北門。驚賂前驅爲獸散，爭歸逵頼乞皇恩。

代兒輩壽毛大可

鳳賦才名擅兩都，呼盧俗隱有潛夫。莫言公子貧而虐，猶自親身下博徒。

其二

□□□義重河間，瀨水猶傳教授閒。今日清華□

[illegible]詩家怜好作茅[illegible]

其五

朝騎赤鯉泛滄波暮約麻姑載酒過醉爽不知蹇

爲事但聞鞭石血痕多

其六

赤城麒麟白龍趨醉草華陽洞裏圖莫使人間傳

使字撚摩恐誤作險符

送同年范正之任杭州副使四首

西湖[illegible]歲歲如雲此日風流屬使君萬竈貔貅猶

海上合看摩盾頌雄文

其二

東南民力困誅求橤戟遥臨控上遊好息鯨鯢春

雨過月明叅佐送詩籌

其三

楊花覆水水西灣盡爲墩關未暫閒君去好憑相

寄語從教放鶴到人間

其四

何遜當年憶范雲夢魂風雪總隨君西閣飛蓋鮭

春草取次人歌幕府勲

寄懷李吉津魏昭華遼左十首

漫道高陽是酒徒興來錯認舊呼盧天津橋下直

沽水欲倩雙魚得到無

其二

聞說君王憶沛宮旌旗百萬入遼東　聖恩縱許

十年復不在新豐父老中

其三

歲暮依然歎寂寥風搖霜髮怯清宵笳聲何處催

烏鵲三匝哀鳴未可招

其四

虎豹天門霜雪寒投荒君子正南冠繩床縱令穿

應盡誰識當年管幼安

其五

春風不度關門柳五月寒沙擁敝裘木落天高秋

未盡鄰家皷瘃已先憂

其六

霜冷邊州墮指咸鐘聲早夜叩禪扉病餘剩有安

心法徵足醫王試布衣

其七

垂老何堪亦此行孤燈幾月夜三更關河契濶知
生死風雨聯床是弟兄

其八

寒城不見杜鵑啼莽莽連飛落照低夢裏幾回青
瑣近紅霞一道萬峰西

其九

豈是三生石上魂空庭促膝又黃昏支離病裏開

雙眼總有寒氊不忍吞

其十

聖明燭照無遺策前席終憐痛哭書青海黃沙驚
客夢一時春到醫無閭

再寄李吉津遡左四首

十月風吹塞角哀行人泣望李陵臺饑烏啄雪羣
狐立此地曾淹興代才

其二

縮頸羊裘月有霜一天風雪照遼陽干戈定後遺

黎本爲問黃門舊講堂

其三

辛勤作屋更移居雨雪泥塗計亦疎携得破囊應
自笑西風何處是吾廬

其四

匿影孤村人事少故人書到旅懷開不知積雪三
家戍也有生徒問字來

桃花

劉郎舊入武陵源種樹仙人不出村此桃有種今

須種紅紅白白對清樽

柳枝

柳絲著雨枝枝綠搖曳河橋只送人彭澤門前惟
五樹一拖烟霧伴垂綸

客來

客來共話長生事客去翛然盡日眠前月華山傳
[illegible]訣君眞疑我是神仙

出郭

[illegible][illegible]尋花入野寺數聲清磬一溪風桃流臥月無

能任幸負斜陽歷歲紅

西山四首

白鶴飛來好寄聲夜深誰弄紫鸞笙二分垂足先
生傑莫遣仙人瞰帝城

其二

擘叠芙蓉不可攀西風遥望一開顔道人莫挾白
龍去留與山靈伴老頑

其三

層叠千峰錦繡開碧雲何處是仙臺秋風欲踏金

鼇背更約麻姑載酒來

其四

曉起裁書報赤松詩懷酒琖意多慵仙笻借我登
高去秋好還應第幾峰

元宵二首

佳人偕月弄箜篌公子垂鞭躍紫騮直至夜深猶
不去侍兒一曲小梁州

其二

高樓燈火春如海斗酒十千偕儘歌唐帝霓裳入

去遠簫聲何處送嫦娥

亦園春歌十首

斷得清泉處處通擬將竹木駕長虹風吹楊柳千
條綠而洗桃花一片紅

其二

鈿草成畦籬作門雨肥菜甲長兒孫蜿蜒別有通
池法無事閒來記水痕

其三

山色西來染翠羅紅霞映水錦成窩魚龍盡入光

明藏不羨江湖雨露多

其四

小河新濟葛容舠篙管迎人上畫橋西望高梁林
樹盡觴盤粉擔此中傾

其五

海棠着雨鮮於染蛺蝶輕盈來去飛萬綠叢中看
不見十分春色上人衣

其六

草亭初構兩三椽白鷺朱魚逐檻前食櫟綠陰爭

作坍無人來索地租錢

其七

如篦淡柳聽啼鶯舌澁初調尚未成乘興穠來容
領畧春和宜雨又宜晴

其八

飛燕卿泥掠水輕遊魚耍藻映波明鄰翁有約攜
孫至醵酒扶筇看放生

其九

呼虛覓句曲池邊醉藉苔茵亦快眠青翠滿身渾

不覺晚霞斜掛綠楊烟

其十

柳市烟籠春雨餘酒帘遥引太平車欲將蚱壙兒
童唱寫入橐駝種樹書

送方吉偶同年

風催霜落角聲哀塞北江南淚滿腮五十七年方
吉偶今秋容易上京來

騎馬

騎馬狂風吹我笠兒童笑我手雙扶雲巾行雨鞭

龍急為問犂龍借得無

山雨

萬木糾紛渾遞幽龍蛇不辨雨初收茫茫我欲分
天地雲氣橫空泉倒流

題遠磨渡江圖

臺城烟霧空伸脚揚子風濤不斂精千古望洋同
雙艇白鷗朋浴引雛兒

題毛女圖

雲徑雲巖松有鱗人傳毛女是秦人月明石上飛

來去不共桃源作主賓

題寧宗齊紺圖

高風不讓桐江釣廡下何如冀缺妻更老滇庭稽
古力曾無辨論到祁奚

卓茂

掀天雷雨問功宗獨有循良憶舊廟英氣雲臺三
十二笑將儒術折從龍

題汪蛟門百尺梧桐閣圖卷四首

嘉樹凌空草閣幽白雲時到碧山頭最憐摩詰官

猶冷不蓋藍田憶舊遊

其二

元龍豪氣未全舒廻首淸齋舊雨餘類得龍眠工
繪事千峰齊景照圖書

其三

參差古木千章合蕭瑟西風萬壑哀梁父吟成高
臥足不須更上讀書臺

其四

一簑風雨聽秋聲秘枕淮南問藥成後鶴共知丹

竈寂無人谷口亂題名

紀夢

戊戌七月二十八日夜夢天河甚明其
中星皆三連而位次整齊星下綴以金
篆如斗大不可識一老人從旁指予觀
之醒而紀以詩

星滿銀河兩兩橫中間金篆更分明仙人指點從
頭說擬我牽牛是此生

七夕

露濕風微酒半醒貪看牛女臥前庭朝來一事渾
忘却不及携尊餞武丁

宮詞二首

舞罷陽阿玉殿風當年羞影燭雙紅婕妤聞有新
封號問訊腰肢更不同

其二

轆轤金井夜無聲露濕羅衣欲二更閒把守宮相
戲問朦朧月色向分明

贈別宗上人

芋熟燈焚識懶殘藏身蹤跡向來寬不知金聚前

生是猶對文殊話一官

山行遇雨溪深泥滑問田家借雨具不得
因止宿焉愛其風味紀之以詩

泥爛溪深馬渡難漫天風雨畢征鞍山翁不賣盧
龍塞居指前村尚幾灘

其二

茅屋欹斜席蔽風居人不解出村中一聞雨具軒
肰笑傳集兒童看遠翁

其三

夜宿篝燈燒柿葉鄰翁來問客餐無恙憖濁酒提携至土銼拔衣與不孤

其四

婦子嘈嘈憂客寒征衣火焙勸加餐欣肰夜語科頭坐只問鄉園不問官

扈從

聖駕南苑閱武應　制

朱鸞辟邏華蓋張羽林十萬校長楊兎罝兢起風雲會魚藻長依日月先

醉起二首

雅川勻漏伏波功醉倒花前理亦同支枕不知天已晚一庭清露月明中

其二

乾坤不與吾心似南北東西亦有涯閱盡機關開口笑休教辜負滿溪花

送客

送客何人唱渭城春風一片柳青青離亭莫怨天涯晚酒肆吳姬儘可停

其二

雪色燕姬結早春春風疋馬淚沾巾君王欲下輪臺詔誰是當年諫獵人

平涼奏捷凱歌十二首

逆豎逋誅从阻兵將軍十道下孤城天戈指處幺麽息不用停鑾上　帝京

其二

詔書前下盡歡呼士女壺漿已載途爭說將軍非嗜殺更蠲逋稅問民蘇

其三

如天帝德赦強梁百計無如　廟筭長戰士韜弓無一事前歌後舞入平涼

其四

聖主憂深民力窮降書夜奏未央宮耕桑先問無驚擾麟閣應推第一功

其五

稽首軍前復向隅泣思往事不容誅　聖恩特鎖

雷轟電掣入閩疆旱帥威名勢莫當聞說前鋒兵勝落旌旗擁處是親王

其六

閭閻無力早歸降此日壺漿婦子雙感頌 皇恩揮不去香烟繞徧碧油幢

其七

無諸城接九仙山蠢爾蜂屯敢逆顏不是遏劉傳聖諭肯容一騎放生還

其八

海島殘魂竄伏餘餌來一紙叛臣書孫恩橫槊無歸路環向西風泣舊居

其九

歎息漳州漲滿隈孤臣日夜望旌旗今朝掃盡鯨鯢窟更築京觀祭義師

其十

鷄犬遺黎共幾家將軍留意問桑麻鵰飛有律哀鴻集一夜笳聲滿縣花

其十一

閩江正賦本無多協濟原從內帑那 詔下獨租應不惜況宮減膳俟民和

其十二

親王擐甲履行間 天子彤弓待凱還此日山川增氣象野花隨路送歸顏

夜夢登一高臺四面皆水樹色蒼鬱可愛有兩老人對酌命予賦詩因題一絕句其上醒而錄之

樹蔭崇臺緩步登春風習習碧波澄不妨杖履遊三日此是蓬萊第一層

題秦撫賀膠侯補石經孟子圖五首

干戈甫定撫秦軍獨有中丞最尚文手把一編金石録凝香晝戟對清芬

其二

政成膏澤遍秦疆欲擬文翁化蜀方不爲春雲邀翰墨低回千古憶中郎

其三

中郎石榻流傳久斂手欽承龍鳳姿獨怪七篇經

績處摩挲不盡起遺思

其四

爲諸碩德補遺經手鐫依教太劣生恰喜鶴來無二樣感通共道有精誠

其五

世上誰傳幼婦辭石經鄭重是吾師當年不盡揮毫意留取西京一段奇

題陶朱公

一葉扁舟信所之江湖安用許多貲辟妻棄子能

無恨正是心機未了時

其二

誅國誅家智有餘盈虛小試計非昔學羅截大奸人入千古黃金霸術疏

戲爲八絕句

赤烏扇火散雲濤六月炎陰價倍高爭說冰寒能救暍十錢買得似葡萄

其二

太倉紅粒蒸腐火官俸支餘庚底饒對半春來消

醫氣健脾猶勝[illegible]

其三

赤日家家灑炙瘧[illegible]煖煴官嚴漸許前兒少夜睡街頭不閉門

其四

處處歛錢賽六神[illegible]鑼鼓聲喧燈火置缸便餘撤申嚴御史頭

其五

房價年來減[illegible]到處題名皆今許召如

鱗集喜看舉由賃屋來

其六

捐貲薦辟共誇榮笑[illegible]可憐馬[illegible]元不貼字三途分進奸[illegible]

其七

窮民無葬喜投身[illegible]乞錢贖婦女繁華不戀鄉癡人

其八

仕途未入已頻加妻妾華誰一品華笑說紅綾留

咲餅爭教舞袖窄長沙

題徐電發楓江漁父圖

楓江一棹五湖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金門饑
索米更牽魂夢到柴山

其二

一艇烟波秋色盧儵肰釣得太湖魚玉璜不合隨
鉤出却使非熊應後車

盧溝橋迎大軍作五首

鑾輿翠蓋出西城月滿盧溝照　御營十萬貔貅
齊勒馬親看拜纛

至尊行

其二

親王捧滕動

龍額辛苦長征萬里還日麗河山增氣象鐃歌直
入五雲間

其三

千官錦繡厭城西朱實鮮迎曉色齊天語遙聞加
慰藉歡呼雷動馬長嘶

其四

有摩般擊過盧溝日暮移營海何頭下令移營海何膺
慮尤憐諸將勤從容飲至拜　龍樓

其五

少婦流黃坐捷書沉沉關塞渺雙魚今朝喜極還
零涕拂拭征袍問起居

題畫冊三首

種松到處龍鱗長茅屋高寒少爨烟氷介滿枝如
綴玉鶴棲不見說秦年

其二

家住千峰頂上頭白雲來往自春秋閒揩竹杖聽
流水不過溪來問小舟

其三

爲是丹成不欲仙方瞳鶴髮舊巖前案頭琴已無
絃在誰識元音滿洞天

序

益都馮先生先刻其佳山堂詩集成已所[illegible]復槧槧成帙以其未刻者命與堅序之與堅受以卒業喟然曰先生之詩其有本者乎昔者姬公以其道致治於天下復以其詩述勤苦恤勞疾痛痌瘝之東山七月有深思焉求於大雅之文王諸什篇公所作也孔子備而錄之以為王事之根本而復以其後齊詩四篇躋之於頌即齊所以為詩與孔子之所以輯齊詩者其本末可概而論矣先生處

東魯千百年之後世當休隆與聞國政所以息事寧人與民更始以其道幾於治安者甚久顧天下之仰先生者其迹耳今欲舉咏歌之末以測我先生而先生之所具渾瀚淵穆莫可涯涘其為本也甚大非一詩所能究故詩亦不得而淺言也蓋先生其得詩之深者乎與堅自乙未入太學受業於先生迄今二十餘年復得負笈而從竊見先生之吐納風雅縱心調暢自謙游陪從至於燕居之頃無往而不為詩信乎疾書紙[illegible][illegible]

不移晷而篇已就歎曰先生之精於詩也至此乎又見先生退朝之暇輒手古詩一二編吚嗢不去口復歎曰世之為詩者有勤於學至老不衰如先生者乎蓋先生之得於天者全而得於人者至其為道也藏之固行之廣而發之迅所施於天下者類然故所為詩若不經意而情極夫古今之能事世之枯搰嘔心而但求工於字句者未之或幾也不觀齊之泰山乎夫泰山故高矣天下山之高如泰山者不乏也然所謂泰山之雲觸石膚寸不崇

朝而遍天下非雲之能而出於泰山者之能猶夫詩詩不能自為工而所以能工詩者工自有在也噫天下之有本者率如此獨詩乎哉天下之人知其說可以讀先生之詩而後世讀其詩亦有以知先生也

太倉受業門人黃與堅拜識

隹山堂詩二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目錄

雜詩三首

買書

送王艮輔之任零陵六首

雨

夜

初夏二首

飲王大司馬怡園

詠古五首

送少司寇佺再來歸葬十首

秋夜二首

買鶴

觀長椿寺泥佛殿壁

熱

觀長椿寺立碑偷彌繼和尚

贈別已未諸子

法慶寺訪實鄉禪師齋中浴歸

答曹州劉與甫送花

喜高念東唐濟武過訪印事

九日攜兒輩七里溪北稱樹

閒居四首答毛行九

菊花

喜蔣鴻緒至

在昔

勸善歌

初度

小遊仙詩三首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王嗣槐仲昭
慈谿 徵日開
治世庚臣
男 協一 躬暨 仝校

五言古詩

雜詩三首

唐虞弘治化五絃每時揮豈爲自娛樂念此民阢
隉一彈解民慍再彈阜民財民財不得阜奚用珍
衣爲作訛有兆始成易亦定期逸豫昧此理七政
安可齊君民洵一體憂樂無相違玉食亦畝畝袞
龍亦杼機損上則和樂損下致仳離仳離鮮活計
盜賊用繁滋流冗紬常供徵求恐徒施仁愛自天
心婦子實丕基晚言稷薪議勿使棘七持杆後處
前代一夫不敢遺補助歌夏諺谷茄誦周詩民依
一荒怠深爲治理疵祈天永命者降戀紛勿疑

其二

洪荒不可紀舜典明五刑遷善錄其過五𡨴臬淵
冰念此下民愚風動必精誠降典[illegible]次準審

和辟書升簡秀良禮樂以時興治理無失序神聰
乃和平王者備三驅前禽亦所矜奈何迷後世深
刻播威名險慘嚴陽擬仁人測以鷙不見遷善者
徒開抒網情訊之無可貸誰其戕民生命如刲羊
家習見以爲恒尋本窮化原原濁流豈清成康致
刑措漢文亦經營至治不易幾中才或可遂小人
廻饑寒君子念驅併聖主握其樞奏格發原乎覺
循布誠信讞獄求惟明孝弟與力田治惡自勸懲
俗吏非所任風俗庶以更

其三

植苗蘗其本樹木防其蠹本塞苗根深蠹去木液
同遠者知其然桑土及時蓄風雨不得擾傾予乃
卽步一德無嫌猜抒欸託情愫君子惠能光照矣
敦親故睹此上下交諂瀆奚所附吹笙鼓其簧嘉
賓何遲暮旨酒亦已陳昭德清皇路太和自職徵
豈徒美式廣肖躬在干戈與徒尤須頌有慶共武
服况瘁勞遠戍率師有丈人紀律出素裕安內以
攘外與民同好惡聖主御神器篤一精一慇那隱

文武資燕嘉孝友且順勤識理臧鑿凶神斯注四
方無拂威鄉消闔澤布

買書

頗倖購遺書卑內有闕訛珍重示子孫貧乏無輕
棄孰知廿未叟紛紛委市肆嗟哉此翁想校讎忘
年歲營求驅蠹魚燥濕煩啓閉安意于澤存足以
永厥世天地有劫遷運會多隆替如何故紙遂
令精神繫閉擺一噫息翻笑昔財貸購者與借者
理應同一致智者不藏書兒爲子孫計取其聊遮

眼寧能論價值散佚與收藏無爲作凝滯束卷聽
鳥鳴堯爾適吾意

送王良輔之任零陵六首

南國有佳人容華常自保雲中辭鳳吹江上拾瑤
草絮修過物悲瀾別愁天老

其二

鳳凰梟阿閣乃謝瑯玕枝九苞羽自異一飽恒無
時頓此雖皆宵枳棘非所栖

其三

美人怨離別含情自返顧非無桃李顏恐及前華
暮撫琴一再弄含徵託情素

其四

遙望祝融峰還想洞庭舟响嘍入高冥蘭蕙非凡
儔將以河陽花齊芳杜若洲

其五

我愛濂溪子於道得其真聖傳躬負荷千載仰清
塵采采芙蓉去巖栖有遺民

其六

道州郡邑凡元結懷嘗將數十如公等天下治册
爲賊退殿官吏總和惡我師

雨

晨霧樂遙空午餘飛霂霂濕氣潤衣裳溫風蘇萌
木蜂蟻粘蓮黃蝶粉墜枝綠抱膝昔吟者炊烟時
斷續

夜

慮游無可營悠然寄物情月華出端坳庭樹前
微風動庭樹棲鳥還復驚披襟幽意愜潛藹道

識慮幾肇笑伶父奇能繼相如秋風撫剛惡炎傍
無深纏宛洛埋憂地千載一嗟吁

其三

右軍去官時作文復誓墓慎祖信高蹈大令亦小
謨子弟患不佳升沉何煩顧悔吝生滯胸山水稍
齋趣歡情有待終清虛神奚駐達士與理契坦焉
略情慊御摂凌八極天地獨奔趄

其四

景略雄傑士魚水得苻堅既執讒慝口遂操仲父

權太傅恪云亡進歲克俘燕北拓滅觸境西封及
酒泉治理尚嚴峻尊崇無比行所恨遺孽在雌雄
紫宮騎不待淮淝戰本搬木易頻大人格君心獨
術烏能全

其五

支公齊名理蹤跡淵王謝清言用時流逆微旨養
馬放遂脫恒情簡默與道參至人棲虛無深恐外
物假不見博戲者神清以生死仲長示縮蒸結盧
臥河下

送少司寇侄再來歸葬

名賢川嶽英坎壈或時見嗣續嬰禰知倫常歲月
緬吁嗟慘哉天地亦慘變

其二

聰焉溯祖德貽謀一何臧黽勉期克紹中道相淪
亡姑婦矢栢舟艱貞泣旻蒼

其三

無祿姑云沒婦孀艮獨苦操作資火齊撫孤念父
祖遊征鮮兄弟早夜凄風雨

其四

能凡有嚴訓戲弄絕兒時性靈執啓佑天地總低
垂終稍伽勞力舍飴惜未知

其五

崢嶸頭角露善慰高堂倚寸草三春暉罔極仍屏
營所念薄祜者無以底於成

其六

毛義喜及親捧檄乃蕭瑟扳輿導遊旗孤舟浮秋
水慈惠稟懿教苗蠻如父子

其七

雙飾風徽樹丹綸瑰琰陳萱花正愛日稚服恰宜春戟門歡父老忠孝是王臣

其八

環珮歸聲早蒼茫素旐開豺狼衆道路戀風塵徘徊同穴天心證松楸悵素悽

其九

司寇平反久廟堂鑒樸誠佗穸全稱歎閭里羨光榮敎戢啼烏淚阿咸亦應平

吾宗隔南北離絮久未訪造壑靈輀歸明哲千古式褒事早能求羽儀生顏色

其十

秋夜二首

愛此枕簟清怡然展老腳呼吸通息深虛白室宇廓勞人役暫逸如魚投廣壑造思鹿豕趣天機匪假託人生患有端情馳與理縛兩忘窺其微擺落如秋擇近天兩角雲仙人一丸藥總無攖吾寧慮其末藜藿

其二

老至氣血衰陰陽易偏毗中和實爲難醫藥詎能理從容存元化粹益著前執智思多朋從爰以祛其累虛衷待衆緣清靜斯原委所愛非所養莫與神爲市澄心觀未發淵然萬物始無以氣爲神此中有妙旨

買鶴

田叟有逸興賫㲉易仙禽爲愛千歲姿乘玲九皐音乘軒鄙同氣凌雲契道林春風既和柔且念主恩深引吭入霄漢待搖遊非爲人民有是非蘇耽知我心

觀長椿寺泥佛殿壁

梵宮厄地灾殿壁半傾側寺僧動募資營用易得逡巡二載餘竄伏多鼠跡急欲已就綏者猶遺失塵氛侵纓絡邊間金與朱春風漸和柔取土都中泥揉紙以爲筋斷麻如鉞屑飾之以膠能沃之以米液香澤光可鑑細無髮紋裂淨土規模拙已覺人天悅慢無道子手丹青諸相刻恨無子繫

鉢廻嶄嶅飛越幽靜禪宇深虛明世慮絶花香鳥
語時閒情怡步屧

熱

炎暑銷金石滲漉頷頰宰草木盡焦枯奚遑問蘭
滮嚌能呪鉢龍轉使陰陽改大叫走若狂安得到
滄海兵戈甫脫離饑饉恒相待兼之厲役炎死或
非其罪烈風飛沙塵白日匿光彩羅熱更酷毒密
雲徒靉靆滃虬不肯裂豐隆當自劾不仁歸造物
爾職竟安在遐生憐子遺神豈無罪惻淅然淼黍

禾與爾同樂愷

題長椿寺立碑簡彌堅和尚

萬事以緣起成毀亦天數人力有補救適然隨所
遇施者忘其勤受者安其素施受兩無我當達妙
光露佛像獲莊嚴雙偈蟲以樹及其既成時奔走
紛如鶩不知緣本空但覺相常住此非堅固心無
爲耳目誤見善而歡喜見惡而恐怖善惡俱泯滅
茫茫如大霧變滅歸須臾何者是吾故形神有離
合浮生失常度但折我慢幢直心是道路

贈別已未諸子

諸子何濟濟蔚矣廊廟材菁華不易得麟鳳非凡
胎蓬樹宜蘊到吾年惜衰頹握手一言別頓令心
懷摧仁人贈以言坦衷勿疑猜丈夫挺志操矯焉
離塵埃含弘歸德量狹度衆所媒修己期賢聖愷
爲中道蹤松柏標勁姿蕭艾詎可偕相勵以堅貞
見異遷乃乖立朝貴正色匪目著風裁流俗理易
汙智者亦徘徊衣鉢豈足傳但願珍懷來

法慶寺訪靈巒禪師齋畢浴歸

初日照禪林已睹琉璃色入門位置宜莊嚴匪易
得創始心良苦深謀貽典則栽田博飯境妙悟轉
含識鼓鐘攝威儀恪共無忒職大師臨濟宗鎔冶
具神力來遊叩法堂相對語默塞西峰突崢嶸冬
溫鮮結齋竹覆堦際深禪室淨如拭齋罷供浴湯
除垢資功德俯仰竟忘言蕭洒脫徽纆歸路般若
光同此水晶域

喜曹州劉典甫送花

君家近洛陽名花實繁夥我乞數株栽君云無不

爽閉戶或讀書遊覽恣微賞叅蓄亦易足暇豫娛
俯仰良友歡我廬古樸乃吾黨種植話所宜爽[illegible]
紛爭長抗志鮮俗慮風期徵夙羲入室共討論擬
聖亦已往疑義時關如吾道非鹵莽冶湖水竹多
扶杖邀谿樂作詩題壁間高致晉魏傲顧之一笑
樂益我烟霞想疑是考槃人秋風天宇廣

其三

人生重道義處世有恒操老至狗貨殖聖人戒其
髦予志在畎畝巾車歷林皋溝塍誠已足第惆農

人勞秋深天氣清快睹雲霞高微雨不沾履登陟
關蓬蒿愛此波濤闊烟霧助揮毫歸來茅屋下奕
者詠其曹濁醪獻良夜清歌袪煩惱懷抱既浩蕩
雅何佐持螯樂意稱友朋秉燭續風騷陶然終永
夕禽聲已嘈嘈造物憐衰暮君無笑老饕

其四

端居無他好怡情惟林壑雲起倚杖看聽水思盤
游晴空雁影來沙浦如翻酢我友亦卬須默[illegible]樂
寄託綿懷古人賢周諮欲商酌默坐檢平生能無

深愧作總叢互勉切衰髦資謬游奚以遊覽暇豫
伏遂紛若高懷遠塵氛素心覬枝消作客從我遊
豫期脉落落笑譚風雅宗文字不徒作鵬鶚將翱
飛勿爲尺寸縛汝去凌霄漢安穩眠老脚

菊花

彭澤東籬醉愛此菊花枝胸中無一物消遣酒杯
持南山白雲飛繁露綴英時高風不可見千載令
人思

喜蔣鴻緒至

衰病寡知交杜門拙獨守非無少俊人擱其厭老
叟近得王克謙與予雲生氣邁開笑口共知乘素
心機械無一有蛩然喜足音聽同谷中相風雨雞
鳴夕不得常聚首非不勤憶念中情難具訓貧家
各有事稼穡舉其所蔣生從我遊膠漆殷以厚去
春歸毘陵隔歲訂重九延期十月初斯言乃不負
方食投匕箸歡然執其手信義夙所敦今人多傲
帶道路忘饑渴歎子真良友入門顧我顏問我安
樂否情至他語無依戀歡噓久自言有老親致遠

不敢後丈子一何賢此義古人取我本息機餘近
復忘老醜休夏每自恣扶杖或獻酌將憩郭外處
不爲計升斗前月毛子來(謂行九也)同飲泊湖酒王曾
二子俱笑謔悉佳偶老懷得暢遂將復棄杖走作
詩題壁閒筋骨揖顏柳歲月記同人淵獻月建酉
陰雨倏淅瀝小舟看魚躍婆娑浮大白唱和爭盈
篇此樂誠難遇肆志理無咎我詩皆君書猶冊猶
座右君其悉載之友誰應不朽後有尚論人知青
非鄙數

在昔

在昔俊友盆淑躬養疾砭步趣循矩矱邁征期無
忝文字尚侑雅匪徒飾緒業濟楼致古誼洗濯郤
浮艷睽遠輒相思談笑理不厭矜式嗟乇衰中情
如負欠詎意故老希澆漓滋惘念厚德一以乘得
無爲世站子弟失嚴訓美質等隤頽勿用說錢裘
揖讓恒齗歎悠悠老人心深惘淪昏蔀不覩禮
中胖旿學負劍仁義爲良田斯言誠非僭

勸善歌

我昔辭北闕

吾王念庶黎勅我勸勸導務令獲安棲淡蜷泰
旨歸荏苒歲月移德薄無感化政云習俗非淳樸
日以散禮讓反喔譏強弱勢相凌詭譎言無稽殘
虐安自然邊恤姻睦離積貯日以虛慾惡何不思
報應乃天道傾覆恒在茲昏愚恩固念妄罰百世
基乃知刑弼教盛世崇其宜忠言旣逆耳誼戒將
安施即此負上諭臣罪尚奚辭

初度

老至苦衆侵局促如蝟縮今朝天氣和欣然伸老
脚兒輩獻壽觴親族並紛若扶杖再拜難遂爾廢
酬酢笑言談舊聞所記半迂闊習尚今昔殊聽之
或錯愕典型日以邈後生慵束縛因思飲酒時胡
爲損其樂絲竹趣亦佳且聽笙簫聒暢適得天眞
老懷將一豁須臾華燭張少長恣歡謔絮語本非
宜眼倦厭深酌退聽更漏交長嘯倚小閣

小遊仙詩三首

日月周須彌虛空奚所待健行符次度彊力生光

彩下士幷倦勤幽暗蝕眞宰賢哲秉明照神理應
無改長嘯倚閶風化跡如不遽

其二

令尹占紫氣書成發微旨千載藴奇光天地無終
始至道匪易聞拾瀋或不死泫泫大化流抱此徑
寸咫日月闢扉間三山委素履

其三

水火齊爲用肌骨和且柔不焚亦不溺如載光明
舟中正非偏毗貞固得好逑至寶鎔玉液如何復
外求赤虬有符命鞭叱到神洲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目錄

答彌𨻶和尚求伊師浮石和尚塔銘原韻
春耕歌
送沈中立之耒陽
育嬰歌
五日熱甚對酒不飲慨賦
長椿寺旛歌
贈吳丞臣
太倉行
龍鬚歌
夏日飲朱子飛同年園亭抱其幼子出見
蓋七十四歲時所生也賦贈
元夜詞
治湖欸乃歌
九月歌
歲時歌
長歌贈高念東

書懷答徐生

佳山堂詩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毛奇齡大可 蔡徵日同 治世虞臣 田協一躬軒 仝較

七言古詩

答爾瑩和尚求伊師浮石和尚塔銘原韻

宗風崛起爾臨濟擊電轟雷氣聾世北地初聞鄉
帆音千劫擔重一線系恁師遊紛秀孤峰四海無
致歌棠棣座下英聲法雨數奔走指般如鑒巍峩
中街髑髏技與浮石親承為法繼三載天童復福
觀石發俱衆無巨細雜那白椎椎一堂天女窺座
花散砌淅然杖屨自怡雲宛爾林泉不謁帝徑山
深庭闌蹉蒿白馬潤頭臥薜荔機鋒老去利人天
幽巖履跡司啓閉千峰萬峰隻屐遊日面月面諸
佛來一天風雨護龍眠萬泉湖淚拳螺髻令祈求
求拾上筵辯才無滅當年慧寂遮龕底愧商英光
明法藏莊無際造聞奇秀儼天成豈有文章芬肖
龕英靈呵護自不磨貞珉一片永如礪

春耕歌

膏雨入地深一尺耕夫鞭牛牛汗赤愓佪纔生春
有陰飮牛樹底恣臥喟主人窮困迫望歲惟恐春
耕不及格借得官牛待還官鞭長愼莫傷牛春去
歲官糧欠孔多千村萬落無人迹今年稱貸力春
耕三冬無雪愁無麥幸邀雨澤稍滂沱卯今溝收
免溝瘠稅債交催償未能勤苦終作饑寒迫喜看
布種仍溯零仰祝靑天千里碧

送沈中立之永陽

有客新從永陽來君今驅馬永陽去客言永陽山
水佳君才卓犖如鳳翥二月桃花滿地紅吳鈎歷
繡當春風黃鶴樓邊多少恨長歌還擬大江東

育嬰歌

草堂置酒花正紅鳴鳩乳燕西復東者鷹怒攫飮
其雄此物亦在變化中賓客滿座笑語融吐詞芬
郁如淸風手把花枝老眼蒙有錢且付養嬰童慈
惠喜得皆和衷天地生意無終窮震世勲名何多
紛古人利達意獨崇此事應與造化通生死無令

歘飛遂起諸滯瘠保靑豐拯溺救焚將無同作舍
劇錢成大公涓滴沾濡賞麗鴻龍蛇起陵谷九畝
妖氛消除行挂弓陰雨膏苗野芃芃四海啁啁歌
武功幼者遂長老壽終秋毫豈足補天工與君一
笑等虛空

五日熱甚對酒不飮慨賦

天際陰雲望逾迴當筵搖扇呼奚著小齋偃側蘊
隆甚衣衫緩盡復露頂拍案大叫辭杯杓如此百
年徒鼎鼎安得眼前雲水寬榜人呀啞進小艇不

爾御風似禦寇旬有七日冷然醒誰能局促讓年
少坐看河朔恣酩酊百川鯨吸眞仙等

長椿寺旛歌 有序

貽仙舍弟於長椿寺爲
太夫人祈福
太夫人病旋愈因施寶旛二樹長六丈餘
名繒異錦莊嚴具足圖繪精妙具種種
相萬衆仰瞻咸嘆目所未睹鈴鐸之聲
遠聞數里爲京師諸刹之冠聊製小詩

以美其意

弟也純孝古今無禮足醫王母病蘇長夏汗流不
敢拭秘笈靈文啓玉廚欲報深恩辟所惜變出雙
旛光怪殊來懸長椿寺內竿萬衆仰瞻神鬼趨背
成佛號莊嚴甚圖繪微妙人天娛旁綴寶幢尤奇
絶名繒異錦相爲須鳳䮕一一銜名珠飛揚天半
吹笙竽乾闥婆舞魍魎驪蛟龍盤礡朝帝座鳥雀
啁啾風雨呼竿長十丈鏤層東旛形裁製尺度足
華映鴛鴦兎倍明光徹琥璃吐衆玉日月照回古

殿開遊人亟到問蓬萊綵霞繚繞黃金色共掛丹
梯續命臺兼聽鐸聲引晡鳥甘露徧灑楊枝濡弟
也純孝古今無

贈吳采臣 有序

采臣諱盛藻江南和州人予在成均時
相得甚歡後仕爲中書屢任至廣東督
糧道遇變杜門自守不受僞職旋報丁
艱今服闋赴補銓部以無例難之因作
此歌贈焉

閩橋早識歷陽彥大篇奇字千人見年少猶首如
蓬闕閃閃雙眸巖下電孫何英多惜不得鳳閣鸞
臺侍筆硯書法道逸體製工學士聚觀並稱善生
成繼翮自飛騰邊塞據鞍雄顧盼組練光搖天北
頭旌旗影動日南殿鯨魚鼓浪駭奔雷潛蛟怒舞
風雲變羽檄交馳非一家書生株守絶親串自信
忠貞泣鬼神詎知春色迴鶯燕苦肉婁京雞骨存
崩奔揃棘淚如霰將軍稱故醉尉呵酷吏索金陸
賈便躡足淵　帝遊承明九關虎豹噬人面意氣

相逢吾道孤老來方覺文章賤嗚呼世態浮雲不
可料狡鼠罔鄰嚼能讞君不見紛紛奴隸擁節旄
橫金拖玉恣歡讌丈夫骯髒有特操如此功名奚
足戀濯瀝揮汗贈爾歌急呼平頭搖大扇

太倉行

太倉之屋崇其墉太倉之粟如高峰漢文皇帝躬
節儉紅腐不食蒼苔封元狩之間開邊事方朔苦
饑不得舂歷代本計重積蓄東南舳艫無遐巫山
東衆麥路差近中州同時鼓枻從　國家歲漕三

百萬怒濤巨浪爭蛟龍黃河北徙無定處長年呼
號人力備軍興浩費折數多百官廩給亦從容已
聞江漕留京口復見牽艑出涸州
天子慈惠愛黎庶恨不分食代爾供內府車牛鮮
次集王公貴人情併急邊外蕭蕭青草無牛羊瘦
瓷穹廬泣藩離得歲輦金匹綢繆未雨損玉粒居
庸之口何嶢巖迴旋截嵲盤劍澁怪石抓天虎豹
蹲傾側錯失何嶔及踰冰雲中大苦饑　肯坼皇
皇姦於邑發帑蠲租無虛日洛詢嘉謨納百職

聖主迴天豈有極雨暘時若周原臨人無階吏俄
宗錢命見逃亡歌舞入鳴呼將理細推千年觀棧
道劍閣摧肺肝十鍾一石死亡繼今日方知蜀道
難

龍鬚歌

友人遺我雙龍鬚云自白龍山中得此山相傳奇
跡多神龍往往潛伏匿海氣遙連草木腥雲烟滅
沒日月黑陰霾霹靂兩龍鬬龍髯墮地人不識領
肉尚存衆驚視或言炙服快胸臆肉上連鬚十數
莖衆爭擬取炊難値細如馬鬣光照人疑是劍下
賫珠色友人珍重相餽遺我驚開看三歎息雖乎
不捻有特操或供天御絕方域六合瀰淵寧有涯
雲行雨施是其職玄黃血戰胡為乎皮之不存虧
龍德至人相戒杜其機淵默天倪作光輝什襲深
藏勿輕棄恐逢風雨尚能飛

又日飲宋子飛同年園亭抱其幼子出見
蓋七十四歲時所生也賦贈

吾友磊落多奇致仕歷中外政稱異擢具曾懸御
史車纔方猶記文章吏屈指林泉十載餘傍壁小
築貯藏書詩成奧衍含騷雅酒熟賓朋御應徐談
爾仙才本仙骨白髮方瞳氣逾越窈窕䝁子聯笑
宜鉛汞養出嬰兒突僻悲棲遲歲月高閉門三徑
沒蓬蒿天上驚傳犢老送人間忽睹麟鳳毛非劇
開途偶抱見秋色爲神目如電欣逢啣玉復生枝
不用桃花來礦面我年相亞兄弟行吾衰已甚君
方壯明年若不棄官去湯餅重來看弄璋

元夜詞

豐年樂事歲初收燈月交輝倍光彩月彩含燈散
玉毫燈光帶月鋪銀海月滿九野飛牆麗燈炎萬
戶慶長春銀花火樹燈千盞寶馬香車月一輪笛
裡梅花吹彩色橋邊屐跡隨氷魄問月人來鐵鎖
開看燈客過金鞍側墮珥遺簪燈未收歸家猶說
月風流太平燈月人如蟻元夜光華兆有秋

冶湖欸乃歌

南山南分北山北櫓聲咿軋乘葭灰霞起西峰一
片紅千條弱柳堤頭色深潭十丈蛟龍舞搖動堤

圩集風雨榜人繫纜樹千尋野老扶筇話三古治
得酒好魚兒鮮醉倒舟中自在眠睡裏蘧蘧天宇
闊晉騰何用數流年在昔京華歎偪側夏日汗流
秋齋懸重裘縮頸冬苦寒塵飛滿案聲不得自從
解組賦歸來先業猶存舊釣磯貧時竹換錢偏足
病起桑叢倉後栽桃李春風夏芰荷百花叢裡渡
漁蓑機過鷗鷺驚時少話到興亡忘處多靜中坐
對白雲起朵朵芙蓉露未已秋月時懸略彴西待
藻謐在元明裏鹿門妻子近襄陽樂文詩成意未

央何似太平身退老扁舟兩岸蓼花香

九月歌

去年十月天氣溫今年九月風較厲桃李田園偏
作花陰陽錯迕嗟乖戾洗兵已見環海平自昔王
仁俟必世窮黎望澤意誠殷寒暑伏愆太和閉前
經饑饉半逃亡賣作奴婢免生塵市肆蕭條田畝
荒菜色誰能强租稅今歲薄收稍得[illegible]又愁米貴
苦糴多貧家衣食眞難足聖人謹微將若何

歲時歌

一日二日天風寒三日四日君莫歎二氣回斡散
陶滯九重閶闔布履端五披微裘安寢燧東占雲
物迷海嶠荷鋤引領向西笑官吏不擾租稅寬斗
米三錢誰能料把酒會聽黃鸝叫

長歌贈高念東

與君結交歲已久當年意氣何飛揚詩卷滿床隨
意讀落筆千人萬人容嗟而彷徨美人佐觴城南
莊一飲百杯詩千首春風黃塵長安道君乃先我
入玉堂天地慘[illegible]泣易彤跡足歸故鄉揣除

兒逆賴
先皇祚韵舊德無遁藏金匱石室前朝秘喜得鴻
儒發輝光佐鈐明刑特典彰脫旋意仍屬滄浪揮
手東門尚背紱了達生死猝法王金剛一註何屑
詳千年釋子開津梁積善不言含弘多方學說獎
勸伸明故常辭翊吟花精力強昂藏不問升斗糧
入世出世意誠贓日月昭曠人天翔朱虛侯人腸
般陽褒老徒寄字八行憶昔三人夙願長文定賛
尾帝之傍大藥君行時就否白雲空谷遙相望

書懷答徐生

艸堂高臥幾旦暮渾疑罔識阜與夔扶杖起覲山
野綠巾車適與酉時期良苗苗新知情性陶寫安
用竹與絲鳥啼花落天地間笑指春風如解鸍流
行坎止皆無我一念萬年知復誰皆眼流光對自
去過濛野馬不須漁陽煥灕詢農師較雨量晴
費時洛帶經隴畔支離甚矣窮仙巖隨所之不分
濱海三峰秀欲問禪那四句離納盡泉流存日月
須彌樓觀何匯儀野老相邀留麥飯纔終談笑無

傳畢林木鬱葱三徑幽兆復花開已滿嫌人造寬
子歲月多將中磨礪淬鉶鐔深懇學道功難就過
合無乃跡太奇故人尺素遙相憶移如肆好清風
吹徐陵自合有仙骨瀟洒往往映巔借當年子美
嗟遲森對雪洞門味竹埋列今東觀給筆札東華
爭看車馬馳著作千秋留寶鑑人予豈復有參差
艸萊老去真刪盡憶舊每懷冰雪姿前招毛子不
背就謂陳可也何日濁醪一賦詩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目錄

新春
新水
新草
新柳
新蝶
新鶯
春日乍暖示行九
送豐城令王維菴
春日戲題
過沈洪生新寓留飲即事二首
贈陸子啟讀書長椿寺二首
盆中假梅
寄懷高念東
貽仙舍弟禮懺長椿寺為　太夫人伯母祈福邀予拜佛感而有賦三首
燈下梅影二首

晨起讀書
喜雨二首
雨霽
雨中垂柳
喜王仲昭至京復有滁州之行賦贈
夜半
三月三日萬柳堂修禊倡和詩二首
大風旬日不止二首
同陳其年方渭仁普果寺浴和渭仁韻二首
午睡
思歸四首
喜雨二首
題徐蝶菴詩枕
十月甚暖漫題小齋四首
送趙雷文権揚州關
有人索予趵突泉詩兼懷洛濱先生二首
喜王仲昭至都二首

兒協一書來訴其困迫乞憐之狀悶然淚
下感而賦此二首
秋日田居四首答胎仙舍弟
送兒治世赴京迎其弟協一歸里二首
三月三日萬柳堂雅集二首
小齋四首
贈洪昉思
夏日小齋八首
憶舊二首

午睡二首
予告
賜遊西苑紀　恩詩十首
宿良鄉縣
宿新城縣
過河間府連日天氣甚熱如同炎夏也
景州作
近章丘道中見其村居幽邃林木茂密土
田沃衍風俗醇樸顧而樂之
宿長山縣憫其水患民無寧居也
趙浮山過訪
苦雨
陰雨不輟是日偶晴至七里溪莊作
寄毛大可二首
春日村居四首
秋禾將登霪雨不止廬舍傾敝民無寧處
詩以憫之
蟋蟀
毛大可書來言約伴遊萬柳堂一望荒涼

喟然淚下感而有作郡伯二首
老年二首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三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周清原雅倩
[illegible]
男[illegible]
全校

五言律詩

新春

協氣勾芒啓卿雲滿　帝都祿多邀布穀饁至望提壺澤澤郊原徧油油偎稼俱雨階陽德暢息馬問來蘇

新水

凍盡泉初乳洛洛落碧湍蘋生芽未茁鷺下浴猶寒映日波紋細盤渦煦氣團磯頭閒望處已有釣魚竿

新草

天涯春布暖和氣潤長堤嫩綠侵唐埭芳茵襯馬蹄火焚根自保雨洗葉初齊何事王孫懶垂鞭意欲迷

新柳

柔條翻綠色上苑正眠初竹裏愁聽笛閨中憶寄書遊絲牽短絮纖眼媚長渠爲問靈和殿風流詎得如

新蝶

鮮艷爭芳日蹁躚作隊展穿花雙翼巧點絮兩蛾勻滕嶂思前世羅裙認後身漆園緣底夢宮戲恐傷神

新鶯

舌澁未成聲綿蠻已略清疎枝危坐樹隔葉淺聞笙碧潤依雛弱黃袍點赭輕雙柑斗酒在相顧有餘情

春日乍暖示行九

寒威侵病骨乍暖喜晴餘粥薄匙全廢魚腥筋久疏回眸疑遠嶂弱腕笑斜書幸有良朋在談詩一起予

送豐城令王維菴

豫章爭戰地迎歲半蒿萊民墜瘡痍復君真撫字才吏閒知事少春暖待花開莫問豐城劍霞光一

酒杯

春日戲題

略解春風意相留慰白頭干戈銷遠徼花鳥總神
州祇識途資馬誰能惜問牛新愁懸望切鳩杖拜
天庥

過沈洪生新寓留飲即事

三徑蓬蒿滿誰人解卜居沈郎多逸興翰苑有藏
書老樹留饑鵲新雨側蠹魚來遊欣躓遠頓遣客
情舒

其二

公子華筵敞經過似夙邀晴隐皆有致精饌恰能
調醴設因扶老談深寬及竹褒延欲意怯相對興
偏饒

贈陸子啟讀書長椿寺

春雲盈戶牖蕭寺讀書聲鶴語來雙表鐘鳴過短
檠千秋無謬鑑五字有長城寶劍竹猶吼都非世
上情

其二

交道君能厚幽懷我亦憐乾坤雙眼在詩禮一燈
傳儒術思前輩家聲耑後賢乘秋搏健翮相望五
雲邊

盆中假梅

刀剪綴英稠梅花假自幽巧逾楮上葉神似棘端
猴客醉驚真豔蜂來覓誤投若教何遜在斷不憶
揚州

寄懷高念東

春日風猶厲終朝坐隱囊干戈聞汗馬臧穀戒亡

羊不爲希中散真成憶侍郎乾坤徐戢士閑到水
雲鄉

胎仙舍弟禮懺長椿寺爲　太夫人伯母
祈福邀予拜佛感而有賦

齋心來淨域鐘梵共皈依佛日輝金彷慈雲擬
帝畿僧供香積飯客憶水田衣報德誰無母深慚
孝力微

其二

稽首百拜切仰瞻白毫雙玉殿行題額金輪更遶

頭上乘開寶藏萬樣轉猶龍眠意求將假慈悲飾
錫罷

燈下梅影（小注不可辨）

一室幽初閉佳人帶月來明粧遊洛浦縞衣立瑤
臺心跡難塵垢形神迥剪裁孤山懷隱士欲歎更
徘徊

其二

素質奇葩豔清芬看有雙須黃初拂覺頭更臨
江佗女還新蛻旁人認幻麗媚媚淮寫照横側映

南牕

晨起讀書

顛倒衣裳慣雞鳴夢屢驚循墻傾粥具開卷典謨
淸坐忘人間世詩還我輩情悠然心自會春日鳥
啼聲

喜雨

向晚雲方合空階雨有聲園青行自潤裘褐坐來
淸優渥知天意豐亨悅物情更看花發好把酒聽
流鶯

其二

已覺陰陽順何愁虎豹爭誰知一夜雨能洗七年
兵庚癸終無慮西南可罷征兩新除積垢祓禊近
淸明

雨霽

朝霽猶海島飛濕未乾欣看階草綠轉憶杏花
殘片月流淸影疎星帶曉寒平疇人覗土牛力近
能寬

雨中垂柳

力弱雨全欺枝枝向水低流雲藏密葉千丈愛前
溪嫋嫋金莖嫩萋萋玉筯啼風來時拂袂遊騎折
遊迷

喜王仲昭至京復有潭州之行賦贈

衰白重相見歡娛倍少年家貧猶道路老淚更纏
綿詩酒談鋒壯鶯花別恨牽他鄉難久住須着
歸鞭

夜半

雨聲來夜半幽意轉憐存傷柳愁難綰桃花笑潑

况聞啼無去住雁羽有煙塵逝慮狂歌子裘然念
汝貧

三月三日萬柳堂修禊倡和詩二首

雨洗平沙路佳辰載酒遊魚歡新水暖鳥弄綠枝
柔禊事傳三日清談到十洲瀲溪同逸興密葉架
扶留

其二

禊飲當春暮連鑣到水涯鳴鳩啼宿雨乳燕落平
沙情合如家宴詩成自國華蘭亭猶感慨歸路惜

殘霞

大風旬日不止

大塊何號怒浹旬黃霧霾驚沙驟逝日微日失墉
雁錯迷終人事簸揚凜帝威鵠飛應退盡占夜月
猶闇

其二

氣逆氳隆早晨衰復薄輿隔幌塵牕狹八座客彈
冠茅屋三重卷蠶功一歲畢嶷眸時若處霜灑潤
凋殘

同陳其年方渭仁游果寺浴和渭仁韻

普果在名勝閒情曳杖過僦居遂地少入寺得天
多細雨沾紅藥輕雲倚綠蘿僧王離宿垢入水喜
除痾

其二

入門嘉樹合綠蔭滿禪關靜不疑塵市佳還到夕
山鋤花三徑裡聽鳥五雲間淪茗偕能共蕭然半
日閒

午睡

隱几觀虛白依稀蝶化中一枝棲不畏三匝韻元
同呼吸兵能洗安甜歲屢豐寔爲開見滅何處有
哀鴻

思歸四首

入世吾何有村田好杖藜觀生差得計懲熱泛吹
齏一握寧辭矣三乘未解迷小山松桂影猿鶴待
同栖

其二

莽莽風塵際蟲沙有化魂精靈依草木警戒避劉

昏急待灌枝雨誰開井露門故鄉悲被淨到處問
山村

其三

戰伐餘氛在耕桑惆後時海魚猶作浪野𪊟不成
絲日落孤村鼓風鳴戍嶺旗金城能報國老去見
支離

其四

談兵嗟白首往事笑醯鷄物理中和貴人生得喪
齊遊時知代謝尚論辨提攜不作猶龍叟飄然弱

水西

喜雨

風凉初入戶雨密已侵堦潤喜連宵至清同故友
偕銷兵聲自靜占歲悶能排乞米休嫌數通渫盡
過淮

其二

霎𩅖晨光暗欹斜雨脚多花繁添舊蕋池沛倒新
荷農慶三秋賴更淆五夜罷明朝趨畧彴莫令更
滂沱

題徐蝶菴詩枕

高臥有餘清珊瑚裁製成當星橫劍氣映月動蛩
晶蝴蝶留殘卷華胥數落英闘中傳巧思好助謝
宣城

十月甚煖漫題小齋四首

小春天氣好斗室喜晴餘葉褁呼童檢詩箋命客
書世情容碌碌胎息自蘧蘧曝背思愚獻慇懃念
起居

其二

趺坐觀心際虛懷久息機乾坤兵氣淨粥飯菜根
肥傍檻能開帙迎陽欲減衣瓶花猶自發時見小
蟲飛

其三

搖落方愁思陽和滿敝帷鴈來榆塞綬木下洞庭
遲典記頻頻檢行藏只自知五侖何用戲舒恭術
隆施

其四

只此天心假須知人事和羣兒皆授首環海不揚

波歷几簸元化扶筇憶墺琊潾湫今淅起沿汗應
如何

送趙雷文榷揚州關

榷儒關稅懸溢額問司農趨利懇民拙營私狡吏
匯幾河道負販紀敘喜從容刋水厭饜慣無令跨
鶴鷂

有人索予趵突泉詩兼懷滄溟先生

白雪樓何在空傳趵突泉一泓珠散彩數尺玉浮
烟噴薄蛟龍怒光瑩日月懸當年餘翰墨憑弔意

泫然

其二

王屋山前水潛流過濟南何人忍采藻往歲想停
驂靈氣成三寶高風只一龕芙蓉華不注遺對夜
深談十里芙蓉華不注滄溟先生詩也

喜王仲昭至都

崢嶸當歲晏相見拂征塵生計依親串覊懷數水
薪乾坤吾自老書劍術當貧且盡樽前酒無爲話
苦辛

其二

相期天下士念爾尚綈袍岸幘人依古登樓賦獨
高一官存姓字數斗任鬢毛焚尾吾能共交情慰
濁醪

兒協一書來訴其困迫乞憐之狀開緘淚
下感而賦此

千里爾號呼開函痛切膚老人勤顧復稚子總癡
愚棄擲情何忍衰殘力不敷進朝籌拙縮地憶
長途

其二

質典皆無術吾心豈恝然豪華空自命顛沛竟誰
憐捫舌慙蘇季求官愧祖鞭所嗟衰病叟千里夢
魂牽

秋日田居四首答胎仙舍弟

粥飯安生事柴扉晝不開已嗟新興少尤愛遠書
來人世稀康懶吾家謝朓才池塘夢正好詠嘯一
登臺

其二

樹巖巒嶂繞含翠光浮野色芸橫岡山花雨映
樓被襟無俗韻把釣有孤舟老眼蒙初豁新詩每
篇頭

其三

野徑簾籬伏秋風肺氣蘇夕陽含泉籟朝爽得吾
徒詩拙情難寄酒醒杖易扶瓜田新雨足挾冊入
平蕪

其四

田家勤作苦我稼喜逢年門外無催吏床頭足會

錢濁醪雞黍具佳果獮猴鮮問訊衝來使先生正
醉眠

送兒治世赴京迎其弟協一歸里

汝去爲迎弟吾褒忍淚看豈因鴻雁隔自是鶺鴒
難孝友知天性關河尚眺寒倚閭頻致切先字報
平安

其二

汝病方能愈胡爲卽遠行登車携藥裹愛弟見親
情緩急人時有規箴爾用輕浮名原我誤祇犢愧

平生

三月三日萬柳堂雅集

閒園貌曠僻風雨亦相過人是燕臺舊詩成齊語
多老年吟忌苦鄉思醉偏酡尚喜群賢集春來足
詠歌

其二

今日文章伯誰登李杜壇嘉辰頻曳屐得句勝彈
冠珠玉揮毫就雲霞放眼看梁園眞接武不爲戀
微官

小齋四首

一室纔容膝悠然得所安瓶花香易落案冊儉多
殘客至無迎送詩成謝綺紈虛窗來夕照細字稍
能看

其二

結茅如宵隱浮氣已全微睡日開花徑凉風撼紙
扉息心無去住體道得皈依物役從紛擾誰能辨
是非

其三

棲遲憐病叟談笑得良朋德業時相勉行藏世共微豈云寧作我自笑已如僧陋室安吾素無令愧寢興

其四

身世吾何有叅稽愧道餘乾坤容拙懶日月任居諸雨潤先徵硯風微亦滿爐淵明詩自好時讀舊來書

贈洪昉思

之子東南彥凌雲喜定交門多長者轍膺乏大官

庖旅況三年鋏文成九色苞天家需俊乂特遠鄗茹茅

夏日小齋雜詩八首

一雨葛衣輕塵消筆墨清多愁知客倦久病恐醫名老馬途空識鉛刀割未成九華丹可問續命即凡情

其二

溽暑清風值翛然足嘯歌形骸何偏側天地本中和藥裏詩成懶花繁蝶自皤時依僧舍憩端似老維摩

其三

夢裡湖山好扁舟任去來乾坤留覺路日月照丹臺寒暑原無著風雷不用猜非因清欲骨家世本蓬萊

其四

偶吟隨意得匪爲協宮商茗熟朝酲解蕉陰午睡凉未能窺半豹何用說亡羊客至無拘禮談詩誤不妨

其五

炎威依斗室靜處絕煩囂天闊原無悶心閒不用調沾濡知露沁消息候星潮展卷聊遮目何勞隱者招

其六

運會無終極奚憂老病兼雨凉人隱几日烈幔遮檐沙際鷗眠穩花間蝶夢甜誰能超物外不帶少廉纖

其七

真樂存微尚忘機是大凡何須分律呂直似聽韶
成錦繡山河潤虛容日月雨林泉好風味休謐退
恩當

其八

微風起蘋末雲氣倏多姿於此生新悟因之攷舊
詩古人不可作逝者復如斯良友論心處悠懷與
汝期

憶舊二首

修竹開深徑茅廬俯淺溪雲歸巖戶北月映小橋

西良友留雞黍癡兒覓棗梨春風花信好㯃瘦正
堪攜

其二

雨足西疇報青鞋鎮看山耕耘分僕去談笑作僧
還傳約寧容負新詩日共刪室人藏斗酒瓜菜一
開顏

午睡

枕畔自端倪居然物我齊坳堂舟泛蟻傍拖水分
犀智計無終始情形有笑啼時能寤寐一覺怪其

災逃

其二

寢權（釋名謂之寢權假寐）歸都謐神理自儵輸（方言輸愚也）儵
幻態多新慨且懷無據瀹爍金非夏璣炊玉脫秋
道跳意勞生者遽遽病骨蘇

予告　賜遊西苑紀恩詩（有序）

予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上
疏乞骸骨蒙
恩予告七月二日赴

乾清門謝
恩
上賜飯復傳
旨云汝自今以後無有職掌可常至
瀛臺一看初四日予至
瀛臺
上令人引至
上所御閣東小閣內
賜飯訖復傳

旨令各處遊玩有雅內侍狀予登小舟至一所予
問內侍云此爲何處答云此係新造尚
未有名岸邊一亭形製精工金碧與水
光相映捨舟入亭內稍憩傍皆疊石爲
山將次而上有一門
御書曲[illegible]浮花四大字眞有鸞翔鳳翥之勢入門
曲檻講廊迴繞千巖萬壑之內合抱之
木復參差掩映其間花氣蓊鬱禽聲上
下至此不復知有暑氣矣稍東一殿內

設大理石屏風一架中安
御座後諸接一方亭諸峰環列凉氣襲人在此坐
甚久復循廊而東有一亭下用數石柱
撑之水聲流其內蓋此地皆水以石爲
山[illegible][illegible]伏有若天成視此則石鯨織
女之類不知何如也曲折攀緣內侍皆
扶予而行引至一殿後皆種竹移後扉
則[illegible]風徐至韻致宜人旁一小門入此
多門房曲室有層石磴數級而上者遂

深邃則又別是一天地矣旣出遂
有人舁酒榼果品而至者則
上所賜也復傳
旨云遊倦不妨稍歇息且從容去予感泣謝
恩抵流杯亭亭內石不相聯水游沿有聲內侍令
人擡板傍處扶予而過石巇巉不能置
案攻
上所賜酒肴果品散布石上又從上放杯流至予
前水勢回旋酒杯隨之曾無傾側蘭亭

泛觴至此如睹其妙予性不飲樂甚連
飲數杯亦不覺甚醉復至前殿廊下就
石階而坐俟
修奏復傳
旨云今日甚熱俟天氣凉爽再來因以果品諸物
付予家人攜出伏念予以老病乞休
皇上恩禮有加情誼殷渥自謂從古大臣伸以禮
致仕者亦無此隆遇也感極涕零恭紀
以詩亦不自知其言之無倫次矣抵家

將付之貞珉令子孫世世寶藏云爾

予告銜新命還家過古稀傾葵心尚在報國志猶

違休養皆王道安危仗 帝威明農雖已晚桑柘

沐餘暉

其二

聖意憐衰老臣心愧寵榮絲綸辭 北闕酒食賜

西清既醉歌魚藻言歸感鹿苹民兆應有示則傚

爰兆黎

其三

十載虛延佇纖毫報稱難徒慙臣職負重戴

主恩寬薦享聽新奏時新定樂章定章程改舊觀時新定命典

太平多潤色耕鑿說長安

其四

承 恩覲上苑老病近臣扶笏兆穿雲遠炎蒸入

座無流觴眞曲水控鶴本蓬壺緩步藤蘿外從容

記畫圖

其五

遊輿方能愜肴侖

上賜來鳥聲知銜酒花氣供浮杯細葛風生服懸

崖瀑背苔松稱容曳履殊愧列仙才

其六

乍鶴虛無裡亭臺縹緲間孤雲抱老樹初日漾新

灣石鉢流杯闊松陰覆鳥閒醇醪兼却暑不醉詎

能還

其七

衰病辭官日神功定亂初分州安錯繡瑕海抵歸

墟鯨噴迴龍沼鷗來識鳳書紅蕖波濺越冉冉襲

衣裾

其八

宦重生瞻戀陳辭涕淚零

天顏雖咫尺臣力已伶仃對酒慚公讌當歸拜

御所松雲瀰棟牖猶憶水邊亭

其九

見雁依靈沼光輝倍羽毛誰令三殿賜郊路五雲

高歛灔含香遠嶢嶬結秀尖丹霞來片片直是醉

仙桃

其十

猶記
先皇詔臣無忝翰林官階除鼎鼐老病秖便尋一
總虛雖副
兩朝恩已深遊歌欣雨露何以慨初心

宿長鄉縣

淶門邊荒縣有輿未肯前官貧愁客至夫濮苦差
連三輔城郭思丁家突街烟寥寥鴻雁羽尺五近
天邊

宿新城縣

驅車懷北闕冒雨望南村寒露秋原冷溫醪七
杯溫危樓多毀堞荒驛半無門悵別綸音在勞
勞入夢魂

過河間府連日天氣甚熱如同初夏也

九月瀛州路征衣着絮難微風收海霧旭日散輕
寒蛩雁逃沙渚山蜂聚欒欄四時何失序多病未
能安

鄚州作

野曠人如蟻橋危滌似繩力疲憐老馬秋盡足於
蠅無休思齊履屐標閣佛燈客竹多不寐鄉夢轉
相仍

近章丘道中見其村居幽邃林木茂密士

田沃衍風俗醇樸頗而樂之

綠樹千章秀柴門幾曲深淮如摩詰畫俗是武陵
心沃土田多闢繩床蘿易尋醇醪能醉客把臂共
投林

宿長山縣憫其水患民無寧居也

小邑民堪惜蛟龍仍怒號秖今悲雁羽無復試牛
刀河伯私征斂城隍遠遁逃牕懷渾不寐秋氣冷
綈袍

遊浮山過訪

春日多閒暇吾衰只晏眠因天農事好隱地野花
鮮杖底浮香動樽前飛鳥旋起居煩客問相對意
悠然

苦雨

陰霖動浹旬寒氣逼霜晨悵望郊原暖邀回展齒

頻炊煙同改火，書訊隔比鄰。方恐傷禾稼，空煩布穀啼。

陰雨不輟是日偶騎至七里瀨莊作

看花期屢易，春日每多陰。忽睹孤峰色，悠然慨素心。青鞋追急景，白水漲煩襟。不發幽棲意，芳菲已滿林。

寄毛大可

山水躔琴地，煙霞結伴居。嵇康隣藥市，焦隱得蝸廬。伐木知春末，通泉辨劫餘。惠然能命駕，花外望來車。

其二

讀書真樂在，知子性情存。靖節移南宅，王臣念北門。論文須友益，採藥得花源。歲夕留千古，考槃即道根。

春日村居四首

漸葺東郊爽，虛明靜所便。花枝橫枕過，雲氣入牕偏。海上神仙窟，山中草木年。先生杯在手，悠然復陶然。

其二

為圃花繁雜，禽聲噪曉寒。小紅椒結實，嫩綠筍抽芽。戀水時扶杖，看雲不著殊。良苗生意好，麥飯一加餐。

其三

荷蕨盤餐具，田家興自長。經年無剝啄，摩腹足徜徉。案冊留遮眼，餅醪不過墻。莫嫌兼味少，耕鑿即陶唐。

其四

荷鋤自有事，不擬上農夫。樵徑條幾闢，源深水未枯。經營分佃力，鹵莽報吾徒。粗糲寧辭供，貧慚一腐儒。

秋禾將登霪雨不止廬舍傾頹民無寧處詩以憫之

野望波濤闊，村墟少爨烟。苔痕侵樹杪，泉溜出床前。接堵沉三版，比鄰聚一廛。荷鋤頻悵結，[illegible]渠恐徒然。

蟋蟀

寒宵啼不徹霜至草根枯候氣依樓近提人擬鬱無機閒停索腕役罷見休徙仁育天心篤軀微何處呼

毛大可書來言約伴遊萬柳堂一望荒涼凄然淚下感而有作却寄

綠野何能藥凄然萬柳堂高賢貽白雪舊冊足青箱撫景如多誤懷人不暫忘鑑湖眞　帝賜養拙亦吾鄉

其二

羣賢集萬柳海內見風流樹是嵇康鍛人同謝傅遊和鸞隣野鶴閒浴識浮鷗嘯詠欣無恙更須憶去留

老年二首

老年希物役兀坐一愁空扶杖閒花徑開門倚竹風忘機深自遂無我異還同愧彼巢居子閒閒笑病翁

其二

真樂誰能得田園興有餘故交頻遠字老鉢枝催

書室小中和備心閒物我除生涯觀茂育聊足正蘧蘧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目錄

春日漫興和高念東先生喜歸原韻十首

賀王貽上新簡大司成

贈臨季雍

賀大中丞郝雪海巡撫粵西二首

八日過萬柳堂二首

再贈郝雪海二首

答行九勵志詩原韻兼示兒輩二首

元宵月食

送陸子敬赴淮徐道劉公之招即用其志別原韻

靜坐

二月八日過萬柳堂

清明二首

閒題萬柳堂

三月三日萬柳堂修禊倡和詩二首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兩梓宮赴葬

山陵三月初八日葬禮成謹述三首

三月初八日萬柳堂

歲前施愚山以自製綠雪茶見惠賦此謝兼索新茗

有人送碧桃一株繁蘂壓枝輕紅盈榦適值晏客率爾口占

飲祝氏園亭

四月八日萬柳堂

大兵由廣西貴州兩路入滇諸郡皆降遂薄賊城蕩平旦夕可俟志喜十首

送劉雙山巡撫江西四首

五月

數月無雨酷暑不解是晚偶涼因而有作

小雨

冶湖四首

送何雲子之任湖廣江防道何以御史歷任至福建漳泉道過變不屈間關歸

復朔有此除
早起入署
大宗伯沙公會潵家居者十六年矣辛酉
還　朝詢其山中之樂但云閉門省事
而已有味乎其言感而賦此二首
雨後過長椿寺
題毛司伯聽月樓
和胎仙弟題長椿寺寓齋
送李書雲都諫歸里

九日集萬柳堂
重陽後一日毛大可陳其年方渭仁徐勝
力徐電發汪舟次潘次耕邀予集長椿
寺兼送毛行九南還即席賦二首
李坦園先生園亭宴集二首
送納生姪督學四川
十月八日集萬柳堂
高念東先生曾約致仕後過冶水相訪念
東抵里已久予以事羈遲未得歸緬懷

情況慨焉有作二首
月夜同人入署
送何與嘉榷天津關
曹峩眉典試山左文風丕振倫兒不知誤
入其室詩以慰之
滇平志喜四首
送喬石林典試粵西
喜兒治世至京二首
長椿寺飯僧偷齋　和尚

復集長椿寺
初度二首
丁未諸子設席傚寓祝予初度是晚大雪
喜作
上疏乞休二首
入署感懷
夜雪初霽晨起大霧感賦
十二月二十日午刻以滇平頒　赦二十
四日午刻以加上　兩宮徽號再頒

勅次日迎春時積雪未消人占豐年
除日侍宴
歲暮人送水仙花
人送海棠
守歲二首
德州旅舍同諸公恭迎
聖駕東巡漫紀二首
喜仲符親家過訪草堂兼寄王子厚曹麥
懷兩賢契
兒協一書至有感
俚句奉挽一士鍾老社丈二首
小閣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四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彭孫遹羨門
　　　慈谿　日踦　仝較
男　協一　治世　庾臣　躬暨

七言律詩

春日漫興和高念東先生喜歸原韻十首

世上浮名那是眞道人金屑眼中塵窻前花鳥三生夢書裏蟲魚百變身立定脚跟方有路解空識界始知人賸宜茶話從吾懶不向如來問夙因

其二

觸眼年光日日新休教人唤作陳人梅花落盡方辭臘柳絮飛來又是春成紀不侯疑有命華山高臥已忘身紛紛認取形骸隔誰解窻前辨六塵

其三

功名爭說古人期得失難忘世所疑入手祇緣隨物轉到頭不破總情癡且拋蝴蝶三更夢祀取寒山百首詩念老故喜寒山子詩自得皆多殊自憐一生迷處是無師

其四

三十年來怯帝畿風塵誰所看人歸鑑湖有約難移宅春詣常沾日典衣遲暮時懷留寶劍謠驗終自怯金幾未能補過焚香坐笑問留侯事總非

其五

匆開戶外爆聲頻艮友曾無笑我貧只恐高流逃道路豈因慫羽歷風塵詩成五字須經眼守盡三戶患有身芥納須彌沙劫老乾坤何處不陽春

其六

春迴大地望新恩奉職虛糜愧夢魂欲上千倉來上慶誰知一粲亦奇溫神茶守戶家家酒布穀催耕處處村膏雨未成膽飢急攻吾道自能尊

其七

宦況閒情萬柳堂鶯聲巧喚日初長借包我學穿雲裘仙籙誰抽餐玉囊佳帖偶來多乞米故人辭去勸思鄉春風驢背狂吟客不作雙雙燕子翔

其八

前修難進問何由竭鼠食河滿即休我讀漁樵

對語便知天地本虛舟有圓祇許開三徑作客無教過五侯細檢行藏隨分足簪花不用動深愁

其九

避人無計可逃喧花柳城闉恰一村旭日初來方射牖小山且看正當門棠枝放蕊迷蝴蝶來用多肥長子孫生意滿前重載酒尋芳有譜待春溫

其十

南郊雲物近天章諸子相過伯仲行豈有高談從北海喜無私語避東廂同人不厭張蒼老三日能留荀令香獨是眼昏書卷倦牛腰束置滿匡床

賀王貽上新簡大司成

新綸特簡大司成中外欣瞻令儀清瀚海文章袞漸起闕模楷範論初下已標稱史館同旋定燕都課士程鐘鼓煌煌於樂地乞言千古重東京

贈陸季雅 予啓事人也

閉戶先生樂性真英將姓氏燃蹤民栽花小院惟多菊結社名山好作鄰鷗洲福舟時放眼麴香酒璧正垂巾幸勤紙筆雖見樂寄語淵明不用嗔

賀大中丞鄰雪海巡撫粵西

亂後遐荒服化初　天威震爍徧蒼梧干戈久戢
壺漿若旌節還看父老呼得饋無烟忘歲月春膏
行澤印江湖協和歸命非難事引領中丞到日蘇

其二

撫定嚴疆再有名臺班重入勤公卿淮陽計佐司
農殿析府勞還逼相清人望但傳劉晏績　天恩
還借伏波聲此行鎖鑰須長策舞羽苗民亦服兵

八日過萬柳堂

人日無詩也自疑東郊雲物頓前期繞過柳市尋
花處便有天寒禁鵠思烟火兒童開道路池塘鷗
鷺認鬚眉衰遲自笑狂猶在只此抽簪亦老癡

其二

東風駘蕩吹楊柳興過千門晴物鮮對酒常懷浮
世險辭官每恨故人先休言煦與竹情性且看雲
霞幾變遷聽取通衢簫鼓鬧凱歌近在五雲邊

再贈鄰雪海

嶺嶠山川舊鬱蔥新　恩重欽越裳寬了秋公論

惟清慎我輩交遊在治安幾許遺黎驚雁羽數行
辰告露雞竿遙思齋戟凝香處誰討銅標再見難

其二

當宁籌邊久借才重臣拜　命出烏臺逃亡賦稅
蠲宜急安集風聲信不猜民隱豈容酷吏例軍需
更待計臣裁情殷遠別無他贈務布
天恩徧草萊

答行九勵志詩原韻兼示兒輩

邇幾英豪亦惜陰喜將遜敏寄遙心圖無移步惟
方下學到希賢路可尋勵志休教初易銳窮經始
信古來深辛勤近裏傳消息豈爲閒情費苦吟

其二

漫說三冬閉戶餘欣看奉色倍妍舒千秋不廢居
稽力一日能無灌溉書濮水老人終抱甕碧山學
士尚焚魚聖賢名理皆心得肯效相如賦子虛

元宵月食

喜逢佳節薦春卮笑詠盧仝月食詩制去黑雲應
半面望來仙桂已多時烏飛繞樹逃三匝花影橫

颸借九枝何物妖蟲工作惡濤輝倏簸令人疑

送陸子啟赴淮徐道劉公之招即用其志

別原韻

駘蕩春風滿 帝城張燈沽酒送君行劉公作鎮多雄略陸氏傳家有盛名賓客漫誇徒戲馬機雲看入聽啼鶯只今戀帑深巖地若箇題詩寄遠情

靜坐

薪火相傳事不兼誰能有物更重拈天倪靜裡呈三觀雲笈翻來厭七籤總使高懷標灑落不堪一

語帶廉纖陽回大地皆生意看取春光上畫檐

二月八日過萬柳堂

東望霞蒸萬樹烟同人高會在花前輕風拂燕偏宜舞晴日聽鶯亦可憐魚戲爭銜楊柳絮[illegible][illegible]莫笑海棠顛即今胞與皆息化誰謂慈悲近小禪

清明二首

雨後清明絕陌塵無邊花柳近人新西園車馬知吾老北地鞦韆只自春[illegible]炙能圖延賜餅餉兵糰闕憶傳綸誰能祓禊蘭亭集他步風流一問津

其二

小園春水漲新波琵裹群鷗逐隊過雨洗千峰真次第風吹萬樹正淡淡中原樂其遺風少故國酸漿舊俗多今鄴清明以大麥[illegible][illegible]作飲水漱令[illegible]食之日[illegible]飯緗上高蹤爭正則湘江蘭蕙近如何

閒過萬柳堂

豈是地靑學灞圖城東小閣已頹垣閒亭集踞聽鶯坐傍舍駢聯汲井空伏櫪徒憐瓦駿老題詩終覓古人餘樊川章曲皆佳地何必高題通德門

三月三日萬柳堂修禊倡和詩 有序

鶯啼綠樹最怕春歸燕語紅橋重招我友邀遊風於洛水正鄉鄰定鼎之年尋勝會於蘭亭多少長流觴之何乃花迎人面紛抱勝以言愁況柳映河梁恒迴車而不廢昔賢有序尤傳感慨之文今日無詩何當風流之日不辭鄙拙倡巴里之二章當璘琚華饒栢粱之七字

永和修禊幾經年上巳羣賢此地偏竹代風流看

才墜燕臺車騎甚堪傳衿深料峭寒初減雨餘便
嫋花後妍一曲鐃歌傾客製草堂灑酒暗烽烟

其二

良辰好友恰能偕雨後清光淨宿霾金谷觴椶詩
轉少蘭亭詠暢序尤佳文魚吹藻疑珠顆粉蝶粘
枝當玉釵莫訝風流今日最中原旗鼓幾人儕

辛酉二月十九日沙河恭送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兩梓宮赴葬

山陵三月初八日葬禮成謹述二首

秘殿晨開出禁城千官號泣拜前旌幾年兩度徽
音閟萬古同傷懿德升鳳羽低垂瑤駕遠
龍輿悽切至尊行
孝陵松栢長蔥鬱只恐
君王未易情沙河城名鞏華城

其二

敬天堯母痛金樞櫕木深仁懿德符光後椒塗坤
位正慈寧殿門明孤玉衣長樂天恩泣月穴長
封地不無哀此恐生垂喪妣濛濛香霧濕啼烏

其三

數載郊闈祀典同
君王尤憶脫簪風魂歸霜露驚分紀春盡
山陵起合宮漫掩啼痕雙旐暗應知羽化一棺空
香留環佩遺虞路緩緩歌聲慰
聖衷

三月八日萬柳堂

小圃垂楊帶淺汀春風尤近御鷗亭迎門萬卉含
朝雨入座群公映弁星幾處池臺堪夢蝶何人江
渚正揚舲酬餘擲手還登眺笑指山光向晚青

歲前施愚山以自製綠雪茶見惠賦此識
謝兼索新茗

學士風流獨嗜茶欲從仙掌闘靈芽火前摘露經
春細雨後驚雷道路賒豈有王濛犹水厄却教陸
羽號名家故人消渴還凝望遲爾江帆一片霞

有人送碧桃一株繁蕊壓枝輕紅細膩遊

值晏客率爾口占

詩懷酒戔興尤豪遲日開樽晏碧桃遠徼兵銷千嶂靜近天花發五雲高將邀國老鳩頭杖且醉燕奴鳳尾槽笑問蕭曹誰伯仲吾家燕冶有東臯

飲祝氏園亭

乘公招飲藉芳園壇近瑤花喜獨繁陰洞風垣吹暗雨崇巖雲擁隱層軒思眠短榻攤書帙旋聽高歌醒夢魂陶寫須憑絲竹在酬餘新月共留連

四月八日萬柳堂

小園陰綠潤芳堤閒對朋儕論物齊乳燕窺巢初試翼流鶯隱樹故深啼會心不遠時携手聊話能作笑過溪浴佛重教逐令節笙簫響徹高騰西

大兵由廣西貴州兩路入滇諸部皆降遂薄賊城蕩平巳久可以志喜十首

天朝雨露舊封疆常錫尤隆帶礪光七國蜂屯壓細柳三湘虎踞鄙親王逐逐開粵寇盡歸門欠要孥殲夜郎諸將功成欽 廟算淮陰不假且文月

其二

鐵券輕投衆逆喧無端萌禍亢元侯跛豕奔忘君父拚舌豺聲少子孫烏合豈能堅戰壘寡誅先自壁遊魂空留遺孽俘 天闕誰憐寞寞未與倫

其三

自願移家傍舊京詐謀巳露逆謀成梗長鬼蟰湖南地旅勁風馳薊北兵儂氏憑闌驚瘖慶楊么舞機政橫行三絲荷弩終無補不待昆明鑿淡城

其四

名爵推崇骨肉均天潢異數列藩臣尉佗已老驕

生慢劉濞忘親富不仁欲肆鯨吞侵別郡先將蠱毒啖比鄰覆宗絕祀應同泣月黑松滋聚墳燐

其五

藩府初開上首功擒來賓斧亦須蒙賊原賈豎人非勇師棄 天威氣自雄兎縱三營壁狡盡飈能五枝泣途窮俄成汗馬公侯貴一代勳庸萬古同

其六

堪笑蠶叢屢戰爭饋糧劍閣險崢嶸十鍾一石新簽戶萬騎千屯舊在營坐嘯真成乖大計前驅就

意奇兵滇池直擣巢傾覆爲報將軍說太平

其七

鐵騎千羣歷碧雞旌旆直與萬峰齊援兵已絶金沙北潰卒尤傳玉案西往日鵰猴忘　國憲今朝組繫笑兒啼黄金作穴徙延佇寶玉焚時自噬臍

其八

洗兵瀚海遷移日犯蜀羣兇潰遁時作賊何能邀白首除殘豈足擬青綠雲霄浩蕩多全活荍蘖紛繁有附枝最是來蘇從聖切星占訝問使車遲

其九

連歲軍儲仰食憂肯天敵愾賦同讐東山零雨三農慶南服從風四國遒豈是武侯留戰蹟誰教蘇峻在山頭迢遞思婦閨中夢決勝歌聲滿　帝州

其十

六詔驚聯日月華寧恩啓發等空花紀綱震疊風聲樹干羽從容雨澤遐總使苗民知帝德豈因蒟醬到　天家前朝箇鎭誠非易寧得從龍盡兎罝

送劉雙山巡撫江西

比鄰廿載共長安疏奏霜嚴鳳闕寒桑梓籌兵深溯淚詞華倒峽見波瀾哀鴻久惜西江羽杖鉞還臨大將壇最是前賢遊宴地滕王閣上幾回看

其二

聖朝節鉞重儒臣　特簡中丞氣象新及側從知遵道路文章舊聽上星辰匡廬秀合雲霄迥彭蠡春深雁鶩馴金甲潛消人寶劍惟將耕鑿答　皇仁

其三

平反抗議一官輕烏府重申欵項清（劉在大理嘗獨議重案及爲憲副復列欵詳陳爲上所重）務取仁心淪貫索豈云直道博名卿好携賓客供談笑上計桑麻足老成遙憶高懷能下士芙蓉采采不勝情

其四

炎天千騎發神州　簡命威嚴不可留斧鉞聲傳三楚靖旌旄影動九江流已知博洽傳中興更有經綸控上游　廊廟宵衣勤眷注安危豈待古人

求

五月

五月墈雲烘北極一年稀事鑿西疇新原可畝泉浸氿弓未能橐角書觫公子佻佻闒闒在詞人麥麥斗升浮殷勤爲問銀河水洗甲春農亦有秋

數月無雨酷暑不解是晚偶凉因而有作

小院藤床枕簟張西郊雲氣襲衣裳且貪睡美紓鄉夢莫厭[illegible]尊開趁晚凉畢月頻瞻離遠近貧星每怪吐光芒長安米貴饑方洌誰解餐霞玉作糕

小雨

輕雲作雨帶長虹向晚尤占少女風爻攻屯膏思得衆詩傳耗數欲丁躬天涯庚癸收兵後河上旌旗挽運中宵旰憂勞知獨切政將仁愛卜蒼穹

冶湖四首

竹裡柴門傍水灘冶湖風物似江南龍吟湫老生雲窟僧梵鐘沉對石龕花徑不除無客至村醪小試帶朝酣支笻到處聽啼鳥偶値鄰翁卽炊談

其二

千章夏木一溪雲繞舍龍孫對倘蘿閒話漁樵真瀟灑靜調呼吸總氤氲飛來翠巘迎虛幌度去危橋仗老筇儉歲人家憐乞米池塘荷芰許平分

其三

興襟每憶接淵渟紫海曾遊亦漫經豈是吾廬環素瀨漸添草閣貯遙青松聲謖謖龍鱗老荷露涓涓鶴首停近挹芙蓉懷欲攬深悲風雨暗眞形

其四

禽聲上下午陰稠千頃琉璃蕩小舟出十[illegible]沽藏

地窖野雛新筍逆牆頭溪[illegible]竹裡行廚月滿樓最是垂楊[illegible]吹

送何雲子之任[illegible]

任至[illegible]關歸朝復有此除

風鶴遺黎恰偃兵兒童鄉曲待霓旌險同履尾初無恙功在埋輪舊有名赤壁人家談戰伐木蘭舟上看澄清知君慈惠酬君酒南紀滔滔入望平

早起入署

城角笳聲啓早扉殘霞猶帶雨絲飛燈光岧嶢初分穗夜色星河欲上衣淺處深巖探寶洞誰家思婦夢金微　天顏咫尺懷書紛奏對眞慙副萬幾

大宗伯沙公會淸家居者十六年癸辛酉還　朝詢其山中之樂但云閉門省事而已有味乎其言感而賦此

幾年踪跡託丘園爭席從人道自尊海上風雲占北斗離邊歲夕愛南村芙蓉對眼山千髻醽醁沾樽月一門㫼是松筠空鎖得須知文獻待徵論

其二

日月滄溟吞吐奇樓臺蜃市對支頤淵明好飮門虛設司馬稱佳婦亦疑重效備修深下榻衛將王佐定遲期風流謝傳原絲竹醉尉呵人又一時

雨後過長椿寺

近寓招提仗履輕閒情且喜履將迎金繩窈窕開塵鞅花雨繽紛接化城高坐無煩支遁辨新詩那並玉琴淸茗香時起忘言際一片鄉心已暫平

題毛司伯聽月樓

高樓縹緲近嫦娥似聽霓裳仙子歌簷內珠光蝕玉兎枕邊桂影亂金波羽觴客散詩聲細都夜風來得句多露濕虛廊環佩杳看君鵬翮拂天河

和胎仙弟題長椿寺寓齋

齋頭小飮勞進房風雨聯牀傍法堂好句誰能同二謝發生差可擬中黄翻來梵冊心知止老得松花徑行香笑衰遲惟短髮仙人騎鹿耳偏長

送李書雲都諫歸里

秋風班馬踏新霜嘹嚦寒空雁幾行老去交情雖

泖[illegible]世間岐路動蒼茫時聞讜議推前輩每憶高懷過草堂喜得趣庭仍載筆直聲詩致見青緗

九日集萬柳堂

秋老東籬菊正華登臨把酒又天涯小橋流水霜痕淨大麓寒聽雁影斜已慨西園矜筆墨更憐南部撥琵琶親朋故里蓬萊處殷應斷下澤車

重陽後一日毛大可[illegible]甘年方渭仁徐勝力徐電發汪舟次[illegible]汝都遊予集長椿寺兼送毛行九南還即席賦

佳節繞過復此堂世緣悟盡禮空王一談一笑皆
眞諦無我無人是醉鄉菊傍旃檀香自遠詩從陶
謝與偏長雲門雅奏宮懸妙又聽迦陵到上方

其二

雲霞掃盡澹秋容泣玉何堪話別蹤交道惟宜尋
擊筑人情原不愛眞龍君過稷下朱旛好是科鄉試是山東
我憶毘陵白雁逢定省餘閒休曠日探花雙闕最盛
攬芙蓉

李坦園先生園亭宴集

吾家廷樹擬神仙窈窕雲巖怪石懸洞裡笙簫如
鳳吹林間烏語應鵾絃重陽過後籬花豔作客臨
時鱠鯽鮮心遠亭閒乘退食笑看鷗鷺對忘眠

其二

幾年締構鳳城偏嘉樹蒼蒼洞壑妍徑繞飛泉浮
瑞靄亭餘丹筆注靈筌上尊醞釀天家賜異調笙
歌內府傳醉後西峰來晚霽燦花明月玉生烟

送納生姪督學四川時談生姪新典試江南

吾家鍾美古今同異績人歌大小馮江左名流瞻

[illegible]鹽多士歸文翁節兵念蜑哉相秀作賦應
非[illegible]雄琴鶴蕭然無一事不煩淸獻告蒼穹

十月八日集萬柳堂

分途落葉擁寒雲瀟瑟西風對晚曛來貴芹芽瓔
客座昔留殘齒見人文聊抒俯仰鳶魚興喜散河
山虎豹羣慨我龍生消息好小春天意正氤氳

高念東先生曾約致仕後過冶水相訪念
東抵里已久予以事將過未得歸緬懷
情况悵然有作二首

留滯京華三十年鑑湖一曲主恩偏酒徒盡訝知
章老詩伯爭傳疏傅賢好語吳音鄉去久丁巧楚
客懷鐵青鞋布襪君能共風雨携尊上釣船

其二

稀康正懶恬逐迎藏酒入傳阮步兵嬾厄看樹
上客快談晨夕見交情蛟龍戲浴來新雨鷗鷺閑
眠是香盟爲問霜芽丹竈火仙翁應否許長生

月夜同人入署

興河星淡夜烏飛曉漏銜嚴欲濕衣並轡街衆椅

齒滑重裘飲袂酒 痕微東華貢使明昽滿北闕牆

光碩兎肥雲物祥 是占太史應知七政順璿璣

送何與嘉權天津關

津門亦是京華地喜見舟車輻輳來豈有九州遊

輦下爾令一水阻帆開懋遷王制存商賈幾譏

息心偏草萊存去無嫌避部錄惟寬佐計藉長才

曾幾君典試山左文風不振倫兒不知説

入其室詩以慰之

海獄英華徹九天龍門一代使星懸卷中冰雪皆

成璧袖裡珠璣宛挾仙黑夜光芒原自幻青霄風

味故依然倫兒應悔空來去烏有先生一笑眠

滇平志喜四首 辛酉十月二十九日克取滇賊諸砦悉平

聖武惟揚寰宇淸煨燼干羽大歌成六師談笑無

遺鏃四海謳歌見洗兵逆孽掛心驚細柳狡謀焚

骨棄昆明唐家名將爭如許籍鎮何曾藉倒平

其二

捷書五夜奏深宮 喜拜

天顏蠟炬紅求莫 頒錫三殿草來朝終慶萬方同

天心眞兆陽回候人事欣占 府慮中府雨若和

聽渙汗抆循亟說遍山東

其三

櫜弓肆德仰懷柔耆定奇勳壺匹休諸將避成神

策介 九重不殺鬼方遒 梟獸豈必標龍豹絕

徼從茲散馬牛堪笑夜郎成底事不須銅柱紀雄

秋

其四

幾年骨肝

理躬勞骨襞凶門併佩刀三面弘開湯網協南階

頻舞禹功高仁御作征蘇苗蠻威並洪爐燎一毛

屈指還朝諸將帥從容 殿廊薦櫻桃

送蔣石林典試粤西

掄才典重簡朝紳瀧則曾經賦子虛此去好搜遺

史帥歸來還要越裝書五君高詠天垂盡三叛餘

氛地始除都護敉文光被遠秋風鵬鷟述作初 粤西

以癸年二月舉鄉試

喜兒治世至京二首

少長歡迎拜老人一家聚首話情親承衣幣問顏
何瘦詢舊多忘語不倫背卷漫愁難繼武酒杯目
齒共沾唇干戈不定扶吾去笑指雲山尚及春

其二

昨年送汝憂豺虎今汝來時慶倒不横逆頻經乾
踁慣稅櫬早辦打門擲旁人嗤吝原堪恕克己工
夫未有成自笑衰遲能忍事休將遭際慶浮名

長椿寺飯僧簡彌鑿和尚

古寺幡幢初地開携節重上懸經臺慈雲香積饑

烏下寶炬金繩滅納來何肉瘦堪持半偈支談空
自號多才濤沘丈室無生法喜看覓花次第栽

復集長椿寺

狹口清齋心跡雙棗雲依座鉢能降開闢笑口離
塵障肅聽微言袪慢幢夜話三車懸北斗朝揮五
派吸西江我來問道慙衰朽鎚鼓鏗訇對佛龕

初度

長起拈提禮佛筵兒扶再拜祭愁顛自憐夙夜空
皮骨誰使蹉跎任歲年嘯嘯對猿欣脫劍留餘難

大擬成仙太平將節林泉好秋老無二頃田

其二

燕冶池邊修竹多閒看鷗鷺伴漁蓑談從牛背爭
蹄撲笑苔自雲山負薜蘿破老不求燕市玉街杯爭
淡醉陽戈甲昃漫說雕堪笑伏櫪雄心奈若何

喜作

丁未諸子設席做寓祝予初度是晚大雪

干戈定後喜同雲把酒聽歌淨宿氛謝傅庭前爭
擬句歐陽門下雅能文瞥筵點袖輕遊見入夜隨

風靜不聞鞋麥來年知
帝賜雙岐應紀史書紛

上疏乞休二首

封章幾上郎偷閒雙淚龍鍾望遠山高臥不知金
闕曉生還恍似玉門關舊餘猿鶴休相笑剩有松
筠未盡刪敢說知章邀寵餞做東籬馬亦怡顏

其二

衰病不與舊時同扶老誰爭第一功却病不離參
朮外陶情須在管絃中[illegible]十畝臨波絲日上三

竿穩唾紅多少長朋期晚徙徧將鸞輿託飛鴻

入署感懷

羸馬依然怯曉風勞勞心事夢魂中　君恩優禮
桓榮老臣諠虛愧疏傅同絲縣論年應減役鑑湖
邀賜竟何功明農多少田家計極目雲山付斷鴻

夜雪初霽晨起大霧感賦

雪滿簷牙靜曉窗披衣顛倒月初斜寒風入夜聲
偏厲積霧凌晨勢轉加半滯夢魂思諫果尚餘清
興嗅梅花蒞裝何用營吾老隱几蕭然自有家

十二月二十日午刻以演平頒　赦二十
四日午刻以加上　兩宮徽號再頒
赦次日迎春時積雪未消人占豐年

彩仗傳呼日正中　君王樂事萬方同泰堦玉燭
撓搶淨閶闔金雞貫索空逐去春牛人戲土飛來
臘雪柳含風推原孝德　恩重下豐沛尤思
帝賦雄（時有謁陵之議）

除日侍安

佩俊難勝劍佩邀椒盤空對意何如　君王親賜
金樽滿鴛鴦同贈華帶疎春燕玉塤兵情後賜回
郡邸赦銜初襄遲楚辦明長會燕馨愧留太史書

歲暮人送水仙花

素質嫣然水石間歲除縹緲洛妃閒托根閬苑疑
無地著眼蠶修別有山蘭蕙應慚冰玉操松梅好
伴雪霜顏椒盤對此增惆悵笑把髭鬚問小鬟

人送海棠

兩曆臙脂北地開酬餘妃子詩陽才艷同火齊全
欺雪紅比桃花却並梅覓句難從杜老得尋香還

似蜀都來態濃意遠華燈下娄尾因君進一杯

守歲二首

天涯兒女倍情親分歲喁喁繞膝陳椒酒擎來知
介壽彩衣拜去似延賓共將花炮迎新曆誰解詩
書慰老人我亦童心隨衆說恐當歡笑更傷神

其二

銀燭清尊照髩絲分甘剪綵太平時確知羅馬非
吾事稍識諭牛轉自疑熱簽鑄成銘自在金甌解
換醉堪師明朝新曆添年老索笑梅花有所思

德州旅舍同諸公恭迎
聖駕東巡漫紀二律
于野同人興自豪西風肅肅落林臯倚從旅舍深
膠漆德近良朋愧蓋𧏮舜典循來三古繼嵩呼聽
徹百靈號秦碑漢碣應相遜巨手誰爭燕許高
其二
金繩玉檢古壇開
聖主登封萬騎來逐涌祥光瞻藻火鬱葱佳氣接
蓬萊禾成三穗升中耤恩下諸州詔使迴共說

皇躬承末命受釐恭默憶延垓
喜仲符親家過訪草堂兼寄王子厚曹麥
懷爾賢契
爽風旋碁正[illegible]條有客開爐話 聖朝三子舊循
殊途樹老大[illegible]臥混漁樵南村終賞奇文好別墅
還開祀事遊[illegible]韓田間悲氣色恍從天際識丰標
兒協一舊至有感
孝順人稱養志難形辟末兆有承歡欲知沂水春
風趣試取臨深履薄看千古鴆名崇聖哲一庭和

氣釀下安燈昏定省尋常事地義天經賴附先
俚句奉挽一士鍾老龍丈 有序
余與一士累世姻親弱冠之年即相契
厚聯明風雨[illegible][illegible]文未嘗少暌隔也
一士多才多藝[illegible]年儔匹余友高念東
侍郎孫枚先相[illegible]咸歎為不可及追前
後涉歷仕途而一[illegible]清操介節不遜古
人去官之日囊無餘財家居孤貧詩書
以供饘粥及其歿也不能具含歛聞者
悲焉余以老病未能匍匐哭奠作此哀

哀挽俚詞二章聊當薤露之歌云爾
清標舊識大司空有孫縱微物望同朝論當年躋
勁節鄉評此日談遺風塵氛不染原無憾浩氣常
伸是固窮看取英魂箕尾去玉樓深雪對蒼穹
其二
風流詞賦舊知名墜戟務藩政早成剩有冰霜嚴
厲志離無昏夜愧生平琴心不為挑卬婦憤身何
堪擯長別裹老知交餘涕淚九原應恐故人情

小閣

小閣寒風喜不侵選山奚必白雲深殘書亂束聊遮眼良友高談可問心果里西疇初十地謝公東墅欲投林春來仍擬村居好空谷鳴琴取次尋

隹山堂詩二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目錄

春盤
春日小齋漫興
伙少司馬焦軒五同年韻
人日懷高念東先生
八日以病不赴萬柳堂之會補之以詩兼簡沈繹堂詹事沈久官不調故末句戲及之
送余伶虛巡撫蘇松
喜吳漢槎至都賦贈
用徐健菴韻再贈漢槎
正月十四日
乾清宮侍　宴恭紀二首
元宵後十日長椿寺看烟火
二月八日萬柳堂
送沈繹堂宮詹奉
詔祭潛文祖陵

送張素存學士扈
駕出關謁
陵
送林澹亭督學中州
送張敦復學士給假歸葬二首
三月三日萬柳堂雅集二首
三月八日萬柳堂二首
書萬柳堂修禊倡和詩後
送蔣莘田之粵東糧道

四月八日萬柳堂
大駕謁
陵恭紀次李坦園先生韻二首
送汪舟次奉使冊封琉球國王四首
送林玉巖副使冊封琉球國王二首
長椿寺聽彌鑿大師說戒潑賦絕句兼示
戒子
挽陳其年二首
端午
題張伯明殉難圖卷
送杜純一先生歸里四首
予告
賜遊西苑紀　恩二首
贈僧巢庵
送徐電發翰林假歸
致仕將歸諸同人置酒萬柳堂話別潑題
二律
別萬柳堂
別李坦園相公

別孫屺瞻學士
病中戲題
題黃忍菴關溪莊移圖
瀕行
上遣侍衛　臣　二格翰林院掌院學士　臣　牛鈕　臣　陳
廷敬賫捧
御製詩文一軸璽刻昇平嘉讌詩一冊適志東山
印章一方到寓
頒賜自念衰庸乃叨

與數銜

恩感慨恭紀三章

謝祖儀諸公

過蘆溝橋

過涿州家弟胎仙設席旅店豐腴華飾悄然傷至眷念今昔不無時勢之殊又時賓遊別愴爲於懷感而有賦時同登大

師亦在座

白溝河午飯

過雄縣

過獻縣時縣無官一典史守之

宿阜城縣聞其令甚賢詩以贈之

過德州

九日宿禹城縣

夜宿禹城風雨驟至黎明冒雨過齊河道

中作

宿齊河縣

自濟南至章丘覽其風土四隻八[illegible]紀詩

有作

初歸遊隹山堂圖

亭子莊

遊冶湖五首

贈王仲昭

寄懷周立五同年二首

兒協一赴選口占送之

寄李坦園相公

寄王胥庭相公

冶湖泛舟之作簡寄飞大可

初度二首

人日迎春

小閣

夜坐二首

寄王仲昭

贈別蔣鴻緒二首

偶題

贈令廖松菴送鹿賦[illegible]

春日飲隹山堂

同彌堅繼和尚遊法慶寺

彌堅繼和尚不遠千里過訪數日言別詩以
贈之

和督學試士遇雨韻

代諸生答

送子明內弟赴獨中縣丞任

行九不遠千里過訪詩以贈之

秋日同行九泛湖有作時行九將赴都門

兼勗其速嗣高第光寵老大也四首

秋風

賦得高秋爽氣相鮮新

九日

冬日隹山堂有感

十月建東莊草亭

冬日甚寒高念東書來極言處五濁世界
之苦寄此答之

壽鍾一士

喜兒協一抵舍二首

臘日飲酒

再贈房子明

春日田家即事四首

寄胡朏明

觴出關謁
陵
曲江風度動　楓宸講幄頻霑雨露新銜勿謗獻
依左右踏凝翰墨重絲綸嘗作楡塞從龍日陪祀
陵園受祚長孝德神功超往代欣存雅頌紀洪鈞

送林濟谷督學中州

與苑騰華[illegible][illegible]令發桑獄試抑逸風流前代推
郎署[illegible][illegible]入倫誌卷堤山在文章擢雅頌天中弟
子侍[illegible]陶峯帷予識君侯貴澀賦還看下上方

送張敦復學士給假歸葬

燕公曰下曲江清風度從來識老成叟餞崇爵塵
世隔　賜居禁近寵光榮官階要進推人[illegible][illegible]沃
頃聞慨
聖情講幄初遙聽計日還朝莫待使車迎

其二

丹筆常依日月邊拜前拜後輔尤偏只因風木求
終事暫仰鹽梅贊講筵寵錫應知隨道重褒[illegible]鬱
見　御書鮮春和錦纜舟行穩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

三月三日萬柳堂雅集

修禊重來曲水幽嚶嚶鳥語正相求京華車馬憐
傾蓋洛下文章愧滸遊弱柳烟含仍旖旎新萍風
約故遲留羣賢醉後拈毫處蘭味還疑杜若洲

其二

廷尉蕭疎坐傳觴一代風流映艸堂日雨花開人
落擬翁雲檻外鷺浮塘詩存大雅追李野時際隆
平憶梧梁安得龍眠高手筆爲圖逸韻近瀛洲

三月八日萬柳堂

風和水木映淸華鷗鷺閒看破淺沙緩補栽花惟
一樹傳存酒戶近三家雲迴　北闕常依渚然點
西峰並作霞遊屐頻過忘客主太不煩鼓靜鳴笳

其二

花圃欣聞客款扉花飄絮舞擬源磯爲聽葉底黃
鸝語肯負樽前白紵衣放眼乾坤三徑闊驚心棋
把十年肥當時沂詠尋常事越祖元音世總稀

書萬柳堂修禊倡和詩後

遂徑高軒竟日留溪毛采爲愧嘉旅星聯東壁聯

幾合人到西園榆壘偃雲欄岭迴常蘊䴊鳥窺花
落故釣柳蘭亭遊事傳千載耆𦵏兔薦况此洲

送蔣莘田之粵東糧道

青衛直節動西臺南海㸌傳漢殿才拳檄御聞徵
翡翠簾帷親見怨萬家貔貅萬竈兵初撤紀袁千
門肯重迴舊日圖成休更進隨車膏雨問指揆田莘
曾進獻民圖

四月八日萬柳堂

初夏林塘散遠風群罹猶胃落花紅鐘聲關若晴

雲迴塔影圜丘曉日融驪背人稱栽樹客於陵叟
是灌園翁惟看仁育春常在留得韶光萬古同

大駕謁
陵恭紀次李坦園先生韻

昇平大業喜觀成告祀東巡駿有聲禁籞森沉嚴
寢廟威靈赫濯拂霓旌千官扈蹕瞻新典萬姓迎
鑾遶舊京對越仰窺霜露切遙知悽愴動公卿

其二

松楸殿閣鬱清芬日暮平沙擁萬軍金椀龍藏天

上闕玉階神蹕雨中聞雲霞彩絢山河色甲胄光
涵虎豹文大糧祠臣應有頌海將貴命祝吾
君

送汪舟次奉使冊封琉球國王

詞臣持節下雲霄萬里波濤去路遙列郡前驅人
負弩蒸徒利涉海通潮樓臺蜃屢迴天使島嶼衣
冠識
聖朝千載屏藩遵正朔不教化外尉佗驕

其二

九重柔遠錫王封 冊授中山雨露濃水面鼉梁

知壯麗天邊龍旆去從容相如諭蜀猶煩檄陸賈
裝金祗自供帶礪萬呼私語絕行看環海盡朝宗

其三

海邦奕葉兩承 恩寵錫天朝禮數存典故無煩
尋冊府威靈先已懾那門琉球國城門額曰那化門水天玉立
參情慨金僉 綸音代語溫望去仙舟同李郭歸
來殊俗細爲論

其四

星槎勝槩攬遐荒盛世共球職方貝闕珠宮遶

道路雲垂海上見文章拜恩應識
天顏近専對尤驚漢使賢獨我褒遲重惜別關河
烟樹鬱蒼蒼

送林玉巖副使册封琉球國王

奉使何殊晝錦歸海邦淛接舊巖扉詩篇雲湧千
螺墨旌節霞烘一品衣案侍玉皇留彩筆槎從織
女問支機青門折贈多楊柳今日還同芝蓋飛

其二

久知風雅冠京華持節遥憐天一涯故友驚看新

羽衮島王猶識舊詩家恩榮映日羣瞻角漠渤延
雲雨建牙四壯歸來膺上賞賢聲早振海東霞

長椿寺聽磵壑大師說戒漫賦但言兼示
戒子

定慧從來破積雜初機語下莫安排人言真諦原
無字我喜靈根亦有階三界劍心依玉律萬英撒
手步金街沉沉法鼓開圓覺鞭影期教驥德儕

挽陳其年

窮巷棲遲脊一官瀟條無減布衣寒夢中彩筆重
遺修階下芳蘭未見關山開晉黎惜好爵修文白
玉樓彈冠大招欲賦強垂淚不盡低徊倚石欄

其二

昨歲占爻困蒺藜傷心溝水已東西悼亡觸緒躬
盈盆感舊孤吟月滿溪天上仙音憐鶴鳳人間薄
宦歎醯鷄牛眠未卜歸何處遺稿凄然湧品題

端午

榴花蒲藥映屠蘇笑看兒童綵縷符甜裝成雙
艾虎丹砂囊結赤葫蘆天涯風景皆相似老去襟

懷恨獨殊長命絲紊天上幾誰將符紋傳人狀

題張伯明殉難圖卷

張伯明譯國勲楚之應城教諭也明季
流寇克斥數犯應城伯明守城殺賊頗
著奇績後糧盡援絕賊遂陷應城伯明
罵賊不屈死之其子世祐間關匍匐斷
指上疏崇恩祖豆學宮許其子弟一人
世奉祀弗絕世祐圖繪成卷持以相示
因作此贈之世祐亦奇士

瘵常奚惜一身存滅原無凶世共淪血嘔香留青
史在指亡疏拜紫宸恩慈關湘淵愁芳草牲醴官
墻續斷魂祟祀於今稱勿替人生幾到聖賢門

送杜純一先生歸里

十載追隨綸閣清訏謨保乂見深情履聲天上䨇
龍聽詩與溪邊鷗鷺盟尺寸不務歸博陸山川抵
掌笑幹平　御書元夜有尊賜觴引期願念老成

其二

喜說梅公薝蔔堂怡情獨住午橋莊八千徼外三
苗格四十年來兩鬢蒼戀主勞臣猶涕淚分勞故
老共傳揚都亭圖書應仍昔斟酌避添　御墨香

其三

近天尺五指村居花發春城錦不如倚杖峻龍來
脩雨閒聽渤澥潤新畲人從黃閣思操管客到高
齋有著書只恐臣心仍夙夜謨將蓮燭聽階除

其四

趍巡衰病未辭官把秋君歸減脩歎仕路㶁爲鶱
馬戀天心喜向福人寬爲詢赤舄原多徙自寫烏

絲託遠輸東渚鴻飛嚼璽切稀明重入一彈冠

予告　賜遊西苑紀　恩詩二首

洞天深杳見方壺曲澗浮花蔭檻扶玉井遊香菌
共遠萬年枝醛鳥相呼山光水色仙巖迴鳳翥鸞
翔　御墨孤長是流杯亭子好上穿凉沁腑醍醐

其二

小舟徐引入桃源一徑穿蘿虎豹蹲瑤室霞光籠
帝座玉階花氣護天門盪胸爽颯消炎暑掬手滑
凉醒夢魂醉裏不知仙路杳披衣直欲臥雲根

贈僧草菴

草菴與予最契然來往京師二十餘年
道力日減俗累轉多今予以告老歸草
菴亦辭去於其行也贈之以詩道貴初
成故不能復爲謨言也

來往風塵底事宜途間得力草鞋知已㪍悔了十
年熱更負盟官七日期參學翻因行腳悞從師應
悔印心遲今茲欲去垂垂老好辦他生再會時

送徐電發翰林假歸

倦遊愁聽　帝城砧誰識文園病渴心記載三長
矜虎觀風流一調勁鷄林（竹垞填詞遠播朝鮮有誦之者流連歎慕詠詞）
（寄意遂訂神交）舊山東墅吟偏好秋水南華夢易尋老去
重嗟良友散還　朝須恐冶湖音

致仕將歸諸同人置酒萬柳堂話別漫題

二律

將歸還問舊垂楊白露天高漸有霜野老初翹燕
尾夢故交重憶水雲鄉靈和顧盼風流在彭澤樓
邊歲月長莫遣婆娑生意盡不堪搖落費平章

其二

飲餞秋風得驥閒驪歌欲續又重刪須教唱喚歸
名手莫使笙簫感別顏柳宿光芒連北極馬曹逸
興對西山浮生去住原無繫折贈盟心水一灣

別萬柳堂

草堂萬柳憶初栽手撫新枝日幾回點綴遊從空
際落銜杯還喜故人來不堪多病垂垂老且使行
旌緩緩催他日烟霞遊客至能無重問舊條枚

別李坦園相公

待漏從公歷署樂當年蘭譜姓名寬綸扉久拒賓
茶盛詩格選摹雅頌新花蒔風塵惟藥裹穿培瀟
瀆郎漁竿遠辭知己重回首地僻深疑滯羽翰

別孫屺瞻學士

衰病曾無補萬幾
主恩偷照舊柴扉遂萊五色鬱龍迥可瞻三家日
月輝白首東山遊不倦赤松北闕願非違感君情
好纏綿甚日日詩篇接紫薇

病中戲題

弱質寧堪二豎侵披衣起坐自長吟禪藏謝何須
有便非藥予無因必心軀殺從來原幻妄爲原何
處不飛沉吾宗示後誰人識只恐神巫未易尋

題黃忍菴國溪莊村圖

不離塵世泛仙槎消得長光與暮霞妻子應門樂
可煮文章翰苑筆生花林間鳥聚鷗知候波面潮
開水有華應否桃源相約伴從容洞裏話桑麻

瀨行

上遣侍衛臣二格　翰林院掌院學士臣牛鈕臣陳

廷敬賫捧
御製詩文一軸墨刻昇平嘉讌詩一冊遹志東山
印章一方到館
頒賜自念衰庸乃叨
與數銜
恩感愧恭紀三章
君恩重惜勞臣老玉案親裁五字詩真有鳳鸞縈
筆墨豈同唐宋較文辭巖廊久慙三接喜起絫
沾自一時誼敢歸裝珍什襲煩教諷詠動離思

其二
猶憶元宵醉玉叢
聖恩許進萬年觴不教登陛勞臣力更藉扶持拜
御床一序廣廷皆喜起羣工竟豈愧賡揚綸來琬
琰藏天府 特賜歸途入錦囊
其三
繩愆糾謬鑄圖書前代會稽坐論餘豈有衰慵虛
任使猶煩雕刻問璧璐溫其如玉龍章巧美秀而
文鳳篆球泉石奚堪 天上寳期將交葉賁遂盧

謝祖餞許公
東門祖帳繞朝鞭京德能無愧昔賢卷冊府添行
李重詩文點染鄙情妍陶潛對酒猶貧累謝傅聽
歌亦老憐冶水漁舟寬歲月裁將欵乃答鴻篇
過蘆溝橋
濟遠秋光浮絳漭蘆溝風細水蕭蕭沙邊宿鴈聚
陂老川畔僟烏步冢邊抗疏幾人猶湧淚懸車今
日得漁樵堪憐遲暮
君恩重耕鑿還期答 聖朝

過涿州家弟胎仙設席旅店豐腴華飾情
文備至眷念今昔不無時勢之殊又將
當遠別愴焉於懷感而有賦時爾黎大
師亦在座
旅館高筵燭四圍驪歌清酒夜光輝深秋鴻屬愁
將遠舊業聲華念式微貽我珠璣冰雪似懷人骨
殂夢魂飛大師剩說無生法不使分離淚濕衣
白溝河午飯
野色平蕪四望開遺黎猶作白溝來俠遊易水悲

歆地維捞燕薊關戰臺兩綫千家三輔近貔貅萬
騎百蠻回卽今市肆安熙穰共識
皇恩徧草萊
過雄縣
一水環居十萬家曾聞雄鎮護京華鄉堤秋晩猶
含翠荻港風和未覆花覺醉人爭誇市酒邀鄉客
欲近旗樓烟波入望渾無際不斷芙蓉映早霞
過獻縣時縣無官一典史守之
歸途秋盡似春和旅宿猶聞鵰羽過官酒開來醇

味少鄉程頻計客愁多側聽巷陌隣齊語翹首河
山入趙歌探得民謠憐疾苦荒城無吏欲如何
宿阜城縣聞其令甚賢詩以贈之
驅馬欣看一縣花當年頹燼半無家流亡戸口人
初復瀟灑公廷吏不譁始信鳴琴關道脉誰云理
邑詘才華御屏姓字應親注名社勳名未有涯
過德州
故鄉風物半親疎久客重過入境初地控燕齊勞
駐防漕通南北重河渠誰人撫字當庚癸幾處樵

蘇護草廬形勢關梁全扼要莫教輕七歎咨嗟
九日宿禹城縣
風寒霜落菊應黃去歲登高憶醉鄉觴擬歌詠後
絕巘開樽花色映迴塘卽今官舍多蕭壁何處人
家問舉觴黃佩萸朋儕在眼不知此地過重陽
夜宿禹城風雨驟至黎明冒雨趨濟河道
中作
風雨重陽夜漏遲荒城旅思問何其計程漸喜家
園近話事尤憐僮僕癡北望雲深思不斷東來日

遠淚常垂低徊樂志派天語安石風流有遜辭
宿齊河縣
河流郭外郷環匝斥鹵堪憐草舍低衆府魚鹽謀
損益土風饒館問提携致頭終漢夾吾巧居細爭
能范蠡稽滿眼荊榛天聽遠誰將貨殖記東齊
自濟南至章丘覽其風土問其人物慨爲
有作
山河泱漭繡江開迢遞風塵首重回存悶雲臺多
畫像始知星漢有庸才淪落憤世原非遂中拔閒

居亦可哀繹史於今稱博物玉溪宮闕背重來

初歸遊佳山堂圖

園行策杖更扶孫笑指松筠舊植存老去雲山欣
再晤醉來俯仰竟忘言漫愁海殖川無復且喜開
居道自尊回首塵勞仍力盡誰知簪組是
君恩

亭子非

茉莢郭外逈無隣倹歲荒田種未勻水內蛟龍時
作雨亭前松栢半生鱗捲簾山色迎眸見欹枕濤

聲入耳真出𡻕歸來如故友徘徊三徑話覯情

遊冶湖五首

繞村竹樹遶沙汀樹裏人家戶不扃十月風和無
落葉一簾山靜有孤亭烟嵐交㬌茅檐綠荇藻濃
拖水面青不盡禽聲鳴上下漁歌樵唱總堪聽

其二

良友過從興不孤欣將老脚倩人扶平安竹信傳
丁報睍睆禽聲隔樹呼海內交遊來阮向謝家子
弟得封胡秋風更喜無蕭瑟觴詠披襟傍酒壚

其三

小艇穿林越石霞維新不斷引泉查撫松孫綽無
多樹愛竹王猷是別家徐聽能吟探水窟遐拾啟
戶問桐花西鄰勝會名俱在不使紅裙笑鬢華

其四

鷄黍相邀客卒真林泉作致逈無塵隣家送酒情
偏好雨後支節氣更新設榻俱來開白社存山人
倦坐青崗道逸高脩義皇上谷口誰能訪隱淪

其五

萬樹垂楊萬斛泉人家盡住綠蘿烟生機活潑魚
龍躍靜味深長歲月遷背酒携壺穿竹徑看雲綴
步到山巔子孫閒說桃源始㕔指宗支不記年

贈王仲昭 有序

予與仲昭周旋日久學既淵博才復閎
通詩文之妙直追作者惜命與時違未
獲一遇耳乖爲人孤介淡於名利往往
所入不合以文字與予交頗稱爽厚上
下古今砥以古之賢哲相勗復善於棊

生其言皆不易可行非世俗纔攻能虎
嬰姹之說性直既無遜迎學深戚有根
抵直予之益友也歲莽將別賦之以詩
奧蘊未窺亦略述其梗槩云爾

交情握手笑彈冠薦達叨教負羽翰貧耻因人常
去懶老能服氣不如爽展翁道直和彌着司馬才
高史那離晉慕右軍多少恨風流晉代好評看

寄懷周立五同年

插天雲際九華峰周黨辭官得杖節廿載絨書[illegible]

斷絕千秋高蹈自從容鹿門此日人無慾賀監當
年意久慵老去低徊思壞在倦餘蕭寺一間鐘

其二

爽氣初來第幾峰孿嶷孰與共支筇扁舟我久懷
張翰游蘇君真類邴容嶺上看雲情自適林間設
鍛意還慵開面芳訊如常健更羨多間似扣鐘

兒協一北遷口占送之

老年祇擬未全無執手叮嚀說宦途語恐使人休
出財能損已莫輕圖法嚴三尺非寬假德者予

秋是丈夫念我衰遲閒歲月常感琵思到江湖

寄李坦園相公

踪行不棄舊甘盤蘭譜相依禮數寬故典詢來疑
綱破新詞讀罷寸心安燕臺夜緒三更夢冷水漁
簑一釣竿回首春明天上遠太平潤色正推吟

寄王脊庭相公

三槐家譜舊青箱調燮餘閒萬物當魚鳥飛沉欣
茂對嬰孺游樂邀不違秋風話別頻情重春日懷
人午夢長不斷一絲相問訊鹽梅聲帶滿漁莊

冷湖泛舟之作倘寄毛大可

盤發盛具命漁船童子高歌雜管絃細雨欲來猴
樹下微風初過簇花前東山載得同安石北部羞
排擬樂天（白公亦爲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爲憶故人方戲作憑將
共醉縱楊烟

初度二首

年年初度苦寒多今歲歸田氣轉和野鶴閒身官
不繫山園荷徑杖能過騰傳老態深深蓄下驢便
人綴綴歌醉後兒扶眠正穩夢中開醉笑成窩

其二

鞋襪兒孫獻壽觴作揪吹徹黍華香樵行媽杖嬉雙引萊服貎冠潤兩行淩説神仙平地好且看淑水故鄉提一年一度寬南北此日歡呼醉滿堂

人日迎春

家人剪綵燕雙飛春色東郊映翠微學作兒童誇歲稔簪花官吏喜牛肥風飄弱柳堤邊暖雪壓殘蜓麥底稀滿眼升平多樂事村膠社鼓醉扶歸

小閣

雲晴小閣倚朝暉蘂你梅香暗入衣謝傅閒情棋尚賭沈郎癡處帶重圍觀心久識人無悶悶字多忘客到稀杯酒花前春意足移家更欲傍漁磯

夜坐

且腹加餐所處多晚來猶自自迴廊酌留元氣狀衰老認取天真養泰和閉日深觀書不檢澄心無語客閒過飯飯生趣春常住誰謂年華似逝波

其二

三更獨坐一爐香調息能參靜味長晝夜迴環無止畀坎離調劑有奇方希夷皆臥原非睡函谷留青久已忘試取璿璣圖上看風簷樞紐在中央

寄王仲瑜

調心擬向注元辰呼吸無間一至勻（謂冬至旦往也）但使坎離能會合即看天地絕埃塵憧憧來往原非我默默沖融別有身試問庖丁何滿志桑林舞罷總長存

贈別蔣鴻緒

春風楊柳送將歸惜別尊前理舊衣莫歎征途知

已少須看世路此人稀誠能動物神堪察語鮮析尤道可幾靜穆交情真耐久還家應憶冷湖磯

其二

兩袱相依道氣深真醇尤見古人心書覺得後書全錄白社歸來義獨詩十畝初開塵外麥樽選念谷中音蕭蕭行李江南路臉有鶯花滿舊岑

偶題

一線絪縕壤裏分誰能遊戲賦時文天倪欲動塵光起燕徑幾指火自焚稍識星躔指次第須教日

一溪流水度橫橋鷗鷺羣飛不用招山掩東皋分
徑路人從南國訊漁樵草堂經歲雲封近濁酒邀
君屐齒遊欲話情親乘味少月明松下聽吹簫

其二

竹閣茅檐蘆荻秋微歌把臂命扁舟波光淺映沙
紋細日氣遙起樹影浮衰病多時閒杖屐冷湖此
日見風流題詩漫說蛟龍護助爾扶搖上帝州

其三

南山入戶畫光[illegible]松菊溪雲紫翠重落日孤僧邀

瀚壑參天老樹懸蛟龍故人鷄黍三年約江左文
章四國宗且藉笙歌期汗漫莫將長劍拂[illegible]鋒

其四

秋氣蕭森映酒卮西園佳會尚宜時不妨漁釣遊
三日還識樵雲託一枝竹裏鳳來聲翽翽磯邊露
下影遲遲他年憶我重相訪冠蓋縈游野鶴姿

秋風

蘆荻花沉水有烟雁橫秋渚落霜前斜陽將絳催
砧杵蕭閣風箏咽管絃從事樽傳飲玉露玉露酒名也

忘機近學禊金[illegible]慈羨康強老至披襟亦
灑然

賦得高秋爽氣相鮮新

千山景霽斯秋毫萬整松聲碧靜殘斯吹餘金
微露寸慢遙穹玉隼高閒鷗浴瑟瑟沙浩野[illegible]
來情殺毛共此空明真氣象寫歌詎艷五陵豪

九日

[illegible]故鄉恰來兒女爲重陽龐偈鷗[illegible]
扶[illegible]經老典狂放眼雲門稱舊友朋相勞

釀試新嘗東籬醉倒忘言處不信婁黄更有方

冬日佳山堂有感

朔風瑟瑟木蕭蕭手策枯藜過小橋雁齒橫空當
石聳龍鱗聳幹抱山腰淵淵指護山來少[illegible]手
姿夙見招春色明年誰最早移家更欲問漁樵

十月建東莊草亭

冬月東莊治草亭期將小圃有偏聽鶯春日鶯
聲好種藥皆前處處聲蹤共知栽樹各村邀
非老人星支頤靜坐無愁叙雨挨青山足請娇

冬日甚寒高念東昔來極言處五濁世界之苦偶此答之 用蘇長公韻

避寒小閣試焚香擁華裘納下涼老去心閑懷
門少故人詩句穩偶長甚知濁劫殘仙界誰即苦
下指病方是郡縣紅塵一醉久藏斗酒待君嘗

齋館一上

伏枕經冬倦著歡詎期老至論心難疑退杖屢難
三徑尖銜交遊愧一官南聽琵琶歧鄉在西門詩
賦旋頭有梅花笑逐生中日咫尺蘭陵託羽翰

喜兒協一抵舍

定省恩承膝下歡驅馳千里歲將闌嚴霜旅店寒
偏劇積雪河橋凍未乾汝幸一官遲計日吾逾七
袠愧加餐辛勤綵舞憐孱弱只恐　君恩報稱難

其二

寒風匹馬護萊衣聽愧承歡歲月希敢謂人家誰
子弟須知吾道鄙輕肥傳來詩禮心常慢念到箕
裘力尚微且擠一巵爲壽考梅花不厭件漁磯

臘日飲酒

醲得除臘介壽杯幾傾一盞笑春回勝前臘有見
孫問城中原無稿阮才喜說梅開拖杖去閒邀友
到爽棋來東軒靜寄逃殘臘看取晨光印綠苔

再贈房子明

苜蓿寒鋏倖錢那堪蜀道上青天浣花谿畔屯
羆虎濯錦江頭聽杜鵑萬里孤踪能叱馭幾家小
市趁炊烟遊黎應識君行苦爭看壺漿接大賢

春日田家即事

東臯近郭看躬耕已聽春禽次第鳴婦拾豎樵供
午饁農攜破笠望朝晴茅根出土傷牛力車腳經
塊碎耳聲背畫艱難謀始事採風孰爲繪圖成

其二

春日初晴氣較寒飯牛誰念客衣單老人應計輸
千畝田畯居然試一官蠶繭尋常供子婦災祥報
賽說平安巾車到處憐艱苦對食盤中未忍餐

其三

春耕牛瘠未能深宿草秋枯力不任已遣操鞭休
浪下更憐饑雀漫相尋人情自背存微尚物命由

來繫寸心一上高臺聊遠望天與嬾露遍雲林

其四

勤求補課愛吾廬一榻雲深問起居自笑灟醪盆是乞誰知真樂子非魚山溪泉乳珠相續菜圃梧稀竹到疎偶爾遂遂春屣足先生空負一床書

寄胡朏明

文定淵源自一門肯將憔悴羨留髠鶯花欲醒塵中夢燕酒難招別後魂好藉鄭莊資客騎來看謝傅奕棋墩衰遲相約君休笑疑義猶能細與論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六

五言俳律目錄

行九子啟買醉酒樓觀燈聯詠倂吟一詩限酒乾即就因走筆各成十章旁觀駭愕不知爲何許人余喜其意致豪邁佩期儁上送作此詩贈之

舍弟虎臣省余京師即有江左之行詩以送之虎臣甲辰武進士

辛酉秋七月廿一日

上召內閣部院卿寺諸大臣翰林詹事科道及部屬五品以上宴於

瀛臺

賜綵緞進藕各有差恭紀

再送毛行九落第南還將由浙至閩省覲即同歸毘陵十八韻

送李厚菴學士奉

旨送太夫人還里二十韻

贈峴山施撫軍十二韻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六

舜郡溤溥易齋著

門人李孚青丹壑
懋徵肖聞
男 治世虞臣
協一躬暨 仝較

五言排律

行九子啓賈醉酒樓觀燈聯詠每吟一詩限酒乾即就因走筆各成十章旁觀駭愕不知爲何許人余喜其意致豪邁風期倘上遂作此詩贈之

乾坤原寄嘯風月正相呼携手蘭同臭登樓與不孤烟花喧市鼓詩酒見吾徒豪氣干人厥時名一念無揶毫褒額脫入洛席珍數傳語驚三老彈肩刖二蘇蛟龍雲雨待鬼魅矢歌初扛鼎椽無敵搏鵬羽白狀孝遊花月夜爭寫醉歌闘白眼看人盡奇懷幸爾但山川存特達廊廟孕苞符樹棘無棲鳳終期慰老夫

舍弟虎臣省余京師仍有江左之行詩以送之虎臣甲辰武進士

家世青齊舊衣冠君子鄉文章爭海嶽奕葉守緗緗子弟知揮麈風流匝而墻野王才最著大樹武偏長投筆今何早乘繻自不妨一機成貫蝨七札精穿楊投勇誇司馬弓刀耀尚方陰符季子冊黃石老人變豹變資深霧龍韜重遠踞吾衰惡鳳披汝志脩鷹揚孝弟原情性深醇辭退藏十年依母病千里問兄强鄉黨推豪俊朝廷用棟梁兕鈞時粲爛楚寨正蒼茫定遠威邊域金城策粿糕行間惟德重臨事好謀臧麟閣他年畫彤弓姓字香

辛酉秋七月廿一日

上召內閣部院卿寺諸大臣翰林詹事科道及部屬五品以上宴於

瀛臺

賜綵緞遊藕各有差恭紀

聖情逢暇豫秋苑倍澄鮮爲愛芙蓉沼旋開玳瑁筵華舟迎劍舄綵幣錫駢闐

天語勞諄復臣心愧仔肩露凝荷偃蓋風靜鳥聯拳悅錦依繁蔭蘭馨入廣𨕤千官盈座淸百味大

庖傳聃日能棲鳳飛霞御柳烟乘槎眞入漢食髓
即爲仙西嶺蹲金爽南薰冷舜絃蛟能看沐浴日
月共同沿酒獻華封祝詩歌伐木篇觥籌交錯久
菱藕醒醒便既醉歸鞍緩懷雜汗背燃煖飇符喜
起魂夢五雲邊

再送毛行九落第南還將由浙至閩省覲

仰同歸毘陵十八韻

楓葉凌霜赤離亭將酒孤勞人偏愛菊樂雁正銜
蘆淡笑追前日文章念後途芙蓉惜劍佩麋鹿問

姑蘇每憶剡溪棹長歌西子湖仙霞雲突兀瞻淡
木模糊明月珠還握蠶泥蝬未敗山川容滯跡舟
楫著潛夫將切寧留憾纖毫欲自鋤登峰猶泐淚
甲論或虛無詩眼容終假天心自不辜能門昔紀
盛季主上詞燕深洞陰陽妙虛懷時命符邀庭間
鯉對慰老喜鳥哺海嶠兵初靖斑衣杖不扶幾年
嗟瑣尾今日飫尊鱸壽酒仍鄉社雄文注兩都陵
符期指顧莫負海南圖

送李厚菴學士奉

旨送太夫人還里二十韻

錫類　皇恩渥承歡遊子歸萱花迎誥舫　御題
綵斑衣夙夜絲綸惧晨昏井臼肥嚴廊三不朽忠
孝兩無違憶昔干戈滿疏詞涕淚揮閒關還　闈
座逆順央　天威冠盜終淪滅謀猷或庶幾作羊
供犒足枕席過師希雷動軍聲壯風馳餉濕微延
下深道脈德猶丕兵機環海欽韓范維桑斷鼠狝
還劬寧戀戀將母獨依依祟秩看金馬慈聞映紫
薇霞褫分綍節鄉味壓巖扉帝念啣烏苦人欣彩

鷁飛尊興迎路水扇牝郊飫雖大節存吾道岁名
著　帝發風雲臨驛路日月帶征旂媿合離長悠
歸裝棒莢稀
君王頻望切慎勿愛漁磯

贈倪山施撫軍十二韻

開府弘經濟羣黎悅賁安化成知秉變馴儉郡齋
秋清獻焚香久長貓賬粟寬甕猻歸虎俯風雨間
龍淵黙鐘山臨秀潑波水閒瀾民咸欣樂育士不
亂彤發孔壁傳心正秦鋼照膽寒分榮安門有公

宸垣　閬嶠黃閣簪虛席白駒久矜粲儒思依炎
雄風留託芝蘭儒術名非假誠身道可觀公如黎
國政幸弗忘東藩

佳山堂詩集卷之七

五言近體目錄

喜見治世家信郵寄六首
漫題七首
偶感
簡寄鑿大師二首
詠史十章
平原二首
彭澤
少陵

默識新聲意極公已[illegible]千言無與[illegible]雨
渠

其六

合之爾恍惚雜離成解情窮寂入無兆刻夕共廻
臥

其七

往昔亦有言淚下真堪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
者

偶感

[illegible]慨懺壽恩一言沒齒存悠悠世上客曾否遇夷
門

簡彌壑大師

庭前新月出遙掛白雲端不用推移力清光徹骨
寒

其二

德雲何處覓樓閣影重重相見無由識居然在別
峰

詠史十章

侯嬴終擊斨不過信陵君救趙無奇策鼓刀那復
聞

其二

博浪誤中後雄心那更爲黃石呼孺子一足橋下
垂

其三

漢陰稱忘機東陵瓜無賴持籌入相府焉得不再
拜

其四

羽翼功成日赤松不可仰避穀復强食一得而一
失

其五

共說還山好二疏亦偶然賜金歡故舊怡悅太平
年

其六

深心謀國士遠猷在廟堂魏相稱賢哲多知漢舊
章

其七

七言絶句目錄

和高念東松鈎菴詩四首
題天祿校書圖二首
題宮袍覆學士圖二首
宮詞二首
元夜春詞十二首
題兒治世壽冊牡丹
班婕妤怨
再送王艮輔之任零陵四首
和施愚山惠茶之作原韻二首
五日絶句四首
紀夢三首
村居詩十一首
寄高念東
春郊雜詩十首
答彌豁和尚元宵見懷之作二首
早春小遊仙詩四首

長椿寺觀劇三首
施愚山尤展成黃庭表邀飲長椿寺是日微雨二首
和高念東題龍石樓瓊花夢傳奇四首
致士將歸雨中訪智方上人話別四首
豁堂和尚華菴師也道力深穩與予神交有年往往寄予詩文皆孤廻靈秀大非時輩所及今讀集中所載豁堂不復有眞面目矣道眼不明彼此帶累不少可爲三歎因以小詩弔之
宿任丘縣其令范龍傳歷城令也相別二十年矣今仍作令故其邅鈍賦此爲感舊詩
過濟上施撫軍邀飲東涵亭感舊有作二首
再送蔣鴻緒四首
春日題隹山堂二首
春冬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八

益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曹禾峨嵋
　　　惠徹冑閣
男　治世奕臣　全較
　　　協一躬暨

七言絶句

和高念東松鴿菴詩

憑几僧寮戸不開天親無着憶從來而今相對渾
忘却祇識維摩是辨才

其二

得歸便作笑顏開且向拈提禮佛來静皆浮生都
幻夢消磨不盡是詩才

其三

豐干饒舌道聊開却引寒山拾得來煨芋夜深頻
誤聽鄰僧誰信具仙才

其四

載酒堂封苔不開東山絲竹待君來生天作佛休
關計出水芙蓉爽異才

附原作

念東先生將東歸余就唔於松竹菴念老

日占一絶云戸倚僧寮扉寺關無人知
是相公來從容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
兩秀才喜其敏妙出於自
然便成佳話因依韻和之

題天祿校書圖

校書天祿喜傳經藜火初看眼倍青愛國封章忠
鯁盡憑將說苑答朝廷

其二

局在宗支膽未形深探遺籍戸常扃文光感得星
精見好與人間作畫屏

題宮袍覆學士圖

天子傳呼在玉堂詞臣穩睡夢尤長宮袍覆殿悄
然去視草爭疑翰墨香

其二

夢中應見舞霓裳賜得銖衣夜未央嬾役天孫身
上滿謝恩不許到昭陽

宮詞二首

龍池燈火散雲霄簫鼓聲中轉畫橈叙勝長闌閣
鳳輦承恩盡許過紅橋

其二

翠閣詞臣奏新聲學士清平調已成別殿通明映
燭光五雲彩徹月華明

元夜春詞十二首

寶袜鴛衾是內粧香車冉冉過垂楊共說今年春
意早玉河已見御絲長

其二

手拂流黃看淚痕毵毵柳色怕黃昏正陽橋上停
車後看見稱章入个門

其三

聞覓天王二二演元戎百隊下西川不愁灘頭灘
頭險自奇絕來有杜鵑

其四

一望平沙萬里遙月明何處尚吹簫旁人爭說前
門好姊妹牽衣過小橋

其五

詔封已授是爲八何事奇功萬里身奴輩不知強
勸慰封侯只說麒麟

其六

亦有音書慰寂寥征夫尚憶可憐宵邊城不是無
楊柳誰解歸鞍折一條

其七

欲攙羅衣尚怯寒元宵烟火滿長安巫中只是聽
刀斗那識花燈帶笑看

其八

禁城蠻女唱秧歌更有闍黎調笑多如此春光成
兩誤鋒車幾日度黃河

其九

滿街[illegible]月華遲墮馬粧成只自[illegible]更[illegible]兒遮
護好得身香汗看珠燈

其十

繡[illegible]邊罷淚痕合邀[illegible]白[illegible]郊
外去寺傍有草號宜男

其十一

春衣寄去雙魚書憶征人是獨[illegible]十二鈿箏歇
舞地生兒已命讀詩書

其十二

天下頭兆鑄金甲兒女情多勝述才但使普天皆
有婦誰人肯負傾城花

題兒治世詩冊牡丹

繡幕雕闌護日華天香爭到野人家洛陽多少名
園記只是春風第一花

班婕妤怨

長信前宵雨收月明猶照棣花浮遙聽別院簫
聲歇有銀河似水流

再送王長儒之任零陵

風流仙令舊文園筆底烟霞政不煩羨爾城頭
玉勝會看雞犬認桃源

其二

已息烽烟婦子寧琴堂何意復傳經風淳人說桑
麻好笑指西山分外青

其三

五溪蠻女布纏腰爭識軒車不憚遙問數衙衙見相
指稱前賢若個等中標

其四

三公不就求勾漏自昔神仙未易才驪門何須多
激楚雙鳧天畔喜重來

和施愚山懸篆之作原韻

思歸日日憶山河消渴忻勞絲雪過常笑茂陵徒
費酒傾蘭雀舌更情多

其二

老去耽茶過少年斜看佳思印先煎煩痾已喜消
除盡冰甕重看潤玉篇

五日絕句四首

長安元律火雲升蒲葉榴花亦鬱蒸寄語兒童安
穩好今年不用避兵繒

其二

道士治門送紙符人家瘦氣未全無聞說天師亡
玉印空教[illegible]襲請朝芒

其三

背簡黍進芳醪河清庭階慰遠遊遙憶湘江懸
競渡何人得上木蘭舟

其四

作疑約客共開好菩艾三年可細論兒輩讀書强
解事嘗逢猶自詡指魂

紀夢

辛酉七月十一日夜二鼓夢余在家中將有宴客之事廚役紛然忽傳有一人欲求見者余整衣冠而出亦不見其人但見羣犬亂吠似有物共舁余而行亦不知所坐何物微覺其安適可行數里

見道旁臥一石牛其大如象其狀亦不甚類世間牛有一人執鞭語余云吾在此相候久矣此觀音菩薩送汝乘坐者余視其牛雖一白石琢成玉色柔順可愛因乘之牛卽起立行步甚穩一路烟水浩淼林樹蒼然至一處茅屋數間中開大門余下牛入門見一老僧亦彼此不爲禮第語余云汝從今以後諸事愼莫思議因指壁間詩云譬如此詩樹卽是樹水卽是水石卽是石何用思議余

云和尚見解止於如此抑尚別有偈亦不言第以手指云前途尚遠好事儘多旁復有一僧以拂子指余云汝非凡人也余笑云誠如君言觀音菩薩送牛尚在遂別去過一牌坊候牛不至余呼之而來旁別有一牛其狀相類此牛因相逐而走余云汝去余何所乘忽有一人甚長大手執磬槌擊之牛咆哮作吞噬狀其人將磬槌置牛口中牛卽俯首順

從牽之而至余復乘之行數里至一村店僮僕輩數人候余云飯熟余下牛入店因責僮僕等不照管牛呵叱之遂寤以詩紀之

夢裡仙人爲指迷金繩引入大峰西禪機自是無
多語牛背安舒勝馬蹄

其二

石牛能走不須牽夢裡分明息衆緣頑劣調來遵
道路大千世界總安然

其三

不犯禾苗踏地牛餐風臥野殘經秋本來草料無
敎減認得家園便休

村居詩

弘景携雲贈已難砂飛勾漏不成尋想公應悔移
山計權作留侯辟穀看

其二

小山冬日暖如春驟背行吟未覺貧綠繡平原無
用處相逢總是葛天民

其三

一片浮雲湖上來漁歌欵乃笑成堆世人錯認桃
源水爲有胡麻飯客回

其四

斗帳雲屏野有香鶴飛不到午橋北閒庭芍藥圖
金帶憶得天臺縱儘涼

其五

日影紅窓琥珀[illegible]蝶粉夢來時仙人不[illegible]
洞路[illegible]風[illegible]

其六

三徑初除絕世塵鸞飛鳳舞客來賓麻姑只用砂
爲米世上焉知脯是麟

其七

彭澤巾車綠影偏野人問姓尚疑年不逢拾履橋
邊路錯認商山是漢仙

其八

一溪綠水鷗來往百尺青松鶴去還滿榻烟雲迎
午夢烹葵呼黍號閒閒

其九

敝笠携鋤漸不驚逐心尚愧謝浮名田家籬落相
過處空裏猶聞打麥聲

其十

衰病誰能一起予西園松竹正蕭疏閒雲到處迎
筇杖野老時來看素書

其十一

一夜西風入枕寒家人晨起問平安農夫土坐秋
烟冷扶杖時來問早餐

寄高念東

誰家釀法知名久焦氏芋蒸亦共傳安得變邊千日醉送君直上大羅天

春郊雜詩十首

微雪初晴淑氣新春郊綷柳動芳輪誰家橫笛吹梅落不見當年拂額人

其二

柳枝寒約未成黃迸望離亭酒正香只此處溝衣帶水并州錯認又何妨

其三

香車絡繹出城闉馬上桃花別是春燕趙從來佳麗地羅巾掩淚訴三秦

其四

白虎文章天祿青高懷稱自乘銀魚鳳城春色寰中少何似鶯[illegible]對草廬

其五

牛背兒童橫短簫太平春色借來饒九衢車馬紛如織也有閒人過[illegible][illegible]

其六

紅杏青帘未有期春光一片到疎籬不知風味誰能似雞黍應堪健老脾

其七

皇恩免稅糧春來婦子倍輝光雞豚斗酒其頌田家樂近水樓臺是帝鄉

其八

一溪春水帶朝烟茅屋漁船繫柳邊種得藕花三數頃今年剩有打魚錢

其九

西山雪後露孤峰石勢嶙峋掛白龍鸂鶒不知何處去馬背愁對玉芙蓉

其十

野望無心步麋寬春風拂面不知寒鄉情喜得吾家似睡鴨旁邊是藥欄

答彌㲄和尚元宵見憶之作 原韻

戒衲琛遊仰法施神光稱自照能埤隊中騶騎背盼甚却憶

先皇問道府

其二

法壇花雨近諸天寂寂孤燈丈室懸知道禪心清
似水好吞明月萬家圓

早春小遊仙詩四首

春風明月海光凝人在瑤臺第幾層遙著東皇相
笑語六鼇首戴九華燈

其二

桑田滄海不須疑好把珊瑚作附枝殘雪仙家棲

挽力免教二月賣新絲

其三

瓊鳩風遷引絲斿天書捧下秘圖球赤文綠字無
人識取次光華徧十洲

其四

一曲霓裳試早春蒼顏鶴髮映氷輪廣寒仙子應
相笑醉後人扶上玉麟

長椿寺觀劇

梵宮簫管動春城一奏吳歈入耳清內府傳來天

上曲紛紛花雨護流鶯

其二

金屏獨毯散華筵抗壁珠聯供梵天試問迦陵音
似否給孤應另布歟田

其三

梨園子弟擅名場冠佩高賢到上方盡令西來知
此意飜猶沽酒也尋常

施愚山尤展成黃庭表邀飲長椿寺是日
微雨

法堂深處草芊芊霧隱觚稜萬樹烟醉後詩成歌
不得晚風清磬兩悠然

其二

春歸蕭寺共看花細雨簾纖帶晚霞酒醉花魂留
半似誰能更問趙州茶

和高念東題龍石樓瓊花夢傳奇

得官得婿總堪疑誰道書生是夢時寶劍香閨縱
戲合庸夫原不解情癡

其二

雙娥秀映紫薇觀一劍雄登射獵堂窺得紅絲天
上種邊花原是大花王

其三

下苦新篠筆已荒歌場三麥絕華堂誰知後起多
情思檀板輕敲滿座香

其四

生來仙骨本應仙了得仙緣正可憐連理枝成花
並蒂那教點破夢中天

送任將歸雨中訪智方上人話別

少陵舊識贊公房冒雨過詩到上方悟得浮生無
去住旃檀片片落天香

其二

住持功德護諸天不歷僧祇是法緣三昧禪心梢
樹子從教門外草芊芊

其三

雨裏蟬聲抱葉幽夕陽猶帶片雲流捲簾妙悟誰
能領好看西峰最上頭

其四

禪室淸齋香味濃更兼僧箔薦芳芹深淡般若離
諸相不使莊嚴大衆聞

谿堂和尚華菴師也道力深穩與予神交
有年往往寄予詩文皆孤迥靈秀大非
時輩所及今讀集中所載谿堂不復有
眞面目矣道眼不明彼此帶累不少可
為三歎因以小詩弔之

一上三峰悟獨先詩文餘技盡堪傳誰將惡水渾
汚却寥負禪心四十年

宿任丘縣其令范龍舊歷城令也相別二
十年矣今仍作令數其遲鈍賦此為感
舊爲

樓下曾聞治劇才琴堂廿載復重開臨邛舊識相
如渴今日親爲負弩來

過濟南施撫軍邀飲水面亭感舊有作

一片烟波憶舊遊笙歌環繞唶湖秋當年沽酒漁
舟唱猶記題詩在上頭

其二

小遊亭子少陵詩（亭有舊對云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少陵句也）名士風流擅昔時四十年來人散盡華筵重對髩如絲

郵送蔣鴻緒

風雪園林未着花客裝羸僕又天涯不堪頻話交遊事淚把征裘整晚霞

其二

東埜棋聲落子遲驪歌欲續轉淒其平生不識春風惡吹盡雙痕入酒巵

其三

龍泉三尺舊期存一片丹誠不負恩併祀魏公談笑處平津若個到東門

其四

喜得君來慰老年三生或說是前緣日斜孤帆天際遠紅牙誰唱想夫憐

春日題佳山堂　有敘

易齋老人行年七十有五矣童心未化幻質猶存荷恩既許其優游林谷復假以歲月園林景色由杖觀來時序推遷寄心任去浩浩乎得無所得煩惱不掛[illegible][illegible]默默然言已忘言瞻詠聊抒胸臆[illegible][illegible]倚柴桑自信羲皇游矣窮簷安石猶煩絲竹魚魚雅雅[illegible]且如如滯跡者亡已張拘墟之見豫順而動奚迷大道之歸一片空明此中非相干般幻化是法無生妙用誰有多門擴心惟此一路[illegible]孫電掣從古來自別具神機兎角龜毛學道人那認為

已物咯焉喪其故我渙兮若釋春冰和氣迎人喜話西疇與南陌浮雲過眼敢云今是而昨非山舉幾重溪光一帶柴扉草合滄浪聽清濁之歌竹雨松風夜月聆雅籟之奏觀于無始鹿豕不入夢魂率其本然粥飯何關榮辱達天知命活潑潑地儘是生涯步[illegible]隨花樂滔滔兮另有情性委形造物不記春秋保質嬰兒庶全賦畀云爾

燕舞鶯啼喜客歸晴雲低繞樹頭飛何當沐浴春風便盡與山人脫垢衣

其二

一園春色似京華彭澤南山正是家莫寫閒情倉作賦無端觸忤舊烟霞

春寒

寒消三月尚披裘沂水春風詠未休蕭遜何能生羽翰玉簫吹徹海東頭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九

五言三韻律目錄

艷曲八章

六言詩

四首

佳山堂詩二集卷之九

徐都馮溥易齋著

門人 姚佶中符 蔡徵日開 石世炎臣 勵 仝校

五言三韻律

艷曲八章

綠樹隱紅樓珠簾控玉鉤晴雲浮碧渚彩艦刻芳洲翡翠春風合楊花滿御溝

其二

不識鄉關路輕肥厭五陵彩黃垂蒨炙熊白刈新登休問人眠未九華夜夜登

其三

錦襦雙蒯緱少小已封侯賭貸胡猶待搯珠價未酬五花新上賜不馭舊驊騮

其四

桃李已成蹊垂楊絲帶齊圖臨長樂北家住翠華西檀板雜鶯燕流雲去復低

其五

春日百花開香風四面來蠻箋書記簇螺鈿侍兒杯鸚鵡頻相喚行雲夢未回

其六

金鋪當繡戶銀甲按冰絃庭植合歡樹名僮博進錢莫愁南國至恰直艷陽天

其七

小徑芝莖短高軒蕙帶長人遊香霧裏蝶近彩雲旁日暮殘霞亂春思倍渺茫

其八

菲薇方連軛歌吹動四隣秦箏嬌上客楚袖及芳辰莫報金壺漏花飛起陌塵

六言詩

花朝戲為六言絶句四首

茶湯春餅花朝小閣良朋久要墻外杏花幾樹溪邊弱柳千條

其二

室陋琴書略備春和晴雨皆宜日晏人催盥面午餘客到談棋

其三

楊柳依依欲綠山桃灼灼初紅日煖禽啼芳樹酒酣人在春風

其四

優渥欣覩麥隴穠穠初試耕犁但得歲登四膴何須日膳雙雞

跋

吾師相國益都夫子從諸門人之請刻佳山堂詩集成而屬嘉炎書其後嘉炎竊惟吾師德業文章炳爍海内其所懸以冠絕今古仁於天而俛於人者諸子論之詳矣奚庸贅惟是嘉炎少即嗜詩妄謂有得及觀當世論說趨向指歸不能無疑近者摳侍函丈復聆吾師之緒論乃不禁抃舞踴躍怡情而適志也吾師之言曰詩之爲教也溫柔敦厚文已盡而意有餘是道也四始六義而降楚騷漢魏靡不由之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味之者無極聞之者感心令是則無以爲詩耶昔人云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淡意淡則詞躓不知詞躓之病雖聯爲累非真能淡也若其賦則取境悠然介心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非遠非近如或遇之比興之妙其至矣乎至于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語或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焉是良然矣夫則倣乎古人者得其神明則必遺其糟粕漢魏唐人之精微其在其所存者術而脊味

無窮而旨愈出也然徒掇其陳言則已芻狗矣況乎過此以往等而下之矯枉過正者顧可尋其郛廓吸其糟醨乎畚山之論詩曰故可爲新俗可爲雅是言也爲剽竊影似拘牽辟病者偶發對症之藥非眞舍新而以故爲新棄雅而以俗爲雅也且畚山言之自可不失邯鄲之步而壽陵餘子之徒從而炫之吾虞其終溺於故與俗而不自知也余非墨守於一端之說而有所左右者惟是讀書好古歷有年歲知清新大雅之作出於此與者爲多

溯流以窮源而窺見其然也蓋吾師之論詩如此嘉炎既得畧而聞之矣退而伏處陝諸求味之思考諸六藝百家之學喟然歎曰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吾師之謂乎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吾師誰屬光祿公之編輯宗伯公之著述三齊家學久爲百代津梁得吾師而光大之鄴鎬之於郊岐不是過矣是集既成衣被海内豈復與尋章摘句者較天人競工拙哉小子述吾師之言而附名於簡末身非游夏又安能於吾師之詩贊一詞也

浙西門下士徐嘉炎謹撰

跋

隹山堂集者吾師

益都相國馮公之所著也昔歐陽公云君子之學
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蓋遇時
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嘗視文章
爲末事而又有不暇爲不能爲者至於坎壈失志
之人當其窮居隱約苦心極慮每有感動激發一
寓之於文辭而又無所施行於世是以劉柳無稱
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君子且猶如是

而況其下焉乎惟我公則不然公少而沉潛理賢
之學廻翔館閣在
世祖章皇帝時爲名卿
今上踐阼進登政府爲賢相其決大事定大議嘉
謨讜論著在國史而又寓於文章長歌短詠至今
傳頌於學士大夫且其性好獎成後學推挽才俊
風流弘長衣被海內是他人所不能兼者公獨兼
而有之何其盛也燦嘗謂詩文雖小道而氣運因
之聖主在上治成化洽命太史陳詩凡世道之隆
汙政事之得失皆見於正變之中上自鄭廟燕享
下至里巷謳吟無不隸於樂官王澤既遠輶軒史失
職春秋列國之大夫猶有知其意者季札適魯觀
六代之樂趙孟聘鄭命七子賦詩以見志蓋其遺
也今天下言詩者多矣訣闢目學之徒易其鋪陳
終始排比聲韵大或千言小猶數百者而從事於
幽憂僻奥之音識者審時歌風岌岌乎有衰晚之
懼焉惟公以博大之質振朱弦清廟之章含咀宮
商吐納元雅不騁奇於篇什不求巧於字句舂容

而弘麗鏗鏘而轇轕渢渢乎如四時之有春而五
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於是公詩出而世之
幽憂僻奥者方且改絃易轍其關氣運顧不大歟
燦少而不慧早汩沒於世人俗學之中自奉教我
公以來獲聆先生長者之緒言稍知向方而斯集
實導其先路今又命僕銜握槧較定編輯有厚幸
焉但愧輇才末學無以發揚其萬一而因述我公
之兼得者如此讀是集者其亦知所取裁哉

金陵受業門人倪燦頓首謹跋

跋

兪都夫子詩集刻竣夫子呼任臣曰盍爲我跋數語以誌知己之雅乎任臣愧不文亦何能儗游夏贊一辭竊以謂古之名卿賢相類多盛德大業發爲聲歌有韻之言用黼黻廟堂以光玆邦國若周文公製豳風七月之詩歛之篇章列爲豳雅豳頌而尹吉甫格高八章其詩孔碩其風肆好至今諷誦不衰迄唐宋以來宋廣平張曲江晏同叔周平園諸君皆以秉鈞元老文采鬱然迄夫有明之代

前則楊東里後則李西涯沙羨懷麓二稱詩人每賢嘖稱道以爲黃閣盛事則甚矣文章關乎國是而相業之昭於辭華者固如此也

公詩取材於八代而歸宿於三唐元氣渾淪磅礴無際讀之者若覩山龍藻火之章聆黃鍾大呂之奏要非雕蟲小儒所能應擬蓋將上希夫公旦吉甫而媲美於廣平曲江數君子者矣望洋興歎斯爲觀止謹撮其大端以附一言於卷末云

康熙庚申重陽後十日受業弟子吳任臣識

跋

佳山堂詩集十卷今

相國兪都馮先生著先生以間世偉人致身公輔本諸經術發爲文章凡一切治教政令可垂竹帛而勸閥奬者已昭然足光史乘獨是於退朝之暇偶一爲詩固非先生意之所存也無不原本三百而涵泳乎漢魏六朝唐人以上一月及門諸子彙輯先生之詩而鈇亦得効校讐之役剞劂甫竣客有謂鈇者曰以子之得侍教於先生者匪朝伊夕

矣先生及門諸子咸有所稱誦子寧無一言以敘述先生之詩乎鈇曰予吳人也嘗登乎莫釐縹緲之峰泛乎三江五湖之勝以爲天下之至高且大者莫踰於此也及一旦渡沂水陟嶧峯躋大泰岱之頂周覽七十二君封禪處東至碣石觀滄海日出見夫雲物惝怳浩邈不可即之狀不覺憮然自失以爲向之所見烏得謂天下之至高且大者哉今讀先生之詩無以異是以予之淺陋寡昧而欲敘述先生之詩是猶登泰山者必欲爲詩覽滄

海者強使作賦雖窮極窅渺終無以狀泰山之高
形滄海之大也况予之才不逮諸子遠甚而更喋
喋不休乎客默然而退釚因綴斯語於簡末也
康熙庚申菊月吳江門人徐釚百拜撰

後序

夫子致政將東歸予將歸史館不能從然心切依
之於其役也走馬出長安門外望後車既遠猶竚
大柳下追送而返既而夫子貽書來招予云鄉林
雖遙然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城中佳山堂與城外
冶湖相望可往來遊從于是爲五字詩示之今集
中詩有所爲寄大可者是也予時約小妻曼殊並
車往作偕隱計無何曼殊死予嘗過萬柳堂覩夫
子種柳處徘徊思之嗣是予請急繞道謁夫子于

佳山堂宿三日去其迨今夫子之子爲予部司馬
以廉吏薦遷信安太守瀕行乃出夫子所爲詩命
予校訂書曰詩言志子夏曰在心爲志發之爲詩
嘗夫子致政時本期以明農之志乞還東山而
天子賜詩曰元臣樂志年且復琢文石作印記以
既行曰適志東山夫人惟心閒故意適性定故情
樂而皆于志乎統之志適則無往不適志樂則無
往不樂故人謂夫子之詩一隨乎遇而不知志之
所在詩即因之毋論爲荷被芰優游咀吸其志敞

然而即其槐堂判事身勞而志適乘將秉政所愛者在民而所樂者仍在志亦安往而不自得矣佳山堂詩一集刻自庚申闕二年而後致政今之二集則半猶辛酉壬戌詩也自庚申以後戊辰以前同一適志亦同一樂志故夫子之詩不以出處殊不以顯晦異不以勞逸歧不以安危變猶造化然獨予自壬戌之春隨諸朝士餞夫子東歸閱四年而始請急過渦通謁又三年而餞夫子之子惟輪臥轍而究不能從我夫子游而遂已老也讀夫子之詩而感可知已

康熙戊辰孟冬月門人毛奇齡百拜謹書

後序

余侍　夫子八閱月矣鎔範砥礪於大冶之門宜何如其變化耶而質非紫磨之金難成令器徒滋愧焉雖然近丹爐者染其濁黑之氣未有不轉爲青白者顧余頑鈍姿亦稍稍有得一日輯夫子之詩既成不覺躍然起而言曰夫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志有邪正故言有是非惟大人乘時在上志之所向無不正故其言無不是而即爲法於天下後世詩之教以忠厚和平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無不粹然趨於厚而能成絃歌雅奏者甚矣作詩者忠厚和平之旨乃轉移風俗人心之具也所係不綦重哉夫子調燮十年豐功偉烈炳若日星不可殫述獨是余侍夫子者久得夫子於心志間者最微且切故窺夫子之詩也亦獨深方今海內漸致宴安夫子沾沾以兵革未息瘡痍未起爲慮旱潦傷禾滂憂傷稼歎息之聲形於篇牘六氣不和五刑未措屢乞恩避位而

天子不予兢兢修職勿怠猶恐一念不及古人一事有同汚俗嘗曰梁伯鸞不因人熱閔仲叔菽水可菜也身居執政而澹泊寧靜之風不殊寒士推賢獎能一才一技必思所以善成之人所不及必以情恕之人以非意相干必以理遣之孜孜焉惟好生恤命是務敖氏之乳不棄於楚華山之雀亦遂其天拯人危濟人困不至有借車不言者吁此猶其小者爾若夫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讀書論道坐致太平眞與古大臣比毎朝謁歸郎呼余曲席

而坐究論古今人品得失心術隱微有所感觸郎發爲詩歌不事雕鏤刻苦而術聲諧律自奕和平之曲殆所謂從心所欲者耶夫詩至今日凌替極矣纖靡炫亂頽僻[illegible]朱爲紫目鼻爲魚無論陳劉阮陸謝陶[illegible]王孟之旨杳焉莫講郎北地信陽嘉隆[illegible]何復得此無他由其居心之不正而欲[illegible]將世運亦因之而日下也夫子起而振衰[illegible]靡爲狂瀾砥柱調尚正聲體從大雅不必凌宋轢元而宏音亮節依然漢魏三唐之遺韻矣夫漢魏三唐原本四始六義四始六義無非忠厚和平此夫子之詩所以獨厚也此夫子之詩所以挽回風俗人心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夫子性質直不好馳聲譽生平著作輙不留藁是集也昌期世兄旁搜筆追與繩賢世兄彙集之者然猶僅什一耳噫文江學海夫誰得而測其涯涘也耶

康熙庚申秋八月毘陵受業毛端士頓首百拜撰

後序

古之大臣輔弼乃辟弘乃丕績者撥亂以武致治以文兩者求其兼善殊未易能而或以爲宰相之業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平章天下之事使百官各盡其職而民物無不遂其宜若夫雍容詩歌揚風抗雅此學士大夫之藝非相臣所當爲豈乎其未嘗於作詩之體用者乎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由心之所感而形於詩由詩而被之八音以爲樂其體在性情之微而其用至於移

風易俗聲音之道與政相通不綦重哉故詩不始於三百篇而肇自有虞之君相當其時帝作歌者一皐陶賡歌者載而苗民逆命則舞干羽以格之文治隆而武功闡皆喜起明良德音之所被也今堯舜之主穆穆在上股肱耳目贊贊左右者咸與夔之良佐

聖學醇懋文明日開經瀾河洛之大原詩追雅頌之正始南風卿雲燦然作視我

師益都先生象叶乎三台時叙乎百揆入而論道思日孜孜退食自公韋編不輟發爲吟咏鼓吹休和如昔者賡歌拜颺之日時或撫懷昔慨然彼維艱言之不足而長言之此又已飢已溺之心誠中形外不容自已者也六七年來滇逆搆亂

聖天子宸斷在中揮天戈掃妖孽趙與越郢以次伏辜咸有賢相折衝樽俎之助焉豈非撥亂之武致治之文兼而善之彰彰較著者乎夫論治至於光華復旦亦極盛矣德威遠届至於三苗之格其

神武無以加矣而嘗日與都俞吁咈一堂賡和詩

歌之盛恍然猶見於今則由今視昔論德較功寧不絜權而齊量歟邇者六師乘勝南詔之孽旦夕剪除

天子敬禮元老共致太平方將明禮備樂以應天地諧神人則出納五言予聞女聽播之九歌協諸律呂使府事修和平成采賴阜財解慍娩美蕭韶詩之體微而用鉅如此孰謂相臣之業不於詞章風雅彪炳千古乎哉業不敏以向書受知於

先生者十四年於茲佳山堂稿剞劂告竣忝附校

譬之末故本典謨所垂訓者而爲之序
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十月上浣受業陸葇頓首
拜撰

佳山堂詩集　序　三

佳山堂集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馮溥撰溥字易齋益都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
大學士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溥與高陽李蔚寶坻杜臻崑山葉方靄四
人同爲閱卷官得人最盛故毛奇齡等爲作集序
皆稱門人其詩則未爲精詣也

林屋文稿十六卷詩稿十四卷

〔清〕宋徵輿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九籥樓刻本

（詩稿配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屋文稿十六卷詩稿十四卷》提要

林屋文稿目錄

卷一

賦

秋月賦　　鴈賦

楚巫賦　　窮愁賦

庭樗賦　　炎趙賦

後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月令頌

孟春頌　　仲春頌

季春頌　　孟夏頌

仲夏頌　　季夏頌

孟秋頌　　仲秋頌

季秋頌　孟冬頌
仲冬頌　季冬頌
卷二
序
明詩選序　詩韻攷裁序
徐惠朗詩稿序　李舒章詩稿序
彭燕又悲秋集序
王子樹詩稿序
桐城陳黙公方直之詩稿序

酉春雜吟序　李士材醫宗序
沈景期詩稿序　文兆晧詩序
寄愁軒雜劇小序
張次璧新曲序
代內三院公賀商丘宋閣學母太夫人壽序
卷三
序
送同年生常給諫序
送米吉土序　送金孝廉歸浙江序
梁棻洲先生奏議序
陳百史先生文集序
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序
延陵吳太公七十序
宋氏家乘序　馮敦五詩稿序
唐宋詞選序　郭彥深詩稿序
許霞城先生六十壽序
贈楊州備兵鄭湝菴序

卷四
序
福建辛卯科鄉試齒錄後序
福建武舉錄後序
福建辛卯歲貢生齒錄序
周櫟園詩第八刻序
周太公七十壽序
王敬哉先生詩集序
福建辛卯貢監生序齒錄序

抿蛾集序　流焚集序
錢先生壽序　七閩歲牘序
南帆雜詠序　旣庭詩稿序
徐文在詩稿序　田鄴淵詩稿序
送君砥蔣公提督操江軍務巡撫安慶序

卷五

序

李舒章集序　魏石生先生詩稿序
李退菴詩集序

送冰紫來赴冀州省親序
謝爾𤣥詠史詩序
雲嶠禪師語錄序
蔣虎臣詩集序　江南雜詩自序
王農山五十壽序
家乘後序　醫衡序
花信詩序　官收官兌條議序
唐詩選序　巳秋稿自序

卷六

序

重脩松江府志序
董蒼水詩稿序
朝議大夫槎仙張公祟祀錄序
賀太傅金公七十壽序
吳給諫奏議序

卷七

記

長樂縣學記　辛卯閩中行役記

邵武詩話樓碑記
退谷後記
庚子觀南橋鞠氏牡丹記
真定梁少保祠記
登金山衛城望海記
雲間五文人祠記
松江府重建譙樓碑記
松江橫雲山白龍亭碑記

卷八

傳
於陵孟公傳　楚媄母傳
少司徒郝公小傳
李孝廉仙植傳　貪翁傳
卷九
墓誌銘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退菴李公墓誌銘
勅封吏科右給事中魏君元配贈孺人張氏墓誌銘代
贈文林郎兵科左給事中次山劉公暨配贈孺人楊氏封太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代
眞定梁母王淑人墓誌銘
封承德郎中書舍人叔父邑菴府君墓誌銘
贈中憲大夫仲晉顧公墓表
故太僕寺少卿席君墓表
卷十
行狀

雲間李舒章行狀
李母戴太孺人行狀
先考劬清府君行實
庚子八月初七日以　誥贈三代改題神主恭記先大夫行實後
亡姊壙誌
亡兄太學生韓生府君墓誌銘
佘山徹崖禪師塔銘
卷之十一
書西寧等衛故明邊事
卷之十二
書文安孝子王原事
書福王時異事四段
書貴州赤水張氏事
卷之十三
江南風俗志崇禎癸未年作九段
郭嘉論
許瑛論

兵以治爲勝
祀海神文
解謗文
祭張長公文
告亡兒孝廉文

卷之十四

順治辛夘福建武闈程策二首
孔廟祀典疏
請修　皇清典制疏
馬政事宜疏
遵例自陳疏
告假養病疏

卷之十五

詩選後
書錢牧齋列朝詩選後
書柳敬亭語
書顧子見山庚子日記後
題達磨祖師像

題唐僧義道小字法華經後
題馬遇伯負母圖
題范樹鉷所著酷吏傳後
題僧了愚像
題莊楞崖行實後
董宗伯楷書前赤壁賦跋
跋亡友李存我書法華經普門品
跋吳海翁書贈同里余君文後
讀莊子
讀宋史
讀元史
讀周坦然先生自撰墓誌銘
讀明祖大誥
天官冢宰頌
董思白宗伯畫像贊有序
純陽祖師幻相贊
貝多菴募復藏經疏

卷之十六

范問

范子者吳之知禮者也徵輿問焉而識其
後以質諸當世之君子曰范問

夏瑗公先生私謚說

併縣公揭

併縣第二揭

報曹魯元書

上錢牧齋先生書

答方密之

與沈若夫書

與李舒章

與臥子

與舊來考功

題梅崖莊先生傳後

林屋文稿目錄終

林屋文稿卷之一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秋月賦

昔者楚襄憇乎蘭宮宋玉景差侍惟時夕陽西馳明月東輝王方登臺憑高先見顧而樂之謂宋玉曰日者寡人披襟於斯大夫進雄風之頌今茲皎焉豈獨無意乎宋玉對曰王雖勿命臣固將謁焉

夫風氣有殊月亦不同聞之于師卉以春英月以秋亮仲秋之期三五是望嘉與節會故可尚也王曰夫月何以秋爲哉宋玉對曰

夫秋乘朱明之衰申少皞之令白雲輕其英英麗日濟其炳炳嚴霜欲零清風始勁晝以遄征宵乃悠亙爰茲太陰之魄升於溟渤之淵朏陽光于廻照得金氣而益鮮其始出也澹瀲湛㵟曖瀧皎杳冠于崇山之巔拂于喬林之表屑城峻乎九閶紛素緜而繚繞其少進也若浮若止濫濫潰入忽若

素帷之張空滸若清波之泛澤雲漢垂疋練而流
姿高天積翠羽而炫色金飈凄凄而戒寒衆星歷
歷而漸沒翩乃徘徊乎芳樹攀陟乎危巒徜徉乎
飛閣之上流覽乎松梧之間則見夫飛素倒景溶
溶瀾瀾明稜逍遥重軒輝椒墻眏彤欄餘陰通隙
珪方瑩圓若夫玉堂之上爰笑爰語進清酒之百
壺却華燈而勿御弄佳影于中庭把秋英之垂露
爰有青琴夷光之倫或巧笑而吐辭或長歌而增
欷傷凉戚于青女懷高蹈之羿妻援九秋而誓貞

指弦望而要期斯乃大王殿陛之間俯仰所得見
也王曰善大夫有聞寡人所未涉者願得畢之玉
曰臣常以季秋九月泛乎洞庭之陽巫山之陰夾
迥瀟湘陟降衡嶷惟時霖雨始霽山川濯清風動
蘋末肅肅有聲坐至夜半千里月明言未及終景
差進曰玉之覩也臣亦與焉請為之亂
亂曰歲奄冥秋兮薄遊洞庭草木萎黃兮菊華生
秋水時至兮瀟湘大九疑出雲兮巫陽會檜楫松
舟兮齊上下白日去我兮薄修夜蒼蒼中天兮望
舒駕望舒既駕兮雲師歸高下一視兮通素燿流
水湛湛兮霜葉飛重山蓊蔚兮玄猿啼期君中夜
兮時不再山川間我兮靡所屆青林蕭蕭兮月已
西長夜不寐兮多秋思反我故國兮與君相知

鴈賦

丙子秋宋子不獲於有司與其徒棲於原澤之中
時涉肅霜陟高四覽俄有羣鴈翩然成行而南已
而翰音自天嘐然甚哀宋子聞之告其徒曰鴻鴈
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昔齊桓富有東海心猶感之

斯其自得之時也奚為哀鳴哉夫千里一舉毛羽
豐也冬夏易處時地便也雌雄有儀貞於禮義也
是以賢侯嘆焉大夫贄焉其徒曰善哉子之論斯
鳥也何不頌之宋子曰唯唯
嘉良禽于北垠惟横絶之六翮感青陽之剛姿稟
玄水之令德戒羽翼于既成將四海而朝夕當秋
節之屆期乃奮心于南國踐嚴霜而命侶凌凊風
以率從欲稅翰于崇山復矯掌乎雲中惟時淮南
木落衡陽艸青秋水瀰瀰石磯磷磷鳴覊心于萬

里乃翩然而來賓朝飲蘭池之白露兮暮容與于
方塘時拂儀而漸陸兮俄肅羽而翱翔惟浴影于
清波敢希謀于稻粱循中宵以相銜儷雲羅之高
張悲不鳴之就烹駭虛弦于孽傷若乃羈雌失雄
離群獨處毛羽摧頹流離中路凉夜悲鳴有類長
慕被蘆葦之蕭條嘯風篁之激楚似亡國之逋臣
等離家之棄婦是則物類之可哀微禽之失遇者
也至于漢苑上林滮池濵河連亘百里水鳥是都
軒軒來集赤文啓符公卿進觴天子作歌相斯鳥

也爰嘯匹而招朋或棲林而舞沼懷此都之好音
伺君王之色笑浮太液之澄瀾戲瓊臺之芳草儷
君恩之不終恐失身於萍藻俄谷風之自東驚衆
禽之鳴春懷故都于天末希冥冥于青雲既軒舉
于中塗復徘徊于故林嗟洵美而難居矯修志以
迅征于是辭玄鳥于江南委青蘆于塞北咽凉氣
于窮荒謝春華于中域幸繳矢之偶遺免刀俎之
顯戮懷中澤之餘恩望秋風之載肅苟弋人之無
慕雖去來而焉辱願眷君之曲池恒鳴舞以自勗

庶雌雄之匹居慎羽儀而自足

楚巫賦

崇禎癸未仲秋作　時崇禎帝信綎帥駱
養性養性楚人驟進其鄉人方岳貢爲大
學士朝野俱
駭故有此作

中古巫史有職於王官厥季失守塗巷紛若或曰
楚國其尤靡者名巫皆美好女子冠被甚盛以徜
徉乎大水高山之際蓋自天皇以迄山鬼咸冀來
儀嗟乎君子曷不誡以風愆抑楚風實競未可以
正告聊頌大巫之盛以致意焉其辭曰

驂衡丘之薈蔚兮岳祇騎飈而上升湘流渙以侵
干兮二姚同車而迅征贊殷咸其下來兮哀南荒
之無靈胡彼美獨有夫窈窕兮羌掩袂而自苦嗟
殷咸之微術兮謂南靈其媵余曰余先爲此姱服
兮結蕙華以爲裳躡胡繩之芳屧兮貫蘭衿而桂
纕會未出乎中閨兮流衆芬於滿堂撫鬒髮之連
蜷兮類玄雲之翳翳睇美目而左顧兮迴望舒於
天際余爲靈施此巧笑兮惠風飄乎東來靈使余
爲此微噎兮俄凄霜之滿臺世既莫尋夫幽步兮

歷修途而告哀兮神陽為前使兮掌載夢於後車
駢瓊茅及靈筳兮陳簫鼓與象箾束日月之明璧
兮曳捎星之蜚旗控翔龍而將駕兮鳳翽然而先
之縱高天之愽大兮賴浮雲之可依矯余轡于夢
澤兮頓余旗于大别悲玄宵之遥逝兮上青宫而
睎髮望閶闔之岌岌兮懼難攀而弭節迺下覽此
洪水兮誰先駕夫輕舟汎白波于洞庭兮又涉湘
之清流九嶷紛其婉孌兮庶遵陸而可求憚白日
之汨淵兮蹇太息于中洲豈靈修之終不可覯兮

眷彼都之公子余旣枉道以後期兮悵終悔于九
死慮豊隆之勃怒兮偕天弧而滅余趾竄幽篁以
自翳兮荒亭亭而延佇仰天路之沆茫兮謂青林
可久處忽鳴鳩之三羅兮相靈氛以告予曰彼美
之可俙兮憺容與乎曲阿予遥倚而愽望兮漫木
仆而雲羅霏陰雨於幽澗兮布凉氣於喬柯胡帝
服之粲粲兮維山鬼之孔都撫余紉之袨袂兮牽
余珮之琅琅嘉微尚而來慰兮解鳴玉以相當雖
荒廷其必踐兮享煎靡之瓊粻倚清尊而勿醉兮

攜我謁夫東皇排溘風以高逝兮叩閶道而撫標
歷匡衡而莫振兮廼手攬夫招搖覲司命之揖讓
兮援貴人於魁牢余使南箕載驂兮令棓槍爲先
驅友天淵與玉女兮串八道之通除胡三兌之勿
禁兮服太乙之寶書受兩鉞于營室兮伐三能之
比者酬天瞭而偃蹇兮乘靈旗余以下辭蜚廉於
清廟兮逆雲君於漢水適三澨之瀰瀰兮陽侯贈
其玉鯉惟帝子之要眇兮上湘峯而高覗余又安
施夫他顧兮方旋軔而娛賓詔靈氛使先戒兮余

將饗乎山君開閈房以象列兮何堂室之愽寛椒
塗庭而沙版兮廈雲譎以方連樹翠羽於紅壁兮
中唐被夫幽蘭負高山以臨清水兮曠君信而宴
安余虞夫清夜之陰幽兮延朱火而蒸輝燃蘭膏
之爗爗兮錯華星于丹墀考大鍾而坎賁鼓兮進
南威與先施舞將翔之白鵠兮歌湛露之雅詩君
誠察其睋眢兮紛二八而開待胡嬿服之鉛華兮
漫奇姿於天外目眇眇而騰光兮撰同心於襟帶
慮至思之難格兮通容誠乎羽觴進蘭英而若爽

兮又將之以膏粱傳脾脿以牖臛兮平甘辛而滌漿無嘉肴而式食兮歆余禮之孔臧余與靈既共此宵旦兮暨秋露之久淹障列星而掩曙明兮揄長袖而無懈總九州之申晉兮靈其惠此吉占余將逝處夫帝側兮何傷無家于江南

亂曰巫衙湘山江漢濆無道先强治後服荆風剽慓何能淑粲粲美子顔如英酣歌恒舞詔百靈爾巢焚如民棄如百蠹曷不寧爾居（時武昌破于流人楚禍方烈也）

窮愁賦

嗟窮愁之肇名在虞卿之棄相憤强秦之横加挈故交而相徇胡公子之遲來撫魏尸而惆悵托羇跡于蓬丘援春秋以表尚揖華軒于趙都聊著書以自放此猶壯夫意氣之倫未極生人太息之狀也若夫姬昴方建殷箕就封將夷冠于東海爰棲遲于故宫悲狡童之異謀歌麥秀于春風殊行泣于婦人欲汎瀾而無從至如楚王被欺生羈秦土愛子莫從鄭姬勿御惟萬乘之已亡乃一朝而生悟懷良臣于沅湘念先王之墟墓身一竄而終囚願溘先于朝露又如莊姜碩人威儀棣棣儷彼衛公終風且曀責古處于之人慨匪茹于兄弟感綠衣而內傷瞻燕飛而出涕至若屈生被放行吟三年恐美人之遲暮思公子而不言適湘君子洞庭期司命于九天諒生離之難合歎新樂于彼歡既抱石于汨羅徒招冤于江南更如魏其失勢武安愈驕一貴一賤賓客易交卒得灌孟刎首是要彼發怒于膝席此抗辨于東朝惟獨生之可愧欲失侯以自豪又如子卿歸漢李尉留胡踟躕執手河

梁作歌誓千秋于三載分萬里于須臾悵浮雲之不還欲送子以賤軀望玉門而浩歎返毳帳而欷嘘至若陳王見忌封域被削荳萁欲燃黄雀自託冀蔭棘之慶雲悲迴風之殞籜別白馬于東藩悼任城于京洛身皇皇而屢遷心忽忽而不樂嗟乎哉繇斯畧觀此數君者或王侯將相或后妃貴族居然未免于此又何况布衣牛馬走之屬乎是以遇窮不齊言愁則一窮愁相引悸我心魄與寢與而並隨靡幻塗以自匿凜秋氣于繁霜怨春和于

陽律日月爲之蔽虧山川爲之頽塞美殤子之無知苦百年之難畢苟非列仙之虛無莫不悵然而自失也

庭檉賦

閭署中有檉焉秋暮不凋余友范樹紱感而賦之及半中止爲續成以贈焉

龍火逝夏鶴露鳴秋霽表始肅水潦徐收山明遠浦竹翠危樓海光珠樹天影滄州蟋蟀商吟而在宇啓蛉含光而上遊采寒芳於木末飛黃葉於中流爰有靈柯平林翹楚曲不中於輪轅矩不程乎楹礎上偃蹇而逴條下矜修而無侶映日星兮生輝隔陰陽兮孤處爾其根蟠炎徼蔓近仙山招羨門而賓適友石戶而蒼寒黃鵠自舉玄轅莫攀湛清姿于月影搖碧葉於雲端謝女蘿之婉孌蔭香草之芊綿若其噓和納靈含真抱一知樸用虛不才全德緪金臺之崔嵬弔白龍之慌忽照南滇兮波瀾對三山兮硉矹絜輿衰於奔駟齊彭殤於秋賓于是閩海羈人東吳美子對沃若而朝吟撫清

陰而夜起息流槎于天漢顧一葦于千里感飛蘀於孤蓬聊據梧而隱几嗟乎彼夫上林青松咸陽五柞敷榮帝階菁葱綺閣棲鸞待翔哀蟬未托珠玉揚聲雯霞舒蕚金輦去而枝枯星旗斷而葉落時移世異蔓草蔽洛陽之駝物是人非華表待遼東之鶴爾乃千尋巨材十圍貞樹梓起青牛桂生瑤兔且雕陽岡夕聯陰潏一來匠石之顧不免工師之斧昔爲金谷之花今作建章之柱至於黃桃作實枯楊生稊橘柚委玉盤而食梧桐以斷琴而離宮殿標梅香散壽陽之額關山折柳春歸京兆之眉隨絓風而半萎列歲寒而莫期豈若半畝庭中百年宇下冉節流芳青條堪把秋風南海常辭薪萊于幽巖夜雨蠻天無殊蔽芾于周野

吳趨賦

滬壘范生博雅多聞長於誦說來客閩鄉載離寒暑宋子竒其辯餘日泛言至鄭衛之際作而嘆曰國風不淫豈有是乎范生曰夙昔雅遊感乎具區之觀爰薄吳趨適有所見蓋庶幾焉宋子曰所見

若何願爲賦之范生曰唯唯

僕少長中吳頗好閒娛此邦之藪實惟具區葢神禹之所震伍子於焉湛軀其流滔天莫知何年汗漫乎東極之外突怒於三江之前俄有衡風蕭然起於山末若噓若呼千里大合水氣憑衡勝負不決殷殷雷鳴電燁雲滃排東南而若崩浮天漢以上接松杉偃巖岫碎吞舟百丈之魚顛什喪氣蛟鼉流離龍且化去僕於斯時泛刳木收輕橈傷群芳之亂落隨野鳥而孤號引舟徐還中心孔悲同

行無徒蕭騷不怡視聽熒惑朦朧狐狌鬭乃辭震澤還姑蘇徜徉於吳趨之城隅惟月之森天光和嘉爰有遊女祈祈甚都迎風而歸翩遷滿途僕未之顧也其中乃有絕麗者鶩猗神靈胡然天帝姸若荷花馥如蘭蒂不紛自素無朱自丹丹素不定的爍其顏敷溫春之始艷像清秋而未寒居仙真於樓上飄鶴舉乎雲端傅母在右下女在左將巧笑之如倩粲明璦之有瑳披羅縠而弗勝迴長裾而似舞其始來也若初月之湛清波其少留也若慶雲之蔭朱華咫尺之地須臾之時萬象自變日光差池其仁如君其讓如客中矩應規都人之則若竦身於太虛又微步乎阡陌乍廻止於人間颺輝明夫八極目多美而未盼睛延光而善息容紛裔以遠思氣沉潛乎不測於是客謂僕曰若斯人者子識之乎僕曰余鄙者以爲具區之觀止矣不意夫人之若斯客曰余隣氏之女也常秉德誼未可問以非禮也言未及卒斯人忽焉如驚喟焉如傷風起雲翔不可以停邦徒侶謝軒輧廻層城卬

曲房返乎隣人之宅無復有聲是時暮色始生望舒將顯桑榆百物彷彿可見僕乃稱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僕所見如是先生以爲國風者幾是耶宋子曰美矣德矣可以風矣爲之辭曰

文魴上遊兮河水生剖餌垂鈎兮綸我繩佳人逍遙兮步芳馨良士從之兮遵微行谷風飄來兮萋萋雨田原膴好兮華稷黍具區還觀兮都范甫吳趨城隅兮嘉靜女翩衣若雲兮獨早歸鳴環鏘鏘

兮不我以隨法師氏兮無時來

後九歌

後九歌者乃吳人宋徵輿之所作也去屈原千餘年歷周秦兩漢以訖於今文士率能規則離騷皆本於九章若九歌則篇籍具存而續者闕如豈鬼神之情狀非所接歟抑楚俗不足通四國歟昔劉安有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然以為九章近雅九歌近風不自哀秉

作後九歌稱後者有前也

東皇太一

天門兮九重儼將駕兮飛龍啓瓊臺兮瑤席日胥臨兮閟宮予既修兮艾服靈胡連蜷兮未從琳篁兮玉瓚椒流沃兮在中薦蕙肴兮桂匕升和羨兮玉登揚縯紛兮鷩羽拊妙節兮考鍾靈姣曼兮將逝穆方愉兮我躬華日爛兮始宴樂更端兮未窮

雲中君

矯予首兮四望爛昭明兮五章激迴飈兮千里俄中天兮徜徉奄將下兮清室澹陰陰兮滿堂日晦兮晝雨風淒兮夕涼張翠蓋兮高舉曾不眷此衆芳還轡兮洞庭與女遊兮九疑君飄飄兮安止余寧憚兮宵征

湘君

湛湛兮湘川冂微波兮君不言桂楫兮松船蹇將涉兮遷延乘清流兮容與揚修珮兮瑲然令玄雲兮左驅使飄風兮右旋徘徊兮未下予將駕兮君未許把幽蘭兮誰思凝逍遙兮極浦待夫君兮不

來臨空江兮獨愁予女嬋媛兮問余愁不能告兮涕泗流極勞心兮怔忡長寒默兮隱憂孔屏兮翠蓋華襟兮錦裀攬杜若兮不瀨攀芙蕖兮上流芳將歇兮難續交將絕兮易讐竹竿兮蕭蕭水波兮皓皓愛將新兮恨難忍將盡兮若葉捐之不早旦遄駕兮沅江夕迴轡兮洞庭周廡兮桂蓀羅壁兮杜蘅捐余玦兮澧浦投余珮兮江濱既近君兮勿錄娟更遺兮遠人老冉冉兮將至願芳華兮重新

湘夫人

帝子涉衣洞庭紛妓服兮若雲飄飄兮翠旌春風搖兮白波生凌輕烟兮微步挹青霞兮高舉龍何服兮芝田鬱何羈兮瓊樹雲容裔兮水潺湲懷佳人兮不能言飄遙兮無極隨惠風兮往還延宵月兮南渚援逝鳥兮西嶼仰九霄兮翹望若有聞兮召予策我馬兮相從悵遙遙兮岐路結室兮水湄茸之兮江離椒塗兮桂檻凝蘭塵兮玉墀曲瓊兮砥室薜蘿蕪兮雜辛夷羅薜荔兮爲壁結葛羅兮成帷翠飾兮華席白玉兮鎮之衆英兮滿堂芳菲

菲兮不可忘瑟琴兮列張閒之兮笙簧欲往勝兮三湘靈翩然兮在旁捐余袂於江中投余褋兮澧浦既踟躕兮後來胡偃蹇兮遺女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隹飾兮令辰齋宮肅兮瑶華陳令豐隆兮戒途使飛廉兮清塵君偃蹇兮將至倚天門兮高視洵嫮修兮有常胡窮達兮異致逍遙兮佚遊馭真氣兮臨九州孰蕪穢兮多福誰貞潔兮取尤高冠兮岌岌長袂兮垂垂乍往兮乍來有所思兮君獨知採芙蓉兮杜若聊以將兮離思芳菲菲兮欲謝不予春兮愈衰鳳翮兮翩翩高翔兮九天森遠舉兮不顧冀盛歡兮他年今兹兮若斯冀他年兮將奚爲總年命兮不淑敢余衷兮有違

少司命

玄夜兮未央風蕭蕭兮滿堂素月兮清露窈窕兮開房君延佇兮俟彼美勞余心兮極千里既流罷兮芳蘭豈旭春兮荊枳飄風兮凄凄月西逝兮露

晞微星雲薆兮杳蔚暘烏魄兮朝隮君翩翩兮來下忽顧余兮有思一若歡兮一若愁烟藹藹兮雲浮浮暘春逝兮驚素秋歡愛盛兮生離憂與女遊兮三江泰波瀾兮百草芳與女沐兮天河揚女袂兮扶桑君有須兮未來假微吟兮傷徨涉霞氣兮騎日光倚閶闔兮射天狼臨重闕兮撫美子君獨宜兮爲民望

東君

皎初升兮夜明拂暘谷兮晨征援余轡兮高邁攬

朝鮮兮徐行徐行兮不㽞俄遍滿兮九州群動兮
向光誰獨處兮巖之幽發昭華兮有常澹微雲兮
悠悠考鍾兮伐鏞叩商兮應宮五音兮駢會靈妓
服兮從容合椒蘭兮庭實薦桂漿兮陳瑤璧馨香
兮滿堂宴靈保兮終日冠赤霞兮屣黃氛竦長劍
兮遊天門除蕪穢兮萬國飲余馬兮天津望舒出
兮代明反虞淵兮隱淪

河伯

與女遊兮崑崙水氣上兮浮素雲策兩龍兮從文

螭乘荷軒兮蔭桂旗下九河兮翺翔臨中流兮哀
傷東逝兮滔滔汎流兮驚濤衝風起兮蘋未懷極
浦兮心勞左杜若兮右芙蕖靈何爲兮水居葯房
兮蓀宮蛟輈兮龍車與女遊兮河之干順清流兮
泛文瀾攜素手兮同行傷春心兮江南嗟逝波兮
無極悵日暮兮獨還

山鬼

君何處兮山之谷倚桂枝兮蔭修竹怨遥途兮凛
暮寒子離居兮予幽獨乘玄雲兮載靈雨被芳蘭
兮雜衡杜女蘿帶兮辞荔車攬芳華兮將誰與予
處修夜兮終不見人依飄風兮紛以下羌偃蹇兮
山之阿流清聆兮朱顔酡遺衆美兮獨余顧將翺
翔兮又婆娑援靈修兮發浩歌人有生兮哀傷多
採幽蘭兮山之陰澗潺湲兮木蕭森悵公子兮不
肯忘君思我兮多微吟山中人兮修蛾眉善窈窕
兮含華滋君思我兮中狐疑雲霭霭兮雨飄飄空
山冥兮風蕭條日將夕兮陰霏寒思公子兮徒逍
遥

國殤

結青驪兮齊兩廣挾桑弧兮服魚觳千乘合兮爭
後先旌旗揚兮敵相向開余陣兮喝余弓賈餘勇
兮膺前鋒短兵接兮長劍折齊致死兮鼓中絕時
失利兮怒不喪伏前綏兮縱凌蹴行不來兮去不
歸悲風起兮寃魄迷畏兕甲兮操鈒予身首離兮
若不知軍既勝兮余何生暴原埜兮氣猶矜收余
骨兮享國祀長衆鬼兮稱神靈

禮寃

椒漿兮玉樽瓊粻兮蘭羮二八列兮妖玩陳寬歸來兮江南與女共兮陽春

月令頌

孟春頌

振振孟春三陽聿蘇飄風東至層氷澳河土有其物河有其魚候鳥漸儀翩然北徂惟王作元帥是百辟青旂旆旆東郊是出揖彼皞皇逐我左室以慶以賜以儀以澤惟風之東曰協曰融農祥作籍百辟來同惟日循廟七政是考史乃守經正是光

曜薔本不可不植枝葉不可不伸木之曲直其始在仁毋華以落毋莠以佞毋以雪摯毋以澤滛神民既調太簇始均

仲春頌

揆厥青陽太廟煌煌乘木有功宅中番裳時維仲春兆民有慶以陰以雨祉日乃臧桃李之華穠彼嘉路玄鳥載蜚左右其羽在昔姜嫄克履帝武高媒之祀似續斯舉翟車以將后以燕謍惟弧之中晨夕既同震殷在天聖爾童蒙斗桷權槩丈尺龢鍾衡石量粟罔不畢從爰秩東作爰備閟宮是曰大壯禮以正邦維日正嗟晏惟月盈嗟食罔有壯而勿衰罔有娛而勿惕夾鍾之罰南呂是紬戒矣始出納以不忒

季春頌

惟暮之春庶草壯茁有桐斯華有桑斯攝相彼田鼠翼而出穴昨奔於阡今翔於陌相彼有生莫不循化維士修作名維賢伏作價故天王罔曰寸高賢士罔曰寸下是聘是賓於變時夏天王曷居青

陽之隅鞠衣既薦爰舟爰漁五反五覆鮪登於廚后妃乃桑中命在隅工審乃量五庫是圖大合擇吉百辟具俱是曰大出春以寬舒不寒不肅民離於疫以除以收五兵始伏無陰無滛姑洗在握五陽夬夬克夬乃福

孟夏頌

四月維夏萬物陶陶皞皇以謝炎皇以騎羽蟲振翼作苦升焦盛服孔揚朱路絳納明明天王出我南郊載燧而返慶賞在朝孟夏恢恢木葉畢開清

陰朝零麥秋乃來孟夏于于以禴以雩刑賞和平禮樂誕敷孟夏煌煌是曰正陽乾元麗天繁陰卷藏蓄微不可以不奮著不可以不懼維龍之潛爰兆九五或躋於上以亢來侮故佞人承于冕服鄭聲待於韶武巳長勿續巳高勿附君子戒哉戒以攸處

仲夏頌

曠曠仲夏長至之分啼鴂始唱恊我蕤賓我賓有五頎頎孔武勿敢敖譁敬以從主主人聿興如日

初曙主人始大如火始怒靡雨非雲靡霜非露一陰之蘇玄黃遂忤戒矣君子五色勿視結爾紘瑱屏爾嘉旨若離甲兵若涉淵水君子曷居造彼高明峩峩臺榭鬱鬱山陵是眺是望明堂穆清嚖嚖蟬鳴燁燁槿榮天馬揚斧反舌反聲樂師展器琴瑟竽笙鞀鞞鍾磬既均既平壯佼在宮鷄黍在盛緩刑尚德夏政乃成炎皇有命小人勿升

季夏頌

章章季夏有風其溫明堂之右高粗具陳維彼大

澤囷囷輪輪蛟鼉黿蒲葦是隣伐取登納漁師澤人惟帝攸好在山之陰天山合德穜答惟歆河嶽是會百祇是臨爰及宗祀時祭畢欽時祭之服或玄或黃姬姜有爵司其質良拾我蕃鮮以別旗章羽毛繽繽貴賤有方維土所昌罔敢或妨水潦大行神農所將爰燒爰薙以美土疆脫亂其度乃食天殃維火之季后之所麗握中而治是爲黃帝

孟秋頌

有秋之孟白露英英清風振雲寒蟬載鳴蒼鷹禱

祀修翮專征穆穆天子清問是懼居則總章出命戎路白旆素裳廉深是御我秋惠來自彼西郊其姿慄慄其器瀰瀰天子迎之爰造於朝武人軍帥從王陟位大賞三行五兵坐廟侯無作封靡夷無作不義是誅是芟是刈大刑既果小刑不頗爰慎爰清訟獄始平爰斷爰坐犯乃益寡小可懲而大可戒校可履而不可以荷天地始肅農乃登穀水潦于畢隄防壅塞止使纖幣毋裂吾地蓋陰不可以豫徹陽亦不可以旋歸蟲不在野戎不在

逺不旱不火黃茂綏綏少皡之德在否不危

仲秋頌

翼翼仲秋高天湛凄飛鴻南徂其羽可儀人民不逃玄鳥謁歸群僚不慢庶鳥薦飴阜孝溥放胡耇是養糜粥飲椒沛及几杖司服具飭冠裳同量申命司寇誅殺必當申命宰祝充人所掌牛羊騂黝五物毋爽明德以薦具犬其饗乃闢九門九門紛紛無有老幼從儺而奔盍憤不可以不戢總亦不可以不分雷電畢伏晝夜乃均雨畜辰角水涸天

根二陽以縮四陰以伸惕惕君子敬爾大事慎因五刑勿逆二氣總章之中少皡是對是曰大觀風行於地

季秋頌

季秋始霜五陰畢張飛蟲蹈流凝甲而藏其名曰蛉上應月光豺祭而戮鞠華而黃食粒大同登我神倉用是申令貴賤畢命五穀務納三吏飭敬毋剥下以厚公毋剥廬而失乘剥之復之維復乃泰厚下安宅豫彼來歲朔日之班百辟是會維王作戎七騶乃同司徒搢晉王親執弓以射以獮大此武功蕃德之振維威刑之振維睽匡在甲兵細在桎梏狁狁之禽背者先戮蚩蚩之恣濫者喪福大剥之令爰慎兵獄

孟冬頌

肅哉孟冬玄水章德迎之北郊皇路翼翼國殤是載孤寡是卹玉罷命之功在社稷維王敕言鑒此否膈上下喪交生物隕色我有覆藏我有聚積城郭門閭管籥戒飭維彼蠻方狡思啓疆乃備邊竟

乃謹關梁申令將帥講武於堂惟是壯佼率其俊良立旗致物名力以章燕及天子六師之强天子乃飲飲彼泮宮以正齒位以酬農功天子乃祀祀彼六宗祈我來年黍稌載豊維此孟冬牝馬作龍外裳內囊含章以終毋疎其閉毋出其蟲毋解其雪毋暴其風玄黃不傷考兹應鍾

仲冬頌

維天作陽其寓在地六陰爲龍潛者繼位罔截而勿流罔至而勿致重泉稿壤殷雷閟閟是曰天心

是曰從義慄哉飭哉定爾心氣黃鍾一元天道大
備

季冬頌

中中季冬朔風飄搖飛鴻懷歸鳴鵲下巢雉聽維
聰應震而號維陰兆寒盛德將宛爰僟爰磔搏土
作獸玄宾逝歟我善其後維帝有臣芸融收宾維
天有祇風雨百靈乃畀其祀視勢之征嘉鱗既薦
鑿河之氷冷風載途蓄之令陰日則窮次月則窮
紀惟是聿終惟是作始王協百辟國典具理犧牲

之賦班在太史孟侯所供牛羊犬豕卿士既書庶
人成齒凡有土田罔有遺祀萬國告虔上帝其祉
茂矣哉或往或來大臨以終乾德可推

林屋文稿卷之一終

林屋文稿卷之二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𪋒 太羨 較字

明詩選序

夏生存古曰詩何以列於六經哉宋子曰昔者先
王殷薦上帝配以祖考必有雅樂其音可聽而其
舞可觀必以詩歌爲節求之殷周之章清廟猗那
洋洋如也此所謂頌也周人好文原本先德祖述

舊政自文武成康以及宣周召共和以及仲尹方
召君臣男女功德及物靡不紀述而襃揚之其自
昭戾厲幽周道大放疾苦發于房中而六卿卿士
皆昵于慝爰有舊德之士王文譎諫微詞刺譏此
亦忠誼之至也此正變雅之大凡也至于列國之
風各從君相之德優渥相接則爲熙恬之辭以節
勞俯其或室家男女之間勿獲其志則歌詠間作
盛王在上斯命輶軒之使採而陳之葢以考盛衰
察厚薄正淫儉定沃磽也此所謂風也詩之有是

三者其用大矣夫安可以不經也夏生曰然則今之詩其猶古之詩歟删之者非聖人卽不得稱經其猶經之流亞歟余子曰然乎否耶余聞之史遷史因漢之樂府叔孫氏唐山氏制之其雅樂聲律制氏守之益衍三頌之遺風焉而儒者譏其楚猶調衣合于殷周自魏以降無論已若漢之蘇武李陵無名人古詩十九篇魏之曹植晉之阮籍皆風人之遺也而大雅之材則是數子者猶班然未見其純其去三周也遠甚自齊梁聲偶之學興而風

人之放流宋唐人五七言近體絕何作而絕畏倣然此於律令我不敢謂初唐四家李白杜甫王維高適諸人無當於詩然其視三百篇也猶之延年之新聲必不暢于伶倫之嶰竹矣夫風雅頌之亡也在於漢魏之間迄於當今一千六百餘歲中間代以詩盛者莫如唐人然能自爲其盛而已卽何論于今之作者乎我國家所承者若宋若元詩亡之世卒而弘嘉之際作者數人崇古深造無遺力焉漢魏晉宋三唐之詩其克紹乎若三百篇之亡

亦已久矣夏生曰然則今之詩人無當於聖人之旨矣學者何爲而作哉余子曰是非然也昔者史遷亦春秋之後作史記百三十篇于筆削之誼吾未知其何居而善善惡惡頗得聖人微言之緒後世宗之稱爲良史今之詩雖非殷周之詩然其稱述先朝數贊德美以揚當今是亦頌之遺也王公大人政教得失或褒或諷是亦大小雅之遺也若夫風人之志抑又繁矣夫人生而甘芻豢慕窈窕不得其所則怨感於時感於地感於物則哀樂生

焉一爲之吟再爲之詠三爲之歌則甘芻豢者知禮矣慕窈窕者知義矣怨者適於命矣哀者不至於傷樂者不湎於淫矣我不敢謂此卽當于聖人之旨殆亦聖人之所與也然則作詩者言何必四篇何必三百而後謂之詩人也時與卧子陳氏舒章李氏撰皇明詩選成夏生受而校之其所問答皆詩人之誼用次其言以爲序焉

詩韻玫裁序

蓋人有聲而序言有言而立字字本乎聲者也使

五方之民各操其聲終日不通至作爲書契則方策輻湊能同其象以著于義是以書契之作聖人取諸夬夬揚於王庭王庭之上天子布命公卿奏章以誥萬庶誕及蠻貊皆依書契而宣揚之王者受命改朔易色則同文重焉本諸此也然則字之有韻也何居曰此詩人者之所爲也詩取乎長言而間衆其終以相諧焉便于歌也韻有成書乎曰古無有也夫韻者音也音依乎土百里小異千里大異彼古之爲詩者里巷婦女田夫戍夫人人言

殊無所訓正故能發其中誠而告其疾苦使齊一其聲表之爲書彼豈能彼有詠嘆哉十五國風彬彬可槩見諸于此者戾于彼孔子勿病以是知其無成書也夫古之人有聖有智文典爛焉而于韻無書豈勿能作耶以爲可同者字之文而不可同者字之聲恐其以一方之私濫天下之和也梁沈約休文氏所作韻書取類精密然吳音具焉此非約之陋也約固吳人爾使約生于若秦若齊則亦秦齊其音焉而已韻之有書不能無畸也然則可

廢乎曰不可也詩自漢以後作者率皆學士大夫彼好爲苟難以微文相角日生其新至李唐而律具焉其端啓于休文方尸而祝之而又何可廢也然則修而明之乎曰有焉在昔西漢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令博士弟士通所能諷不能出四千字然以應甲乙科具足矣是所稱縉紳先生者也使其在漢未得比童史也使有志之士取休文氏之書依其類以求其音且默識焉以自餙于童史豈遂不可耶故我郡核菴徐先

生有詩韻攷某之刻也攷者正其文也裁者定其義也此豈獨爲休文氏之學哉固將遵同文之誼以幾王庭之古使當世之士勉九千之諷焉

徐惠朗詩稿序

壬午冬余返自會稽方事燕息而惠朗過予相與從容至日暮惠朗喟然作曰詩之靡底於今止矣作者何繇而起之予曰百夫同堂而言擇而言者人先聽焉昔然明言於堂下叔向知於堂上子知之乎惠朗曰取材貴和雅也予知之予曰麒麟鳳

鳳鳥獸之應圖者也夫麟何以不羽鳳何以不毛也子知之乎惠朗曰辯體貴乎析也予知之予曰韶韺琴瑟鐘磬管笙雜然而作太師奏之鬼神是格鳥獸是率是雖予知之乎惠朗曰審聲貴乎諧也予知之予曰尋丈之淵魚屬千滮池魚屬萬自江自海漁者不能數魚族子知之乎惠朗曰連類取乎廣也予知之予曰雍門鼓琴而孟嘗涕泣孟嘗之悲在於鼓琴乎不在于鼓琴乎子亦知之乎惠朗曰託興取乎永也予知之雖然子猶有進乎

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我子何說以處此惠朗曰昔者聖人之言易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今子之說詩也擬焉議焉是五者其猶衰世之說詩者耶夫古之作者忽焉而意得無求於五者五者畢至焉而後稱詩人今擬焉議焉我恐窮日得之而其所從來可測也夫詩之可測者非其至者也于是宋子欣然而哄曰旨哉今日之說詩也予之所言者人力之所及也有同得焉惠朗之所言者天也有獨至焉未至乎同得不可得而獨至也巳至乎同得安可以不獨至也癸未春惠朗梓其詩以行世宋子受而論之曰惠朗之詩可以同求之亦可以獨求之向者之言具矣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故輕其書今予之稱惠朗詎必世之信否汙不至阿其所好夫先予而作詩者有舒章臥子並予而作詩若惠朗者予之所亟稱也夫

李舒章詩稿序

李子既從其尊大人北征閱月而走書一章告余

曰我浮淮上涉千里而遙冷風之所吹狐狼烏鳶之所嗥我是涉是寖我肌骨焦黑我所見者敝車病馬我所行者百里而無人我無所休息我無所告哀又閱月則已抵京師復走一章告余曰雯出無羸馬居無披裘放蔾物窒穴以禦盛陰壯士顏色盡矣富貴者宜市朝貧賤者安丘澤而雯之行藏反覆如是魚入鼠穴其口囁囁鹿登牛塲其視逡逡使高世之士知有李雯豈不病耶最後得一章則又告余曰都下所遇有華州東孝廉雲雛青

州趙大行韞退萊陽姜舍人如須素所知者則桐城方寄之本郡朱早服是五君者風雅之選也我雖抑鬱不自得相與上下薄有所作亦以自廣身既卑賤無所能見然小雅巷伯猶不廢其感焉古人逕蹺結毛我以篇章當之也兼欲宋子共勵之宋子既三發書作而嘆曰古者行役之士雨雪黍華未嘗不悲然或將軒輶或奉簡書馳驅周道給王事也而李子非其人至於覲光上國京洛遊戲丈夫壯遊于是乎在而李子無其勢夫以李子之

才出其揣摩上謁明王即無論馬賓王亦何至出長沙太傅下而又夷然若勿屑也者獨以羈蓬之身杜門輦轂之下黙而深思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亦獨何哉亦獨何哉雖然李子之言若是爾已且曰我詩之刻於家者子爲我序之他勿敢具論論其詩曰五言妙於漢魏蓋聲偶之學猶未興也六季諸彥獨長比對則五七言律猶未作也唐人工於近體而以其縱横托之七言長篇蓋洋洋如也然其爲古詩樂府則篇什雖富尚不能抗衡顏謝間何論蘇李曹劉哉至我明作者起如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李攀龍諸君子獨能因體屬辭各臻其境於漢魏六季初盛皆能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騁焉夫以偏至求之或有勿逮矣合二千年之作者以規其長而備其變亦云才也夫李子則亦猶是也自夢陽而下今天下未之或從也詎必其從李子也雖然聖人復起不易我言矣最知李子詩者莫如陳子臥子次莫如徵輿故不辭而爲之序

彭燕又悲秋集序

彭子燕又曰予南造會稽涉錢塘北底宛陵涉大江又東遡而膠南返而悲乎南都所至輒攬其人物交其賢者憑吊其先賢及其故宅故都流連其山川辨析其土物有所吟嘆俛仰之間忽成咏歌歸而稽之得若干首彙而名之曰悲秋集將梓以行世命宋子序之宋子曰夫四時之氣歲有其一歲歲一秋亦安得歲歲而悲之昔家大夫玉仕楚國季朝厥師三閭先生以文學忠誼被放自沉清

泠之中玉心有傷作爲招䰟九辯招䰟之亂曰極千里兮傷春心而九辨首篇曰吾獨悲此懔秋緜今觀之殆此歲屆先生初卒故有此兩言非無故而悲傷者也今燕又賦邁俗之材而有濟時懷畧傾世遐慕志凌古今哲彥方將以孝廉高才赴公車射甲科取青紫上當君相下不負所交意何所不樂顧以悲秋名其詩嗟乎此其志念深遠矣嘗試咏其篇章則其所寄贈者非左遷之賢大夫即失職之賢士也此其人皆聖朝羽儀海內人望所

屬一旦屈抑能無遁上遁民之嗟乎其所傷悼若天如先生及徐乾若輩皆天下名卿碩才忽焉遷謫能無潦圍之悼乎其所歷覽千里之內浙之東西江之南北皆新被水旱山川凄其原野蕭蕭人民室家或歌萇楚或歌鴻鴈能無饑盦蘇乜之憂乎而燕又皆有悲焉雖不若家大夫之專一而其欽崎嘯歌感憤邁激必有可同日而語者矣燕又先余十年有詩名其詩規模漢魏馳逞三唐諸宮商中金石揚風蹈雅灑灑如意卓乎爲盛明之一家此海內所夙尚也至其布意命詞皆有原本于世鮮知之故具論之

王子樹詩稿序

王子曰咏歌之道關乎情性不能于無所言而强之言亦不能欲有所言而强之不言乎也永懷寤歌莫或自禁或秋冬之間觸物多感聊以紀事焉宋子曰吉哉王子之說詩也乎肯上下往昔作者風雅而前宋元而降罷勿論其自漢魏以迄三唐以詩自見者無慮千家槩而觀之天之物色地之

山河人之悲愉無勿同也夫同者月出而不虞其襲者皆言其所欲言者也當乎情而發當乎境而發當乎時而發三者恭而變化出焉雖千百世作者烏何襲哉且我所謂言其所欲言而勿之襲者非如近世荷簡因陋爲不文之辭以自遁而已試覩于黃初諸彥其開善于言情者莫如思王然朔風謡帝諸篇譎者至於流涕而雍雍爾雅穆如彬如後世藻繢之士却步焉開寶群賢善叙境遇者莫如工部其悲秋詠古諸近體亦皆聲動金石氣

流山川爲有唐詩人之冠準是二公以例能言之士噫嘻其亦難矣予因是以求王子之詩則見其俊逸之氣肆然無前清新之思翛乎特出未嘗以繩尺自限而不越乎矩灑然行意卒然有當於人心夫其說詩也如彼而其作詩也如此即思王工部有堂有奥攝衣而升俛仰門耳王子曰余不能多也又多乎哉

桐城陳默公方直之詩稿序

蓋余甫弁而有南都之行臥子謂余曰都下有桐

城方密之其人天下才也至則舒章已通余於密之弁得見農甫克咸是時我郡之士如闇公輩稱桐城者比於南陽識者不以爲過而舒章與余則專以風雅見知與三子相得歡甚亡何散去三四年己卯夏余復入都密之時時過余邸舍則又得見子遠德操幼光諸君氣誼之合猶周孫也是時直之方從大中丞公於楚而密之口默公不置余與舒章輩以不見二子爲恨云又亡何各散去屈指計之已六年許矣今秋直之偕默公儼然辱臨我郡我郡諸子時時設雞黍相與歌呼爲樂放誕之餘間有吟詠默公之遒利如良弓楛矢無發則破的而直之縱横殊甚不介而馳當之無勿靡者噫此兩人乃以三寸柔翰横行中原其亦足以豪矣然我郡諸子舒章旅燕臥子宦越二三子之上公車者雋已留不雋則亦未返與二子抗衡者徐惠朗邵景說張處中及不佞兄弟耳彼以鋭師來而我郡以偏師應其不奔北者倖也雖是十年之間歲月如電桐山雲間之交日以益深而其間人

士或貴或賤一時聚會每多不齊之感矣乙丙之年余最末坐今已成老諸生而桐山之稱英俊者皆化爲耆宿嗟乎天下亦已多故可傳之業不止於此而二三子以壯盛之歲殉之悲夫

酉春雜吟序

乙酉暮春尚木仲兄以中書舍人奉使言旋時輿以覊緤之役困于津梁奔走邂逅昆弟相見于春申浦南之故里斗酒雞黍勞苦生平喜可知也維時春英初脱木葉濯生繁陰清風交會襟帶一望

平原葬麥搖搖百里之內墟烟藹然故里既不時治其葺者板築塗茨其廢者伊威蠨蛸二三客親酒酣離席遐覽長嘯咸有遠思蓋登高者其視博造幽者其思深請間以問業閒居而論志固其所也于是尚木手一編授輿曰我浮沉京師得升斗自養日無所事間作詩二三百章以自廣其意具於此矣爾爲我論之無阿所好與受而讀之爲之俯而吟仰而嘆卒卷而輾然喜也夫風雅之澤竭于七子迄今七八十年矣我郡作者一二人患之

而無以易之于是一謝耳目之見而專求諸古其始也泛濫于三唐其繼也盤桓于漢魏六季其終也推極原本斷之三百篇既獲所要歸欲竭其思致以自附于聖賢微言之後且爲天下唱率亦既數年于茲矣繼起之彥不越同郡稱能言者不過五六人環視大江以南淮泗以北無有同聲之士起而應者何和者之寡歟今我兄之爲是編也非其物不登非其材不炫五色章章無漫我目是其質之純也我虞其持之固而有所戀也徐而察之

如緒絲之引焉如源泉之流焉條而布之斯有徑矣振而鳴之斯有聲矣是其情之麗也氣之調也我又虞其物之而不變變之而不化也縱橫以擬之悠揚如旌旆焉動搖如波瀾焉銛芒如刃劍焉廻合如雲風焉嗟乎是固其能化也是所謂日新之德也擬議之至也即古之作者蔑以加矣夫十萬之師有視一人爲重輕者傳曰三卿同之可謂衆矣今我兄之爲是編也固唱率之賚而繼起之藉也我寧能不輾然喜也彼一二人者五六人者

與夫後之作者其將許我我烏乎阿所好尚木曰爾過矣我猶不自知雖然爾所言者固風雅之翼也于是梓其詩以問世遂次輿言于簡端

李士材醫宗序 代夏瑗公先生

李子士材博奥之士也隱于岐黃家號爲能生死人其弟子懼其業之不見於後也請論立一家之言以垂示智者士材曰我何論哉病之出也如人面之不同約而取其源上士見之則軼而獨出中材者守而流絕矣繁而理其委上士苦其盤碎中

材若炫其緒則智繇此惑矣其害皆足以殺人我何論哉雖然我嘗求之于往始自黃帝內經以至東垣丹溪操筆下意者無慮數百家人人言殊是何爲者有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不合者矣此殆非作者之失而後師不知習業者之失也夫內經者原本情性參合陰陽視晩近爲約而其引源未始不煩譬之前識旣立而後智力從之內經之言識也雖不及智力然而識之所及者廣矣見者一以爲道一以爲近猶執瓮盎之水以照丘山之形

有覆水而已丘山之形豈可得而見哉此內經所以虛設時師賑爲畸書其失一也若夫百家者相因而起匡正之術也然而必至于偏如仲景所未備河間補之東垣所未備丹溪補之四家之言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而後人執其一說以水附凉以火益溫曾無折衷者是以聰極之耳責之於視明盡之日强用於聽與聾瞽同何從下志乎蓋諸家之相救本非全書時師樂其成法偏滯益甚其失二也今欲救茲二失以轉愚謬則當本之內經以立其正合之諸家以盡其變苟有長也必有以持其後使善處其長苟有短也必有以原其意使巧用其短庶醫道明而時師知所歸矣于是受弟子之請而著書曰醫宗云嗟乎以李子之才上而用之則國之事必決之矣下而求之則山林之間竹栢之下其必有以容之矣而李子獨于醫勤勤焉爲之著書爲之馳走其好爲生人而爲之耶抑自寓耶雖然李子無自小班孟堅曰方技者王官之一守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今也何如李

子將以論醫者論國乎將以論國者論醫乎吾于醫宗求之矣

沈景期詩稿序

嘉隆時有謝生茂秦者世所稱七子之一也元美爲之評曰茂秦詩長樂衛尉之兵乎擊刁斗明斥堠幕府上事車旌秩然也而已矣亦可以無敗矣予嘗因元美之言以求茂秦之詩未嘗不作而嘆先賢之不濫譽其友也如是夫詩之爲道苟不能深知其意則不能定作者之高下以是天下多憒

焉有如元美過而揚茂秦天下豈遂能非之哉然
而其道失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有以也
夫百餘年來風雅散墜談藝之功鈇如及吾郡作
者起而源流炳焉顧得一人焉足以抗茂秦者曰
沈生景期沈生家故饒給而生不喜問家人產時
時爲游冶少年出入酒家胡日召客爲彈琴六博
鬬碁歌呼爲樂抵夜半罷寒暑勿閒也如是五六
年家遂中落人咸以猖狂目之生益勿屑顧去諸
嗜好而專工於詩詩以進五言本之鮑江勿靡爲

陳梁也七言古嬋媛于初唐之廊廡矣五言律蓋
勑如也七言律七言絶規模歷下生最稱鴻搴當
意焉以是起茂秦而與之角我不知孰雄也此豈
溢譽哉沈子勉之今天下以詩名者或人地華要
慴伏者衆或浮聲忽起馳走江湖衒其實無詩也
沈子所不足意者不在詩以詩如是可矣夫茂秦
之詩名于嘉隆閒者也今世果嘉隆乎哉

文北瞻詩序

近世言詩者多歸竟陵豈非重其清韻之風善爲
谿壑耶然而後來作者起以爲鍾譚有搉清之功
而多崖穴之苦知浮豔之可除而不知黯曲之爲
累故二賢之比袁中郎猶郊島之視元白雖云卒
俗已入枯細而況乎又有不能盡然者乎余作詩
日浚好爲此言今來錢塘過京山文北瞻京山固
竟陵之比縣也而北瞻又有詩名疑其意好必有
相近者及出其所作而觀之何其秀情雲上壯氣
翰飛朗乎有風人之旨也夫操詞之家不必自異
于前人即其風軌附以新意務使塵氣去而矩度

存情事出而鋒鍔斂便足號爲能言矣若必盡棄
辭理獨示孤淡是屏毛嬙而昵枯骨棄文玉而寶
頑玦世必恠之此鍾譚之流弊北瞻亦有意振之
使楚風日競乎夫北瞻亦嘗有意當世矣少時學
孫吳家言象緯形勢災祥風角之書無所不窺太
一奇門孤虛向背之說無所不精不用于世然後
留心歌詩吐其餘瀾而足以變化雲霞蘢蓯草木
固非雕蟲之士所能望其聲跡者也且荊楚之士
才智閒張華采流宕若有不可止諸胸懷者然則

余之喋喋然言詩北聽將無目攢而笑之乎

寄愁軒雜劇小序

家仲兄撰雜劇四折一曰蒙莊放誕爲南華眞人作也昔眞人長於寓言其書愽洽其持論深激其所引或有或無似與儒墨有間而卒與猶龍公五千言並著或尊而神焉以爲兩公化去不死今方翱翔上淸之區握靈籙而撫列仙貴若天帝詎可優俳賓哉然名其名也言其言也無勿肖也使兩公降觀其亦鼓琴擫梧之倫已耳而又何擯焉一

曰蟠桃竊核爲希夷先生作也先生之出終南也哂藝祖而墜蹇儠驪乎讓王之風令乃一眷子登遂有忍辱罔之論豈已忘天下而猶有未忘者乎苟非東方之[illegible]辯呂祖之捷機幾何不與長卿奉倩等也匡救其失列仙猶假友生而矧人間世也一曰虎溪明月爲中唐詩人劉夢得作也伾文之党夢得與焉然謂之躁進可也非小人也匪獨夢得盡伾文之十六子豈皆小人乎哉玄都觀兩詩至今誦之有餘慨焉一旦挾韋娘而揮白練又何恨于薄宦哉斯亦文人快意之遇矣一曰旗亭慕想爲盛唐詩人王渙之作也渙之在開寶不能與達夫少伯齊名而黃河遠上一絕自足抗衡兩君若旗亭所歌豈足爲定論哉而一時艷稱之百世而後因而爲之殿最焉夫文人學士不能自定高下而聽之伶工女子世豈無王公貴人顧反若不屑何也唐以詩取士而赫然有盛名者多在不遇則又何怪伶工女子之先於王公貴人也吁可感也蓋人之不得志也無所不思時而聖賢時而列仙

時而婦女時而詩人酒人方思之至目若見之而耳若聞之于是爲之言以序其事則有賓白介白爲之詞以暢其意則有南曲北曲未幾而艮家少年歌之梨園弟子演之則目果見之而耳果聞之矣此雜劇之所繇作也要亦不得志于時者所爲也若夫情之婉也才之麗也辭之綺也律之協也特吾兄風雅之緒餘然而元之王關我明之高湯蔑以加矣

張次璧新曲序

張子既歸隱於海上涉一再月始一至郡苟至必命故酒徒酬竟日宋子將時與焉昔時張子慷慨有燕趙風酒及二升許輒張目歌呼口持不平多微辭多與貴人忤今張子温然也至醉或好冠危坐如齘無所譏訶宋子怪之張子曰余得已哉始余爲狂人惡我也今余爲狂人將愛我夫惡人情也我懼夫愛我狂者不變於惡而變於愛彼教我矣宋子曰不亦善乎幣重而言甘祭封人疑之夠張子而甘餌也雖然張子之故猶有存也苟變而

盡喪其故奚善變也木之死以才鴈之死以不才莊周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人固工愛也使以狂愛亦將以不狂愛我願張子處夫狂與不狂之間張子於是出其隱居所撰南曲若干首以授宋子曰此我故也我欲如向者之歌呼而辭不得揚則寓於是焉我欲如向者之微辭而卝不能發亦寓于是焉卽我欲有忤于貴人而顔靣不可變亦寓于是焉子以爲何如余受而讀之則中宮商比絲竹流麗洋溢灑灑然無不合度者獨豔體及猱物體往往婉入情至微文刺譏卽草木禽魚靡有遁也此豈張子所謂寓其狂者耶此張子之曲所以高也夫余也世所稱不狂者也而居然未免于愛惡不狂果可哉願殺狂於張子之曲可矣

代内三院公賀商丘宋閣學母太夫人壽序

皇清既宅中夏攸相厥居遂定鼎上谷若明之初

天子墍皇叔父攝政王眷茲天府曰循弖畿而南而左爲漁陽北平以迄盧龍自昔重地今表建新邑將以厥土厥衆屬諸保釐疇若厥職于是太

冢宰會九卿庶僚以令相國宋公應 命公旣董治于時皇叔父攝政王朝步自燕至薊式序觀化嘉公之績遂賜公宴慰勞甚優王親錫爵公則頓首謝曰家有老母未嘗君之羨語聞王心感焉稱至孝者再遂命大庖别賜太夫人珍加于賜公當是時我皇叔父攝政王之大澤令相君之至孝與太夫人之極榮爲三大美聲溢都人云未幾 天子擢公爲國史院大學士八贊幾務不佞某得稱同官相與晨夕上下靡間以國寵靈蜀闔奏凱兩

粤次第歸化天下一家　恩詔敷布公與某幸列帷幄近佐與聞至治自公退食歌詠太平相得懽甚遂時以暇日稱通家子一再起居知太夫人于今歲爲七十時在孟夏中于是內三院學士某君以下迄庶吉士輩若干人咸請某一言以祈進太夫人大年之觴此固所不獲辭者也惟太夫人少而歌柏舟時相君僅六歲貧斂甚乃不以斂故廢教三遷之風布于里門及相君以高第守給事中敭歷中外名賓並顯遂至今官而太夫人日益貴

乃不以貴故廢法相君自中書堂歸輒問今日上便事若何得奏可者若何即稱意始色喜爲相君加一餐其執家教類如此他如供蘋蘩之薦于門內修游泳之操于門外則鄉之人譽稱之是特太夫人之疎節爾今三事以降及庶僚有司挾羔鴈操清椒爲相君頌太夫人者大端不出于此而不佞某則因太夫人而重有感也維古盛周君臣之誼甚深且篤其著于風詩者莫若鹿鳴四牡在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在四牡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夫稱之曰嘉賓隆之也念及其母愛之也旣隆且愛蓋成周之善遇其臣者至矣忠孝之澤八百年而不衰有以也夫今相國宋公之在薊鎭也一言之間母子受賜王寵覃溢此與成周之鹿鳴四牡何異微獨相國一家而已即凡爲臣之有母者孰不仰感　天澤以自勸于竭忠乎昔宋臣張齊賢遭遇開代位至宰執其母以期頤上壽得入　王褒歎然僅爲家榮豈若太夫人之事遂爲國慶哉維是夏首之月　天子方坐明堂左个大章

禮樂以行慶賜六宮于是獻繭長信且發六珈瑱揥綉帢華蟲之彩以被我太夫人者必踵至中寢前矣至則請諸學士之職史官者援筆而宜諸中外明布朝廷盛事焉

林屋文稿卷之二終

林屋文稿卷之三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送同年生常給諫序

丁亥進士蒲城常君既授官給事中未閱月即上書言天下叛者輙假先朝名號以倡亂臣念　朝廷爲明報讐且初年加惠明藩恩至厚也宜以大義布告天下叛者且自止有　詔詰責又三月復

上書言故李賊相牛金星之子銓以冐濫得官又壘敢爲御史所劾法當窮治且金星尚在宜并逮訊復有　詔詰責下吏議議者或曰是多妄言可置之法有大臣持之始得落職去蓋幾不免焉常君秦人性孤亢特立其在長安也居頹門乘疽馬暑不得蓋寒不得裘不甚從諸薦紳先生遊以故薦紳先生有笑之者既落職群譁曰是固當是固不稱爲給事中常君安之無少異徐治行行且有日吴人宋徵輿從諸同年生後爲出言曰嗟乎常子謂子不稱爲給事中者非也夫給事中之有言責也視御史尤崇故其官尤重其稱與不稱在其立言之公與私公則稱私則不稱伺人主之喜怒而言察朋黨之輕重而言因要人之好惡而言計他日之利害而言附一時之毀譽而言皆私也皆以言市者也是之謂不稱今常子所上書具在安有是哉夫杞宋之禮可行于三代而不可行于後世也後世之恪非囚則放也不如其巳然言先朝于今日豈有所望耶牛氏父子在今日固不足深

論請而殺之亦人臣之誼也是非有爲而請殺者也則常子之言公也公則奚不稱也諫官之重莫如明季善修諫官之容者亦莫如明季然而夜則伏謁晝則悻悻然帳其眉目盛其輿蓋多其僕夫壯其邸第事止矣職諫官者以是爲稱乎言固有緩有急有小有大有愚有智是在聽者別而擇之若君子之議諫官者必當以公私爲斷歐陽氏曰諫官之議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者也乎非獨爲常子辯蓋不能無慨于公私之際焉

既言之遂書其語以贈常子常子名若桂其尊人湛宇先生明進士爲吏部郎以清貧終于家食常子之在官也無日不稱先君子操一盂麥日不得飽則歎曰予之于貧世之矣其子父如此

送米吉土序

前朝崇禎時士多好文者其始以經生業自見已誦習稍廣相與軼而治古文辭及詩賦其高材生時出其技以求聲聞蓋不可謂無名之心爲始自江南而大河以北遂起而應之于燕得最著者二

人其一爲今侍讀學士敬哉王先生其一則今冀州廣文米吉土也予年十七八以孤獨子學爲詩文幸當于本郡諸君子遂出而徧見所謂江南諸高材生無勿習者羈於博士弟子不得交河北之士心竊恨之今朝廷開國之次年予即公車既至燕馳謁王先生與吉土皆習知予爲置酒高會相見懽甚然予旋得假歸留燕僅百日至戊子而就官刑曹郎則在燕滿十歲矣以同年生胥庭君故於王先生益習惟吉土之居與予邸舍相去不數武亦得日見焉吉土故名卿子負雋才所業所得過於其聞即之溫然又類學道者予以是嚴重而樂親之未幾以諸生祭酒選爲冀州訓導遂將別予去予既艱于交吉土而復易于別吉土其將行也有慨焉出斗酒以酌之酒酣執其手而問之曰以我與若所知者今且有幾吉土屈指久之愴然而言曰某也貴貴而縻某也不終某也不知所在其殘于兵沉于淵陷于讐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者蓋十不得二三予曰是諸

人者皆昔之怙其雋才以求聲于人間者也如子所云云是諸人亦何罪之有意災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物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惟予與子不幸而有是心予未克就也子幾就之就之危事也莊氏不云乎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今吾子其思歸朴也乎于巳之師古而是者去之于人之慕義而馳者避之求仁于心使自得之庶得其所謂朴者乎士惟其道勿惟其遇而易著吉凶

殆有去取奐使晋子而登三公列九卿率是道也庶可以免吉土瞿然曰回路之贈若猶有焉我與若其交戒之爰次其言以為序

送金孝廉歸浙江序

人各生其土偶然耳而古人名之曰父母之邦我孔子及柳下惠皆有是言是雖聖人亦自重其鄉土也有壯夫者言曰生而桑弧蓬矢志四方也野死華死亦惟命嗚呼此所謂豪傑有意氣者之言耶然我聞之漢史有言曰游子悲故鄉吾樂思沛

是其言者寧可謂非豪傑有意氣者耶何言之悲也夫人未有無故而輕去其鄉者或以貨或以祿或以名或以勢或以患難或以交知戚屬殆皆有不得已焉彼既不得已則其念歸也必審矣予友金子冶弓生于浙而長于京師得僑京尹籍為名孝廉以有子之喪不與春官試己丑秋慨然曰浙我故土也我將歸焉三月聚糧而後行其行也慨然有終焉之色夫浙固樂土錢塘會稽古形勝區也是司馬遷所無故而游者也而金子以歸宜其為終焉之色也雖然我聞孔子之論鄉矣其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鄉也人有之而人皆莫知今汲汲焉求世之所謂鄉者而不求孔子之所謂鄉者得無惑歟列子之書曰燕人之長楚者其還本國也至晋而為人所誑真至燕而悲心微矣今金子才敏而學道其免于誑則可必也由禦寇之言而折衷于我孔子為金子者其亦可以歸也夫

梁素洲先生奏議序

自古人主求治必思用其臣思用其臣故朝夕與見隆者坐論降而延對所以通情志杜壅塞別賢奸決疑似立國之大本也貞觀建隆諸君無暇論即中統皇慶之盛若楚材秉忠若衡若孟猶得造膝讜見載在史册豈誣也哉　本朝創業度越往古惟是　冲聖御極　皇叔作輔殿門朝典既輟而不行至於部院大臣奉特　旨召對者歲不一二見幸開國之始　神聖在上左右贊御猶淳謹奉法故啓請之際奸僞不作然豈法令傳後為萬

世無弊之道乎不佞某從田野來浮沉散寮固非有言職然每見名給事御史必首以爲言且爲之説曰凡部院司寺有事啓王宜令漢臣堂上官一員率屬官一員同滿臣一體面奏進此説者如得請大善即不得請亦可無負言職諸公率漫唯唯或謝曰是已有言之者矣至庚寅夏始從歙五玉立兩梁太史所得讀其尊人故都給諫秦州先生奏議蓋在禮垣時先後兩上疏請開　經筵第一疏曰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旁貲沓譯壅蔽之漸也

第二疏曰請簡命滿漢儒臣輪日仰對　宸扆誦説經史大義以効啓沃立論皆明切剴至有味哉其言之嗚呼若梁先生者可謂憂國奉公之臣擇言而發者矣先生居言路所建白者數十事切中一時利病而獨于　經筵面對則申之至再誠以爲當今之務莫切于此所見者大而所憂者遠故忘顧忌而爲之也夫士欲審時則如不仕仕矣獲光顯矣而視　國家之急猶秦越人其于食祿之誼謂何此梁先生之所以發憤而不能自已也然以今之時揆之　經筵之舉或當需之異日而召對則爲特典不可以數得夫姬公之聖盛德至多而後之人必頌其吐哺握髮豈非探本言之以爲成文武之德者原於此乎是道也猶可爲　當今進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梁先生往矣其言則具在使推廣其意而加詳焉一而再再而三安見其不沛然舉行而言者之心則亦已白于天下後世矣敬告諸兩太史亟布先生之議以風繼起者兩太史曰子之言先子之心也識于簡端以

當巫咸之招

陳百史先生文集序

溧陽陳百史先生古文辭若干卷雲間宋徵輿校閲既畢謹拜手而序其後曰文章以世升降豈不洵哉唐虞以後夏殷以前此文之權輿也至周而大盛自周而後漢爲盛自漢而後唐與宋爲盛是四盛者其世可數而其人可論也周之盛也無論周孔大聖思孟大賢爲立言者祖即其羽而翼之者君奭老聃左丘明荀卿莊周屈原之徒其人内

見于精微而外敷于德義故能著爲一家之言以昭垂乎來葉斯固百世之師已漢之盛則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唐之盛則以張說九齡陸贄韓愈柳宗元李德裕宋之盛則以宋祁楊億歐陽修蘇軾轍曾鞏是諸公者其人文何如哉夫漢之文非周之文也唐與宋之文非漢之文也然而諸公之言精明洞達小大一貫於焉發其精微而效其德誼者葢不約而齊不契而合雖謂之子父同堂祖禰一室可也然則漢猶周也

唐與宋猶漢也其異者枝葉也其同者根本也自根本不明而後之學者置周勿論岐漢與唐宋爲二如明之文人李夢陽攀龍王世貞此尙法西京者攀龍割裂字義剿襲句法最爲淺陋不足道夢陽稍有氣然其節已疎矣世貞之嘉隆首輔傳錦衣衛志則具有史遷之遺風而他作苦與攀龍同病論者豈能舉一而稱九耶其尙法唐宋者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爲最善順之精密有光春融坤夷軼皆源於曾鞏然譬之以地則是所謂圃田孟諸

雲夢震澤也豈得爲山之泰華水之江河哉其他如宋濂李東陽則具體而微康海何景明陳子龍才而未既崔銑之於子黃道周之於經則猶夫攀龍世貞之于西京而已論者遂謂先明三百年有詩有舉子業而無古文辭諸公亦無以自解免也即何暇稱周漢其去唐宋也遠矣天作 聖朝人文丕變于是百史先生出而以其所學正告天下其爲文也牢籠百氏沐浴經子資深而自得故能左右逢源成章而達未嘗有周漢唐宋之迹而揆

之以規矩繩尺則無爽焉是以精密而不束春融而不渙夷軼而不贌庶乎其爲山之泰華水之江河也已使今之學者服其言而師其意求見其所謂資深自得者相與羽而翼之則三千年之絕業可繼而 昭代之文必且純深爾雅中覃外暢以功于精微德義比盛于成周奚漢唐宋之屑屑較深淺也夫文士之習近乎已者抑之遠乎已者揚之斯其意旨甚鄙今盛推周漢唐宋而于先明有微議焉無乃類是然而向之所論者周六家漢七

家唐六家宋六家明十有三家與百史先生之文
皆具在苟能博審而詳玩焉探其根本審其枝葉
求於已志而合之于徵與之言必將釋然而不疑
矣夫然後文可以世論而世可以人論也如曰是
其言誕不足徵則請識以質諸天下後世之作者

劉母張太夫人七十序

大興劉給諫元功以丁卯舉於鄉丁丑成進士服
勤中外至今官其母張太夫人以今年冬壽七十
于是丁卯丁丑同籍之士少宰岱輿高君左納言

棫清郝君輩合如干人以年家子釃酒灌斝上壽
於堂下而屬不佞某爲奉觴之詞自不佞之初舉
進士是年元功已得爲分考官今不佞業　朝廷
異恩五年之間擢爲冢卿惟是朝夕惕思得與二
三老成人所謂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與共贊邦
治而元功由戸垣歷兵垣在諸給諫中最爲耆舊
宿德不以不佞迂朴無似退食之暇時相過從如
問　朝廷行一善政用一善人則相與懽躍稱慶
其或四方水旱盜賊未息吏治未善兵革未偃則

相與咨嗟太息當食廢箸力所不及猶思起而振
之居平私論若九功者可謂骨鯁之臣視國如家
者矣元功曰余十歲喪父時母年甫三十不以孤
子故廢教督余就學惟謹饘粥不繼敦女紅助之
志力瘁焉自丁丑以後則日以奉公憂國爲訓余
惟母氏是師者十今四十年如一日也元功之言
如是則其學問雖發于天性而本之家教者蓋亦
深矣夫是四十年以來事變多矣即無論丁卯以
前娶婦弱子煢煢一室手口卒瘏也其自丁丑而

後元功在汝陽則太夫人憂汝陽在計部則太夫
人憂計部在大亂鼎革之際則太夫人之憂在大
亂鼎革幸而天作　聖朝維新丕變特起元功爲
青瑣侍從之臣而太夫人經多事之後憂盛明念
壯子以元功之心爲心豈如世俗食祿之家鳴璫
振玉坐厭甘旨者比耶然則今之名卿大夫與諸
年家子以及門生故吏列拜進祝于太夫人堂榮
之間者但知太夫人有子之樂有母之榮而不知
其四十年憂深慮遠游泳匍匐以死致今日者有

由來也自茲每十年一祝進而百齡千椿太夫人亦猶是爾以不佞之知元功也深故得以微見太夫人之心而其爲奉觴之詞也不僅如巫祝頌禱已也少宰以下皆曰善遂盤其言以進

延陵吳太公七十序

順治初天下傳　新朝廷有忠直御史者無錫吳雪帆也雪帆甫莅言職章數十上引大易開國承家之義至於廷辯而諍而後已其最後則請除薙髮之令以立　皇清萬世文治之本章上舉朝危

之已得　旨報聞罷夫人臣既危言危行出不反顧之議其自分當何如而人主一則曰忠直再則曰若言是時未及用耳舉朝引之以爲聲天下誦之以爲信意雪帆者必且恢然自得于諸公卿間然余嘗試察之雪帆氣息益深容色益下其遠念長慮恒如有不釋然者己丑冬既奉　命巡視茶馬見余于邸舍余握其手而言曰子嘗按楚之湖南矣其地盜賊未息人吏未輯山川未開獷蠻猛獸未喙未伏于治行甚兆意氣甚暢今秦之遠不加于楚而楚之患非秦所具也子更若不足者何也雪帆曰我之按楚也由吳而往我得一見我父焉又由吳而返我得再見我父焉我樂夫一見再見而已忘其爲楚也秦則無是也今我知思我父而已不念其色之異也予勞之曰子之親予之鄉人所稱伯讓吳先生者也予聞伯讓先生之居鄉也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以身爲郡邑輕重屬當鼎革後里世家衙族多中危法先生輒挺身出銳爲斡解必得當乃已此固修延陵氏之飾爲吳國立

名義者也子之親非猶夫人之親也其所見者遠矣夫人子有在千萬里之外而其親倚之若朝夕側者有近在左右溫凊之禮不輟而其親憂之若赤子之將入井者二者之相去豈不有間耶子其西矣我知子之親視子猶朝夕側也雪帆謝唯唯去已而吾鄉之賢士大夫合數十人咸來請曰伯讓先生以明年夏壽七十吾儕雖不獲躬往願得爲一言爲奉觴之辭使觴必舉予曰向者固爲雪帆君先矣伯讓先生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此所爲

爲吳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可以觴乎諸公曰是鄉之人當有言之者乎曰雪帆之聲震于海內此本之家敎然也君有其臣父亦有其子此可以觴乎諸公曰是朝之人當有言之者乎曰雪帆之息愈深色愈下遠念長慮如不釋然向者我以爲專爲國也今而後知其兼爲親也孟氏不云乎大孝終身慕父母若雪帆者可謂慕也已我聞伯讓先生以孤子事節母又甚宜其弟鴈行而修色養者四十年雪帆習焉故其爲愉色婉容者如是

既醉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在吳氏父子歟夫孝者生德也壽者生之久者也爲孝子者爲仁人孔子曰仁者壽斯言也可以觴乎諸公曰是家人言也又甚信爲朝之言聽者色必莊爲鄉之言聽者色必豫爲家之言聽者將忻然而笑不自知其引滿也是觴也可以必舉乎曰然則遂書之并貽雪帆使其入潼函經崤澠若在錫惠之間梁谿之側可矣

宋氏家乘序

戊子夏叔父邕菴公命仲兄尚木及小子徵輿纂輯家乘既竣事邕菴公謂徵輿爾紀一言於後辭曰小子無章其何敢申言命之再徵輿乃拜手而進曰惟我遠祖殿直公從宋高而南底于杭始祖仲傑公以宋亂自杭至宋宅于黃歇浦南之蕭塘里猶羇旅也其後子姓日蕃自蕭塘屬于虹橋族顯矣爰次仲傑公以來其世可得而譜焉即無論宋也元曆百先明曆三百以迄于　當今子孫聚族而處茲土者幸無流離兵氛之禍所謂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也國之號令四嬗爲年幾五百歲而子孫合長幼得數百人率祖之初族之得其族若是罕矣聞之德積厚者其流溥積薄者其流狹今幸被其流之溥也而勿稱其積可乎輿齒穉願徵先德于黃髮于是邕菴公瞿然而言曰善乎爾之發問也吾族邀世之福如爾所稱豈倖歟積之者匪一朝夕矣傳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又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夫惟富與貴所謂中滿之器也高明之門也是以古之賢人君子常懼而

思遠焉及嬰乎身則秉盛德以持之損之抱之勿爲之極故能宣布其餘以及于孫易曰必有餘慶爲此善也吾宗自心遠公以力田起家至累千金使休而息之可致鉅萬乃心遠公輙分其貲以與兄弟之子旁及鄰閈其家用是勿祟竹居公味梅公承其後以億中之材謝貨殖勿事耑以詩書董訓子弟於是南野公檜雪公兄弟登進士矣南野公爲御史以劾王文被謫文敗可以驟貴公謝病勿起檜雪公之致政年甫四十餘則以母太夫人

故非有不得已也兩公早去官公卿引之于朝戚友敦之于野乃竟勿復顧兄弟怡怡研幾理學以名德壽考終五福具矣識者以爲兩公之德未究于民則其爲後人餘也錦村公以孝廉坐危法頗用貲爲累微西莊公幾不得脫故西莊公亦推産與弟亟行惠于鄉以賙其家則亦猶夫心遠公之志焉嘉隆之際爾祖方林府君偕厥弟霞峯公先後舉於鄉而余父遯菴府君隨成進士三昆並與時以宋氏且大貴然方林府君爲名孝廉幾二十

年受知于張文忠文忠欲奇貴之竟不肯官遯菴府君以盛德敭歷中外亦幾二十年少須時可得節鉞乃以官黜遠致政歸年亦甫艾耳爲兩公惜者同于南野公檜雪公然兩公甚盛德載于民至今余與爾則猶食兩公之舊也惟爾考幼清府君爲余兄余友事之幾三十年才至高也學至博也譽在天下能言者畢服乃晚舉於鄉旋即棄世矣惟時之聞人李本寧陳君公皆爲之流涕曰幼清有封侯之節而不遇時有神仙之骨而不遇師葢

深惜之也合觀諸先君子爲仕不極其爵爲家不極其豐運則方泰匪有天禁謀則方恊匪有人厄葢諸先君子自感而自退焉居下守約以謙謙之德遺夫後之人是其所謂積之而流焉者乎夫此邦之人有負子而負薪者矣有籠亞五等而及身辱于市者矣有早殞膏粱而終拾榆橡者矣有夸名懷厭而走死怖終者矣族則無是也是諸先君子之德之及也小子其識之叔父言未旣徵與再拜徧贊其詞于昆弟以下曰叔父之稱諸先君子

其法言歟後之人循而守之其尚克延世用書于簡末以毋忘德音

馮敦五詩稿序

詩有因地而作者江山之勢固足以生人意志也杜子美崎嶇秦蜀之間所得往往經奇以子美之才猶有取於瞿塘曲江南山劍門爲之高則鬱鬱峩峩焉爲之深則滔滔湯湯焉而況於後之人其不爲江山所役者罕矣同年生馮子敦五今之詩人也讀其近作二編一在西湖一在姑熟西湖當

吳越之交其山便娟而窈曲其林木秀美其水清渟而漣漪其堤岸逶迤而明瑟故敦五之詩清明靈雋冲融象心覽者如登春臺披快風則西湖之所爲也姑熟當吳楚之委其山則天門牛渚龍山凌歊也其水則采石長江蟂磯赭圻也或矯出雲外或逸而赴天或扼龍蛟之窟或立舟航之藩故敦五之詩奇突夭矯勁翮翩逸覽者如登高峯履危石則姑熟之所爲也夫善作詩者因物賦物各得其象而我無容心焉故與地爲變而不可勝窮與時爲章而不一其範非然者五言七言古已多矣不幾於重見叠出乎觀敦五之詩當以予言求之斯得矣

唐宋詞選序

唐詞選有花間集宋詞選有草堂詩餘後人有合二選附以他名家雜詞者名曰花草粹編其所收甚廣頗錯雜不馴雅故不大行於世余家舊有其書以亂離失去意甚惜之也戊子家仲兄尚木取花間草堂二書論之補以諸家雜篇之可誦者其

體視粹編而去取精當燦然成書名曰唐宋詞選徵與曰是書也行後之學者可得唐與宋詞之變及盛衰之源流矣太白二章爲小令之冠菩薩蠻以柔瀞爲宗以閒遠爲致秦太虛張子野實師之固詞之正也憶秦娥以俊逸爲宗以悲凉爲致於詞爲變而蘇東坡辛稼軒輩皆出焉談者病其形似失神檢矣南唐主以亡國之餘篇章益工一唱三嘆比於雍門之琴如以詩言其思王乎無其遇不爲其言故後人莫續也李易安婦人耳其詞麗

以深周美成疑取法柳屯田其猶未克肖也宋之詞於是爲盛亦易安功也夫西京兩都文賦之雄猶曰壯夫勿爲而況於詩詩之不巳而況於詞乎以代博奕則猶篇章之餘爾今作者不能不出於三李有婦人焉將安適從矣尚木欣然而笑曰姑識之以俟後之論者

郭彥深詩稿序

在昔壬癸之間予有故人爲越州李聘往從之游遂于逆旅中識郭子彥深時予年二十餘頗負氣以言自病而勿能止也見彥深儼穆自得湛然出乎物表忻慕其人幾願執鞭愢一再見即散去後數年予事　今朝廷爲秋官曹郎旅長安中擇窮巷以居非急輒鍵戶高臥謝客一日春雪霽寒甚烈風鳴天上予方坯戶師蟄蟲外忽有投刺入謁者則彥深儼然造焉相見驚喜操南音而語道古竟日遂及于詩彥深曰詩也者殆昔七十子之所謂微言歟其文約其類廣見端于此而盡志于彼故斷章猶可取焉十五國作者賦居十三而比興

居十七有由然也若夫洋洋纚纚言其所言使人不再屬而得其志焉者文也非詩也今取是洋洋纚纚者裁以就五七言加之以韻而強名之曰詩嗚呼是果詩也耶拙者盜經以貌古黠者援史以證今皆以文爲詩之弊也均無取焉予心是其言而噤勿敢應少間請彥深近業得其北游草數十篇其大言和而栗其小言鏗以堅其壯者勿伉其深者勿弇其華者勿靡其逸者勿濫予未知今學士大夫其口彥深之詩將何如然如是庶幾不失古賢者微言之緒其亦勿負彥深之所稱也巳彥深以公車來京師報罷而去其臞澤巳異于往時然所謂靜穆自得湛然出乎物表者故在也若予者髮見二毛歲食百五十千而不効一職有老親而不得養往者之疾如故而苟偷自壽即雕蟲之業亦巳廢矣以見彥深能無感乎於其南也序其詩以送之盍喟然終日矣

許霞城先生六十壽序

蓋霞城先生之初拜諫官也南山朝隮薈蔚方興

君子幾曰其括囊乎先生曰非諫者實幾蓋語而不黙者自若夫道長則朋長道消則朋消先生之語而不黙也不以朋而消道也雨雪載塗松乎栢乎是未可以貌取也天下賢士大夫則固已内服矣聖人既作先生亦反初服時則革否以泰壬人惕而群謀亡幾何而其長遂秉國鈞九五王明彼以察行九五好儉彼以約見居身如謹而文深陰鷙之氣赫赫於中外當是時莫與抗者而先生確乎不拔顯與之異相持上下者六七年有言職者

不至莩靡而聖人威福亦不至旁落惟先生一人是賴于是天下賢士大夫思欲北面焉及先生爲秉國鈞者所擕拂衣里居不數年而値辛壬之際聖人蠲滌煩苛有所眷念黎獻望東始紱冕者嚮風而先生發言曰牖鑰未易終也椒艾不可以同植也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不足收也魏闕貴人聞之其嚴憚先生愈甚卒不能出之於家而其言即大驗於周歲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既明且哲先生之謂矣夫君子小人之斷在於神皇之季

熹皇委轡其患焚如今聖人反正則時與屈伸焉已耳神皇宫中垂衣莫適左右以公論與天下天下權也即天下昭也委轡之日勝負大別大別則亦天下昭也至屈伸與時則兩端形似者得舞其頰舌而罳朗狐蒼小人亦且窺勢以求逞咎匪自天司衆正者不得其人譬之有碩果而不薦行三軍而失其丈人安得勿左也誠得如先生者立乎本朝則伊皋在選而不仁者遠枉直之源淸矣語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昔淮南舉事而憚汲

公之節國家彈厭反側攸賴實臣屬者　泌紛盡亦縣制之不得其本也然則天荷厭亂令先生其誰用哉雖然此爲世討吾問君子德名爲幾夫德名者難成而易毁易行而難居如先生者所謂成焉居焉者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則先生之自處也

贈楊州備兵鄭潜菴序

大江以北控上游而掎西都者名郡五六名縣數十而揚州爲最重其地四達無山以爲關濱江海

而不足池舟車所屦皆逌誠都會哉是惟天下無
事苟有事揚州之爭先楚豫劇自漢以後皆然矣
我國家于重地設巡撫都御史在應天者守蘇州
距揚州千里而遙在鳳陽者守淮上職重漕則
揚州所持獨在監司往歲備兵使者闕天子難其
人下公卿議咸曰非潛菴鄭公不可天子是之公
受命以來月而民敬之歲而民愛之再週而民歌
舞之聞于四方四方之民思之流人之熾也和州
拔巢縣焚宿遷徙皖桐震而揚州之民不動曰有
我公在而賊果不敢望刊溝之水貂而挾詔書以
至者至恣横也畏禍之吏或思解綬逃去而我公
不動民亦曰有公在其使我塗炭乎巳瑠果稍自
戢民以無變吏以無奔以是故頌聲滿境無有老
幼共二三士紳思以言獻公而徵諸我郡余聞而
嘆曰若是乎微爾弗徵我亦將獻況于及也夫公
之德固不獨在揚也請以禦賊言之往者楚豫之
賊常苦饑矣聚而東趨彼其欲豈止于江北哉而
終不南渡者有說也夫越安慶背廬州躡池而下

采石則賊不敢欲絕滿日斷六合乘輕風而渡江
浦賊又不能非真不能也不敢也彼誠畏夫瓜儀
之間有人焉以重兵議其後也攻之則不可背之
又不可而長江以南高枕矣然則我土及宅旁郡
數千里之民得以全至今者公之功與大江等賴
其功敢不明薦于言乎若夫陰阻貂寺之心調和
吏卒罔敢疑貳則是美也爾土專之矣揚之士紳
曰如子之言固吾所欲聞之于公者也遂次其語
以上

林屋文稿卷之三 終

林屋文稿卷之四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龍　太羨　較字

福建辛卯科鄉試齒錄後序

余爲郎時嘗從大朝會一再望見　今天子顏色最後値出師　大駕親禡余從諸公綴行末于時控弦之士二三萬騎皆怒馬而馳俄而鹵簿清道天子攬玉驄衍蹀軨左顧而言載色載笑向之

怒馬而馳者皆頓轡以佚佚　諭畢始行已而侍臣宣　德音慈憫朝臣侍立久令歸舍無候　駕還時朝廷文武諸臣千餘人無不洒然改容誦仁聖者余退而竊自歎幸告同舍郎曰蒼生慶哉其年秋余出爲閩學使之官之日以閩服稍遠爲頌言其事於學官用勵來賓之士未幾拜　親政詔書今十閱月耳慮四海之大百官之富兆民之多有不日復見太平者乎昔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由今觀之是亦

平治之時已及閩舉闈事應試者皆選猶五千有奇視往歲幾倍得中式之士百有二十人以　親政之年之所錄也故其數廣龍躍而雲從鶴鳴于陰其子和之　聖人作而萬物覩諸子與時鳴躍進未可量何其幸哉夫豈無舉孝秀登造俊而不得宰百里擅一命者彼亦扼于時非才不逮也而諸子生甌粤無諸間以崛起之彥出遇　明盛之主大宗伯展藉以待將在日月之際覘扼於時者胥壤矣閩雖介六千里外裹糧遄行幸無後於時

是所謂有道則見者也雖然我嘗讀卷阿之詩其五章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六章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明乎士非馮翼孝德不能事圭璋聞望之主也其末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言王家車馬甚設將以致遠賢也　朝廷之所以待諸士者與成周盛時何異諸士可不務德以承矢詩于其齒錄之成也遂書簡末

福建武舉錄後序

歲辛卯賓興之典既竣直指王公迺言曰閩以文重南服茲固稱彬彬矣在今甲陽月載舉武闈夫閩地自入版圖以來再以武功定督師陳公撫軍張公有成績焉止戈之義在閩尤著矧奉　詔倍飭于昔有事茲典者肅心而進無曰不逮於是遴八郡良家子以及材官技擊之士分日而試之藩臬之長咸毖厥守徵與從諸大夫後獲任校閱幸底於成得士五十人宜申言簡末於是為之躊躇再顧作而前曰甚矣哉兵之難言也曩常勤習兵

家言取黑白棋布握奇之勢以次至吳氏兄弟戚俞諸公所編又旁及奇門太乙望氣卜日及天下郡國山水險易高下方兌所宜與夫前後左右步騎列械為說甚具以庶幾有當於世之所為用兵者及壯而走三齊問盜所由起往來大河南北見流賊與先明人戰攻處至　京師鬧國家入關破賊時如振稿狀次觀時之兵事與向之所勤習者豈有當哉豈有當哉夫然後知兵固未易言亦無庸言也今茲所舉者上以言求之士以言應之又將役以言申之不亦末乎故徵與所期於諸士者無他人策一騎出閩關入燕郡一到司馬門則三齊兩河之地無不經涉向者所聞亦得聞所見亦得見退而深思其故古今何以異宜攻守何以異勢寇所起所沒何以扼其吭而剔其胸在人自得之具文所言可置勿道也葢孫吳韓白遐哉尚矣其方固不可預設然歷觀古名將未有不捬循士卒者捬循既習故能知其老壯強弱及攻戰時當劇常易各得其所謝玄展履之間必當其任而郗

超以將略推之殆謂此與然則兵不在眾寡在用之何如耳徵與幸為文吏少年所習亟已棄去向者握奇諸編及他雜方書俱燔失久矣今思夫可與諸士言者而不得也為學使者例當以儒將勖士又念閩士所不足者非儒也為聊述其褱他日遴　國恩得歸守廬舍從田間鬧有為　朝廷破賊褰牙旗佩黃金印者得無閩辛卯所錄士乎則茲亦何難于有言

福建辛卯歲貢生齒錄序

今朝廷之遇士可謂厚矣自元年以來無歲不取士春秋兩榜以及太學明經之選苟有詔輙爲加恩八年辛卯以　親政詔下每學貢士二人前一人稱恩貢次一人稱歲貢蓋異數云不佞以闔學使者董其事爲論次八府一州之士以上諸天官得若干人既釋事於泮宮遂廷進而旅見焉則皆英壯魁特之士容容濟濟洵哉南州之彥也昔在庠序見諸明經得以序及者大率皤皤二十餘歲最捷者不下十五六歲及遭兵革亂離士亡失且

半則有食餼僅十餘年或四五六年皆次得矣及來閩中考諸生故籍所亡失者視吳且倍次爲明經者固當捷于往時而　朝廷恩澤又有加無已人少而選倍于是乎有年甫壯室儼然爲諸生祭酒適名銓曹者豈非諸士之幸而遡所由來殆可感也夫三代以後漢治爲最文而高景之朝頗絀儒術廣厲學官之功令行於元朔元狩之間蓋戞戞乎難之今　大清之隆虎賁之劍甫脫而橫經者被恩數數軼於西京矣關雎作而禮樂興騶虞歌而逵侯服士雖伏處草莽將誦德比天地而况于加恩與選者乎諸士思既往之難懷　當今之澤居平則齒德相遜服政則公忠相厲去囂爭而就德讓修明儒術以承　昌盛之雅化乃其所也無以年之英壯時之假易而自忽哉

周櫟園詩第八刻序

庚寅冬予從燕京歸過邢洺間驛驛壁多題字耶就讀之忽得七言近體五言近體各一章序大河南北風物及羇旅狀甚悉其言壯激楚越如鳴風

雨如奏金石謂不從人間來讀未竟驚起再讀爲掃去壁土坐臥其下竟夕視其署名稱大梁櫟園生予謂從行客是殆古人耶其日月不遠謂爲今人令人恐不辨此遂誌其名而去及入閩右方伯周元亮先生以詩草一帙示予則驛間所讀二詩具在蓋先生自號櫟園云予謂周先生子之稱櫟園生幾何年矣周先生曰無幾耳予笑曰我耳周元亮名者十五年求一見而不可得讀驛壁詩陰識所謂櫟園者將以其氏傳求之于人間乃今一

且見元亮且并見所爲櫟園生者何其幸耶是日遂相與結交約爲兄弟如古禮因遂得盡讀其先後巳刻未刻諸詩卷以成初志讀竟而嘆曰異哉乎於邢洛間道之矣此櫟園氏之詩而非今人之詩也夫今之爲詩者北地者北地濟南者濟南雲間者雲間即竟陵者亦竟陵夫旣以北地濟南雲間竟陵矣其爲詩者之人之詩卽安在哉卽安在哉若櫟園氏者其言志也謀於衷而達於象其言事也審於時而采於物其言境也恭於勢而表於

儀衷以達象故章時以采物故變勢以表儀故則于是乎節以調之聲以流之體以班之德以成之蔑勿當矣是固櫟園氏之詩而非今人之詩也夫古人之詩亦猶是而已矣我未見周公之歌豳召公之歌周一轍也我未見枚叔之東京陳王之黃初一轍也下此而爲李爲杜爲王維爲高適未有一者也獨於今日而爲一家者一之何哉有櫟園先生之詩其猶可以人其人而詩其詩也夫於其第八刻成敢告世之有事於詩者

周太公七十壽序

佟子周子鄭子范子李子郝子與徵輿同官於閩甚睦也始則修士相見之禮焉政事之暇過問家之長少有親者修登堂之禮焉雖在千里如几席焉君子以爲閩之爲寮猶古也周子攝延建兵使者事諸君子念之且曰周子家江南也謂徵輿江南人習于其兩尊人乎曰習知之太公太君方强飯安厥居乎曰安世謀章生中洛就祿于暨陽今蒐裘乎金陵而將老焉曰太公何行曰履儒也而

以節槩見其詳可聞乎曰嘗推萬金之産以予季擠簝衣裯弗耻也遊太學而壺漿勿繼也泊如也太君亦無幾微恨焉曰太公之學何爲曰名山太川之藏六經百氏之典罔勿綜也秉燭之明弗倦也爲大雅之傳者若干篇矣爲四始之章者若干什矣曰太公之齒孰班曰養於學矣其在鄉飲酒則四豆也其在養老則貳膳而有閣也月三十有六會而閏生焉三分其閏而縮其一是太君之齒於太公也曰覽揆也幾何辰曰旦牽牛昏七星日

月會於胃辰在天街歲在天駟此周氏之慶也于是佟子起曰是皆然矣國器之於元亮又姻也修辭而進觴願爲諸子先顧姻之辭則黨友之辭則頌調徵輿旣習於太公太君其永言之而加懿焉徵輿曰江河一源也子父一氣也若周太公之績學智也讓財仁也澤及於民惠也束錦加璧之勿尚而樂善言儉也義也夫周子之服官也喪亂之後大拯民瘼在吳而吳曰仁在閩而閩曰仁守邵而邵堅揖延而延莫高山深谷盜皆出降慈以文

廉而不矜春生之氣勝於秋肅豈無本哉太公太君之教也夫壽其天者爲乎曰非天也人也壽其人者爲乎曰天也非僅人也一天一人是有道焉是以古者教化之行也父誨其子兄誨其弟立身必以仁義從政必以廉節故尚書稱之曰無遺壽耇今也或少微矣枌榆之老雖於祟膴祟膴矣難于繼而之幽顯矣德則勿類則曾晳無沂風而韋賢以爵貴耶彼金玉在笥肥馬在廐陳於堂下堂上色喜而有識之士懼焉謂非所以承天休也今周子之節乘馬不具蕤肩不掩太公太君遠在三江之外歷蛤之味勿加於俎耕斯一飯載飯焉織斯載衣載裳焉若是者以德涖成其身後以教其子而子又以德義養其親自求多福天人勿違天且勿違而無涯之壽吾又烏乎測之諸君子與周子道相礪也徵輿不敏進純嘏之辭其敢越於古若夫應鋒車之召撞鐘而陳觴是固有也非所以爲太公太君祝也佟子及諸君子咸曰宋生之言信介而閩於江南

王敬哉先生詩集序

蓋徵輿結髮而游吳越壯而歷淮泗經齊魯崎嶇梁宋商周故都之間然後浮沉于燕京者幾三載所見天下之有名徵章稱能詩者亦巳多矣獨於敬哉王先生有不可及者三焉先生弱冠即工爲詩迄今將三十餘年起家宗陶孟以自然爲則巳而曰不知者將謂我從竟陵于是爲沉博絕麗之言巳又曰不知者將謂我從濟南于是規三百準漢魏日華日變人莫之測此其不可及一也作者

始未肯不訟沓及稱成家輒自夷逸即太白夜郎之日子美西川而後視前少縱縱不無少疎何況以下乃先生自盛有詩名攻苦操作三十年不怠至近日而篇益富亦益工此其不可及二也懸國門布通都其意將以流傳無窮豈易事哉今人率然而作作必殺青以供覆瓿者多矣先生槖數年之詩爲一集一語不合一字有瑕隨即剗去復偏贊儕友尙務繩削是以卷帙雖富絕無累篇多製之而嚴裁之其不可及者三也徵輿既以年家子

任校閲喜讀先生之詩爲作而嘆曰盛矣哉其大旨頎以好其微旨廉以深其遠旨昭以申其隱旨閎以約其邇旨約以典當事變之際流連反覆庶幾古者惻怛忠厚之旨焉嗟乎是豈不爲絕盛者乎天下之人徒見其盛而不知其不可及之實以求幾及難矣習一人一家之說無論當與否以寸爲丈以杯水爲滄渤齊則詈楚蠻楚復齊曰傖比比是也日月不若曾不自救亦何當於作者之列哉徵輿雲間人也習雲間言及走京師從諸君子長者遊則聞見頗拓以爲雲間之詩古文辭合諸古人於詩得十之八九於古文辭十僅得四五嘗思退而修明其業爲鄉里負矢先驅以求無負往者見知之士然而力不逮也時不與也夫心則敬哉先生之心也業則庶矣屬在閩海應先生之命序其詩集而有感焉時辛卯秋望用　天子將幸太學命先生爲大司成之月也

福建辛卯貢監生序齒錄序

天下郡縣衛學各論其士之秀者或二人或一人

上之太學太司成論之大宗伯復論之揚之于廷分等差而官之此先明洪武時制也其法最爲近古王制所謂升于司徒論于大樂正以告于王者是也科目日盛太學人材日衰其時之士如盧柟者爲之歔欷于堂下當途不以爲是而反放之習甚不察使鐘鼓更老之地貿貿然皆紈絝年少及賈人子以號闕學以稱首善此何說哉因革損益如有所待今　天子親政即俞都察臣請罷一切納貲者禮部乃奏令直省學臣選士上太學如

故事旣　報可余以閩學使董其役得若干人閩爲學六十有八今得士僅半以道里險阻去　京師七千里士不能行則有司勿强焉其入太學後登上品者在列京職得爲中書外吏得爲府李官及縣令與甲乙科相上下蓋亦優矣夫惟上之求士無所不盡于此設一途焉于彼設一途焉使爲士者無途不可以自見則庶幾才能畢出小大相勸以成治平此古先神聖帝王之意也諸士何幸而親見之且親承之夫　天子旣得古先聖皇之道則凡爲之臣者宜何所法諸士與有責焉其夙夜思報稱哉

振幾集序

滄濱先生有言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材不盡有旨哉有旨哉於吾郡見之矣㝡者文字之盛推婁東金沙我邵稍後起然天下稱雲間學輒洒然變色改容若有不可幾及者其故何耶諸君子中天材最雄者無如陳給諫臥子然余見其執筆湛思或至面發赤然後成篇豈作者自苦欲求成名於天下固未易言耶諸君子往矣碩果不食燕又偉南與尚木伯氏巍然如魯靈光伯氏有猶子曰楚鴻盛有才藻于是相與合英俊之彥復修故事取近日會業介而梓之名之曰振幾集中間作者或耆宿魁艾或豪邁特出或爲諸家子弟然皆互相推彝濟濟雍雍有從先之思無夌厲之習自此以往盛事可繼惟天所生於此間何無盡藏也給諫尚自苦今諸子日益肆力其敢少懈忽以從四方之後將見稱雲間者其洒然變色易容猶故也吁可喜也亦可感也

流楚集序

上游歲校事畢返於三山秋暑方盛自休于古榕之下忽接吾鄉親知書次第讀之如身在谷水茅城中固已稱快最後得一編則沈子景期所寄近作流楚集也所作皆南詞其文清新綿邈其氣幽京鬱蒼置之東嘉漢陂集中應不可復辨展閱至日晡榕陰漸黒晩風忽清爲微吟一二章廼思碧潭月色泛畫舸吹洞簫此中有沈生焉扶病强起

與波上下作還能作歌亦能歌當合意時舉一觴自思此樂與埋頭几案作乹蠻枯縣望者其所得孰多宋生將舍此而從彼矣

錢先生壽序

昔者孔子之述儒行也其言曰刼之以衆沮之以兵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竊以爲儒者需也由孔子之言是决也夫需所以俟决也終需是懦也然則胡廣張禹儒之需也嚴光徐

穉儒之决也吾郡有錢先生者好儒行然性剛直不隱人過有所論諍必其人斂容遜謝然後已遇顚者氣未甞少挫乙酉秋兵大起吾郡居邑者皆遠去先生奮曰江南十七縣盡鳥獸散耶吾且止會有議城守者家人危之環先生泣先生曰誼當與守者居若等勿動家人憚先生嚴無敢出未幾城下健卒縛先生去先生色不變與王兵者抗言不少懾王兵者異而釋之歸及門子弟被兵者六人先生泣不下第撫之曰若等獲所矣先生有子曰穀即吾友子壁氏也江南業制舉者無勿稱子壁氏至是與先生同免於難有司招之先生命曰與汝約不十年不可以出十年者天道之周也易象曰十年乃字反常也禮故國者如是而足也子壁不敢違至近日而始應有司之試云不孝既與子壁善而又以同里閈習先生久嘗舉先生之行以槩天下之士無足以當先生者而先生方且服芝蘭餌苓朮自休乎東江之上冬則鹿裘而負暄夏則坐喬木之下而釣清泠之淵雖陰陽移於上

人道遷於下亦若勿之知蓋先生于是進乎道益不可測已假使先生膺一命奮天衢庶幾哉爲國之爭臣詩所云舍命不渝者今竟以布衣老矣然而嚴光徐穉之徒所得與爲廣爲禹者孰多夫儒者之行非一端而已非先生何足以當之先生行年方七十作止若壯夫其特立之槩見于眉宇嗣此以往至于期頤猶一日也然則壽于遇者將以豈其年乎子壁其以與言奉一觴

七閩歲牘序

始辛卯冬迄壬辰冬竟福興延建汀邵六郡及福寧州歲校事時漳方用兵泉道尚茀自休于福州公署秋日明麗坂試牘更丹黄之約月許而畢擬合泉漳牘以授梓至冬抵泉甫竣事大故問至廹蹤遂奔時覓兒亡散百無一知及家卒哭而疾作寢疾幾八十餘日方起起理書簏則所選六郡一州歲牘其半尚在而泉牘亦有存者姑合而數之得百二十餘首廻思日排几席與諸生楚楚相對僅瞬一歲耳已恍惚如數十年間事矣奔行取間

道所經之地支提太姥青田綉雲之山白鶴木介之嶺懸崖深谷非人所行上如登天下如入井山嶺既亂不可出又閩以沱江支海陸間虎呤水見蛟舞從者長號於空谷之中身瀕死者數矣所攜書籍什失六七而諸生之牘即亡去幾半其儼然具存者得非才士精思所寄有物焉持之令流傳於時耶不忍復釋爲梓之吳門時　順治癸巳孟秋七夕前二日

南帆雜詠序

沈子之以編修假歸也手一卷詩謁余曰我自燕而奔而淮而吳水行二百餘日所經三千餘里我目之所及山之高水之深雲物之變城郭人民之興廢聚散輶軒之往來與夫水旱兵革之交接乎我前者日夜不息我有感于中而時爲之躍然起時爲之惕然懼或喜或愕或嘆或歌我不自知其然而若有不能已於言者一寓之于詩子爲我論之余讀而歎曰思深哉淵乎其緒也灼乎其有輝也鏗乎其有聲也出其意而與境之曠然者接超

乎其自得而無炫色是以不之乎放也出其意而與時之拂然者會一唱三嘆而不爲疾呼痛哭是以不溺乎怨也是其爲詩也蓋專乎詩者之詩也夫人爲諸生怵于制舉業而以詩爲旁治及之也則不專貴矣脫有司之制矣而吏事束之簿書期會奪之其於詩也特貌之耳尤不專今沈子年甚富守官翰苑無他嗜好才高而氣靜不爲玩好所靡不爲酒食所困獨以其湛深之思肆力于風雅宜其富有而日新光輝而克大也蓋沈子之於詩

尚之矣吾鄉自徐文貞以廷對第三人至元輔迄先朝三百年無兩至今　朝廷而沈子以壬辰第三人繼之鄉縉紳先生以及兒童婦女莫不誇美其事以沈子方文貞也余嘗讀文貞詩有典有則不後于作者而不以詩著蓋不專故也今沈子專之其以偏師勝也捷矣然則沈子所以慰鄉人之望者其他可知矣

既庭詩稿序

不孝徵與盡讀既庭之詩乃作而稱曰此漢魏初盛唐之詩也此既庭氏之詩也夫貌漢魏初盛唐而失乎其已與尚已而無當於古之作者皆非詩也今既庭自言其情而犁然有當於人心不為象合而作者之法備此詩人之成也可尚也既庭曰夫詩何以必漢魏初盛唐也豈無宋歟余曰詩貴雅而宋喭詩貴達而宋膚詩有時而廣而宋則蕪詩有時而儉而宋則陋詩有時而怨而宋則懟詩有時而文而宋則繢君子之於詩非賤宋也賤其與詩反也既庭曰然則詩以代降歟余曰有是言

也而不盡然也我嘗讀宋人之文矣子京大年麗之而永叔子瞻作而大之介甫子固翼之其言昌其氣邁其法備說者以為長於議論而短於序事能繁而未能簡是誠有之然而儷諸君子於韓柳則兄弟也而諸君子於賈董則箕裘也何可以代降也然則不讀唐以後詩可也不讀唐以後文未可也既庭曰今有人焉孜孜矻矻日取宋人之詩而效其事將以為天下先豈其性歟抑其髦歟余曰是其人也必嘗學於宋人之文而以為其他非宋不可故尊其文以及詩也夫宋人之為詩也未嘗詩也特取已文而韻之不必思亦不及思不能擇亦不及擇故其道甚易學於其文者亦取已之文而韻之以為詩可以不思可以不擇其道亦甚易為宋詩之說者如是久已非髦也既庭曰詩止於法漢魏初盛唐而已乎其術可以進乎余曰我向者稱子之詩盡之矣夫詩之有四五七言古風近體及夫體之為漢魏為初盛唐猶夫人之有百骸七竅上冠下裳也具官骸服衣裳然後稱人而

舉而運之則有眞君存焉古法漢魏長篇近體法初盛唐然後稱詩而舉而運之則其人之性情自在也子既得之矣業已日新而富有矣而我又烏乎進其說無已則有卜先生之序在其言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生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更無已而魯論之言曰不淫不傷與夫興觀群怨邇遠之際其皆吾徒之所朝夕誦者也是又可進乎爲漢魏爲初盛唐者也既庭曰善并其語于篇端

徐文在詩稿序

徐子文在卜居西余峯之陽無他嗜好惟作詩以自娛其詩甚富他日予過從山中得而盡讀之出告其客曰甚矣徐子之深於詩也詩蓋有本有末立誠者其本也修辭者其末也立之以誠故溫而旨旨而不窮情而文文而不離根於禮義而節以風雅然後上可以應聖賢之徽言而下可以當乎人心如以辭而已矣則句節字比而已矣其象非不壯也壯而不堅者有矣其材非不麗也麗而不屬者有矣可以鳴一時而不足以垂後世此崇末之弊也今徐子知本之當務而亦不廢其末故從容以出之而發必應機渾漠以基之而物足章釆自然以得之而工極事變其功深其垂必遠矣客曰子何以徵之予曰徵之古六季之綺至康樂而極矣而與康樂並稱者陶彭澤也顏光祿勿如也盛唐之雄至李杜而極矣而與李杜並驅者王右丞也高岑勿如也大曆以後變極于錢劉而韋左司以五言特出其上長吉義山而下盡勿敵也夫

是諸君子者皆本末具者也而得其本者常勝甚矣立誠之不可已也客于是欣然而笑曰子之言信徐子蕭然閒居終日掃地宴坐焚香布席几無纖塵與右丞左司無異而其居連山趾嘉木美竹番陰森然流泉經戶不絕方其引滿自暢歌所爲詩其去五柳先生亦不遠矣徐子曰居去城市遠無所爲遂爲詩其掃掃宴坐亦坐是非意期於古人也予曰夫惟不以意得者亦不以意失徐子之言又類有道者故因論其詩而并記之

田[illegible]淵詩稿序

國之將興必有敦龎淳厚之氣暢乎人心于是發爲文章其象豐斐博大所以應其休徵而協其嘉則自然之符不可强也稽諸往昔若周之二南漢之西京唐之貞元宋之隆淳明之洪永其時能言之士不爲纖靡浮誕之詞而氣象壯碩茁然魁然如山川出雲如日朝暾如月生魄如桐萋萋諸公不以意得而沛然日新觀者亦望而知之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殆謂此也　聖朝開國右文十

餘年間景運昌熾我吳之以詩鳴者無慮數十家而同邢田子[illegible]淵出而雄長其間奪席拔幟同人爭推之余讀其詩鴻雅駿茂爽徤比密淵乎其深思灝乎其周覩中乎黃呂而調乎瑟琴則雍雍乎清廟明堂之聲也宋子曰盛矣哉是其　清之初風乎往者天下皆言詩矣譏小己之得失主文譎諫其能者上倣乎屈宋下規乎少陵以爲十五國正變之遺然而其音哀其旨思卜氏之說無幾而驗今天下學士大夫無石師之令無泮宮之移不諜而同所著之文大都與昌明之運相應如田子者可謂臻乎至盛之域矣而猶然而深思日蕃日變左宜右有務期當乎古之作者而後已此眞當代之威祥於以開無疆之雅化洵已田子多節槩慕虞相國魯先生之爲人友人顧君偉南以文學高第遊於國雍坐病不率期有司劾其籍偉南困西燕市田子聞之单騎走淮上身自請學使者言顧生實病狀使者哀之得給書耑請夫袁絲有言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則以存亡爲辭今友

不過病困而田子齎糧往反千里不顧家人云何此其誼於古人何如哉予因顧君而得交於田子知其事慕其義爲序其詩并念顧君也

送君祗蔣公提督操江軍務巡撫安慶序

國家分樹屏藩自名都巖郡以及百雉之邑文治武衛秩然咸序其形勝所在則　命大臣鎮撫之視時勢爲重輕焉荊楊之區古稱澤國岷江自大別而東與漢合流洞庭彭蠡之水皆注之海波潮汐又西達于潯陽故江海之勢相灌輸吳人所謂

天險也若九江之北皖城峙焉三面距水控蘄黃
引甌粤左扼金陵北走中原吳楚之交爲大都會
其俗素稱輕剽易動巨浸大澤實多萑蒲之藪濵
海諸島風帆飄忽或誘于奸利則煩我戎索矣明
時特設戍守隸于軍府嘉靖中倭寇訌海上始命
南臺之長領操江事及崇禎之季群盜掠淮南又
開府于皖　朝廷混一版宇仍皖撫之舊益以四
大郡而操江並屬之無事則鎭皖城課吏治蒐軍
實輯寧其民有事則駐石頭總機務專征援折衝

千里之外任綦重矣十三年冬昌國告捷馬戸龍
民降若踵至含生戴髮樂有寧居　天子思所以
永綏之乃晉司農蔣公中樞兼都御史以往余久
忝班行與公習而知公深私心喜曰　天子嘉惠
南國也至矣以公之廉靖而威也是以有斯畀也
夫江南之民繁賦力役無不竭之家矣宜歛諸郡
田稅虢簡猶倍于他省之劇郡幸餘什一于民以
卒歲月者獨冀良守牧耳郡縣之潔清則監司先
之監司之潔清則督撫倡之公風采行誼在廷群

工莫不敬式以勵百城孰不勉焉頻歲兵興林木
池魚民心瘡痍幸而鯨鯢既剪革面歸命者咸宜
嘉與維新則農桑衣食仁育義正寧一其民志在
此時也曹相國有言愼毋擾獄市靖之謂也公之
在朝也精純敏達而無擾于事其出撫吾民也又
將以仁恕行之威重守之公之懋德行且與江水
俱永矣昔成周之盛太保巡行則甘棠蔽芾美于
風詩其後出車采芑皆王朝之卿士至于郇伯陰
雨猶見文武之澤焉今公之職固二伯也異日者

告成功于　天子余雖不敏請承于歌頌之班公
旣祖道出餞都亭卿大夫皆在焉相慶若余言也
遂書以進於公

林屋文稿卷之四終

林屋文稿卷之五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李舒章集序

有生之倫但得衣然粗足四體無所患苦蓀其天和以閱年歲是亦足矣而豪傑魁岸之士不然或思斬將褰旗攘臂而談兵史所傳如馬伏波者至求馬革裹尸而後已然猶曰佩大將軍印戰必勝攻必取爲丈夫當如是耳至於雕蟲之技楊子雲所謂壯夫不爲者而好文之士濡毫靡墨伏而湛思甚至不問寒暑不知生計有無幸得成一家言冀求其傳以示後世不知誰何之人此何爲者也予少從李舒章遊與同硯席者十有餘年見其自旦至暮或作文或誦書無頃刻之暇哀其疲苦常勸其早休舒章曰我非此不樂但恨日不足耳偶一日晚起則必曰我於枕上得幾律矣或曰我得幾絕句矣其勤如此是以年僅四十有一而合計

所作與空同滄溟相埒嗟乎後之人苟有篤好古文與詩如舒章者則其爲集也必傳然徒見其篇章之富文筆之美而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非親見之者不能知也論語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凡我之所謂勤且苦者豈舒章之所謂樂者耶夫心猶火也火得其所麗則燃心得其所寄則樂曾閔以德行爲樂游夏以文學爲樂此豈有所爲而爲之推類而言則市南宜僚之丸不因兩家之難而北平太守之善射其意未必在封侯也

魏石生先生詩稿序

國風二雅三頌於義一也皆讀文王大明與清廟我將諸篇成周盛時君臣燕享郊廟祭祀堂上堂下之樂章大都出于元公臯皇煒煒在金石間矣而及其賦東山也伊威蠨蛸苦瓜栗薪之細皆足以供其貌寫至于卒章而閨閫之情亦具見焉何其合於比物連類如里巷之自言其情者然也則甚矣元公之才之兼也後之作者修辭立誠美善富有莫如唐杜之美而何仲默以爲致兼雅頌而

風人之義或闕然乎否耶王孫之篇比於黍離麗人之作警於溱洧其製殊其義均也其他推之皆是也則子美之才兼也蓋庶幾焉丙申仲夏徵輿在京邸栢鄉魏石生先生授余近詩一編予讀而歎曰先生於三百篇之義其兼之者乎自數年以來　朝廷之大政大典與夫端人碩士之進退隱顯靡所不紀旣以揄其光華而誌其明盛矣而憂時憫世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言藹如其風穆如孔碩肆好而忠厚惻怛眞雅頌之德音也至

於志山水之清研動植之態能言之士累辭而不得者先生以一兩言當之而高深蕃變之象燦然以章雖江漢雎麟諸篇又何以尚之于是以之繼杜氏而追四始厥惟先生功歟婁東吳先生曰今天下之操觚抗聲韻者無慮數千百家以舉其辭則有之矣以言乎徵言之緒則未講也得魏先生一編使學者循循見本末焉庶七十子之業可復興乎徵輿曰信請諸先生而布之國門

李退菴詩集序

丙申夏李子退菴謂余曰我與若退食之暇迫下舂矣其餘光之在几席者爲所用之余未有以應也徵諸李子李子曰我與若數年來所作之詩未有次也盍手編之第其卷帙以無忘歲時之勤可乎余以爲然迄冬而兩人之詩俱告成帙交相質也且謀付梓人又交相序也於是徵輿遂序李子詩曰江湖之下其言多質質則宜昭之以文魏闕之下其言多文文則宜返之以質夫江湖之下所見者草木所對者蟲鳥序其風雨愼其土膏唱其

野人勞其紅女質朴之而已足矣然而草木有芳華蟲鳥有鳴躍風雨有燥濕土膏有墳衍野人有良耜紅女有懿筐又何其斐然也夫魏闕之下所明者禮樂所富者百官于是乎藻火以相見琴瑟以相語牢醴以相食歌詠以相送出乎禬袺而達乎旌夏以爲文也然而合之以鬼神紀之以功業視之以清明聽之以和樂聚之以學問離之以王事有末有本有顯有微然後文猶質也謂之彬彬嗟乎我不敢謂江湖之下無所謂斐然者而不能

不以彬彬者望我學士大夫今獲我李子而後喜可知也夫李子之詩大言中金石小言中絲竹奏之明堂閟宮旋相生而旋相應鏘鏘喤喤在韶夏間矣然而精微根乎德産事本係乎人倫求乎上之所以化下之所以風如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槩無不有焉夫然故有文有質可以爲學士大夫之詩也彼江湖之人多餘日而覬闕之人無餘日如是則彼將日勝乎請無以日競而以心競則亦在乎勉之而已在記有之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然則詩也者學士大夫之職也夫李子者期不失其職者也執鞭而從其後可也

送米紫來赴冀州省親序

北直士子與順天賓興者六千餘人而得雋者僅百二十幾人蓋進取未有若是之難者也由是而復雋於禮部則遂爲縉紳先生以至爲名公卿蓋進取未有若是之榮者也其得之也難且榮是以榜下之日自達官貴人以至兒童婦女販夫走卒無不傳呼其姓名或喜而忭或感而歎以致其欣慕者無不至焉當是時雖位至三公富有萬億者未見其有以易之也今年秋吾友米吉士之季君紫來中順天式所謂百二十幾人之一也其才高其年少其學深是進而登翰苑致公輔如握券也以友石先生爲之祖吉士爲之父而又有敬哉王先生爲之舅其家世光顯以文學德行引而勿替則又未有先之者也乃紫來就而見余其色淵然以深其思淡然以遠無幾微露於顏面叩其將何事則曰且歸省吾父於冀州蓋吉士時爲冀州廣文云予退而歎曰米季君賢矣哉今夫士有才如管樂智如良平勇如賁育廉如夷鮑亦足以豪矣然而投之於榮寵烜赫之地其中或不能無動一有所動而欲持之以學矯之以行以求當乎孟氏之所謂大丈夫者蓋難言之若季君者以英華之年得起家之正而覩其色以知其心問其言以知

其德泊乎無所動於中而惟孝養之是篤是其所
進固將軼三代以後之儒者而胡僅文章爵祿之
足以焜耀乎吉士老矣其身之所不能得者季子
得之夫人之情於子之得失有甚於身之得失者
今吉士其亦且無動於中否耶進予說以問之吉
士其何以報予其且爲予舉一觴

謝爾玄詠史詩序

古者詠史之作其源本於小雅或述哲王之惠風
或序季世之煩德要使往事昭明當今可槩著辭

深切熾懸自存是以不必有斷議之迹而吟歎之
餘觀感自倍上冀時王之祭下希流俗之反乃其
大都也自晋左太冲氏爲卓犖之篇多慷慨大言
而尚友前人標其向往名爲詠史實則言志厥體
爲之一變然其辭深其尚遠質而不俚矜而不戾
繙誦陳編激昂自喜亦風人之致焉近侯官謝爾
玄爲詠史詩多至百五十篇自周餘以迄五季比
事陳辭靡所不備時摭實以規古製間宣懷以擬
太冲罔無不漉灑洋洋中繩應矩而又能傳寫新
意放其材華以傾駭當世之耳目斐然成章卓乎
其不可及已予因是而知才之無窮與學之不可
已也夫詠史者詩之一端耳向以爲左氏之變極
矣今讀爾玄之詩則意象萬變日新富有之氣蒸
蒸蔚蔚浩乎其不可遏然則詩豈一端而已此未
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爾玄欲從予於淞水有上
下千百年之志意予久操翰墨如將問途于已經
者然予已羸老何所復知爾玄果能鼓枻而下姑
蘇則婁東有吳梅村先生者在爲今天下之工爲

文者也予攜爾玄而問焉其必更有爲爾玄進者
昔之詠史者不能無待於玄晏爾玄之業且在三
都矣

雪嶠禪師語錄序

言者期於使人得其意者也文言之以爲晦我意
於是質言之質至於語錄殫矣乃今之爲語錄者
愈質而愈晦何歟雪嶠禪師出於明季既證大法
然後以其意語人其言斐然成章光采彪炳而易
簡峭直聞者疑釋他人質而晦師乃文而明易曰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以文治質其
變通歟以明救晦其鼓舞歟立言若此洵可錄矣
師之終也作偈一章喫茗結跏而逝於徑山日有
虎夜至食其畦菜師策杖驅之虎弃去此皆非其
法之所貴也然亦可異焉予年二十餘從師於浙
西嘗執弟子禮後至予家適友人陳臥子先生至
謂予曰我夢憨闍至人無夢洵乎師聞之笑曰孔
子非至人耶陳曰然師曰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豈乞夢者耶陳爲之愕然出語予曰非所及

也予因此事之蘄靈師長七尺餘頳顴頰仰鼻中
斷髮鬑鬑微鬚聲音如鐘望而知爲異人少時喜
攦地作獅子吼聲震林谷飛走皆伏匿迸散暮年
特別號青獅翁歲庚子距其歿十有四年矣其法
孫頊本以語錄序爲請予不敢辭并及其所聞見
者如此

蔣虎臣詩集序

我友蔣子虎臣異人也年弱冠以甲科　廷對爲
進士第三人甫三十餘官已至侍從遇艱遂謝病
廬山中且兩三年尚未出也其夙慧敦敏以幾進
退大約似李長源今方鵲舉豹變未可悉數其節
而其爲異人也則已著矣惟人之異其爲詩也亦
異時而瑛瑤以爲物組紃以爲采挈乎禮樂詩書
以爲冠珮調乎仁讓勇藝以爲步伐則其言精而
好閎而肆中乎桑林而諧乎韶夏此其揖讓駿奔
之所作也時而雲霞以爲糇薗蕙以爲服山林皐
壤以爲方域遊朋釣採以爲經營則其言恬以清
幽以峻韻合乎流泉而籟比乎噫氣此其巖居川

觀之所爲也夫是二者在昔能言之士所不兼也
而蔣子宜左而有右折矩而旋規浩然素然四顧
滿志使朝廟之士推其華江海之徒讓其潔吁亦
異矣哉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凡生而有異者
蓋山川之神奇寓焉蔣子生於華陽之下地肺之
上此仙人列真之所館也甫申之降協於古矣或
曰危而不潛泰而不見於道皆悖今天下將治而
蔣子猶自逸逵道之士將起而議之夫甫申者不
曰保茲天子乎則蔣子且不以江海爲異而將以

朝廟爲異者也其業在卷阿之卒章也夫

江南雜詩自序

不佞以萬曆丁巳生生十有三年而遊於姑蘇暨陽十八而遊金陵嗣後舟東涉歷江之表裏皆得至焉其所聞見山川物産士女風俗天下莫及也甲申之變弘光依其舊京踐阼不過期月而四鎮鹵莽戍將滅裂飛鏑鳴於維揚野火焚乎北固江介固已騷然矣　本朝大軍南渡群帥厥角稽首兵不黏刃乃一二頑民逋逃山澤間雖不久伏義

而無賴少年以群盜起者所在多有用是鉤索搜捕十餘年不絕文閩越川兵轉輸驅掠不遑他恤加以吏道多雜猛者如虎黠者如鬼接踵一跡民胥化焉於是逋賦盈數十萬而流亡溝壑之患見矣以不佞之年計之巳庚在朝辛壬在岡癸甲在松乙丙丁復在朝戊旅於吳再爲巳庚而復在松雖出處不齊迴聞見于江南者日非其故亦可傷也意者其君子矜名而好逸不獲於友朋其小人輕財而狎貴不親其上馴致於衰固有以取之歟今　天子下詔書悉蠲十六年以前逋賦不問司馬之急不廢司農之督而惟民是變出我南人之命於蠓蠛烏鵲之口自今以始降福無疆豈年穰穰以剝之上爲後之初殆可必也夫懷其舊俗都人士之所以賦也美其勞來安集鴻鴈之所以比也幸以病免猶得食其藜藿居其蒿萊於此勿言幾於隱矣所作江南雜詩擬之得二十章庶乎小雅二篇之義而音節淺近致無足取所勿削者幾其君子見之以敦其實以服其勞以獲於友朋小

人見之以阜其財以讓其貴以親其長上吏我南者見之易虎而麟變兕而神以答我　天子之意我南遂將富於其猶不佞雖蒙不文之刻奚患焉

王農山五十壽序

古之於壽未嘗不祝也不蘄當乎月而蘄當乎德故祝者不爲諛而愛者不可辭無論華封人詩書所載其言班如也今之祝者蘄當乎日而已是以予不忍爲雖有請者不敢疾應也庚子秋九月農山王子五十矛不佞請而願爲之辭客周生曰先

生豈有說乎子曰行年五十而得事親希矣得事二親更希矣出而膴仕舉朝稱爲良臣希矣得膴仕爲良臣捐而勿有曰吾願歸爲吾親子　天子許之益希矣竿牘不與苞苴不入康其邑而以菽水養其親安之希矣家之人曰良子國之人曰名大夫食淡之徒與之骨鯁之士信之抑又希矣是王子者集是數希有以勸於邦以則於鄉以稱於後賢皆可以勿愧有臺之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謂是人也夫謂是家也

夫於斯而勿祝無之而祝矣周生曰善是古者之祝也子曰未也不佞少而好九方歅之術其習于王子也審王子身削如鶴黑面長爪眉垂四五彩息深而發於踵其太公面若赤玉聲若特鐘曰可行數十里無倦飲酒至一石不亂其父子風骨如是法皆當得上壽言未訖周生躍曰甚善是今者之祝也可兼書而進之乎子曰可哉輿也弱即毋更十年而進一祝亦不能更辭而他日者恐耄而不能歌衛武之抑王子其亦必有以振我也

家乘後序

自沂而南以宋氏顯者由殿直公至華亭爲始祖實仲傑公殿直公仕于宋當徽宗時仲傑公當理度之間自殿直公至仲傑公爲世七自仲傑公至今之見於世系者爲世十六合之得世二十有三自殿直公至仲傑公歷年二百有奇自仲傑公至於今歷年四百有奇合之約得年六百有奇而遙始作譜者爲白沙府君於仲傑公爲八世孫諱曰詡其時爲明弘治甲子正月再作譜者爲婁城府

君於仲傑公爲十一世孫諱曰堯咨其時爲嘉靖之癸丑二修譜而梓之者爲涵菴府君與婁城府君同世諱曰堯武其時爲萬曆乙亥十一月今茲四修譜而重梓之者爲徵璧爲徵輿校者爲商孫爲存策於仲傑公俱爲十三世孫始於順治戊子成於庚子之十一月時徵璧官　京師徵輿謹備書其詳以告後昆

醫術序

天下以輕重委之於術而術非爲輕重者也加之

以權而使物自準焉爲累黍者以至爲鈞石者物自以其輕重見之於衡而衡未始移也是以能任天下之輕重而不辭沈君明生曰我之言醫亦若是而已病者以實見而後與之言苦病者以虛見而後與之言甘今之醫者好甘則欲廢病之實好苦則欲廢病之虛是醫自爲虛實非病之虛實也彼有持衡者好輕則欲廢鈞石好重則欲廢累黍人必笑之雖然輕重而不審則持衡者退物固在也虛實而不審醫雖欲退寧復有人乎嗚呼物不

能自言其輕重五臟六腑不能自言其虛實則是持衡者爲醫者終不可退也此我之醫衡所以作也予曰衡者平也今夫藥之柔且淡者持甘苦之平者也一以爲治實一以爲治虛苟術之未審而姑以是嘗試焉幸而病已則吾爲名高不幸而日甚則吾無所任其咎彼甘苦者或偏矣若此所謂平也耶其即君之所謂衡也耶于是沈君作色曰是非我之所謂平也夫平施者必先稱物物之不稱而名爲平其不平也彌甚藥不稱病則所謂柔且澹者其殺人也亦斂矣我所謂平者以病爲物以藥爲權而我無所與於其間故取之乎衡也予曰深矣沈君之言衡也秉國鈞者所宜信也且沈君者國醫也其書固可以醫國矣沈君之師曰陸君履坦陸君與先大夫遊先大夫數稱其術曰類有道者今沈君之術大行于世卓然著述成一家言而不忘其師每篇必舉陸君子輿氏曰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予于陸君尤信因以知先大夫之言爲不誣也爲序之卷端

花信詩序

草木之有花也無與於人而人頗有好焉其將作也刻時日以望之其既盛也招賓朋置酒食以樂之其過時而落也則又爲之期曰明歲日至旦復觀焉花既歲不爽其約而人歲以其約赴之於是春時號曰花信而能言之士爲之詠歌遂有花信詩葉子鳳雛家於玉峯之陽奉養其尊人白泉先生無物不備而草木之英爲最富三春花事甲於吾吳乃作花信詩二章清新俊逸兼鮑庾之美從

而和之者無慮數十家競華爭妍燦若雲錦讀之者如登春臺而聞香國盈吾目者無非芳草矣昔靈均先生自言曰吾滋蘭九畹樹蕙百畝然而上官子蘭之徒視猶蓬艾也今生於葉氏之圃者期之而有信信之而有詩花未嘗祈請於主人而主人之優禮于花也亦至矣然究而思之爲草木者何所與于其間哉使靈均先生復生聞余言也必且自暢于蘭蕙之前而離騷可無作矣鳳雛曰志子言以質明歲之來遊者

官收官兌條議序

昔吾郡有大役四曰布解曰北運曰收兌曰收銀先明之季民以此破家者比比矣　本朝定鼎議設經費大役中如布解北運收銀供官董其事民但納費而已此如天之福惠我江南之民甚厚然收兌一役尚存五六年來凋弊日甚兌役一名費白金至千有餘兩民不堪命於是臺省交章建官收官兌之議得　俞旨允行而有司視爲具文或反滋弊民困益甚十六年春直指馬公蒞松諸生曹君家駒莊君徵騏等合詞以進曰兌軍贈耗雖有定例而一應倉場雜費必經議明　題定悉輸於官而民不與焉乃可馬公覽之色喜署紙尾曰實獲我心亟檄府集父老議諸父老於是條上雜費數目甚悉郡守祖侯暨華令張侯恐其未當也與諸父老反復問難幾兩月而後議定上之馬公公立爲請於　上復得　俞旨民喜曰官收官兌今眞得行矣祖侯曰未也所議中如鋪墊挑載搧揚等項固不可少矣其有應給兌官者以官雖部

選而其所用人力日費無正項關支不得不出于此吾慮旁觀者不察或謂其有所疏除也而議之而旗弁得以借口矣其以原議付之梓人布在通國使雜費項欵人人共知庶可以示遠近垂永久徵輿曰甚矣祖侯慮民之周也欵項旣明不但使旁觀者無所議旗弁無所得而藉口也彼兌官者計其所應得自餼廩以及膏燭塵積沙斂無纖毫之不備其將持何說以濫取於民乎今第無奪其所應得斯可以禁其濫取矣然則是刻也成官與

民胥賴之而向之所謂大役者今已畢罷爲害而
序之

唐詩選序

明詩選既成臥子謂徵輿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惟高氏品彙與李于鱗先生唐詩選最著然高氏博而未精李氏精矣而多所簡畧我與若褎而論之成一編以質當世之好言唐詩者亦高李兩先生所許也於是共取唐詩紀先次初盛人詩卷帙既定乃悉取中晚名人之有命集者及諸名選之

所載者復次爲數卷益草創爲徵輿而論定屬臥子爲時得八九月書可繕寫臥子日僕舒章歸同作評語乃爲成書已而舒章竟不至同社諸子謂徵輿曰是編也臥子與若間有所標識亦足以發作者之意盍梓之以質當世之好言唐詩者安知其無當也梓成敷其卷得二十有六云蓋先賢之論唐詩者詳矣而今之學者惟稱其近體絕句與以爲唐人所長在七言古詩初唐四子固爲絕調而李杜兩公縱橫變化各極其才之所至如龍之御雲如良馬之走阪殆有天授非人力所及也于鱗先生曰唐無五言古詩然孟襄陽之高澹王右丞之精雅李之雄放杜之深奇高常侍之峭直韋蘇州柳柳州之閒遠胡可廢也中晚作者固不及初盛然其叙亂離狀淵别凄悴婉篤令人欷歔流涕要亦情之至也至於五七言絕句固可與初盛人並列也學者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深探古人立言之所自是以其論詩也恒易今無暇畢中晚即初盛人如王翰王之渙者其人皆名滿四裔所與

之詩嘗被之絃管爲朝野所論説而今之見於唐詩中者或三四篇或僅一二篇然則人之欲以詩自見者益難矣哉呼是亦可感也已

巳秋稿自序

予自丁亥正月入都至四月得假歸 京師者百許日始沉於舉子業後僕僕車馬間無時優閒以遂吟咏時海寧陳學士彥升益都趙大行韞退桐城姚庶常若侯萊陽宗兄玉叔皆擅風雅以能言鳴有所唱屬予和之予以無專思謝焉四子顧而

嗟曰李生（謂舒章也）喜言而南去宋生在北而不言此間不當有文章耶予默愧其意自潞河登舟遂日作一二篇將以答四子者之望也積四十餘日舟次寶應知我郡有變禍及善人矣嗚呼昔者蒙莊卷舌於惠亡伯牙絕音於鍾殁今予未敢云終身不詩然亦復何用於此即日投棄紙筆遂爾輟業漫數前作得五十餘篇所謂感時物眺山川酬賢哲者十不具一特存其槩耳時將秋矣題曰巳秋取郭景純游仙詩中語也時李子又從陸而北與

予左遂錄一編寄之嗚呼李子流離患難多病而善懮恒恐其無金石之固且予北而李南予南則李北欲如十年前晝夜綢繆豈可得哉夫惟麋鹿可以群遊然而羆虎甘之庖廚議之彼麋鹿其歡乎予聞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四海之外更有四海嘗見西洋泰西學者其去吾國不過三四萬里巳不知有唐虞矣以至聖之聞不越於是而況下此者乎立德且然而況爲此箋箋言乎從此焚筆滌硯挾美酒一尊從伯倫之後可也且予一不知夫羲皇以後名垂金石與彼之草木同腐者竟有辨乎否也

林屋文稿卷之五 終

林屋文稿卷之六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麄　太羨　較字

重修松江府志序

今皇帝紹膺寶歷承　世祖右文之盛蒐輯典憲肅皇顯爍覃敷中外時襄平郭侯來守我郡政成朞月維紀綱維釐理小大中程民告和會乃遊泮宮肅學傳周君而問曰郡國之有志猶朝廷之有史也松之成邑自漢以來迄於今日爲名地久矣宜必有志志今安在學博門闕之此鄉士大夫郡志之輯逾三紀矣鋟之于木亦已燬矣維　昭代之章程與夫二十年來之故實不可無成書盍若有待焉侯曰是當議纂修議稍稍聞于是鄉大夫之蒞守官服者施子硯山許子鶴沙沈子繹堂王子即周周子宿來袁子若遺家伯氏尚木咸致書于侯以其事請侯乃進在籍諸君子而詢謀焉適宋子尚庵以使事歸在坐與王子農山顧子見山

共告徵輿曰志猶史也史材不易若何徵輿曰食不必珍錯亦行五穀乘不必駃騠亦有四驪求遷固而後史則紀事無書矣今郡之賢獻具在若張子蓼匪陸子蘭垓包子宜壑楊子扶曦張子忍齋朱子天襄葉子炳霞暨文學謝生題月錢生武子陳生惠文林生平子皆淵博嶲雅之儒也夫開局分纂國史且然而況郡志以諸君子之材同心黽勉日可集事若以俟異時則異時猶是也庸可冀乎且修前志者爲顧文僖義例詳體裁正矣後志爲陳徵君蒐采博事類廣矣若啓禎而後薦紳聞見未至異同　一王之制則官司守焉述者之功猶今日所幾也三君子以爲然贊之于侯侯曰善爰擇公署延諸子遴日分撰謂東南澤國川原經緯設險畫守紀戒攸始農山見山平子繪圖作經冠之卷首肇邑以來開隸吳越番象有常疆理則異焉菴題月叙沿革第一分野第二疆域第三形勝鄉保附焉名都可望襟帶是資高下有紀惠文集其事徵輿論而次之叙山水第四尺土之毛國

備具焉天襄武子叙土産第五秀滿則衆匪支是誇而曼是憂武子暨徵輿叙風俗第六生齒殷庶弗善厥後或盛而衰蘭垓叙戶口第七土下賦上竭趨納服在世之季無藝且倍惟　皇上隱卹從其中制而望澤者實亟農山平子叙田賦第八稅課荒政附焉昔庸討戶今也任土九獨一存棘七告縈農山叙徭役第九宦海正筴厥在常賦扶蠘叙鹽法第十江湖灌輸古人之德後人之師見山叙水利第十一正位經野營建畧備蘭垓題月叙

城池第十二坊巷橋梁市鎮附焉忍齋見山叙官署第十三俎豆有容文教飭也參匪序學校第十四海波不揚武備修也見山武子叙兵防第十五卤札不虞儲偫豫也宜黎惠文叙倉廒第十六地非孔道而命必有達宜壑叙驛傳第十七境無望祀而祭必有典見山炳霞叙壇廟第十八故國之觀憑弔是資武子暨徵輿叙第宅第十九宜黎扶職叙冢墓第二十武子叙寺觀第二十一古蹟第二十二爰稽官師易世而名存美刺具焉蒿菴惠

文叙守令題名第二十三學職題名第二十四其賢者則思之挹其遺風燦如也農山宜壑叙名宦第二十五好爵爾縻爲邦家光蒿菴惠文叙科目第二十六蘭垓叙封爵第二十七天褒叙封贈第二十八錄歷第二十九昭日月刊金石先民高矩君宗天下閭里益榮惟名臣是賴自明正德以前徵輿述之嘉靖以後平子述之徵輿佐之實第三十其節奇者其倫盡其藝進者其道微蒿庵武子叙獨行第三十一見山武子叙文苑第三十二農

山武子叙隱逸第三十三農山平子叙藝術第三十四游焉息焉因而家焉其賢者足重也炳霞叙游寓第三十五女士之行史家所重見山武子叙列女第三十六方外之士時有至人蒿菴忍齋叙仙釋第三十七文章之盛尚矣忍齋叙藝文第三十八古郡國有史官氛祲是占蒿菴平子叙祥異第三十九凡不比于例其可傳者弗敢畧也蒿菴平子叙遺事第四十諸君子之言曰各盡其所知無執已說其所輯者明以前從顧志什八明以來

從廢志什七忝以史傳實錄裁以文獻閥蒇而纂
具至若討論義例稽考異同使諸家之言有所統
紀實宜暨與平子司之徵與時與聞焉書成質之
學博進之于侯侯受而次第之凡五十有四卷

董蒼水詩稿序

我松以詩著故作者日益多作者多故其學日益
習毋親串譾集目爲私數能詩者十人而八九及
其沓筆而形諸詠歌也又無不中宮商協律度即
倉卒之言皆可傳四方吁亦可謂盛已予既以衰

病告歸又重以二喪之戚病益甚不復能載筆而
從諸君子後然聞之友朋某也能詩則爲之喜某
也之詩日以進則爲之大喜蓋所好存焉雖已之
所不至望人之至猶已至也戊巳之交友人張子
處中范子樹鈇俱告予曰董子蒼水故少宰公孫
也甚能爲詩因以稿來凡若干篇其爲五言古英
邁而調適有嗣宗太冲之風其爲七言古雋美而
有法蓋斟酌于岑參李頎之間其爲近體絕句則
於三唐諸名家過境即際無不如志者予讀之再

四爲之大喜過望時錢子寶汾亦以其所作具區
賦來文境豐美予讀而善之寶汾故少司寇公子
也每以誇於人曰我郡有董子錢子皆賢公卿子
孫今且以詩文名世矣與子蒼水省試提才譽赫
然予慮其人事日劇而時方應舉或未暇修故業
也及辛丑冬蒼水至予郡城故舍相見畢出近詩
示予其所作之富幾五倍于昔而其詩之出入雅
頌既庭且碩如子輿氏之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
予讀之爲之驚且歎遂告之曰大易有言擬議以

成其變化昔李于鱗先生嘗取以喻文矣惟擬議
故不叛于古經惟變化故日新而不已初唐取材
于齊梁而進以諧整盛唐取材于初唐而進以高
暢此善變者也中晚出于盛唐而流爲纖雜宋元
出于中晚而流爲粗薄此不善變者也明人倡宋
元之失取材于三唐而稍加明贍即微有進退其
名家亦可謂善矣然于鱗稱巨擘其詩具在擬議
雖工變化或未也予之業日新而不已如是可不
善持其變乎哉閱旬日而蒼水以書來屬予序其

詩且曰學邯鄲之步袛優孟之掌可傳後世哉不肖思所以變之之道而未有得也予讀之則又驚且歎曰何董子才之高而德之謙也昔予初作詩偶爲名人所譽欣然有自足之色有長者誡曰子之詩將窮今董子實有得而猶曰未有得也日新不已豈止于詩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若是爾已時康熙元年同郡宋徵輿序

朝議大夫槎仙張公崇祀錄序

徵輿以順治戊子授刑部屬至三年而隆平張公

由都督府屬轉刑部郎爲同官公時已長且五十時徵輿年方二十餘狂易好妄言又以書獄久好聲名法未必有當也乃辱公不棄折節與交若兄弟然公藹然仁慈望而知爲長者及與論疑事則剖晰精當有所平反必曲盡其說使刻覈者不能難故所請常得一日有同官某君有請於堂上不能得爭之頗力時漢人爲郎者大率唯諾不肯言事輿方歎某君敢言有器局公微言曰是未盡善問其故則曰所爭者失出也假令失入其爭之也何以加乎彼唯諾者無論已率而有請者我願其審所爭也輿乃驚起拜手曰公仁人也其後必大是年輿遷爲視學使者去不四年而聞公訃蓋爲之哽塞廢箸者累日又十年而公之長公茹占來爲我郡司理其仁明廉恕於當世無兩而又甚勤其官即簿書暇輒從賢士大夫游未嘗言休沐以輿之病廢而狂易妄發復如故也辱茹占又不棄而折節引輿交且若有取焉者素絲良馬月或再至如是幾一歲而後獲知家世乃大喜曰張公之

後如是固當然以茹占方莅我郡不宜言故舊取親昵且言從公游處于茹占謙下有所過是以未敢悉所以習公狀會茹占以詿誤得白當他補其將别也徙還益數始獲盡所以受知于公者茹占泫然避席曰先大夫之墓木拱矣微吾子則先大夫之緒言幾不聞且曰先大夫亦以理官起家其之官也親故中有願以書獄從者先大夫笑曰勿躬勿親庶民勿信雖至劇我獨身當之是以自壬申至癸巳執掌王事二十有二年未嘗假手于左

右亦未嘗一日有倦色此獨家人知之耳輿曰善哉茹占之言先德也夫勤而不仁是武健也仁而不勤則懦也張公兼之茹占似之續之而後言之其或從政者舍是道也末由已閱日而茹占乎一編來再拜而進曰先大夫獲祀于鄉從學宮春秋之祀其敬錄其牘梓之既成矣以吾子之習先大夫也敢以序言爲請輿不敢辭謹叙其所得於公父子之間者如是若舉公之行則事父母以孝撫庶弟以友守土則能禦大寇居邑則能救大災詳

具少宰董君墓誌及大中丞潘君翰林侍讀熊君案牘中具載于錄皆可以風後世覽者詳之

賀太傅金公七十壽序

今天子即位之次年爲康熙元年太傅豈凡金公上書致政事公當 世祖時入直面對屢欲引年 世祖知其意語將及轍先禁止公不得已拜疏請者再皆不許及 上嗣德宮於春秋公以元臣實在左右不欲遽以私請遲一春中外和又公乃敢上書詞意切至當國者知公志爲請於 上賜優詔褒美蔭一子申命曰有 國家大政及地方利弊許不時陳奏公拜 詔感泣以在籍言事非三公常典復控疏辭 報曰已有成命其勿遜蓋公之忠于 朝廷進退以道而 朝廷之所以禮遇公者亦至于無可加矣是年仲冬長至之後望日之前爲公嶽降之日凡公之親串友朋門生故吏無小大無邇遠罔不畢賀我松紳士謀合詞以進而謂小子徵輿久從公游宜爲之辭徵輿乃揖而前曰小子不敏豈惟爲公賀且將爲天下賀昔

儒者邵子作皇極經世其言曰天下將亂則必尚言也天下將治則必尚行也夫先行後言愛之論語竟而習之而人若不以爲然者以言可見知而行不可以求寵也公立朝以來懋德克勤夙夜匪懈益稷之篇曰思日孜孜公實有焉然有孤竹之清而不爲平仲之隘有周畢之正而不矜衛史之直其于奏對之際章牘之間不惟好異取當而已公之不以言自見者如此而 世祖之所以遇公與 今上之所以加禮于公者乃 開國未有之

贖典然則　朝廷之所尚在行不在言邵子之書洵可徵也天下其治乎憶　世祖朝公同列中有象恭色莊者毎待問而後發議者曰此以不言餂也遇明主必敢正巳而物正其惟公乎今果然矣在公無期于寵而　天寵洊至易傳不云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公以上衮躋上壽榮莫大焉百僚師之則仁讓成于上閭黨化之則謹厚成于下微輿所謂爲天下賀者此也言未終有父老進曰　詔公使有言而子之説如是

何也微輿曰若謂公眞不言耶公黙然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此不以言言以德言者也長江以南錢塘以北　詔書所指之地方也其間文武大吏以迄官師實邇公德自今以始興一利除一弊厚有望焉行且日聞于公月聞于公歳聞于公輿也從士紳父老後亦且歳爲公賀歳爲天下賀矣

吳給諫奏議序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乾坤之德廣矣大矣而先師所賛以易簡盡之則凡學者之所以治我心與君相之所以治天下者舍易簡無由也治心之學精微難見若夫治天下則自唐虞三代以迄勝國考之史册其效畧可槩見大約煩苛瑣雜多端而難知皆足以病治道其流毒有不忍言者廟堂之上不可不審也我友吳子玉騏以大儒拜給諫章數十上其言皆精確中時弊常得報可凡可以恤民隱培　國脉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毎一疏出時論輒比之賈誼陸贄然其大指要歸於去難而爲易去繁而爲簡如財賦悉歸戸部總作十

分考成一疏其言曰有司輸貢於司徒而不分庶司之目庶司取給於司徒而不握有司之課惟司徒司九州之會計而量其出入如是則公車之牘省上下之檄希租庸之籍明考功之法一精神無芬騖苞苴無緣托胥吏移易之術窮貢吏侵漁之姦格有數便焉章下司計者集議而後行行之未幾而江撫疏報本年貢賦俱告竣　朝廷嘉之撫臣以下當次第旌江南之賦爲天下劇南賦尚如是天下可知已庶政之中財賦爲劇理財者謂當

寄其文網嚴其要會細若秋毛雜若夏草而賦益不理則曰業已寄矣已嚴矣而效猶未至當益寄耳益嚴耳是不然益嚴益寄循理絲而棼之也今也更之更之未幾而報最者以時至財賦如是庶政可知已吳子最後言考滿事其言曰在內者人各一疏則章牘之多將不勝覽在外者人設等第則上下相援將不可詰請已之章甫上而御史季子繼之言益峻考滿事遂罷中外欣然謂自今而後諫官當益盡職　朝廷之上虛已以聽所求在於治天下而已天下亦將以吳子之言之效爲治徵而儒者必舉曰師言實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林屋文稿卷之六終

林屋文稿卷之七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長樂縣學記

天下幸得休息賢士大夫柄用良有司爲牧宰斯學校與天下不幸有兵革武人當位矩步垂帶之子散伏四野馬飲其泮卒坐其門汙萊其處斯學校廢嗟乎學校興廢之際可以觀世焉間者閩地嘗再被兵然鼎乃不甚久諸名郡學咸得如故若山海小邑其至於廢者亦有矣福州府之長樂縣學以濱海爲盜所燹縣人傷之未有以復也未幾丁亥進士高郵呂君來宰是邑邑民以寬民既和會呂君爰言曰是學也不可以一日廢也士民則疾應而趨爲之經始於己丑之三月告成於辛卯之七月凡爲廟爲廡爲堂爲齋爲廬舍以及庖湢之所莫不完具節浮費展暇日以供厥事故其材繕其工堅不勞不靡不愆於素其成也縣人美之

時予爲閩視學使者呂君爲予同年生又相善于是文學王惟季等介呂君而來告曰是當有記請學使者一言予攷之往牒蓋古者之學所以祀其先聖先師自周以前所祀者庖犧而下與於大道者爲先聖凡爲一藝之祖者皆得爲先師漢人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唐人以孔子爲先聖而以顏氏爲師自宋以來祇祀孔子而以其弟子配漢以後名儒從最爲折衷焉承之至今惟學祀孔子匪祀其名祀其道昔端木氏有言曰仲尼日月

也日月之麗乎天昭昭之多皜皜乎不可尚然有若物者或得而蝕之若雲氣若風雨時得而翳之其則使天地晦冥木自拔火自出鳥獸藏伏嚮夫馳庶人走而其昭昭乎皜皜乎者自明自達於六合之表曾莫之傷也從其下而視之視之者變而日月不與焉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彼仲尼之道之於世亦猶是而已天下之人詩書籥翟其道詩書籥翟也天下之人金鼓甲冑其道金鼓甲冑也安有間哉今者　聖天子親政煌煌煒煒爲升爲恒薄海內外蓋已忘向時之晦冥而安處夫昭昭乎皜皜乎者之中仲尼之道適際其與故長樂小邑僻在南海而其令得以三年之成政及學校學使者與有言焉即何以異於殷周之盛耶然予之言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則是與也當無忘癈彼癈之時見不癈焉而況於與乎呂君曰是可以言永久矣用以告縣人

辛卯閩中行役記

始自壺公山終於劍浦往復迴折行地千有餘里始自季春之中旬終于孟秋之上旬爲時得百有二十日此不佞閩中辛卯之役之大都也自莆而南爲泉爲漳地皆負海以水爲經而以山爲緯其土如丹砂其梁如虹登高而四顧茫然見大海焉雲烟若滅若沒天與象罔方奔馳其中未可彷彿顧羣山如弁如障道傍多大石石多亂或起或伏如落星如人物鳥獸蟲魚者間亦有之殆山之餘力蹙於海而成形勃怒而然耶自延而右爲邵爲

汀自延而左爲遊地皆負山以山爲經而以溪爲緯溪水經絡雨則驟溢其流益迅若怒馬之馳凌石而過如素幔之覆赤霞能作大聲中夜聞之能恐人其山左類東越右類江右層疊而出爲鳥道爲雲棧爲筆爲斧爲城爲夾道無復平處暮多嵐朝多瘴霧此唐宋投荒左遷之人所侘傺行吟不能一朝居者也求如福州之平壤百里山開水明幾霄壤矣八閩之槩若此以山以海以雄南服洵哉夫山海之間必有偉人生而象之不佞求之殷

矣其得之耶其未得耶是未可知也自此以往或三四年或十餘年或數十年其有徵乎否耶夫取士于一時而求徵于數十年之後固已難矣而苟其得之則且與山海同不朽又奚數十年之足計然耶不然耶是終未可知也聊記茲役以俟之

邵武詩話樓碑記

詩話樓何以名以宋嚴羽也樓何以碑以今大方伯櫟園周公也壬辰春余校士邵武畢登斯樓而飲焉樓介萬山間其東北環樵溪溪水深碧色如綠草方雨過下注若奔馬即漢樓船將軍出豫章故道也其西則熙春之山也其城則越王之烏阪也玦合倚褭飄忽吐蕊其南則滸㟝井疆若繡若綺嘉木美箭出言其後楹礎間有勒石則周公所賦寒食登樓詩四章也余讀而嘆曰甚矣公之雅以風也郡守進曰公之來也自絃誦箎䶵靡不式下也山居谷飲靡不恤也甚矣公之文也諸校進曰來也不聞公之武且仁也公以偏師定郭天才之變單車而降曾省䝔牙狼豕擊如羊豕羨其破

饒以貽我予弟子之有首領股肱則公保也三老釋杖進曰未也是舊聞也盱江耿虎之叛也我邵武之北門勿啓公大撫而又治之不日月也又何嘖昔之是徵余曰其詳可聞諸三老曰循嶺而西爲杉關關右道豫章光澤之縣八千戸封豕狐狸偭焉弗克罔吾圉叛帥耿虎自盱江殺吏民鼓行而造郡城先聲請伏精甲擴擴徹爲方陳而疏行首夾以馴馬馬皆鋈鐵建鳌弧仗屈盧升樵嵐之巔以瞯城中千人沸屋鉏地大譟中宵伐松

栢舉燧火城中互驚曰西門甲矣東門旆來于于矣叛卒又自驚曰師出矣周公蒞矣黠者疑愿者賀弱者揚强者奪氣民登陴而望自郭門以及松洲曰我周公也自松洲以及石岐曰我周公也相喜嘆有泣者公至令叛卒勒甲伍摩其壘而鼓之曰若知頂與踵乎反踵而行趾必蹶踵加于頂身必斃爾逆天常是自覆也又鼓之曰以嗣䖍張自盛之擾我師也俾爾爲羽翮焉搏鷄之貍其力幾何毋與同盡三鼓之曰軍律有之登城者爵執珪

靡旌者一級刑者弛死者贖大司馬虔糾于海甸也是有爾生者盡不奮一軍稽首崩角踴躍公使吏饟之稷若筐酒若罌牛羸若肩徒一伍者一舟騎一伍者倍舟春水始放烝徒疾進其來如風其去如環邵人以安今卒之所屆吾不知也公之善備吾亦不知也吾小人牧鷄豚擁婦子朝耕夕偃而已余歎曰懿哉公之勣乎天下之動草竊爲弱戍士爲猛其坐伐擊刺恒肄也苍弓朱綅龍旄犀渠丁寧錞于恒庀也齊之難也以爪期秦之難也

以間左是以先王之教兵也出車以送往采薇以勞還而又申之以詁言諷之以詠歎閔之以饑渴遲之以室家悲之以雨雪鼓之以執醜故士奮其死而民樂其生其有不率則建旌以招之父母乘墉以呼之又不率則斬戮于社以纍鐃鼓今肝海之衆戕賊州將至逆也大司馬解劍贈公臨食三歎至憂也公播以令閭臨以至誠竭馬不鳴告成厥功毋以豺狼而擾穡事公眞大臣風哉邵民于是群進曰民俎豆公矣在茲樓也登斯祝焉望斯

祝焉起而祝嚴先生之左則公在焉余曰邵辟壤也知祝公又知祝公于嚴先生之樓何其文也蓋公之德敎逵矣是爲記

退谷後記

西山之有退谷自北海先生始也先生以少宰堅臥請告出遊于太行之第八陘而樂之即都人士所謂西山也山之諸峯層折而東兩峯之間源泉出焉當泉之後有谷焉先生所命爲退谷者也藏高于深谷之位也得中而止谷之德也源泉之支

一當谷而伏流一經谷而漫流伏以致遠漫以致漑皆則於谷以效功者也谷之上翼然而亭曰退翁亭先生之所憇也谷之陰爲嶺爲壁爲臺爲松松之所翳不見其下谷之左爲招提地𨔵且邃宜於趺跏谷之陽有花有竹花爲盛當春時和敷若綺繡谷之石里許而近爲廣應寺白松如雪青松如龍者數十株負其根而上眖香山諸峯碧雲諸寺丹甍碧甃粼粼然錯列若圖畫至於雲烟之出沒風雨之飄舞日之曈曨月之輝耀庶草芳華之

邑流水喬木之聲日夜代生于前皆谷之所有而不居者也夫先生既以退自名而太行之谷復以其德應之先生其復志于退也夫一日者進平格而宅之徵吏老而拜之皆廟廷之事小子勿敢知惟是先生之將退也舉士十六人於朝小子與焉今四人巳至九卿其一人爲大司成咸能求稱其位以無負先生知人之明以成先生以人事君之義則諸君子之進其未可量也而如小子輿者不幸而有幽憂之疾載浮載沉日復一日冀及瓜而休求以不才終其天年然則從先生而退者在小子也夫執筆而書退谷之後者其亦在小子也夫

庚子觀南橋鞠氏牡丹記

吾郡牡丹南橋鞠氏爲最盛戊子予從季父邕菴府君介客而往觀焉主人肅客入甚恭其中堂前庭及兩廡花可十五六本皆高出墻外其左右側室及曲檻小窓下無非花者凡異品者具合之花可不餘本是日方盛開花多至不可數憑欄而望含黃耀紫縹朱蕩白目爲之眩香光所際如有雲

靄浮于日中蜂蝶舞恍惚不可名狀主人喜客好事爲置酒餚劇飲而散至乙未予將往 京師吳門諸游閒少年來餞予爲予演湯若士牡丹亭傳奇既畢泛言及牡丹憮然思鞠氏之盛遂與諸少年復至其處而主人巳稍倦客矣繁花如故乃攜酒至花下痛飲飲半少年中有善羯鼓者奮袂揚撾音節甚妙他少年以絲竹佐之聲徹雲際主人始展眉相對花亦若聽客喜者取酒更酌無不大醉夜既分辭花而出皆秉燭熟視始去遊之樂

可知已今庚子春暮予以雨期之痛忽忽不自得客林生張生偕從兄彥星來謂予曰槐柳改矣子其出遊與庶類爲伍及謀所向皆以鞠氏爲請予不獲已强與俱行至其門則閴然若無人者良久主人始出益衰老不任客支目謂予曰子爲牡丹來耶登其堂惟兩株在花甚稀小其別室無一葉存者予驚問何以至此主人曰吾向者秋而種之冬而壅之護之其將花也司之彌謹其既花也溉之彌勤飄風我衛焉烈日我覆焉竭數夫之力以

事之如是數十年是以有昔日之盛也今我不幸而在此日也一日之中長吏之檄我者輒三四至我吐哺握髮之不暇而遑恤其他如是者不三四年而我花已矣指其存者曰是亦不能明歲矣予曰即如是子之別室亦宜有存者何其盡也主人曰我縣不幸而分爲婁縣焉婁又不幸而有李令者至焉李令又不幸而有其座主孫君者至焉孫君者見我花而歸屬李令擇取其品之異者捆載以去我之庭是以益空予驚問孫君爲誰曰名其

胥入翰林客曰嘻是武進人也牡丹出於江陰武進去江陰不百里而遠取于松江之南橋不亦甚乎因相與嘆息而出出而予欣然若有所得者兒與二客曰牡丹微物也然其盛衰可感也虞子不樂今何色之充歟予曰花之盛也主人之勤也可以告居業者傳曰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是也其衰也非主人之惰也可以告長民者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是也孫君之取也不以道也可以告玩物者老氏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也

鞠氏之火之也智不足也可以告守器者易曰慢藏誨盜是也言未卒雜然笑曰吾子所得多矣遂爲記之

眞定梁少保祠記

昔庚寅冬微與以學使者出都門走恒定之南將涉滹沱憇于眞定念眞定天下壯府也以間走匹馬覩其四郊問趙武靈王葬處見父老問昌國君之遺風慨然有九京之思焉顧諸父老曰先明三百年來子之鄉先生有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乎

父老則欣然引與至少保祠下祠乃祀故吏部尚書謚貞敏梁公諱夢龍者也公以功名始終嘉隆萬曆朝其最著者總督薊遼時左李成梁右戚繼光用兩帥若兩手毋戰必捷凡九大捷而寧前之役賞介馬身先之討先後俘斬至三千八百有奇其功與王忠毅王襄敏幾埒當是時秉政者爲江陵張文忠公文忠知公深公知戚李兩將深故能相與有成時以爲公之功可帶礪而公自以文資進至大司馬轉太宰而已爵不酬功故其士人思

而俎豆之予既入拜乃詔士人曰我今而後知國之有安危輔臣知督督臣知將內外同德文武競勸此隆萬之所以安也輔視督如路人督與將如吳越內外相詐文武乖離此啓禎之所以危也我以是知張文忠之忠也其謀國也能樹人也我以是知貞敏公之爲貞也其不二也能內外也蓋其於易名之典庶幾無愧焉父老進曰我公之不封何也徵輿曰是非若所知也大以清遠威寧之勳名爵僅列三等而談者猶嗒嗒不置公之延世之賞一金吾校耳乃忌者輒以江陵及公夫公與江陵同其功者也非與江陵同其過者也藉令公得封則公何以自白而忌者又豈能遽忘公也今公之位至太宰於文資已極而又自以名德見思俎豆于士人至易代而血食如故也其所得視靖遠威寧不已多乎是日也蓋與真父老論公至抵暮始罷其後八年所而徵輿在 京師公之曾孫少宰葵石先生大司馬玉立先生來告與曰惟子之論先公真父老至於今不忘祠未有記願次子言

于碑陰遂不敢以不文辭而追述之如此公之賜祭葬在天啓四年得謚在崇禎十六年其生平勳德懿行詳具故大司農倪公元璐傳中

登金山衛城望海記

庚子正月望後五日予自虹橋村訪友人楊扶曦於金山衛先一日宿舟中是日卯刻抵衛城客言衛與海近上城南樓可望見遂與客登焉海去城可五六里時朝日初出風色清恬波光瀰瀰瀲灔如鏡與江湖無異稍東有兩廟兩廟之間有山如

懸障即所謂金山也父老言明成弘時山與塘武相屬今去塘幾五十里矣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洵可感也憶甲申之夏與同張子服夏氏古金君帆徃舟山由澿鈌出洋登舟風利瞬息二百餘里忽薄暮風變廻檣而退幸得至金山風亦小定遂泊舟於山港是夜月弦海天一色至更餘潮自東南來隱隱若銀山萬叠自空而下月光通明窮目之所至皆作琉璃色同行客爲風所驚或徬徨不安而輿嘯咏自若明日至舟山飲翁戎所酒酣妄

言天下事一座爲傾及歸子服氏古君帆皆取道寧波從陸路而輿獨向翁戎假一舟復從海歸自舟山至澿鈌約千里方其凌風徃來在雲濤中視一舟如芥一身如纖塵未嘗有懼色今據城而望得金山于縹緲彷彿之際指當日泊舟所在則慄然心危豈復敢以身試乎嗟乎一人之身少勇而老怯夫老少形也勇怯心也欲求其變未之或知也而況於所云滄桑者乎萊欽扶職所酒半語及扶職曰子姑記之以質後之君子

雲間五文人祠記

雲間五文人者董宗伯思白陳徵君眉公夏考功彝仲陳給諫臥子李中翰舒章也作祠以祀者不佞徵輿也前乎此無可祀者乎曰非我所及也蓋宗伯者我所及見徵君我所及事夏子陳子李子此我所兄事而昔者所朝夕者也今也思其人而不可得見則尸而祝之因民之情而設俎豆焉輿爲爲之若託於朋友之誼然者此祠之所由作也或曰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今在學宮之側矣

爲是五君子也請有司其遂諸曰夫學宮之側名美而實濫我懼夫五君子之避席也曰子祠之詎能必其享歟曰我非敢祀之於家也爲卜地於國門之外使夫我郡之人凡思見夫五君子者與從事於翰墨者皆得至而致敬焉宜五君子者之所許也於是因南郊張氏之廢圃而稍葺焉圃可十五畝拓其故池方廣縱橫可得七畝許裒其土而環之池上若重阜然阜之上有竹數千竿松梧數十本桂與桃各數百本池之陰祠堂三楹在焉其

地高深相臨水水交錯恒有清風蕭然作聲於竹水之表池水湛湛渺然有江湖之色青蘋起舞若有潛蛟巨魚出沒乎其間夫深山大澤神靈之所棲托也此幾近之矣祠之左有古梅百餘株其一大者俯而臨池枝幹意態屈蹙偃蹇若有鬼神爲之者二三百年物也守祠王生年且七十猶能吹長笛今年梅作花時於月下爲予吹數弄時已三鼓宿鳥忽驚起廻翔於水上須臾之間萬籟間作戛擊噌吰若嘯若咳彷彿如有來遊於斯者坐客

無不蕭然心空亟相與扃户散去然後知此地之果可以祠也祠雖成而池之上有宜爲亭爲橋者尚未具俟其既具將告之有司而揭爲公所甚圖圖之爲未有百年而不易主者茲故圖也而改爲祠是欲托五君子之靈以常存於我郡之南者也後之君子念之哉順治庚子正月望日郡人宋徵輿記

松江府重建譙樓碑記

松江郡譙樓者蓋自元之至元十四年剏始也前臨百雉俯瞰三條壯麗名藩雄侔巨鎮武昌城上庾元規之所常登成都市中張孟陽之所曾賦門非樓鳳柱異盤龍無假白雀之名寧矜黃鶴之號若夫西眺則吳閶霧合東瞻則滄海潮廻舟楫所經猶傳黃歇之浦亭臺雖圮仍號平原之村滬瀆波瀾遥通谷水機山蒼翠近挹細林每一憑欄曠焉寓目信三江之勝概爲五茸之偉觀加以鼓角是司刻漏所設陽烏曉擢則銀箭潛浮陰兎宵懸則金壺頻滴能使次舍盈縮靡越其規晦朔春秋

克符其節嶺必太史測圭分兩至之晷景衛士擊柝備五夜之傳呼爾乃閱歷既遥廢興非一或方成而旋燬或革故而再新明世承平曾經改拓季年兵火遂被災祲散若秦灰存憩魯殿豈無巢燕還驚宫室之焚亦有池魚不救城門之焰於是秦川之客悼故址之難登淮海之豪罷曩時之高臥頹垣剝落烏棲召伯之棠斷甓蕭條雨暗王孫之草斯樓之廢而不舉者十有五年矣維時郡守祖公系本三韓符分吳會汪汪萬頃之度亭亭千仞

之標比駁之時攜琴隨鶴治郡以後賣劍買牛兩
欲隨車珠仍還浦雖復廉范之來蜀郡五袴興謠
張堪之守漁陽兩岐著瑞未有齊其茂績邁此休
風爰在順治戊戌之歲念遺蹟之久湮憫流徽之
將墜考其舊制擴以新圖旣置臬於方中復瞻星
於向夕公輸攬巧匠石呈能選材泰岱徧來白鹿
之松伐木鄧林不數青牛之梓棟宇旣飭丹堊載
施罘罳飾於雕櫳蓮茄垂於藻井重欒下廕反宇
上承時乘農事之餘民執子來之義越明年巳亥

之夏告厥成焉闊其形勢則山岳讓安仰其陸離
則雲霞奪彩岧嶢無際顯敞寡儔百栱參差四周
合沓崇基對峙不殊二華之峯傑構憑虛如望十
洲之氣華亭仙羽月下飛廻海上層城雲中互見
徐容方軌門擬懸旌忽四望而自驚必三休而始
至朱幡五馬於此踟躕紫陌千門爭相歌舞寧特
瀨鄉之九柱給雲氣以稱奇井幹之百層亘虹蜺
以詫麗而已與忝郡人樂觀盛事爰因士民之請
敬書修築之年深懼不文敢云作頌載爲銘曰

維昔麗譙登高望遠峻偪層霄孤凌疊巘潟鳥引
器蹙虬噴泉挈壺所掌旦昏是傳申酉之交遞窮
百六海竭栽桑臺荒游鹿兵戈乍偃經始維艱我
侯戾止乃命倕般巧伎雲從瓌材波湧緹錦鋪楹
丹青飾栱歲逐淵獻月紀甤賓斯干載頌肯構重
新鄭渾修陂文翁築館我侯繼之流聲絃管

松江橫雲山白龍亭碑記

辛丑夏江南大旱自蘇常以迄浙西赤地幾二千
里松郡稱澤國乃潮汐所窮焦土龜裂民號無告

郡守劉公愍然憂之日帥其僚屬步烈日中徧祈
禱之事圭璧旣卒神未我聽公誠不懈爰稽郡誌
宋皇祐時吳幾道至華亭禱雨於橫雲山有驗立
命輕舠至山之麓則有白龍洞在焉故禱雨處也
乃齋宿其下詰朝致祭凡粢盛牲牢俎豆醆斝之
屬旣潔且備公將事於荆榛灌莽之間精誠所攝
萬姓一色祝史陳詞甫畢玄雲四涌雷電交至甘
雨竟日禾之槁者皆起立及秋我松歲事視旁郡
爲優民獲免於轉徙公曰我敢荷神之庥而忘神

之賜於是捐貲庀材搆亭於白龍洞之前以彰其應未及成會公以催科不應程左遷於之父老相泣而告曰公以民事去凡公之遺民敢不勤其亟成此亭以無忘甘棠乃趨其子弟勞其工徒邪許相屬奔走恐後浹日之內亭克告竣父老又曰不可以不記也乃伐石樹碑請於徵輿曰子爲之辭輿謂是舉也有可記者二焉禱雨而祀祀而有應答神之貺宜在於民而公自爲之視民猶身也此可記者一也公將行矣亭之成否非公所急而萬

民相勸趨事倍勤若曰我公之志不可不速成者視公猶父母也此可記者二也昔先王歷祀之典厥宗有六而水旱與焉謂民事也蒼龍見而雩備災也公之舉茲祀也既合於古而亭與碑具存則公之志與民之心雖歷世千百覽者如將見之辭之不文亦何恤焉公諱洪宗盧龍人其治民也仁其持身也廉其御下也察而不苛其聽訟也寬而不縱雖古循吏無以加也并書其槩以告後人

林屋文稿卷之七終

林屋文稿卷之八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於陵孟公傳

於陵孟公者江南松江華亭縣人也姓陳氏名子龍字臥子其末年自稱曰於陵孟公云父所聞萬曆己未進士官工部郎生孟公十餘歲訓毛詩兼通春秋三傳三禮及莊列管韓戰國短長言皆能

舉其大意工部心奇之爲言曰自上世以來五世一子今此子才且大我宗因使縱學竟史漢後諸史書及他古文辭日數千言稍長知屬文學爲詩賦輒自比作者工部益奇愛之以舉子業不中程雨損於有司勿責也而孟公爲文日益工同郡夏考功允彝方爲孝廉負重名見孟公文而異之曰此天下士也請於工部公願得交孟公時考功年三十餘上公車十餘歲而孟公年十六七方就童子試竟相引爲重若兄弟云交既深考功爲通之

於金沙婁東于是江左名俊之士咸知孟公工部
祓之曰友道古難言之而名者難副之物也柰何
馳騖以爲親憂乎未幾補博士弟子會工部公卒
廬居毋湖　於婁與豫章孝廉艾千子遇於弇園
艾生酒酣出言曰文當法宋人如秦漢者不足法
即法秦漢者甚陋遂名故刑部尚書王公世貞而
詈之王公婁人弇園其故居衆皆疾艾生妄漫唯
唯孟公年少居末坐攝衣與爭夏考功及婁人張
溥等群助之艾生遂絀而是後孟公益發舒矣郡

人朱國盛者明熹宗時官嘗至九卿崇禎初黜歸
里居頗恣强委禽於良家子孟公聞投書以詈之
中其隱國盛慚怒陰訴學使者欲坐以浮薄顛邑
令保持之得解孟公亦勿顧也日與夏考功及郡
人周生立勳徐生孚遠李生雯盛爲文辭夜輒置
酒高會見他客即高自稱譽又譏切當世貴人郡
縉紳先生及諸小生皆大駭目諸公爲狂人諸公
卒行其意自如崇禎三年孟公舉于鄉時人王求
治急天下想望太平孟公年二十餘自比賈生作

書數萬言極論時政擬北上奏之間以示陳徵君
繼儒徵君曰甚善然子書多言兵夫兵凶器吉人
勿言也苟不得已事至而受之懼以好謀猶慮勿
克先言胡爲乎且他所論皆過當非今人主所堪
也子姑已乎于是孟公遂止其後試於春官者再
皆報罷歸則選暇日輒縱聲酒而與李生雯益倡
和爲歌詩相得懽甚惟不佞微與亦時與焉孟公
長七尺餘皙而髭眉目修廣善言笑喜飲酒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坐得孟公未嘗不過夜半抵掌微

言雅謔錯矣然至其陳六藝辯先王之道及忠義
大節則持論斷如也丁丑與夏考功同舉進士孟
公出於漳浦黃學士道周之門世所謂石齋黃先
生也孟公得良師友頗自幸諸名公卿亦爭交孟
公而浙人溫體仁爲首輔聞陳夏名籍甚疑兩人
黨心惡之既廷對皆置之內科孟公就選得惠州
司李丁繼母喪歸服除補紹興司李紹李素重大
郡以風裁見與從光麗掾史與臺挾威重久矣孟
公至悉謝去出則禁阿殿或令童子前導時走山

澤與高材生清言竟日人至不知爲吏然官事不廢也小民詣獄者輒與温言兩解使悔過去以是賢士大夫倪公元璐余公煌祁公彪佳折節推孟公仁而郡内服其廉平未幾奉撫臣檄督兵剿括州山寇寇平又督越運米七萬石入南倉南中頹之歲癸未當計吏大冡宰石城鄭公三俊爲政鄭公清嚴舉天下有司廉車者八人以孟公首焉秩且滿當遷而婺人許都反都起五六日破東陽義烏浦江山邑圍金華勢甚張浙巡按御史左光先

檄孟公監全浙兵令得便宜剿撫許都者故爲諸生以任俠走吳越間嘗見於孟公其反也有激故出兵持兩端所據邑旋復失之收餘卒數千人保山寨聞孟公至閒使請降孟公許諾即单騎馳入都營中責都曰若向以豪傑自負求爲國家死奈何反今官軍四面至若棲窮山旦暮耳都泣而愬監司令且曰自知當死今束身歸公惟公活我孟公曰若速自縛從子見撫按幸得不誅當率其徒擊江北寇可以自贖然必以今夕行遲無益也都

雅信孟公即從行其黨咸笑之立散走與都同降者僅二百餘人孟公身護之入省則巡按御史已具斧鑕且斬都孟公請之力終不得都竟與從行者六十人同斬于江滸孟公歎曰人且謂我賣都矣時孟公已除南吏部屬及定浙亂御史中丞施公邦曜及御史吳邦臣交薦特授兵科給事中時甲申二月也三月北京陷於賊五月南中立弘光帝以給事中召孟公當是時史可法以督輔出鎮江北而鳳督馬士英入輔高弘圖姜曰廣猶在位

士英至即薦故光祿卿阮大鋮嘗大用大鋮世之名惡也曰廣弘圖與臺省交爭之幷彈士英士英怒且懼挾策立以自解舉朝大譁孟公至見士英方盛氣自辯孟公徐曰大鋮之奸海内莫不聞而公之功自在天下也公於人無毫髮之隙奈何代大鋮府衆怨乎且公以故交薦大鋮而衆以公義持之使公既不倍友又不害法則衆之益公者大矣而公何怒爲且國亡之不䘏而爭一小人異日責有所歸矣士英色解漫曰才如大鋮寧可廢耶

孟公進曰公之擁戴主上社稷功也然以定策自居則不可夫人臣而居定策必上見嫌於人主而下取謗於庶僚公歷覽史書以此自全者有幾矣士英瞿然謝曰余非敢然也人欲殺余以此乞命于主上耳孟公曰主上之立以親以賢誰敢異議今大位已定乃云翊戴者數人而貳心者遍國非所以示天下也公若遠讒佞推賢能勞謙不代以執國政而士大夫尚有以徽文及公者某請任其咎士英與孟公有故頗然其言已而大鋮讒之深

且曰是善賈人今且賈公士英遂疑孟公居二月請假葬祖父得放歸孟公爲諫官不滿五十日章三十餘上大鋮嘗勸士英曰是多妄言當與廷杖士英亦卒勿聽後大鋮等遂起大獄又倡爲不時考察之例欲以及孟公未及舉行而左良玉稱兵于楚　大清兵亦渡淮矣乙酉五月弘光帝被執江南諸郡悉降孟公避兵于郡之泖濱不自得也時徐生孚遠以名孝廉從泖濱群盜游陰部署得數百餘人遂以義聲說孟公令起兵與黃蜚吳志蔡諸將相應未幾蜚志蔡敗俱獲孟公兵亦散徐孚遠入海去時夏考功赴水死矣遺書孟公令無死而孟公有大母年八十餘日夜泣遂緇其衣托跡方外往來三吳其明年大母死歸葬遂廬墓側而吳勝兆之事起吳勝兆者遼人以總兵官鎮松江　朝廷徵之勝兆不樂思叛入海約降于閩將黃斌卿以孟公與斌卿善令客見孟公具以情告孟公曰公等起義復明室大善然我聞吳公兵弱且金陵武陵皆宿見兵我居下流恐不支也客曰

我公將萬五千人皆遼卒習戰收湖中盜又益兵萬餘事利則進攻江寧不利捲甲歸東海猶有後圖孟公曰湖盜烏合耳胡可用然公等不以子龍爲不肖以大事告我雖欲辭此於義得乎即爲客作書與斌卿如勝兆指斌卿得書許諾與客約約既定勝兆將發爲其下所執事覺敗操江都御史陳錦提督蕭兵總兵官巴山自江寧馳至松深竟黨與得通斌卿狀大索孟公得之操江與提督等雜治孟公見夷踞坐地上卒前牽之提督叱卒去

孟公遂坐操江詰曰若何故反孟公曰謂我反者非也我無兵操江曰若受魯王官官至七省總督非反而何孟公笑曰先朝有七省總漕無七省總督也魯府命我總督義師我有三年喪未之受也操江曰若督七省人人知之奚爲辯孟公曰總督七省應死總督義師不應死耶是固可無辯提督目孟公髮令譯問曰髮何爲者孟公曰藉此下見先皇帝耳於是堂上雜然笑或罵之孟公作色怒操吳音而語語不復可辯遂令縛去載之以舟是

夜孟公乘間竟赴水鉤而出之死矣守者以縱囚咎故其屍殘梟孟公首於松城之西門行人皆立而識之曰是也或垂涕焉坐孟公死者侯生岐曾張生寬顧州守咸正夏生之旭錢孝廉旃等數人而夏考功子完淳年十六坐上書唐藩與咸正旃等同日論誅岐曾孝友寬有雋才完淳早慧皆吳之聞人也孟公死時年四十事急時謂所親曰生我名者殺我身余終以名死乎使余早從先大夫及陳徵君之言不及此

宋子曰孟公與李生雯及不佞徵輿合所爲詩梓之名曰三子詩而孟公爲之序曰予家居與李宋二子交歡甚三日之中必再見焉見則各有吟咏互相磨切申以旦旦曰是無間寒暑而不輟風雨者也已而曰人生豈麋鹿乎而得群遊而常處哉勉旃各自愛相與泣或更覩而笑時人莫測也後之學者欲得孟公之言貌具此矣

楚嫫毋傳

荆之下里有醜女焉如古嫫毋因號之曰楚嫫毋

云楚嫫毋者登徒子妻之妹也耳目口鼻毛髮雖具屑然非人不幸而與其姊同疾又疥且痔行年三十無有問之者姊勞之曰若不欲嫁耶何不自飾也嫫毋曰謹受教廼沐浴三昔夜宵椒蘭著朱粉被純錦之衣曳綃羅之裳招搖往從於陽城下蔡之地維時向春之末嘗晝而見一邑盡驚其老人走而去其嬰兒啼不能止其少且壯者惡之挺而逐之嫫毋大慚復于其姊姊曰是楚國之陋也非若疾也我聞齊有賢王聘無鹽邑之女爲后厥

狀類若如徃庶幾得志焉媖毋遂入齊旣王聞無鹽氏之令曰妾願得宓妃靑琴毛嬙先施之徒以薦王后宮以共王內事媖毋自失走于宂之東鄙見婦人多宿瘤者止焉共里有貧士壯而鰥時操牧犢子之音媖毋喜曰予得天矣于是選良夜振鳴玉曼聲長吟過其牖下貧士聞之果心動穴牖而窺之旣審厥狀則大駭懼其遂入也踰垣而逃去媖毋益慚中夜走歸楚詈其姊以爲欺已遂㢮膏沐去粉黛縞衣綦巾深自藏匿足不出戶者二

十餘歲年且六十漸與世之老婦人同狀向之見媖毋者其老者壯者盡死獨幼者在莫知其行媖毋因自予終身不字者也予不樂嫁故至此其邑之長以節聞于令尹令尹曰此貞女也告于王王曰封之封之百家之邑爵比執珪自是而後楚貴族之處子習禮法者取媖毋爲師氏媖毋大顯貴然每至中夜必泣曰天乎爲使予至此極也遂以是死死之後屈大夫之弟子景差宋玉之屬有微知其事者竊相議曰是挑逗而不得者也貞乎

媖毋之弟子在王後宮聞而大懼請于朝伐石而表其墓曰貞夫人葬處祀之至漢與方已

論曰齊女設爲不嫁者年三十而有七子其視楚媖毋何如哉夫固得貞于天者也惜也其泣也使媖毋而自喜也雖倫之共姜伯姬可也夫固有毛嬙先施之徒求爲若所爲而不得者矣

少司徒郝公小傳

公年十餘歲出就有司試見學使者抗手爲大言學使者異而別試之公爲文立數千言雄放奇特

非諸生所敢望也遂爲高材生幾輔士子咸嚴憚之出其下未幾舉孝廉公父銘燕先生時選授秦延長令延長地險僻在萬山中流人窟穴也銘燕先生曰此非我不能往遂单車之官公冑而裼負弓矢爲前驅徑賊壘衆鞭稍扣壘門大呼曰我霸州舉人郝傑也從父之官假道於若若許我幸甚否則以頸血濺此耳賊酋大驚熱視公曰孝子也許之公顧旁賊曰若爲我秣馬已又曰饑矣盍爲飯飯我賊益壯之爲進飲食公飲噉如流食已

鼾睡鼻息如雷已而銘燕先生至乘筍輿從伍伯直行平視從容出戈矛中公騎而左右之若無所見者群賊擐甲傳送之相與歎曰文吏中無是家父子也以是心憚之其後一再攻延長知設守者即假道舉子輒逡巡引去已而銘燕先生以墮馬病脇求解官督府洪公語公曰子單騎出入賊中熟識酋長部落能爲我降之乎公曰易耳即復入賊中布督府威信慷慨引大義動之賊酋感泣遂自縛來歸洪公歎曰生此行賢於十萬師今生何

欲欲官耶且立奏之公曰我欲我父歸耳他非所望也洪公益異之爲之請於是銘燕先生乃得歸丁丑公舉進士高第授大常博士而銘燕先生竟以脇病不起公執喪爲孺子泣幾至滅性服除守故官甲申之難兇髮鉗鬚得自免歸値　朝廷大破賊定鼎燕京收名遺佚乃拜公戸科給事中公上言宜開經筵祀闕里示天下所宗且曰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規模有天下者有天下之規模今皇上爲天下共主必紀綱定而後朝廷尊如滿洲

貴人宜辨章服別儀從使漢人望而起敬漢官亦宜辨章服別儀從使滿人見而加禮章上舉朝稱之時國家初立庶務草創廷臣有過無大小皆下刑部公復上書曰法者天下之平也法量過以爲愛則法行而人知恩若罪無大小悉歸司寇則考功之法廢矣使天下之士朝囚首而對簿暮冠帶而服官非所以尊體統而養廉耻也章報聞未幾江南平降臣蔡奕琛阮大鋮等咸冀復用公即上疏調奕琛以賄得内閣與大鋮等朋比以亡江南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奕琛等宜黜歸蓋公在言路章數十上皆持大體不務苛細以存忠厚開國之意及其別賢奸爭國是則義形於色持論斷如也戊子晋通政司右參議以内艱歸辛卯補光祿少卿尋以少廷尉晋大廷尉時重囚不時報決公憐之乘上言熱審及秋決例得旨報可蓋至是而後始有秋後律也未幾拜戸部右侍郎時長君敏公亦内徵爲通政司右參議公歎曰父子九卿異數也吾可以止矣適得末疾遂露章

以請得予告歸丁酉敏公亦以右司徒遇覃恩晉級擬封公如其官久或謂公且復出例不當受封公笑曰需此久矣即拜封且邑喜也戊戌敏公晉少宰公聞至京邸不一兩日輒攢眉去是年徵輿守宗人丞援公例以請亦得予公公聞而喜曰宋生壯年知引退耶且語敏公曰習我家者莫如宋生彼且歸矣能爲言我生平乎敏公以告徵輿不敢辭乃次其所聞爲郝少司徒小傳至于閥閱子姓不敢具也時公年甫艾云

賛曰始與聞公單騎入流人營及説降賊酋事以爲靖遠威寧間人也既讀公所上書則以爲顔太康王三原不是過也及丁亥拜公庭下日從敏公遊於公益習公藹然仁慈言恂恂若不出諸口其教敏公兄弟庶幾萬石君之風然天下之談節義須名教者未有不推郝先生者也芳蘭生于幽谷終爲王者香篤行君子豈獨古有之於郝先生亦云先生諱傑字君萬順天霸州人學者稱爲棫清先生

李孝廉傪植傳

華亭之望多顯人而以禮法稱者李氏爲最余爲兒童時聞先君子遺言子弟學爲孝謹以李氏爲師及長得交李氏之賢且才者習其家久與李氏宗人遇即不識望見其舉止知爲李氏也其尤以孝友馴行著者無如孝廉傪植君君諱之楠傪植其字也年十一好讀周易能通其大義弱冠中應天鄉試爲名孝廉其家居每鼓起先趨拜兩尊人於牀下然後櫛沐出告入復事之當身者及戶者

及戶外者諾而行勿專也其尊人病竟夜侍帷外衣不解帶聞呻吟聲即瞿然起居喪如古禮事兩季父如父與兩弟同爨終身無間言買一妾甫入門詢其母家知爲前母之族君爲泫然曰何至是立屏之別室明旦召其父告以故令攜之去且具資嫁之爲孝廉幾三十年苞苴竿牘未嘗與也君之立行久而不變國人尊之而君更挹然常稱曰在禮如是聞之父兄如是於楠何有哉己丑之役以公車入長安竟引疾弗克終試事與徵輿相見

于邸舍出其途次所爲詩近百篇徵而彰怨而不怒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目之所見蓋不能無黍離之思焉則猶風人之遺也君子詩蓋合於道矣時徵輿爲秋官郎日苦抱牘不及爲叙爲書數言於卷末君得之甚喜謂宋生知我詩遂別去後五年徵輿以喪歸自閩中既卒哭君之弟鄂西以君之子來見且於邑曰喪余伯氏三年矣伯氏且死手其詩命余曰必梓是必令宋轅文爲序遺言如是君不可以辭其孤頓首泣如鄂西言徵輿曰君之

善詩其末也其行其本也序其末不若傳其本也夫諸僻之人與苟生求食之士交奮臂而求亡禮然而父猶在上子猶處下弟不敢先其兄三年之喪不敢不去官四仲之月不得不薦食禮其不亡也如君之行胡可少也蓋徵輿既練而爲君傳鄂西又曰君好釋氏年十二即誦觀音大士大悲咒以至于終病革時先割其產以施釋氏次及宗黨最後及其二子二子所有不當其施之十三事畢就外寢召其同學僧縱論禪學如是數日而後死

死時跏坐如釋氏法郡人皆神之則又可異也宋徵輿曰昔儒與釋相敗也今儒與釋相譽也譽而亡之不若敗而存之每以爲今之儒與釋病若李君者爲儒如儒者言學于釋如釋者言是兩存之者也無敗譽也無今昔也道也

貪翁傳

貪翁者齊之北海人其父賈於松翁與偕來父歿賈少利不能歸遂家于松之南郭明崇禎末翁年且五十矣時松人沈猶龍以大中丞總督兩廣軍

務未幾遷少司馬入京師過其家休沐因以資裝歸兩廣稱沃地饒奇貨長吏相問遺或以珠犀文罽水難火齊之屬沈公稱能吏無墨聲歸裝所具物之所有而松故僻壤少所見小民譁騰相傳沈公裝過其實翁聞之心動入城至沈公第不得入窺其門沈沈也會郡守入謁翁從胥史後得入有所見輒驚異稱是大上方厭觀爲羣隸驅出徙倚至日暮歸謂妻子曰嗟乎我得沈氏拳握物我富矣死不恨矣妻子皆匿笑不應翁亦不復語歲乙

酉大兵定江南沈公以起義敗死其第燬于火為平陸翁暇輒游其處徘徊不能去久之乃之冶工所市钁鍫鉏臿等數十事既具悉出其父所遺貲畀其子因告其妻曰若與子處我將有所為妻駭曰若何為翁示以所市钁鍬之屬且耳語曰沈氏地雖平陸其下必有藏物我操是具以往發而取之我與若富且延世妻笑曰物之所在若不知也沈氏地甚廣鉏臿雖具將何所施且多至數十事何也翁曰然地雖廣不過十餘畝我即而擬之於

彼乎於此乎必有方為而後從事宜即得苟未得一歲不已有明歲明歲不已有後歲即終不得我終不徒歸是故非多具其器不可且我以餘貲畀我子俾我終年厭飫我為計甚悉若謂我愚人耶其子聞之固諫如母言翁大怒曰我老矣凡為此者為若輩今不助我而更撓我遂去不顧入城就沈地傍儀一壓以居且則操其具以往循垣堵跡且審且掘日不過尋丈抵暮而後息始懼人窺伺分其利既久無不知者或環而觀之益久人亦不

復觀如是十有餘年而沈氏之地縱橫高下溝塹如鱗矣其子頗孝謹日為治食不敢缺翁年益老作益苦一日喘不屬仆於溝中隣兒掖以歸迨甦則復往隣父老哀之好謂曰十餘年而不獲可以止矣翁謝曰物近矣在咫尺間父老幸少立且有所見一儒生過之邑莊口沈公非墨吏也且能起義是其人非有瘞藏者若徒自苦耳翁哂曰子無紿我且儒生也而暇為我謀欲撓我富乎聞者皆大笑至庚子獲一瓦酒壺翁曰是必有瘞復掘也

二丈許果得益取以覆壺良是則大喜曰是必千金值畏之絜中且曰此金寶微也所掘地彌深一浮屠師聞之至其所言曰君前生多發人墳墓神譴君至此是壺也譴媒也君猶不悟將達黃泉阱曲土顙必無幸矣翁仰曰我比得墼甚善然若以神誑我欲壺耳若豈欲酒者浮屠師俯首謝不敏去翁他言語及衣食起居與人無殊者其有答也必與問者相應惟惡笑者聞嚀怡聲輒戟手大詬使其人遁乃已宋子曰余客朱生為余言翁所為

如是屢使人往視果然自丙戌至今壬寅十有七
年矣其事可怪故作傳記之翁姓王郡人稱爲貪
翁蒜生謚云

林屋文稿卷之八終

林屋文稿卷之九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羡 較字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退庵李公墓誌銘

康熙乙巳正月九日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李公
以疾終於家間月撫臣聞於　朝朝列士大夫無
不震悼失聲而徵輿爲公同年生又同爲　京朝
官久習公之行實以社稷臣期公而不意其享年

僅止此也爲之南向長號輟食者累日未幾而公
之長子之本走　闕下俟公祭葬贈謚之命於所
司以其間來見徵輿於邸舍伏地絮泣以狀告曰
先大夫之兆域有　國典在以我子之習先大夫
也敢以銘石請惟徵輿之從公游實始於乙酉相
親若兄弟二十一年如一日嗚呼主器者推公之
志以銘屬徵輿也其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徹
字聖一號退庵其先居蘇州吳縣之包山祖雲鵠
徙居江寧棠邑遂爲江寧人父在公前丙辰武進

士歷任援勦副將軍公貢祖贈父封皆得晉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封公元配曹太淑人實生公公生而穎敏就塾受春秋舞象時誦傳記經史註疏諸名儒文字至丙夜不肯休家人或慰止之公謝曰父母以中年舉我無兄弟我不力學無以顯親無貴生我矣行其意自若爲諸生縉紳名宿皆推重之二十六舉於鄉又二年爲丁亥以春秋中會試第四人尋授官行人司行人以其暇爲古文詞歌黙而爲深湛之思詩古文業大就居二年 世

祖親政於御史臺多所更置公以望實擢爲廣西道試御史拜官三日疏請修實政所指核六曹事語甚峻 世祖可其奏下所司行其年出按湖南時湖南當兵燹後多災傷守臣請免今年田租公上疏曰今之災傷在順治九年題勘往復大約在十年即得蠲而九年催徵已告竣民賦正額畢輸矣所進任官不在民矣等蠲耳蠲九年民受蠲名蠲十年民受蠲實蠲十年便部議守故事不獲行然識者謂自古詔免明歲田租與公疏合其後

世祖時屢沛 恩詔 今上感異星 大赦先後所蠲賦不可以數計其所以周卹民隱振古未有特以蠲逋賦不蠲額賦大率恩在官吏或民之善逋者受之良民曾未得一與舉朝皆歎公之先見以爲爲民請命惟公疏爲切且大也公巡行至常德值孫可望帥羣賊自粵西犯楚勢張甚其別將張光遠以舟師先公策其必至令鎮將遣兵出其西南過溪水上流期賊至乃發已而賊舟果至蟻集常德城下先所遣兵啓決溪水水積久驟發懸

流疾下聲如雷霆賊方進兵其舟忽互自擊檣楫摧傾漂蕩失次因擾亂公令出左右伏兵夾擊之賊大潰遁去遂以精兵尾其後復大破之沉其舟千五百餘艘督臣以捷聞稱公協師親歷行間功出鎮將上 世祖嘉之勅部錄其績按湖南歲餘章數十上其最要者如改折黃絹與屯田止委署復舊舉人皆切中地方利害楚南德之復 命過武昌民遮道羅拜數里不絕輿至不得行前此未有也公在道念父母甚回道即請省親假滿入補

江西道掌京畿道協理京察戎政移掌河南道臺綱肅然會　世祖親選給事御史爲淸卿以公稱職又資最深擢拜太僕寺少卿遂以其官協理兵部督捕事務不一月遷右通政轉左尋進宗人府府丞時輔臣有挾忮市權者爲御史大夫所劾輔臣意公爲御史久習於其大夫因疏辯遂及公

上令集諸王大臣九卿廷辯公從容自理無支辭

上察公直且誠謹未幾遂拜刑部右侍郎轉左故事六曹尚書坐決事侍郎固爲遜讓默坐取充

位公曰是豈設官意哉且刑部爲法司長民命至重默坐者非是當大獄疑獄與其尚書言反覆盡意示悲惻色其尚書謂公言忠氣仁心重公故所言無格者當公時刑部稱無冤獄　世祖知之見公輒色喜及　今上即位推恩羣臣公祖父贈封如公官贈祖妣封母及妻皆爲淑人廕一子入監讀書拜慶之日公雨泣不自勝以受知　世祖故也　天子有事於岳瀆遣大臣代公承南鎭　命乘傳往迄事即日引還有客言會稽山水甲天下請爲竟日遊公曰我念親久向者有　王事未敢省也今恐須臾留此乎遂取道江省拜父母於庭徘徊不欲復就道封公趣之曰　冲聖在上汝大臣奈何久在此程既迫不得已乃行甫復　命曹太淑人訃音至大慟幾絕遂奔喪見星而行既就次毀甚明年埜太淑人於江寧之良官山公在喪次及埜次藉艸枕塊如古禮時春雨久地蒸濕不可處公諸子泣請易寢公不肯遂中濕疾三年中不見賓客不入中閨非喪埜事不語時論以爲難

服闋濕疾復作遂不起將革顧諸子曰我一書生官至卿貳奉職不敢不謹無所恨惟受　先皇今上厚恩未終報謝之本之實已列冑子如服官當盡蓋父年八十不能終養若曹善事之我瞑矣言迄而終不及家事公素有得於理學至是人以爲存養之驗云公生於明萬曆庚申四月二十七日終於康熙乙巳正月九日年僅四十六歲所著有學詩錄及詩文若干卷奏議若干卷行於世子四人長之本次之實皆以諸生爲官廕生次之用

次之端女五人其婿配具詳狀中公之友之仕於
朝者會哭於京邸咸曰公社稷器未究也幸有
子行究之矣徵與疾應曰是宜必然遂爲銘曰
公先之鄉包山具區以高以深蓄育萬數橘柚魚
鼉楚萍禹書所弗覿者宗廟之模百官之趨公材
富有岳立淵儲明試敷奏罔不用譽三命有赫兩
耳夾車所弗覿者黄髮鮐背卷衮形弧公啓良子
夙成通儒或何天衢或道五都罄無不有丕積露
餘億秭其世拜公幽居

勅封吏科右給事中魏君元配贈孺人張氏

墓誌銘 代

孺人姓張氏諱某眞定府栢鄉縣人兵部職方郎
某公之孫驃騎將軍某公之長女也母趙氏實吏
部尚書儕鶴公之次女嫺於家教克以儕鶴之訓
訓于孺人及笄而歸于今封給諫某君當是時舅
某公由進士爲邑令以卓異得考選當授御史值
明神宗尚恭默候三載始報命未幾而御史公以
養親告歸孺人與給諫君朝夕色養惟謹御史公
顧而宜之嘗稱曰吾待朝命者三年自朝而抵舍
爲道幾千里於養不匱於道不頓非獨余子孝也
家婦實與有力焉及御史公卒給諫君諸弟皆幼
而姑氏則老矣孺人敬以事惠以撫游泳甯訇克
和內外門無間言延師在塾供事維恪于是給諫
君之弟五人皆得補博士弟子戊寅給諫君以選
士授邑令地在山左孺人曰誰不欲仕以今而仕
時乎以山左而仕地乎給諫君喻其意遂告歸已
而山左果被兵諸邑令無得善去者孺人若有先
見云壬午次子今給諫石生君薦于鄉書至丙戌

本朝首衆會試而石生君得甲科高第選庶吉
士孺人喜曰我昔從夫子事先舅氏于燕邸燕我
所習也吾子今讀中秘書其往視之久之長子某
君宰費來迎養孺人曰吾聞爲吏猶製美錦也我
不可以不觀至則留費未幾東省盜頗起害濟南
道李時遂陷蒙陰距費七十里左右進曰宜急去
孺人色莊曰事迫時民所恃者長吏吏毋去是吏
去也民亦且議去無費矣向者我如不來來則不

可以賊故去我子遂進某君而訓之曰汝與費存亾無以我爲意乃躬作酒醪備糗糧以勞城守者由是費人爭自奮授兵列堞嚴若大府㕆鄒滕嶧泗諸山賊無日不伺費即費亦嚴自備賊偵知之遂不攻去戊子東省稍定孺人始返于栢鄉適石生君以給事中爲山西考試官事竣歸省孺人語之曰汝爲諫官宜速歸朝廷我婦人惟知門以內如我外祖父儕鶴公之公忠介節乃汝師也石生君再拜受教比還朝上書言事天下稱之爲名諫

議蓋有所原本焉順治己丑二月十九日卒于內寢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即某君名裔鼎費縣知縣次即石生君名裔介丙戌進士吏科右給事中次裔訥次裔愨俱博士弟子次裔侗庶出孺人撫之如己出女二人俱適仕族封給諫君將卜某月日葬孺人石生君以告其友史官某請銘厥墓乃爲銘曰

箕山之陽趙公是鄉女士嗣徽魏宗廼昌成配厥德哲嗣孔臧訓伯以義巖費斯彊誨仲以直司諫道章史曰賢母申之無疆

贈文林郎兵科左給事中次山劉公暨配贈孺人楊氏封太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代

順治十四年春正月吾師元公劉先生遷張太孺人之喪其年夏四月八日庚辰與太公楊孺人合葬焉先生手大宗伯胡公所爲狀泣授某曰孤生十歲而先人即世先孺人鞠育訓誨以至今孤無所致情惟是先人陰行德于鄉及兩孺人之懿媺閭黨莫不聞幸邀賜于胡公以徵信誌之貞石而

光諸幽惟吾子是賴某辱在先生之門又以里閈故竊得太公兩太君行事之槩謹頓首受狀參益而詮次之太公諱坤號次山先世家于江南之上元明洪武中封建諸王有官金吾衛鎭撫者從燕王而北遂隷籍順天爲大興人曾祖諱曾常一遷于營平未幾復故里祖諱逵仕爲錦衣衛千戶父諱英生三子長乾季巽太公其仲子也幼習舉子業久之不得志自念曰使吾爲諸生安必致鼎鐘養吾苟出智力旦暮有以盡歡獨不愉快哉乃決

意棄去從艮賈游營什一供甘旨顧其天性磊落雖寄迹闤闠暇輙讀書取其益于身心者尋繹之言行之可法者揭諸壁間以自勵故其權贏縮衡本末率亦不求饒冨時時謂所同遊吾與若市其術勿市其心也罔利以奪造化之巧而積貲以愚子孫則孰與義多吾勿恐爲也里中以是樂與太公交又嚴事之稱爲篤行長者太公慷慨重然諾好振人之戹宗鄰戚屬若同里有緩急無不赴至捐所有無悉色故舊不能自存者皆延而客之終

其身常有負太公數百金久之度弗能償又内媿不敢言私語所知曰吾終負劉君矣可若何吾獨有弱息尚可鬻以謝太公聞之驚曰以吾故而使失父子恩是何異吾驅而僕隷之吾縱不能邀故人歡奈何重吾過亟召其人折券勿復責其施德不報類如此太公娶太君楊氏某公之女也動嫺儀則不苟言笑太公之行義樂施楊太君恒拮据佐之時太公有母治家嚴太君承順罔弗至飲食服御稍腆潔具以進姑而身取其最下者故太公

之敬養益無憾其儉素勤約亦天性也太公中歲鰥嗣楊太君念之深乃爲太公聘張太君既來歸相得歡甚是歲張太君遂舉先生楊太君愛之如已出繼而亦生次公太公時撫先生顧兩太君曰是子必亢吾宗惜吾善病不及待也得視之十年足矣及先生十齡而太公竟逝去兩太君撫兩孤煢然相弔依倚無間更相教以蕘笋午夜課讀燈火熒熒組織聲與伊吾弗輟迨是者二十年而先生登進士楊太君謂張太君曰吾與若乃今有以

報夫子謂先生曰爾翁以顯揚望汝吾常恐弗見汝成立而溘焉朝露無以見爾翁于地下今幸矣吾兩人撫汝兄弟自十齡七齡以至今日因泣數行下後先生以祿養者八年而楊太君卒蓋兩太君之訓先生如出一口而其貴也張太君曷之加切先生常敎諭唐邑太君則曰儒官卽升斗祿人師也爾悉心以課諸弟子諸弟子賢爾則友之母徒南面爲也及爲汝陽令先生以宛南數被兵獨身先往太君則念之戚疾久之汝漸寧亟迎養太

君病亦良已朝夕以政事誠先生先生遂以循良高第選計曹郎擢給諫先生在掖垣太君則又誠曰汝爲　天子耳目臣職基重苟不國與民是念而翹翹以訐爲直冀内遂所欲烏用課官爲汝慎無然持議必和平思恒在公甲午先生以公事左遷一官太君無怫色唯告先生以砥礪報　朝廷無遂不自振葢卓然遠識通達大體古所稱賢母若陶若雋不足過也性至孝初歸太公與楊太母視堂上膳惟謹勤苦力作家以饒羨而澹泊自甘

數十年如一日庭闈肅然雖耄年猶以率作先下然亦未嘗譴怒有不能者誨勉而已羣從子姓以及内外姻黨情誼殷渥靡所不洽卒之日莫不隕涕追思淑美焉嗟乎以太公之盛德而嗇于壽以藐孤遺兩太君兩太君以慈母兼父師用能厚集福于先生令聞顯融使太公之言若操左券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太公生于明嘉靖壬戌十一月十八日卒于明萬曆庚戌七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九　勅贈文林郎兵科左給事中楊太君生于明嘉靖丙寅六月二十七日卒于順治甲申九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八　勅贈孺人張太君生于明萬曆辛巳二月十四日卒于順治丁酉正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　勅封太孺人子二長即先生名某崇禎丁丑進士前工科都給事中今光祿寺署正娶譚氏明新寧伯振襄公之女繼娶王氏太學生觽晉公之女張太孺人出次名顯緒娶李氏太醫院御醫冲宇公之女繼娶李氏惠泉公之女女二長適太醫院醫士顏金龍次適羽林衛

指揮同知王國泰俱楊孺人出孫男三先生子芳海聘國史院侍讀學士石公申次女次公子芳淵未聘芳漣聘前中書舍人李公景昌女孫女一適辛卯舉人張弘儼次公出墓在西直門外支家坡距都城若干里銘曰

劉公先世王之親近純孝達權國門大隱而義是敦而膂勿屯實儒其行以利後昆猗歟二母宜其家室貞孝以慈若合膠漆翼我先生邦國之楨善積莫圯終有令名從以女士用集厥祉永貞永固

傳千百祀

眞定梁母王淑人墓誌銘

歲丁酉夏少宰梁蕉石先生來告徵輿曰我喪我母氏二十八年矣我有緋翟之衣弗克以進我有脊鼎之食弗克以養我心所永懷我目所永見惟我母是哀我母有純絜之操孝慈之德基於纓縭著於釜鬵遺於栝棬皆我心不敢忘謹述爲行狀請子銘之以垂後世以昭鄉國徵輿側席固謝曰此孝子之所盡心也此貴大夫而能文章者之事也輿也弱不足以承之先生曰我知子素敢固以請于是再拜受狀而次其辭曰淑人姓王氏世爲眞定人祖諱藻明山東布政使廉吏也父篤行公諱兆年以文學道誼重於士林淑人生而頴異篤行公奇愛之敎之以古列女女士之法淑人受之如響年十五而歸愼可梁先生既饋修婦事如老成人視膳于舅姑朝必夙暮必夕遇祭祀俎豆燔炙之具必躬必飭家人慰止之淑人謝曰詩不云乎有齋季女敢以我稚而廢梁氏之法乎蓋梁氏

爲眞鼎族已二百餘年至太宰公而家法益修淑人於太宰公爲孫婦行以爲謹持之而後家可久也時愼可先生以名家子負雋才能文章聲譽籍甚有識者至方之趙忠毅公忠毅高邑人卽夢白先生眞人所嚴事也淑人聞之喜曰夫子負重名甚善然我聞之名者實之賓也夫子其念之愼可先生以爲然益折節攻苦習制舉業未幾遂登賢書淑人幾微不以次顏面時太宰之夫人馬太君尚在頋而嘆曰孫婦似我我爲尚書婦固未嘗以尚書次顏色也愼可先生好交天下賢士大夫又樂施予濟人困阨不能無所費淑人出橐簪解珮以佐之卽有急不使夫子知也夙夜籌畫有無黽勉以至耕織鹽米無不中程度若是以愼可先生家食二十年不困既舉蕉石先生兄弟以就塾卽敎之曰語曰守死善道記曰素其位而行若等知之乎終身行之足矣此聞之我父然也蓋淑人之言本於慈孝者類如此歲辛未所生女適王者卒淑人哭之痛因以得疾疾篤矣蕉石先生問於

醫以珍果獻即詰曰以獻若大父毋乎曰未也遂屏不食曰須汝大父毋食乃食耳葵石先生兄弟醫禱無不至竟不起年僅四十有六卒之日有一老嫗從外來伏地而哭殆絕而蘇家人怪而問之嫗曰老婦前以百金之飾質於淑人值要婦無以贖乃以情告淑人慨然曰要婦佳事付汝去老婦曰此終不能償奈何淑人笑曰不償亦可耳老婦自念餘年無以報故哀中外聞之皆泣曰此可以知淑人之存心矣淑人於明崇禎朝以慎可先生

任中書舍人贈孺人于　本朝以葵石先生任吏部郎加一級進贈恭人後又以葵石先生任吏部右侍郎于制得稱淑人子三長即葵石先生名清遠丙戌進士官前具次清泰早卒次清傳前爲執金吾今中乙未武進士女三長適王原厚次適文學劉廣譽次適文學馬教庶出女一適文學崔隆基孫男五允樸入冑監次允桓次允杰次允栴次允椿曾孫男二俱幼輿按梁氏之顯融光著在朝無與伍者今慎可先生方任臬憲葵石先生以秉銓需次如大司馬玉立先生如光學做五先生俱在淑人子行而諸文學之爲高才生者且以次奕舉然皆淑人所勿及見也宜葵石先生之言出而涕隕也是宜銘銘曰

淑人嗣徽以孝以慈陳其翟服亦勿克衣薦其雉膏亦勿克飴胡德之順而養之違風乎木乎子心孔悲金乎石乎世以永垂

封承德郎中書舍人叔父邑庵府君墓誌銘

順治辛卯子月徵輿在官署中聞叔父邑庵府君

之喪哭失聲越一日爲位則又哭其友之在官署者唁而問故徵輿拜且答曰生孤不見父稍長求從諸父游其心幾以爲似我父也近年以來諸父行惟邑庵府君其於徵輿有恩誼也亦惟邑庵府君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後二月伯兄存標仲兄徵璧俱以府君狀來且命徵輿曰爾習于府君當爲誌銘徵輿曰癸未之秋兄徵璧成進士府君急遣家人持書北去其書曰成名足矣不願汝在樞要所得間宜歸里門徵輿讀書愕然請於府君曰璧

幸有文譽三吳長老先生謂當選爲庶吉士何歸
里也府君默然已而徐告徵輿選庶吉士時宰爲
政余不欲余子爲時宰私人時穀城方禹脩起家
郡守不二年入直文淵閣素與兒璧善故府君之
言若此先是方君使其門下吏持手書求爲婚姻
府君已前却之至是兒璧亦以父命故日夜謀請
急井研陳贊王當國勿善也方君亦勿爲解遂以
中書舍人奉使歸其明年北京陷福邸立兒璧以
禮部翰林院題爲經筵展書官而兒標以御史陳

朱明薦得待詔翰林府君則又貽書召之曰南中
政事皆濁亂夫高張賢人君子相繼去國爾兄弟
何爲獨留于是標璧皆堅請得歸蓋兩京之危府
君知之蚤矣嗚呼先朝惟重科目于是舍章務本
之士不揚于廷而溥有聲華者輒都顯位至崇禎
之季日蹙國百里而時之貴人方茂爾惡何其鄙
耶若府君者患逆先知明斥妖孽卒免其子于死
以此爲國者之蓍龜也能言于家不能言于國豈
不惜哉府君之行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學優不仕

亦無悶焉自獨復中行之義不明而尚口之士貴
難得之行以爲名高府君曰慕義若渴者其去義
也亦若脫余不忍爲也故府君之德人莫能名府
君諱茂韶字成之末年自號邕庵居士先叅政遜
庵公之次子也叅政公官旗南銓曹將推滇撫因
不好遠宦力請致政家食數年卒諸子析產不能
及中人府君所居室僅蔽風雨日危坐讀書其中
服闋即補博士弟子居一年學使者試高等得食
餼其於經義以習久益精深卒不得第不自恨也

歲丁卯以恩貢就選人値鄉人居文部竟引嫌僅
與州同知銜府君頗不屑而兒璧以是年舉于鄉
明年遂同歸松江其後兒標兒璧俱以學行爲吳
中賢士大夫所推許而府君日杜門就城西隙地
穿池養魚坐嘯濠梁間客有語及時事者輒不應
甲申得封中書舍人如兒璧官以前銜進階承德
郎乙酉遷居于黃歇浦南之虹橋里爲先世故居
宗黨聚焉府君安之戊子命兒璧及徵輿重脩家
乘以收族人己丑府君偕楊太安人壽七十見徵

與之次子而喜命兄璧子之名之曰祖年辛卯春徵輿從京師歸見府君于虹橋故居及之官閩中府君泫然握輿手曰爾父歿後余與爾一家也余老人恐不復相見如下見爾父將以爾成人告爾其勉旃輿頓首謝且泣悲其敎之及乎父也是年秋九月得寒疾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塟於叅政公墓之昭位曾祖諱公望官王府長史祖諱乾贈大夫父諱堯武明進士累官雲南叅政爲福州守有善政祀福州名宦祠娶楊氏封太安人子

四人長存標官翰林院待詔次徵璧明進士官中書舍人次存棐郡庠生次徵遠尚幼女三人長適庠生杜元嘉次適庠生許遠識季適庠生張斝府君沉詳通練雅度過人嘗遇水火盜賊曾不改容及身膺朝命恬若果有賀者滿堂亦不爲動也族人數百遇有疚喪急難匍匐救之爲宋氏亢宗子者五十餘年宋氏固雲間名族自元明以來先世之賢且顯者載在郡志可考而知茲不復述述府君之德之可以銘者及與徵輿之有恩誼者如此

銘曰

宋自汴來三遷而松元明之際其家素封甲乙射策賢顯數公餘慶世延以仕以農府君之生當明之豊府君之歿嗟明之窮免子於難世稱其通從子曰輿幼爲孤童府君知之以䘏五宗七十逍遙孔之餘風命塟父側孝思其從五福備矣惟德之中

贈中憲大夫仲晋顧公墓表

順治十有四年夏吏部考功司郎中顧君奏請於

上曰臣贊以甲科起家授大理評事蒙恩擢補銓司洊至今職惟是先臣見背于今八年未從窀穸臣食不能飽寢不能夢以內計之殷臣有專司勿敢言今計典告竣幸免於戾願乞歲月之假以安先臣蒐鬼謹昧死以請蓋自 開國以來十有三年而後舉內計故事一切取辨皆在考功郎顧君精心任之事無違者 上大悅方將報以卿秩而顧君灑泣爲此請 上重拂其意給假以行其明年戊戌十有一月庚申始克塟厥考仲晋公於

長洲縣之儒教鄉而謂徵輿子與贊游若兄弟可表我考墓徵輿以先大夫爲吳縣人長而習吳俗固已悉仲晉公行及仕而獲與考功稱石交遂得以究公之隱德乃受狀而論曰公九齡而喪母韓太夫人呱呱號泣過於成人喪畢骨立病幾不起里中稱爲孝童歲壬午父認庵公疾亟命以藏書數千卷悉付考功公泣曰書亦先世遺也敢不均諸昆弟及認庵公歿公居喪孺慕如喪韓太夫人時値閩華兵燧塞途吳民盡奔而公襄其葬祭咸

易具至就窆之日背決流血以是吳人言公之孝明天啓時閹人竊柄清流多難郡吏部郎周蓼洲先生以忤閹被逮緹騎至吳士民擊之有死者撫臣上變禍且不測公陰劑之於有司而蓼洲先生瀕行囊無一錢公又陰爲貲豬凡緹騎酒食及道里費皆身周之人謂公闊力能生死人奈何與之左即周吏部可鑒也公笑勿應行意自若以是吳人言公之節公性俶儻重然諾急友朋之難甚於巳夜半叩門號無告者公輒慨然應之急公好義

徭里征輸無不先父老身任之捐其產無吝色以是吳人言公之惠成童而補博士弟子即有聲爲制舉義軼其儕伍間爲詩古文辭華實交暢郡文人暨先達皆引以爲重晚年手錄經史及先秦以來諸名家數十種口授考功及次君贊考功得以弱冠成進士而次君亦且以高才生需翰苑選皆纘公之澤以是吳人言公之文公疾惡如仇義形於色遇事有不平者面折之無所避權貴至爲髮指纓絕及考功貴顧杜門不應賓客有以竿牘請

者公厲色叱去其後戚友見無敢目及利者吳人以是言公之介公之先出自晉東平郡王維至陳黃門侍郎野王始爲吳人代爲名族二十餘傳而爲公之曾祖佐有二子長爲大納言華所公次爲公之祖省川公納言封其父如其官嗣是族之顯者比比公少爲貴介子弟風骨玉立歲時以醪醴會國族飲至醉温克愈甚色笑所及人以爲光及見考功第及其假歸繡衣趨庭焜燿閭閻其歿也戚友哭於堂隣里泣於黨有不止於不相不歌

者考功遇　覃恩加級贈公中憲大夫其塋也皇命顯赫衣冠會送車湊于虎丘舟鱗于通波執紼者以數百計以是吳人言公之榮嗚呼公之德悉數之則不能終也試舉其大者皆足以爲士君子式徵輿乃敬表其阡曰是爲東吳賢鄉先生仲晉顧公之墓公諱謨仲晉其字也先世配嗣及生卒月日詳其誌傳中

故太僕寺少卿席君墓表

惟我揚州之藪曰具區滙水五百里蘇常湖三州

之山環之如屏障山水合而天地之氣畜夫是以能生偉人以予所及見太僕席君其一也君諱本楨字寧侯生而岐嶷及壯長八尺餘美鬚髯豐頤廣額氣岸英異讀書治詩春秋通其大義嘗曰聖賢所以教人仁愛而已爲士君子無論窮達要在智力能活人耳當明崇禎季年累歲大祲餓殍載道君乃大發其橐中金輓襄樊之粟儲之中吳以次平其值既而嘆曰民尚安得值惟有賑耳於是戶書其口口計其食著爲令分賑之吳人之得活者幾萬家君度力尚有餘凡其所貨殖之地若金陵若臨清若濟寧皆賑之如中吳當是時國方被兵司農告匱有司惟徵輸是問而君以一諸生食中吳東齊二千里之饑民凡發粟萬捐白金二萬聞者莫不驚歎於是巡撫黃公直指宗公上其事於朝優旨授中翰晉階太僕寺少卿特建坊以旌之皆異數也君感上恩且憤朝臣無肯捐身家爲國出死力者上書願助國家討寇請悉輸所有以佐軍時軍事益急上日以捐輸望臣下而貴戚世

臣皆爭匿財莫有應者惟君一人挺然行意不顧人主爲動色嗟異而時事已不支矣君事其父贈大夫右源公母吳淑人以孝聞事其季父左源君以順聞撫其宗人立義莊義學以睦聞吳人士稱君之行比於醇儒而君益退然若不足常若爲天下負隱憂者其官留都也嘗副劉給諫持節移封唐藩於江右之臨汝臨汝人譁不納給諫氣頗懾君宣朝廷德意諷曉百端始克竣事甫報命即歸隱於洞庭之東山時　皇師南下江南初歸版圖

吳中少年合諸亾命者倚洞庭爲窟鄉里人恐以告君君曰此萬分無益徒使我屬無噍類耳乃築隄防嚴約束輯和其衆以聽命于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予爲諸生時嘗望見君於稠人中心知爲異人甲午秋游洞庭兩山山中人曰君之德比于父母師保謂君何以得此于五湖間方將邀嘉日介友生與君脩士相見之禮而君遽以乙未秋捐館矣己亥夏其孤啓圖以書奉國子祭酒梅村吳公之銘來告曰先子以鄉士人之請獲祀於學

宮之側惟鄉士人之論執事其稔聞之今墓有日矣敢以豐碑之表煩執事夫表者標也標前人之行以告後人者也徵與不文何足以被金石傾於傳有之曰君子表微君之上書願悉家財佐軍此其事與漢之卜大夫相類然卜大夫當盛漢之隆武帝雄才大畧立賢無方士有朝爲餓隸夕拜卿相者卜大夫窺其欲而中之是以平津之論之也深若君者當明之季君國俱殆事在漏刻薦紳之士方欲自遠而君起艸茅思盡出其金錢以奉危主安得有所望而爲之此其心有非卜大夫所及者矣是則君之微之可表者也君有四子啓兆啓圖啓疆啓寓皆讀書循禮克世其家啓兆後君一年卒人頗惜之然三季兢爽所以收君之報未可量也君之懿行奇節具誌銘中生卒月日世系配出具行狀中其墓在卜家山之陽表之辭曰起家億活人億昜其祀以德

林屋文稿卷之九終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美 較字

雲間李舒章行狀

舒章諱雯江南松江華亭人也其先出于隴西明初入本郡五世祖伯璵宣德中舉孝廉其子澄及淸俱登進士第遂爲仕族至舒章之考若鶴公諱逢申登萬曆己未進士崇禎初官水部郎性剛峻

數上書劾當世權貴人竟坐法論戍舒章從其父自京師歸年二十餘爲諸生口吃不能强記自恨殊甚發憤閉戶盡取周秦以來諸古文辭及漢魏三唐諸家詩賦以次誦習至冬夜披褐衣擁布被伏而讀書常過夜半稍假寐復起篝火理前冊聲出金石以至質明如是幾盡四冬水部公哀而勞之曰若縱自苦不爲我地耶久之學大就輙著詩賦及他古文數十百篇人頗笑之時同郡陳臥子子龍初舉孝廉名籍甚性一往無所推許見舒章

詩文則灑然改容曰此空同于鱗間人也走其舍與定交因偏贊其文于諸公諸公無不自謂高材生見舒章文又無不人人自謂勿如也臥子方盛自負得舒章氣益壯兩人深相信各有所論著輙自方古人高自位置聞者大駭已而姑蘇姚學士現聞會稽倪學士鴻寶亟稱兩人才桐山方密之以智時以雋才聞于江北起而應之于是海內翕然稱雲間之學好文者爭言陳李矣甲戌徵輿以詩受知于臥子先已獲從舒章遊至是相得益歡

丁丑舒章館于徵輿之家而臥子是年舉進士以母喪歸三人相聚里居互相礱切所謂詩篇甚富各梓爲一編間傳于世而舒章彷彿樓稿尤著庚辰舒章走京師訟父冤章上報罷歸時臥子方治獄越州獨與徵輿倡和無倦壬午同落京尹籍舒章顧徵輿而嘆曰我與子既三黜矣異日寧可四乎其意欲遂絕有司之試云癸未其仲弟復上書訟父冤事大白水部公得故官而舒章遂從行入京師明年三月京師陷于賊水部公竟殉難時舒

章已不食四五日絮血行乞僅得棺朝夕捧一壺
漿跪而與父前哭不絕聲又餓且病形狀變易幾
死矣會　朝廷以大兵破賊遂收京師而舒章守
父骨不復動氣息奄然侍御曹公秋岳見而憐之
謂少司馬金公豈凡曰是故所稱雲間李雯者也
以父喪故在此旦暮不得食即死耳于是兩公同
薦之内院給饘粥舒章就食一二月稍蘇内院試
令撰宣諭北直山左河北詔書則援筆立就諸公
大稱善即用其文布告中外傳至江左識者皆曰

此李生筆也以是知　今朝廷得士焉内院諸大
學士旣奇舒章才則强之以官薦授内翰林弘文
院誥勑撰文中書舍人時甲申之秋也舒章名以
文得官而其友稱譽之過當于是忌者日益甚乙
酉八月與北闈分考所取士皆選忌者爲蜚語曰
舒章且考授内院編檢御史某遂露章爭之曰故
事非進士不官翰林李某諸生不當得此官有
詔詰御史何以知李某且官翰林具以狀對御史
窘即引翰林數公以自救章竟下刑部給事中某
爭之不得諸公三疏對事始解各罰俸有差而舒
章亦不自得思告歸矣丙戌秋請假歸父得　俞
旨奉水部公柩馳傳歸里襄事畢臥子與徵輿往
與慰勞如生平歡而舒章已内病顔色枯槁益深
以得官爲恨臥子解之曰子不官則不得食必死
死則父骨不歸矣語有之觀過知仁子之官孝也
復何恨舒章謝唯唯是冬徵輿以公車北行走與
别尚無恙其明年病復作會松江吳勝兆之變舒
章遂與疾還京師時徵輿乞假南歸路相失不復

得見至冬聞舒章竟以疾卒于燕邸嗚呼痛哉蓋
徵輿年十八從同郡諸高材生後旣稱且狂諸公
或與或否其深知徵輿而曲庇其短者惟夏考功
彝仲及臥子舒章三人耳乙酉秋哭夏考功于大
澤中丁亥夏哭臥子于寶應舟次至冬又哭舒章
于彷彿樓人生幾何知我者復有幾人嗚呼痛哉
舒章生于萬曆丁未某月日卒于順治丁亥某月
日年四十一元配楊氏先卒繼配許氏子二長曰
畧爲邑庠生篤行君子也次曰曙尚幼女一甫五

歲太僕卿曹公秋岳爲其長子聘時舒章方入都病篤矣太僕之聘君子義之其在京邸藥餌服食皆今冡宰百史陳公給之既死則又經紀其喪含襚甚美柩得乘驛歸舒章生平好長者游及死喪竟得友朋力焉憶丁丑冬徵輿與舒章臥子同飲既酣臥子笑曰我三人中誰後死其以誌狀屬之舒章曰以年則當屬轅文然無奈其善病何也今二子同歲卒皆天而徵輿顧獨存不幸言而驗既至燕經其故邸遂哭而爲之狀時戊子季冬距其

卒時一月矣

李母戴太孺人行狀

順治七年春正月内翰林秘書院檢討臣李廷樞上家臣家世淸素母沈氏相臣父于室夙夜靡朝祖母戴氏撫臣于襁褓出入是腹得以有生及臣有知教以學肄督習一經臣幸第進士得官翰林惟訓是率六年春祖母以疾終于家不得從臣父視含斂心竊痛悲今卜葬有日臣請假若干月助臣父襄大事以報罔極之萬一謹昧死以請掌院大學士上其事　天子憐之可所奏得乘傳歸治葬比其將行廷樞於邑而告其同年生宋徵輿曰某官文苑備史局王母教也邀　皇恩歸以冡孫助父襄事願得當代大人碩儒作王母誌銘以妥泉域爾年家子方學爲古文辭爲某具狀將藉以祈不朽焉徵輿誼不敢辭次其狀曰太孺人姓戴氏蘇州吳江人世爲士族祖某父某俱明經母某氏生而婉順及笄歸于思雲先生既饋而舅姑以下交慶也吳江去江寧千里風土稍異太孺人安

之事思雲先生日益恭家告不給輒以身先姑勞苦之則謝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婦職也敢辭室勞已而舉脩甫乞生兄弟未幾思雲先生卒爲未亡人以教子爲首務述義方遺訓嚴甚以故修甫先生兄弟皆有聲庠序間家世頗震次第得孫五人太孺人色喜曰是皆不凡李氏有興乎督諸孫就家塾益力其文藝爲司教者所賞假以顏色否則訶責及之廷樞輩克自成立實由太孺人性儉朴當七十修甫先生率子女十餘輩奉觴上壽太

孺人誡曰所進服飾如其素宴樂無用聲伎乃為若曹舉觴廷樞貴太孺人詔修甫先生曰我以一經教子孫今有成名者可以見汝父于地下矣己丑秋七月遘微疾先是耳失聰忽復聰遍召家人曰將以九日長逝已而如其言享年七十有九思雲先生諱承祖以德行為鄉祭酒先太孺人卒子二人長長白即修甫先生郡庠生季小白邑庠生早卒女二人長適某季適某孫五人冢孫廷樞官內翰林秘書院檢討廷標廷植廷棟廷楨俱業儒

太孺人卜以庚寅春吉月合葬于思雲先生之墓附勒文金石以垂後世具德行世次生卒以待編錄謹狀

先考幼清府君行實

嗚呼先君之卒也其孤敬輿徵輿俱四歲不克襄埏踰十八年始克葬敬輿乃告其弟徵輿曰維我考有顯德行聞于家于鄉于國者爾既獲知其勿使遺悉次顛末我將獻之大君子乞誌銘焉徵輿瞿然受命因屬緊所聞為行實先府君諱懋澄字幼清其先汴人也宋宗室之苗裔從國南遷于杭宋亡因以國氏入國朝遷吳為名族高祖諱諭號鈍村成化中鄉進士曾祖諱公望號西莊以貲雄以孝義智勇聞祖諱坤號三江太學生父諱堯俞字叔然號方林嘉靖中鄉進士有盛德工文章受知于江陵張文忠公會江陵奪情上書爭之不獲聽竟卒于京師天下奇氣之士悼焉府君其仲子也十一歲而方林公卒號泣居喪如成人子十四能作詩十五能為古文交四方之士稍習經生言

即棄去喜節俠善持論陸沉久之以為今之人不足友也庶友于古之烈士乎于是祠趙虞卿于家益重其解印救魏齊云時同郡顧君思之于君鳧先酒徒也府君善是二人無間顧君尤豪誕嘗飲郊外服髑髏為觴行酒已則相與刺臂血瀝而埋之醉則歌呼而歸是時縉紳先生以淳謹相尚疾思之等如仇而府君與焉縉紳中不能無不肖畏議及則先騰謗冀以兩解由是口語籍籍府君慨然曰世且棄我矣徙居村墟日閉門為詩古文及

稗官家言尤喜爲稗慨不快意多寄焉他日侍母太夫人張孺人孺人從容言若父壯遊不返齎志以殁汝齒壯而足不出戶非肖子也盍往京師無忘若父所志矣先君俛首流涕即日離家時年三十矣始折節事制舉藝挾桑翰跨匹衛北將渡黃河投片紙于河伯曰非不得已勿渡也畢渡與友人書曰我性畏風波豁胸中無此因賦游子吟至都爲太學生然賢士大夫皆願與之游最善者江右劉雲居雲嶠兩先生及同郡楊石廬張叔翹諸

公會光廟及福藩出閣講學識者謂禮次宜有等殺相臣持之不欲變府君于是上書羅大宗伯曰某東海之鄙人也北遊成均竊聞皇長子就閣講學雖身伏艸澤而欣同有慶然愚以爲皇長子之繼統不在太子之立否而羣臣亟請以干怒是羣臣忠過也皇長子之當尊宜定于出閣之禮而舉朝故事之以成上下之疑此執事所當講也皇長子講學皇次子與焉禮同儀而書同義果孰帝而孰王乎是疑未解于臣庶上均愛下均敬果孰先而孰後乎是疑未解于宮中出必共席入則共輦果重此而輕彼乎是疑未解于皇長子起居同晉接同果等威之素別乎是疑未解于皇次子羣疑生變故作變故卒發豈必自上愚故不虞王上有非次之心而慮天下多枯菀之疑也羣疑起于民志民志定于尊卑尊卑辨于隆殺是故古之人貴禮也禮有大于講學者哉執經而陳無同異然有得之爲聖王得之爲賢王必有殊音矣羣僚進見無同異然論齒序貴必有降殺矣聽講分左右序

禮也然對立並坐不無嫌抗意者宜潛相之以上下乎史書之鑒戒均也若夫別名分杜覬覦敦孝友謹微漸意者宜三致意于一篇乎如是則臣庶宮府皇長子皇次子皆習知禮不可奪而群疑釋矣明王心安儲位奠藩服一舉而有三功執事幸勉焉書上宗伯大驚時論是之然忌者毛起適直指使者將以張太夫人貞節聞于朝府君因南還省母擬建旌節坊而太夫人更不快曰我向語若云何而遽歸也府君遂復北上居歲餘張太夫人

卒兼程奔喪內自傷悼不得親含殮哀毀過當水漿不入口者五晝夜居喪如古制服除將挈家以北親故多止之府君泫然流涕曰我何忍毋在而出毋亡而處乎卒復客燕者五年丁未以遷塋南還舊交多替顧君思之卒府君悼焉厚恤其家爲作顧君思之傳具道平生多奇慨切壬子北上渡淮而復遂就試于江南督學御史熊公廷弼已不錄復求試與諸生晨入諸生有請于熊公不能舉其詞熊公嚴急呵諸生將夏楚焉府君直前徐道

諸生所以不足罪熊公奇之顧問若亦諸生而敢代諸生言耶府君自言本太學生來求試哀諸生無口爲置對耳因復理前論熊公聽之釋諸生因默識府君名得送京尹試是年舉于鄉癸丑遷吳門丙辰不第歸復居故里丁巳舉二子時府君年四十九慨然作而嘆曰我無冢嗣不能不爲蒸嘗憂今有子身可以報國矣故己未之役益自奮竟以積勞遘疾不得第時海上潘衷俊松陵沈煌俱以公車先後卒喪不成且不能歸府君傷之爲具

棺殮護其喪南下經紀甚至此兩人非有素也府論高之是年白爾亨先生亦卒白諱正蒙與府君同舉于鄉癸丑進士精數學能先知嘗爲府君言我兩人將先後亡不出兩歲且具言時日詳在姚太史現聞先生記事中其卒也府君哭之慟歸預爲訓子書萬餘言原本忠孝如六經旨庚申秋直指使者克以張太夫人之節上聞奉旨建坊坊既成輿疾拜詔如禮至十一月十七日終于華亭之米市里距己巳生六月初九日享年僅五十有二

耳嗚呼微輿府君之不材子也其生也晚不得親侍溫凊凡所述者內則聞之我毋施孺人外則聞之伯父賓之公叔父成之公然十不得二三府君敦行葦誼甚殷立義學恤喪戚舉宗賴之兄弟行與賓之伯父最善一日酒酣謂伯父曰鬭雞走馬蹴踘超距縱酒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客往往冒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今雄心可銷雖割我血肉猶

甘之也可銷非雄也伯父然之請筆記其語載集中少時不事經生言習孫吳兵法散財養士思建不世功夜半叩門求千金濟緩急無勿應者即不足我毋施孺人助之益府君雖不言俠實自喜爲俠惟孺人雅知其意云性好游未嘗終歲居家旅燕者十之五六旅吳門者十之三四若齊若秦若汴若豫章若楚越皆有邸居又遍覽九邊規形勢爲所至必與其賢豪長者游故交滿天下能詩古文長于尺牘及稗官言所著有九篇集若干卷元

配楊孺人早卒府君塋之于曾祖三江公墓之穆位以壞吉命勿復遷繼配施孺人後府君十五年卒以節孝聞于郡邑別爲傳子三人協虎爲楊孺人出早殤次敬輿次徵輿初以協虎嗣伯兄絜庵府君殤後二十年復以徵輿奉祀不敢廢宗也女一人名琛適茂才許方盛天卒嗚呼徵輿不文承兄命紀父事涕泣伏書不敢夸誕以誣先德先是吳門姚現聞先生與府君爲壬子同籍士交善且久欲爲府君立傳屬艸未竟會姚先生疾作因以其草致徵輿凡十餘條遂列之右方標曰書宋幼清事從姚集目也伏惟當世大君子哀愍兄弟血誠推廣現聞先生雅意賜之鴻章以垂金石愍兄弟死且不朽矣姪孫潤英塡諱

庚子八月初七日以　誥贈二代改題神主恭記先大夫行實後

徵輿視學閩中遇　覃恩考幼清府君贈朝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妣楊氏贈恭人生毋張氏封太恭人入爲大理寺少卿復

遇　覃恩加一級祖考方林府君贈中大夫大理寺少卿加一級祖妣張氏贈淑人考進階中大夫大理寺少卿加一級妣及生毋俱進贈淑人庚子秋七月接吏部咨卜八月初五日祭告于主改題贈階既卒事遂延嘉賓以燕賓乃問曰聞吾子爲曾祖大宗後而承　恩在本生禮歟徵輿於邑而應曰昔我嗣考絜庵府君歿於萬曆之戊戌而徵輿生于丁巳相去二十年矣嗣妣之卒亦已久矣使輿而以宗法同居則不得爲本生服不得爲本

生服則是生而無三年服也非人道也我考之歿
與僅四歲不知服二毋之喪揆之於心不敢降也
服不敢降既以聞於 朝矣則受 贈者又何敢
以嗣考妣聞乎賓曰然則子之先大夫之使子後
也何居輿應曰不得已也後我縈庵府君者有二
兄焉再立而再殤是以及輿也不然先大夫夫豈
不知生之不可待而必以宗授輿也其不爲輿計
服不得豫凶事也繼宗者三不敢廢宗也於是賓
乃奉爵卽坐曰是亾于禮者之禮也是禮也明其

可以舉君之觴輿愀然曰輿不敢爲無服之人則
有之矣其當於禮與否不敢必也游夏而既歿矣
我將安訪謹記其詳于先大夫行實之後以無忘
國恩使後之君子知徵輿之所遭者如此制行
之失無所逃罪亦不敢有隱累宗之人實其聞之

亡姊殯誌

亡姊名琛字鳴玉先君之仲女也先君年四十餘
有一子一女皆殤姊之毋就舍爲禱於浮居禋于
城隍祭于廟既舉則女也甚焉嫡毋施夫人曰女
也非子徵哉收而養之越六歲而其二弟生又三
歲而先君疾疾則使二子朝二子俱三歲每朝必
四揖少勿成禮將加大杖施夫人身蔽而退之乃
進其女將年亦僅數歲再拜而趨侍于左氣不攝
顏不作一再顧之不爲動乃賜之棗脯則以授傳
姆復再拜而去先君爲之歎曰是女也類我而胡
勿男也未幾先君卒其生毋已前卒賴施夫人撫
之得不困年十三而就師氏聰明强記日誦二三
百言凡誦孝經論語若干卷禮記若干卷毛詩若

干卷施夫人異之盡出其書俾之讀凡先秦兩漢
及唐宋諸文史蓋無不窺也稍閒則徬徨覃思若
有所作然常曰我女也未可以文乃刻治織絍之
事其爲女也事毋敬訓弟方御下肅叅與家難明
決果斷以故家之人嚴憚之而施夫人絕愛焉二
十而歸盛子盛子爲諸生其人儒者日習經生言
姊乃盡笥其所讀書而修婦事閱二歲有所暇忽
陳其圖史于室盛子竊觀之則朱墨燦然皆手校
也盛子走問諸孑曰而姊知書乎孑曰有焉博聞

強記予勿如也盛子悚而歸告其家人人靡勿歎也先是姊性方整凡寢興服食衣履之屬皆與人殊絶及盛氏纖嗇則盡反其素以從之故舅姑而下皆宜焉已知其文也則又加敬矣甲戌施夫人卒姊哀甚若失性者生一女棄勿舉又擯其二弟勿與通幾一年而性稍復又一年始來召予手一編授予曰我所撰也爾觀焉蓋有賦有文有詩幾萬二千言予稱之曰賦祖班也詩則儷鮑與左也文其淑妃之遺哉而姊猶不懌曰若固諛我而又

婦人我良久乃稱曰使若而爲因也者我豈勿能爲大家乎哉余謝不敢當然識其志矣於明媛無所當意獨推朝鮮女子許景樊謂其有開元風且曰彼夷女也詎可出其下故爲詩益自力庚辰患嘔血醫曰是疾也不可以思姊不聽屬文不休餘人莫敢諫余偕盛子説之萬端始止然疾不可爲矣既將革乃復召予而命之曰人非始之難終之難爾方少不可以怠事毋其忠孝事兄其終友苟得事君也無忘忠予泣而應之已又請曰姊其無忝言乎則曰我詩若文爾爲我妆之他日苟瘞爾銘我墓言卒遂泣下予見姊兩泣惟施夫人之喪與是耳遂命余出曰我將決我姑及娌妯予走歸告我兄偕往則已卒矣年僅三十男一人女一人所著有秋艸賦梅樹賦爲漢女巫詛匈奴文鞠蔡琰文非左丘明貶宋共姬文詩最多四百餘篇總曰嬋媛集有屈須之志焉其自命也盛子告予曰而姊將以某月日殯雖未克窆予先誌之予兄亦曰是不可以勿傳也爾書其實可耳遂誌而銘之

曰

婉而毅貞而厲默思道神所忌蓋愀乎恤哉肅肅乎藐諸婦而君子志三十殁殯於此季弟銘之告諸史

亡兄太學生轅生府君墓誌銘

我宗得姓于宋晦於元顯於明世次可紀者蓋五百有餘年矣自殿直公南渡七世而至仲傑公始遷于華亭又十三世而至我伯兄轅生府君其間仕者處者都有令德彰聞於時府誌所載有列傳

者及散見於于誌中者其有數公我伯氏諱敬輿字穉生高祖西莊府君諱公望成化時太學生純孝篤行爲鄉黨儀式曾祖三江府君諱坤嘉靖時太學生祖方林府君諱堯俞明嘉靖壬子鄉進士
皇朝贈中大夫大理寺少卿加一級名儒碩德故相張文忠以爲畏友考幼清府君諱懋澄天才英縱博學負奇明萬曆壬子舉鄉進士數不偶而奇于年偉畧未展天下惜之　皇朝初贈朝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再贈中

大夫大理寺少卿加一級嫡母楊氏累贈淑人繼母施氏以慈節著先考娶于舉子年四十九始生府君暨徵輿府君實先考之宗子也姿形魁岸舉止磊落少時意氣豪宕自喜及徵輿既長從郡中高才生遊府君意欣慕之乃更折節讀書交于諸君子延邵子景說于家莊事之如師久之補博士弟子員然經生言非其好也頗以泛觀自適因倣爲詩文尤長于詞曲與景說及徐子惠朗張子處中相倡和有芳洲集行世雅愛音樂家僮數人皆能度南北九宮晨起坐齋中必披覽史集一二卷臨古法帖數十行日晡後輙與賓客弈棊飲酒聽新聲爲樂或獨居燕衎自浮大白率絲竹競奏以爲常與人交不隨俗俯仰其所當意欵接無倦其意所不可卽貴顯若勿屑也性不嗇利錙銖不妄取顧喜周人之急族之孤寡若單貧者歲時問遺親友稱貸多勿責償論者謂慷慨然諾有先考風槩焉年三十後不復以功名爲事丙申北遊因入太學爲國子生尋復南歸已亥夏棹舟至東郊暴

得末疾亟扶還舍翌日竟不起嗚呼痛哉徵輿與府君皆四歲而孤府君生母沈氏已前卒施太君育之如已生我生母張淑人相佐保護故自幼晨夕相依三十年如一日徵輿成進士守官郎署間濶者四年出爲學使府君則視我于閩及張淑人之喪府君追思恩誼卽次哀慟期年終禮苫塊中恒相慰勉徵輿入爲太僕府君又來視于京師踰兩年徵輿養痾歸里府君相見喜不自勝徵輿亦謂我兄弟得長聚首以老丘壑志願足矣安知天

之季我兄之速也嗚呼痛哉府君生于天命丁巳六月十六日卒于順治已亥六月二十三日享年僅四十有三娶王氏故膠州守王公諱獻吉之孫女長于府君二歲先府君卒無子妾某氏生一女許字孝廉陸公諱廣之子某當徵輿之舉長子泰淵也府君親抱持入室命嫂氏子之先嫂既歿府君未有子徵輿以爲憂數請啇神養和以廣胤嗣府君笑應曰知弟愛我誠深弟之子不猶吾子耶至是遂以泰淵爲府君後其年　月　日葬于虹

橋之新塋去祖墓若干里其地則先考所卜擇術者與龜筮協吉者也泰淵婁縣貢生生于天聰乙亥後府君六年卒爲康熙乙巳府君之葬泰淵泣而請曰府君之于大人行相習事相資也乞言于執友不如大人之言質而信謹伐石以俟命徵輿既領之而筆與淚俱不能竟述及泰淵復夭益用慘痛不忍使府君之生平無所表見且追惘泰淵之志也乃詮次而叙之銘曰

昔太史氏李本寧先生諱維楨之論我先考曰華亭宋幼清有封侯之才而不遇時有神仙之骨而不遇師在我伯氏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甥孫姚廷枚填諱

佘山徹崖禪師墖銘

禪顯於唐入五代而微復顯於宋入元而微及明萬曆時爲臨濟宗者龍池幻公一人而已幻公有四大弟子曰密雲曰雪嶠曰磬山曰抱樸抱公得法即隱去世莫知其所終磬公亦早逝惟密公雪公俱年及耆艾大闡厥教始自吳越漸被四海於

是禪宗復顯比隆唐宋二公之力爲鉅然密公之後不三四傳幾以千百計而雪公存日常以訶罵爲佛事其徒趨之若潟去之若脫公亦勿顧是以竟七十餘年無敢稱嗣法者惟暮年住雲門日命其高足弟子徹崖掌書記已復進爲西堂公遂化去禪家例以嗣法者居西堂蓋雪公之後惟徹崖師一人焉世人不量以跡衡道疑乎千百乃反取其獨故雪公既歿慕之者逾於其生時其趨徹崖也如趨雪公徹崖曰非吾師意也歛其衣鉢擇僻

地於松江之佘山而隱居焉門庭閴然所對惟鳥雀橡食鵝衣蕭然自安徵輿向時以弟子禮事雪公常其有後喜而往見既至識崖曰先師有書遺君書乃丁亥年雪公招輿入雲門者公以是年歿書不果達至是九年矣手跡如新輿怪問何不亟與我徹崖謝曰王臣待君自至耳嗟乎其達於人也加於人一等矣丙申秋告其徒曰我今四大旋復期在旦晚委息之後依教荼毘我骨既盡順風颺其灰以飼蟲鳥勿占檀那地乃示疾而歿年四十八其名爲弘欲其姓爲游氏故黃州諸生也二十八歲乃薙髮爲大僧與其師雪公問答宗旨流傳於世人皆誦之庚子其門人頓本以狀來告輿曰將瘞師骨於佘山之西麓請吾子銘焉輿曰噫師欲以身飼蟲鳥而弟子不忍耶夫既不有身矣則蟲鳥之飼與林麓之藏一也故不辭而爲之銘

銘曰

我遊深林槐榆桑柳實惟莽蒼不見有火礫金而鑽乃颯一燧敷其炎炎克焚大陸火之所歸亦罔

彼若在木匪微焚陸匪顯去是微顯誰見火者惟雲與徹其傳錄知槐榆森森桑柳依依欲觀其燃無謂其熄孰爲金燧在厥後人

林屋文稿卷之十 終

林屋文稿卷之十一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龍 太燚 較字

書西寧等衛故明遺事

宋徽宗時改鄯州爲西寧州其地即古之湟中羌所居也南宋建炎中地入于金元滅金取西寧地設鎮以扼土番明洪武初元太尉朶爾只班在青海遣其甘肅右丞朶爾只失結來降只班尋侮自青海復還往甘肅失結留西寧會宋國公馮勝征甘肅失結以所部從逐只班北去始立西寧衛以失結爲指揮僉事失結之後爲祁氏世職也李南哥者元西寧州同知也以州降明請築城逼道明祖遣長興侯耿炳文築城居之置四驛驛六馬命南哥爲指揮同知後亦爲世職洪武十九年復命侯炳文城西寧設衛所置驛站後復置西寧茶馬司招罕東等衛申中等十三族納馬易茶西寧遂爲要地祁貢哥星吉者元甘肅省理問官也洪武

元年歸附授衛副千戶三十五年番部亦林真入寇星吉戰死子瑣南嗣爲千戶是爲東祁氏與祁氏李氏並爲西寧世族自漢武置酒泉張掖武威以來漢北與西番之路中斷不得復通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是也明即其地設陝西行都司爲甘肅鎮而西寧在其東南扼西蕃孔道始蒙古自漠北通行至青海與番部往來及行都司立西寧設世官鎮守漢北與西蕃絕不得通蓋祖漢武遺意云西寧之外有屬部七一曰罕東衛去西寧西北三百里古西戎部也洪武三十年其酋瑣南吉剌斯入貢因爲立衛給金牌輸馬易茶授吉剌斯爲指揮僉事二曰曲先衛在罕東之北亦戎部也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明永樂四年立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給金牌通茶馬與罕東同三曰安定衛在曲先西南之黄草灘元族屬卜烟帖木兒居其地號爲安定王洪武六年命西寧指揮僉事失結招之遂來降尋爲立衛仍其王封四曰哈密衛在安定西去肅州千五百里在漢爲伊吾廬在

唐爲伊州元封其族屬忽納失里爲威武王鎭其地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中遣使入貢因乞封詔仍王號改稱忠順賜金印置哈密衛哈密爲西域諸國咽喉諸國貢使至咸令哈密具譯文乃發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於王哈密安定兩王兄弟也五曰阿端衛在曲先西南洪武七年其酋撒里畏兀兒入貢八年立阿端衛撒里畏兀兒者亦蒙古別支元時爲安定附庸至衛立乃自統其部落六曰赤

斤蒙古衛在肅州西沙州東古月氏國漢時屬酒泉唐時屬瓜州元因之明永樂二年故元丞相苦朮子塔力尼率所部五百人來歸詔設赤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尋陞爲衛進千戶爲指揮僉事七曰沙州衛在赤斤西明永樂中置衛以其酋困即來爲指揮使給印誥領衛事正統七年請修苦峪舊城設兵防之城竣入謝厚賜之遺歸又二年困即來卒官爲癸請子喃哥嗣尋爲罕剌所逼喃哥率其部千餘人來歸居之于山東

喃哥等遂爲山東人沙州衛廢成化中罕東爲土魯番所逼僉章先逃來沙州詔許其駐牧輸貢部落稍集再傳至只克請即沙州地立罕東左衛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爲指揮僉事領衛事沙州在罕東之北稱罕東左者因其先也計漢東各衛地延袤可數千里東直西寧南距黄河北直肅州西連土魯番自西寧西行百餘里出西石硤即古之戎硤是爲塞徼出徼即衛境又西行四五百里爲青海周環七八百里即所謂西海也在漢爲西

海郡又其西有大小鹽池戎蕃所食也西海地廣水甘其獸多狐狸土豹野馬貂鼠黄鼠可以爲裘又多羱羊黄羊犛牛麝貍之屬其馬小而駿或曰青海島中時出神馬云其蕃族無君長以大小爲帳不相統攝其馬與獸皮入中土皆由各衛入西寧各衛爲西寧外蕃以其酋統所部如哈密安定等亦祖漢都護遺意也　明永樂三年哈密部火者斯吏西域貢道都指揮史昭帥師討捕執以歸十二年昭以鷹揚將軍自鐵門關出擊叛羌有功

拜都督僉事鎮西寧洪熙元年安定王以哈密叛命會寧伯李英討之戰于崑崙山雨零濶禽安定王俘其人畜十餘萬遂收集罕東及十三部蕃英南哥子也詔赦安定王歸衛給金牌通茶馬宣德四年曲先散西思以阿端叛其明年史昭率安定王亦攀丹指揮桑哥等往討二衛悉平散西思不知所之正統二年曲先部黑麻亂遣使入貢七年遣指揮祁賢至曲先招撫以其酋準者罕爲衛指揮立蕃族賢失結之後也十二年安定部人占力

麻邀殺其王之衛軍指揮賢捕誅之天順七年西蕃巴沙部入冦總兵官宣城伯衛頴巡撫吳琛帥師禦之破其衆於沙棠川追至駱駝山俘斬千七百自是而後蕃部及哈密寖弱而土魯番强 土魯番在哈密西肅州北或曰即火州是也在唐爲交河縣其山爲祁連其水爲蒲類土宜五穀人習華夏文字其酋本死剌別支控弦可五萬騎先是哈密王安克卒無子以兄子脫脫嗣脫脫初爲俘脅明太宗撫之有恩及嗣王爲置官屬以華人周

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比内藩朝貢不絕脫脫卒子卜答失里嗣正統時卒子倒瓦答失里嗣天順時卒弟卜列革嗣又卒世中絕王母弩溫答失里守國土魯番酋阿力乘間入其國刼王母及金印去詔立王母之外孫罕慎爲哈密王時阿力死矣其子阿黑麻嗣立弘治初阿黑麻以計破哈密殺罕慎據其城上書請自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下璽書切責阿黑麻懼上金印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而哈密無有支庶其先忠順王與安定王

同支乃遣指揮哈林至西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襲封哈密忠順王時弘治五年正月也其後阿黑麻再以兵刼陝巴明再以兵護之始得歸哈密會阿黑麻死諸子爭立陝巴得稍自安十七年陝巴卒子拜牙即立正德初阿黑麻子滿速兒復襲下哈密逐拜牙郎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滿速兒僞爲好言謝澤信之遽引歸歸後滿速兒即叛役據哈密城拜牙郎被執時彭澤入掌院事兵備副使陳九疇在西寧頗有斬獲功而兵部尚書

王瓊者與澤九疇有隙露章劾澤辱國欺罔九疇
輕率激變澤坐奪官下九疇獄會正德崩嘉靖立
給事御史劾尚書瓊挾私忌功并發其陰事瓊坐
戍起彭澤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
甘肅蕃滿速兒自稱速檀集部落二萬騎入甘州
速檀者猶言可汗也九疇帥師出境禦之大有斬
獲殺其將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兒死九疇以
聞得遷秩未幾王瓊嫥議禮貴臣張璁桂萼等自
戍所起謀為西帥使錦衣百戶王邦奇上言滿速

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欺罔罪且不測兵部尚書
胡世寧言九疇雖疎功失實然有斬獲功不可泯
且土魯番所忌惟九疇今殺之是為彼報讐也於
邊計不便九疇得免死戍而滿速兒自敗後亦數
遣使求款貢時拜牙郎已死哈密殘部千餘人走
入塞守臣請撫之歲給耕種嘉靖七年滿速兒請
歸哈密城總督瓊以聞下廷議詹事霍韜者亦議
禮臣也抗言議者謂哈密難守即棄哈密則甘肅
難守亦棄甘肅乎宜復置哈密衛不必立忠順後

擇其曾能和輯諸戎為我屏翰者即畀以地使永
為外藩尚書世寧上言先朝不惜棄交阯大寧何
有於哈密且封忠順與封安定王和寧王順寧王
等耳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勿問而獨戀哈密
何也臣愚謂宜詔哈密專守河西毋煩中國書上
人主心是世寧以韜語泄各報聞初滿速兒遣其
將牙木蘭入寇牙木蘭不肯欲誅之懼而來奔至
是滿速兒往來西寧外遣人來索牙木蘭瓊復以
聞下兵部世寧言牙木蘭本我曲先衛屬部人土

魯番安得索之執不許于是王瓊出揚兵境上引
土魯番先後使人馬黑麻等伏地下諭朝廷威德
戒無言牙木蘭事釋其使人歸令入貢滿速兒遂
復以哈密來歸瓊持部議不受其後土魯番竟據
哈密地而忠順王印亦不可復得矣自正德初土
魯番數發難于哈密迄嘉靖世哈密遂棄勞苦西
陲朝議聚訟幾五十餘年王世貞作哈密志以記
之後葉向高作哈密考土魯番考視世貞稍詳覈
然其槩具於此　當正德時蒙古小王子伯顏猛

可王諸部稱可汗小王子者元裔也初蒙古太師也先弑其王脫脫不花自稱可汗後爲部下所誅蒙古衆無王求得脫脫不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蒙古以小王子爲其可汗尊稱其世次不可考至猛可始徙著所居地介宜大榆林間善水草其部甚富饒控弦可數十萬騎正德四年小王子欲殺其丞相亦卜剌將軍阿爾禿厮二人懼擁其部落萬餘騎奔凉州乞空閒地駐牧凉州將吏閉門不敢應亦卜剌等失望乃大掠凉州入西海攻

破罕東等衛執安定王奪其誥印諸番部散亡遂據西海而有之所謂海部者自此始七年海部犯西寧之西川守備汪淮禦却之其明年又入犯指揮陳治戰死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帥師出討澤至蘭州亦卜剌移營自西寧渡黃河抵烏思藏大掠洮岷屬番澤按兵不進亦卜剌尋復來西海會小王子遣人招之乃稱藩誅北歸已而聞小王子猶欲誅之遲回不行未幾小王子卒其孫赤卜嗣立亦卜剌輕之遂自爲部定居海西阿爾禿厮

酉甘凉塞外嘉靖初亦卜剌屢入犯提督尚書金獻民欲撫之爲請欵貢而總制尚書楊一淸上書曰海部殘賊番部不能自存遂與連合西寧最被害洮岷各番近亦被脅番海合勢爲我腹心患後將難圖且阿爾禿厮已逝止亦卜剌一枝精騎不過二三千餘皆脅從番人間諜諜之蹙以大兵海部之平易耳朝議憚出兵不果行嘉靖八年阿爾禿厮復入西海與亦卜剌結婚海部益强時楊一淸召入朝代爲總制者王憲王瓊皆不能出討尋

亦卜剌死子卜兒孩立與屬番帖木哥結婚因請欵貢巡撫趙載請從之十一年海部遂通貢市然無官爵誥印取羈縻而已當嘉靖時小王子部最强盛然以富饒故不樂用兵小王子有二從父曰吉囊者分地居河套當關中有子十人人萬騎曰俺答者分地居開原上都地苦寒喜爲寇抄其衆亦十餘萬騎小王子雖號稱可汗不相攝吉囊在河套乘間襲破海部盡收其部落卜兒孩走尋降於吉囊輒盜邊朝議絕其貢市自後吉囊時往來

西海屢犯西寧總制尚書劉天和總兵周尚文嘗
敗之于花馬池邊備益嚴吉囊亦倦兵縱淫樂病
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强嘉靖三
十八年俺答集所部自莊浪鎮羌驛入西海分犯
凉州西寧其明年復入鎮羌叅將冶鑾戰死四十
年總督楊博帥師襲俺答于右衛之馬蘭峪破其
軍營俺答走免尋以病足腫北歸留其部落永邵
卜及克臭等駐海西時卜兒孩死已久其所遺部
落遂悉爲永邵卜等所幷矣　隆慶四年俺答孫

把漢那吉來降宣大總督王崇古請受之予以官
俺答念其孫不置欵塞求那吉崇古以聞詔放歸
俺答遣使入謝因乞貢市崇古請從之大學士高
拱張居正主其議五年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黄
台吉爲都督同知并官其部酋數十人貢市成秦
三邊亦稍安而兎刺部火落赤他卜囊入河套二
酋各有萬餘騎遂爲套部雄長萬曆四年順義王
假道至西海迎佛因建仰華寺寺壯麗其部人遂
依以居王尋北歸留部酋桑爾横等數人駐西海

桑爾横等所部或千餘騎或數百騎各以漸并生
熟番大者滿萬小者亦三四千套部酋阿赤兎宰
僧亦相繼至自是海部蒙古日益衆其別部真相
以五百騎渡河而南收番族二千帳駐牧莽剌川
直河洮火落赤亦以數百騎收武家塔兒番南至
歸德硤收哈家諸番二千餘騎駐牧捏工川火落
赤有勇畧頗能治兵諸番部畏而附之遂爲海部
長十六年兎刺他卜囊寇西寧南川副總兵李魁
戰死火落赤以五千騎合套部卜失兎等四千騎

攻西番瞿曇寺殺掠無筭十八年嗣順義王撦力
克來西海使其部落分掠洮河二州火落赤獻策
曰宜從洮州入先取臨洮鞏昌臨鞏下遂取河西
五郡撦力克從之令火落赤以精兵犯洮副總兵
李聯芳游擊李芳戰死事聞命兵部尚書鄭洛經
畧西海十九年洛至蘭州欲收番族與共驅蒙古
遣副使石槓叅將祁德招番部至五萬八千餘人
乃下令禁蒙古無得假道其部落自南而歸者聽
自北而來者誅酋卜失兎欲假道凉州入西海禁

之不可洛即遣總兵張臣邀擊于凉州俘斬數百卜失兎走時泰𨛦七鎮之兵皆集撦力兎懼遣使謝罪洛諭之曰王生事朝議將罷貢市且別立賢王今王能歸所鹵縛火落赤來乃可解撦力兎雖不盡從而遣人稍還所鹵甲安會卜失兎與撦力兎有隙諸部謀益解洛布賞格禽火落赤者官萬戶火落赤懼夜拔帳遁居海腦西撦力兎亦乞假道北歸洛許之撦力兎率其部從紅陂口出卜失兎宰僧等從鎮番衛出洛聞之乃率總兵張臣叅

將兪光祖等五路出塞四日夜至青海而火落赤去巳久乃焚俺答所建仰華寺而還捷聞進洛少保給事御史劾洛將七鎮兵不能禽火落赤縱撦力兎去爲選輭畏縮洛坐罷二十二年永邵卜與火落赤後還西海詔撫凉州副使田樂爲甘肅巡撫以樂之時蒙古部青把都掠甘州駐甘泉山樂帥兵出塞擣其帳大破之斬首六百級青把都北走乃遣叅將達雲將各衞騎兵出南川與永邵卜戰于揑爾朶𧑐殺其驍將把都爾恰餘衆奔潰雲

追之斬首七百級樂以捷聞且言曰永邵卜雖敗而火落赤獨完其黨納剌等所部猶盛宜乘勝出擊報可樂乃率達雲及裨將柴國柱等將大兵出塞會兎剌他卜囊合火落赤眞相納剌沙剌等衆二萬騎來迎戰先圖番部剌卜㳡樂曰彼欲致死于我而先圖番部誘我往救也乃密諭剌卜令擇便爲後圖剌卜遂僞降樂移營康纓溝諸部四合達雲揮諸軍分疊應之戰酣雲殺兎剌驍將滿克王手陣前餘部皆潰走其明日樂令柴國柱以游

兵左繞軋溝出其後自將大兵追擊至白石崖剌卜果從內應破其中營大有斬獲諸部皆遠遁樂振旅還捷聞進樂右都御史子世錦衣千戶二十五年永邵卜自塩池腦出寇西川殺西寧叅將趙希雲尋引去二十六年田樂師師出塞取大小松山明初二松山皆漢地在莊浪東賀蘭障其北黃河流其南廣袤可數百里中有沃壤爲西塞善地隆萬間貢市久蒙古部吉能著力兎等往來其中至是酋賓兎駐牧兩山間時來侵掠蘭州渡河處

幾塞不逼時達雲進階都督矣樂與雲師蕃漢步騎二萬出塞騎殺虜兎及餘部皆遁走遂取二山建城築堡分割鹽塘以東諸堡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諸堡屬臨洮阿壩嶺古靖城土門兒諸堡屬甘肅起自黃河索橋至鎭番衞土門兒築新邊城四百里屯戍相望蒙古詭稱假道欲穿塞出入者皆可邀遏海部聞之大懼永邵卜率其所部歸河套火落赤自竄于西海之西迄明之世西陲以寧樂與鄭洛實有力焉　天啓七年海部酋火落赤

死子黃台吉嗣初俺答長子名黃台吉有威名此亦稱黃台吉者慕之也台吉者王子也崇禎三年黃台吉欲妻其父妾妾有容色其弟阿亥台吉囊瑣台吉乞慶台吉皆爭之因治兵相攻黃台吉敗乃媾套部酋哈爾罕綽兎來援戰于海西殺阿亥囊瑣于陣乞慶走哈爾罕留不去尋使其將威振誘黃台吉飮酒伏兵殺之遂併其部據有西海地七年碾伯堡人甘宣化反尋爲回回兵所殺其年鎭海堡人馬安邦亦反碾伯鎭海皆與西寧近故

吐番地也安邦自稱都督結哈爾罕及威振等同圍西寧貢生劉三聘等爲內應執守監張守禮開門降兵備恭議孔聞籍自焚死安邦殺守禮自立爲都元帥以劉三聘爲閣部衞人安爾徐彦成等俱授以僞官時生員陳英傑亦反於北川自稱西寧守備官軍俱未及討有回回人冶秉乾者掌回回教爲其衆所信服秉乾密謀討賊潛約蕃部西納國師班着爾領真往賂哈爾罕請無助賊哈爾罕許諾安邦亦遣其弟安國往賂哈爾罕哈爾罕

說安國送秉乾殺之秉乾乃率其教下人劉秉忠等攻西寧誅叛黨七百人復其城安邦逃爲西納國師所獲伏誅陳英傑徐彦成奔西海俱爲哈爾罕所殺事聞擢秉乾官都指揮僉事封西納爲灌頂國師賜金印誥勅八年哈爾罕以賞薄心怨望率衆犯邊爲副總兵柴時華所敗十年復入寇副總兵魯胤昌出戰獲甲首三百哈爾罕自後不復犯邊而稍并生熟蕃以自廣焉十六年闖賊李自成攻陷蘭州明肅王被殺賊至莊浪總兵魯胤昌

率萬餘騎拒戰敗績犹昌死之賊以偏師攻西寧副總兵李洪遠出戰被執西寧破殺李氏族三百餘人洪遠尋逸免洪遠者南哥之後也祁氏東祁氏亦爲賊所破今僅有存者三族盛衰與明相終始云　海部哈爾罕綽兎于　本朝順治年間死今王部落者其子客兒幹也　西寧諸堡與蕃族接壤有生蕃有熟蕃皆吐蕃遺部也予友人范子樹鏷客西寧久作西寧蕃族志其畧曰蕃族並以僧爲長稱國師地大者數百里小者數十里戶口

多者一二千少者僅數十强弱不相統居莊浪西寧者屋居火食耕田高壚茂林依山臨流磑碓烟火盛于華民居甘凉鎮番肅州者多毳帳白褐爲幕其戶北向國師居中環以列幕馬駝牛羊彌滿山谷不識耕作食肉飲酪多織毳罽氆氌爲業俗髡首冠罽笠衣黃紅毳布男女有衣裳而無中日婦人辮髮數十道散垂至腰富者以硨磲瑪瑙珊瑚琥珀海螺爲雜佩胸背首項佩數道幕中穿地縱橫鑿窖長廣數尺足容其身布灰以禦寒夫婦

異寢中夜男以小石擲婦中首面四肢皆不應中腹則女就之國師創寺居者寺與華同所奉佛曰馬甲辣甚妖醜不蓄妻子部落有三子必一子入寺師死以其徒繼之種馬者曰熟蕃否則爲生蕃蕃倚茶爲命不得則巾濕足腫或腹蠱死陝茶出漢中蜀茶出巴中粗若楮葉色有黃黑二種茶馬通熟蕃而生蕃不得與必轉貿諸熟蕃生蕃不能盜邊者以熟蕃爲中國蔽也然馭或失道亦叛服不恒焉　申中族一曰申冲明洪武三十年招撫

蕃部十三族申中爲之長駐牧歸德硤後徙塞內孤山灘去西寧衛四十餘里有城郭室廬田蓄爲業戶三百口六百餘俗多織毛布男子衣兩截衣上脩倍下下多縱縫冬衣獸皮女子椎髮被頰貴者首項飾琺寶雜佩飲食恒牛羊胡餅重石酪獸多黃羊黃鼠獐兎野牛馬歲以麝香犏牛羢馬尾土豹狐皮爲市婚禮以馬爲聘貴者十餘匹不與他蕃族爲姻恐其畔亂而蔓及也其長官指揮歲輸馬三百五十有奇　隆卜族在申中南百餘里

有上下二族西隣思果迷東接占哑南至黃河東西二百里無城郭多毳帳間有室廬戶二千口四千餘國師一俗與中中同然不循法度正德十四年族酋烏思巴爾叛西寧千戶李淳擊破之屠殺甚衆淳持勇深入蕃囧之如墻淳格殺數十人力盡被執蕃支解之詔贈淳都督僉事廟是遂不內屬而顧受大明寺藏僧鎖南堅錯約東萬曆十六年松部寺僧寺掠其部明年經畧尚書鄭洛遣鎖南堅錯招之諸族歲合輸馬五百五十有奇其屬族八十有六

格疎族 朶爾只受族 沙爾尨族 阿班族 哈日卜爾敬族 亦思敎族 角家族 擦緯卜哑族 隆藏族 出加族 阿受卜哑族 東爾業族 爾加家族 薄卜不爾巨族 納哑族 茂其族

岳哈族 多巴族 哈格失加意族 速古族 思朶族 沙剌卜爾巨族 丑爾卜族 擦卜族 阿卜答爾加族 札擦族 亦即隆族 剌加卜爾巨族 甘多唐族 擦爾郎族 若哑卜爾巨族 哈爾官族

加落卜爾巨族 哈爾加族 答爾郎族 倉帖爾卜巨族 思加巴族 東爾結族 賁加卜爾巨族 麻爾結族 璽巴族 札失卜爾巨族 恰爾結族 枸爾藏族 別爾結族 康卜剌族 班家族 青古爾族 班麻族 沙藏族

思計家族 枸爾莫卜巨族 窮卜族 多擦族 哈爾裴答族 官被爾族 押爾結族 爾加星革族 丁剌族 乔思巴族 仮丰結貢族 阿爾族 答爾加族 色結族 星革族 爾加剌族 總思加族 沙卜剌族

爾莫族 爾肉你族 坎奔族 亦爾哑族 東奔族 擦爾加族

爾迭咱族 阿落受族 首爾格族 鎖卜族 哈敦族 剛七族

占哑族一曰章哑居塞外即古河湟郡地也明洪武十三年招撫西按下隆卜東隣革哑其俗相同叛服靡恆嘉靖四十年入掠馬哈剌溝萬曆十九年鄭洛招諭之歲輸馬三百有奇其屬族二十有九

鎖南族 哇剌宗牙族

速俄族 阿爾結族

朶藏族　宗受爾加族
思冬加族　和爾加族
多爾利族　爾加藏族
的哂族　思冬幹族
哈卜郎族　合爾族
思納加族　克墩族
答爾巴族　朶兒只族
思打革族　哈打族
拼朶族　官他族
沙麻爾族　沙卜族
思冬正族　巴爾革族
丹麻族　六卜族
哈撒爾族

革哂族一曰哈哂居塞外在占哂東古鄯驛之西南明洪武十三年招撫俗與占哂同無室廬多編帳戶四百口九百餘性獷戾正德十四年其長鎖南温古六失加侵掠弘化寺守備楊佑襲破之嘉靖四十年寇南川掠馬哈剌溝萬曆九年入掠思打岔硤百戶郭承勳劉世爵追出塞中伏死十三年兵備副使燕好爵率兵擣其帳斬馘一百三十級俘畜二千有牛一身兩頭十七年復犯三川百戶劉存仁戰死二十三年兵備劉敏寬招之僅撦官族科元族答加族三族來歸歲合輸馬四十有奇　打卜受族居塞內在古鄯驛西北之松樹彎

李南哥之族也口一百有奇歲輸馬十五　落巴族居塞內在古鄯驛西戶一百口二百五十歲輸馬二十有奇　古迭族在古鄯驛西與打卜受隣東祁氏族也口一百有奇歲輸馬二十　珎珠族駐牧歸德硤向爲生番萬曆中兵備劉敏寬招之戶一百餘口五百歲輸馬一百有奇　那爾卜族居古鄯驛西鷲峯寺之屬族也劉敏寬新開歲輸馬二十有奇　思古迭族一曰杲迭卜哂在上隆卜西去衞一百五十餘里古澆河郡地也明洪武十三年招撫有上下二族俗與隆卜同叛服靡恒鄭洛招之與生番哈沙族同來歸歲輸馬五十有奇其後時或不至劉敏寬復招之使偵西海頗有斬獲功　申藏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撫居上思迭西近青海漢西海郡故地也其種族久已散亡日覺剌麻族居仰華寺鄭洛率兵焚寺東徙近塞歲輸馬三十有奇　西納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撫居塞內湟水北在衞西六十里有城郭廬室田畜其寺有國師一賜銀印一牙章一戶五百口一千

五百餘俗與申中隆奔同歲輸馬三百有奇其支屬有小西納居古鄯驛北歲輸馬三十有奇　思打麻族西納之支屬也明萬曆中新開歲輸馬五十有奇　隆奔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撫其地周西納南西北三隅在塞内者有城郭廬室在塞外者列帳而居海部來寇則徙塞内俗與申中西納同國師一指揮一歲輸馬一百三十有奇　奔巴爾族隆奔之支屬也居西石硤戶一百有奇口二百五十歲輸馬一百五十　思冬思哥族居塞外與

西納隣其俗相同戶一百口二百歲輸馬一百有奇　加爾即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撫居塞内在西納北之金娥山南國師一指揮一賜銀印一牙章一戶三百口一千七百餘有城堡俗同申中歲輸馬八十有奇　紅帽兒族沙州番也或曰即安定王部落其族種最多正德中爲西海蒙古所破流散沙州後徙西寧塞外善射海部畏之時亦入寇明萬曆中鄭洛招之内有却爾失加族與瞿曇寺有姻戚復徙居其近境有城郭室廬頗效順焉

剌卜爾族紅帽兒之支屬也初居塞外爲火落赤所掠後鄭洛招之萬曆二十三年前後助戰克海部于南北川詔授國師指揮各一今徙塞内有室廬戶三百口七百餘歲輸馬一百有奇常爲中國偵蒙古得其助　巴沙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撫居塞外在衛北一百餘里北至浩亹河西至北川塞東接大通城地方五百餘里無室廬叅毳帳俗與諸番同所屬有昝哂思俄思姑等小族恃險阻數出寇掠正統十三年其長尾落叛指揮祁賢捕獲

之天順元年寇掠永涼莊寧破城堡掠人畜戕殺官兵總兵衛穎副總兵毛忠師兵出駱駝山討之俘斬七千七百餘正德十一年又入掠水磨溝百戶佛玄戰死總兵徐謙率兵襲擊大破之其族遂散而昝哂族漸強盛　昝哂族本巴沙小族也巴沙散弱全據其地南北百餘里東西三百里支屬散處各自爲族凡三十餘而大昝哂最強有國師金印小札爾的族者其婿也與鮮迷族居大通川輸馬于莊浪大昝哂戶一千五百口四千刀犀利

人悍勇其屬族巴咂戶三百口八百餘有甲騎三百海部云紅帽善箭昝咂善刀深畏之明嘉靖九年掠碾伯四月掠土官淵指揮彭杲擊敗之二十二年其酋郝星吉出掠守備許世爵敗之二十九年酋爾加定寇碾伯守備唐勇間道擣其帳多斬獲兵還爾加定邀於道勇據險力戰額中矢遂敗走指揮陳龍趙威死之殺傷百餘盡亡其俘畜三十年復攻掠紅厓堡守備俞京帥兵二千往救怯不敢進指揮趙芳率兵三千先進爲蕃所圍芳戰

死京棄營遁亡失不可勝計京僅遣戍是年又犯碾伯指揮賀有年戰死三十二年加爾定大舉寇邊兵備副使范瑟大破之三十四年復入掠叅將張廷輔敗之于沙棠川三十六年掠其營指揮彭汝爲戰死自是連歲入寇萬曆十八年掠沙棠川百戶劉世臣戰死殺吏民亡筭十九年鄭洛遣使招撫得工巴以下七族而大昝咂亦來歸二十二年兵備劉敏寬叅將達雲禦海部于兩川昝咂出兵三百五十助戰海部既破頗畏威懾息歲合輸

馬六百五十有奇其屬族有三十有六

大昝咂族　中昝咂族　薛咂族　巴咂族　設加族　阿落爻族　剌咂族　俞阿思加族　馬其沙族　思鑾咂族　奔阿族　落桑只族　哈爾麻族　舍加族　茶任族　麻居族

小昝咂族　六古咂族　劉爾的族　巴的族　思冬沙族　思哥迷族　亞思革族　冲咂族　馬其冲杓族　諸貢族　思加薺族　此俺官族　巴工族　篤爾定族　麻爾日族　小札爾族

而思各迷族　上昝咂族

鮮迷族　下昝咂族

思俄思哥族亦巴沙族屬也居衛北塞外昝咂部中明天順七年從巴沙犯沙棠川隆慶三年出掠平戎叅將陳愷擒其牙帳禽其酋誅之乃不敢復出後有肅州南山僧來居其帳凡昝咂諸族咸師事焉歲輸馬三十有奇　巴哇族明洪武十三年招撫初居北塞外與巴沙隣巴沙糾其族叛所屬阿爾加倉亦同叛天順七年入寇沙棠川官軍擊破之其衆漸弱正德十一年總兵徐謙襲巴沙大

破之巴哇亦散云流麗沙棠川哈剌只溝不敢復爲冦歲輸馬三十　卜札爾的族肅州西山僧烏思藏遣來開族居塞内在紅崖溝腦有城堡室廬歲輸馬五十有奇　麻加族居塞内在碾伯北勝番溝有城堡室廬戸八十口二百歲輸馬一十有奇　奔剌族居塞内在紅厓溝有室廬昔有僧自南山來居此遂開族戸二十口五十有奇歲輸馬無恒　野番駐牧西海之西者凡七族皆稱紅帽番子悍勇善戰海部畏之又有阿爾列族駐牧青

海西南部落尤盛與火落赤戰殺其兄歹言黄台吉强猛過于海部鄭洛招之不至　番寺瞿曇寺明永樂中勅建去衛一百四十里在碾伯南二十里有國師二禪師三賜地甚廣金銀印各一圍尺二寸玉章一牙章二弘壯鉅麗爲諸寺冠永樂中命工冶金爲佛其型久不就工退食忽自成毫相端嚴得諸種好觀者讚嘆永樂製碑文紀之洪熈宣德中復賜御製二碑歲輸馬一百五十有奇　興寧寺去平戎驛二十里在觀音溝南瞿曇之下院也禪師一賜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二百餘　吉祥寺在碾伯城南六十里明永樂中勅授禪師一賜銀印一歲輸馬一十五　普化寺在古鄯驛西七十里明永樂中勅授禪師一賜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三十有奇　廣慧寺在古鄯西三十里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一十五　廣教寺在古鄯西近廣慧寺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一十有奇　鷲峯寺在古鄯西近廣慧寺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一十五　如來寺在古鄯西禪師一賜

銀印一歲輸馬二十有奇　寶光寺在古鄯西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二十有奇　萬壽寺在鄯城内禪師一賜銅印一與衛城藏經寺同支歲輸馬一十有奇　弘通寺在古鄯北十五里剌麻一賜銅印一歲輸馬二十有奇　開化寺在古鄯北二十里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一十有奇　靜寧寺在古鄯東南明永樂中授國師一金印一圍尺二寸八分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一百有奇　靜覺寺在古鄯東南有佛牙頗似黄石其大徑尺

來自天竺國明永樂中授國師一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五十五奇　延壽寺在古鄯東南明永樂中授國師一賜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一十五　慈利寺在古鄯東五里明永樂中授國師一賜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四十有奇　佛山寺一曰塔兒寺去衛西南四十里在經納硤之北先在塞外明萬曆二十四年田樂脩邊榨築新墻周其南寺遂在塞内有飛泉出其前山其秀若染愚焉歲輸馬四十有奇　山隆寺在乞真溝歲輸馬四十

圓覺寺去衛北四十里在景羊川明永樂中授國師一賜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一百有奇　汪家小寺在北川東指揮汪氏之族也歲輸馬二十有奇　寶貝寺在北川清水溝歲輸馬三十有奇　隆化寺在沙棠川東得圓覺寺銀印因立國師歲輸馬六十有奇　汪佛寺明萬曆二十二年新開歲輸馬一十有奇　西域寺在沙棠川堡北八里明永樂中授禪師一賜銀印牙章各一歲輸馬一十有奇　開佛寺在沙棠川威遠堡北十五里歲

輸馬一十有奇　廣化寺在威遠堡歲輸馬二十有奇　祁家小寺在開佛寺西歲輸馬一十　覺化寺去衛東北七十里完卜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五十有奇　華嚴寺在哈剌只溝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一十六　慈雲寺在哈剌只溝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三十有奇　彌陀寺在哈剌只溝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二十有奇　瞿化寺在哈剌只溝指揮何氏族也歲輸馬二十有奇　卜貞寺在哈剌只溝歲輸馬一十　弘慶寺在紅

厓溝明永樂中授禪師一賜銀印一歲輸馬二十有奇　小演教寺在紅厓溝剌麻一賜牙章一歲輸馬三十有奇　會寧寺在碾伯城北水磨溝李南哥之族屬也授國師一賜銀印一歲輸馬二十　慧隆寺在碾伯北八十里亦李氏族屬也歲輸馬一十有奇　白華寺在碾伯東三十五里明萬曆二十二年新開歲輸馬二十有奇　冶東結寺在古鄯驛西北歲輸馬二十

宋徵輿曰歲丙午士子應京兆試者廳王司問西

事傳相訪如談鬼神莫得其名狀余恐其爲所撫
也乃考故明西寧等衛邊事書之其人名地里歲
月具在使覽者曰西事乃若此今猶昔也可以無
撫矣且鄭洛招番部五萬餘而火落赤西遁田樂
築邊堡于莊浪鎮番間扼蒙古不得穿塞出入而
永邵卜北走此已成事也亦應試士所當知也事
宜隸甘肅而隸西寧者西寧古湟中地北當穿塞
孔道西當海部番部東障蘭州南障洮河爲要區
也范子作番族志其事實得之西寧官署故册中

又質諸七人故其言詳覈余節其要并書之范子
名彤弧余同郡人今客燕市中

林屋文稿卷之十一終

林屋文稿卷之十二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權 太羨 較字

書文安孝子王原事

明嘉靖時文安縣人王珣娶妻張氏舉一子甫數
月珣取其子剪髮爲髻爲取小字付張氏曰善視
之我將遠行張氏驚曰君行將安往珣垂泣不答
遂去不顧張氏素有志節珣去後椎髻治女工爲

隣里父老受縫紉事取直自給子稍長遣就塾師
名之曰原原年十餘歲跪而問母曰我父安在張
氏泣曰若知問若父耶若父以某年棄家去今若
干年不歸矣原問故張氏曰若父单弱值歲饑不
能供里役逃死四方今存亡不可知原哭曰天下
豈有無父之人哉兒願跳身求父與俱還張氏撫
其首曰俟孺子長而議之原年十六七數以爲請
張氏曰若父以若付我我所以不死者以有若也
今若求父未必得我失若當就死矣可柰何原唯

唯不敢言年二十張氏爲娶婦叚氏叚任薪水事張氏無違者原乃力請於母曰兒向者不敢離母今幸有婦可代兒養請申初志卽不得父兒不歸矣母善自愛勿以兒爲念張氏哀其誠而許之且曰若有此念天必祐若父如不死殆可得也因爲原具言珣生平狀貌及其所好尚爲釋氏原受命慟哭而出先至燕南轉而至趙又轉而入齊糧盡則行乞於市或併日不得食如是數年其意益堅一日渡海抵田橫島會日暮颶風作就宿道左土

偶祠中夜夢遊一僧舍日當午僧方炊米爲飯以一盂授原曰此莎米飯也食之味殊苦復和以肉汁曰甘乎曰甘僧隨向原誦曰如來如來好去好去原驚寤天將曙忽祠門砉然有聲一老父杖而入衣冠甚古原起立而傴僂老父傾問原豎子來奚自胡乃憊乎原流涕具言求父狀老父笑曰天下大矣豎子能家至而戸說則父可得也否則未可知也原號曰父不得而死于路我心也老父曰甚矣豎子之勇於孝也人事之窮其卜之鬼神乎

原告以夢老父喜曰夢固有意日午者南方也莎草者其根附子也和以肉汁則成膾是附子膾也如來者父來好去者子去子去則父來豎子其行乎從此而南遇僧寺則訪焉以夢見者僧也原伏地謝老父遂不見是日卽南行踰汶泗洛漳復渡淇水徧詢諸僧寺間踰月至輝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心竊喜謂前夢當得覺矣時大雨雪寺門閉夜臥于門外昧爽一少年僧出怪而問原若何處人何以至此原進曰賤子文安人爲尋父來問若

識父乎曰生數月而失父不識也毋爲我言其狀然相去已二十餘年當不似矣僧引入謁其師法林林分歲食之時珣方爲僧都齋林素知珣文安人乃召之來指原示之此少年亦文安人試作鄉語珣曰而父爲誰原曰王姓名珣珣曰爾非小字其者耶原疾應曰是也父子相抱大哭一寺盡驚聚觀者如堵墻皆泣下沾襟珣勞苦原兒以我故至此路人猶失聲況而父乎雖然而父棄家學道無所成何面目見鄉里人惟當死於此耳原以頭

觸地牽珦衣大號法林謂珦若子之得見天也天可違乎固遣之歸夜引原就珦宿詰旦珦遂决計歸歸之日法林賦詩贈原方之吕尚之云珦始去家時尚壯其歸也年六十四矣與張氏曰首相莊者二十年原輟儒業力耕供子職婦叚供婦事皆二十年而珦始卒年八十有四原年亦如之原子六人孫十五人曾孫二十二人應霖應期舉進士爲世閩人五世孫煦官至郡守流祚今官左納言其里其廬其墓迄于今皆以王孝子名傳其事者

數人京山李維楨文最美行于世

吳人宋徵輿門論者言原之孝備矣若張氏之爲妻叚氏之爲婦皆女士也妻有其夫婦有其姑而後子得有其父也余故再書其事表而出之

書福王時異事

福王以甲申六月中卽位乙酉五月中出奔首尾約一年而異事頗多今列其有關於國者於左（福王名上由下崧）

甲申十二月十三日五鼓江寧石城門外有蓄髮僧人身披緇衣自言我崇禎皇帝親弟係是藩王叩門欲入門者不卽納馳報司馬内璫遂覊以候命尋令戎政大璫鞫問其僧自稱名大悲初封齊王次封吳王三封潞王言詞不一莫可辯詰事聞令送三法司會審大悲供出家蘇州楓橋之永明庵往來於崑山之泖亭辭連吳人錢謙益申紹芳時阮大鋮欲以擁立潞藩起大獄大悲事適與之會潞王在杭州聞之大懼露章自辯謙益紹芳繼之俱得温旨報罷至乙酉三月初二日大悲伏

法

乙酉二月中有獻縣人高夢箕爲鴻臚寺隨堂少卿其僕有穆虎者遇一北來幼童自稱崇禎帝太子因與同過江遂往紹興夢箕咨以聞本月廿八日大學士馬士英上言昨臣以病在寓監臣盧九德過臣以上傳田成咨本示臣臣再三思之其語言雖似而可疑甚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間關而至南都當卽到官說明依庇皇上乃却走浙江又走紹興自紹興而東無可依之人矣豈欲汎海乎

其可疑一也臣嘗聞東宮粹質凝重而此人機辨不可方物其可疑二也據左懋第抄來告示彼中亦得一假太子辨析甚詳以示西宮袁妃及諸宮人皆云太子有虎牙脚下有一痣今此告示當呈御覽况皇女現養于周奎之家此云遇害可疑三也聞已將到當令盧九德及原日東宮內臣有現在者先于城外僻處加詳辨認細行盤詰其先帝先后永定二王生庚年月及宮中一應事體門戶方向假冒者必不能盡知且原日東宮講官如方

拱乾等亦在蘇州咨臣咨諭阮大鋮喚之來京以備識認加其假冒自當付之法司與臣民共知共見而棄之如係真實則祈皇上取入宮中加意恩養以盡骨肉之愛于興寧之後慈禧之旁另造一院以居之一切典禮從容再議但不可分封於外以啓奸人之心耳天下原無難處之事皇上纘二祖列宗之墜緒于先帝失守社稷之後名正言順有何疑慮若此事果真則疏藩逆黨之奸謀自然消釋亦國家之幸也疏上酉中三月初一日穆虎

同幼童至南京初二日大學士馬士英王鐸蔡奕琛同當時講官方拱乾張居劉正宗李景濂及九卿科道等官至錦衣衛掌衛事馮可宗私寓審視時諸臣惟以諸講官之言爲據而拱乾未得官正宗巳晉秩乃帥景濂等回奏曰臣等立諸臣中見此幼男自內走出容貌舉止巳與皇太子迥不相侔憶皇太子眉長於目披其額髮驗之則眉短甚也臣等遂面問之曰此中有當日講官所識幾人初時環顧低語對以不識後見拱乾便服在旁乃

云此講官姓方至臣正宗臣居臣景濂供事講讀或四五年或二三年趨蹌左右不爲不久咸在目前則茫然不知爲何人矣又問以講讀之所對曰文華殿其實乃端凝非文華也問以講讀先後曰先講乃先讀非先講也問以講讀完時寫倣格所寫何字對曰詩句其實乃孝經非詩句也問以每日字寫幾行對曰寫畢其實乃描摹十六字卽自書小字于傍非寫畢也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尚記憶幾何對曰不記又問以講案上所有何

物對曰不知此外言語顛倒不可殫述其爲詐稱
無疑及閣臣王鐸細加質問使之供吐姓名詰以
能認拱乾之由乃因彼係東宫侍衛偶于人中識
其面非有他也臣等久塵講幄眞僞可一望而知
况復言言舛謬如此不知何物奸人蠱惑撥置使
之假托别有希冀而不料其敗露之易也巳而所
司上言此幼男供是高陽人係駙馬王昺侄孫其
名曰王之明曾爲東宫侍衛因與穆虎同行教令
冐認太子初九日早朝畢大學士士英鐸奕琛等

同奏聞昨夜王之明吐血二口恐有奸人欲謀害
以滅口伏乞皇上卽勅法司錦衣衛會同府部九
卿科道大小文武群臣卽日於午門外會審明白
立爲定案昭示海内以絶奸人之謀以見皇上大
公慈愛之盛德福王乃命司禮監傳法司等官及
大小群臣至座前諭曰王之明幼小無知不足問
但恐爲奸人所害希圖滅口若之明死使天下後
世疑朕且奸謀主使者甚多不可不嚴行根究卿
等卽日會審明白具奏使海内臣民悉知朕心且

知奸人罪狀成國公朱國弼對曰此事誠宜番行
究明士英等又奏會審時當傳國子監官及各監
生應天府學官及諸生各數人俱令同見以息訛
言福王曰軍民人等俱令同見群臣承旨出十三
日面諭刑部尚書高倬穆虎若非奸人密謀援引
豈敢鑿空挾王之明冐認東宫二月三月所成何
局往閩往楚欲行何事如此大逆謀危社稷豈是
高夢箕一人所辦主使附逆實煩有徒令法司錦
衣衛嚴行究問毋得含糊廿三日復面諭高倬會

審高夢箕高成等皆遊詞狡飾何得輕聽據張應
達所述穆虎口詞明係夢箕宿有奸謀令其家人
潛往北地勾引奸童以爲借端倡亂之因既有夙
謀豈無夥黨便欲以牛易馬以呂易嬴潛移列聖
大統于他姓非一日一人所造何故遍不根究再
令嚴刑究審具奏時士英及阮大鋮等又欲以之
明起大獄故令福王三次面諭法司嚴究主使而
御史陳以瑞給事中錢增戴英等爭言僞東宫事
英言尤峻且曰此獄宜稍寬時日必得主使之人

方可示天下後世又曰此事不究彼事不起所謂彼事者指潞王也事旣久傳聞四方皆謂眞太子在於是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楚撫何騰蛟各有驚聞傳報疏廣昌伯劉良佐有兩朝爇典疏靖南侯黄得功有驚聞上傳疏皆言東宮之眞乞存留以謝天下良玉疏有太子係吳三桂送與督輔史可法可法送至南京等語福王報之曰東宮如眞乃宗社根本但王之明以王昺侄孫爲高夢箕家丁穆虎㓨騙使冐認太子圖爲不軌正在根

究奸党其吳三桂史可法送來等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畧節先諭該藩良佐疏中并及僞中宮童氏事故報旨曰朕於先帝無私毫嫌怨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群臣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于其血胤至於舉朝文武誰非先帝舊臣肯昧血心害其胤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群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大濆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混亂朕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奴婦闌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典卿等不得妄聽訛言偎生疑揣

法司等衙門即將二案審明畧節先行宣布以息群疑其報得功與繼咸騰蛟辭意畧同而史可法在江北見良玉疏語及之及上疏曰臣於邸報中見有太子南來之說在他人不知者無不額手爲國家幸而臣一見此報即知其誣蓋朝使之奉命訪求與臣等之多方物色爲日久矣使太子而在不從海道來則從東省來皆以淮安爲必由之路其到淮也必明言于各衙門具疏題報何得潛踪秘路先走浙江賺日持久仍未赴闕此理之必無

者也先是屢據塘報皆言太子爲賊所害至今年二月初五日得北使左懋第馬紹愉抄攝政王告示一紙內有言一人自稱明朝太子徑往皇親周奎家探問懷寧公主遺孤未詳蒙面而哭及後詳審形貌全然不是袁貴妃及宮女秦栢壽等皆不識認據假太子口稱從來未落賊手止是流亡在外今有禮部郎中黄熙胤中書朱國詔倶問太子在流賊劉宗敏處晉王亦言太子被賊擄去同在一處今此人非太子故將周奎發刑部審問有養

魚太監嘗進節羽林前衛指揮李時印指揮張文魁申艮策把總鄭國勛言太子是眞有典樂太監賈應庚言太子是假衛門人衆便將應庚痛毆有太監孫雄因懼衆毆亦云太子是眞其實太子不眞若崇禎眞太子在卽來投見以便恩養合行出示曉諭等因隨將假太子發刑部究問左茂第等原書可據也昨三月內又有人北來言攝政王將認識太子諸人盡皆殺死京城百姓爲此不平會有百姓多人到內院謝陛處哭罵攝政王聞知將

謝陛殺死其刑部臨禁太子亦勒死矣都人言及無不哀慟夫北方之待太子不過假以空名給以廩食耳況袁貴妃見在公主見在一時相隨之諸璫具在以此事而假冒雖愚者不爲況周奎公主一見卽相抱而哭後聞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認而都人環聚其門辱詈之其各官出認太子至被殺而不悔由此觀之是太子不死於賊死于北矣北方之太子方殺而南方之太子復來此尤理與事之必無者也近見藩鎮諸臣爭先具疏惟恐以

眞爲僞此固忠于先帝之至意然臣受先帝之恩不薄于諸臣使此事稍有可疑豈肯默然無說頃于臣同官馬士英處見寧南侯左良玉一揭內言太子係是吳三桂送與可法可法送至南京等語臣不勝駭愕使果有此臣便當直告皇上何必暗送到京也都城訛言繁興種種妖妄良玉不于事理加察而遽入章疏亦大悮矣臣猶記去年五月龍馭初臨臣與府部諸臣見于舟次皇上追念先帝痛哭失聲臣等請卽位未允卽請監國亦未允

復以訪求太子爲言卽臣以督師赴江北左懋第等以奉使至北方無不以此事諄諄面命同官馬士英與臣手書每令多遣能員訪求下落是平日之欲得太子者皇上也屢求而惟恐不得者臣與同官馬士英也今臣無端被誣不敢不詳爲剖析伏乞勑下該部轉行省直撫按遍行曉示疏上得溫旨而士英前疏至是亦下其報旨曰前馮進朝報稱東宮將至不勝之喜蓋朕尚未有子卽猶子也宗祉根本所係甚重首輔士英所奏深契朕心

及驗係詐僞不勝悲愴此群臣所共見昨劉良佐
所奏妄稱朕有別意群臣逆君以眞爲僞殊不知
群臣愛護東宮之意已在良佐之先今特發此奏
與群臣同覩見朕君臣之間無召先帝之心人謂
士英等怵於藩鎭故追可法使上疏辯冀天下信
之而兼下已疏以自解然獄亦益緩矣其後法司
嚴衛坐高夢箕穆虎以謀危社稷律與之明俱長
繫未決會福王出奔而　淸兵未至金陵士民就
獄中取之明出俾坐武英殿而王鐸者以笨不及

從福王氏氏以其指言僞太子也即其第縛出群
毆之拔其鬚立盡賴忻城伯趙之龍出死士護之
得不死越兩日豫王至金陵定之明不知所終
二月中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係福王結髮元配
巡撫越其杰遂以國母來歷奏聞驛送童氏至京
福王震怒呼爲妖婦發錦衣衛嚴刑審宄假冒緣
由三月初二日童氏染疾沉重掌衛事馮可宗奏
聞報旨童氏着用心調治再候質審時廣昌伯劉
良佐以太子國母爲眞具兩朝褻典一疏報旨朕

元配黃氏經先朝册封不幸夭逝繼妃李氏又已
殉難登極之初即追封后號詔諭海內卿身爲大
臣豈不聞見童氏不知何處妖婦冒稱朕躬結髮
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擄供係安陵王宮人
尚未悉眞僞塘報官妄傳好生可惡法司等衙門
將審明情節先行宣布以息群疑本月廿六日大
學士馬士英將疏稿一通刊刻發抄其稿曰童氏
一事皇上謂其假冒然臣甚疑之人非顚狂誰敢
與至尊認敵體乎昨廣昌伯劉良佐有揭并書與

臣云童氏似非假冒且有皇子已六歲尤爲宗社
根本當力勸皇上認取關係重大不可草草臣不
勝悲喜泣下臣子戀至下淚或血氣至性感動不
能自已于今皇上元良未建奸黨宗藩尚懷覬覦
之心有非分之望若此信果眞乃皇天后土二祖
列宗所以大佑皇上而先帝在天之靈爲之呵護
者也童氏所關尚小而皇子所係甚大即當先迎
童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至皇子以慰臣
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眞宗社之福也若皇上謂

童氏流離失散不便毋儀天下則當置之別宮俾居宮人之列以撫育皇子而已若拒而不認固爲不妥若別有處分尤爲不便徒失臣民之心爲聖德之累萬萬不可多疑也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爲項羽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之母爲亂兵所掠終身訪求不得宋高宗之母韋氏后邢氏皆爲金所擄邢氏竟不歸亦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況童氏寄居民家皇上何必以爲嫌乎臣心荐大臣若不懇請真二祖列宗

天下萬世之罪人也萬乞聖鑒施行福王元年二月十五日疏未上簡發抄錄外附云上有六歲子不勝喜因言及夫妻離合之苦不覺血淚交下急草密奏欲上忽念真僞未可知急問從龍諸臣皆云的係詐僞且潛邸宮人無有子者又急索聖上登極時追尊二后詔視之遂不敢上今紛紛者謂群臣阻上不認結髮嗚呼吾之欲善誰不如人況上結髮之情父子天性之愛豈群臣所敢置喙哉因簡奏稿付剛與四海諸公共見之士英疏既不上乃刊刻附邸報中抄傳且仍題云密奏見者無不駭笑四月初六日可宗具獄上聞報旨童氏假冒實堪痛恨焉可宗即遵旨嚴刑究問來歷併主使之人越其杰本内所開跟隨証人一併拿來嚴究同日得旨童氏若非奸人主使必不敢無忌至此吳爾壎併其中軍孫秀該衛即密行督輔史可法拿解來京質究具奏不得徇縱爾壎故庶吉士也從北來歸爲可發幕僚童氏之來由其中軍孫秀故及之時童氏跣足受酷刑卒無易辭後旬餘

福王出奔童氏亦不知所終

四月初一日有一妄男子闌入宮門門奄不能阻號呼曰我福王也太祖高皇帝神宗顯皇帝令我論皇帝汝荒淫酒色將有喪國亡身之禍更出織言皆不可述言訖昏絕仆地久之復甦錦衣衛緝捕嚴鞫其名爲詹有道從前皆囈語都不復省得旨拿至西華門外着實打一百棍立枷三月發落

書貴州赤水張氏事

張氏之先出於鳳翔侯龍龍以平西番取雲南功

得矦其後復以討西南蠻别得世職分隸雲南貴州軍衛其居貴州之赤水者為衛指揮千户等官及九世而遭奢酋之難焉按赤水當滇蜀之衝東則安酋所居曰水西南則奢酋所居曰藺州衛城立於山巔東西兩峯壁立河上南北有關北曰雪山南曰赤水赤河貫焉其流如帶蓋戎華之區别地也先是播酋之亂調藺州土司兵討之播雖平而其酋長頗易中國至天啓辛酉七月兵部復奏調土司兵援遼東遼去藺絶遠其頭目以下皆不

欲行又畏中國文法吏約束奢酋崇明勇而嗜殺且恃其兵精知中國不敵也遂結頭目樊龍張彤等決計反九月聽閲於渝州突起殺官吏數百人遂攻西川州縣破之扳新都將攻成都而赤水當其道其所必攻也是時張氏族口三百餘絲千户官指揮者張大壯有母劉氏年九十餘有子曰陛升為諸生有兄子曰景升夔升皆官指揮有孫曰常慶常春皆十餘歲賊且至大壯言曰予雖老致政然受再命矣當與掌印指揮城守予母老而子

陛升諸生也其孫甚稚皆不當在危城中命避之貴竹于是陛升奉祖母劉氏及妻李氏子慶春等出赤水將抵層臺而水西安酋亦已反斷層臺道諸蠻别種復四出刼殺同行者多死於是陛升等復歸而赤水之掌印指揮名夔升者已勒兵數千人步騎甚整蓋夔升常單騎至燕都殺名賊以勇畧聞文吏所恃為干城者也至壬戌三月崇明及子寅帥其部落百餘營大舉攻赤水夜半薄城東之白帝坡旦日夔升率輕兵與崇明前鋒阿六等

搏戰兵少利會日暮引歸而諸蠻大怒連營來攻更迭蟻附於是不敢出兵守三日諸蠻衆攻愈力城守者皆知不免矣城北有寶纜而出可通城外之所謂三渡水壯者大壯乃命陛升獨身往且誡之曰此城破在旦晩城破予必與汝兄夔升偕死汝儒生也可以免賊苟退收余骨無忘爾父兄之死且爾父兄之死死官也爾無以為戚陛升仰天哭遂縋寶纜出越四日城破夔升尚督鋭士數百人巷戰短兵接被五六創乃脱身入城隍廟指其

神而言曰爾不佘助使佘死以頸血灑汝乃自殺
擲其頭於神座蠻見之乃焚其廟而大壯且攜其
母及二孫將赴赤河爲追者所及走一空樓蠻舉
火焚之大壯紿謂其孫曰火與水均也安往非死
所俄而樓燼大壯及母與二孫俱墮蠻從火中鉤
出之大壯且被縛且大駡乃被殺而其母劉氏及
二孫俱縛以去其所以不殺者以張氏爲赤水世
族取其子必入重賂以贖即一旦朝廷出師張氏
必有爲將者益以爲質云越一日以劉氏及二子

分隷各營又一日劉氏死于野而常春見之適遇
常慶遂共揚沙土以覆焉按吉水劉太史居夷記
劉氏寡居數十載以節行旌于朝年且及百歲而
竟以兵死常慶者年十三常春者年十一從蠻居
月餘始微瞥歸黒松寨俱載去而景升者雖爲襲
職指揮以無官守別收壯士數十人護其婦子及
大壯家人伺便逃出亦得至三渡水莊與陛升相
從賊既去相與收葬先人親族既畢微知慶春蹤
跡相繼以賂贖歸然三渡莊多怪異難居聞賊且

來攻遂復歸赤水至十一月藺州頭目蘇保復劫
城城破不可守而景升復率壯士巷戰爲短兵所
傷被執陛升則偕妻子走天鼓巖亦爲追者所及
其妻李氏投巖下以死蠻復執其二子去而獨縱
陛升曰孝子也又且儒者無所用趣使去益陛升
嘗割股以療祖母之疾藺蠻皆知而識之故其言
如此而其二子與景升蘇保皆不殺傳致奢寅寅
未反時與張氏往來知景升才勇至是得之喜甚
以漢言好謂之曰若將種且壯士也能從我乎景

升張目罵曰爾逆賊我與爾天朝且磔爾今何多言
寅大怒諸蠻率使跪景升輒東向跪不向寅寅命
諸蠻殺百矜射之景升大呼天者數十聲乃死死
後蠻始敢斬之景升長八尺餘美鬚髯氣敵萬夫
聲如洪鐘其死也不食幾日矣猶數蠻率之始可
縛而其被難視諸人尤酷云常慶常春見其死皆
大哭失聲而寅又不殺以常慶隷頭目鬼師以常
春隷頭目阿也至癸亥春蠻酋令諸中國兒學土
語易服左袵習騎射擊刺令與諸蠻兒伍而常春

遂墮馬死夏四月朝廷大興兵討諸蠻奢氏父子以潞殺失衆心兵亦少不利遂率部落逃於鎮夷遠走數千里至于麽响居絕險處月餘以常慶與紅蠻以其逃也復責之于銀河蠻銀河風土絕怪異又與紅蠻殊犬馬皆善走惟土蠻能制之而强使之牧益不任一日作苦私計曰等死耳不如復逃即盜其善馬東嚮疾馳約三四十里會天暮又阻大溪溪水淺而遠不聞人物聲惟見木葉蔽流而下時皇急乘馬亂流而渡俄聞追者至得水中

大石隱焉諸蠻拐行必先縱蠻犬犬能別人氣向石而吠追者隨聲舉火幾獲矣忽山虎大嘯犬不吠蠻乃去黎明踰一大嶺于是晝伏夜行凡三日夜乃得復至麽响營時又夜半直入其營房蘭蠻有問之者以蠻語謾應之時傍有一老人其言頗漢微問以漢言老人起挽之入私室詰所從來具言狀老人泣曰吾自樊龍破西川被虜至此數年矣引之見五六婦女皆中國人相見涕泣如親故遂與善飲食易衣服同居焉會奢崇明死奢寅狂

虐爲儸兒所殺頭目樊龍兄弟亦病狂諸蠻大亂常慶遂有歸志而老人聞銀河蠻且來捕懼弁誅亦欲逃去以緘口時有建武官兵丁三者與蠻通老人與之善乃以常慶付之使偕出時甲子之二月也丁三爲言金川某官姓名常慶曰吾戚也將往依之二月至建武四月至金川始得更生焉中國人而某官之在金川者已復遷去且聞其父陞升自蠻歸即已不食死于是常慶於邑言曰天乎余何所依余終無以報先人矣遂入石龍山祝髮

爲沙門改名繼慶焉數年事漢月禪師爲得法弟子字之曰利根已而又事密雲禪師雪嶠禪師俱得心印焉天下于是稱之曰利師徵與與之遊慕樂其爲人且聞其家世于龍友楊先生間一叩之利師具言其詳既而請曰余已從釋氏而與文士遊蓋以祖父伯叔故諸君子受余請者或詳言之或簡言之予其折衷焉徵與遂爲記之如此所據者吉水劉孖卿先生居東記巴陵龔子成淋餘記夜郎楊龍友霜栢集序利師自撰霜栢集其奢氏

作亂始末反蠻夷風上不具載所載者張氏之世以備好事君子採覽焉
稗史與曰張氏以無後故諸死事者不得旌于朝然大壯變升景升之死官劉氏李氏之死義固也若陛升者何不從景升而歸死于家傳有之朝不與燕不坐殺三人亦足以反矣陛升其猶此志也夫不于兵非以倖也擇死所也國士哉常慶以九死之餘詭跡方外儒者所不道而爲釋氏言者顧後之嘆乎又安可與淺見寡聞者道乎

林屋文稿卷之十二終

林屋文稿卷之十三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燧　太炎　較字

江南風俗志　崇禎癸未年作

國何以有風天有燥濕燠寒水土有高下淸濁人民之生于是象之所謂風也何以有俗君公牧尹之教耆老之遺閭巷之謠傳習于嬰孩如其言語所謂俗也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而道矣蓋是言之國之風俗未嘗不可變也山東之國齊魯接壤杵臼相聞孔子欲以魯變齊者以其相近勢爲便也若夫道天下一致也魯去道一而齊去道二耶有相去什伯者孔子猶能變之蓋移風易俗賢人君子職也方今盛明之朝六宇同姓者三百年于茲文治之隆古莫能焉道談文獻者以江南爲宗列近者楚豫秦蜀困于盜賊燕都畿輔及山東西之間赤地千里寇所經者一望無居人江南其猶樂土也然十分天下江南地不能居一人

衆不過什三而其賦則什六司徒之官歲版徵之有加焉無勿應者小雅曰漸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又曰睠言顧之潸焉出涕葢重賦之國民不堪命行役之人至于對道路而流涕傷乎哉夫江南之賦既為天下劇而其承平獨久是以其風俗亦與他郡國異大約失之文後天下反以比于天府傳之久遠恐滋甚既生其鄉不量固陋輒論其大槩作江南風俗志一篇南直五郡應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浙江三郡杭州嘉興湖

州江南具是矣今之撫道府縣之官卽古之牧伯也其縉紳亦卽古之士大夫也江南之民仁柔易與言禮誼孔子而在猶得北齊魯變而歸之于道我望于良牧伯于賢士大夫焉

應天高皇帝之所都也文皇帝既北幸爾其部院京尹官屬如故遂稱南京其地古揚州域孫吳以後王東南者率都焉我高皇既立都因其故民不徙他郡豪長以益之故都城四偏或有間原瀕江數百里皆平疇膏野無離宮高下陂池之勝葢風

民以仁儉教之以禮俗既純一從風而靡是以治不易世而德澤迄今神矣哉聖人之治也其民好稼嗇耻爭鬭脩衣冠其士人從容相過宴笑攜手倦于六藝葢東晉之遺風也其世家好禮文然亦纖嗇富人君郊圻者頗任地力縉紳先生飭廉隅公侯邸居者咸就繩墨嫁娶送死無僣無豪傑兼并之俗故牧畿甸者號為易治長江多盜近城邑者無患江水足溉灌潮去則流其惡屯種以時斯農桑衣食之業甚裕矣所出賦不與郡縣埒故其

民至今不大困君子小人猶有別泰淮鷁渡登舟者衣冠在前列斷斷有洙泗之風美哉高皇之教也今黔楚淮豫被滋之地其大姓率遷家之齊晉饑民負子而至者不可數向者閒原及榛莽之區皆治為第宅都城五民錯居苦隘矣非獨生齒繁茂也旁郡國多流寓焉昔孔子與冉求論庶一則曰富之再則曰教之邇者司空鑄錢不中程司徒轉輸不給衛士食縣官者皆無宿糈姦富逐末撓法自便屯地不墾民趨游食殆非所以為富也奚

暇教哉吾聞周南美周公召南美召公下泉之詩曰愾吾寤嘆念彼周京其卒章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此皆郊尹之賢澤及後世者也夫本業不加務而人衆日益五方風雜則雅化式微是向者周召郇伯之屬所深懼也

蘇州古吳地昔吳夫差破越勝齊爲姑蘇之臺以娛游先民于是衛侯見執歸而效吳言太夫公孫彌牟曰執焉而效其言君其終于夷乎此吳俗之能傾人也厥後王濞鑄銅煮鹽富倍天子致天下

之喜游子弟聚于吳其風益甚要之便辟靡侈變態流佚亦其民之天性也然君子好持論操長短以廉節相矜小民亦敢行義即一不當群奮袂而譁不可劫以威勢此太伯季札言偃之流教也若其剽急輕死則自專諸倡之傳曰一夫善射千人決拾吳民之謂矣始高皇都金陵聲教訖吳其後得賢守况鍾爲治務大體始以威信卒歸醇和十餘年而奏政則彬彬如也父老嘗言當顯皇之隆吳郡傾天下自子城出二三十里絲竹不絕聲夜過半列火熒熒如流星狀春秋時和士女聚會羅綺沓雜薌澤四合遝客觀者忘歸宦游至者或不欲仕其間游少年工爲曼聲嘔吟莞絃洞簫長笛更迭奏唱聞者心動然皆鄭衛之遺聲非先王之雅頌也其貨物貿遷者貿市輒更而新之以炫四方以麗更朴或反以朴更麗雖至纖細使爲無窮民亦得以不困所以能然者其地綰八省舟車輻輳仕宦商賈或取塗焉所謂大都會是也今海內騷動行賈不能累萬爲吏者務嗇率計粻而疾驅

膏粱子弟皆屏跡田賦重加倍吳郡向者之盛十不具三四矣夫國奢則示之以儉令吳徵儉焉豈果有君子風之哉然天下奇技異物及倡優婦女他方罕者猶以姑蘇名

松江本縣也既更爲府乃與姑蘇並稱田賦當北直數十府民是以重困其地瀕海四隅無所通專仰耕作土宜稻麥木綿婦人善織其布亦他郡所仰也士大夫有口無異故時徵文相訊其小人勤力強梁不讓易威以勢其俗矜文雅畏強禦慕奢

侈悅所不若亦天性也雖有魚鹽之利民不樂商販疾力奉田稅酒食娶嫁喪祭靡侈特甚日以愈瘠千金之家可數而知此剝賦繁縟之積漸使然矣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欲與松之隷民也何知然恭敬而憂之故略叙其衰如此或言蘇松以張士誠故高皇重賦之此其一端也自宋元時蘇松多官田賦如私佃額明朝又別有官田名而賦絜之通郡似若均乎然賦自古極矣

常州本吳地季札封焉其後爲楚黃歇食邑招致天下豪右喜游者以矜伎相高延陵之風頓矣而

春申之教猶存甚哉民之易去德也昔延陵君棄千乘之國脫寶劍于墟墓拜披裘公于道周其所交國大夫晏大夫叔孫大夫皆諸侯之選又嘗聽大舜之九成及十五國之風評高而見者博所以風民宜有餘力哉而黃歇以權詐小夫變易其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其然邪迄今二千年其賢士大夫深思好禮其賢小民勤力遑邪以私淑艾概乎未之也其不肖士大夫狠愎深刻敢蹈非誼好兼并高氣勢以詐相舞甚者爲隱慝民莫敢指其姦民亦專視勢權重者奴事之因刼奪弱者負氣窮急則反噬爲固然矣卽欲更化非可旦夕幾也土厚水深故世家多貴甲乙射策最售自姑蘇水行而北者道焉故百貨不滯田賦殺于蘇松然視他郡亦劇矣

鎭江江南要區也郡金陵者率表京口爲重鎭自其地舉兵者往往得志蓋用武之地其俗質朴嫁娶送死不借於三吳爲少文然最爲近古其地勢高耕者累桿而溉江水不時至則苦旱矣自吳越

水行浮江而北者皆氣焉檣帆接數十里邪許達宵且仕宦商賈錯雜是以土無麤貨終不大細邇者江北壁南渡首被災流民至淮皖則撫臣移守置斥候民始見兵革焉其民質慤果敢晉桓溫嘗曰京口兵可用夫教民七歲可以卽戎惟善人能之溫非其人也是以敗于氐羌雖然彼其言必有所試矣

杭州古楊州域亦吳地唐末錢鏐王焉宋南渡遂郡之其地依山湖負江海然水淺土浮民怯決湖

則城可淩非霸王之資也初與吳越同俗其民齷齪務桑麻地偏人衆儉陋奉法不僣自宋遷從者皆宗室外戚勲貴大官方其在汴擅鐘舞女白奉尤侈及遷不能更杭地陋小度不得分割起苑囿相率之西湖日聚會游戲不過十數里玩好易具反以爲便往來愈數其君相從之以及于喪夫宋之遷不及東晉宗祧爽隕祖父羈僕有國莫醜焉而其子孫無少康一旅之志其爵臣亦無有爾收燼之心滛于湖山日歷國百里無所逃死亂匪降

自天豈不洵耶蒙古既滅其國諸陵木拱矣猶有討焉狄德雖僣亦忘本之罰也今四百餘年盛明之化洽矣列爲名省不以分藩山川林澤魚鹽竹木之饒組綦綺繡紈麗衣被旁郡相地之攸自南直以下莫得與齒吳越之交一都會也其俗上經術喜功名貌愿口儇疎濶者可欺黠者内忌外寛虛僞不信然其男女亟聚會好滛祀遲祖遊戲流佚忘反如其故此在詩有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蓋文王之化南國也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都人女謂之尹姞蓋宣王之化西周也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此鄭國之弊風也華贈藥之奢而從喬木尹姞之禮其亦奚事異路哉

嘉興地隣松江風俗相類然其小民循愿不好犯上士大夫亦謹飭不爲過高苛陵稍優爲若其區別同異計銖兩較趨背相去尺寸見于顏色亦其所短也其地多溪澤少林莽埛牧舟行有陂池蒲魚之利土宜稻麥木綿稱爲膏壤田賦亞于蘇松

所以不偏困者以有均役事例小民休息世家亦得不憊此長吏士大夫作法之善也祿不以世施不及黨而怙力以傾齊民不與均力骿邑三百其能久乎彼嘉湖之例作者有深思矣浙人爲余言均役之弊滋甚法無久善洵夫

湖州古防風國在天文吳斗分越牛分湖當其間蓋吳越之交也土宜蠶桑婦女無貴賤皆善治蠶隙地遍桑是以絲縞冠天下其地多溪山山五溪十平原則膏壤世家各環水居一鄉小民從焉不

走城市往來必以舟苕霅之閒深入幽曠篠簜蒲葦交蔽車馬不通兵革不得至自古無患即天下有事或以爲可避亂往歲天降淫雨水潦大至稻田漂没米粟踊騰殍死者載路太守上變請減當歲田租朝廷勿報亦數十年之所僅有也其小民勤嗇惡衣食務耕作其士大夫亦朴儉嫁娶送死不過當頗尚禮文然陰賊者能以文深意忌至大官不顧井里要非其素俗也田賦與嘉興埒事例亦同浙善地輒稱嘉湖云

宋子曰余具論江南八府四十八縣之風俗今與古異後安得同于今輒志其大槩以俟他日參考焉其俗之美者足以爲法即不能無失夫豈不可改故勿爲隱也其山川城市建置舊蹟及人物土宜稽藉可知不復論志成而係之以贊贊曰禹貢揚州泥塗是即太伯讓王始見至德吳亡越衰卒爲楚國孫氏作都荆土始闢戎夏交綏遂分南北爰在唐宋藩繇自出亂乃南分治即北合赫矣明祖華彼狄德昇龜作都維皇建極北遷冀方留我百辟作配于京歷紀三百甸賦倍古九土胥食火流兆伏日正斯彭頗彼莽壢其沃在昔虞夏之隆茲維大澤盛衰迭更孰神可測庶民小子敢告牧伯

郭嘉論

劉先主歸曹操程昱説操早圖之操以問郭嘉嘉曰方今收賢才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賢才之心不可操以爲然遂不殺也世咸是嘉我以爲使操不一天下者嘉也夫人臣之才與人君之才不同

日而語人臣之才事我者也人君之才與我爭者也今我殺與我爭之人而恐事我之人驚疑而去必無之事也先主雖數敗而天下益以英雄目之數敗而英雄之目自如明乎不以人臣之功期之也操亦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夫操豈自謂臣也哉則亦以人君許先主矣先主之不爲人臣天下知之操知之操之謀臣知之而曰殺之則失天下賢才之心賢才者即程昱郭嘉輩足以當之矣使殺先主而足以失其心則殺呂布困袁紹之

時操之謀臣便宜解體而去耶此必不然之勢而智士所不出也我觀三國之勢魏强而吳蜀弱吳蜀不見併于魏者人才盛乎內政脩乎然亦輔車之勢成也專伐則有虞兼伐則不足害故三國得以三國也然則當日先主死孫氏其危哉我故曰操之不一天下郭嘉爲之也或曰嘉之才在荀程之上其料事無不中也彼謂不殺必不可殺也或曰嘉固勸操殺先主者此殆不然有智之士未必無失而其失也必有所見夫立國之始而以失人

心爲言非郭嘉不及此也當其時操必深服其言而程昱輩亦必自以爲不及孰知其大失在此哉嗟乎固事蓋若此其難也

許琰論

甲申三月十九日之難聞於吳吳諸生許琰爲之不食數日以死或曰今之諸生猶未成乎古之士也蓋古之弟子方乎庶人在官者也末之祿也若而人者其死不旣汰乎宋子曰難矣哉是死也蓋以救夫食夫祿而生者也雖勿汰可也然則食夫祿而死夫事朝野班乎曰曷爲勿班也孤竹之公子嘗出言矣行此論於首陽之山孔子曰殷之仁人也蓋貴之也猶可以言生乎曰可曰我將有爲也曰我將有爲也而勿能也是其生也君子賤之然則雖在朝者猶可以言生乎曰可凡彼方乎庶人在官者末之祿也我無責焉雖有責乎此而生者斯許氏之所以救也然則許氏之論猶可通乎曰勿能也夫使國無人焉野無人焉寇奚之矣然我今有以知天下之勿能也惟勿能也而有能焉

者是以君子難之也

兵以治爲勝 順治辛卯題 建武闈督論

六律爲萬事本其於兵械尤重蓋律書卽兵書也不審於律之義者不可以知兵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蓋昔者太史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强合角則軍擾多變合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合羽則兵弱少威合宮則軍和士卒同心然則以軍之律合於聲之律其氣可通也其數可槩也夫兵無律以將之氣爲

律士知有將而不知有敵則將之律也將無律以三軍之勢爲律三軍動如駭機靜如山岳耳目覩旌旗步作中齊伐如有將而心將之心則軍之律也所以易於師貞之事而歸其功曰丈人吉吉云勝也禮於軍賓之文而正其義曰軍旅有禮禮云治也而異乎對武侯亦曰兵以治爲勝旨哉蓋古之爲兵者大都起於農也周禮師徒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地之上中下可任者或

家三人或家二人此田里之法治卽教練之法治也司馬之制地方一里爲一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一兵車一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治則行陳之數治也居則聯爲比閭族黨出則聯爲伍兩卒旅有事而戰則六卿各將其軍卿卽將也六卿之民各率其上民卽兵也此朝廷之政治則師中之政治也迨齊作內政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五鄉一帥軌出五人爲伍積而萬人爲一軍國有三軍

雖與古制稍異矣然晝戰而人相識夜戰而聲相聞民伍治於里卽軍旅治於郊也國之大事惟戎又烏可以不治哉夫兵之氣悍而不可下也爲之斧鉞折馘以威之兵之情怯而不可使也爲之嚴令重賞以驅之兵之怒慓而不可止也爲之節制持重以約之兵之衆囂而不可紀也爲之進退步伐以齊之兵之形離而不可束也爲之金鼓旌麾以肅之兵之技疎而不可展也爲之長短擊刺以閑之兵之志渙而不可堅也爲之孤虛旺相以神

之是以申令必誅後令必誅所以治其氣也悍者柔而士知奉上重賞厚稱斬牲釁誓所以治其情也怯者勇而士知死敵藩籬渠荅閉營壁壘所以治其怒也慓者夷而士知蓄鋭植表設禰彌縫偏伍所以治其衆也囂者靜而士知程約五牙六纛雲幢靈鼓所以治其形也離者一而士知奮揚長戟大櫓擎擊跪起所以治其藝也疎者密而士知肄練六甲九宮天符太乙所以治其志也渙者同而士知克勝古之賢將能合萬人爲一人能聯萬

心爲一者豈有他哉善治其已而以施治於人制治於人而因以克治於敵而已故兵而兩治者則兩相當也兩不治者亦兩相當也惟一治而一不治茂不勝矣夫國之一興一衰天也興者必治衰者必不治故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子玉則剛而無禮淮陰決勝若神成安君則自謂儒將不用詐謀奇計孫武子狩勇而善謀子常則以貪失諸侯由是言之豈有治而不勝不治而勝者哉蓋常勝之勢不可以毌而善戰者則不可以敗也敗軍之

氣沒世不振而善敗者則不可以亂也何也其治之有具也師尚父以百夫馳則百萬之衆皆倒戈龐涓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逐而踣於馬陵則進之有治與否也兵非專於銳進也曹劌之戰視旗靡轍亂乃逐之而諸葛之退也王雙追之而授首張郃追之而中伏此退之有治與否也兵不嫌於還舍也苻堅之敗也衆退不可止慕容垂之軍不動邲之戰舟中掬指士會設三覆於敖前而上軍獨全則敗之有治與否也兵不畏於喪衂也吳

漢與劉尚分軍廣都爲公孫述所襲而子胥以三師肆楚高熲又踵其策以平陳則所治在於分也兵又非必貴合而惡離也梁武帝之圍魯山曠日持久而卒取之唐太宗之取薛仁杲以輕騎疾趣而底定則堅久與疾攻皆治也又非休士可用而疲卒不可用也夫兵至於可以進可以勝而止矣至於可以退可以敗退而能備敗而能振亂而能整分而能合勞而能起是非曉之以腹心肅之以綱紀勵之以威武約之以節度齊之以賞罰烏能

萬舉而萬當哉故曰無常勝之兵而有常勝之將無常勝之將而有常勝之法也然則爲將者無事出奇制變而區區倚仁施德遂可以戰乎曰不然天下之道變化於無方而宰制於有方無方之謂智有方之謂法譬之御馬者齊其銜勒正其綏轡使馬適於軌軌適於途不疾不徐有天和焉苟攬轡未定遽欲舞交衢而逐水曲雖泰豆爲馭王良執鞭必僨轅而覆軾矣至於上下束濕軍指煩苛是又棘門灞上之續耳惡乎治

祀海神文 代

維元年某月日屯田兵科給事中某敬致祭於東海勾芒之神曰往者嗣皇帝踐位于應天若殷王庚再作於亳順脩禋物喬嶽大川是禋是告惟畢江而南數於東海千里而遙是在古若邦畿之內也海視百谷曰王宜尊在邦畿之內宜親既尊且親宜有隆加爰命大宗伯錫疇以帛璧犧牲祀神於古婁之濱將事肅虔神其歆止是固將用答我嗣皇帝之休命已今者廣昌伯潛清上言東海之

中有瞿山焉其廣千里宋時屬之昌國其土宜五穀木緜籍其賦可當中邑令以禁故廢不治臣聞山海者王人之所官也召虎之詩曰徹我疆土于疆于里至於南海臣請命一二才臣率召虎之蹟不用公賦疆理是山一替之後田畝可徹上廣幅員下佐軍興爲利溥大幸皇帝裁察皇帝曰可命其以兵科給事中董其事某稟拜俯首不遑啓處直其地者爲松江府之金山衛再宿至登高而望鬱然微見所謂瞿山者舟楫既櫂糗糧既峙來耜既畢行有日矣從其而往者孝弟力田之士千人皆肅心而進曰道是山也繇柘林之滸鉄張舟樹帆或見日而在日中而至或見星而在星中而至或一宿往速信而至皆聽于海之神某於是諏日齋戒以吉蠲之奠致皇帝之命於神惟神不志于泰而志于簡不至于昵而志于虔玄酒明水疏布滿觴王人之吏敬恭將之神其勿吐勿棄茲白波之中百靈千族馬銜天吳介龜巨魚棣執事於左右者神宜具詔以皇帝之意自茲以後道瞿之舟

清風送之紫水流之往返以日無及乎星一替再替疆理之事克底于績其將以神之明昭復諸我嗣皇帝不敢宿大惠于私家神其鑒旃尚饗

解謫文

客有告余者曰吾子之謫深矣子知之乎余請其謫之辭客曰有謂子躁者有謂子驕者有謂子諂者有謂子輕薄者有謂子變詐者其端不一凡有一端必有一事凡有一事必有一說逃之歷然其事雖卑鄙不足辨而其工於貌余之言巧於激人

之情有至精者余聞而疑之以爲訽之生也巳實致之若余者不與利接不與勢近致訽之德闕焉是何爲者耶客曰此不必疑也人患子之好名也余又請其好名之辭客曰凢子友二三君子者當世之所謂名人也而子前與之交不少讓後來諸彥戚然憂之以子且得大名欲與之爭則不便欲使子退則不能是以訽子也余曰凢我致訽之道止于此而巳乎抑更有他道乎客曰盡矣不可以加矣余始欣然曰此可以旦夕解也非訽之深者

也諸君徒知余之好名而不知余所好之名與諸君所好之名大不同也向也諸君誤以爲同故羣然而訽之使今察其不同必且憐其迂而怪其誕度外置之矣諸君之好近在耳目之前問之交游交游有是人也問之文藝（謂時文也）文藝有是人也問之酒食酒食有是人也如是而止矣余也不然所好者乃在千秋萬世之後悠悠焉冥冥焉若存若亡若可知若不可知忽有人焉形畢而此不畢生盡而此不盡庶乎其可矣今余之所好未能得也諸君之所好亦未能得也然而用心各異操術殊途無相礙之迹相角之形也方將各脅其力以從事黽勉不暇安能訽人乎諸君不見登山之人乎有樵采其木石者有游覽其林泉者諸君爲樵採之人而橫疑游覽之客其亦謬矣噫余所好之名旣不與諸君同而余交人之意又不犯諸君之所好訽其可以巳乎訽其可以巳乎客曰子能如是訽可不懼也而何況于無訽之事在旦夕矣

祭張長公文　代

惟順治初六合肇均南海勿靖鱷伏鮫蹲　皇命張公仗鉞而詢腹是萬黎皇是六軍衛是兩浙戡是八閩三載乃績告成于　君　君曰念哉爾歸撫室無勤弗懋爾勞予恤昔在周勲繼望者伋入爲虎賁予父陳以爾有元子作馮作翼踵爾鷹揚爲予大翮蠢彼荊蠻敢抗干舞洞庭沅湘山魅飛蟲王赫徂師烈火具舉公之元子前冠一旅或起巨崖或踐幽浦左盪右旋有力如虎賢王是毗震此旗鼓公之家食不踰二年敬問強飯　皇眷所

專赤子弄兵齊魏及燕起是重臣蒞保甸宣分陝
尹郊竿旄仡然茂我露棠偃彼風箕洸潰之夫歎
而歸田父伯三州子涉瘴川　皇曰是家予所賴
焉惟彼瘴川厥土下濕蒼梧九疑賢聖所惕曾是
方剛而遘末疾七戰之捷猶然馬革張公元子誰
不太息南師凱旋翩翩丹旐白馬素車疾如飛烏
勲書于旗靈翔于道鼓旆斷聲迎者髮縞聞之于
公公也勿吊王事而殞余子䝱考脩短在天人安
可保公懲喪明爰師延陵　天子開之勢以一乘

凡在朝列疇則不矜天官之屬忝長六卿式公于
朝送公于廷誼若同室歡戚是并矧公喪子而不
失聲爲此牢醴焚彼芻靈豈其遂哀亦庸我誠惟
公之賞尚克延世土田附庸祉曰于爾子子孫孫
引而勿替靈而有知安其帶礪嗚呼哀哉尚饗

告亡兒孝廉文

嗚呼爾以負風欲仆之身而好兼人之行二氏之
學亦能旁通而飲食之細不思自節以至於此極
也誰爲爲之豈非命也夫嗚呼日月如流吾當釋
爾服矣吾爲孤子不及哭爾祖是以當爾之喪不
敢號慟念咎自傷而已嗚呼自今以往雖不能無
念於爾然禮制既窮有漸遠漸忘之理焉嗚呼哀
哉蕉爾伯父必以爾從若爾兄弟舉子必使祀爾
佩韋之性爾與吾同是二者爾所欲早知者也遣
爾兄弟以蔬食奠爾因以告焉爾其饗之

林屋文稿卷之十三終

林屋文稿卷之十四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問孫子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者陣伍之本也風后之握奇尚矣然而握奇原於師卦師卦原於積卒說者謂師卦以一陽制五陰積卒以四正維八奇爲萬古兵法之祖然歟否歟其詳可得聞歟夫司馬伍法管

子內政數皆用伍而孔明獨變爲八陣何歟抑即古井田之制歟八陣以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方陣也然又曰方陣四面受敵其言亦有當歟得孔明之法者惟李衛公其變八陣爲六花也果於諸葛之旨不悖歟抑其用實不同歟夫兵法騎不敵車步不敵騎　也而堂堂之陣必三者相參孔明八陣皆步卒也惟騎兵二十四隊爲偃月陣張於後倘敵先以精騎蹂其前萃八陣能無亂乎而衛公之十二辰十二將陣或以騎夾步或以步環騎又何歟奇正開闔可詳聞歟至明戚繼光又變二伍爲鴛鴦陣迄今用之果有合于八陣六花之遺制歟諸士嫺韜鈐久矣其著之於篇

順治辛卯福建武闈程策

聚十夫於市而無術以制焉則亂聚百夫於市而無紀以束焉則散夫兵陰節也危事也營陣者約之不可亂不可散者也宋岳忠武對宗澤曰陣而

後戰兵法之常然其破李成也以騎蹂其步以步攻其騎不明於奇正開闔而能之乎泥忠武之言謂陣制可廢者是亦馬服氏子耳愚嘗歎陣之不明蓋李筌許洞張烽之徒爲之牏亂也請先闡其訛而徐申其說夫風后之握奇曰天地風雲諸葛武侯之八陣亦曰天地風雲其名同也其用異也筌烽求其說而不得因以天衡地軸以強附於八陣又以八陣之[illegible]雲龍虎而強合於握奇支離破碎裂削部伍分爲天覆地載蛇蟠鳥翔諸陣又從

而幽之爲乙丙丁之三奇畫之爲生死景杜之八門附之以河洛先後天之八卦緯之以一白二黒之九宫神之爲六甲六壬之罡魁又曰太乙貴神也所指則勝益之以主客大將叅將文昌遊奕之星曜則近巫覡巳嗚呼以先王代暴止戈之仁而流入於妖妄之說郭京爲禍于宋有自來矣今讀明問獨推於師卦積卒深求萬古兵法之原愚謂兵法者法其法而不法于法者也自太公以外得之者風后管仲諸葛李靖而明之戚繼光亦庶幾

焉皆原於師卦則皆原積卒夫積卒有以内令外之象有以正統奇之象有大營包小營之象有大隊包小隊之象有鉤聯連落之象固也然而三三相比總以一正統二奇也分三星而觀之一正爲中二奇爲翼小三才也合十二星而觀之三星爲前鋒六星爲左右翼大三才也四面均同觸處爲首也四正居中八奇居外四頭八尾也且車騎將軍一星近於積卒而騎官諸星亦三三相比是亦一正統二奇也積卒勢方騎官勢散是卽騎陣之偃月也積卒近於心騎官近於氐是卽騎駐步後也嗚呼天之示象若此謂孔明之八陣自積卒而成焉可也若伏羲則之以畫師卦則以一陽統五陰而内卦之坎其畫有五五者五軍也外卦之坤其畫有六六者六軍也内卦正也步也外卦奇也騎也合全卦而觀之初爻之偶後拒也三爻之偶前鋒也四五六爻之偶騎陣也陽爻在中中軍當鋒也陰爻分布于左右奇軍張兩翼也止則騎在後其象則爲比戰則騎在前其象卽爲師是聖人

之合天德也至于風后之握奇以天衡地軸而順布之其制雖存接戰之法不詳所存者圖耳主於外爲内捍大小相包而已意黄帝之時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爲營衛而然歟若夫司馬伍法管子内政數皆用五而孔明獨變爲八陣者非異也蓋陣之制起于五而終于八五者前後左右中也八者四正四奇也夫五者始于人之一身心者中也二手二足卽前後左右也推之而一伍五人則一人居中而四人布外也又推之而一旗二十五

人猶是也又推之而五軍猶是也孔明之八陣四正居外而四奇皆統于中軍則雖八而實五也宋儒謂與井田相表裏則非矣孔明制陣不曰九而曰八者其非井明矣至以八陣爲方陣者亦非也方陣之說蓋起於儒將弱卒怯不任戰衛以車盾挑以重濠是求守而不求戰者也竭其矢石斷其糧芻擾之使不得休息不必環攻已破矣夫城而方也猶不可守況於陣哉諸葛不若是其愚也故八陣之微者未易更僕也試論其槩夫六十四陣

除十六陣爲中軍餘則分以八將將統六陣士凡九千中軍十六陣又分四將將統四陣士凡六千如敵犯鳥陣則地風卽爲兩翼龍虎卽爲聽招天雲卽爲備伏蛇陣卽爲後拒而中軍之前校卽其策應左右校卽其奇兵其聽招備伏者各抽精卒一千五百以入中軍是非以主將之怯敵而拱護之也發奇制勝皆是賴耳然則八陣者果方乎否乎四面受敵乎抑足以敵四面乎必有辨矣粤唐李衛公得孔明之秘變八陣爲六花說者爲環衛

中軍如花六出中軍爲奇六軍爲正者非也六花之法大抵中軍接戰前二軍爲兩翼旁二軍爲備伏者也故八陣者旁軍先戰爲正而中軍出奇旁軍定而中軍無定者也體方而用圓也六花者中軍先戰爲正而旁軍出奇中軍定而旁軍無定者也體圓而用方也其制異其術異而中軍之必戰則一也夫中軍未有不戰而勝者也明問謂古者必車步騎相參而又疑八陣之步不敵騎夫偃月陣二十四隊隊各五百實得騎萬二千統以十二

將將各千騎十二將之於八軍四校各有所分隷也行則在先止則在後營則主分戰則主合其行也前衝先行爲六馬平行之法道廣則益道狹則殺其止也前衝居前左衝居左右衝居右後衝居後其營也分爲二十四不與步參防雜躁也駐於陣後備緩急也其戰也各隷八軍而分布之或布率然或列鴈翼使敵騎躁我前鋒不過數百步我兩翼精騎橫出擊之扼其吭而拊其背斷而爲三貫而爲二蔑不摧矣夫騎之性能縱不能衝者也

故自旁擊者應手可破高歡與爾朱氏戰歡先合不利高敖曹以騎兵横擊之遂破爾朱李抱真與朱滔戰亦先合不利王武俊以精騎突林中横擊其背大破朱滔夫以司馬懿用兵如神將騎兵三十萬僅能守險而孔明以步卒十萬騎卒一萬使其狼跋蝟伏豈其智反出於高歡王武俊下哉至衛公之十二辰陣十二將陣又步騎相參法也蓋六花師積卒而變焉者也以車步騎層列爲三騎居步後籠鎗跪作三呼三擊蓋以步兵先戰爲正

騎兵突出爲奇也嗣後唐馬半多突厥阿史之屬不嫺步伐故以子丑寅卯順布之爲十二辰又以决勝破敵諸名順布之爲十二將大都一陣之中間以騎兵二隊十二辰則騎夾步十二將則步環騎使其兵勝不可獨進負不可獨退也蓋陣以十二卽八陣八軍四校之數騎步相錯卽假月駐陣之法而周悉其變者歟與六花之法又判矣迨戚繼光變二伍爲鴛鴦陣者此伍法非陣法也何也五兵之制長短兼用承平日久北恃弓矢南恃火器繼光乃置牌筅鎗鏢使長短相衛前後相援乃教士擊刺之道也非陣法也是便南土耳在北則鎗弱而筅枯故又有神鎗白梃之制有馬鏢馬叉之器彼其技擊之術千古勿可易也而欲强合於八陣六花則大非矣要而論之八陣尚哉八陣之樞握奇尚哉然宋神宗曰今之言陣者必兩軍治

皇先日約戰芟草誅地若校場射圃而後可戰旨哉其言乎顧其所爲牝牡鴈翼諸陣仍不越刻舟之見也無他握奇不明也兪大猷以陣不可預設

惟規一大圓矩一大方以垂後世嗚呼誠得方圓之理而精焉豈惟八陣哉將爲角爲銳爲平爲圓爲衝爲直左宜而右有矣我 國家以聖武龍興八旗之制大抵與八陣相胳合軍律克脩威於四國所以 聲靈赫濯兵不血刃而六合一統交臂屈膝是卽陣法之效也又安可勿講歟

問北資車騎南資舟楫各有所長也故漢武鑿昆明池以教水戰豈非欲兼習其技哉然而有海戰江戰湖戰則地不同有艨艟

鬭艦走舸則舟不同有用帆用風用槳用順流則勢不同茲欲棄短而兼長何道之由歟夫行海舟於內地韓世忠之失也然豈無以巨艦而勝者歟率水軍以攻陸此孫權之困於合肥也然豈無以舟楫而定國者歟其盛可得而悉數歟若夫聯舟江湖之內大都旋為方陣而古人又曰可繞而走也其間開闔變化果何術之操歟水戰者有多制拍竿有布灰揚豆古人出奇

無窮今亦可踵而行之歟至於海戰鬭舟不鬭人故福舟為堅若山開浪以次而弱然則福舟將終不可制歟或我材不如其堅檣不如其危將束手視其飄忽歟其何策而制之諸士生習水師具悉以對

順治辛卯福建武闈程策

水戰之戰於湖也自吳越三江之戰而有之戰於江也自吳楚鵲岸之戰而有之戰於海也自漢以樓船代南越朝鮮而有之然戰之法皆不詳舟則有蒙衝鬭艦走舸游艇海鶻之名而用之法亦不詳大抵水戰有三利有三難百里趨戰必歷上將一馬所負不逾二斛四㪷載以方舟軍資糗使百用贍足若洸滇澥加重尤速暑雨有備饑飽有節人不太勞更迭休息一利也步騎奔復日僅數舍綿雨塗淖旋折甚難若以舟進瞬息千里勝可銳進敗可徐引舳艫臨堞不用攻車連絡成營無勞壁壘二利也江南澤國騎無所騁水草異宜北騎易耗若練舟師家有餘皇人善篙櫓漁師蜑戶皆

成勁旅朝募夕集營壘日强三利也然而舟陣若疏救援難及舟陣若密火攻宜防曹公敗於赤壁賈似道潰於蕪湖其明徵已一難也水鬬之人怯於登陸上岸步戰不敵車騎加以內顧輜重中情惶惑敵以偏師牽制縱火焚舟歸路便絕二難也艦有高庳水有深淺港有紆直潮有順逆海霧冥濛島嶼埭峙汐退難漲不利回旋三難也欲兼悉其長則湖舟不可以入海海舟不可以入內斯實難矣苟欲棄短集長而用一時之利因勢乘便無

不可者今請因明問而悉之夫江浙之海淺故其舟小閩粵之海深故其舟宏江浙島嶼少展洋廣而風波險閩粵島嶼少歷洋監而風波夷閩舟龍骨沈水二丈入浙海則躓矣南海皆沙塗而淮海之沙堅若鐵石浙舟入淮遇淺則解矣海舟所恃者火銃而通泰三沙之民削鐵擲鋭捷於承蜩技尤神矣故舟則閩廣爲堅而人則淮海爲勁此海戰也湖自洞庭彭蠡控據上游其勢類同於江惟具區藪帶三州扼財賦重地下爲三江諸湖連於

滄海其舟一門漁舟巨者五桅次者三桅可伏數百人鄰艦畏之然無風輙難動一曰梭船網鮮爲業其制庳小行極迅利一曰快船可供走哨一曰鳥船一人推櫂一人執銃飛鳥高見尢不虛落大抵湖水平淺巨艦不如小舟若漁船爲主諸船輔之利器也昔吳中倭變有議太湖守禦者此湖戰也若江戰則弱於海强於湖太巨則滯于運旋太庳則艱于攻擊大不過蒼唬小不過八槳斯極則也昔之艨艟巨艦鐵鍊截鏁實無濟於今日之用

此江戰也夫海戰用帆用風矣然有以火箭射其蓬索烟燄漲天因破海舟者則風帆之不可恃也湖戰用槳矣然有以輪激水疾行若飛而以巨筏塞汊蔽草浮梗滯流礙輪以破其軍者則槳櫂之不可恃也江戰用順流矣然有乘風東下鼓譟直進而引舟避匿俟其軍過更出其背從上流繞擊者則順流之不可恃也若夫用海舟於内地韓世忠敗于焦山矣然世忠非失于海舟也失在不以小艇爲夾輔而以海舟爲孤注也夫天風未有數

日而不息者也風息而五兩不能動卽無火箭之攻而世忠之技窮矣以巨艦致勝者汪濬在益州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其上皆得馳馬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尺左右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東下狼尾灘陳人震怖頹爾時周肯伍巢奇兵潑而孫歆厲韓擒虎入而任蠻奴降卽無巨艦國必破矣况旌旗樓櫓之盛乎率水軍以攻陸孫權誠困於合肥矣然不困於張遼

之守而困於以船爲舍無致死之氣也方吕蒙作濡須塢衆以上岸擊賊跣足入船爲言夫强敵在前而遽入舟是求退而不求進者也况復築塢以爲固乎葢有内顧之心而敗也非水軍之不可用也至以舟楫定國者劉裕至潼關王鎭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至渭橋鎭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泝渭而進北土驚以爲神然鎭惡之破秦者又以登岸棄舟激怒其衆摧陷秦陣而平長安也若避敵不戰姚泓雖懦豈肯束手而出降

耶故曰善戰者雖舟楫而必勝善走者雖步騎而必敗强弱何常之有哉若夫碇爲方陣阿术望之曰可燒而走此張世傑劉師勇之取敗也夫陣不可方也步騎而方猶易摧破况舟艦之遲鈍哉戚繼光之爲水營雖結方陣而大小鈎連出入布散未嘗如連筏櫛比也其行舟於海分爲三部皆若鴈字又港俠如羊腸者則一字順列以此言之舟陣不貴方也明矣若多置拍竿者則倏墳是也鄉雉尾炬以燒敵又多發拍竿敵舫無不糜碎布灰揚豆者錢傳瓘是也濺血震沸散豆於敵舟而使傾跌布灰於已舟而可馳驟然皆古法也如火牛之陣一用則勝再用則躓也明問又謂海戰惟福舟爲堅而求所以制之之術夫福舟爲樓三層乘風衝犂不可遏抑其高若墉不可仰攻其堅若鐵山矢石不能貫鄉炬不可爇然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夫福舟之飄忽外洋精熟針道南達吕宋西走交暹其所長也内港盤紆巇石牙錯合舟陸鬪刀戟相撞其所短也火器精練針

星洞習高檣破浪出沒若飛我所短也鐵騎馳突上下峻阪樺弓蒲箭洞堅貫革我所長也若驟彼之短用我之長豈有難制者乎夫茫茫烱海編船而居勢不能留然以入也必有内地潛詗之人必有出入可達之路惟其有人也故我之何者堅何者瑕兵以何日至以何日撤虚實無不窺也至其出入之路則何港多阨塞何港可進退何溪山之可據何形勝之宜爭我擇其要害多宿重兵潛詗之人絕則出入之路斷其澗溪之水曾不容刀非

福舟所利也若以小舟掠岸鐵騎燧之蔑不勝矣又安能舍滄波以與我爭鞍馬之技哉夫島嶼田少耕不給食我資糧內地乾餱可繼樵蘇不闕饑飽之勢不同也重兵留鎮不過一兩處扼其孔道勢便不分徙舟散掠我騎聚守以聚擊散提如掃籜輕重之勢不同也兵歸寇至兵出寇歸彼反爲主我則爲客若宿兵要地窺伺自遠邊海窮陬豈傷薪木主客之勢不同也與敵俱走疲於奔命嚴斥堠謹門牒無事息馬有事出戰勞逸之勢不同

也寇恃火器巨礮梢砲非可遠舁我輕弓長鏃萬矢雨發長短之勢不敵也有此五勝而又何憚乎福舟六韜門鼓呼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此言一陣之間也而扼險之要又孰踰焉者乎雖然昔之朱清張瑄亡命海上若鬼與風卒之身佩虎符開海運之利況　聖朝神武開基登三邁五而猶慶瀛渤之未底耶舞干之化拭目俟矣

孔廟祀典疏

爲恭陳孔廟祀典仰請　睿裁勅議復舊事切惟
皇上肇舉經筵大典禮成之日大小臣工無不歡忻鼓舞仰見　盛朝緝熙聖學足以昭垂萬世微臣伏思經筵所講者孔子之道也　皇上尊敬孔子有加無已因科臣張文光之請　勅部改定神位人心悅服惟是孔廟佾舞籩豆及廟殿名號尚有當議者臣官太常時嘗考歷代祀典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二京國子監祭孔子牲用太牢舞八佾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從祭酒周洪謨言釋

奠于先師樂用八佾籩豆各十二當時考據典禮俱是歷代舊章乃至世宗嘉靖九年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本是推崇之意而一時用事之臣迎合傳會議將佾舞籩豆之數槩行裁損大成殿名改爲先師廟相沿至今臣案禮經傳祭用生者之祿孔廟之祭乃天子祭其先師也故用天子禮樂始於唐之開元定於明之成化已爲典例嘉靖時輕議改損似屬非宜今幸遇　皇上經筵講學之日尊崇聖道光復舊章實萬世一時臣曾司祀典心

有所見不敢不冒昧上　請伏乞　勅下禮部確議孔廟佾舞籩豆及大成殿號應否仍從開元成化舊制恭候　睿裁施行

請脩　皇清典制疏

奏為請脩　大清典制以立萬世治安之本事臣觀自古開國之主必脩明典制作為成法以告臣民傳之後世其事起於周公輔成王之時如今所傳周官周禮是也臣不敢列舉往代即如明朝會典一書其意原本周官所載大小內外各衙門職

掌事例甚明是以三百年紀綱法度一定而不可亂雖有奸人不能上下其手當時頗以為便乃至我　大清朝數年來以會典遵行既久各衙門猶引其條例見諸施行然臣等反覆思維有不安於心者伏惟我　皇上　皇父攝政王開創一統光大　祖宗之業神謨睿斷自足為萬世法即有該行事體合用往例既亟　上裁豈宜復沿會典名色況國勢不同禮俗亦異宜因宜革斷在　聖朝不當苟且因循但訪舊制臣叨長都察院職司憲

綱關係尤重為此恭請　皇上　皇父攝政王為本朝萬世治安計特　勅纂脩　皇清典制乞命內院等衙門詳查　太祖　太宗朝及順治元年以後行過事件與明朝會典職掌事例參酌妥當纂輯成書上呈　御覽既當　聖心然後欽錫嘉名頒告天下使　昭代之大經大法燦如日星庶大小臣森遵奉新典不致沿襲舊書惑亂觀聽無論目前臣等得盡職業即將來　聖子神孫百千萬世永有舊章可也臣受　朝廷大恩苟有愚

見不敢不言如果可採伏候　命下遵奉施行

馬政事宜疏

為敬陳馬政事宜以申職掌事臣等辨事冏寺備查明朝折色馬價銀兩節年存留本寺庫內專為收買馬匹以供征討之用或各部缺乏欲借用本寺馬價銀兩必先經題明然後准借其後必照數補還所以重馬政而資軍實也　本朝自定鼎以來至順治七年馬價錢糧始歸本寺查核各屬解到銀兩俱收貯兵部大庫臣寺每歲止撥收數摘

叅未完今查原額銀八十　萬零　除圈占荒
亡外每年實徵銀約四十餘萬兩不爲不多伏見
國家用兵全仗馬力即當無事之日尚須預備
況今山海未靖王師屢出正在用馬之時又每次
出兵各旗下兵丁甚苦買馬臣等竊思冏寺衙門
前爲馬政而設則馬價錢糧相應當用買馬今或
差部官或差本寺官齎銀前往口外收買馬匹仍
養口外兵部馬廠地方遇出兵之時每披甲一名
或給二疋或給三疋奏凱還旗除倒失馬匹許赴

本牛彔告明免繳外所領官馬仍交兵部馬廠牧
養此法若行則官馬日多便于出兵而各旗下亦
可免買馬之苦即　朝廷撫養披甲壯丁之恩政
也臣等從馬政職掌起見敬陳末議伏祈　睿鑒
採擇下部詳議施行

遵例自陳疏

爲遵例自陳不職懇　賜議處以昭　大典事順
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接吏部劄付爲　題明京
察則例事內開考察京官相應定於秋八月舉行
在京各衙門以　皇上親政之年爲始內一欵四
品京官及在外巡撫自陳不職下部議覆去留等
因到臣准此臣徵輿以庸菲之才附四品之末有
玷清班久切覩懼今值京察　大典正臣撰實披
陳仰祈　睿鑒處分之時臣年四十歲由丁亥科
進士順治五年四月內除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
事六年七月內陞本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七年
四月內陞本部山西清吏司郎中本年九月內考
陞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提調學

政九年十一月內丁憂回籍守制十年七月內禮
部考覈稱職本年八月內吏部題覆准陞五品京
堂俟服闋之日候缺補用十二年二月內服闋本
年六月內江南布政使司具文起送到部本年十
一月內題補尚寶司卿十三年三月內陞授今職
竊念微臣資性愚魯僻陋寡聞遭際　盛朝謬叨
一第起家郎署屢經量移屈指十年毫無寸效在
外不能脩明經術未盡師儒之職在內不能分理
職業有忝晉御之官璽郎入奉　丹符冏佐古稱

羣僚凡臣所處非臣所堪實負素餐之慚宜在黜幽之列謹將不職實蹟歷數自陳伏乞　勑下部院議覆去留恭候　睿鑒施行

告假養病疏

爲微臣積染脚氣醫治難痊仰懇　天恩俯加憐憫照例准假調理事臣徹與一介陋儒叨中　本朝科目以閩海外吏奉
皇恩深重雖捐竭頂踵未足仰酬萬一在宗人府任事日黎明入署不敢稍自怠惰乃于去年十

二月初三夜忽遍身發痛百節攣急竟至昏憒臣家人用薑湯灌救良久方甦而左足則已不能屈伸臣時以爲四肢之疾不敢言病調理二旬有餘未及全愈即入署辦事自此兩足酸麻行步不便或在署中病發即入土地廟倒臥俟痛定始出勉强支吾日望痊可不料延至今年本月十二日舊症復發勢甚於前延醫姜與周等珍視咸云係脚氣惡症病根已深蓋因臣前任福建學道巡歷汀漳等處適當炎瘴潦雨之時濕毒所中曾病足弱服藥兩月始愈臣近年又患脾泄夙疾乘脾虛舉發迄今旬有餘日病勢有增無損甚至胸中忡悸見食輒嘔徹夜呻吟悲動左右醫生謂必經年調理非旦夕所能愈臣思宗人府係　天潢重地非人臣養病之所况本衙門漢官甚少豈容一日乏人查會典一欵嘉靖六年令京官告病者吏部查驗的實照例放回又查科臣陰潤部臣郝傑張爾素等俱以告病准假有例可援伏乞　天恩憐臣疾苦准假調理員缺另行推補臣儻未塡溝壑則

有生之年皆犬馬報　主之日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林屋文稿卷之十四終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書錢牧齋列朝詩選後

文字之禍盛世所無　本朝自　世祖親政以後崇尚儒術常召文學之臣討論翰墨燕市所有書籍稍知名者無不經　御覽時鼎革未久文字中或關涉時事多觸忌諱詩歌中尤甚乙夜覽未及

嘗問也乙未冬　上在南海子行幄中與翰林王君熙及宗兄之繩語次忽問曰錢謙益來時爲何官兩君對曰曾爲學士告病去　上笑曰彼爲學士著書當爾耶兩君不知　上所指默不敢對時輿以尚寶卿從兩君出以告且曰　上覽大錢必無慮然絕不知爲何書康熙元年春客有以列朝詩集見贈者錢所撰也其自序曰斯集始於丙戌徹簡于己丑告成于玄黓執徐之歲爲壬辰則是書之作始終在　本朝所載皆明人詩應稱明朝詩集何得云列朝若謂其時永曆尚存明緒未絕爲遺臣者不忍斥言國名以見希望之意此在未仕　本朝者則可錢既爲學士北面受祿而歸奈何設此疑貳之名也且詩集首列聖製皆先朝人主之詩書中稱及廟號俱于本行內空一字其自稱曰臣謙益夫既臣　清矣疑貳稱臣即明之列聖恐有所不受也蓋錢既仕　清其交游頗有顯者採知　上右文必不罪文士而滿州貴人又尚質必不從書籍中推索以爲是書雖流行可無禍

故敢於受梓尤冀傳之後世謂其心不忘明顯然著書雖取危法亦所不憚有足取者其所望如是嗚呼用心亦苦矣夫君臣大義日益明白後世既不可欺雖作僞何益此固不足論今其書亦不甚行錢年逾八十度無有忍人起而難之者惟是世祖所指之書必爲是書而終置勿問眞盛德之事人或未知此不可不記者也

婁東王冏伯（名士騏官吏部郎弇州先生長子也）家有一書乃編輯先朝名公卿碑誌表傳如焦氏獻徵錄之類而益

以野史搜討精備卷帙頗富冏伯甚秘惜錢牧齋知其有是書不得見也冏伯歿後人不肖家漸落先世所藏圖籍次第流散錢乃令人以微貲購得其書欲攘爲已有乃更益以新稗及聞見所記傳會其中尤喜述名賢隱過每得一事必爲旁引曲證如酷吏鍜鍊使成獄而後已其意以爲彼名賢貿然於已行乃便以是据摭十餘年書未就漫題卷上曰諱史俟成擇令名名之如秦阿房宮云庚寅錢壽七十欲於懸弧日成書因置酒高會竟以

篇目繁多不能如期後數日乃告成書成之夕其所居絳雲樓災即編纂之地也是夕大雨如注而火勢更猛亦不旁延他所惟此樓盡燼于是所謂諱史者遂不可復見而王氏舊本亦亡矣錢意猶未已乃取嘉定筆儒程孟陽所撰列朝詩集一書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傳就其燼餘所有及其記憶所得差次成之小傳中將復及人隱過會有以鬼神事戒之者乃不敢然筆端稍濫則不能自禁蓋天性然也丙申予在　京師吳梅村祭酒言如是今觀此書序曰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插架盈箱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于秦火漢灰之餘於乎悕矣所言皆與祭酒合且祭酒婁人與冏伯同里購書之說必非誣也并爲記之

書柳敬亭語

庚子春飲馬大將軍處與柳生敬亭接席客言世道艱危雖爲善人不免謗刺時方薦江鱘敬亭曰人食鱘魚不嫌多骨若黃魚中稍有芒刺必吐之矣世人寬於小人苛於君子然使爲君子者盡去

芒刺如黃魚當令衆口厭飫也座皆俯首稱善客又言浙中一郡守作官三年殊孟浪近頗振作事事有條理忽報罷殊爲可惜敬亭曰此如鄉人賣韭初不識秤韭甚售及至學得銖兩韭遂售矣可奈何客無不大笑予謂敬亭我與君游二十四年不知君能講學且格物也明日復相見於舟中敬亭責予曰相從之久無一字與我何用故人爲予曰君之人與君之技盡於吳梅村先生所作傳中君自可不朽如昨晚語二則亦可記也因爲書之

書顧子見山庚子日記後

我友顧子見山爲冬官郎治夏鎮河甚勤其官常以其職之所及活饑民甚數然以廉武爲奸人所不便乃走　京師誣以事事上聞　天子疑之下刑部議大司寇能公爲奏請曰事重人衆宜遣官即夏鎮勘　旨曰可遣理事官李君往凡勘若干日事大白奸人窮奏顧子守故官流奸人于口外　旨曰可事起至報可凡得若干日顧子記其所置對及其所經歷與事連者爲日記一編藏之於

家且曰我自省覽知儆懼焉徵輿習于顧子乃得而讀之驚且歎曰是獄也連及者數百人使大司寇不請則是數百人者相率而北能無死于塗路乎數百人者有不謂能公之賢者乎顧子曰然奸人所誣金錢至數十萬使即勘者首鼠有所忌能別白上聞乎獄具之日有不謂李君之賢者乎顧子曰然使雄猾之王視民如草必將曰入訊便大司寇即請能保其必聽乎顧子曰未可知也使多欲之王聞金錢至數十萬必且色動所司即別白以請能保其必信乎顧子曰是益未可知也徵輿曰然則子之得白數百人之得無死蓋　先帝之仁且明也顧子泫然泣時在邊寄中爲書於日記之後順治十八年三月初九日宋徵輿謹書

題達磨祖師像

畫達磨祖師像者多作深目高鼻亂鬚聳顴雖威神有異然自西僧常格耳此像乃我郡一枝菴戒僧聞脩所奉郡人栗舟筆也面如滿月有帝釋氣像於莊嚴中微露悲憫彷彿普門大士然與他本

迥異見者不能無疑輿按達磨本天竺國王子自當具轉輪聖王相若無悲心何爲萬里東來此最逼真無可疑者栗若字飄仙乃吾郡名畫師晚年長齋畫佛博訪前人真蹟精心臨倣老而益工作此必有所本且爲戒僧故用意尤深非知道者不能究也爲作偈四句以誌感仰偈曰

或慈或威　爲美爲厲　脩之者得　是相非相

題唐僧義道小字法華經後

唐僧義道偕其妹陳燕子丁共寫小字法華經一

部字小於顏之麻姑壇褚之陰符經而結構精雅視顏稍逸視褚稍莊雖不敢謂度驊騮前然可與二公同日而道也其卷尾自題云恐代改時移故有斯記之語此僧殊自負今已千年矣紙墨完好七卷自始至終無毫髮遺恨雖收藏好事者之力亦此僧願力所持也向藏吾鄉顧光祿家眉公先生一見驚異載之秘笈中但題女人姓名為燕子女丁而原文乃陳燕子丁自當以原文為正前一䟦稱獨菴比丘道衍者為姚少師廣孝應是初選

從燕邸北來時猶然本色衲僧結字亦莊雅題後想經遂流傳薊門而光祿購得之今歸我友張子懷祖甚為得所懷祖書法本於黃庭樂毅與書此經者同師右軍也予不善書而好論書私謂晉人得書道唐人得書法宋人得書力明人得書度此經以法勝懷祖謂予言固當第疑晉唐宋若遞降而度優於力恐南宮忠惠未肯為董祝文陛諸公屈予笑語懷祖子當自力我論若為子地子且軼法而道何論時代蓋懷祖書故以度勝耳

題馬遇伯負母圖

母抱厥子天下皆是子負厥母有一於此既繞賊營復憑河水營為之開河為之徙照耀百世賴有書史君子稱之曰真孝子

題范樹鋘所著酷吏傳後

士既以制舉進古文浸微叙事之作尤舛襍不類士大夫名能文者業稍就輙得高學既驕不可語循至頹靡不自知以故古文益衰庚子春予友人范君樹鋘以所著酷吏傳見示所記事皆其所及

見故該實不誣行文簡嚴明徤中間起伏屈折音節頓挫有史雖史壽之遺風焉目中久不見古文為之起立四顧徧賛之同學或曰傳洵美矣故郡守方公岳貢有聲名今在酷吏中可乎予曰為民牧者至於刑人蓋不得已故哀矜者上也惡怒者其恒也而方公者目民之死輙雍雍自得不能怒也去哀矜者遠矣甲申之事予友人有陷賊中者見方公將畢命猶手挽文字與偽官顧君恩若有所建白其人如是聲名何賴乎夫盡而不汙國史

法也范生用之方公允矣是又所宜亟章者也

題僧了愚像

壬寅孟冬予來江陰寓僧舍中主僧曰了愚其人瀟然自得與之相對不欺不佞所言皆誠乃加禮敬焉徵其所得了愚曰我無所得惟能斷慾夫僧固無室所謂斷慾者無慾心也人由是而生此心難斷一也感於時感於物此心難斷二也血氣不定氣動志隨此心難斷三也心斷慾者如斷肢體永不相續語曰聖人無慾此其大端也常於僧中

求之能斷慾者百中不得一能斷慾心者千萬中或不得一今幸於了愚見之爲題其像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仰見可欲心亦不亂不亂之至其心不生心本無生爲了愚僧

題莊梅崖行實後

或問曰史家之有獨行傳者何義徵輿曰凡德之可名者非其至者也子思子曰天下可均白刃可蹈爵祿可辭而中庸不可能語中之實則不流不倚不見是而無悔者是也爲是行者莫得而名史文其稱爰號獨行夫獨者非尙至之謂謂其所見者獨不爲世俗所移易也我鄉邇太伯季札之遺風多獨行之士見於郡乘亦旣彬彬矣近得梅崖莊先生行實幷讀董宗伯陳徵君及諸先達題詞知先生之孝於親友於弟以方正重於友朋以名德重於里黨與所謂不流不倚合乎中道者以史法取之蓋獨行之選也先生之孫文學武秋以議官允事與予意合因與之交且五六年見其制行慤摯能自守其說不肯與時推移得古君子中立

之道深歎美之今乃知其本於祖德者然也爲題數語自附諸先達後云

董宗伯楷書前赤壁賦跋

蘇公自書赤壁賦極爲莊雅而怒猊奔驥之氣溢於筆端董宗伯以楷法書之似不用長公本色然精穩淸潤終篇不露疎逸態宗伯自跋云爲之以歛浮氣此自作楷耳意不在臨蘇也玉立先生書宗伯眞蹟甚富以此册稍謹嚴疑以問輿聞宗伯七十後作楷書倍加歛飭書竟輒語家人曰恭則

壽人謂宗伯以瀟灑名而不知其晚年操存若此敬以所聞復之王立先生因憶與年十七見宗伯於里第時已八十天眞藹然色笑不苟先民典型迄今如在目中茲承先生命得跋公書是里人子之幸也時康熙乙巳中元日距謁公時三十二載矣

跋亡友李存我書法華經普門品

歲丁丑徵輿年二十有一獲交於李子存我時存我已盛有書名其書規模郡前輩莫忠江董思白

兩先生輿本不知書妄謂存我書法必求之古人方能成一家子書外和內勁天資本高若唐之褚登善宋之米元章皆子所近豈有意乎存我大以爲然遂倣褚米不四五年書名大振郡人好之者比於思白先生矣癸未存我成進士甲申官中翰使歸復與徵輿論書舉筆鋒笑曰妙處在此一點許益謂古人執筆麗和故能使鋒也輿曰門庭若何存我曰從大令入右軍時適置酒爲懽呼浮大白而罷明年存我遂以節義千古矣壬寅秋雲幢上人以存我所書法華經普門品見示且索跋語存我書此品時題年丙子方斟酌莫董未具褚米面目然天眞內足有三公不易其介之意曹生跋曰遒媚曰淸整安得起九京而問之也今屬雲幢且寶藏之後五百年當有知之者

跋吳海翁書贈同里余君文後

右全椒吳海翁先生手書贈同里余君文一首其文規模柳子厚而章法謹嚴又類曾子固中間叙述稱許不爲溢美之言而辭意婉篤足以盡當時

之物色間措雅語極有風致使好古之士驟而讀之不能辨其爲河東爲南豐也其書用唐人金石體斌雅中有淸雄之氣結法似斟酌示與北海間自首至尾無一筆緩弱可以想見先生操存之精矣文末署年爲萬曆丁巳其時王弇州沒未久流風餘澤斐亹三吳而楚李本寧浙屠長卿方以文筆矜炫于金陵吳之材士棄舉子業而爲古文詞者如王百穀陳眉公輩皆踔有時譽先生家吳上游假令出片言與諸君子應和當一日而名滿天

下乃杖屨不出三隱閒如玉在山如珠在淵欽其菁華爲天地養嚴重之德此其意豈諸君子所能牽挽者哉不二紀而大江南北無人不談風雅甚至黃口號嗄咸欲有聲秕林識者或恥之或憂之迄今未有以變也讀先生之文玩先生之蹟而如見先生之人可以使囂者寧佻者重振救末俗豈爲小補哉先生之李君玉騶給諫購得此卷于余氏裝潢成冊玉籤錦縹極其莊嚴徵與以年家子數得捧誦每念生爲孤童音容恍惚之思互相感

發不能自已給諫因命識一言於後惟給諫之孝之大者在立身事君之際天下所推服乃細而及於手澤杯棬有如此冊無所不致其終身之慕人子之道可謂盡矣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冊固當與天壤同不朽輿稍爲推說亦欲爲後賢論世之助云

讀莊子

莊生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其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是而盜跖非乎此爲爲伯夷者言也無論跖爲夷而未至無所用斯言也有愚不肖而後有賢智無愚不肖無賢智矣而欲以賢智鳴可乎莊生之欲去賢智也爲賢智救也非爲愚不肖托也嬰兒始行匍匐緣壁必俟其長也然後教以超乘今語超乘於緣壁之時未離席而仆矣行未成而聞莊生之言我懼其仆也傳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莊生其語上者耶讀者其謹之

讀宋史

北宋之亡基於神宗成于哲宗極於徽宗神相安石哲相惇徽相京是三相者皆有功於剪趙者也然神宗之世罪常在相哲宗之世君相罪均徽宗之世亡一京復一京進君實尸罪相不足責矣方哲宗末命嗣君未定在禮則母弟簡王以當立而向太后欲立端王惟時惇之言曰端王輕佻不可以主社稷太后不從豈哲宗所爲太后心惡之而并及其母弟歟然靖康之禍由惇言之不行也昔殷王帝乙與其父師箕子欲捨受而立啓太史爭

之受立而殷已假使宋立簡王其所爲必不至如徽宗以天則不可知以人則猶可延世然則惇雖元惡其謀立君也則忠夫國事之大者莫過於立君傳不云乎君子表微而何況乎其大者故章惇有知非安石與京所敢望也嗚呼惇之有知尚可表也則明劉三吾之主建文解縉之主洪熙其亦可附於箕子之後也夫

商書載箕子答微子之言曰我舊云刻子孔氏傳云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正義引呂氏春秋曰紂父欲立微子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故立紂于時箕子葢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按此箕子自言及先儒所傳爲可據也

讀元史

元史有速不台傳復有雪不台傳乃一人也世係勲階功次及生卒贈謚無弗同者蓋速與雪音近譯者各以意用而當時史官分撰不相參問爲總裁者又失於檢勘遂致紕繆若此自有史以來未之有也夫史者所以正名也名之與奪權於精微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游夏不能贊一詞非不能贊也能與人同其知能與人同其罪乎是故卽使若游若夏受命而作春秋孔子亦不能贊一詞也史固一人之所當也作史詎必稱春秋而春秋之遺在焉然則開局分曹取數十人而使之筆且削焉雖或人盡遷固無毫髮之失比其成書固已非史矣

讀周坦然先生自撰墓誌銘

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原者推其所以來反者究其所以往然則死生有說聖人非不知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者非謂生可知死不可知也世人之言死生也二而聖人之言死生也一一故知二故不知由不知故懼懼故臨事易亂于是乎有游魂爲變之說以繼之嗚呼尚忍言耶大梁周坦然先生年七十有六安健無疾痛忽自作墓誌銘一通其言曰今年戊戌先生壽七十六或旦夕死或尚不死有命焉然

世無不死者先生生坦然死當倍之其年冬先生果卒先生家江寧誌文先傳江寧人咸謂先生有道術能前知先生之長公爲少司徒櫟園徵輿所兄事者也壬寅春櫟園以書來告曰先大夫墓有日矣自爲墓誌予所知也可爲跋其後輿曰人謂先生前知有道術也固當然其道非釋老之道其術非卜筮之術也宋儒程先生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夫天不能使晝之不夜能使夜之不晝乎是故所以晝夜者非晝夜也所以死生者非死生也

其道一也非二也今先生之言曰生坦然死當倍之是其言死生也一其言死生也一則其道乃大易之道而其術乃儒者之術也彼卜筮之說淺近不足信僻怪世之重死生者以爲非釋老不能知其說然易傳論語與程先生之言具在如習而不察其微諸先生之墓誌庶或躍然而有得乎先生之行江南江西河南士大夫人人能言之其言論風度讀誌者可想象其爲人茲不具論論其所學之精微者如此

讀明祖大誥

徵輿嘗讀明高祖實錄而深頌其至德也竊以爲得聖哲治天下之道四焉曰精曰勤曰明曰正其精也本之舜其勤也本之禹其明也取之唐太宗其正也合於漢高祖噫盛矣哉及讀其所作大誥則震驚悲歎而不敢竟也爲之惕然深思曰曾是哲王也而有如是之誥乎意者宋世之政失之於寬而元政之寬更甚又加稅焉豪富兼并官吏舞文下民愁痛莫能告訴明祖生於田間深知其隱

及既有天下道之以政而民不知從也疾怒其心于是處刑以糾之則是明祖之刑章不過因革損益之事耳而名之曰誥以遺子孫垂後世以儒道論之其去執中之法遠矣然追之後燕王作難嗣君自燒燕王克作帝矣出師窮塞威武暢矣然季年之役往而不返陵無遺詔又以錫爲宮車榆木川之事可深考哉嗚呼是哲王之孫若子也過審未久而事變若此豈有所感召而然歟或曰此釋氏之說也子言儒道而及所感可乎曰其在周易

坤之初六文言備之矣或又曰子膏梁之餘也而公議先代可乎曰非敢議先帝王也言治法也非有刺于昔也所監其美者而則焉然則後世之聖人而有天下者務明祖之四德而寬之以仁斯兆民賴之本支百世矣

天官冢宰頌

皇清宅中既五載深惟大治爰命漢臣正位上卿者七時江南溧陽陳公實首長天官朝野胥悅交贊贊曰進之五禩既之一朝五禩以官慎也一朝

以人得也詩不云乎我有嘉賓中心既之不寧惟是　朝廷公普無偏無黨滿漢均重於斯而見焉于是秋官屬吏吳人宋徵輿作天官冢宰頌一章以紀盛事其辭曰

王恢治典維宰之寶以法以柄自家迄邦執玉斯贊五帝用享協我神民象魏廼章昔在高宗默而際夢賚象得說自巖而百官以總作配保衡大震王武于有殷其在今日亦克紹舉穆穆明明聿昭我官府蓋舊不可以不用賢亦不可以不尊惟王勿黨惟王作均在國多馬在野多士弓之旌之庶幾曰至寶惟茲一个臣其亦曰旁招俊乂

董思白宗伯畫像贊 有叙

董宗伯當八十時神釆彌振書畫藝事彌精謹或以爲有道術訪於陳眉公先生曰董公之壽且康也爲金丹力爲禪觀力陳先生曰皆非也此公作士大夫垂五十年胸中未嘗有殺機其生也固已全矣聞者以陳先生爲知言徵輿少時嘗因婦翁姜神超先生得望見公藹然仁慈有春溫而無秋

肅如陳先生言順治庚子公之孫通蕃以公畫像來命輿作贊廼以所聞于陳先生者爲之詞曰

兵憯於志鏌鋣爲下容色言辭無非兵者匹上內戟繑紳杖亦忽不自覺其刃已抽仁哉董公壯而執圭五十餘年而無殺機如風在春如雲在夏旃旃幪幪句萌徧野公之餘技解衣般礴或爲龍蛇或爲林壑溢其生心合乎天真是以見者驚猶鬼神豈無老漁年亦耆艾以壽以辱堯之所汰惟公之仁黃耆攸宜徵君有辭述而繫之

純陽祖師幻相贊

純陽幻相爲一好女子攜一異小兒蓋以兩日爲呂也像在先朝集中孫漢陽兒時從父文簡公入大內見之於玄殿東廡晩年想像其槩手摹以貽戚友遂流傳吾松庚子十月望徵與懸弧日黃君日林軍恭小幅爲壽筆墨淸英目光奕奕望而知爲眞人也乃作贊曰

若境若象若思若爲有無眞幻同異是非悉不復取亦不復離純陽之德雲行雨施

貝多菴募復藏經疏

歲庚子予初讀楞伽經得雷菴註其義雖善猶苦難通乃更訪他本欲參訂同異有稻香菴知恩上人告予曰郡中惟貝多菴王雲幢師有楞伽宗通楞伽接響二書君以誠往可借閱也予如言往請雲幢欣然出二書授予予取二書義雜錄之雷菴本中期月而畢然後歸之雲幢曰君儒者乃能知我教楞伽又我教之難通者君乃能知之爲手錄其義甚善二書便以贈君無庸歸也予曰二書之義已錄出矣留此何爲雲幢曰書之在菴與在君室等耳我心已許君矣君受之可勿辭也予感其言遂受而藏之閱一年許偶過雲幢所言及佛藏雲幢歎曰二十年前曾悉捐衣鉢置書本藏經于本菴後以歲儉食不繼輒質他院今殆不可復得矣予曰何不募檀信貲贖之雲幢曰乞食不易敢及此乎予曰公能施人人亦將施公雲幢請其說予曰公嘗言之矣經之在菴與在他院應亦無異知其不異則可以施可以乞可以受施經可質亦

可復也雲幢曰善君便可作疏予以十金爲之唱且說偈以侑之偈曰

有無不異彼此無別經去復還作如是觀

林屋文稿卷之十五 終

林屋文稿卷之十六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龐 太羲 較字

范問

范子者吳之知禮者也徵輿問焉而識其
復以質諸當世之君子曰范問

徵輿曰嫡子不爲人後何也范子曰不奪人之子
也曰有國有天下者選賢而建其爲國與天下奪

歟曰苟賢也必以爲有國有天下不若有其父也
胡可得而奪也曰然則明世宗之立非歟曰在禮
益王之第二子崇仁王當立益王在故不可立立
與世子不得已也非禮也范子曰當時爲楊廷和
者若之何而後可徵輿曰夫禮亦既言之矣大宗
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族
人者自五宗而推之爲武孝憲英以來支子之次
且賢者皆可立也奚爲而必崇仁奚爲而必興世
子必興世子也則張總桂萼之佞所由來也絕孝
宗者由廷和故大禮之獄總萼之佞之罪小廷和
不知禮之罪大

范子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何以爲瞽瞍子
也宋子曰我子之論遠矣夏帝無所失道道隆則
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且夫有庳之君五廟之主
亦既有宗矣豐於昵非舜也范子曰然是未可爲
明世宗道也

徵輿曰父在爲母期周公之義也父母俱斬衰三
年明太祖之仁也范子曰君至尊也母至親也有

君之尊有母之親者父也此非一聖人之說也周
公監于夏殷而作儀禮名曰周禮蓋四代之禮也
父在爲母三年唐始于高宗宋始于神宗明太祖
申而明之不始自明太祖也且夫周公之仁非不
至也子服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何謂
志當練之日其服改矣不食肉不反寢不聽樂大
夫士不從政庶人不從吉事則所謂志也不率者
其必有常刑是故賢者得伸其志而不肖者不至
忘其母仁于是乎至義于是乎盡徵輿曰然則周

公未可變歟范子曰我不能必今人之志也爲周公之說而無其志是忘其母也從而刑之無及也

徵輿曰然則明太祖是也

范子曰明祖之非周公可謂深矣其孝慈錄曰周公定父在母期之服已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庶母無服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其言如是周公固可非歟徵輿曰古有服期年而喪三年者父在爲母是也有服期服而喪三月者曾孫之爲曾祖父母是也其情至其文明其仁深其

義著思爲君則思爲臣思爲民則思爲官此其所以爲周公也周公未可非也如欲更之宜爲之辭曰今之人不如古從周公之說而無其志必至於忘其母我不得已而更之更之乃所以從周公也則聖人之意見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厭矣今以後王壽短而社稷移爲周公咎則周曆八百明不及三百又何以處洪熙泰昌兩君也且孝慈錄曰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則孝禮頽焉于是喪可食而服内生子遂勿禁嗚呼郎欲勿禁不言可也爲天子而明告之曰勿禁幾何而非勸也夫先王之教孝惟恐其不及不虞其過也則又何怪乎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也

范子問曰子之冠奚法也宋子曰與之仕也見於黄門郝先生時先生有子之喪爲是冠也與侯宴而問曰先生之冠因歟創歟郝先生曰男子垂首絰婦人垂腰絰絰也者實也子之喪黄麻也夫朝廷之冠既有常矣非首無所置麻也故規麻以爲

月因而垂之散麻也垂布以爲質紉白羊以爲緣從今也余恐乎哉其勿麻也輿曰喪冠不綏因而垂之無亦近於綏也歟先生曰黄麻而不疏望之而隱烏在其爲綏也輿曰若是其嵩歟先生曰紉麻以爲巾以爲喪者之燕服也典之所不及也然而因之未見有議其嵩者也夫子之喪不可以不麻也是冠也不得已也輿聞之郝先生如是也

范子曰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自漢以來未之或行也行之斯志之志之也者旌之也夫得我情而

行則禮也不得我情而行則名也孰父母而可名也故居喪而使民有聞焉君子慎之宋子曰何爲其然也夫中人之情始死而水漿而不能入也未卒哭而不能五味也未練而不能聞歌也未祥而不能纓組也中人之情也因而勉之則禮也夫有不敢勉者焉則無勇也彼朝死而夕忘之者未之責也

宋子曰亡國之大夫以喪禮自處何謂也范子曰禮爲君服斬國亡君亡是重服也曰爲服則不死

也曰立其朝幷其封不可以無死也嘗仕焉而家食者可無死也爲之服者比於嫠婦云爾曰服之有期乎曰終身焉可也是故屏其妻子去其棟宇惡其衣食草土其身以待盡然後當時義之後世仰之以爲人之所難也今之髡其首而飲酒食肉者言則言笑則笑季女在前孺子在後玩好在目錢刀在心而欲自托于黍離之義其誰知之而其誰信之宋子曰然則謝枋得而不徵且無死也范子曰可無死也且彼將有爲也

范子曰孫爲王父尸父北面而事之是父拜其子也四代行之後世廢之其亦麻冕之純歟宋子曰是其所從來遠矣大人世及而爲之文曰繼世以立象賢也夫象賢者無乃慝夫人之校德而差其貴賤以生心歟是故象之象之者之德足以厭矣以爲未著也于是啓其太廟陳其百官盡其物宜夫婦親之鼓鐘以迎之太師以詔之而見其象焉者遇其後也故象賢之道莫著于尸于斯時也天子守天下侯氏守國卿大夫守家雖有驁焉生心

者厭于其祖宗已後世不然裂天下而郡邑之所奉者一姓所宗者一子其支雖有擅封者莫之事也莫之用也其公卿大夫羅而致之未有問其先者也斯象賢之道不講而尸亦廢故封建廢而祭法亦變也

夏瑗公先生私謚說

乙酉秋八月華亭夏瑗公先生自沉於淵以死以明卒亡也越二月於陵孟公（陳子龍也）自禾歸於郡徵與往見之盡問郡故及瑗公先生孟公曰古有私

謚我欲謚夏子可乎徵輿曰可哉其所亡國而既亡矣朝無所冀野則殆之且我子習于夏子吾子而謚誰曰不宜孟公曰請謚故吏部考功郎華亭夏公允彝曰忠惠公徵輿曰敢問忠孟公曰從國而亡者有矣從城而亡者有矣夫豈不義或拘於時無所復之也否則一朝之激也今夏子處野土無所將敵無所察民無所望爰造於淵如在寢簀宣厥治命以訓後人以申臣誼史遷有言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可不謂忠乎徵輿曰敢問惠孟公曰

知死必勇夫夏子豈不知致憤於驅必有與斃哉豈不知絕脰剖肝足以耀志哉以爲彰斃而殘民亦勿依濟有勿恐也且夏子曰余以國困也夫宗何罪余有以考而余兒與余子也兒先人其無余尤外及寬乎國內及愛乎宗令終有俶施及生民不亦惠乎且夫魯人之頌展禽孔子之論國產皆是名也徵輿曰善哉吾未之前聞也禮曰君子表微夏子之惠非吾子勿聞若夫忠則行人知之矣及順治之四年孟公死于吳氏之難侯生曾典張生寬與者數人焉夫使孟公有知不亦恨於多殺國士而重思夏子乎忠則猶是也而惠竭矣嗚呼孟公可謂知言矣孟公既死而其以忠惠稱夏子也民勿聞夫豈無謚夏子者勿章恐勿若是信故具陳其說以告國人其從與否則惟二三子

或曰子仕　新朝廷而亟稱夏子之行于勝國可乎宋子曰夫夏子而既死矣彼將以教萬世之臣者　朝而有臣也將與享其教而胡勿稱焉夫季將軍之重于漢帝子之所知也順治五年孟冬日

記

併縣公偈

揭爲分縣滋弊日深議併勢難刻緩謹合士民公議伏祈准詳　題覆以惠殘黎以裨　國計事竊照松江一府設有華上青三縣盡壞分官歷年既久自順治十二年因華亭逋賦山積當事求委罪而無從遂謀立官以分過未嘗考究山川推原利弊以致分縣以來利無所聞病乃百出舉邑嗷嗷難需旦夕近科臣有分縣徒增煩擾一疏蒙部覆

准　勅下督撫會議妥確具奏議獲婁民因苦實
情　廟堂業已洞若觀火矣今復蒙老祖臺遵奉
憲行俯咨輿論某等親背疾痛目擊瘡痍幸遇諏
謀敢容緘默謹請就科疏所指錢糧差徭衙役數
端詳切言之當日分縣但畫郡城東西為界未暇
計及地之優劣今委之一二三四五保四十一二
三保皆瀕湖窪瘠之鄉已居婁地之七八數年以
來湖寇不絕生民流徙幾空而其地錢糧反重于
別里婁之追呼愈迫逋欠愈多職此故也若不歸

併華亭將見婁民愈逃婁土愈惡而不可為矣某
等亦非敢謂華盡膏壤婁盡廢土也但州縣大勢
熟多可以兼荒荒多必致累熟婁併于華則荒少
熟多縣官可以通融緩急窮民有所恃以不逃況
夫閭閻之情易于觀感婁之荒地多逋糧多則相
習為罷頑矣婁入于華而荒地少逋糧少將相勸
而力輸矣其為當併者一也增一縣有一縣之官
吏增一官有一官之廩餼雖原議以顧氏義租為
婁縣薪俸然自佐貳師儒以及吏書皂快一切在

官人役名為華亭平分實則加倍全設既用其人
必資其用用之所出不取之官必取之民出者既
窮取者無已此其患不可勝詰也婁併于華則止
用華之舊設官吏衙役而額外冗食生事之徒一
切可以盡裁不但地方省費即縣庭亦可省事其
為當併二也江南賦重役繁松江為最近因湖海
多事照縣雜派更多皆以一縣之民力供一縣之
差徭今以兩縣之差徭責一縣之民力官吏常以
不辨為憂民情則以叠差為苦且民間止此物力

既耗于此必絀于彼是又以役之累致賦之逋也
縣既歸併差亦輕省衆力共肩公事易竣民之因
差而逋賦力竭而誤公者少矣其為當併三也況
夫公廨未嘗特建內外關防不嚴官吏僦居民家
文卷寄頓外室其道衙且不可以久倉獄無專壹
之鎖鑰出入難于稽查紳士有兩隸之戶田里甲
籍口跨占此皆分縣之為病而務急去之者也或
者曰併縣錢糧既多仍累郡縣參罰夫分縣以來
未見其不逋欠不參罰也昔在明季錢糧未必加

輕參罰未必加寬乃華今秋㴇奏最撤迹州學今何以每每降謫歷考前任亦有不因逋糧去者何得盡歸咎于地方雖地方逋糧之罪誠不敢辭亦未嘗不爲爲郡縣者惜然與其分而爲二使松江多一必降必革之官不若并之爲一俾計部稍省歲參截參之日是亦爲　國家愛惜人才之一道也凡自并縣之議既立婁之錢糧事件皆有望而趨華之意即新任父母亦必有一朝卸擔之思未免任事不肯精專人情盡懷瞻顧是不但不併之

不可即遲并之亦不可也爲此共矢公情傳稽衆論求至當之策瀝各臺之前仰乞祖臺俯察地方情勢利害緊此一舉叅賜具詳　題覆歸併華亭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至若縣既歸并必宜太汰冗役以除民害惟是華亭人才實甲江南諸邑所有婁縣生儒額數仍祈遵依科疏酌請分撥各學不徒下慰諸士雲霓之心亦以上廣　國家薪槱之化是在祖臺作人盛心非某等所敢擅議也緣係併縣事理爲此連名具揭須至揭者

併縣第二揭

揭爲再陳華婁分併之利害仰祈詳申　題覆以培既竭之民力事切照婁縣歸併華亭一案垣中三不便之疏既以洞悉時艱松江府遵奉憲行傳集士民詳陳條議治某等當具分縣滋弊日深等事一揭備述錢糧差徭衙役日逋日困宜併宜速萬口同聲亦從至公且切矣今復奉婁縣王父母轉奉蘇松道憲牌內開總督部院即批向日分縣之舉亦必採之輿論再三斟酌而後行今未幾數

年又復議併必須鑿有確見不得不併始可據以　題覆若止據紳民數語恐其中箕畢之好或有不同方隅之見猶未至當況華亭縣有分邑四載民稱妥便之說豈無稽而云然也　國計民生均有關係仰再廣諮博訪從公確議通詳以憑會奪繳等因奉此再集治某等詳訊昔日議分今日議併之故某等捧讀憲批躬承延訪具見各憲公祖虛公詳慎利國宜民再三諮詢盛意治某等固不敢執持管臆信膠柱之必更亦不敢臨事囁嚅聽

維桑之及溺謹從明問再布務莠切按松江前任
知府李公祖見華亭一邑錢糧埒于西北一省糧
多吏少庶幾分縣易於催徵亦曾集稽可否衆論
以爲大莫如長興縣治未閑議分小莫如青浦遺
欠未閑獨減且則壞久定驟分必多未便李公祖
見僻議不合徑行其文中怨初未嘗採之輿論再
三斟酌今併縣卷內並無公揭公呈可據迫行之
未久衆弊叢生李公祖臨行時國門環訴亦自言
此舉多事噬臍無及矣至今日而華亭縣有分邑

四載民稱妥便之說蓋言妥苦則近於貶人言宜
併則近於厚已在華亭縣立說安得不云爾乎然
非要民之實錄也此則縣之所以分與分而不便
于民之大槩也若其槩然應併之故畧有數端昔
日以錢糧易征無欠而分今合計拖欠如故而增
設多員非 朝廷省官省事之意當併一 華婁地
有肥瘠因民有貧富況近日之婁濱泖多盜瘠漸
而荒貧漸而散若仍歸一縣則稍寬瘠壤以救貧
民當併二一縣有一縣之差徭如四年中每歲添

收充五六十名破大戶之家不下數百今即改而
官收官兌矣一應城濠馬草兵船水夫諸雜徭無
算也同在一縣地方稍廣則四鄉輪值猶可按月
挨承今百里之內兩縣各差一月之中諸徭並至
履霜荐臻民何以堪當併三一縣有一縣之優免
自華婁中分紳衿差承闔戶田畝彼此跨占分頭
兩免在册之田日多在畝之田日少以日少之田
充日煩之役剜肉醫瘡不知死所當併四一縣有
一縣之差遣上司之提差解吏增其半本邑之書

役已快增其半一城之中舞文亂法狼貪鼠竊之
徒平添數百欲民安枕不可得也況婁縣新立應
役無人一切各縣犯罪貴革及萊傭卜相之流不
暇致詳置人縣令發覺雖多根株難盡不擴然
大去民害無已當併五一縣有一縣之訟獄鄉愚
之訴關兩縣迭告則費日滋憲件之犯証兩邑互
關則奸易匿當併六他如衙署學官庫獄等件事
事苟且難以具陳此則縣之當併與併而不容不
速之大槩也然而箕畢好殊方隅識淺憲批所云

誠爲明鏡一則兩縣歲貢併則年遲一則兩縣册田併則數溢一則單縣之殷實不願併窮妻以自累二則要縣之徒黨不願併單邑而交盤千百之中豈無異議但所言併者一國之公心所冀不併者一人之自便名上臺計遠慮周老祖臺鑒明情切孰可孰否當不俟治某等言之畢矣至於分新補之廩生於各學所以育人材或請添設胥糧丞佐一兩員以佐微此之不及於歸併之中不失分理之意事在老祖臺斟酌申憲施行非治某等所

敢擅議也緣係併縣事理爲此聯名具揭須至揭者

報曹魯元書

魯元足下僕自浮沉燕閩六七年所矣久不獲承長者之論今幸足下賜手書勉以不及謂運在百六過有後先古之君子殊塗而同歸逝者行其志生者弘其道易地皆然斯於兩明又謂僕年時方壯斟酌二次以求太上于不朽之業有厚望焉足下之所論者遠矣其責善也深矣此古者賢人君子之所長而今人之所短也足下不當以此望于今人即以望今人不當以此望僕也若不一謝絕恐足下之望日深而僕愈久不相應非所安也請得而次以解足下之所謂逝者得非云夏君彝仲陳君臥子歟其曰殊塗而同歸得非謂僕受知於兩君今兩君死而僕生又仕宦爲殊塗歟兩君仕於先朝故卒死僕未仕其生且仕無害於義爲同歸歟爲此說者於僕甚便然而僕未嘗以此自托者所見不在此也蓋出處之道士之不講也久矣

非可盡責士也時爲之也古之世君求其臣求而不得若不可國于是乎有三聘之使玄車之載尚父亞父之號爲之士者或出或處出處專之故其言曰鳥能擇木木安能擇鳥降至兩漢魏晉之際察聘徵訪之典尚在時則有鄧禹葛亮謝安王猛之徒皆量而後出出在士也故猶有可觀者焉自隋唐設立科目不曰求士而曰取士相沿日久其法日密于是盡驅天下之樂功名懷利祿者羅而試之窘之辱之甚至解衣露首糊名易書俾不可

幾得如防盜賊然嗚呼當此之時而欲仰首伸眉
高論出處之節誰信之哉誰信之哉故由科目仕
者雖有賢貴顯名之人與言功名可也不得言出
處矣嗚呼若此非一日矣至如僕者先朝之末三
應省試爲子衿十五年一旦國亡謂　聖朝從東
北來制科當遂廢罷悵然望絕不意崇德之世先
已舉行乙酉遂遵故事當時自喜見收貿貿而出
不自知其得出與否安在其爲道也其在今日幸
得爲中大夫日夜孜孜謹守章程期不失官冀邀

國恩他日以養親生還里門於願足矣足下乃
以古君子之論論之與伏節死義之士同日而語
豈謂知僕者哉足下之所謂太上者德也二次者
功也言也德之于人也難知而不可以讓若功也
言也則可知也良之于漢亮之于蜀泌之于唐琦
之于宋楚材之于元謙之于明功矣仲舒之春秋
雄之太玄愈之原道堯夫之皇極經世熹之啓蒙
守仁之良知道周之象正言矣爲戰爲陣任土地
闢草萊者非功也三都兩京五言七言駢語策事
非言也明功而功明言而言于以望僕是猶覊鹿
以駕車顧見輪軾斯决驟矣烏能任乎嗚呼若僕
者百年而後朽則朽耳念不及不朽甚悲足下相
愛之意具以質對請息心焉

上錢牧齋先生書

側聞先生泛輕舸駕華軒惠然賁於敝邑惟敝邑
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輿在遠間之以爲先生有歲
時之事信宿而已日復一日驪駒不歌且聞諸從
者曰雖返將數至焉嗚呼以先生之密邇曾不聞

敝邑之病乎敝邑狹小自明之末困於繁賦順治
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爲之將者若李若吳皆
叛帥也其爲郡守者若張若盧皆殘吏也視民如
讐而攝之以軍十年以來無歲不災無家不役今
郭以內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計也
江南諸郡松雖深矣邀天之幸獲一廉守嫗我殘
黎而又以法去今亦惟是新帥之紀律新守之惠
義若時雨焉小人閔閔皇皇耕其五穀織其卉麻
以庶幾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從者

且先生少怙儁才卅而通顯所事者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及弘光帝以至　今朝廷歷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變亦已廣矣所取亦已侈矣醜於記而給於辯游人文吏亦內服矣宜乎動爲人師言爲人則而乃不能割帷薄之愛負難受之聲忘其蓬除而倣其詭浪是以謗言流傳達於行路使我三吳之薦紳言及變色無以應四方之長者先生雖不自喜其若虞山之水何嗚呼鬼神不弔延先生以年其將益其疾而降之

大謫耶抑使先生自諱其行以戒我吳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歸矣可以休矣甯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答方密之

向見足下寄舒章序及七解可謂高流滔滔九天銀河無復攀挹處一往許乃不小飾辭格足下高手故自可恐游內羅疏人藉耳弟于文無所解又鈍不欲作但以第一理期足下故聊及爾也

與沈若夫書

弟甯部一室如沉淵之鐵不肯轉移他方百流至者始與遇耳足下過聽儕偶之言徵其文詞惠以重貺意甚盛也是此頑鐵後銜于芳波也便將躍而迎之矣

與李舒章

尊翁先生殉甲申之難忠貫日月而從賊逆臣方岳貢祠猶在尊閭之側此非所以慰忠冤於九京也岳貢治郡十二年殘民以逞冤死千數何以祀爲相應亟毀以快國人之耳目事屬表微謹露書

以聞

按岳貢被執念索青衣具揭通職名見賊相牛金星求用金星笑曰公起家郡伯三年之中位至宰輔今乃從我皆求用耶令營將嚴刑訊之時楚人顧君恩在賊中用事岳貢急遣人求援君恩爲言於李自成以僞旨擇之將加錄用不意刑已過當治之不痊號痛而死岳貢治郡見窮民斃枯木者嬉笑自得及身以刑死人以爲陰報焉李子目其事者故核書告之

與臥子

寄到謝山人薛考功二集俱已閱訖謝于法極審其所長五言律耳七言律次之七言絕又次之古詩無有也大約法俗而神縛境象多合聲情多離其詩題輒列貴人職名如仕籍與可鄙笑入稱謝爲俠直貌俠耳豈若次楩廓落自好哉考功于五言古最爲純雅特未變化出新其他諸體頹然自放雖宗大復實無所得二集祖究端緒去取恐未必當惟足下裁之

與蒲來考功

弟學殖久荒辭藻頹落承以中憲公金石之典見委所居荒圃單思累日僅能成篇蓋以誌傳既作叙事之體則表中不當重叙若一以議論行文又恐涉時人蹊徑斟酌其間勉就繩墨然不無跋踣之迹去古已遠兼以筆力衰弱不能爲大君子昭融先德且懼且慚

林屋詩稿目錄

卷一

四言古

擬淵明榮木篇用原韻四章

擬停雲用原韻四章

擬歸鳥用原韻四章

擬時運用原韻四章

嘉林五章

維南有江三章

[illegible]門之林四章

有猗其蘭四章

喬松六章

卷之二

樂府

豫章行

長安有狹邪行

箜篌引

猛虎行擬陸機

白頭吟
公無渡河行
君子行
從軍行五首
滿歌行
江南
西門行
東門行
烏生八九子

陌上桑
艷歌行
秋胡行二首
步出夏門行四首
善哉行
隴西行
戲擬繁欽定情行
擬漢鐃歌十八首
蕭史曲

明月行
擬行路難十八首
華山畿二十四首
子夜歌
隕星篇
戲作七字謠
烏夜啼

卷之三

五言古詩

渡長江作
經沂水
北征詩十首
詠懷詩兼贈徐子間公何子慤人六首
十五夜望月
二十夜望月
寓山夜遊作
古詩五首
擬江文通三十首

金陵雜詩五首
遊謝公墩和舒章作
裟光菴作
由斷橋泛孤山之陰訪張幼青園居
贈李子存我三首
思友人詩二首
詠史詩六首
咏芍藥
齋中讀書

觀朝雨

卷之四

五言古詩

古詩酬舒章燕都之作二首
古意二十首
古意三首
思舊園詩二首
情思二首
西苑
哭李公峻
苦雨
古詩爲吳江烈婦陳氏作九首
同郡五君咏
擬彭澤歸田作五首
龍文堂同諸子作
都門送曹太僕南歸四首
自西山歸和銀退秋日偶作
贈張似渠先生

招隱詩二首
仙人篇贈馮孔慱

卷之五

七言古詩

上巳魚藻池作
金陵行
汾曲歌贈黄大行薛候
老將行
洛陽女兒行

報國寺海棠歌
寄李舒章
報國寺松樹歌
北風行
古薊門行
寶劍篇爲鄒平張公子賦
出都酬姚若侯送別之作
聊城道中留別袁水部
連雨行

自玉泉山至功德寺道中作
送饒守瞿使君
渡淮逢張緑雲給諫罷官之姑熟作
日本刀歌
氷池篇
東白堂山茶花歌
留別同年郝少叅敏公
採蓮曲
江上吟
邯鄲少年行
春眷行和邵景說
上巳篇
黄姑織女行
醉歌
偶步堦下忽見芍藥花嗟其將落感而賦
此
鳳頭行
自金陵歸行次丹陽道中

劍客行
醉歌行贈檇李徐拙民秀才
隋堤行爲鄭超宗賦
龍駒行
月食行
冬日行
海鶴行
百憂集行
丁丑除夕懷李生兼示陳惠州

卷之六
七言古詩
登高丘而望遠海
大梁行送林平子
鳴鴈行
懷仙歌
寄泰安守張越九
龍舟篇
來鶴篇
錦樹行
陽春歌董二德仲席上作
李完之從予客吳門兩月至松作短歌以
贈之
參軍行贈楊機部先生
王吳徐三生與予晨夕戲作七言長句以
贈
贈張燕客
醉歌行戲贈吳子昭

長歌送尚木仲兄入京
襄陽行
汴梁行
蛺蝶行
西市行
擣衣篇
題顧見山臨倪元鎮先生松亭山邑圖
烏棲曲
長安道上行
美人篇
城傍曲
少年行
紫騮行爲大兄賦
春燕行
柳絮歌
杜鵑行
江南弄
遠別離擬太白

孟門行
長相思二首
江南曲
古意二首
董龍行
頹仙廬柏上薔薇歌
題董仁常畫

卷之七

五言律詩

敝廬
水田
危樓
雨
燕
魚躍
先伯氏遺蘭数本花時有感
僻徑
水

曉月
揮扇
新秋凉甚偶讀少陵集有秋天昨夜凉句
足爲一律
秋夜
不見
桂
江南雜詩二十首
擬太白宮詞八首

洛陽道
愛妾換馬
關山月
塞上曲
採蓮曲
梅花落
江南曲
劉生
隴頭水

長門怨
昭君怨
班婕妤怨
秋夜酌同鄉諸子二首
喜宿來入都
丙申十月　上烝於太廟有述
西山秋雪
擣衣
青樓

倩來考功秋夜署直見懷賦答
懷黃蘭厓
雪夜飲王阮學齋中同諸子作
銅雀臺
和伊人大堤作
送倩來考功賜假歸蘇州四首
送彭燕又司李汝寧二首
贈同年左子忠
夾谷山

春晝湖上作
聞鴈
歸燕
無題
偉南郊居詩以問之
贈陳山人路苦
口號贈米吉士
玉泉
國子監石鼓

都門送同年周宿來之大名二首
春望二首
贈王敬哉先生二首
初夏喜潤木二兄歸
懷玉叔宗兄于蕪湖二首
喜雨
暮春齊庭招飲報國寺海棠下同聖一識之分得先字
行經西內四首

青龍橋暮眺
初夏雜感 四首
張鞠存請假南歸顧見山畫仙舟畫錦圖
以贈之繫以二律屬和原韻

卷之八

五言律詩

季秋行役雜興 十三首
舟次九日
登香山來青軒

入洪光寺栢徑
碧雲寺
臥佛寺
御溝柳 二首
重題張幼量古劍
十月
經富春嚴陵瀨
夏日于役延津作
舟中同范張二子

樹
下難
平遠臺邀諸公飲酒
畏人
夢夏陳兩公
寄王勝時
寄陳子威
杜鵑花
送處中

夜入將樂
歸化道中
過玉華洞阻雨
白蓮驛戰場宿
黃檗寺
重經白蓮驛
同將樂宗令艾石游玉華洞 二首
殘雨
虎

入邵武
夜坐
盤谷雜詩 十首
白蕪菴同諸子作 二首
初晴
種竹
秋野 四首
和上木兄贈沈遺民處士
涉園觀梅得微字韻
秋郊獨步遶涉林麓 四首
湖上即事
韜光寺禪院
夜宿張燕客山房
登會稽臥龍山張氏園亭同舒章作
會稽雜詩 十首
寒月
風雨 二首
秋思

春雪送客
贈楊爾韓
舟行早起
送臥子北上赴選 二首
揚州 四首
過利根師蘭若
野哭 三首
南京宮樹
題錢閣學宅後垂柳
蒼鷹
團扇
阜伯道橋
客吳門有感

卷之九

七言律詩

丙申八月望日早朝太和殿即事 二首
潘山人至自遼左得李給諫消息 二首
薊門雜咏 六首

蔡中丞重脩滕王閣賦紀
遣興 四首
聞　上再命寫余少傅像
喜蒿菴入省
王阮學病起
送李商齋僉憲治兵岳州
哭李慶餘少司寇
酒次送沈雲賓縣尉
春夜同納言王公宿道院詰朝陪祭

帝王廟酬納言作 二首
豐臺看芍藥歸酌故祖將軍園亭和田髯
淵作 二首
戊戌五月朔歸自禮部有感
酬蒿菴給諫
答農山侍御
洪光寺
香山寺
和髯淵香山寺對月作

臥佛寺
碧雲寺有感
西山
山閣雨望
戊戌夏重游西山碧雲寺棲宿兼旬將歸
悵然題壁屬同游二子和之
自西山歸經明景泰陵
雨中過玉泉
舟中和思齡納言作 四首

天津
髯淵與余同歸仍作詩見贈酧之
經武城
次東昌水驛
舟夜同諸公對月
次濟寧河督朱大司馬招思齡納言型萬
都諫與余同集古南池
同諸子登濟寧太白酒樓
耐牢坡曉夜看荷花

韓庄新堤觀日落至月出同諸公痛飲
奉酬思齡納言維楊贈別作
登金山
贈王印周水部
吳門張蘿菴先生年八十作詩自壽寄予
索和予讀其詩凡張氏高年故事俱已
引用惟少丞相蒼爲補及之
朱都諫蒿菴作桐月詩和韻
佘山有陳徵君神清之室久易主矣近諸

子乩一僊以祠徵君且題詩志感同里
諸公屬予和之
和太宰魏公哭楊猶龍先生作
余送臥子至南都遇吳次尾作詩見贈并
問舒章于錢塘賦此酬之
贈閔撫沈少司馬
贈李黃門岱軒先生
奉贈督漕侍御吳公
奉獻大中丞張公時公以應撫遷治河道
二首
上許霞城先生
上天中丞鄭公以越臬權應撫
懷舒章
懷臥子
送張子篤還秦中兼省覲于蜀道
送慈人將水師南上
諸將　五首
維陽

古意
有感
郡東白燕菴者國初袁海叟先生故宅也
今秋偕舒章讀書其中各爲賦詩
同舒章寄臥子
登報恩寺浮屠
送包長明北上補部
東塔寺上雪嶠禪師兼示其高足六龍
白鵲寺

弔安丘劉閣學
贈杜于靜
卷之十
七言律詩
順昌山行和范樹鏷
渡黄崎江
謁蔡忠惠祠和處中作得妃字
入汀經明唐王戰没處和樹鏷處中作二首
酧鎾退給諫

蜀帝
梨嶺和范樹鏷原韻二首
酬林安國
無題
途次占贈張處中
元亮自延平移鎮漳州寄詩爲别即用原
韻奉酬
送友人入洛
送尚木仲兄入都
灌錦園觀荷花
于建伯氏因橋爲舫于七夕集同人賦詩
漫和一律
和同年周立五懷陽羨别業作二首
早春訪夏瑗公先生于村居
乙未元旦集予瑩齋和張洮侯作得稀字
重游高闐和尚木作
陳太宰宅三月梅開命賦
春暮移疾同年馮翰林孔博貽詩相問和
韻酧之二首

玉叔三兄招飲慈仁寺海棠下和王敬哉
先生
病起
送李侍御督學蘇松
寄贈金壇蔣楚珍先生兼賀虎臣年兄二首
吳侍御雪航至自南楚有贈
掩扉
秋夜鶴唳錢黍谷曰此警露也同陳曼仙

詩以咏之余亦和焉

由臥佛寺至黑龍潭道中望明景陵及諸
公主墓

酬錢黍谷九日見懷之作是日予同楊訥
銘遊西山歸登高於萬壽寺藏經

敬哉先生席次同韞退奉常若侯給諫言
及往年亂離醉後有作 二首

酬若矦給諫

得胥庭檢討近詩多悼亡語走筆慰之

元日見朝

早春歸思 二首

歸舫

上巳金魚池脩禊

送同年丁賡梅備兵蘭州

送同年李檢討江寧覲省

慈仁寺毘盧閣登眺

寒日郊行

送曹秋岳先生歸吳中

余與陳旻仙同年同官又同爲學使者陳
得蜀中出都賦此志別

宮燕

胥庭約遊西山不果往

九日金魚池登眺

同尚木兄懷陳予作

客吳門贈同年史允上

贈寶應朱默菴先生

和陳學士燕京雜詩 八首

上潛江劉座師

上大名成座師

彥升學士以二律送余南歸兼寄陳予入
舟賦答 二首

南歸答贈韞退奉常 二首

早春觀獵

暮春日憶往歲事寄臥子于紹興 二首

七夕宴吳興陳司理署樓同臥子及守陸
君

秋夜同邵景說對月作
暮秋贈惠朗
秋雨薄暮柬曹曾元
九日郡城晚眺懷龍眠陳默公方直之
越中秋色係懷久矣癸未九月臥子招予
同遊棲遲不果慨然作詩
甲申元日郡城登眺
南京禹陵
重題臥龍山張氏園亭
吳山人精舍觀梅作

潤州
和舒章春日懷感八首
林天孫自滁州來訪見贈二首
卷之十一
五言排律
鄞城懷古
夜出榕城過釣龍臺
先農壇有感
遊慈仁寺
上太宰溧陽陳宮保十韻
倪鴻寶先生以學士兼大司馬奉贈十二
韻
御史大夫張公領南院奉獻六韻
謁表忠祠
謁吳越王祠
送羅篁菴先生予告南還
上安丘劉少傅十二韻

九日
上御史大夫龔公二十韻
卷之十二
五言絶句
山中二首
長安秋望
絡緯吟
聞蟬
長干曲二首

羽林郎
虎丘
長安道
洛陽道
沂水見芻蕘
佳人照鏡二首
玉河橋見殘雪
題殿前松柏
山東道中

白鷗池
卷翠亭
燕邸秋月有感二首
燕市逢吳客二首
卷之十三
六言絕句
贈沈雲賓四首
冬思二首
除夕立春戲爲六言小詩

送李南明南歸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玉河柳二首
梅花二首
燕京元夕四首
春酒二首
高句麗二首
送印周往江南理鹺政三首

送見山往夏鎮治河三首
尚木仲兄從大單凱旋志喜三首
瞻鶴堂
快閣
清夏軒
荻蘆
冬日懷李舒章
同趙大常韞退姚翰林若侯及玉叔宗兄
攜酒錢曹太僕南歸即席分韻得齊字

容勸余彈琴戲酬其意
朝來曲
玉階怨
洛陽陌
故園春晩
怨情
病蝶
乳燕
越女辭四首

庚子七月有感四首
觀儺三首
花朝
清明
寒食
華燭行擬楊用脩作
夢徐闇公
宗人府出署口號
西山晩眺有感

和思黔納言出都望西山絕句二首
湖口平子別去二首
同楊扶曦給諫贈人作
宿蘇州題主人何文壁
故晉州守九十翁顧君御先生挽詩二首
題董尚書畫上王敬哉年伯
酒後續元後之句
渡河四首
戊子秋李生送予于吳門口占贈之

冬日和同年錢黍谷題官舍作二首
題長山李少司馬亡妾像二首
楚帥進玄猿于上林其使者歸猿長號而
　絕詩以弔之二首
明妃詞二首
燕邸遣侍兒
少年行二首
秋千二首
折楊柳二首

出都留別姚給諫若侯
憶亡友於陵孟公
入試玉芝宮即事
席次與歌者王合
渡漳河望鄴下
洪園作
題陳章侯文姬圖
和處中題劍潭作
災後見新屋戲爲絕句

梨嶺見梨花作
白鶴嶺倣白玉蟾作
三月晦雨行
早秋集顧君御先生竹亭和侶菴韻二首
和侶菴追昔遊四首
贈李完之二首
題王丈壁
東海逸民自題小像得一絕句其友直方
子和其末韻以贈二首

丙戌春訪李棠心于南麓
秋夜有感
余至吳閶諸客過從者各出長技分贈一
絕句以酬焉七首
顧君彥容以新詞相贈聊酬其意
仝轅生伯氏飲邵景說村居
丹陽道中有感
送謝生作客
送郡司理李公應召入都四首

明妃曲四首
塞下曲二首
折楊柳擬段成式
長信秋詞四首
青樓曲
涼州詞
從軍行
見駿馬死弔之二首
悼亡代唐人李益本意四首

哭周勤卣三首
題趙子憲桃花蛺蝶
秋閨
南朝宮詞
青溪
同李子飲唐友白寓中觀諸名姬詩畫和
李子作二首
同社數子學射于曹君森陽余作二絕句
贈之二首

春燕
玉田
題報國寺後院海棠二首
何寶劉子作北丘相見示爲題二絕二首
聞隣家方響口占

林屋詩稿卷之一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菼　較字

四言古詩

擬淵明榮木篇用原韻

甲辰五月余使以宗卿召至京師退食閒居人事稀曠悠哉游哉倏已周歲載見夏木俯仰之間讀淵明詩有榮木篇因取而

擬之蘇子瞻在海外追和陶詩和之者友之也擬之者師之也遂次以停雲等篇時人都爲五七言近體余乃作四言誰爲上口者聊以自娱而已夫詩豈爲人設哉

自予之北周歲於茲夏木敷榮忽再見之孰云無知不違我時如有芳華將以贈而

其二

格人誠言務華絕根相彼榮木維本之存殖殖大廷穆穆四門　皇睦周覲九族以敦

其三

嗟顏之衰耻聞之陋曾是王公猶恤其舊（七年前曾守此官今之王子皆舊所事也）黔婁忘饑晉楚忘富維是素殘愍焉心疚

其四

丸丸松栢榮而勿墜胡爲庶木維霜之畏老馬有知良於駃驥德與日長學焉斯至

擬停雲（用原韻）

陶曰停雲思親友也擬者何念舊交也

停雲自西日中勿雨之子之懷如道之阻松舟可遊雕軾可撫匪道之阻何爲久佇

其二

停雲自東零雨其濛見此行潦懷彼大江日晏有光暉我幽窓念非風雲朝夕冐從

其三

昔者同游粲若春榮服彼國香亦怡余情今也獨處闇如宵征人之先民吾之友生

其四

原有流萍澤有喬柯貢鼓雅琴十年勿和旨酒不少嘉餚孔多坐無故人爲歎幾何

擬歸鳥（用原韻）

人之視鳥意南而南意北而北以爲去來至適也然驗之烏鵲飛息皆有定域苟非其地其類必噪而逐之嗟夫鳥之言歸豈得已哉而况乎思歸者哉擬淵明歸鳥篇憮然者久之

翩翩歸鳥依彼平林霄漢可懷不如山岑維鳥有

翼民亦有心月之將晦競此寸陰

其二

翩翩歸鳥且鳴且飛鐘鼓之駭枌榆是依斯豈室家而亦言歸雖無桑土陰雨勿遺

其三

翩翩歸鳥繞樹盤徊匪謀粕梁寧忘高棲顧彼羣族和鳴孔諧延望朝陽鳴鳥是懷

其四

翩翩歸鳥集彼芳條好音旣息漸儀勿標予室翹

翹雲林之交是維哲人念此劬勞

擬時運 用原韻

陶曰時運遊暮春也擬者亦云

悠悠時運一夕一朝惠風至矣覲乎近郊木華於原雲麗於霄彼陵之阿亦有黍苗

其二

林木清華其葉濯濯齊日新輝暢我遐矚庶物縱横莫不自足言告艮朋忘憂卽樂

其三

亦有清流如渭如沂安得輕舟方斯而歸俯仰息心哀樂兩揮誰無少年逝矣勿追

其四

言念城闉乃歸我廬睠彼芳華其落飄如將予弗歎且酌一壺可以棲遲先民告余

嘉林五章

嘉林慕父母也民生孤特不及見其親作詩以自傷焉

鬱彼嘉林陰我柔蔑庶民有生君子是依誨爾出詁棘以威儀維爾卽儆晋晋勿違

其二

嘉林在瞻其草維茂庶民有生作君子俊夙夜藻儀潔爾容臭是爲黍人永世克佑

其三

嗟爾小子弱喪其親冠履勿遺矧曰德音譬彼蔞苴流泉是根言念厥紹溺憂如醒

其四

嗟爾小子弱喪厥父宇棟飄搖犖醜薦侮如彼童

崗錯焉置屢毋也劬勞兄也茹苦

其五

嗟爾小子父訓弗覯慢言勿懲祟朝作佚衆侮是宜中反靡及作歌告哀夙我心惻

維南有江三章

維南有江病繁賦也南國薦饑民猶供命詩人有憂焉

維南有江其流湯湯南人是彊

其二

南之野其草潰茂南人是走

其三

維南有家婦子載譁南人浴嗟

東門之林四章

東門之林伯氏考室也是爲宋氏君子之堂

東門之林流泉湯湯爰諮爰度言卜其陽百堵斯作君子有堂君子有堂維業維岌維棟維楹維柱維石維照維臨維月維日曰余有室家先祖是續

其二

頹風弗摧滂雨弗漓胡神弗忌胡鳥鼠弗除君子有堂維以燕譽

其三

灌木蒼蒼亡鳥飛飛鳴琴雝雝惠風依依君子有酒嘉賓酌之其儀孔嘉其音維德式醉無愆聿爲民則

其四

春卉萋萋亡鳥交交絃歌鼓笙吉夜淸幽君子有酒昆弟是求其音和樂蜀以禦侮用誨後嗣懋哉式汝

有猗其蘭四章

有猗其蘭哀殤也倪氏有子而才其名曰吳國人知之未幾而卒爲長殤焉旣十年矣而其友矢詩以哭之或曰十年而哭一殤禮歟君子曰沒十年矣而使人不忘其德也有友國士焉其敏也其亦可以勿殤也夫

有猗其蘭有鬱其芳淸風載塗悴我繁霜言念君子總角而丱出言不忒威儀孔彥悠悠予懷十年弗見

其二

春日載和桐華如雪君子有覿良朋維悅我服孔暉輕車爰發盤于阪田國恤自說贈爾柔荑報我瓊瑰十年弗見悠悠予懷

其三

豈無旨酒誰與忘憂豈無琴瑟淸音喪儔駕言高

蹈陟彼崇丘思君不見中道夷猶駕言遠征迅彼栢舟思君不見永嘆清流

其四

日月遄征維茲永嘆昔我成童今也服弁昔子詁言今也弗見楊枝蕭蕭楓樹蓁蓁將子可作庶幾予眷

喬松

喬松美栢鄉魏公也

九九喬松秀我封龍允茲魏公五十登庸我公之

生克峻其德威儀秩秩孝友馮翼茂學有秋方諸稼穡

其二

喬松發發秋陽冽冽我公秉悳百度章察其爽黃止其珩璯止邑笑莊止

其三

喬松便便秋陽麃麃我公立政弼　一人萬年其車鉥止其珩粢止邑笑粹止

其四

皇曰汝相汝猷汝亮珉曰我相我腹我仰不震不蹇業業晃晃蒸也君子調此玉卮

其五

昔在唐文庸是鄭公我公紹之賁亢其宗膴若周原百卉乃同廣若川涂多士是從

其六

維河有梁億兆游之維斗有樞運我四時陰陽孔淑公以燕喜服爵之年曁于兒齒

林屋詩稿卷之二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燅　較字

樂府

豫章行

豫章初生時兩葉青離離旦為條風吟夕收零露滋七年忽復見百尺挺奇姿何來一匠石相木乃斧斯當車萬牛引執纆千夫隨松柏臨雲送幽蘭

空谷悲永言謝巖壑行行上京師京師作高殿藉君為梁桷直幹勝隆吉小枝猶中規雕鏤既已畢金碧無不宜中坐冕旒君下建五丈旗委身寄柱石萬年長不移有人歸舊山書報幽蘭知國香不可見為爾謝音徽

長安有俠邪行

藹藹金馬門歷歷青槐樹乘我蓬矢懷遵彼洛陽路驅車三市間簪纓不知數蒼龍夾道蹲鳳鳥當樓任荏染將何之奄忽臨岐去岐路名狹邪翺翔李趙家金貂美少年兩兩自相誇挾瑟多趙女一顧如花置酒發素言為君承鏌鋣情若親父昆管鮑何以加如何九逵客踽踽復長嗟

箜篌引

嶧陽有奇材華華嶧陽裏高枝承卿雲孤根潤甘醴一朝逢班輸制器窮神理首列丹鳳形身削飛龍尾金纓翠絡長危坐朱弦起嘉賓弄餘日乃命桑間子坎坎湖上曲颯颯前溪水嗟咘狂夫妻歡悅都尉耳飛燕虔玉窓華月流雕几一彈不自持

三嘆何能已朱顏深夜哀少年思沒齒願作絃中音為君終復始

猛虎行擬陸機

當春不衣狐白宿飽不食熊蹯伯夷辭覆舟仲尼戒奔轅墨子繫其腰撫弁思泉源猛虎不可履羝羊安足藩今我掩關臥何為駕高軒西江泳涸鮒鄧林騰奔猨相彼束帛姿箋箋在丘園西山無採蕨北堂聊樹萱念我同門友零落在中原歲暮飯藜藿感此生平言

白頭吟

寒如月中霜明如水上雪一人有兩心焉能不決絕一解昔日蠶口絲今爲琴絃結絃結一時解絲斷難相接二解悠悠復悠悠棄捐不用愁顧得少年時與君復綢繆三解鳳飛何肅肅鳳鳴何啾啾女子持顏色錢刀欲何求四解

箜篌引

公無渡河河流浩浩少壯不足我公已老老當奈何少壯當奈何泣而從之河水不爲土我欲泣之將何補

君子行

君子貴守經視聽清且明宵行秉華燭堂上揚玉聲即鹿戒無屢履霜知堅氷早見不終日焉得常處盈李叟出函谷兩疏辭漢京難進而易退古今垂令名

從軍行

滔滔城邊水肅肅城邊草馬行水草間哀鳴一何哀送者掩泣歸行人不遑飽懸旌飄鋒雲招搖迅

飛鳥將軍受均服憂心常悄悄流塵蔽高天翳我從軍道

其二

我行屆凜秋木落風蒼凉洪流方灌河連騎馳危梁清飈振笳鼓捲幕依日光翩翩南飛鳥失侶時獨翔征人亦靡家負甲寢路旁

其三

泰山有盤石沙磧飛飄蓬長安少年子驅馬出遼東登高望家室乃在萬里中丹棘覆戶樞綠爪懸房櫳明庭營鬼宅當戶出飛燐自非親父昆疇爲徵吉凶積念驚且疑憮心至夕終

其四

寒暑相代更違戍有時畢賤軀存至今狀貌不如昔踐此雨雪塗還我舊京邑乾鵲鳴桑巔少婦理清瑟入室忘言辭相見多歎息橘柚垂堂西離離美秋實三歲不獲嘗於今已堪食

其五

暉暉日徂秋雍雍雁來鳴曄曄菊有華耿耿河夜

明我從邊方來微功初告成天子賜顔色孔武動
公卿隣里賀牛酒妻孥歡更生寧知通侯貴不及
農夫耕

滿歌行

人生無幾時逢時顛沛不如無爲慨歎吟唱以極
凄其遥望海上龍隨水移蓋不得志何不潛居解一
壯夫徒輕躁狂童多驕奢治亂難知古人所懼今
或可嘉非我所識耿耿自嗟便當捨去水營山圖
解二陽春谷風昔遊泰山時常慨慷手摩日月雲霞

可翔瑤露潤衣微霜沾裳顧視人世念我聖皇解三
否泰在天我謀何能不用不棄悲哉此生呂尚布
衣周以之興管仲囚虜齊國大寧彼獨何人君臣
俱榮解四撫笑歌舞樂從何求俯仰天地天地久留
賊迫其中誰能自由治世覇王庸夫所謀日墮月
移任來如流汝欲憂戚但恐無愁逝當去去上凌
祖洲解五

江南

江水清且寒蓮花生其間採蓮何嬋娟期我蓮花
東期我蓮花西期我蓮花南期我蓮花北

西門行

出西門步何爲求樂不樂悲來間之解一夫不樂乃
在歡諧時中心皇皇浩浩他人安能知解二前趙女
後吳姬投身於所歡握手千秋期解三志士相對愁
高人相對嬉車弊馬倦飆游閒不知歸解四昔有賢
人張子房赤松黃石相追隨昔有賢人張子房赤
松黃石相追隨解五功成志亦遂富貴何足私錢刀
百餘萬留此將誰貽解六

東門行

出東門逢故人遠方至無歡顔左手倚長劍右手
驅衣上塵解一自言東至齊魯西至巴蜀三秦忽逢
盜賊盜賊歡喜審視亦爲悲憐悲憐不殺以有餘
生解二有餘生上對滄浪天下擾狐狢荊榛壯士爲
國戰鬬死何爲怫鬱病困呻吟解三壯士爲國戰鬬
死何爲怫鬱病困呻吟折節求功名苦一身致太
平解四

烏生八九子

烏從何生乃附八九子端坐上林桂樹端上林虎賁材官一何健挾我河北驪桑泥丸往來遊戲烏巢間烏毋何啞啞烏子何班班子毋樂相樂不知一丸彈彈中烏死魂魄飛揚不得隨阿母還唶我神龍乃在天上游忽爲夏帝盤中飱猛虎乃在深山伏食人自豪忽遇北海壯黄公虎亦不全白鵠乃在雲中翔有時中箭風雨間麒麟乃是聖王瑞魯人殺之後棄捐唶我生民一何苦安居水草樂飲食盜賊日殺百萬殊不憐何獨烏子死不還

陌上桑

明月天上出下照東南隅照見一好女姓秦名羅敷羅敷採桑歸乃在樓上居珍珠四面窓屋角垂流蘇纖纖出素手彿彷見羅襦少年見羅敷謙謙攬衣語女子見羅敷促步思還家坐者不能坐行者亦踟躕寄共相勸語且復覩羅敷解一使君登臺望意氣空紛拏即夜遣吏往問是誰家姝東隣一好女姓秦名羅敷使君語羅敷寧可來徐徐羅敷仰頭言使君何區區使君已有婦羅敷已有夫解二

吾聞使君家後宮千人居何以爲顏色窈窕正敷愉何以爲年華二十十五餘何以爲衣裳絳襦及紅羅何以爲馨香都梁及蘅蕪使君自安坐蛾眉自咨嗟云何顧盼間乃憐輕微軀羅敷一夫婿夫婿一羅敷解三

艷歌行

皎皎雲中月朝藏夜復見遊子萬里行不知車輪轉已渴誰作漿已饑誰作飯賴我同門友憐我鬚髮𩯭策馬還家中物色有餘怨語卿且勿怨日落天自晴天晴不見人遠行有誰親

秋胡行

北上太行山努力登其巔北上太行山努力登其巔日月不違與天接聯手攀神芝口嘗醴泉谷中一何霏霏殆藏神仙歌以言志北上太行山解一有何白頭翁散髮來空虛有何白頭翁散髮來空虛下顧見我有似歡愉來謂我言人生一何區區仙人可爲蓬萊可居歌以言志有何白髮翁解二太華何卑微尊高者聖人太華何卑微尊高者聖人至

道既已得天下和平六合之内牛馬知恩千歲厭世乘雲上升歌以言志太華何卑微解三戚戚不遑息愁思往復來戚戚不遑息愁思往復來晝馳如飛塵中夜猶不寐持此意氣將成悲哀存亡之數豈能爲懷歌以言志戚戚不遑息解四

其二

遊子到異鄉道路阻且艱遊子到異鄉道路阻且艱孟冬風正北吹我衣裳單檀車脫輹良馬盤桓四顧獨立霜雪滿山歌以言志遊子到異鄉解一天

道自長久人命苦促迫天道自長久人命苦促迫九京地開我身將入生何尊榮死何寢劣彈箏酒歌聊盡日月歌以言志天道自長久解二大哉地與天聖人生其間大哉地與天聖人生其間三者神貴不相爲感恩萬物雖衆就而乞生制作禮樂以合自然歌以言志大哉地與天解三時數不可知存亡在天下時數不可知存亡在天下大人治世無有僞假歡笑婦人憂戚在我死生之期斷之晝夜歌以言志時數不可知解四憂者念遲暮遊閒貴少時憂者念遲暮遊閒貴少時壯心不變遂忘老期以玆經營豈將自爲放蕩失志所廢者誰歌以言志憂者念遲暮

步出夏門行

登彼泰山滄海在望雲霧上下波水相向鬱何蒼蒼島穴殊狀日出光起魚龍欣暢晝夜之期乃分於玆天地離合乃見其所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右觀滄海

其二

天作陰冬風雪蕭條暮夜屈曲不能至朝川無通泉松栢欲凋林鳥霜羽猛虎饑號農事告成觀兵講武戒我戈矛以禦胡虜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右冬十月

其三

八極異氣冀北早寒堅氷可度咸棄舟船覩火穴居肌膚以安王風所被高燥近天民覩榮勢金錢則依意輕怨愁不樂安居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右土不同

其四

神龜雖智命在卜師麟乃聖瑞猶有獲時蛟龍潛居意在天上士當卑阨志輕將相成敗之數豈曰由天權謀濟時天下稱賢李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善哉行

朝採芳蘭盤桓谷間暮風凜冽側足思還一解翩翩黃雀脫網悲鳴舊恩可念何爲不平二解海水湯湯林木蒼蒼憂來無涯爲君斷腸三解人生如奇胡能

弗悲不見日月往來如馳四解深山高林中有羈禽長號激楚有類客吟五解臨彼深淵登彼高丘座中良友誰不懷愁六解

隴西行

天上有仙人歷歷乘玉車飲酒崑崙山泛渡牽牛河龍鳳爲梁川上下隨紫霞俯視世間人爲樂將奈何當壚一賢女窈窕顏色都還延出迎客問客何所宜清白得人意行觴自參差客醉酹主人強飲亦不多中心旣欸欸日暮難別離物色亦已榮朱顏亦已酡不能廢禮留送客自還家獨處一室中不聞長嘆嗟佳人多令德齊姜何以加人世樂相樂歲晏不再華

戲擬繁欽定情詩

蔓草被零露邂逅承光輝四座稱妙顏美人良自知恩好在一朝高義使心危賤軀不敢愛惆悵當嘉期願爲羅衣裳玉體同溫涼願爲青綵屧承塵附芳趾願爲黃金鑪焚香徹肌膚願爲秦銅鏡晨光象清影願爲合歡帶日與纖腰會願爲紅羅衾

不使風霜侵願爲瑤床席終宵娛展側願爲九華燈朱顏夜分明願爲白紵巾左右揚芳塵願爲北堂草亡憂助容好願爲枯桐琴素手揮良音與我期何時乃期陽春月日暮兮不來坐令芳華歇蘭臺騁遙望千里春心絕與我期何時更期在朱明日宴兮不來芙蕖燦朱英雲雷起天末傾聽非車聲與我期何時春言指秋霜日側兮不來淒風舉羅裳明蟾鑒虛室遙夜悲清商與我期何時乃期孟冬節日夕兮不來塞氛起淒冽嘉會豈終違愁

君阻氷雪自傷亦何言晴昔豈無愆中誠著皓日
徹咎亮可捐如何金石心中道多遷延念君無遺
跡自顧有餘姸惟當畢年命沒世倘我憐

擬漢鐃歌十八首

朱鷺

朱鷺來集何軒軒去池中蒿萊高步殿前鷺何啄
啄稻粱伺君意在君傍白鶴乃在雲中翔

思悲翁

思悲翁美人乃在深山便以遇悲翁離其間但我

思披髮而遊蛟龍得交食君騄駬服黃驪跋涉
泥淖何時歸

艾如張

艾而張羅繫於何林林深多悲風蕭蕭愁路人黄
雀何爲手此中鳴羅家施羅雀可得少年奪雀歸
食以粟他時飛揚莫爾卽

上之回

上之回甘泉開叅將豫帝將來以承蕭開北陰陽
諧登石闕淩九垓臣北狄及西夷仙人上壽酒千
盃陛下萬歲猶嬰孩

翁離

擁離趾中葺作房但用松栢何用蘭貴蕙擁離趾
中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鬼相踟躇各自依其骨爲我謂
鬼一何愚野死諒不葬守此腐肉將何爲春氣茂
豫春野扶踈萬物求生白骨求枯登我城望我邑
何以南何以北田無禾黍墻上有蒿棘烹此蒿棘

誰能食願事良將安可得思事貴將貴將良可思
軍後戴梁肉軍中後房弊鞠彈棊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遠湘水深難以返我欲往遊日月苦
短竹竿脩脩楓樹纂纂閒之以風雨美人遙遙自
偃蹇登山遠望年歲忽以晚登山之人思歸謂之
何

上陵

上陵自高峻下津平以寛仙人從何來言從海中

央分麟隨其後翺嘉道其前應龍繞其側仙人在其間黃金之車青珠白玉相錯連光景乍無乍有曾不知天地大日月明應黃之草光澤何沃若雲爲宮風爲闕隨虛空紛所託當元狩元年麟遊上林中陛下壽萬歲仙人來相樂

將進酒

將進酒宴栢梁畱靈意恊樂方情所悅作詩章同元氣帝道昌其時聽者無憂傷

君馬黃

君駕黃馬臣乘蒼駒二馬爽道同心馳驅馬噉萁天上仙人相對嬉君欲見之臣當先趣美人遊豫山駕車策馬美人遠在山巔美人遊東海駕車策馬美人遠在海外

芳樹

芳樹馨香一何亂風來飄搖根本介直風不得斷上坐赤翅之鴻隨蘭池白鴈我欲射之惜子翺翰下有遠行之人一何苦木有他枝不蔽風雨悲來相親不自主君有他心使我野處自食野葛誰能吐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江之北鴻鴈飛復飛我欲因之爲翺翼長風送鴈去我欲附之不可得不可得可奈何欲絕不能絕何用相思爲切以凄秋夜肅肅秋露垂妾心自任還旁人誰知之

雉子斑

雉子斑朝在山之崖暮在河之干何有兩王孫欲言未及言挾彈各推與雉子不能高飛往來其間

烏母謂王孫欲取雉子寧取母無爲相推與

聖人出

聖人出四時和美人出挾陸離佳人來天門開臨雲烟自徘徊霞嘉夜憑風雷欲下不下光景參差謂我天子壽萬歲永與天下治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君結千駟我居蒿萊道間相逢君不我甲我服繡攲君衣鶉結道間相逢與君契濶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上有明月明且塞下有江水流波瀾鯉魚撥撥浮沉月間云是何伯所獻令吾王壽萬年

達如期

達如期樂如歲處天之右與天萬壽日月所止莫不解髮頓首樂我盟穀著我五金畢于見天子自言其心海内外車同軌萬世未嘗有漢曾孫宜天子

石流

石流凉石有玉生在山之陽籍以幽蘭左右生神芝般般靈獸任來其旁中夜欝欝佳哉盆其光有何老翁持此石謁明王受陛殿陛雜通犀珠翠琅玕石懷何揚揚石得事王與此寶伍

簫史曲

玉樓排紫霄窓戶平旦開中有吹簫女清音寄靈懷因風上雲路感激仙人來嬿情協妙曲鸞鳳集我臺簫史好玉色秦女誠仙才褰裳駕靈羽飛飛到蓬萊倚天發高音群真盡徘徊寄言世上人綠竹何其哀

明月行

明月何皎皎行雲亦淒淒昔為春蛾子今作秋蝶飛清眸列澄瀾長眉揚翠輝歡笑易驕矜歲月忽已移玉色一時失微力詎能追芙蓉亦有根塞至終無依

擬行路難

我有翡幃翠幬之高堂金鋪玉砥之曲房蘭膏蜃

脂之華燭枏榴甲煎之異香持以奉君君不樂側身愁恨心徬徨芳夜沉沉胡不旦令君駕車策馬遊遠方為君微吟行路難君耳不聞徒自傷

其二

良工欲製千金裘直向遼西買狐白選色量工非一朝萬縷千針皆手緝輕同翡羽光勝銀能使春温生兩腋胡意年來客交州三冬不見霜雪色生綃羅袂搖微風手弄紈扇不忍釋稱體先裁黃葛衫君之毳裘且什襲宋人章甫亦悵然露頂裸身

聊自適

其三

戴君秦珠粤金之寶釵東君齊紈吳綺之雲帊爲君自名爲佳人爲君相期爲良夜果然可君意獨得承君眼雕窓春陰雲覆花蘭襟寄坐瓊杯瀉君心許我知微軀爲君借安得仙人藥一丸百歲千秋常不化

其四

舉頭見隻鳥隨意東西飛男兒出門跨馬去乃在

扶桑之東流沙之西少年自謂壯遊樂老大却思子與妻寄語聲利客胡用高車駟馬爲

其五

家有殷皇之寶劍名其下者曰宵練旦晝青影如流煙宵吐紫光若飛電匣藏十世未啓封齋居七日許君見借君報父讐遇之卽以擬其喉三刺如投虛不見人血流摩娑此劍三嘆息明日還從歐冶遊

其六

君不見狐狸百年化爲人含朱弄粉嬌月春又不見牛哀七日化爲虎鼓爪磨牙向風舞蝴蝶莊周亦未分雀蛤鷹鳩胡足數東海飛濤捲雪山聞說當年是桑土

其七

家近東海邊忽有乘桴意季路猶未來魯連終不至四顧無人煙雲濤萬里日將墜忽見一小鳥自名曰精衛生來不忍見風波欲填滄溟作平地西山木石亦不細路遠身微終不晦昔日帝宮嬌玉

顏今日泥沙沾羽翅薄暮晝頭獨自飛我亦低眉作歸計

其八

長安城河萬株柳陽春二月齊作花不隨春風入雲去還落青樓思婦家思婦朝來方對鏡見此飛花愁不定君行只說客燕齊聞說如今遊楚鄙君作柳花天涯飛妾作柳枝水中映纜水何時得上天賤妾呼君那得應

其九

作力洗紅線紅線雖澹不成素憶昔與君相見時一步憐君幾回顧禁君不得他處看愛君妬君君不怒寧知今日非昨朝持我朱顏比黄土滅却七龍五鳳之朱燈不忍照此長獨處

其十

君不見楚王被欺入函谷脫身獨走仍被獲君不見齊王餓死松栢間從行之客皆悲酸假令兩公生田間飯牛牧豕終天年君今富貴勿歡喜須臾失勢絕可憐齊楚之王不得比黔首區區公卿將

相安得直一錢

其十一

驅馬登高丘高丘峩峩百餘尺上有古木如老翁下有崩沙如削石悲風四面來下馬獨行長嘆息狐騎兎走皆怒目怪我胡爲擾其宅傍有樵夫向我言此是古時帝王之陵域玄堂崩頹瑤堦平魚燈銷滅羨門塞朝天美女顏如花芳膚久爲螻蟻食吁君君不聞揖君君不識爲君徘徊至日夕青草無聲春露濕

其十二

君不見魏其武安相對爭汲鄭而下皆吞聲兩君若不飲長短豈在東朝廷酒極則亂樂極悲此言不可告信陵阮生一醉六十日中山三年猶未醒從來酒悲不足問若有斬頭陷胸之言不願聽

其十三

秋鳫嗷嗷雲中鳴思婦聞之中夜起羅帳颷風驚我魂念我三年遠遊子遠遊聞說賈襄陽去此分明五千里賤妾舉頭惟見天空庭流光若流水常

恐一朝化爲石人間不得留肌髓忽聞客從襄陽來擬得君音驚且喜問君顏色何所以兼及童奴與衣屐答云君家行賈利三倍車服如雲食甘美楚南芳草最有情無處不生桃與李大堤女兒妖且妍頗聞君家買聲伎又云朝從青輪舟後云夜醉珍珠樓臨行索君書偶無紙筆且暫休聞君如此亦不憂爲君百年吟白頭

其十四

九戰交河曲三出鳫門關昨聞將軍選壯士令我

獨上皐蘭山鐵衣零落戰裙薄老馬病嘶白草塞
不惜捐軀報明主但恨一生未曾入朝班白首伏
一劍何由得生還爲君長歌行路難殷勤扶君上
玉鞍

其十五

君不見咸陽城昔在渭北今渭南君不見洛陽縣
昔日花姍姍今開水漸漸玉宮遷移曲房變鬱然
不動惟山巖咸陽朱火不復炎洛陽碧水窣久淹
還君撞鐘舞女處惟有往時之人心不甘

其十六

稽康彈琴顧日色龍姿鳳章惜不得玉樹便當埋
土中此人曾不得四十莊周送葬吁惠施我欲有
言亡其質獨不見運斤成風斷蠅翼匠石常思郢
人立

其十七

我今欲種樹松柏桃李在何處直入楚南雲夢山
豫章梗楠果無數大木不可移小木未堪取忽憶
家園有荳田青草須耘且歸去

其十八

君不見草木脫葉時株條零落無生姿一朝萌芽
發春氣搖綠縹紅不自持東皇讓德天無私光風
轉移知爲誰人生有口且歌嘯壽以名酒愼莫辭
布碁何必師奕秋彈琴何必懷鍾期夷齊西山常
苦餓齊景牛山亦太悲一貧一富非人爲行路難
君當知

華山畿二十四首

閒歡織羅錦游絲成浮華外好莫輕薄不匹莫怨

嗟

朝相思起看燈燭盡憶汝風流時

門閉不可扣兩索牽一年數汝何處走

何敢來相知儂家天上住汝無登天梯

感激不堪生歡愛我顏色死時須自榮

啼至夜淚浮兩人身與歡俱流下

大懊惱蜘蛛慕蜻蜓牽絲常不了

別後日懊惱龜背生石闕負碑何日了

奈何許已作嬌笑儂不見播掿汝

隔門歡戸限語衣裾出入殊不難
啼相憶倚柱生水中晝夜常流濕
崎嶇難經過歡亦正少年懊惱何須多
便稱汝爲歡城上鼓三打夜半一刻間
欲眠不得眠月光當照汝猶未到儂邊
鏡可摩閃閃懸戸上暗裏亦見汝
何得如許別夜夜作夢後抱被不得熱
中懷如轆轤肝腸寸寸轉牽儂多遇羅
送歡出門前天青不應雨儂涙成班班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生死只爲汝
歡心不自知歡有春蠶絲自縛不願飛
勞勞渦願君如江潮晝夜相經過
夜懊惱花枝暗裏動疑是歡行道
烏白頭不知歡憐意未曙呼儂樓
中懷不可治昨日既已去今日那得知

子夜歌十六首

明月照行路子從暗處來儂欲相迎接含嬌猶徘
徊
嬌是歡所知終當出迎接天下無數人風流被郎
得
別歡一兩日已落百行涙胸前紅羅襦光明忽已
敗
憐汝初時勤恨汝近時薄魚膘語生絲成膠那更
落
與歡別後別一送數百嘆雙金帶兩指何時見連
環
自從送歡歸夜夜不能臥黄蘗化成雨苦從空中

下
黄蘗種地下芙蓉生天邊登天不離地涉苦始見
憐
門前烏帽走屋後白帽去天下本多人何處尋覓
汝
不食亦不饑促促屏風裏桃樹生花時可憐不見
子
儂年未十五郎前常薄怒鵓子初經天鳳凰亦畏
汝

不謂昔日疑便是今日事殺却池中藕那得有憐意

雖恨今日事終念當初情割繭蠶口邊斷絲還復生

看汝何邁邁衆中忽來親齧鳥點雙目有眼不見人

天憐儂不雙故遣生歡里俯仰見桐枝顛倒于梧子

何嘗不相知寄盡乖欲始日起作新椏找亦能踈

子

寢起不容單行坐相隨急蜂啣花入房日夜欲成窠

楊叛兒四首

楊柳金溝上忽作參差枝汝雖解飄蕩不能出儂池

聞儂後湖中芙蓉大如車刻作合歡床夜夜蓮作家

儂任長千里歡出新亭津津鼓似歡音

楊葉不能飛楊花隨風落輕狂不顧根終被鳥啣着

隕星篇

丙申二月十日隕石于寧陵宋子感之作

隕星篇

煌煌天上星磊磊地上石石無上天時星有墜地日 解一 朝爲星在天暮爲石在地豈無千尺繩嗟君不能繫 解二 仲春日方午天鼓空中下黑雲如奔牛赤雲如奔馬雲散聲亦銷塊然在中野隕石復在

宋魯史洵非假 解三 小吏告大吏大吏告天子天子下禮官禮官棪太史 解四 此石今何在乃在洛陽城光芒一以盡銖兩亦可稱 解五 此石不能言昔在三台前世無女媧氏誰將石上天 解六

戲作七字謠

金環垂耳年十五錦幔車上當中坐

十五女兒色如乳蠻不著口作酪去

誰家固山旗正紅兒有兩頰雙芙蓉

誰家固山旗正白好去將兒比顏色

兒家夫婿嗚似畜夜半出門且蹴鞠
大馬兩兩夾兒車恨蠻不見紅錦靴
兒家夫婿作少年上天下天弄馬鞭
一家向北一向南黃雀嘖嘖燕喃喃

烏夜啼

樂志曰宋臨川王鎮江州徵還大懼伎妾
聞烏夜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故樂
府有烏夜啼今述其本意言幸赦也

豫章何所苦彈淚向江州江州可憐子閉閤自言

愁烏毋啼啞啞烏子啼啾啾明朝應有赦今夜五
更頭時有大臣繫獄者日夜冀赦詔故有此作

林屋詩稿卷之二終

林屋詩稿卷之三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五言古詩

渡長江作

上世隆丘園季風墳蔾藿積賤常刺心懷寵期擊
柝仲連不滔海士衡還赴洛揚舲大江湄茫茫百
端作京口寒林微金焦日暉落衡風瀉青蘋廻瀾

紛素鶴澀觞在岷岷朝宗來大壑天塹虛自分方
思惟所託長吟苦葉篇淺深竟誰度

經沂水

清川自瀰瀰散漫出原谷餘氷淡朝陽明姿鑒雲
木鶩鶩靡文頸藻行馳皃目沂濱水物嘉魯郊何
其淑翹想曾氏風相期暮春浴

北征詩

翩翩向陽烏啞啞中林啼朝翔枌杜間暮反畢巢
棲劬勞春所生反哺相因依游子違故里遲遲復

遲遲駕車轄不脂驅馬銜無綏言溯東流水偃蹇長河湄榜人告我勞僕夫告我饑我有一尊酒日夕聊相貽商風揚素波滔滔使人悲言念倚閭親中道思奮飛

其二

閶闔游凉飈征夫起重襲賔鳥修漸儀陰蟲咸思蟄粲粲菊有華韡韡黃其質獨立清霜中香馨永旬日我行適見之蔓穢淪英容

其三

務光沉清淵君子尤其隘豈若巢與由洗耳身無害四皓吟商山伯鸞伏吳會御風當駟馬青霞易高蓋火藻豈不懷言希唐虞代

其四

慈親禁我耕頗取父書讀當時失猷訟于令傷局促遂從良士游微言自相勖諸公問安在墓草日云宿長歌黃鳥詩百身安能贖民生會有終何必用誅戮卒邀戴履恩奚為學干祿如逢狂接輿征車行將覆

其五

五日清淮涘十日黃河濱黃河萬里來高浪若有神我非龍門魚何為日泝津簫鼓鳴中流宵征見星辰驤首問天漢中豈無行人臨深古有戒異日當書紳

其六

展禽懷柳下子輿稱抱關為仕豈為貧寄生在一官黃鵠凌青冥鷦鷯處人間言辭彼尉羅二蟲豈不艱河水清且漣吾將戒素餐

其七

高高復冥冥所興非一賢在昔崇章甫今乃貴裘旃流化若寒暑明威惟昊天河嶽効翕靈庶生敢不虔嗟我荊蠻民斷髮從其先惜哉不文身不處蛟龍淵蛟龍駕波濤茲行會高騫

其八

秋濤以風壯如山復如雲發聲應鼓鐘馳行若三軍弱羽不可載東西無由分噫氣忽以褎飛流渙成文樓船遵故域榿楫欣榜人利涉爭首途夷險

異朝昏清瀾徙神鱣濁流躍豐鱗江使會斗杓河
宗朝波臣余匪入淮雀焉與荇藻親昔人在呂梁
懸流信所臻行吟而負波見者疑鬼神忠信苟不
乎安由出奔津

其九

皓霜霏薄華餘暉爛朝日晨光清且明警我旅行
客青天若圓蓋狂夫莫求出陽生負温暄陰至苦
蕭瑟我來會季秋能不念飢白雲中有飛隼搏風
逸翮翩意北而意南弋人漫羅畢商威托微禽何

生不戚戚無為思百憂緬爾東皇澤

其十

白雲何悠悠言從海東來海東洵我里白雲可來
哉我有高堂親依依自嬰孩可思不可見南望徒
傷懷厥生為鮮民義當服荊柴云何棄耒耜强與
仕子偕奚言告芻人謗辭漫矜猜昔我在薊門人
馬同虺隤奔鹿走牛場儵魚升雀臺鹿志在巖藪
魚豈忘江淮憮然念北征陳詩聊告哀

詠懷詩兼贈徐子闇公何子慤人 癸未冬作

芳草承春露蕃華生馨香天澤洵無私群生仰東
皇惜哉商風至雲英化為霜根株不自保斧斤在
其傍驅車出華闉西望見首陽二士不可見薇蕨
有遺糧采之將誰贈獨立還自傷

其二

策馬登泰山反顧長安道黄塵積如霧廣路生秋
草長安何鬱盤雙闕浮雲端九衢燦美子甲第羅
纓冠兩兩金石交德音惠幽蘭婚姻亦孔云富貴
在其間何知漆與膠一旦澤與山繁詞未終訴歲

暮聊引還

其三

空室四面開涼颸遊羅幔白日歸山西居人起遙
盼修坂無回車長天有雲漢蟋蟀吟商聲離鴻矯
孤翰吾友行未歸中宵發長嘆

其四

扶桑矯龍轡夸父窮其跡虞淵未及臻撫髀終不
食委身若輕塵鄧林乃遺策衆夫誚爾愚君子嗟
爾力去之勿復陳相將守盤石

其五

逵閈燕趙都佳人好樓居高軒接雲日夾巷通輕
輿佳賓來日夕窮宼勑中廚羽觴泛蘭英金盤鱠
鯉魚皓齒發高言丈人且須臾閒房弛上服華燈
耀明膺巧笑亦何傷托君以賤軀

其六

黃鵠遺雲羅失路無人惜方其凌迅風誰不羨六
翮失勢術仰中好醜一時易朱顏會零落安用年
少容輕舟歸故土遙望黃金陌大河衝濁流泰山

壘卷石馬鳴榆栁間吾行豈不疾

十五夜望月

碧雲靄暮光清蔭上玉階皓色起西隅皎月從東
來今時滿三五圓景正天街微風散青霞白露凝
紫埃衆星匿靈曜河漢潛昭回曲房爛有明況復
登高臺浩浩泛虛涯彌天張素帷所思在遠道千
里同餘暉薄寒凄錦衾嗟我不克偕願因玉繩度
流姿入君懷

二十夜望月

清宵懋幽館攬衣出前楹仰覩天漢章衆星燦以
明商風飄露華白雲散英英徜徉涉林薄皓月忽
已升瀲灩來九霄素綵帶層城翩然下松栢清光
泛中庭半規有餘姿遠照河山清美人弄佳影君
子方遠征遙路阻修夜無繇展生平願若弦與望
萬里共虛盈

禹山夜遊作

禹山者侍御祁公別業也輿至會稽公飲
之山中至于宵分盡游覽之事命賦此詩

清酒泛玉尊繁燈燿幽館月華流雲中前墀素輝
滿主人啓名山客子不辭遠揚舟駭潛魚入林走
棲鵲白雲湛深池明水照修阪闇際星影疎林間
露光泫萬里攬碧煙泠然御風善適開荒鷄鳴始
悟歸志晚嗟此秉燭遊悵彼秋夜短

古詩

遲遲暉景暮歸鳥哀翰音蕭塞來大荒凄風動離
心云何遠行客去我如逝陰望望不相接高丘隔
遐溺豈無褰裳志兹水一何深所覩不克俱傷人

更同襟持此新故懐中宵發微吟

其二

明珠生深淵流輝照我室之子同衾幬中情異夙昔初心苟不忘黽勉無終極時俗棄故歡君諒持明德

其三

南國多佳人美者皆獨居微辭涉未通傷人謂我疎黄雀知大海春燕求故廬相思越千里夢想見微軀

其四

往昔期生平誓言終不欺嗟我未遲暮今子欲何爲子爲天上雲余爲水下泥雲泥各有心高下漸相違邂廻忽復見歡愛誰可追好言類要盟握手仍自疑在遠日以思在近日以離諒非連理木根葉豈難移

其五

同居結巾帶言笑非所詳一當辭去後音徽詎能忘彷彿聞嘆吟顧盼不在傍人命匪金石別離誠足傷若爲不踟蹰一朝頓異鄉生死天與期後會安可望

擬江文通雜體詩

古離別

千里復千里問君何時歸君言在戰場欲歸苦無期道路修且廣高山復間之浮雲有時止鴻雁不能飛悲哉遠征人勞生欲何爲君友日以少君年日以老紅顏色易渝芳華秋將槁人命若朝霜歡會苦不早但願枯蓬枝化爲女蘿草

李都尉陵從軍

相知既不易別離良自難倉卒車馬側望望不能言仰首視飛雲日暮辭空山朔風送我去飄遥何時還長當不復見執手聊相看他日萬里人今日尊酒閒

班婕妤詠扇

新織齊紈素光明人所羨聞君愛鮮潔良工來自獻裂我霜雪姿縫爲合歡扇不畏秋風寒常恐華色變彩綵日夜新舊素安足眷

魏文帝丕遊宴

清夜起行遊秉燭臨西園芙蓉繁幽壑嘉樹臨華軒惠風自南吹明月從東還肆筵陳美酒請呼心所歡佳人娥娥來琴瑟爲我彈商聲感人心哀奏傷朱顏坐客盡知音徘徊發長嘆良時嗟易邁同德何其難各懷千秋意相向欲忘言

陳思王贈友

芳草貽好人華姿入繁意君王張天網雋才靡不致逍遙上銅雀神飈薄巖桂清霜飛夜邑丹霞轉

天氣朝與佳人期日夕殊未至瓊瑰雖滿懷離居難獨佩言念衆君子常懷金石志欒布陳碩皆貫高重名義在險見貞交危機安足避

劉文學楨感遇

亭亭孤生柏托根泰山阿泰山多芳草栢樹生且孤顧以疎直姿濫得厠清華君王好文彩竊獨自琢磨斗酒常沾渥嘉辰同游歌小臣結微悰聖德良無涯

王侍中粲懷德

惟漢在中葉大臣造天殃爲亂力不足假兵于胡羌此輩好殺戮市邑爲戰場平時矜脆質遇險乃傍偟脫身出西京號泣辭故鄉所見盡鳥狐驚我客子腸回首望帝都淚下沾纓裳薄食有時正賢相扶天常何意重泉人更覩日月光西園共文墨鄴下同翺觴恩榮深不測無由頌嘉祥願成周公業千載歌太康

嵇中散康言志

森森鄧林木湯湯滄海波光景相蔚蔽高明灼雲

霞卓卓往古人結意良芬葩羲黃庶稱治湯武何紛拏老聃悟無爲周孔亦浮誇宇宙何所患但愁年歲加我不傷外物何爲遭網羅至性世所非俗節乃良圖會當捨塵世採藥白雲阿

阮步兵籍詠懷

江漢有靈妃雲中自遠舉出入無言辭先之以風雨蕭瑟出世姿時俗不之與雲旗何翩翩霜露淒以寒香風易飄忽邈矣無時還

張司空華離情

蘭蕙從春風相與入幽房之子處遐遠景物徒芬
芳羅衣怨遙夜錦衾知空牀朱燈闇不華明鏡無
輝光長嘆就囪枕貞節難久藏願隨明月照流姿
在君傍
潘黄門岳述哀
萬物懷變思無冬不趣夏斯人遂永亡焉能不悲
吒殯宮雖肅清何從見靈駕顧盼若有失音徽誰
能假日暮起回風禧禧素帷下彷彿生平顔審覩
復形化銜愁處良辰抱影棲寒夜夜夜冀靈歸見

夢慰我思恨無北海術終慫帝女期推心彭殤際
竟夕懷然疑羅衣自飄揚珠翠空陸離想象虚室
中亘陰洵可悲
陸平原機羈宦
嘉運來相從亘晃榮薄軀親串阻河山昆朋各一
隅夕對僅明月晨騎惟青駒鷄鳴百里外虎吟深
山嵎何爲苦一身以就榮宦圖雖懷儲后德亦念
故鄉娛每因春風發企足望東吳東吳不可見游
觀以自舒瑤草慕崑岑海燕思玉除凡物戀本質
我獨離根株願乘雲間鶴凌風還舊廬
左記室思詠史
閒居志竹帛慷慨對友朋廉節蔡仲連勇退擬范
生天路際大蹇豺虎方鬪爭肉食鄙無謀多壘辱
列卿鉛刀奮一割夙志在請纓始奮東粤定再戰
西戎寧豈敢倫衛霍聊以愜生平歸來從赤松子
房良可稱
張黄門協苦雨
浮雲渰泰山祈祈出霖雨丹霞晳朝明陰飈復夜

起層臺失高明圭蓽寧堪處瀟瑟淒愁心蒙陰窘
羈旅九逵停迅轍喬木戢嘉羽庭前有蘭蕙馨香
亦云已三復如晦詩君子將何喜
劉太尉琨傷亂
煉石聞女媧代照期燭龍撫此七尺軀可以贊高
穹呂叟出渭濱周文夢飛熊百里鬻飯牛秦穆霸
西戎子房奮下邳葛亮起隆中屢泰有鴻績濟險
庶奇功伊余久荷寵未得比數公遙望　塵悲
憤滿心胷田疇暴枯骨城郭棲羣凶遠望見千里

蕭蕭多朔風仁獸出非時尼父嗟道窮騰猿失茂
林飛鶯入雕籠何知爨下薪乃是龍門桐

盧郎中諶感交

駑馬憚百里散木詬匠石本非特達才何能濫名
實綢繆結交契濫與英人匹燕笑共康時憂傷同
險厄常懷一介志抗顏比先哲相如奉連城秦王
以摧折朱亥奮鐵椎趙國得不滅覽古亦思齊撫
今恒內屈雖之史騑謀聊進林父策燕趙龍戰區
中原氛霧積寒冬幽桂榮國艱豪士出禍福如轉
環處危無自惕

郭弘農璞游仙

海風天上來魚鱉自沸淪神龍作雲霧搖蕩日欲
落仙人出其間談笑咀靈藥左持碧雲根右引明
月爵洪濤成槎與分麟爲衛幕安坐紫陽臺光華
何煜爚寧知造化移常有萬世樂

孫廷評楚雜述 用文通韻

吾生豈須臾吉凶占有兆若愚苦見嗤僞才或中
夭大道久淪喪經綸不知了安得扶搖翼雲中自
嬉婾流覽往聖籍明哲一何少且當酌旨酒無爲
他人老驅車遊泰山倏遲出周道磬香何菲菲雲
日何皓皓徘徊巖壑間左右盡瑤草彿彿邈至人
冷然御風巧譬彼樊中禽去爲翰飛鳥

許徵君詢自敘

夸父渴道傍后羿殫符跡高材既有凶巧技亦多
失所以忘機士冥游騁精魄坦步尋立芝往往至
日夕巖阿寄偃仰饑來啖松柏匪曰志長年聊以
除內熱遂塗悵以歸素手攬佳月諒非衣繡人夜
行良自適拜生豈如此莫與智者說

殷東陽仲文興矚

我遊及孟春百芳皆可采林壑何足欣心跡寄瀟
灑天風激松枝哀壑經雲彩日明識齊魯煙末見
淮海高深盡可藏睠焉識無待仲尼思曲肱子休
樂真宰倦游且歸歟何爲久危殆

謝僕射混游覽

忽悟衰老至中夜起游思我不覽山海欲留以待
誰馳驅出郭門聞見浩無涯幽蘭耀空壑雲物媚

良時煙景既蔚蔽草木亦葳蕤側足望千里延佇
懷佳期佳期悠歲暮靈駕將安之山川增鬱陶夾
猶未敢歸

陶徵君潛田居

四月涼風殘五月靈雨速來牟甫登場禾苗復成
穀農夫喜物化欣然忘嗜欲雖乏五鼎薦旨酒常
在目明月告我夜振衣隨歸犢弱燕激芳湍流螢
綴荷木零露雖稀微彷彿沾我足問君何爲爾百
年會有役 結語用文通句

謝臨川靈運遊山

嘉會數物華山川開卓犖懷抱以遊觀意氣欣所
託嬌身若烟霧浮漚視廬霍靈姿結崢嶸塞輝秀
寂寞孤峯冠紅霞遠嶺淵甘峯高下相緣連空翠
自盤錯豐榛隱鳴禽風霄傳遙鶴輪囷疑卿雲蔚
明識文玉不顧金寶氣聊採丹砂藥日暮草木涼
往境多零落石壁送餘輝朱華鮮夜鑿光色俯仰
間風雲歸寥廓惝無秉燭遊幸坐明月閣幽賞亦
臻窮焉有長年樂

顔特進延之侍宴

日華麗八極天光燦九州淩雲開碧霄栢梁來仙
游魏闕固天造靈池匪人謀璇題燁華星龍桂耀
珠旒青藹松梧通丹森雲景流金塘搖皓月芙蓉
揚麗秋良辰開嘉宴彤鹽薦珍羞高臺暢開見萬
里何悠悠徐究開帝澤揚粤敷皇猷泰山本拳石
滄海亦一漚明星照層城綵虹帶珠樓伎人進逸
舞雅曲抗清謳德洽稱既醉酒旨詠思柔夜深露
欲晞斯景豈久留

謝法曹惠連贈別

朝風激征帆遊子憑舟遠雲峯尚同道已嗟異鄉
怨倚舷望送人烟藹不可見良辰深離憂清波發
孤恨恨深道路長修夜盛陰涼桐梧落秋氣蟋蟀
號清商攪序氣已改樵物中自傷晨淚洒赤亭夕
嘆霞浦陽浦陽何多異百靈協嘉會同風鳴蕭條
雲旗下幽翠渺渺帝子期蹇蹇靈修意懷思未敢
言對酒徒慷慨慷慨將何爲知音日以稀芙蓉滿
江皋欲採將何遺我憶虛想象君思無然疑秋風

何蕭蕭明月何依依月華棄我去淒景嗟零露身
無鴻鴈翼何爲在中路山川阻同游鬱陶誰能訴
悵彼夙夜期陟岡瞻以賦

王徵君微養疾

青冥巫山曙白雲散層陰幽草秀虛谷哀猿嘯清
音岷流激天末峽月愁人心況復層沉痾羈處覯
岑崟流瀧不可餐瑤華詎能尋其雨何霏霏彷髴
帝女臨飄搖復何歎寄情於瑟琴

袁太尉淑從駕

祝史有正辭皇王夙辰征大輅協景飇和軨發清
聲肅霜氣始滌朝月寒猶輕龍旗映霄照瑞珪粲
玉靈山川象文繡草木蘊芳馨粢盛洵嘉鑒神柔
戒齊明玄冥告薦嘗勾芒祈方春樂川魚鰲歡皇
域牛馬恩日月識帝輝雲霞占祭氛天戚有隆錫
老臣拜犧尊秉從甘泉遊濫比振鷺賔矢詩豈云
多清風聊自陳

謝光祿莊郊遊

篤言展青郊芳草滿原隰碧雲何渺渺谷風自習
習春波照莬頳朱華鮮露邑雨霽逸山明林靜飛
鳥戢天地何悠悠四顧嗟永日碩人咏在寬孑美
念獨息摘芳寄深情臨流空塞黙游子不知歸余
亦停還轍朱火爛落暉繁綺竟蕭瑟

鮑參軍照軍行

逢父濟齊侯靈子免趙宣小人重名義捐軀酬一
言深秋沙渚涼饑鴈朝自騫哀笳吹漢雲金鏜照
碧天佻佻履嚴霜洌洌傷下泉環甲固有義手弓
期無前日暮輓車息塞山抱蒼烟歸鳥能斆翔馴

犢亦在田秋風驚玉帳朔風凜窮邊故鄉終已矣
感物徒愴然

湯上人惠休怨別

遲遲春日落鬱鬱春人愁紅霞生暮海之子尚違
遊靈雨環蕙渚香氛滿蘭洲瑤珮照獨悲旨酒難
解憂爲夢楚山斷相思瀟水流雲和塞不奏慱山
烟自浮月華染翠幕送夜思悠悠

余年十五擬孔雀東南飛一篇年十八擬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皆陳李二子所亟

稱也辭實不文今姑存雜體詩以誌二子
之知我耳

金陵雜詩

日落泛輕舟江流正蕭朗四望多浮雲客心自俯
仰蒼蒼洲渚深渺渺風烟廣碧山浮朱霞遠嶺開
雲幌涼飈夾素波輕橈收餘響遥望石頭城乃在
青林上玉繩麗雄闕斜漢耿林莽月微失山川幽
碧通玄獎良樂未可期何爲滯塵網

其二

佳麗稱皇都城邑何翼翼策馬衢路間日暮不違
息寄林隱樓臺秋榮遍扉隰芳塵結紅霞惠風滿
通術矯手望遺宮紫殿自泓瑟瑶璇燦朝華甍宇
凝夜碧飛鳥棲丹庭野草縈瑶級紫氣猶縱横靈
姿自神宅玉筆雖渺然豐鎬重帝域牵非倦遊人
懷抱寄夙昔

其三

秦淮水潺湲夕流揚素姿漢漢涼烟上溏溏初月
時扁舟正容與昏景舒華滋玉樓映澄碧朱扉佩
清暉虚水浮笙簧香草低英蕤云何有美人駢羅
會秋思不嘆歲月晚所傷華色遲芙蓉灑雲露欲
採不能持環珮有時遺中心將何期

其四

長干非修阻寶岫自逶迤宛轉城南隅岡陵鬱秋
華寂寞朗白雲蕭明煥丹霞荒臺餘烟草昔時組
天花悵矣菁華竭靈秋歸空涯極目何蒼深天闕
自危峩朝光秀空上暮氣蔭碧加游然揄一盼進
暮于山河

其五

松路夾玄雲青烟隨之落云是鍾南阿粲粲秀龍
躍高皇自真人竣殿清寥廓朱景耀琉璃霄斬縱
巖壑玉堂拜玄虎偃杖赴素鶴風塵有覂懷嶽聲
悲畫覽矯首望帝都王氣于茲託紫秀虛谷間一
望甲衝霄

遊謝公墩和舒章作

攜手遵荒途歌嘯忘日暮清風滿秋皐歸雲擁遥
樹曠覽常自豪陟高有幽慮緬懷東山容先我登

斯路哀樂豈異人俯仰將何邈悠悠九京心惻惻千載故

嵌光菴作

石徑烟濛濛幽篁夾其下清聞流泉聲明見江湖瀉躑躅流暮光喬松邑瀟灑日月竟如斯誰是懷歸者長嘯類鳳凰孫登或非假鳴紛悲暮春百草已顧夏蕭蕭將何依微風澹青野

由斷橋泛孤山之陰訪張幼青園居幼青置酒

堤草烟濛濛湖水碧朗朗重山自綿連栢松澹浮

浪頹扉荇藻披婵娟水雲上容心傷清流日暮多徽仰揚舲孤山曲主人協玄賞結宇媚巖阿修林起凄響畢艳春波秀高對群山爽顧此巖穴姿成我幽棲黨微醉當竹陰悲哉日已往

贈李子存我

嘉植披靈風惡木無清陰下有青桐枝上有五彩翕歸昌逝千仞朝陽澼茂林贈君青玉案報我綠綺琴泠泠撫七弦微尚通高岑衆夫皆塞默吾子識清音

其二

玄雲鬱山岑朔風起江皐天末自相期迴繳來層霄昔余方童少悵矣慕結交倉皇涉荊枳太息委蓬蒿伊人在比鄰馴心共逍遙日月忽已積三歲如一朝

其三

時俗薄清狂惟子欽高步賢豪變榮灼惟余重聞素以玆同宴娛高言達朝暮三秋去若馳盛陰變霜露送子闔廬城懷子長安路虎變自有期乘時

建功祚願言保名德常爲金石固

思友人詩顧見山也

條風解河水桃李敷華蕚置酒送遠人舉觴不遑酌裹言耿胸懷塞默如有托君爲壯士顏鞭揮白駒躍我返華城闉愁臥掩空閣柳葉何依依竹枝何嫋嫋倏忽踰朱明念君儼如昨羈宦同嘯歌鄉語展燕讌臨岐不遷路樹橦寧去穉君今爲虛舟何傷倰纛窸

其二

故人遺我書聲聲百千語丈夫生平心不爲旁人
取猛虎遊市間慈親起投杼幽蘭爲叢棘騶虞成
豺貐雰移日已陰歲宴不我與冀藉宜僚丸期使
兩家許昔子遭暌孤負塗覯遇兩尊傷與君同三
物何辭詛我友敬矣夫讒言庶遄沮抱玉泣不言
爲君問三楚

詠史詩

平仲牘石父載之以後車華軿解左驂高風振當
塗入閨未遑出請絕在須臾豈不懷恩義禮在不

能踰患風桃亦榮厳霜蘭自枯人生有知己七尺
乃不虛言念往古人中道自踟躕

其二

我遊吳市中時見伍胥迹被髮而吹簫乃在闔閭
側摧荊繆處宮倒行亦已急舉兵吞會稽文范皆
不歒何意姑蘇臺忽登浣沙容麋鹿且來遊屬鏤
竟相逼沼吳二十年屈指何歷歷浮江猶不化城
門終廟食永懷先王恩賜夷安足惜

其三

尼父南遊楚接輿乃行歌述陽生周道郤曲將如
何鳳德荀不衰何爲覯網羅德音發高嶺聖人乃
下車欲言不得言感子亦已多

其四

李廣藍田下自稱故將軍雀羅不可設翟公書其
門平旦往趨市日畧虛無人物勢有固然朝暮寧
暇論所以三千士復覯孟嘗君

其五

漢武有雄才忘歸不知遠林光獲泰飴經始迎風

館厭火營建章甍標翔天半玉女窺綺疏髻虹朝
井幹流輝夾日月雲師下偃蹇鏤削疑鬼神程彼
公輸斷在昔有陶唐茅茨不須剪今我方雕墻困
窮何由免來者胡不追輪臺詔寧晚

其六

楚相子困窮齋言謁優孟孟乃爲叔敖衣冠無不
稱歲餘值置酒前爲楚王慶驚謂叔敖生將使復
從政王命亦可從婦言仍可聽貪吏身觸法廉吏
妻子病使我爲叔敖搖頭不能應于是負薪者卒

承寢丘命生前知賢人遺榮歸子姓

咏芍藥

首夏多清風山雲蔭林薄䴘鳩已飛鳴九衢誇贈藥玉手剪紅姿幽房縹紫萼期以慰將離榮華終未落

齋中讀書

早歲失安弦中年困憑軾山海紛遐思所違在終食今我來京華猶然負韉靮乃以塵寘餘端居誦周易韋絕仰先師無傳義未得蘭室久忘馨蛾子

時炫術仰觀玄鳥飛翩翩如有適時雨過南郊凉風游四壁勞生久矣夫俛仰將何擇晚獲良朋詩長吟乃忘夕

觀朝雨

三春苦恒暘五月窘陰雨暘雨常互沂圭璧將何主吾今方夙興四望烟如縷西山湧奇雲雷電中天舞瀌瀌汪交衢浩浩排桑戶駕車衰已漸策馬塗安取歸來向四壁虛堂寂無語褘兮將漂汝頹風將棄予君子在比隣遐若河山阻焚膏火不然

欲寢無安處奮尉盛朝隮傷哉饑李女天地豈私貧琴歌其趣舉

林屋詩稿卷之三終

林屋詩稿卷之四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熒　較字

五言古詩

古詩酬舒章燕都之作

涼秋大河濱衝風鼓輕濤駸駸類車馬東歸不終朝鳴鳩舞員闕鶴列滿麗譙顧彼夜行子誰令顏色昭在山忘處澤貴賤若流飈鯤魚化天池焉念

尺鮒焦中言告遠人遠人亦心勞盤石藏璠璵威鳳儀九韶感此屈蠖姿無然樂層霄令德在生平斯言謂久要

其二

客從北方來遺我尺素書長跪啓三緘其來千里餘起居及加餐勞苦徧親疎中有如蘭言琅琅比瓊琚誦之三太息秋風振庭閭念此同門友十年共居諸昔別桃始華今也霜載塗譬彼雙黃鵠翺翔不克俱宵旦各揚聲流音滿天衢空遠誼不虧何必并室廬願因朔風旋為予賦歸與

古意

涉秋宵氣寒白雲散清陰徬徨出中閨零露沾我襟我襟何陸離五彩翔文禽右緣琳琅玉左帶雙南金十年罣寶篋詎使露華侵

其二

我行河之干河水春瀰瀰白蘋間文藻鉤帶成連理干焉自棲遲懷昔忘饑士河魴可薦賓齊姜洵彼美生無妄羨期斯懷亦云已

其三

南山有喬松我我鬱高枝其下生女蘿自言當相知喬松既有恨女蘿亦有絲綢繆曾未始荊榛忽間之願萎霜雪中安能生別離

其四

和風起東南微雲澹光輝玄陰不崇朝靈雨遂霏微析薪不須桂束楚能作糜挹泉不須醴行潦可浣衣情欵周歲寒中道乃狐疑願持夙昔心皓首相與期

其五

灼灼含桃花藂藂結朱實君庭無羅網鳴鳩飛就食謂鳩勿多食食多不能飛謂君勿多愛愛多心易移出門重然諾入門兩徘徊自言一心人遲暮竟我欺

其六

通波秀菡萏幽谷盛芳蘭春風共俱生霜露同時殘人生旣須臾憂念亦有端豈無紈與素被服不及妍豈無瑟與琴清音爲誰彈黄金埋寶篋嘉餚

腐玉盤云何百年盡他人身宴安令德垂千秋後世以爲難

其七

空山靜四時灌木日蒼倉清風振寒條虚谷流笙簧佳人美如玉爰在山之陽靈芝結藩園幽蘭敷中唐荒塗不可尋投策還自傷

其八

皎皎素車馬賁然入我廬芝田服爾馬曲房脂爾車入境非所安聊復留須臾側聞臥深山歲暮無同居嚴風摧玉樹霜雪滿庭除人生患饑寒嗟爾復何如

其九

孟冬製裼衣聊以禦霜雪春風泮河冰詎思苦寒節君子昔憔悴賤妾當饑渴膏沐非我容朱顏自銷歇新人託時良窈窕宜樂康賤妾不堪使再拜下君堂下堂三歎息新人當努力

其十

少小苦棄捐早托于君子朱顏曾及衰怨嗟從此

始高山造其巔流水極于沚昔當三五時光明若桃李但願常巧笑誰爲思沒齒賤妾自有心云何不知已

其十一

折杞藩我園採棘崇我垣中垣何所有芳草名幽蘭馨香感行路君子自遷延不遲踰杞棘耆恐旁人言但保如玉姿無使獨長嘆

其十二

青蘋起飄風頹舞緣山阿噫氣時有衰松柏停高

柯與君在穎沛仁義尚苦多玆忍不攜手及暮自
相過一朝會安樂棄擲同逝波疇昔肝腸言婉轉
生坎軻形影尚當離膠漆復如何

其十三

依依嘉樹林上有鳴春鳥倏風吹青陌白駒賁長
道美人枉前綏中逵結容好組纓入我廬傾城覯
窈窕同聲爲爾歌相見苦不早

其十四

北遊上碣石側身望山尖足練不可見浮雲翳天

衢泰山峙其陽黃河東南趨日經玄朽次霜雪浩
荒塗行役皆東人薄暮挽棧車層冰傷我趾飆風
傾我軀胡馬鳴蕭蕭白骨投此墟陶唐如可作幽
冀洵我都

其十五

清宵會嘉客華燈灔初筵玉壺泛美酒妙伎揮未
絃良朋四五人昆弟在其間歡嘆感同心乾餱牽
無愆酒竭爲爾酤醯傾爲爾脯由醉豈異人誰爲
出童羖多財生辱憂甕牖復辛苦邂逅在何時歡
此白日暮

其十六

良辰及四五繁星照陰夜中宵生月華明皎西南
下佳人在何許惠然思枉駕零露阻修塗願言待
清暇九秋會有期日月如可借

其十七

朝陽潛丹霞玉牖延晨暉錦衾遺達道思婦起空
帷宵沭非所施明鑑當照誰不惜如雲髮爲君成
紊絲

其十八

步出城西門河水阻修坂楊舟汎中流清漣互迴
轉榜人嗟日暮遊子傷道遠爲我謂遊子爲我謝
榜人得失在斯盻遷棄生平觀中厨飭珍饈美酒
盈六罇借問爾何爲聊以娛嘉賓賢豪異鄉縣自
言猶比隣願爲膠與漆與子常相因

其十九

箕山自峩峩穎流亦湯湯巢由去我久誰復歌陶
唐中宵啓閶闔層雲薄清霜粲粲彼姝子九逵互

迴翔不辭朱顏衰遑惜羅衣裳未當君子恩遲暮空自傷

其二十

朔風兆孟冬嘉林始零落朝霜彌青霄駸駸白駒躍寸陰使我悲斗酒自言樂魯媛不恤緯長吟竟何託君子志國仇歲晏臥丘壑不如日沉飲誰能久酬酢

古意

梧桐在堂檪綠竹在室幽桐枝何藹藹竹竿何修

修上有甘露滋其下清醴流請問賢主人致此將焉求主人再拜答鳳凰且來遊鳳凰將九雛和鳴聲啾啾翩然下我堂十年爲我留鳳凰何所居乃在丹山陬天路豈不遠明德當見酬

其二

白鶴唳清秋十里聞輸音文魚依菖蒲有時躍陽滸飛飛三珠樹下有迷陽侵朱火摧百物爰陶赤山金不見漆與膠能爲商與參

其三

新裂齊紈綺陽朱欄丹霞製爲佳人衣粲若芙蓉花敝之當改爲浣之不復加黄金爲君屋白玉爲君堦我欲上君堦一步三徘徊大房薦豬羊旨酒浮雲罍願言加一餐賤子始此同

思舊園詩

我家歇浦陽衡宇海雲曲祖父存數椽慈親更修築旁穿十丈池背樹萬竿竹陰雨樓高樓當暑蔭喬木冬負南茨暄秋株西圃菊梨栗分昆弟雞黍會宗族此樂三十年于今不能續稚子從南來問

我當時屋答言書院中彷彿崑山麓桃李已成蹊藤蘿覆盤谷繁花秀紅顏幽塘綠如玉儵魚川上游好鳥枝間宿但期主人歸披襟豁心目

其二

頗憶閒居時東皋尋嘉友草子好奇服高生說希有是皆閒闢人與我同樽酒每登白燕庵輒吊袁海叟今古有固然身物皆芻狗所以三載餘一醉忘濡首胡我來京師折腰事五斗俛仰群龍間踯躅列卿後傴僂德未充愧寵顏何厚負乘可塞心

惟願終畝畒中宵思舊園吾行一何久不念九畹
蘭終懷五株柳投書問故交時中聖人否

情詩

素雲映明河華月流東壁庭樹搖清陰池河欲紅
韵遙遙念友生音徽久矣寂奄忽踰十年去我歸
何適存者歌白楊逝者爲秋栢端居思舊恩微吟
悲且激

其二

獨立虛室中徘徊將何依撫我綠綺琴玉指調金

徽嘉賓不我顧絃絕音自希秋草懷惠風團扇思
篋衣不因年歲晩誰後念將離

西苑 今爲瀛臺

入苑佳氣多青霞散輕雨平湖生風漪遙山藹雲
曙仰瞻崆峒心微見芳荻趣晶晶露花番漠漠烟
島路來遊宮雉間如問滄州渡歸鞍各悵然迴看
苑中樹

哭李公峻 名大根存我從子也有雋才年二十餘夭死

芳春夜感陰言夢九京客縞衣自翩翩素車何奕
奕紛然向我堂音徽儼疇昔三諷幽蘭篇握手明
膠漆宿草余忘披彷彿如見責 夢中誦余幽蘭草且言何不視我墓
飄風從西來相失在咫尺雲旗出不辭予美空太
息維昔青蠅營營紛在棘一言持故交大楚明
和璧于今鷃鴂鳴芳草徒棄擲感激延陵君行行
撫幽宅

苦雨

谷風飄浮雲凄氣違暄律立雲八方合祈雨四逵
溢夭桃落穠華黃鳥冋嘉翼翩翩素帷虛杳杳重

甍容君子迅飄蓬佳人汎琴瑟音徽渺未諧昏旦
忽已易占祥尤商蜾望氛謝箕畢環堵蕭無聲芳
草離我室雖無子輿飯終臥桑戶疾集義尚固窮
豁嘆聊永日

古詩 爲吳江烈婦陳氏作

黃鵠多遠別秋鴈恒獨飛至性既已深所遇亦不
夷嗟彼婉孌質弱齡失良儀貞懷比日月霜操嵩
四時厄運來相從困苦後何悲

其二

春秋未及終旁人厭名義宵月既我謀左右咸相
議宛頸棲空樓彷彿不能寐常恐區區名翻爲青
蠅累思念往古人何以除尤悔

其三

寒冬日易頹苦懷當窮暮流黄初罷織明燈照愁
慮豺虎中夜興不堪交一語倉卒盜賊心勢力驅
人去悲哉魯陶嬰就此縱横路

其四

何意鵾鶵儔反困鳴鳳翼羽毛何摧頹秉義良自

力利刃申堅懷內人亦變色死所既非安虎穴還
能出父母憂我歸中心亦悽惻

其五

室家雖不足訟獄已自興使君重意氣刀錢亦有
神豈以貞賢故遂使懷袖輕盜賊多令顏慚枉何
時仲義心猶自信慷慨前相陳

其六

長嘆後致詞使君亦有婦微操欲自全豈意遭不
厚吐辭未及終獄吏來相取非無刎頸心誠恐身
多咎大命留須臾斟酌成不朽

其七

翻然辭故土罵言來華亭聞有執法吏逐惡如鷹
鸇昔慕所歸積憤將自明紛我生時衣蔽我千
秋形縫褫一時畢宛宛入明庭

其八

其日寒風急黄塵何飄揚大吏正安坐小吏趨兩
旁云何彼姝子絕賢庭中央公府盡驚擾義士爲
哀傷飛書奏天子天子揚其光

其九

我讐既入戮大憝亦天誅精爽無時歇靈風常卷
舒日暮遊天門雲霞與之俱奇姿夾日月恩怨歸
空虛貞風渺難測遺義在我吳

同郡五君咏有序

余年弱冠受知於夏君彝仲陳君卧子李
君舒章彝仲長於簡牘思致藻密卧子天
材駿發締撰鴻雅當其意得雖東阿康樂
無以加也舒章所造宗於自然而以精專

得之三君子者皆不愧古人而同地同時
實爲盛事是時尚書董公玄宰徵君陳先
生仲醇俱年登大耋典型具在董公立言
秀出於繪事特妙徵君有德有言知老莊
之意十室之邑人文攸聚又皆余所及見
也其後二老得以壽終夏陳遂進世難李
生之夭亦有憂患焉嗟夫日中月盈固其
宜已今郡中賢才踵出將來之盛殆不可
量而流風所自能無慨然用懷五君倣延

年之製以申景行凡在能言爲我同賦

董尚書玄宰

尚書學無生早歲依哲匠假寐臥玉堂超然臨濠
想予欲規遺韋愷之拚幽賞輸墨寄遠縱幾焉却
塵網

陳徵君仲醇

徵君巖穴才隱約人間世鷗舞朱門間鵠舉雲中
志衛生守谷神微言類卜筮庶幾季主倫何爲不
居肆

夏考功彝仲

夏子守風槩泰華當衝河抗此五尺軀寧顧三軍
多月旦吾汝南離憂歸汨羅回風弭靈駕吾將陳
楚歌

陳給諫臥子

臥子誠不羈其來每驚坐零露期美人雲雷想王
佐慷慨北海尊意氣元龍臥一成薇蕨吟清音邈
難和

李內翰舒章

舒章好奇節蓬蒿自氷矜文王如可待豪士仍特
興吞舟徙江海青冥薄弋矰歸爲河梁別蘇李良
可稱

擬彭澤歸田作

養生常苦拙往往好閑居守官無百日章程使我
拘幽蘭春空谷澤鴈歸寒蘆欣焉命初服手足還
自如解帶披惠風散髮弄琴書松菊交中唐桑柘
藹前閣父老喜我歸稚子牽我裾負杖驅馴犢臨
濠覩躍魚優游成寂息方寸或已虛幸無名法責

年命可全歟

其二

非不愛城市但患車馬多移居南村中門樞生薜蘿爰有同心人徒步仍相過叩門知姓氏揖讓禮不苛泛言義黄代庶幾鼓腹歌

其三

有渰雲垂天時雨遍青野蒼蓼當薅鋤日暮不遑捨歸憩茅茨下涼風遠瀟灑仰觀天漢中誰爲渡河者

其四

高岡頹虛臺迴出榆柳上夜延明月輝日有幽禽往我攜朋好來極目浴心賞河山亙高下千里在指掌當時華屋處突爲成灌莽旗旌無炫色金鼓不復響惜君繁盛時未及尊酒養反終必原始無然嘆丘壤

其五

杖策任所之頗似空山雲循徑旁竹木舉步思幽人幽人開草堂旨酒爲我陳日盡無明燭弦月已自新清光可終依何惜至夜分

龍丈堂同諸子作

商風肅嘉樹君子念良朋秋賞美盈把黄華散幽馨敷席引曠臆亶言析先經攜手盡故懽久要諒生平垂垂辭柯葉本是三春英飄搖良可感歲晏孰與榮期敦金石交息心嗇義聲

都門送曹太僕南歸作

負劍遊薊門盤桓望京邑京邑乍離災燎原有餘熄麗譙頹金甍九逵旁丹棘遊子踐幽草驅車不

遑息天風烈烈鳴飛砂射朐臆縕袍苦無徒狐貉疇與立賴有故鄉人令我見名德一申如蘭言相勸加餐食

其二

孟春冰未釋朔氣凜華堂短景辭西垣朗月垂檠霜君子興遠思羈人慨且慷置酒就温室中飲奏笙簧哀聲起急節終曲調彌長坐中四五人各言懷舊鄉且盡盈尊酒聊以慰離傷

其三

昭昭白日暮蕭蕭驍馬鳴馬鳴厲青雲君子將有行駕言返室廬豈復懷舊京賢哉此丈夫祖帳還傾城津路春始波淮河渙層氷東風迅千里宵旦念兼程揮手謝送客吾舟詎可停願爲雲中鵠奮翅起南征

其四

青桐落素華朱鳥逝將去手無琅玕實誰能稅靈羽君子返故居旅人尚無處側足望東吴流雲自奔注此鄉多美子丘園築嘉譽耿介若生平藏舟

愼朝落將子得其朋歲寒寧予願

自西山歸和蘊退秋日偶作

端居生遠念負杖尋秋山秋山淨雲木蒼崖欽微岑迥風松柏鳴餘音寫流湍瑤殿落碧甃芳草榮玉壇還顧九重邑遙秀青霞間山林與華壤哀樂紛無端歸來黄塵中慷慨思閉關比隣有嘉客坐愛秋日閑投我清商詩壯我遊子顏譬彼高山曲取爲子期彈長吟至日夕夢想歸幽巒因思十畝桑與子同閑閑

贈張似渠先生

幽居東海上坐養巖壑姿卜築近桑園日月依簷茨負暄欣自得適行亦在茲芳草播和風朱果碩艮時離離秋日田瀰瀰春雨池扶杖招隣叟言笑忘渴饑久坐泛清尊且共斟酌之客醉主不飲獨醒常自知高臥南窓前散髮當凉颸虚室白自生平旦豈我欺遠想魯仲連因念榮啓期玉貌不可見鹿裘良可師悠悠我里人仰止聊不違

招隱詩

白雲澹微波清陰散幽壑泛泛乘舟子千里將焉託上洲採芙蓉下渚搴杜若傷彼鶗鴂吟嘉草紛已落日暮涉中流栖遲懷素約宓妃爲我來靈駕翩自洛文魚警南湘翠翾來漢鄂信此潛淵期漁父亦云作

其二

黄鵠摩吴蒼尺鮒潜清池陰陽殊所負飛沉各有宜招彼倦遊者貴我丘園姿春來濯時蔬秋至修茅茨每持一尊酒來與清風期高山多豺豹滄海

有鯨鯢山海未足居桑榆詎可移有時演周易悵然懷伏羲

仙人篇贈孔惇

同年馮編修孔惇日修冲舉之術孔惇齊人也而仕于燕好爲神仙家言亦有本矣脊庭賛之以詩余遂繼作

我從瑤池來言歸泰山宿御風騎白雲前驅兩黃鵠黃鵠鳴泰山虎籟滿幽谷召我求爽于來尋仙人屋屋內遺素書玄文莫能讀松陰邈靈駕夢想

顏如玉惆悵還人間滄州已成陸

林屋詩稿卷之四終

林屋詩稿卷之五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七言古詩

上巳魚藻池作

吳容偏憐修禊日挈榼提壺聊一出城南曉霧斂雲光魚藻池頭柳煙碧池上亭臺儼圖畫四座無人静瀟灑青疏懸戶綠自飛巢燕樓梁古如話開

窓遠望見天壇閣殿蒼蒼松柏寒萬井簾櫳搖綠水五陵雲木暗青山檻下文魚爭玉粒樹頭青鳥避金丸鳳城魚鳥皆春物桃李無言花自發方塘搖漾綠蒲根空庭濃艷丁香結鳴珂緩帶騎如雲扶毯簇香人似月如此風光幾人見天壇玉露爲君薦王生不飲酒味深林子微醺德容變寧知抵掌前古今亦有清吟動雲漢君不見鄭人永洋期採蘭殷其盈矣且往觀招魂續命豈易得惟有溱洧流波瀾又不見秦王置酒臨河曲消北涇南起

華屋金人却收水心劍千古長嗟失共鹿即此魚藻池曾作瑤池殿金闕銀題不復留兎葵燕麥何曾斷勸君美酒且莫辭勸君故鄉且勿思城南綠樹東風裏君不遨遊復待誰

金陵行

長江湛湛流不斷金陵舊事如在眼天下衣冠羨永嘉麻鞋踏破臺城蘚臺城寂寞已多年渡馬爲龍豈偶然衮衣復坐武英殿六月升壇拜昊天黄紙新恩加海內別有風雲轉天地横玉爭誇定策

勲貂蟬先賜南陽貴論功踰群日紛紛黔人拍手皖人嗔十七年來反手覆遂有朝衣污市塵此時宮中且行樂有酒如池胡不酌侍女皆稱張麗華曲房盡是臨春閣天子無愁人自愁共向新亭作楚囚玉樹歌殘花片落景陽鐘斷月華秋江月江花常自足禾黍離離人不哭竹竿惟釣後湖魚長弓偏射鍾山鹿聞道秦淮水自低綠楊枯盡雨凄凄祗有城烏無宿處夜深飛入舊宮啼

汾曲歌贈黄大行薛侯 薛侯歸不騎時朝士稱焉故作詩以美之

也

管涔山下雪千里春風消作汾河水汾水清空浮綠雲綠雲片片迎使君朝讀晋陽宮下碣暮看榆次城頭月大陵夢瑟不曾聞石室奇書還自說厲門斜對井陘開燕晋河山向北來忽見藐姑仙子出遙知天上使星迴迴首汾陽波瀰瀰漢武樓船悵已矣綠莎烟暖動歸鴻紫荇花繁帶雙鯉玉盤薦鯉君不食飛度雲關如鳥翼憑君蕩蕩想堯風爲我茲茲談禹迹

老將行

白頭將軍奉朝請劍匣生塵鐵衣冷遙惜玉關人不歸常笑霸陵酒難醒猿臂空垂燕頷收狐裘不勝貂裘厭聞子姓學弓馬喜見部曲封公侯夜來睡美春夢足帳外雙雙園暖玉白翎雀語軋秦筝紅襟燕舞開湘竹絲管催人潑起來聲鐘上食更傳杯閒命筍輿遊別第徤扶藜杖上高臺園綺鬚眉自閑冶誰信飛而食肉者廉頗猶能思趙人畢萬終當歸牖下將軍守邊二十年生不遇時韜

可憐鴈門生得頰善馬居延絕道張空拳十三萬
人併一穴將軍北面終結舌大凌河北水無聲杏
山城南花自發河水山花一望迷祁連塚高還自
低莫問漢家開國事獨不見未央宮草綠萋萋

洛陽女兒行

洛陽女兒當軒坐金屏自隔葳甤鎖惆悵花飛滿
曲房不上銅駝看獅菓洛陽女兒當晝眠夢隨宓
妃遊洛川凌波未出九華帳一雙蝴蝶尋花細洛
陽女兒當戶織玉手翻紅兼弄碧為衣為裳君自

林屋詩稿　卷之五　七言古　四

知我剪莫憑金粟尺

報國寺海棠歌

暮春春光出雲際日華浮空鳳城麗廷尉亦開羅
雀門微士翻齊大行臂大馬先行小馬隨看花同
到慈仁寺寺後海棠兩處開紅澹紅深色如醉雨
洗臙脂弄曉粧風搖婀娜扶春瞌叢枝不剪隨意
生高柯獨發無心媚花下公子陳玉觴吾徒却立
不願嘗山僧進茗有清味石臺匡坐談羲皇殿頭
鸜雀怪人語艸上蛺蝶騎蜂房丁香亦開海棠側
或白或紫皆芬芳羣花相對如共語寄葉交蔽生
幽光綠陰掩抑各有意紅顏咫尺空斷腸無端天
南風大作飛沙入雲雲氣惡動地虛疑汪海潮排
空直欲平幽朔寺前雙松如臥龍便欲翻騰上寥
廓蒙頭伏罵歸去來回顧繁花恐零落雪飛雨鋒
自紛紛白剪紅摧散錦雲願借晴天一百日東皇
好作上林春

日本刀歌

秋氣蕭條雜風雨夜半虛堂嘯龍虎長刀躍出方

林屋詩稿　卷之五　七言古　五

寸餘滿壁寒鋩七星吐魚皮漆鞘古錦文纏花錯
落扶桑雲金盤珠靶刻圖畫　鳥獸細不分當
年瓜島經百鍊萬里南天飛赤電蜃宮仙闕已沉
消螯極連峯不堪斷王人夜起三摩娑匣藏不厭
清光多明朝負鋤種瓜去爾善長鳴奈我何

氷池篇

玉河橋下玉泉水一帶明雲鳳城裏夜半天風廣
莫來素車白馬空中止削成十里琉璃坡紫鱗戢
戢沉綠莎鮫宮窈窕鋪疋練陽侯偃蹇收滄波朝

來殘雪光簇簇影入氷池積寒玉雜花飛上雲母屛蝴蝶雙雙花下宿長安兒郎操斧斤四尺五尺車轔轔凌険太室竟何處白頭宮監徒愴神長安女兒捲簾坐半倚薰籠翠眉瑣借得淸光照畫樓淚痕盡結珍珠顆願封紅淚寄君邊門外春風又一年豔陽日去隨流水歲暮還成氷雪天

寄李舒章 乙酉十月作

黃金高臺百餘尺萬里朔風吹碣石我倚吳門望薊門對酒沉吟憶疇昔疇昔同里閈籍甚文章容

三五年少中李生倜岸幘我年十五餘意氣頗宕佚五言三十篇定交稱莫逆十年以上兄事之出則聯車坐聯席是時陳生才莫當往往與君稱厲行予倡汝和朝復夕坐令時輩識淸狂君家余谷園乃在崑山陽麗秋堂中秋月白橫雲山上雲錦張石壁蒼幽水泉綠夜深木落生悲涼君家嚴親忤權貴江潭行吟日憔悴明詔重徵折檻人時危得見君臣義父子相隨出里門送君獨灑窮途淚是時層氷凝大河雪花如席風如戈捨舟就馬馬足頓行人絕少狐狼多黃河泰山不足數易水之上堪悲歌客從長安來我問長安客接得李生書方知李生跡居無披裘出無馬欲槃隆陰學蟲贅甲申之春天柱折不周山崩地維絕君父之仇兼有之慟哭燕山淚凝血李子爲人殺崇禎之難遼陽義師縞素來迎徒崩滅如飛灰西山改葬天子禮思陵板築遺民哀收我父骨與我食賢者所居何定哉文翬爲鳳雀爲蛤微禽却爲淮海納夭桃黃實木槿榮春夏之間耳花葉風雲本自天地生侯王將相

空垂名吁嗟李生無不平雷雨之動須滿盈江東故人搖落盡其中賢者樂行遯若問當時舊布衣宋生不敢稱孤憤嗚呼人生三年不相見何爲不賁復不賤

報國寺松樹歌

松樹千年方偃蓋報國寺中兩株在旁枝斜出五丈餘疑是蒼龍赴雲海既能拂地復摩空交柯接影青重重春陰不散五夜雪日落常鳴千里風憶昨都門經亂離長楊五柞皆崩摧豫章凋枯玉樹

盡山還木仆生蒿藜此松亭亭在郊寺常令行人見幽翠喬木還生故國思石碑猶刻先朝字毘盧高閣躋泰清闌干四面俯帝京紅泉碧瓦互輝映遙見西山艸木青人言此寺天下希金銀宮闕若可期有時白鶴棲松頂欲問當年丁令威

北風行 長安遇大風戲作

爰居海上鳴雕虎谷中嘯木葉交飛沙漲天太行中斷燕山倒北風一夜吹不休九衢無路行人愁積雪生光凌白日黑雲委地成山丘桑乾河上氷

作聲幽州思婦寃夢驚臨風揮淚語飛鴈汝向天南作幾程

古薊門行

太行東北古薊門悲風蕭蕭愁殺人黄金高臺久寂寞千載空墟昌國君憶自昭王圖霸日不惜千金求駿骨薊丘移植向汶篁故壘依然在磨室三千年來朝市變五樓三山誰復見陽春古道開杏花朔雪長天落鴻鴈古人往往念舊恩報仇雪耻名亦存紙今白日如飛電何暇弔爾傷精寃雖然無心似木石美酒猶能醉肺臆一杯持勸高漸離筑聲哀苦不須擊

寶劍篇爲鄒平張公子賦

若耶溪上碧泉洄赤堇山中電光躍十年始見百鍊剛歐冶當時手自作青魚皮上黄金環白銀鍱鈇映螭盤綠鱗滲滲水波起金晶熚熚星光寒不辨純鈞與湛盧室中時有蒼龍吁去吳歸楚意不測人間何處尋風胡爲君夜半仰天覘斗牛之間氣猶紫司空神物運自來再三珍重張公子張公

子莫作俠君不見專諸已死荊卿怯三尺清光欲向誰終當長臥琉璃匣

出都酬姚若侯送別之作

姚生不得去宋生不可留長安門外一片地宋生將去姚生愁却憶相逢曹子宅滿堂盡列文章客與君同鄉多故人一間窮交三歎息春燈歷亂酒初温玉盤剪韭椒花新一斗不醉一石醉半夢半醒言皆眞三更以還重賦詩君最先成吾最遲開元聲律不稱意分曹陸博還奕棋帝城沉沉歇鐘

鼓吁噺未闌更已五白日照天華馬嘶沉吟谷向
東西路可憐良會無幾時曹子南行動別離此時
君發鱸魚興今日吾先策馬歸長歌相送調淒苦
聚散浮沉寧足數軒鶴冠猴亦是榮不解詩書重
湯武朝三暮四隨天公霧從玄豹雲從龍吾聞大
隱隱朝市歲星乃在金門中不然扁舟下揚子五
湖漁釣追曹李龍眠山上雲最奇三泖波中月初
美江南可哀亦可思酣歌痛飲無不宜何須苦問
古來事君不見東陵人採西山薇

聊城道中留別袁水部

布帆直出天津口綠水波搖萬楊柳四月南風撲
面來我向浮雲自揮手輕舟亂流日瀰瀰便欲垂
竿釣雙鯉水通北海常北流白日橫空照無底寒
頭欲問燕昭王此去蓬萊幾千里同行壯士路相
失使我南行少顏色清源水部故鄉人紫韁白馬
迎嘉賓瓊筵瑤席一時設玉壺滿酌蘭陵春坐中
老人能鼓琴坐中少年能吳音琴聲欲作廣陵散
吳音直是長干吟七絃能彈清歌息林鳥無聲月
華白主人興來持洞簫不減桓伊弄長笛初如流
鶯啼建章後如紫鳳鳴高崗秦王女兒坐烟霧手
攜簫史登君堂近來事事不如前此夕因君似壯
年朱燈玉几儼相向夢中彷彿遊鈞天明朝却向
聊城去廻望清源但烟樹古岸新開丹棗花荒郊
欲散黃梅雨齊國魯連留空村千秋長對巢父墳
當時何不蹈東海射書殺却燕將軍以此彷徨發
長歎披髮悲吟動雲漢山長水遠身未歸惟有薰
風共羅幔薰風送我下姑蘇西子紅顏今在無秋

來蓴菜鱸魚美千里思君在五湖

連雨行

雨色如素濤雨聲如飛瀑人居濤瀑間烟雲亂裳
服秋曹郎官策疲馬戴笠行吟楊柳下銜泥試踏
鳳城春桃李成塵不堪把歸來長歎學杜門行潦
湯湯過短垣若歌若哭兮桑氏十日以來常一飱
翻思楚國嬋娟子朝朝暮暮巫山裏千年夢醒陽
臺人風雨招魂汨羅水風風雨雨憶江南自憐短
髮不勝簪異日五湖無釣艇秋應長臥百花潭

自玉泉山至功德寺道中作

閶闔風來吹薊門乘風出門雙騎奔(時與楊子秋納館同遊)衣飄颻半空舉兩日遍涉西山樊千巖倒景夕陽動石壁廻合青林翻揚敷直拂雲島外還看積翠窮泉源玉泉之山山出泉亂石齒齒流涓涓如沫如濺如珠穿疾流成湖湖色鮮舉杯偶坐酌清冷人影寂寂風蕭然芙蓉玉殿不可見花莊野寺俱寒烟道傍木根削如石令人却憶明昌年(山舊有芙蓉殿是金章宗遊遠明昌中建)青龍橋邊好山色功德寺門湖水直

寺中古木兩三行翠葉搖空映雲日荒原想像金銀臺如帶秋山樹間出昔日明宣宗往來騎八風玉輿翠蓋此遊幸坐使巖麓成瑤宮板庵上人木球躍七楹九殿摩蒼穹(上人役木球以務金寺始得建)嘉靖丈孫亦好遊玉女不笑空王愁(後世宗攜妃嬪同遊惡塑像猙獰命毀寺)百年金碧一朝廢至今容子仍淹留淹留夜入招提宿山月初生隱脩竹雲房虛謞生碧光夜半寒星落窗屋東方日出山禽鳴遊人歸向西堤行阜城門裏黃埃生何時復出長安城

送饒守翟使君(翟以刑部郎起家與予同官)

丈夫面無十重甲丈夫膝有百鍊鐵十重不救蠅蚋嘬百鍊仍爲雞狗屈饒州太守翟使君三年爲郎常食貧一麾出守古來有專城不寄尋常人洪崖山頭好拍手康郎湖上頻沽酒使君高臥對清江漁舟春泛桃花口華亭宋生楚狂客滿眼鳳兮歌不得送君兼念馬臨江爲道同官苦相憶(馬君名之驥亦以刑部郎出守臨江清吏也與饒比牌故云)

渡淮逢張綠雪給諫罷官之姑熟

諫官可爲不可爲罷官可悲不足悲清淮如鏡水千尺請君照鬚還照眉清淮千尺亦千里泗州城南波瀰瀰蒼菸不見支無祈大禹祠堂漫荊杞塞崗古木風蕭蕭白鳥紛紜雲中起雲花一半似梨花片片催人渡淮水君吟清淮詩我坐清淮浦中流長笑輕洪濤騎龍河伯徒辛苦夜來雪晴月復明南箕錯落北斗橫高盤擎出雙玉鯉濁醪滿杯相向傾燈花夜深落丹屑饑聞屋底荒雞鳴雞鳴策馬東西去疑是長安早朝路昔日婆娑金馬門

今朝徙倚淮南樹別去愁爲洛下吟興來欲誦長沙賦君隨飛觴過天門牛渚燕磯亂水雲開說大江流日夜容心能不念離羣

東白堂山茶花歌

榕城臘月春霧起百鳥亂鳴芳草裏玉梅花下歌未殘又向青溪看桃李東白堂前更奇絕山茶窈窕凌霜雪紅蕚迎風次第開綠樹生光艶陽發東白堂前花滿堂紗窗繡幔雲錦張丹砂瓣瓣映羅綺檀黃點點生馨香二月名花猶未謝百日朱顏

自妖冶主人意氣天下無衆賓亦是狂歌者賓主壺觴還藉地綠管悠揚稱人意戸外溪山那得知如此花前且沈醉

畱別同年鄒少參敏公 時敏公將入賀萬壽而余放士南行故畱別也

燕山雲樹吳江水走馬揚帆四千里丈夫出門自有心笑盡夸浮俠游子燕人不見黃金臺吳人不見吹簫市以兹相對但悲歌坐惜於期漸離久是時　朝廷初入都牛車雲屯擁橐駝魯國儒生苦垂涕江東將相求作奴吾曹蹤馬寧足多三百家衣何爲手爲君相持入明光爲君相將爲郡郎西山爽氣日咫尺翠嵐窈窕屏風張黃雲黑雲生白雲玉田千里風淸凉狐狸夜鳴鳥雀殭飲君美酒登君床床頭雄劍深夜鳴蠟燭微紅醉復醒五千年內不平事長笑未已還吞聲君爲閩粤行我在燕山餞遠望武彝君仙人那可見日月弦望自有時神物會合張公知延津浦上忽攜手還似青松寄兎絲炎方五月荔枝熟瑪瑙盤中堆赤玉臘月

桃花錦不如榕葉蕉陰四時綠一雙褐蓋日追隨美酒常傾兩三斛劉伶稗亂未可知董龍鷄狗安能尊宮中　聖人春秋富生而神靈邁三五大開閶闔朝群龍宗廟初陳五行舞吾子往獻萬年觴繡衣貂蟬入青瑣來朝自古錫路車奏最便應留獨坐送君不得反先別接席耳語耳更熱胸中如鏡骨如鐵好去王家作喉舌若逢燕市舊酒人爲道來時醉一月

採蓮曲

蓮花開時過人頷紅顏相向如竝立秋風違從閶
闔起吹落蓮花泛秋水欲採未採空徬徨可憐蓮
蒂生蓮房

江上吟

岷山出地六十里遙接銀河半天水東流直遶錦
官城碧湍泛灩如流星杜宇因之醉鱉靈蒼牛石
犀祀李氷成都女兒濯錦色錦花却似江花明潛
通龍門搖赤甲朝雲倒映瞿唐峽夢中神女無准
期惟有哀猿嘯明月白帝山頭望虎牙千里荆門

直如髮漢水潆洄湘水深沔口茵茵漢口沉千源
萬派一時合滄浪漁父留清吟有手且攀武昌柳
有口且食武昌魚呂蒙營空庾亮去何處荒城吊
伍胥潯陽酒樓夜送客落落漁燈横采石水雲飛
盡曙天開建業平分秋浦色龍盤虎踞誇石頭秦
皇汗漫來東遊埋金勝事坐銷歇六朝宮闕成廢
丘漫道長江古天塹生子何須孫仲謀

邯鄲少年行

太行木葉如飛雨不見長平戰爭處咸陽吏士張
二奇平原賓客無一語邯鄲城下合圍急邯鄲少
年敢馳突三千死士皆成名舍人之子良可惜秦
將移營三十里老父封侯趙王喜漳水仍聞渡魏
軍叢臺依舊歌鐘起仲連虛負蹈海聲博徒賣漿
何足稱惟有夷門抱關叟白頭長歎大梁城

春暮行和邵景説

十日飲酒五日臥酒醒出門春已過楊花如雪遮
人行喬木清音已堪坐憶昔少年百不憂千雲意
氣凌王侯十年困頓東海岸寸陰夫我不可留魚

膠漆液安足恃人奴牧豕兵良謀郎今東風花落
多紅顏棄擲如逝波青烟千里白日沒魯陽千載
誰揮戈人生有命勿自苦兒女低眉竟何補陸通
楚澤歌鳳凰葛亮隆中唱梁父當今繼之有邵子
賢豪長者我許爾

上巳篇

高天晴色如翠羽朝日清光滿芳樹春城艸木開
容顏江南士女踏青去踏青此日臨江沚三月風
光兼上巳樓船簫鼓入青雲粉黛蛾眉照明水明

水逶迤千里綠蛾眉一一顏如玉泰珠寶鐺耳後垂魘金繡襦當胸束徘徊道傍若有思駿馬少年行復遲桃花亂落霞碧艸飛鳥弄影銜遊綠可憐花鳥自紛紛車騎如雲又一春斜日西圍妝步障夕風東陌起香塵願作香塵逐錦鞍夕風吹畫暮雲寒共惜河干垂柳葉誰憐江上秀芳蘭涉江採蘭水悠悠美人與我期中洲年年歲歲江南樂三月三日江水頭

黃姑織女行 七月七日作

素商流火纖月清北斗歷落南箕橫河漢如氷散成水黃姑織女中天明三時相隔情何限此夕盈盈渡清淺烏鵲橋中雲作衣白榆樹下風如剪蛾眉照天翡翠色遙夜清畔秋水碧雲錦飄颻亂彩虹泰清玉姬三歎息人間女兒下堦拜天邊遙指毀星會可憐素手度金針不覺涼颸動羅帶西樓思婦織流黃願乞天孫五色章三更月落星未落玉樹生秋夜已長

醉歌

黃雀巢桑顛紫燕棲屋梁寧知網羅患不識雲路長夜來露滴青桐樹仰覩明河隔牛女雙星爛爛似有情徘徊涼風秋月明烏程美酒白如雪金罍玉壺滿座傾五侯七貴今不在一醉何妨長不醒

偶步堦下忽見芍藥花嗟其將落感而賦詩

不見花開見花謝紅顏可惜誰能借高樓轉影白日夜飛紅鱗鱗石盌下春風幾時醉遊冶主人高臥何爲者

鳳頭行 時年十五入市見之戲作

鄉里少年好荒唐遊戲西市看鳳凰投錢開匣得一見風格猶餘冠咮長市人紛紛競傳玩目不識鳳疑者半老胡長嘆向朔風得逢豪士始深辯言此本爲百鳥尊不與梟鴟同飛鳴毛羽太奇人莫識畜之樊籠亦難馴怪汝常懷赤霄志鐵翮不已終殺身亦有知者爲歎息言當持此獻中國盛以金盤載以車自謂必逢明主識爾時顯皇太平年海內微物皆全賛外國衆鳥何足珍下詔却之不得入自此流落居人間卽以市肆爲丹山可憐昔

日歸昌姿出入懷袖砯不難我聞此語長嗟吁古
今豈獨此鳳凰身爲靈物思自見誰知世已非唐
虞甘與麟龍同受戮豈必豢養全身軀德衰安下
不足怪楚狂何事爲區區

自金陵歸行次丹陽道中

吳天如水雲似山江風滄滄江流寒松風夾岸有
秋色輕舟乘月千里還亦稱壯遊苦艸艸川谷無
時恊懷抱人生何日不傷心二十男兒多懊惱

劍客行 陳徵君肩公席上作時年十六

長安秋暮多秋艸千里無人狐兔道白日欲黑雲
欲紅涼風慘澹沒飛鳥有何老翁下鞍馬掀然當
風立曠野長嘯一聲白帝驚猿猴啾啾木葉下須
臾腦後金蛇飛寒雲匹練光參差繚如雷電走山
谷收如蛟龍歸深池吁嗟靈跡實奇絕塞鋒欲侵
天上月假使光芒青暫施人間應少喞究客吾聞
此輩皆英入若逢佳士亦有情荊卿倚柱發狂咲
魯國勾踐爲吞聲何況白猿曾滅吳子房亦能驚
秦都不平之事滿天下此翁寂寂胡爲手

醉歌行贈檇李徐拙民秀才

徐生飲酒心好奇長笑一聲進百卮舉頭青眼看
明月風流不許傍人知裘馬豈作五陵客悲歌宛
似遊俠兒意氣欲與秋天碧玉觴夜夜傾瑤席不
惟中散好彈琴聞道太眞兼博奕紅牙更復按清
商能使紅顏坐相惜往者才流有如此盛年涼落
亦復爾虎變他時未可知尋常且醉秋風裏夜深
燭滅心烱然握手重言行路難鄉里小兒不足道
我輩七尺自可憐與也弱冠身已老羨君風領猶

少年天下干戈無奈何此地烟花亦艸艸且作明
時失意人容身莫恨江湖小

隋堤行爲鄭越宗賦

揚州城西官柳斜春風三月開柳花年年飛落邗
溝水行人逢着皆歎嗟借問所嘆有何意半爲隋
家天子事夢到江都好作家龍舟鳳舸凌波至月
觀連綿不足遊還從城外起迷樓仙人不來歲月
晚君王豈得長風流風流一絕千百載烟雨沉沉
曾未改不知宮殿幾千重惟聞尚有隋堤在堤上

依然此楊柳長條如故君知否山水當時朝代名
園亭今日高人有高人無日不登臺江南花艸共
徘徊每當三五月明夜遂勸隋煬酒一杯

龍駒行

東海岸邊沙白場牧馬千匹雲錦張不辨驚駘與
騏驥一一受絆思騰驤就中一疋人競指本是常
才効驅使忽逢風雨雲覆身夜半歸來產龍子龍
子毛骨殊不同嬰眸烱烱色正紅旋毛滿身似鱗
甲尾鬣未就堪追風頭角如此未易識紫氣離披

光奕奕田舍老翁驚復疑手提神物欲棄擲胡賈
見之長嘆吁爲言此乃真龍駒虬毛本是天上物
逸足他年鳥不如心憐神駿思豢養市以黃金載
以車西域胡兒好馳騁得此飛揚出其右龍種還
歸海外人空見凡駒入天廄

月食行

碧落明霞半天捲清霜凄緊空中轉此時孤月明
微微欲食未食光荏苒似鏡如弓忽作鈎漸疑不
見還復留九天愈高寒色下人影澹然風上浮見
此茫茫可奈何攬之無餘望不多乍顛微雲礙秋
朗還疑星聚五更初無數紅粧愁倚閣照上羅衣
看漸薄生平三五望清輝何意清輝反零落零落
不久君莫怨夜半光生猶可見但愁今日美人心
圓缺亦隨明月變

冬日行

冬日何短春日長冬盡春始多悲傷白雪作氷最
易得青艸不必凌朝霜三吳之間煖氣歇城頭年
少無粹光出門相索錢刀內何用東風吹道傍梅

花香甚折不得青鳥飛去難相將短衣厲劍東海
上自言長嘯輕侯王雖居故鄉匪衣繡行道之子
何昂昂亦有故人不可見亦有明月空斷腸欲交
天下有心客家少黃金交不得有心無心奈汝何
黃金之交滿鄉國

海鶴行

君不見東海老鶴鳴且躍飛入青冥似白鶴故國
舊巢苦蕩空寒冬風高寄天角魚沈蛇蟄腹欲饑
赤霄無盡何時落作鶴不易似鶴難但願啾啾隨

燕雀

百憂集行

我年十三好詩書掉頭苦與庸衆疎豈惟翰墨追
往昔意氣天半雲卷舒年復一年過二十生涯只
臥文園疾風雲氣短兒女多常是無端百憂集無
復當時氣食牛猶言醉臥輕王侯他日天津橋上
飲誰人一作董糟丘

丁丑除夕懷李生兼示陳恵州

去年除夕苦寒甚李生方自錢塘歸新詩吟罷天

氣改春風飄飄吹我衣出門欲別復廻首頗憶陳
子遊皇畿今年李生更北去陳子蒼茫時共語除
夕作詩心念誰夢向長安隔烟霧人生故郷豈久
居黄塵赤埃壯年路兩生年幾三十餘予亦鬑鬑
頗有鬚富貴關天不由我但願日月留斯須狂歌
痛飲苦不足吹簫披襞非良徒何時城西開大府
堂中鳴鐘復撃鼓後房娥娥多妙粧楚姬不言趙
姬舞毎逢佳節一開懐故人作容我爲主

林屋詩稿巻之五終

林屋詩稿巻之六

雲間宋徴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七言古詩

登高丘而望遠海

十年造一萬斛舟下有雕窓上綺樓帆檣插天風
動日我欲東南作遠遊問君遠遊何所往三山迥
出滄溟上烟水幽寒島嶼微萬里無人氣蕭爽扶

桑樹映珊瑚紅五色波浪龍子宮羽衣玉女垂絳
節去來倏忽如飄風孤棹茫茫日車晩廻望人間
送者返山海高深雲不窮始信吾行從此遠

大梁行送林平子

昔我遊大梁寒冬十月天肅霜朝見狐狸營雪窟
暮見野火燒空桑今予遊大梁炎天五月日漸長
火雲如山光燭地百泉淇水如灌湯丈夫行役會
如此應悔生時射蓬矢徒行乘傳竟何分惟羨穎
川堪洗耳君登梁王城城中曾有百萬人旦爲衣

冠夕魚鱉嗟爾河伯胡不仁周王宮殿高入雲甗
今惟有鴟吻脊縈臺兎苑在何處高下黄沙似亂
墳厄運悠悠古復今蟲沙猿鶴何足論請君酣飲
三百斛但恨不見侯嬴門嘍啗宿將不救趙弊衣
老叟能却秦獨不聞沛上亭長作天子過梁猶祀
信陵君

鳴鴈行

衡陽綠水驕綠艸碧沙磷磷波渺渺無數春氷帶
雨流鴈塞陽臣歸思早將飛未飛聊一鳴嗈嗈喈

喈若有情千里芳花辭楚澤一天明月過江城江
城更嚴不堪宿翩帶餘霜雲掩足喔喔常教思婦
聽嗷嗷如向孤臣哭矯首分行低復起上林花木
清淮水當時百萬向南天今日幾羣歸故里黄鵠
摩空力不如翩翩青鳥往來疎莫惜微軀被彈射
爲君繫得故人書

懷仙歌

淮南朱邸平旦開八公携手天上來我王好仙不
好老請公扶杖從此回八公相顧忽大笑倏忽都
成美少年氷雪肌膚綽約姿貌姑山下真人貌人
間苦無却老術欲如八公安可得昨日青鬢今白
頭稷契巢由兩無益

寄泰安守張越九

雲間璧人泰安守天門自結桃花綬紅日春生日
觀前白雲秋暎雲湖口白雲膚寸泰山來灑雨零
風到九垓農人賣劍非花熱蠶女提筐戴勝催官
樹蕭森吏人散行軒不入元君殿笑問玉女何王
封漫指秦碑幾人見如聞逮捕滿山東持詔猶存

史相風遙想使君高臥處徂徠山對犬人峯

龍舟篇

順治十三年五月五日　上召文臣四品
以上及諸詞臣入西苑賜讌于龍舟是日
卯刻臣微與從諸大夫後自午門右經
○○而西約一里許皆喬松古栢重陰交
翠不見日色行者忘疲入苑門數十武由
白石橋至海子堤上隨諸大夫憇榆柳下
一望極目芳湖千頃臺榭參差艸木晻曖

儼若圖畫于時卿雲斐亹飄風自南如有
烟藹升降于湖山之間有頃　上自瀛臺
御步輦登龍舟羣臣畢登舟雖鉅無雕幾
之巧上爲重樓三品以上諸臣從　上登
樓羣臣列坐樓下賜茶果餅餌乃泛舟東
行夾岸皆松栢蒲柳與水光山色互相輝
映如在碧虛中行二里許至水雲榭　上
登榭羣臣序登至臣儆輿　上召問職名
又問湯臚李君姓名時儆輿以璽卿轉附

寺初入四品班而李君則　上所未識也
班定　上與諸大臣語笑良久已而　天
顏穆如若有所思遂起入內殿少憩即出
復率羣臣入舟坐次如故賜酒饌人引滿
三爵素能飲者皆有酒色還至瀛臺　上
升臺羣臣叩頭謝恩而出臣儆輿恭逢盛
事作詩一篇以紀焉

龍舟宛轉百餘尺容與滄波動雲日羣臣列坐咏
薰風　天子中流思在德十里烟光天鏡開西山
倒影入瀛臺臺下謝恩扶醉出長緌五色日邊來

來鶴篇 有記

高念東先生來鶴記曰丙申仲春余過敬
哉年丈齋頭敬哉方揖予坐忽睹縞衣玄
裳者翛然於側予驚曰此客亹亹何來逼
人敬哉曰疇昔之晨重門載啓而悠然來
賓者青田君至也予蹶然而笑曰昔青田
君以衛懿一盻睞遂爲士大夫分負乘之
誚后世至以亡國之罪坐之誚與三百乘

軒之士等夫三百之士皆有欲于軒者也
至軒之得失榮辱于青田君何有哉獨是
率爾依人不慎羽毛爲千古詬厲或應自
悔耳今之翩然來集得依賢主人以予來
遊之適推之知青田君甚樂也夫滄海生
塵城郭如故令威華表之懷寧同子晉緱
山之勝而主人于此三雅既罷五紋欲稀
遠砌凭軒莞爾玄對鶴于主人相得何如
哉雖爲耳目近玩何損雲霄之姿支公之

論又何足爲青田君知己也或曰九臯之
鳴聞于天在陰之和及其子灼然得氣之
先者予又爲吾友喜也記成遂命同人作
詩咏之微與應命而作來鶴篇

鶴何來來扶桑入君門登君堂觀者滿路傍鶴何
在在堂側依芝蘭蔭松栢軒軒向人立主人手持
子晉經毛骨一一皆中程紫烟凝頂綠竹脛知是
華亭沙上生飛向長安幾千里長安甲第連雲起
十二樓臺不肯棲愛君門庭淨如水娛賓終日舞

堦前清唳連宵出花底樊籠不受羈不驚玉骨崢
嶸玉堂裏君不見隴西鸚鵡能人言綠衣楚楚真
可憐又不見山鷄羽毛空五色雲深樹暗人不識
何如此鶴君家飛聲聞於天子和之千齡馴養身
自得萬里赤霄心獨知浮丘仙伯若可見商山隱
士來追隨行見九重阿閣上德輝藹藹鳳來儀

錦樹行

我昔南行探禹穴兩山如龍奮鱗鬣金泥玉簡宛
中央四圍灌木皆紅葉是時鶉火懸天中青女偃
蹇淩商風萬山紫藹夕陽滿千林野燒朱顏同疑
入天台赤城裏瑤臺醉盡嬋娟子紅妝天半欲下
來楚客離情滿烟水歸來高臥谷水陽欲桃夢遠
楓林香秋光冬日自凄緊燕山關嶠徒鬱蒼今年
九月霜華早杖藜遍踏高原艸漫興隨人到陸墳
尚書墓前石楠老隔溪鳥臼亦無數亂灑胭脂染
行路水底霞光照眼明山腰錦帶臨風舞秋水秋
山幾重疊翠黛還將紅粉接一天秀色借江南却
憶山陰久離別山陰王謝自千年此地機雲更可

憐眼前艸木關我意爲爾重題錦樹篇

陽春歌董二德仲席上作

陽春不來可奈何陽春復來可奈何去年臘月苦
寒甚霜風雨雪雪更多瓊花亂落五晝夜百鳥不
飛水不波佳人坐惜錦衾薄夕香竟夕燒金鑪明
朝日出更奇絕碧天蕭森萬象列亭亭珠樹更玲
瓏皎皎銀城勢空濶姑蘇城外吳淞江北固山邊
京口闊牙檣不動漁艇膠四郡通波畫凝結五湖
忽作白玉湖半千水道今車轍白頭父老長嘆嗟

狐裘少年相矜誇但看江南成塞北不愁二麥無
青芽天東忽生一線風萬物顔色如發蒙海潮衝
氷氷亦裂山開石轉由天工流澌東下若萬騎船
如飛鳥人如龍入門但見春到屋春日嘉名入與
轂東郊細雨淨泥沙新艸如絲含淺綠梅蕚朱殿
滴絳紗山茶潑豔開紅玉青雀解傍雕簷窺朱魚
自向芳池浴走者自走翔者翔歸功日毋與東皇
陰陽消息安可測自北而南或有常悍夫奪氣志
士苦頼有董子陳椒觴佐觴女兒年十六芙蓉新

詧臨紅燭杏花衫子白雪裙三年不見驚心目酒
闌主客共題詩七言長句誇神速宋子自愛巴人
辭諸公眞是陽春曲陽春曲爲爾歌陽春不來可
奈何陽春復來可奈何

李完之同予客吳門兩月至松作短歌以贈
之

嗟予失足在中道親故相危路人笑何處重尋金
石交一日離愁令人老同鄉李生五十餘鳳凰山
中學荷鋤感君一言便同戴面目不改心如初夫
羌城下秋風起桂櫂蘭橈碧雲裏芙蓉落盡菰米
香無恙歸人心自喜暫時分手即沾巾海隅百里
多浮雲莫向窮交愁白髮半生曾作太平人

參軍行贈楊機部先生

檀州軍敗濟南陷鐵騎西山逼雲棧九門辛苦坐
公卿按兵不動有高監玉堂美人何不平上書北
闕苦論兵叅軍新命一朝下單騎夜出長安城是
時主將盧司馬獨將西兵兵力寡不教國士死黃
沙別遣叅軍向城下叅軍不行司馬嗔叅軍既行

司馬陳北向再拜謝至尊曰臣衆昇死國恩鼓聲
闐闐軍出壘司馬一呼創者起三萬新羈夜合圍
孤軍雖勝終鬭攻朝廷頗輕攻事功翻疑訟疏多
雷同司馬精爽久寂寞叅軍一官成轉蓬嗚呼國
家賞罰未可測歸耕巨盧隱亦得

王吳徐三生與余最久戲作七言長句以贈

王郎垂老髮半白萬曆遺民先君客清歌嬌好似
流鶯玉顔美人坐相惜子昭絃索最悲壯落月晴
空夜深唱慧心欲問輸墨林勞詠便可作卿相徐

生二十美冠玉晝日無言理清曲留侯曲逆如婦人吾子何爲沉白屋

贈張燕客

我來勾踐國結交張公子華燈夜相迎痛飲從此始三尺雖袖紅一尺虬髯紫紫髯飄飄拂予眉自言疇昔稱少年西走咸陽北走燕谿南太行相接連此鄉索寞少奇士風沙萬里心茫然以茲感嘆歸故鄉黃河千尺流湯湯河堤蓄水出平地決之可以沉大梁黃龍青雀未可測果然今日成懷襄

酒酣對伎重岸幘重道當年解音律琵琶絃索誰第一武宗供奉查八十萬曆李年范昆白雷轟鐵撥今有誰練川陸曜稱傑出聞君此論多欹崎河轉星稀未忍歸歸來落月屋梁西臥龍山上烏亂啼

醉歌行戲贈吳子昭　名時章

子昭伯氏客也即席使酒書長句以戲之

君不見劉伶之子能荷鍤死便埋我生且扶又不見山簡騎馬到習池半酣輙呼并州兒君不見楚玉開宴設醇醴穆生甘之醉不起又不見齊王置酒邀淳于一斗一石曾不殊吳郎酒酣長太息仰天拊膺淚沾臆羅襦掩面不肯開玉山嵯峨王人側博陵邵生三徘徊青門故侯安在哉汝南周卿欲長嘯吳牛喘月盤辟好兩君重進金屈巵吳郎大醉且莫辭不見楊惲與杜密意氣如雲亦一時眼前細事大感激夏畦笑汝汝不知王人兄弟心如灰一日不飲顏不開阿兄相攜阿弟醉挈君更作高陽會

長歌送尚木仲兄入京

江南十月清風作森稍森森木葉落錦帆紫纜夜半開我兄從此入京洛計程半月到大河層冰積雪高峩峩離舟上馬就逆旅桑落美酒飲百壺從此一月到冀州鳳池五色雲浮浮公卿揖讓古夔伯萬方玉帛今諸侯計偕諸公自衮衮我兄高步誰能儔明年春華滿青甸天子親開未央殿射策應推第一人勅賜螢龍誰不羨兄也年紀四十強十年高臥稱南陽方之管樂天下許豈獨文苑流

輝光送兄何人有季弟殷勤苦問蒼生計歸來酣酒對江南自向春風望佳氣賢豪富貴相期來如此徒步真奇材片言當至取卿相古時已有黄金臺

襄陽行

襄陽二月花豔時城頭高戟五丈旗東風一夜動笳鼓夾城傳呼閤部歸（賊僞稱楊督師平）紅纓金甲光照日霜刀亂揮賊爭出倉卒誰辨非官軍滿城鼎沸嗟何及峴山日落黑雲重大堤女兒哭相送襄王

宮殿野火燒何人更起獵雲夢

汴梁行

汴梁城北多白楊蕭蕭百尺高女墻黄河水没白楊樹溷波惡浪嵩山陽汴梁守臣三歎息高頭大舸迎周王狐裘蒙茸走河北漸裘之水何湯湯汴梁守臣歸故城黄沙平堞無人聲樓臺十萬宅魚鼈荇藻飄拂將軍營旌竿流離刁斗絕空城烏雀喧鬭爭呼嗟城沉賊亦去河水滔滔自奔注詔書重治梁王宮官軍未啓夾門路流尸不辨賊與民白骨如山自撑拄安得息壤生豫州堙此洪波宅黎庶

蟣蠓行

盧次楩先生自名其集曰蟣蠓宋子讀而傷之爲賦長歌一篇

蟣蠓細小不足數紛紛交飛似輕雨燕吮蛛網時暫逃有噯其聲歌且舞北堂幽陰開清尊羅巾穩覆金銀釜酒芬醲烈雜稻粱潛形咽食不辭苦一朝零落委秋風青蠅弔爾竟千古北海小魚化爲

鵬錦雉雛披成辰府神物變化不可測小者黄雀與田鼠嗚呼蟣蠓良可哀盧楩國士乃知汝

西市行

弔吳進部昌時也

西市黄沙高十丈明星欲落雞三唱鳴鉦吹角呼役夫行人車馬空惆悵金吾使者銜風來黄封小帖瞠目開緋衣御史小司寇握手太息顔如灰人生寵辱自有時紅顔相見白首歸三春桃李九秋月盛年一去安可追五鼎食盡五鼎烹誰收爾骨

有孔生獨不見養牛尊酒賜丞相諸公猶望三台星

擣衣篇

高秋八月凉風起日落佳人心萬里白玉窓前月作霜鴛鴦樓角天如水月影天光見顏色雲鬟窈窕當堦立獨歛青蛾悄悄來自憐素手纖纖出翩翩雨袖星影揺拂拭清砧露華濕清砧哀響高入雲落葉啼螢誰共聞玉戶斜開殘寶炬金罏半燼絕蘭熏蘭熏寶炬心不惜重向空房理刀尺迴文

織就細腰寒鴛錦裁成紅淚滴滴殘紅淚入孤幃雙燕辭巢夜半飛路逢遼海防秋士爲報君家正擣衣

題顧見山臨倪元鎮先生松亭山色圖

倪先生自題云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鄰甫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床行路荆榛歲將暮結語悲慨特甚見山臨摹既畢爲賦短歌彷彿其意云爾

先生昔坐清閟閣風泉冷冷烟漠漠上蔭青桐下綠苔虛翠光寒日華薄畫出松亭山色圖出神入逸高人作魚龍反覆路荆榛先生烟艇聊棲泊孤蓬夜雨熒龍涎夢中虛咏還家樂養賢樓側種青苗雲林堂下無紅藥惟有此圖三百年偃蓋青青未零落元殿明宮已改觀圖上茅亭宛如昨見山水部今虎頭爲我臨摹自盤礴頓使虛堂逸氣生六月清風起巖壑

烏棲曲

梧宮日暮烏欲棲吳王開宴舞西施羅衣三換酒未歇高臺深夜宜斜月笙歌半停嬌笑時華燈朦朧寒坐移東方漸高烏又啼

長安道上行 崇禎癸未作

長安城闕高如天長安車馬流如泉盧溝橋頭月華白翠微山半朝雲鮮黃金高臺百餘尺萬里長風吹碣石九門斜枕薊丘城大道遙通潞河驛紫禁烟花西苑濃太液波瀾玉泉碧重關與閟五雲

端仙漏沉沉芳夜闌鷄人一唱龍旗動魚鑰初開
金殿寒可羨冠裳美如玉可憐燈火高如山羣龍
謁帝隨風散躍馬鳴珂自相見東閣門前賓客靚
西市街頭從騎亂千家春甸柳毿毿十里清沙花
簇簇花柳光輝照綺羅燕姬如玉善清歌簾前秋
月窺人面鏡裏春山寫黛蛾織成文錦樓雙鵲扎
晝青松學女蘿此夜蘭燈留上客此時結交稱莫
逆曾將片語敵千金能飲一杯輕七尺易水悲風
尚可歌漸離哀筑猶堪擊瞬息豪雄千日星百年

意氣成膠漆豪雄意氣君莫論高足由來據要津
排山倒海嗟何及附鳳攀龍且自親頃刻銜環比
黃雀須臾涸轍起枯鱗人生貴賤若翻掌失勢誰
憐一俯仰魏其無力抗田蚡竈錯何由報袁盎御
史霜臺烏亂栖廷尉朱門雀堪網無端烏雀日紛
紛可憐車騎似雲屯塞笳吹動西山月野火連燒
上谷雲此日功名思衛霍莫教烽火通京洛千里
黃圖斷羽書萬年天子開麟閣欲見長安但舉頭
天下黎民且耕鑿

美人篇

黃鸝不鳴紫燕語碧玉堂前自來去十五美人坐
金閨粧成獨對櫻桃樹頭上步搖大秦珠胸前結
束紅羅襦蘭華爲膏沐以玉濯我衣袂香肌膚瑩
中几上盤龍鏡鏡中熒熒光不定美人臨鏡三徘
徊春水春花兩相映開顏發色臨春風樓臺光輝
桃杏紅有時微笑粲玉齒翩然一去如驚鴻歸來
自掩芙蓉閣十二窗頭下簾箔珊瑚作柱白玉欄
椒花泥壁黃金鑰美人處此三載餘陽春不爲少

踟躕可惜紅顏照白日獨不見胡姬十五能當壚

城傍曲

艸根霜花白日落凍不銷朔風四面會亂雲如奔
濤城傍健兒細馬騎揚鞭一道黃塵高不知鳴弓
向何處但見馬首懸髑髏

少年行

三五玉童好顏色二十少年氣無敵可憐却遇如
花人春風之中夜相憶妾家露桃風中開紅霞照
人光滿臺自炙玉壺煖春酒閑燒蘭麝待君來與

君少年不相棄上如青天下如地悲樂同心各自
知莫令他人得君意

紫騮行爲大兄賦

自從剡山失支遁四海無人愛神駿我兄好奇學
馬癖相馬經年紫騮進手牽一日三娑娑騎出城
門萬人問南郊夾道多垂楊碧綠十里春雲香揮
鞭一道起赤電風沙不見收玉韁紅樓美人捲簾
看銀鞍錦障生輝光歸來却繫華堂下怒氣憑淩
堪再駕四蹄微汗血影收雙瞳蛺視赤光射天厩

空留五色名王孫肯擲千金價嗟哉紫騮會知己
鹽車之下豈如此

春燕行

東風吹滿桃花水水上飛飛雙燕子乍掠城南芳
艸中還窺城北朱門裏城南城北綠垂楊夾道青
陰白日長家家自捲流蘇帳處處能開碧玉窓玉
窓美人桃李色錦衾臥起花飛急已怨秋鴻不寄
書還愁春燕無消息可憐春燕影徘徊欲飛不飛
去復來新第簾櫳滿羅綺舊家門戶長蒿萊蒿萊
參天欲成樹妨我啣泥舊時路黃昏明月照空梁
欲上危巢淚如雨

柳絮歌

江南垂柳春作花花飛茫茫白日斜十二高樓美
人立風裏飛花見顏色珠簾如雲面半遮遥對長
條三嘆息

杜鵑行 甲申作

東風瀰漫忽千里錦江夜漲桃花水江頭鶯令化
爲人望帝飛鳴客於此昔爲堯舜今杜鵑游冤千

年不得死暮春日煖艸木青柳絮如雲落花紫行
人爭嘆不如歸夜半號呼誰禁爾蜀江南流故國
遥半飛半伏溪山裏江頭少年皆舊臣愼勿彈射
傷我尾可憐流血滿一身孝鳥見之不爲起黃雀
啣恩心力微精衛投河鵲巢徙安得孟戲招汝冤
魄鵶爲臣奉其子

江南弄

大江以南多烟波江邊女兒行且歌風流不落春
雲後相思只因明月多岸上少年亦無數競躍青

驄作容與金鞭欲拂水晶簾烏帽時侵木蘭渡可
憐相逢似有情白日欲暮兩不行水光空照芙蓉
影留得愁紅映玉人

遠別離擬太白

古有周穆王遠觴西王毋乃在崑崙之巔瑶池之
浦酒酣俯視西海清白雲濛濛障東土爾歌子復
來我歌顧見汝八駿廻車似夢中白雲之謡竟何
補歸來祁昭宮寂寥臥秋風尹喜栖終南流沙無
人通三千紅顏美如玉侍宴誰能唱黄竹八駿之

馬皆凡材崑崙可登苦不數人生世間如波瀾百
年千年反覆間燕昭漢武少年子穆王老死竟不
還遠離別崑崙山

孟門行

翩翩堂前燕宛宛雲中鵠燕子仰頭言與君同是
鳳凰族君飛雲中我棲屋何事相疑苦相逐黄鵠
何所棲乃在孟門間孟門幽谷深如山中有美人
歡笑顔歡笑未已復長嘆白晝沉吟至夜半

長相思

長相思短離別鴻雁孤啼清夜月錦衾從風人影
滅心懷慷慨將語誰時以微嘆苦愁絶佳人不來
芳艸歇朝見天上之流雲暮見地下之黄葉音書
欲通復不發恐君見之轉凄咽長相思隔吳越

其二

東風吹盡星影搖良夜已半燈漸銷倚欄長吟合
歡曲臨秋思度碧玉簫簫有佳音待君發語君不
聞知路遙自持可憐對清宵常恐寬斷不至朝涓
涓東流水本是鴛鴦湖恐君從此去不恐見波濤

江南曲

明月下揚州青雲渡京口吳兒解棹舟吳女工畫
手碧烟衫子白雪裙臨風一笑桃花春開窗理鬢
照明水兩槳生浪飄紅巾一昨秋風秣陵路吹到
門前烏臼樹白雁紛紛千里來不見郎舟下江水
儂家高樓十二闌長夜欄杆對簾箔垂露如珠掛
玉釵雙星自帶秋河落秋河斜落歷陽西歷陽城
北征馬嘶長干作書寄京口今歲江頭歸不歸

古意

素絲作緯朱作經玉手札札機杼輕空房照織日月星五色熠燿流光明織成文錦裁爲衾聞君遠道多風霜奉君錦衾陳象床三年棄置緘玉箱至今凝塵生妙香春風瀋麗秋夜長餘絲零落空自傷

其二

高臺百尺長東西南北生風雨丈夫七尺軀春秋旦暮竟誰許賓朋昆季列滿堂撞鐘伐鼓歌且舞主人酒酣競爾汝月華西流客歸去空庭嚴霜滿

玉樹

董龍行

董龍乃是何鷄狗曲巻深宮善趨走啣骨能無搖尾容報時解狑先鳴口華堂卜容命嘉期翠釜烹鮮各有宜請公洗濯登芳俎鳴吠勤勞空爾爲

頑仙廬柏上薔薇歌

頑仙廬者在余山東麓陳眉公先生隱居之屋也山間花木多先生手植今無一存者此廬李爲蔣生所僦庭中一古柏尚存傍植薔薇特生成樹附柏而起高五丈許亦異物也爲題短歌

香柏亭亭五十尺薔薇宛轉隨香柏老幹如弓附鐵縈長條似帶飄鸞翼艶陽三月花作時蕩日搖風不定姿朝吐輕紅疑巧笑暮垂深紫學含悽花下遊人常欲醉天半香光染衣袂剌牽羅袖鈎玉纖擗拂金釵動珠髻穉花處士安在哉蔣生門徑向山開遙望機雲讀書處蒼蒼雲樹若樓臺

題董仁常畫

秦君元卯手一紙袖來告曰此我友董仁常先生筆也先生易簀時囑其子曰此紙爲好友秦君屬畫歿後必來哭我可即歸之見付之頃如在夢中畫不及欸識恐手筆無考請子一言導以不朽予觀其畫致佳且垂歿不亂能及友人筆墨之事有足取者爲題短歌

何人畫出青崖高杉枯怫怫風怒號石臺龍旋苔蘚裂霧隱玄豹雲山魈幽人茅屋石臺側琴瑟虛

無窓牖碧泰君番涕為我言泰龍氏之獲麟筆

林屋詩稿卷之六終

林屋詩稿卷之七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熒　較字

五言律詩

敝廬

壯欲窮山海老仍歸敝廬離牆棲澤雉碧井出游魚鬱鬱先生柳迢迢長者車從吾桑梓舊不獨為逃虛

水田

水田天一色渺渺似江湖密霧騰飛鯉輕烟點浴鳧提筐紅女立負笈玉童呼蒲柳蒼茫處漁村入畫圖

危樓

屋廢危樓在窗開繡陌通槐空焚後綠桃實水前紅山雨千村外溪雲百里中俯憐飯牛客日暮隱牆東

雨

不斷黃梅雨淒風六月天幽池生浪濶大樹出雲偏紅重垂蓮檻青迷繫柳船遙知芳艸變螢火夜飄然

燕

燕營巢晩喃喃三伏時窺窓如玉女囀樹學鶯兒自愛甲棲穩寧嫌哺子遲朱門無限好愧爾在茅茨

魚躍

深夜聞魚躍空梁嘯雨時錦鱗終不化頳尾欲何

之蓮影搖花檻潮聲動石池無驚思婦夢怪爾素書遲

先伯氏遺蘭數本花時有感

蘭憶前人種花仍今歲開同心周易嘆九畹楚辭哀香似生幽谷光難轉夜臺更深裘氏痛秋栢欲成灰謂亡兒也

僻徑

扶藤初上架種柳故侵橋僻徑通秋屐明窓漾晩潮客來臨水坐花出向人嬌濠上知魚樂從容數

白鷳

水

乍聞風泠泠已見浪漪漪湛綠涵青艸空明滑素瞖渡思雙槳便坐愛小橋宜洗耳吾何敢垂綸亦不爲

曉月

曉月光逾迥晶熒素壁西關山青靄澗星斗白雲稀古木蕭蕭落秋烏啞啞啼幸成堅臥容慎勿夢金閨

揮扇

桐有孫初長桃生子不虛水明紅日外雲綺碧山餘遶屋驚雛燕銜椅戲老魚晩同兄弟坐揮扇說經書

新秋凉甚偶讀少陵集有秋天昨夜凉句足爲一律

秋天昨夜凉秋色曉蒼蒼竹雨窓紗暗藤風樹影長披衣臨藻水垂幔聚蘭香惟惜齊紈扇無由在我傍

秋夜

螢火何曾熄寒螢復已啼斗橫星拱北潮上水流西珠露穿桐葉金風掠燕泥老農常夜起亦自舞鳴鷄

不見

棣華終不見栢實化無情一歲麻相逮三年艾未成麒麟翻苦鬪蠻觸互佳兵吾有忘憂艸何因到玉京（時亞相勿安丘逮及座主大名成公）

桂

樓陰僊桂樹先子昔親栽根有千年勢花常七月開香雲天上出金粟月中來誰識前人意呼兒誦梓材

江南雜詩（有序見文稿中）

昔我生江左繁華別有天是山皆苑囿無水不樓船建業人偏美姑蘇月倍妍孫吳兼六代未必勝當年

其二

櫻桃花發處布穀滿園啼槐火通春徑山泉灌曉畦風搖金麥重雨灑玉禾低更喜鷄豚外文爪五色齊

其三

闔廬城外路九曲上包山綠嶂垂朱橘青谿舞白鷴洞庭連楚穴縹緲出人間無復吳王殿蒼涼銷夏灣

其四

胥臺多灌木鶴市有青林墓劍寒泉冽宮梧秋氣深雕雲常自覆美女故相尋辛苦三千歲精靈直到今

其五

可憐吳苑艸二月綠初齊傾國娥眉出新妝鴉鬢低盈盈臨畫閣緩緩步花堤偶向春風語流鶯窓外啼

其六

胥口秋濤闊騰空萬馬來入江疑振鷺歸海轉鳴雷壯士軍前怒奔雲雨上開負先種也績餘憤壓三臺（吳人相傳潮神素車白馬與波上下前爲子胥後乃文種也三臺是宰嚭死處）

其七
建康宮樹老猶自綠依依楊李遺城在齊梁古寺
梯春雲飛白下秋日澹烏衣繫得江船住還尋燕
子磯

其八
雨過秦淮口蘭舟拂柳行水窗香舞袖雲閣度歌
聲酒氣蘭膏重衣香葛縷清金波光不定橋下月
初明

其九

南曲笙歌處輕烟澹粉樓玉光浴鏡匣釵焰拂簾
鉤日出秦家好雲來楚夢愁長干無一里分路作
遨遊

其十
天下風光日江南艸木春雪銷梅艷發風剪柳絲
匀紅粉含山嶠明珠弄水濱應知空谷裏更有佩
蘭人

其十一
杏梁雕水藻椒壁畫山花月影堂中直霞光閣外
斜香簾搖玉柙開幔捲銀紗爲問連雲處何如戚
里家

其十二
茫茫百端集對此大江流白鳥飛連海青蘆色自
秋雲旗湘女瑟繡被鄂君舟何處分吳楚遙知貫
斗牛

其十三
陸氏亭何在崑山婉孌餘華林啼好鳥綠藻養文
魚地種千年藥家藏百代書機雲時復出莫駕洛

陽車

其十四
禿襟調馬客岸幘臂鷹兒劍露秋猿哭弓鳴獨鴈
悲渡江尋廢邑上塚拜要離若遇披裘者無名詢
我師

其十五
羣魚從百萬王鮪氣吞舟吹沫江生雨揚鬐海倒
流爲鵬張鳥翼驅蜃徙雲樓寄語任公子魚竿莫
浪投

其十六

滄濱沙為岸離離種木棉黄雲千畝落白雪萬筐懸促杼廻香袖長絲裊翠鈿坐憐桑下子宛轉問三眠

其十七

金絡映朝陽雲絲滿繡床花飛仍不落鳳舞自將翔裁幔霏烟巻為衣卸月涼停針吁織女耿耿夜流長

其十八

風雨荊溪晴松楸陽羨岑周侯除白額袁令有桐棺春茗分金縷秋芽剪緑閨惠泉烹熟後如雪更如蘭

其十九

昔日陶弘景華陽作隱居有人騎白鶴真訣載丹書錬藥金壇淨齋心地肺虚花深雲嶺滑無路問樵魚

其二十

泰伯高三讓言游列四科逸民遺老在文學後生多登眺悲麋鹿行吟采芰荷皐橋多大族誰聽五噫歌

擬太白宮詞

脉脉楚宮情姗姗漢殿行嬌深金屋貯掌放玉鈎輕珠鏡廻鸞舞仙雲遏鳳笙還來雙桂下坐賞月華清

其二

上苑風光好嬉遊水殿多簾紋銜紫燕衣繡撲花蛾黛寫西山色春流太液波翠華無定在天半有

笙歌

其三

端午試龍舟廷臣入苑遊分班沾法酒隨駕上飛樓晴日歌黄鳥薫風舞綵榴宮中誇盛事記注晝銀鈎

其四

朝來新夢好含笑御屏前綠樹春浮雨緋桃曉弄烟粧成雲鬢滑影照月珠妍洗盞鉛華色蛾眉更自然

其五

巫峽朝雲麗瑤池夜月深玉床斜執卷雕几獨鳴琴拂水芙蓉色當春蘭蕙心應圖還自寫莫賜黄師金

其六

天上逍遙處人間語笑同文魚依水檻馴鳥詰金籠問字攜彤管尋師誦國風來朝傳曉箭鳴玉在房中

其七

水晶宮裏月雲母觀前霜玉女臨窓照仙人滴漏長波光搖菡萏花影覆鴛鴦亦有題紈扇清吟弄筆床

其八

巢鶴松陰獻飛龍池上亭紅樓宜百子繡戸喜雙星積水沉蒼玉浮山掛翠屏未央同壯麗息戰在朝廷

洛陽道

相逢洛陽道不識洛陽人田竇交常易程羅客漫親金丸誇挾彈珠珮解留賓雨後多芳艸銅駝陌上春

愛妾換馬

傾國佳人去浮雲駿馬來主家恩義重人馬兩徘徊他日紅顏老看君百戰回還應悲伏櫪不復走章臺

關山月

玉門遮不住月色到皐蘭影入金微小光生鐵甲寒山前人早見閨裏夢同看落去長城外清輝亦

未殘

塞上曲

橫吹朝朝急哀笳夜夜聞傳烽侵皓月捲甲臥寒雲氷合狐踪密山高鴈陣分不知身萬里猶自將孤軍

採蓮曲

相約紅樓下相逢綠水中葉翻羅袖薄花照玉顏同人笑鴛為侶船回蝶舞空西洲隔餘艶留着待秋風

梅花落

昨夜梅花落憐君白玉堂金卮邀艷雪素手弄寒香片影揺江月空枝映曉霜飄零亦何恨留作壽陽粧

江南曲

夫差城外月西子苑中花麋鹿啣花去笙歌泛月斜帆風輕綠水人影動燈紗共倚樓船笑金貂各自誇

劉生

十年三輔客弱冠五陵豪柳葉穿珠彈蓮花映寶刀綺羅廻月艷簫鼓入雲高新拜金吾尉期門賜錦袍

隴頭水

隴山浮水出隴水隔山開嗚咽鳴沙石流離隨落雲斷蓬空自轉飛鴈不成羣嗟此滔滔去千年兩地分

長門怨

長門新有怨金屋舊曾嬌桂樹青霜冷蘭臺碧月遙襜帷鴛獨處縈帶覺纖腰妾妬無由悔君恩豈再邀

昭君怨

君王徵畫史賤妾出宮闈朔雪天山滿春風漢苑歸紅顏迎白艸黛色上金徽獨有琵琶曲空鷩秋鴈飛

班婕妤怨

離宮長信秋別殿婕妤愁紈扇金風起珠簾碧月流畫眉思奉第擣素問更籌遙憶笙歌處昭陽步

輦留

秋夜酌同鄉諸子

薄宦多危語孤身願早歸燕山一片月遊子十年衣客舍相從易鄉人屈指稀季秋風北起深夜鴈南飛

其二

僦居仍灑掃容膝更標題有酒遲嘉客無羨念老妻燈前花裊裊霜下鳥栖栖醉裏求鄉夢愁聞中夜鷄

嘉宿來入都

定交猶在越結伴屢遊燕歎數三千里依依二十年君來仍執戟我病欲歸田痛飲相攜處婆娑霜月前

丙申十月朔　上丞于　太廟有述

必親時祭禮如見在天臨仙樂浮雲外靈旗接殿陰明粢馨玉座蕭火徹華林肅肅千官拜同欽霜露心

西山秋雪

林屋詩稿　卷之七　五言律　　西

雪色為秋色青山作玉山寒光無近遠素靄自虛閒白風雲中沒琪花月裏攀鳳城遙望處姑射隔人間

擣衣

不寐長安客驚聞擣帛聲風前多斷續雲外獨淒清片石思千里雙題促五更復憐金甲重玉筋自縱橫

青樓

猶憶先朝事珠簾十四樓屏聯金屈膝衣掛玉搔頭歌細浮杯滿花香列院幽昇平如有象風日為君留

請來考功秋夜署直見懷賦答

清襟常對月隱几獨懷人官樹臨窗古庭蘭結佩新玉山如不夜郢曲自陽春屬和慚同調悲秋一楚臣

懷黃蘭崖

金馬門前客昂藏獨見君孔車收玉父汲黯揖將軍杯酒辭燕月風帆下楚雲諸公相憶處歲暮雪

林屋詩稿　卷之七　五言律　　圭

紛紛

雪夜飲王院學齋中同諸子作

燕山一夜雪光滿玉堂中天外瓊花落階前兔月空酒杯銷黃燭梅萼動春風共話新年事欣聞五穀豐

銅雀臺

我遊漳水上不見魏王臺夾道蒼猿起巢林紫燕來羅衣飛蛺蝶碧瓦繡莓苔目斷西陵樹佳人安在哉

和伊人大堤作

曾到襄陽府殷勤說大堤山川雲夢北耆舊鹿門西艸綠習池淺花紅楚女齊梁家賓客散猶自唱銅鞮

送蕎來考功賜假歸蘇州

文學句吳彥清通吏部郎不隨干木署忽治澣衣裝飛蓋羣公羨輕舟八月凉溯流思宛在葭露日蒼蒼

其二

吳地能留客吳人好出遊山烟縈翠袖花岸隱紅樓一縷清歌慢三更片月浮夫君搖彩筆盡舸在中流

其三

婚嫁行將畢移家傍石湖卜隣君已許誓墓予非誣杵臼梁高士吹簫伍大夫試看留寓者得似昔人無

其四

具區五百里天鏡碧溶溶不盡山常在如環水自衝波光消落鴈雲氣會飛龍君到姑蘇日先登縹緲峰

送彭燕又司李汝寧

二十年來事依稀在眼中桐看徐榻獨舟羨李膺同對爾誇遊宦憐予似老翁力持清節去前輩有遺風

其二

莫辭燕市酒行見楚天霜然諾眞能踐馳驅健不妨杏山花信早汝水月光凉名士如循在殷勤問

子將

贈同年左子忠

忠毅高風在重將哲嗣看滄嶼先生謚忠毅子忠其季子也多君歌白雪慚我續幽蘭白下江潮落吳門秋月寒河山仍故國行路莫辭難

夾谷山

夾谷山平遠清陰出冷風文翬披宿莽白鶴淚晴空備武欽宣聖歸田是景公遙看華不注亦在暮雲中

春盡湖上作

此地猶南國山川最入情芳堤易春柳畫舫出歌聲夜月虛清影天風吹落英紅樓遙夢盡百鳥報三更

聞鴈

又有南來鴈哀鳴深夜聞更無相和伴知是已離羣啼盡當宵月飛殘何處雲年年傷我意孤散最憐君

歸燕

何處非離別今朝燕子歸秋風辭我去春艸待君飛已恨江關遠還憐儔侶稀向爲鐵羽客相送自依依

無題

高臥芙蓉院楊鞭柳葉橋有人來夜夜無夢自朝朝銀燭調朱瑟春衫弄紫簫還持楚王意不負可憐宵

偉南郊居詩以問之

又是陽春月憐君愁掩關番楊堪作伴高岸可當山慷慨魚龍側蕭條花葉間便成真隱士何處更追攀

贈陳山人路若

萬里客京華三年不問家亂餘生白髮醉裏惜春花郢曲人爭和長楊爾足誇近聞道百粤雲海莫生嗟 路若乃東粤人

口號贈米吉士

十載聞名字相逢即故人共邀燕市月漫說鳳城春美酒客同醉清才詩獨新不妨來飲叚共爾訪

沉淪

玉泉

玉泉山下水幾曲到宮城沙帶春氷潤波搖旭日晴風花天際落車馬鏡中行不見蛟龍影涓涓長自清

國子監石鼓

昔作成周石今爲太學碑史籀番大筆小雅見全詩遂覺三王遠翻憐九鼎移莫愁零落盡文在托宣尼

都門送同年周宿來之大名

出都仍是客旅舍治輕裝三月桃花落千山木葉
蒼黄雲逸上谷白馬過清漳憐我棲遲久知君憶
故鄉

其二

燕山一揮手千里到黄河芳艸隨春盡空郊有客
過晉餘沙麓在禹跡大伾多訪古能相憶臨風起
嘯歌

春望

朔氣東郊盡依依春物來日華晴艸木雲影澹樓
臺北海雙鴟去南天旅鴈回更看蒼霧外山色似
龍堆

其二

玉河楊柳樹翠色照皇城佳氣雲中見和風花上
生香車金犢穩錦帶玉驄輕惟有江南子偏含故
國情

贈王敬哉先生

不免蒼生起終爲上國華坐看温室樹靜貴玉堂
花鳳彩輝青簡天書麗紫霞殊方如借問家世貴
琅琊

其二（長公脊庭與余同籍發第時擬國史院庶吉士與先生同官謝感事云）

令子圭璋器翩翩丹鳳雛石渠傳舊學金馬習庭
趨萬石推名德玄成本世儒清襟一相照寧不愧
吹竽

初夏喜尚木二兄歸

惟有柴桑是誰知彭澤非臨河應發歎登坂豈忘
歸貴檻紅蘭滿芳塘紫燕飛異時風景在同着老

萊衣

懷玉叔宗兄于蕪湖

相送如今日離愁復暮春素書傳冀北遠夢到江
濱歲改鶯花變人遊棣萼親遙知薄宦懶名自歎
風塵

其二

百里鳩茲邑千年采石磯蕪城明碧瓦江月澹朱
扉古穴潛蛟舞殘春歸鴈稀青山仍有宅轉憶謝
玄暉

喜雨

霏霏明客眼浥浥動春光綠樹寒初沐穠花潤曉粧葳蕤餘殘醉盡窓外好風長若問西山色今朝轉鬱蒼

暮春齋庭招飲報國寺海棠下同聖一識之

分得先字

古寺開佳讌名花媚楚天客來啼鳥後春去落花先浸對紅顏坐空隨碧艸眠東風千里急歸騎莫翩翩

行經西内

依然西苑地躍馬漫幽尋錦石秋雲冷金塘水日沈芰河浮亂葉桃柳結清陰極目烟光外淒其弔古心

其二

遼后洗粧樓宮花幾度愁綠波搖翠鈿香絮撲簾鉤臺廢狐狸宅池空菡萏秋至今遺水殿寂寞繫龍舟

其三

明室開新殿猶聞宣德年御橋春婉轉宮月夜嬋娟收釣蒼龍喜穿花白鶴鮮金鰲亭上立日暮起寒烟

其四

漫作昆明象遙同玄武形新蒲縈雀舫古木掛龍旌翠借西山色波分太液清渺然五湖思如聽櫂歌聲

青龍橋暮眺　橋在功德寺前去玉泉山半里清溪繞田宛然江南風景也

廢寺寒喬木湍流散夕陽半輪秋月裏一帶水雲

長竹葉含風冷荷花濕露香度橋尋宿處燈影照山房

初夏雜感

一春常積雨入夏得清陰隱几看喬木虛尊泛素琴雲連金闕動水漲玉泉深一自繁花盡徘徊直至今

其二

城南幽賞處綠葉陰清渠晴日天壇麗薰風古殿虛紅粧嬌細馬錦袖躍文魚却問青門叟瓜園近

已墟

其三

長安艸初綠節已到朱明漸漸歌新麥飄飄歎落英鳴鸛藏樹孫乳燕出巢輕此日江南路烟波一棹生

其四

晴雲低不度天末見西山客子遙相憶番愓坐可攀彩虹臨水斷丹鳥照人閑歸共劉伶醉明朝且閉關

張鞠存請假南歸顧見山畫仙舟畫錦圖以贈之繫以二律屬和原韻

春水御溝平春雲出帝城離觴花下醉歸棹柳邊晴鄉國疑星使朝端望月卿江湖生遠思金鼎夢調羹

其二

畫出江南路雲山絕可憐筆誇虎頭妙觀着季鷹先驛樹蒼蒼雨春帆面面烟秋今歸興切撫卷更悽然

卷之七終

林屋詩稿卷之八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羹　較字

五言律詩

季秋行役雜興

江渚朔風鳴秋濤日暮生微霜寒月色孤客獨宵征木落淮陰郡雲浮鄒子城中央嗟宛在千里泝流行

其二

大河東到海旦夕起鳴雷斷岸黃龍去寒沙白鷺來行人風下拜畫角浪前催銀漢如相屬中天瀉、、杯

其三

呂梁窮可涉過泝遶蕭徐秋水河淮合空郊楚漢餘飛濤天外轉清露月中虛南望關山遠何當慰倚閭

其四

豐沛存遺堞彭城亦可哀草失黃石覇歌歇大風臺水易遲遲出秋帆落落開不知遊子意漫向白雲迴

其五

清湖當嶧口流照寫山林齊魯分雲物龜蒙接岱陰荒城秋草淨遠水落霞深疑是江南路因爲故國吟

其六

客子無人問孤舟到岸稀津梁疲故道霜露變征

衣濟水西流急秋鴈南向飛獨當幽朔去心賞日相違

其七

五更清角斷十里曉霜濃古岸秋槐落荒山蔓草封鄒滕傳廟祀汶泗漫朝宗野火侵寒色依稀似夕烽

其八

畫舫月中行燈帆水上明斷雲飛魯殿疎木照任城壯士歌遺曲羈人歎北征如何南去鴈中夜亦悲鳴

其九

南旺分流處蒼茫動客思帆檣侵鳥翼簫鼓入龍祠斷驛飛沙冷空洲落日遲放舟逢少伯莫問我何之

其十

千樹白楊秋聊城古戍樓仲連臺炎炎鳴犢水悠悠斜月臨孤障寒星泛急流鐘聲何處寺投晚送扁舟

其十一

裘馬經時敝樓船寄客開朔風來易水秋色到燕山遠夢三千里題名百二關無勞吏人問不作棄繻還

其十二

是處皆吾土辭家亦壯遊陽烏常負日垂柳不勝秋水向津門轉山迴碣石收蒼蒼雲樹外何處是皇州

其十三

天津城外樹一半似吳閶亂水鳴沙白輕帆落照黃旌旗搖細柳風雨壯漁陽莫問燕南路悲歌已渺茫

舟次九日

篙楫中流渡登高令節催暮雲連鉅野秋水落魚臺月白沙河冷風清鼓角哀遙知故園菊今日漫花開

登香山來青軒

不盡西山意來青軒上看翠微雲外接秋色樹中

尋遠水鳴花深幽禽步石壇宸遊嗟往代遺墨未曾乾 來青軒明神宗御書也

入洪光寺栢徑

折折尋高寺層層有栢枝翠凝秋服冷香散晚風遲山靄遙看處斜陽獨坐時忽聞清磬發心賞白雲期

碧雲寺

樓臺規大內金碧訪諸天祇樹藏珠閣蒼龍吐玉泉池涵上方月山接五陵烟石榔諸中貴荊榛亦可憐

臥佛寺

不見金銀色遙憐風澗聲幽篁斜日澹紅樹半山明玉殿塵香榻仙雲散化城獨留高臥處寂寂示無生

御溝柳 剪伐之後猶有存者漫爲賦詩

二月好風初輕冰散綠渠波光春淡淡柳色日疎疎翠葉留宮燕青陰聚玉魚未能辭剪伐雲水自清虛

其二

莫問何年種依依尚御溝還遮漢宮殿故拂鳳城樓疎影十圍古長眉一帶愁江陵司馬在淸淚自然流

重題張切量古劍

可憐千歲後還得萬金名色照蒼苔古光隨碧月生奉環嬌玉女開匣走山精寄語張公子延津莫漫行

十月

十月地猶煖黃花寒更香半庭秋色在萬里白雲鄉星斗沉飛鴈城樓拂曉霜那堪投歲暮終日對餘芳

經富春嚴陵瀨

一水源三郡千崖擁二臺前賢垂釣處嗟予放舟來烟雨春江合雲山鳥道開當時漢光武竟使客星迴

夏日于役延津作

容路聞趨趨薰風奈爾何峯帷嘶皷覓問俗喜絃

歌海國淡流急山城宿霧多空潭有龍劍終日對清波

舟中同范張二子

扁舟凌萬石急浪湧千崖鳥去孤雲遠山明落日佳野花紅水驛春氣綠天涯身世成飄泊虛將國士偕

樹

閩樹四時綠參差官道傍含風生遠籟得日自春光丘壑千年色蛟龍一氣藏行人休息處舟楫詎能忘

下灘

孤舟下石灘豐槳出雲端浪影分花落濤聲濺雪寒亂山皆曲向飛渡怯廻看千里無諸國天南自鬱盤

平遠臺邀諸公飲酒

衮衮折腰吏亭亭百尺臺天風危落石斜日醉銜杯萬井烟花動三山城郭開憑高欲何望春色武夷來

畏人

薄宦何嘗快婆娑更畏人臨流思濯足著岸憶垂綸水面提提鳥山蹊宛宛春東風舞蘋末歸與一時真

夢夏陳兩公

姬公不可見夫子歎吾衰却喜泉臺下能將旅夢隨十年寢門淚千古峴山悲歌泣須臾事浮生漫爾為

寄王勝時

昔負青蠅謗多君白璧看無言得桃李入室共芝蘭烟艇春波遠山齋夜月寒還思中散曲曾與孝尼彈勝時見知于臥子故有孝尼之歎

寄陳予威

養生還善病垂釣歎無魚服食仙人誤風雲國士疎芙蓉生楚澤麋鹿散吳墟莫問商山老吾將守敝廬

杜鵑花

四月餘春在山花日下明豔陽芳艸意蕭瑟旅人情島向朱顏舞溪迴錦浪生那堪青嶂外實有杜鵑鳴

送處中

涼風一相送歸去五湖陰村舍溪流外柴門返照深秋晚紅藥發天高白鴈吟菜衣北堂下真慰倚閭心

夜入將樂

拙宦無如我長途更累人回風悲日暮積雨落山春灘漲魚龍喜燈光魑魅嗔更憐城郭內永夜見青燐

歸化道中

薄宦百蠻地日爲千里行遠天分嶺出亂水入溪鳴石鏽披青錦雲開捲素旌沉吟楚臣賦含睇問山精

過玉華洞阻雨

玉華傳勝地洞口絕風塵石室藏飛走山根宅鬼神夜添三尺雨日斷九天春容有桃源與悵然思避秦

白蓮驛戰場宿

百里戰場空千山野燒紅旌旗橫落月笳鼓咽悲風斗柄亢臨北溪流逆向東窮途如阮籍能不歎英雄

黃檗寺

百里青苔路千年開士家寒山鳴玉磬空澗落梅花塔影雲中直松陰月上斜如聞傳五葉莫惜問三車

重經白蓮驛

日日悲岐路時時宿戰場游軍行負甲病馬臥街
韉斷續江雲白參差海日黃飄搖豺虎地漫數一
身强

同將欒宗令丈石游玉華洞

古洞凌風入幽谿帶雨來翠虬穿碧井玉女坐氷
臺扣石聞天鼓懸燈照劫灰雲光傳一點秋夜月
輪廻

其二

我因彭澤宰得入武陵源春水寧辭渡桃花自有

村萬年留石髓百丈接天門共飽青精飯丹砂向
爾論

殘雨

宿霧收殘雨明溪渡水雲翠浮山色淨紅散日華
分餓虎相隨出哀猿獨立聞晴嵐如羽蓋疑擁武
夷君

虎

入市何辭縛在山恒苦饑寧隨大人獵莫作使君
威氣輿羣龍敵風行百獸稀將軍能射石當路莫

張機

入郡武

長途愁劍浦平路喜樵川樹滴金莖露波浮碧玉
天依山仍郡縣下瀨豈戈船默念閩王事溪風正
颯然

夜坐

叢竹涼風外悠然坐使君虛池光泛月水室夜通
雲山海交無盡星河逈自分一杯銷瘴氣晨夕頫
同羣

盤谷雜詩

丁亥秋先慈葬廢樓五楹以畀余値兵後
朽壞山積余因樹竹數十竿梧十餘本於
其背今八年矣竹幾及千梧盡盈把樸左
有數卷石依積壤而成蹊庭中如盤適友
人以董宗伯書盤谷二字見贈遂揭之
石前而繫以五言律十章

榛蕪將十載草木近三年身宿春城内人歸瘴海
邊曉鐘明夢發夜雨蓼莪篇此日看摩動慈烏絕

可憐

其二

不信麒麟閣寧知蘭艾分負鋤耘碧玉汲水注青雲嘉果當窓落幽禽隔樹聞只愁叢棘長天意欲燒焚

其三

當時先種竹今日漫成林亂石交塞影虛簾鎖翠陰拂雲千丈色臥壑十年心霜露天何速悲哉風木音

其四

宿昔封侯夢時時在酒泉飛觴明月下鵠伎落花前浮海桴曾借登山屐慢穿秖今成隔世廻首更茫然

其五

芳草亦云歇猶聞鶗鴂呼雲光搖遠岫水色媚新蒲禮慨三秋逆詩憐一字無自疑人世外別是有頑夫

其六

雨餘新樹綠風散落花紅靜處知時節羣生悉化工簾前飛海燕窓外斷江虹較量陰晴事村氓許我同

其七

卷石因名谷荒蹊亦號巖慚無古人意自作隱居看天棘搖春色風篁滴露寒有懷中夜起星斗宿闌干

其八

莫道從軍樂無稱王佐才草青歌舞地月白髑髏

灰燐火先秋冷霜淡入夜哀當時滅天子虛築雲臺

其九

虛閣臨青野人憐極望突城懸平楚外塔挂夕陽中雲物飛高鳥風光轉候歲悽然生遠思微月上疎桐

其十

薊北霜華早閩南瘴色多一身嗟萬里八載亦三過歸計悲殤弱餘生似葛蘿倚閭當日事嚙指痛

如何

白燕庵同諸子作

袁海叟先生有舍在東郊董宗伯題曰白燕庵今爲單猲庵讀書處余與諸公時往焉因題二律

白燕題詩處無端三百年空梁秋日麗古墓野花妍容話初明事農耕負郭田近時來往數不獨爲前賢

其二

前賢有遺跡閒士卜閒居柳色侵天去樓陰鎖月虛禽魚騎水竹花蝶媚琴書白燕詩名在清吟共此廬

初晴

一雨每十日三秋有數晴好風乾竹葉初日澹松城坐望雲峯落驚看礎潤生老農雖暫喜飲桃到天明

種竹

雨後新移竹清陰度女墻隔梢雲自遠墜粉月生涼幽徑遲嵇阮遙天想鳳凰不愁疎節改歲晚更蒼蒼

秋野

亦有晴明日能無野步人平山分九點芳草似三春露淨秋潭綠雲來朔鴈新暮潮高數尺何處不垂綸

其二

海燕歸何急池荷衰更香懸村斜日澹入水斷雲長白鳥晴無色青畦雨甚荒農夫可憐態仰面惜秋光

其三

年長先多病親亡悔遠遊素冠思古禮行國賦心憂慘澹芙蓉岸飄零杭稻秋空餘江海思臨水羨輕鷗

其四

錦樹孤村外青雲野渡中勞生皆物役散步許誰同高舉看賓鳥哀號有候蟲婆娑數衰柳生意任天風

和上木兄贈沈遺民處士

名士今高士遺民昔俊民歲時存漢臘風俗避秦人日出山河麗霜華橘柚新坐憐黄綺拙垂老作家臣

渉園觀梅得微字韻

座容莫辭歸園梅花未稀清池涵霽雪幽徑落春暉玉照侵雲遠寒香入夢微夜深隨月色一一向綺窗飛

秋郊獨步遠渉林麓

平野多秋色淸陰不易逢荒林棲鳥雀流水澹芙蓉返照横千里人烟隔幾重窮途眞欲返誰復蹈吾蹤

其二

城郭不知遠世途聊自分野農驚過客飛雀噪孤墳獨坐憐芳草還家隨白雲此中成皓首何處説離羣

其三

我家阡陌外歸去自閒閒白日斜村樹黄雲暮遠山斷嵐遮客路流水隔人間磬折爾饒耻十年遲閉關

其四

深林曲徑遮谷口夕陽斜暮藹浮紅樹秋潮漾白沙枯樟藏灌莽漁火入蒹葭四顧無相識蒼茫獨到家

湖上即事

對湖斜日動秋色起南屏雲疊千重白峯圍三面青荷花迷錦石楊柳帶荒亭山外鐘聲到孤舟不

可聽

韜光寺禪院

碧山開古寺十里翠微深流水鳴松徑行人坐竹林樹頭江渺渺海上日沉沉便與風塵隔誰明初地心

夜宴張燕客山房

山館簾櫳靜風潭返照斜明星臨畫閣碧月炤丹霞石底寒流淨尊前翠燭華主人飛動意燕頷亦堪誇

登會稽臥龍山張氏園亭同舒章作

司馬南遊處園亭攬勝初白雲連翠岫落日漾清渠錦石霜華濕空巖木葉疎千年勾踐地登眺欲躊躇

會稽雜詩

壯歲逢搖落南行到會稽秋帆鑑湖曲芳草若耶溪樹裏明流合雲中翠嶺齊登臨愁北望氷雪更淒淒

其二

勾踐存遺廟陰崖苔蘚斑屋梁蒼鼠臥城堞白雲閒不見衣歸士空餘種葛山溪風時一嘯想像破吳還

其三

子眞吳郡卒梅墅越郊存盤澗悲宗國風塵隔市門近山皆結圃亂水各通源試作歸歟歎高賢爾自論

其四

苧蘿山不遠浣浦在江干錦襪穿幽渚紅顏照碧瀾輕雲波上動芳樹月中寒未入吳宮裏蛾眉此處看

其五

重重流水白曲曲鑑湖明夾岸山雲度平沙春艸生霏烟迷極浦積翠滿寒城徵月臨孤棹迢遙故國情

其六

聞道雲門寺烟霞百里長鐘聲青嶂遠燈火碧窓涼萬樹懸星斗千峯背夕陽天台接餘藹極目但蒼蒼

其七

居人傳禹穴古廟已蕭條日落蒼崖冷風迴錦樹搖秘圖金玉簡聖德鬼神朝千祀祠官奏蜿龍或可招

其八

悲歌樵山上木落蠡城秋萬井人烟動孤臺麋鹿遊風霜勾踐廟烟雨大夫舟惟有三江水滔滔起暮愁

其九

右軍如可作無復舊蘭亭廢井沉明月寒山帶碧星殂觴人復醉上巳艸還青百鳥鳴春野羈懷不忍聽

其十

秋色高秦望寒雲澹若耶明潭飛百尺丹嶂抱千家策杖看山鳥扁舟弄石華十年不稱意莫惜滯天涯

寒月

月夜碧雲輕天寒光更清那知臨玉闕空自隔層城霜重松林白風微宿鳥驚關山堪一望何處不分明

風雨 崇禎庚辰年作

風雨日蕭森端居愁自深關山迷北望烽火漸南侵金甲元戎決龍衣王子沉惟聞哀痛詔獨係九重心

其二

風塵天下滿消息一時難淮泗黄沙暗瀟湘白日寒朝廷猶北極節鎮盡南冠草木傳兵氣漁樵豈遂安

秋思

飛鴈青雲外哀鳴驚妾心長天空萬里明月斷秋陰漢將分營徙天驕火獵深十年遼海別永夜泣清砧

春雪送客

同雲千里合何處豔陽天積素幽宵白飛花落樹妍牛羊樓土阪烏雀噪原田辛苦江南客猶開訪戴船

贈楊爾韓

七尺紫騮奔江河馳片言世途知予拙吾道托君存春酒時移酌山花日滿門三千來去客珍重說平原

舟行早起

曉星明似月白露澹如霜思婦驚殘夢游人憶故鄉弄風螢點點浮水樹蒼蒼日出黄雲動翻悲秋夜長

送臥子北上赴選

三月百花明送君千里行黃河春水漲岱嶽海雲輕仗劍清尊盡高歌班馬鳴起家年及壯人識棄繻生

其二

壯心東海客策馬入長安天闕高風動西山春霧寒舊遊誇上苑新築有桑乾時築新城于蘆溝橋君是雲臺客無辭行路難

揚州 甲申年作

分茅仍撐地降盜盡爲兵佳麗揚州郡悠揚帥府旌馬騎垂柳邑人浴大江清隊隊關酉語黃昏滿舊城

其二

大禹分天地維揚自一州海門秋樹遠江水碧雲流郡國通吳楚星辰直斗牛興時曾割據王氣未全收

其三

隋帝遺宮盡荒立落日殘玉鈎香粉澹碧甃暮螢乾已作興亡歎仍從離亂看邗溝流水在芳艸至今寒

其四

乍得將軍令高城躍馬過立營懸大纛戲舍擁琱戈白羽催飛鞚紅顏學細歌可憐南渡客中夜說風波

過利根師蘭若

萬里浮杯客五湖春水中天花飛白日玉磬動清風行路荒苔碧虛堂落焰紅吾生方大夢何處問

真空

野哭 五月初一日聞三月十九事越數日始得南都詔書臣民哭臨哉除而作

上帝真如夢生民盡可憐猶聞呼聖主誰與訴蒼天野火燒金屋京城將破時鞏駙馬家自焚忠魂赴玉泉金比部鉉赴玉泉死侍臣無復見何處問幽燕

其二

白日依然照青天亦自高幾人隨蜀魄無地泣烏號玉殿生春草龍池長碧蒿關山仍不改易水更滔滔

其三

萬年開土宇一夕失金湯不死嗟羣貴同仇慕國殤鄂湖虛涿鹿竹淚斷瀟湘（時中宮從縊）改葬知何日西山自鬱蒼

南京宮樹

宮樹自成行高枝出苑墻龍旗一夕捲翠葢萬年長夭矯凌雙闕青蔥隱建章鍾山通御氣朝夕鬱蒼蒼

題錢閣學宅後垂柳（此柳爲我郡第一稱錢者志其地也）

十丈碧絲垂三春欲暮時舞腰臨畫閣弄影炤清池花白因風起稍青送月移香車侵晚去迴首見高枝

蒼鷹

掣臂蒼鷹去雲開四野空千盤翻落日一擊破長風鳥亂荒林外人呼大澤中俄看就絛鏃肉食爾何雄

團扇

班女攜團扇三秋長信宮羅衣浮皓月玉手弄清風不惜齊紈裂深知刀尺工更圖乘鳳女想像碧雲中

皐伯通橋

五噫辭漢國慷慨不成彝却得伯通問還垂高士名石橋存古道遺杵見交情寂寞要離墓猶堪托友生

客吳門有感

泰伯文身地山川尚鬱盤梁鴻無杵臼優孟有衣冠（時亂僕於橫塘）鄉國嗟行役秋風憶故歡酒闌悲畫角遙夜落星寒

林屋詩稿卷之八終

林屋詩稿卷之九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燚 較字

七言律詩

丙申八月望日早朝太和殿即事 時乾清宮告成荷蘭國土魯番等國入貢

翠華新御未央宮九譯梯航拜舞同馴雉來庭滄海近飛車底貢玉門通萬年枝映扶桑日五色旗

搖閶闔風開道白茅開特室如移綵仗入崆峒

其二

銀河斜拂禁城西宮箭初傳冠佩齊香露九天飛月桂仙雲五夜唱金鷄甘泉舊獻詞臣賦阿閣新來鳳鳥棲班退履聲趨右掖競將風俗問雕題

潘山人至自遼左得季給諫消息

短褐麻鞋塞外來霜風颯颯動燕臺山人白首歸無恙給諫丹心老未灰遼海蒼茫鵰影渡秋天空濶鴈飛回今年鐵嶺城頭月還照孤臣獨舉杯

其二

憶君中秘讀書時送我閩行嘆別離豈意故人回瘴海翻憐遷客望京師錦機少婦三秋夢鳩杖衰親萬里思　聖孝自天弘錫類金鷄消息莫嫌遲

薊門雜詠

燕雲秋老鳳城寒宣武門前馬上看地塞盧龍廻左輔天開恒岳繞長安飛沙自擁黄河道古木常存赤社壇八百年來占王氣當時創業盡艱難

其二

西山煙樹淨蒼蒼十里風泉爽氣凉木末蓮峯懸寶座天邊柳色映宮墻片雲度嶺邀青鶻落月穿林走白狼獨負孤筇尋宿處羅衣拂盡寺門霜

其三

燕南趙北兩崎嶇讀史空悲樂毅書葬地秖今成劇邑良鄉縣古墳常自對清渠琉璃河行人灑泣千年後野火頻燒百戰餘更去無終山下望昭王陵廟亦丘墟

其四

重擕襆被客京華常爲窮經早散衙十載官遊生素髮五更鄉夢斷清笳徘徊燕市悲歌地寂寞田光處士家迴憶臂鷹調馬日每逢休沐去看花

其五

去年講武儼長楊叨奉丹符玉輦傍天馬直空南海子龍旗偏照古沙場星搖燈火聯行殿風動弓刀出帳房還向晾鷹臺上飲醉看霜月滿漁陽

其六

燕子飛來識石頭果然宮甲下雲州親驅魚服歸

滇海自着龍衣祭白溝還閱盡從三護衛策勳先拜五諸侯當時筆屋今何處惟有城南舊酒樓

祭中丞重修滕王閣賦紀

朱欄碧柱倚晴空新閣重看地勢雄帝子夢遊梁苑在撫軍清嘯庾樓同煙波蕩漾紗窗外城廓参差畫檻中今古可憐吟眺處西山雲日贑江風

遣興

遣興還能咏舊遊會稽曾爲故人留清江歷歷西施石碧海茫茫范蠡舟山閣雲開紅袖倚春城雨歌白波流越王臺下題詩罷醉臥元龍百尺樓在越寓陝于署中

其二

猶憶先朝客舊京坐憐宮樹接臺城畫船雲外鶯笙遠水檻風來花簟清桃葉渡頭人欲醉秦淮河上月初生當時亦有新亭淚二十年前故國情

其三

酒人詞客漫相從策杖同登縹緲峯詩轉風雷馳白馬山沉煙雨臥蒼龍子胥廟在江猶怒大禹書

傳屋自封一葉秋帆歸有日重看七十二芙蓉

其四

臥遊應夢武夷君閩嶠風嵐實飽聞手攬金鰲峯上月身乘白鶴嶺頭雲荔枝初熟晶盤薦茉莉新開玉爪分風景適憐今昔異樓船空憶舊將軍

聞　上再命寫金少傅像

天真重教畫師圖再貌麒麟　主眷深臺上風雲雙霧靄殿前松栢獨森森聖人久信旁求夢多士同瞻報國心莫憶五湖煙水濶繪圖不是寫黃金

喜蔫菴入省

景山宮闕水晶寒　天子宵衣命諫官芝秀自生三殿邑鳳鳴常徹五雲端南陽已重爭衣節左掖無辭折檻難試立六垣相望處亭亭松栢與君看

王院學病起

元公勿藥近何如旦晚光輝睽玉除芝草千年雲毋邑松枝百尺歲寒餘朝端喜聽尚書履道上欣看丞相車留得渭川風度在皤皤黃髮進丹書

送李留齋僉憲治兵岳州

經年旅食滯京華一日扁舟楚水涯湘浦夜深聞錦瑟澧江春暮採蘭花城樓縹緲懸旌直湖草蒼茫落鴈斜若問章臺辭賦客快哉風起亦堪誇

哭李慶餘少司寇

入朝冠劍漫成行苦憶談兵老侍郎蜀道夢寬惟轉戰楚天蹤跡類投荒清班賴爾生顏色法吏從人笑木強知有手封遺疏在史魚身後更堪傷

酒次送沈雲賓縣尉

小時賓客老如初對我啣杯一載餘北地草枯談射虎西歸風發咏烹魚紅顏欲乞仙人藥白髮愁迎長者車不向灞陵亭下醉藍田飛將莫躊躇

春夜同納言王公宿道院詰朝陪祭帝王廟

酬納言作

道院齋居襆被同夜深燈火石龕紅戰場歷數皆身到故國堪悲入夢中月轉空梁看宿燕風開虛牖仰歸鴻出門莫辨山河邑百代垂衣祇一宮

其二 丁酉余為太常卿故有結句

碧草春生古廟隅歲時還見百寮趨九天笙鳳雲

旗遠五夜星辰玉殿孤俎豆直看陪后稷簫韶真擬對唐虞滌牲洗壁為君說昔日祠官是老儒

豐臺看芍藥歸酌故祖將軍園亭和田髯淵作

長安花戶滿豐臺百畝縱橫芍藥開日炙紫煙縈蝶舞風搖紅影向人迴山雲飛靄停車蓋春物餘妍照酒杯更欲移樽尋勝地玉鞭無那鳥聲催

其二

流連風物鳳城西祖氏園林駐馬蹄綠水飛花飄

萬點紅粧搗練拂雙題荒亭宛轉危橋渡大樹蕭
條獨鳥棲手把將離愁日暮不堪芳草更淒淒附鄒淵將南歸

戊戌五月朔歸自禮部有感

填填伐鼓救陽宗祝史陳詞卿士從孟水光浮烏
影滄鉦香煙遶栢陰濃不聞鳴鳥歌夷鳳豈信批
鱗學豢龍人事莫愁三合遶天邊仍喜五雲重

答袁山侍御

驅車躍馬復何求十二年來頗倦遊拙宦共誇三

品俸題詩先問五湖舟花紅衣繡君當晝風絲綵
尊我及秋不負歸期須痛飲莫登峯下有糟丘

洪光寺

六月西山坐翠微日蒸香佰霧霏霏前朝寺古金
銀落出塞風高草木稀流水玄蟬分遠籟片雲孤
鳥共晴飛空林晚透涼風色返照侵入薜荔衣

香山寺

嵯峨山寺俯神京臺殿虛疑浩刧成鳥道浮空軒
面濶雲峯回掌石根平天邊日月光龍塞林外風
花雨化城金磬不鳴僧侶散與君杖策聽松聲

和鄒淵香山寺對月作

石盤折折栢層層遶月幽人晚獨登天女自臨珠
鏡現素娥斜倚碧雲升哀湍韻答花宮磬虛谷光
寒石室燈明日清輝期四五相攜同坐玉壺氷

臥佛寺寺有兩娑羅樹乃西域植也

雙樹西來本鬱葱七重現影化人宮琉璃臺殿諸
天雨翡翠山河浩刧風好鳥坐吟花影靜流泉飛
寫竹陰空同遊盡說津梁苦欲證無生高臥中

碧雲寺有感

西山迴合翠屏張忽湧珠宮出上方十地法雲浮
玉殿三天華蔓擁雕墻泉聲遶聽朱魚樂人語初
銷紫栢香迴憶舊時匡坐處竹林秋色更蒼蒼己丑遊此寺今戊戌重來樓臺如故而竹林剪矣爲之憮然

西山

爽氣西來動客心翠微高處共幽尋峯圍燕晉青
雲冷嶺隔華夷白日陰竹篠暮藏山鬼笈藥花香
發候蟲吟中宵北望星河近恒嶽蒼寒鳥道深

山閣雨望

疋練飛雲山接天蕭蕭急雨遍秋田凉生華屋忘消渴風動危樓起晝眠石澗卧龍翻白雪雕梁玉女坐清煙晚晴忽睽疎簾外散髮狂夫出聽泉

戊戌夏重游西山碧雲寺樓宿兼旬將歸悵然題壁屬同遊二子和之

雲松深處夢蕭然謾憶重遊已十年石虎不驚飛將獵秋爪空熱故侯田先朝御墨仍無恙中貴荒丘亦可憐長乞風光留此地吾歸真得卧林泉

自西山歸經明景泰陵

離離禾黍禁城西景泰遺陵傍水隈天壽山頭佳氣遠黑龍潭口斷雲低玉衣彷彿埋幽草銀海虛無瀉碧溪更憶錢塘春雨夜于公墳上子規啼

雨中過玉泉

柳陰慘慘黑雲生驟雨飄風燕雀驚何意翠微巖上客却來碧玉澗中行流煙拂地山無色行潦衝湖瀑有聲悵望西堤荷芰亂小魚撥刺大魚喁

舟中和思齡納言作

夔龍交讓　王思深攜我同行返舊林冀北雲沙催容騎淮南霜木老秋陰尋師莫厭名山遠憂國寧無魏闕心却憶去年寒月夜與君秉燭話投簪

其二

吾生結髮學爲儒九葉清門七尺軀梁燕依人巢咫尺海鷗隨客舞須臾自憐獨處淹三載深愧羣公餞九衢如此歸來真是倖好從君子入枌榆

其三

鱸魚秋美薦蓴此去江風捲釣綸宰相久應知

客病　玉音親許作詩人（昔庭學士言上在瀛臺親數當代詩人徵輿與焉）塵迷西市憐朝貴雲暗東關弔逐臣蕉鹿夢銷無一事興來吟徹五湖春

其四

竹簾花簟曉風清秋雨蕭蕭入五更酒醒忽驚殘暑退夢餘先覺布帆輕滄波掩睽天津樹雲靄蒼茫渤海城煙水無涯偏有伴憐舟常對兩先生（時饒都諫同行）

天津

放船真得似飄蓬夜出天津曉掛風萬里雲檣秋水白九州玉粒海潮紅茫茫禹迹滹沱北渺渺仙山碣石東欲釣吞舟終不見漁竿千尺老任公

弟淵與余同歸仍作詩見贈酬之

暮春言別爾依依待得秋風伴我歸常對長卿憐病渴還從季女賦朝饑風催簫鼓隣舟近月落人煙村樹稀自是潞河秋水濶滄波無那白鷗飛

經武城 平原君邑也

蕭條古邑衛河邊雨歇荒城隔野煙秋燕故巢臨

水樹陽鯿偏躍泝流船雲光入夜天逾淨露暁横空斗自懸莫是平原歌舞處當時公子最翩翩

次東昌水驛

聊城秋樹老婆娑繫馬維舟幾度過齊魏山河成古道元明輪輓自新河郊陰廢圃餘青柳驛口華坊淝白波 郊北朱相國圃廢矣 衰病不堪頻悵望仲連臺下水雲多

舟夜同諸公對月

歸客聯舟坐晩風河西纖月下秋空共看一點烟波外曾照三年京國中蘆荻雲深開雁陣芙蓉露冷滴鮫宮何人今夜偏惆悵金屋羅衣玉帳弓

次濟寧河督朱大司馬招思齡納言型萬都諫與余同集古南池

會通河上尚書期冠蓋登臨亦不遲古堞柳煙空水色涼亭荷露入秋思千年更酌任城酒八月重吟杜甫詩笳鼓半停人不飽若爲家國淚南池 時朱公起使有戚容

同諸子登濟寧太白酒樓

何當風利泊歸舟百尺懸梯亦壯遊雲裏泰山堪北望窓前濟水自西流當時醉客憐詞客此地城樓竟酒樓俯覷南池賞同調蒲荒八月少陵秋

● 耐牢坡曉起看荷花

耐牢坡上月波殘曉色芙蓉百里看煙鏡乍開紅粉重露珠初瀉玉腮寒無言空對鴛鴦浦顧影愁飄翡翠灘汝有遠香風不借却令歸客更憑欄

韓庄新堤覩日落至月出同諸公痛飲

魯南淮北秋水多千頃萬頃湖夾河赤烏退飛送

斜景蒼山倒掛沉清波西堤琉璃浴罘罳東岸水
晶嬌素娥二雁苦爲群動出百杯其奈諸公何

奉酬思齡納言維揚贈別作

河淮秋水合爲雲月白揚州路不分已到家鄉仍
送客能同出處重期君孤帆濺雪侵龍臥野火流
星入鴈群遙憶懷人佳興發金庭叢桂落紛紛

登金山

蜀江天半楚江遙萬里驚看片石邀秋色平分山
岸潤晴瀾廻寫寺樓搖靈妃瑟斷西來雨龍子珠

生北上潮何處牙檣吹畫角海門煙樹日蕭蕭時海門有警

贈王印周水部

太僕清嚴我所師元孫玉立在彤墀令祖冏卿念止先生余所及交也大夫白雲蘭臺賦水部梅花官閣詩總角交
看千古在同朝心到十年知始興盛事真無限淮
水長流似往時

吳門張蘿菴先生年八十作詩自壽寄予索
和予讀其詩凡張氏高年故事俱已引用
惟少丞相蒼爲補及之

君家丞相有前模百歲年華八尺軀歷曆書傳文
兩漢老人星久降三吳婆娑鬢髮同禪客指點旌
旗似畫圖杖國杖朝非吾事山行原自不須扶

朱都諫蒿庵作桐月詩和韻

吳宮一葉動新秋待與姮娥拂玉鈎碧影深時丹
鳳立綠陰空處白雲浮光生湛露明金井照出高
岡映畫樓百尺無枝君莫問爲琴爲瑟總離愁

佘山有陳徵君神清之室久易主矣近諸子

乩一役以祠徵君且題詩志感同里諸公
屬予和之

神清室外月淒清二十年來莫草生祭社忽尋耆
舊里題詩深見故人情山多叢桂堪招隱水有秋
蓴可薦羹我築五君祠未久應聞兩地鶴歸聲予作五君祠徵君在焉

和太宰魏公哭楊猶龍先生作

廿載詞壇迥出群八年遷客竟無聞共傳賈誼長
沙賦絕勝相如封禪文官拙鳳池鸞絲筆夢違飲

閣冷青雲楊以翰學左遷蜀𨂍子期聞笛悲何限知有山公不負君

余送臥子至南都遇吳次尾作詩見贈并問舒章于錢塘賦此酬之

送客離家苦問津又逢京洛倦游人十年褭馬同知己萬里江山是比隣柳暗秦淮深碧浪花飛殿閣起香塵此時高臥錢塘客獨對啼鶯傷暮春

贈閩撫沈少司馬

閩島樓船百道催捷書驛奏未央開論功新隸金吾衛遷秩還兼御史臺山隱鬱葱銷瘴癘海清波浪近蓬萊請看紫極星辰象上將光芒接上台

贈李黃門䂮軒先生

白門亦是舊長安肇道威儀借漢官天闕晴雲清漏曉御堤春草玉珂寒署聯紫禁蘭臺重奉表金函內殿看抗論獨廻明主意一時遺直盡彈冠

奉贈督漕侍御吳公

漢主臨軒擢繡衣護漕使者出皇畿乍看淮泗樓船動已見黃河春水歸萬里量沙玄玉版千帆轉岸碧雲旂從教發卒穿龍首廟筭應知海運非

奉獻大中丞張公時公以應撫遷治河道

帝簡才能治大河舊京父老擁鳴珂三吳苗黍懷陰雨萬國牙檣穩白波龍馬呈文天籙重玄圭錫命禹功多漢廷自有宣防使聖主無勞瓠子歌

其二

崑崙一線轉星槎流到中原九曲斜昔向淇園尋茱竹今從少室問桃花時苦河竭公卿自護千金堰天子親祠萬里沙河伯翺翔騎玉鯉好迎節鉞上京華

上許霞城先生

當時直道忤平津廷論終推社稷臣白簡風霜千氣象金門松柏自嶙峋行吟澤畔思芳草垂釣滄州有角巾侍從十年恩不淺莫將黃髮臥江濱

上大中丞鄭公以越臬擢應撫

東南萬里頌先聲威望傳來滿舊京越嶠秋霜隨羽蓋吳閶春柳照懸旌水犀組練三江重笸籮樓船百道輕麟閣黃扉相待切暫爲豐鎬作長城

懷舒章

江南風雨日瀟瀟有客扁舟去路遙倚劍獨看天目樹開樽常對浙江潮切雲冠珮空飄泊白雪詩篇總寂寥吳越少年爭御李龍門紫氣自蕭條

懷臥子

春雲飛盡夏雲過客路悠悠意若何曉月半天高岱嶽夕陽千里見黃河漢庭對策才名舊燕市論交慷慨多北闕上書休痛哭異時前席未蹉跎

送張子篤還秦中兼省親于蜀道

知君久客淚沾裳疋馬何時到故鄉千里秦川春色早萬重蜀嶺白雲長難尋壟畝干戈後易訪庭闈官署傍此地鶯花曾一醉他年杯酒莫相忘

送慈人將水師南上

何生慷慨著綸巾猶是先朝抗疏臣蹈海自成天下士起兵還用故鄉人高旗落日明朱雀錦纜廻風帶綠蘋從此便宜專閫外沉舟一戰定三秦

諸將

詔書十月會秦師伏鉞中丞痛哭時風雨敵陵悲草木冰霜渭曲亂旌旗逃兵結隊彎弓去舊將嬰城躍馬遲寧武關前焚甲帳雲中消息竟誰知

其二

黃風北捲賊營多萬馬乘冰夜渡河大將牙旗奔泗水元戎金甲散滹沱地連豐沛分茅土兵到揚州曳綺羅舊命新恩皆未報莫將舟楫動江波

其三

聊城守將亦南來淮海清風畫角開建業自從新主命鳴鐃猶發故君哀移家莫問田橫國一旅空

登項籍臺司馬北巡旗鼓動急乘秋色上之萊

其四

北極星辰慘曙暉南朝胙土遍皇畿營臨泗水環江甸帳夾滁州鎖翠微殊錫通侯丹券重入朝司馬衮衣歸中興將相推公等夾輔吾皇駕六飛

其五

遠移邊帥助專征數載翺翔護宿名豺虎坐驕雲夢澤旌旗還照武昌城三軍金鼓長江動十隊紅妝漢水明却憶四藩同拜日先皇側席在燕京

雒陽

雒陽啓宇號名藩路馬旌旗叔父尊百代河山分玉版一朝烽火失朱門龍衣世子迎新詔鳳輦宮人泣舊恩廻首嵩高雲漠漠玉函笙鶴共招寃

古意

碧玉堂西紅粉樓樓中思婦憶凉州何當鴛枕三年夢散作龍城萬里愁秦地煙花明月夜胡天沙草白雲秋離魂不識金微路願逐交河水北流

有感

吳城花草冷煙霞士女時時鬬麗華拾翠每當三五夜擣衣不斷幾千家征人愁望西來騎羈客驚看北地沙未是太平歌舞日長安何處暮雲遮

郡東白燕菴者國初袁海叟先生故宅也今秋偕舒章讀書其中各爲賦詩

白燕才名衆所推飄零今昔自同悲來經故宇懷文藻欲向秋風問羽儀甲第百年無舊主騷人五畝有新祠與公異世還同調擬到山陽題墓碑

同舒章寄臥子

羨君帝里看花時裘馬翩翩逞妙辭白虎觀中饒奪席鳳凰城外又題詩鄴中同調才名易江左文人羽翼遲昔日別離曾痛飲至今酒後最相思

登報恩寺浮屠

高標天外削難成寶色玲瓏照鳳城風引長江秋色近雲聯雙闕日華明琉璃自染天花色金榜常懸帝子名開國規模原不易常教龍象守陪京

送包長明北上補部

江南三月柳絲長青翰凌雲指帝鄉仙杏重開高

上苑梧桐初發滿朝陽玉泉春漲宮池水西嶺雲通粉署堂天子先虛前席待好將清論奏明光

東塔寺上雲嶠禪師兼示其高足大龍

千秋少室一燈微萬里浮盃雙徑歸古殿珠幢開玉座踈林清磬振天衣葉超六度成無漏夢覺三生自息機七十餘年猶面壁何人斷臂學皈依

白鶴寺

相傳天女散青蓮白鵠啣花繞法筵古殿松杉開浩劫石房燈火自千年雲浮震澤秋林動雨過茗

溪落日懸過客不尋趺坐處遙聞清磬送流泉

吊安丘劉閣學

無官何故死長安猶教人將宰相看　先帝丹書休再讀中臺白簡不須彈夕陽亭下門人泣廣柳車前孺子寒試問漂陽西市日是誰含笑立朝端

贈杜子静 名鎮戊戌進士時官中書舍人

吳客欣逢上國賢談經子夏最便便論交燕市悲歌地屬和陽春作賦年宮柳三門搖綠筆懸花千樹憶朱絃 杜起家縣令 如君不愧金閨彥華省同看尺五天

林屋詩稿卷之九終

林屋詩稿卷之十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葵　較字

七言律詩

順昌山行和范樹鏷

重重鳥道向天分杳杳猿啼送客聞百丈飛流寒日月萬年幽壑自風雲夜行常叩蛟龍宅結伴空驚麋豕羣決計買舟隨少伯五湖春草共耕耘

渡黃崎江

忽到黃崎古渡頭覺旌漫引使君舟春波綠潤風帆濕石壁蒼寒水木幽夜雨入江龍護窟山雲近海蜃爲樓相將未是乘桴者欲向蒼茫問十洲

謁蔡忠惠祠和處中作得妃字

玉帶金魚服賜緋蔡公遺像有光輝橋垂千尺龍常臥門對三山鶴自歸雲散仙城移海市月生瑤島渡天妃黃塵碧浪何須問如此風流太守稀

入汀經明唐王戰沒處和樹鏷處中作

大兵入閩鄭芝龍迎降唐王自延奔汀將
由贛入楚爲追者所及戰死　朝廷不知
也明餘臣之在楚南者求之二三年不知
其死久矣故篇中有楚雲蒼梧等句

延津北上豫章通汀水南流不復東一片戰場明夜月萬山青草亂春風人間漫設屠龍技海外誰彎射日弓應有精靈隨杜宇年年啼血楚雲中

其二

當年二十四王孫虞叔遺封宛洛存鴻烈著書曾

下獄永嘉渡馬更南奔蒼梧玉輦空秋草閩粵樓船散海門猿鶴蟲沙無一在漫勞詞客賦招寃

酬韞退給諫

在長安韞退爲太常博士余爲秋官郎皆
閒曹也僦舍比鄰無日不相過從余出官
閩海得韞退札云每策馬至余舊舍馬輒
徘徊駐足因以長歌見寄讀之悽然聊酬
一律志感云爾

若爲知己滯幽燕僦舍居鄰豈偶然斗酒夜銷銀燭影庭花春覆藥欄前白雲詩句矜先達赤社祠臣賦往年中外升沉不相棄漫流佳詠入南天

蜀帝

蜀帝翻來閩地飛萬年客思語依稀空山無處呼號急野島爲臣禮數非血淚變天虛玉食寄巢深樹著烏衣錦江花落巫雲暗總有游魂何處歸

梨嶺和范樹鎮原韻

林巒相向疊危梯梨嶺平看閩嶠齊瀑布懸流溪雪冷浮山中斷海雲低重重芳樹縈車蓋片片仙

雲拂馬蹄遠望只愁春色盡東風吹過萬花西

其二戲傚元人

石磴斜通百丈梯遥天藹藹碧林齊雲中海市旌旗亂山下春城煙火低畦菜香留黃蝶翅野花嬌擁白牛蹄車前鼓吹鶯殘夢風日依稀似浙西

酬林安國

君家甲第舊連雲才藻如君更不群三泖波濤松閣冷九天風雨畫樓分經傳藜火看中壘書傚蘭亭說右軍此日重吟金谷序河陽賓客豈堪聞

無題

斜日簾鉤遠夢遲粧臺素手畫眉時碧紗袖底春紅酒銀燭花前小艷詩琥珀枕溫銷㬉玉芙蓉露洗透香脂丈圍此夜求凰曲彈向傷人總不知

途次占贈張處中

載得詩人即酒徒雲山終不恨窮途四愁風雅張平子九辯離騷宋大夫南國芳華常爛熳海天春色乍虛無當年早就三都賦立晏生時已不孤（處中詩學大成而咏子不及見益可傷也）

元亮自延平移鎮漳州寄詩爲別即用原韻奉酬

碧蕉丹荔紫蘭香才子何辭老瘴鄉劍浦有津神物去武夷無路幔亭荒榕陰積雨塞金甲鵬背踈風送海航萬里倦游還有伴直陪飛蓋入南漳

送友人入洛

諸公聯袂過江時我咏機雲入洛詩梁苑自飛千里雪漢宮無復萬年枝宓妃窈窕凌波遠河伯逍遙渡馬遲若向夷門求國士信陵虛左亦堪思

送尚木仲兄入都

十載棲遲嘉樹林徵書此日重南金先公剩有萊衣夢季弟深知捧檄心便殿雲霄開列仗掖門烟月自松陰當年仙侶重攜手醉裏同聽御苑砧

濯錦園觀荷花

閒來銷暑見荷花濯錦園中勝若耶青蓋故藏煙艇宿紅妝偏向畫橋斜半簾初日搖香影一曲明河洗露華別有滄池開絕境不妨秋水自蒹葭

子建伯氏因橋爲舫于七夕集同人賦詩漫

和一律

秋水盈盈鷁首開還疑飛觀接蓬萊坐憐鞭石秦皇拙漫憶浮槎漢使催銀漢虛無青雀去玉繩搖曳彩虹廻醉中却倚三珠樹好待天孫賜巧來（伯氏諸子皆有才藝）

和同年周立五懷陽羨別業作

千家花竹傍幽谿玉女潭東罨畫西幔捲春山紅雨足船橫秋水白雲低故人鷄黍時呼酒隣叟桑麻晚杖藜若使荊南蛟虎在孝侯雄劍亦堪攜

其二

同官同籍更同鄉出處無論鬢有霜入署每嗟喬木在歸鞍共愛晩風涼華亭谷口蓴絲美陽羡山中茗葉香垂老偏多遊子夢與君常到五湖旁

早春訪夏瑗公先生于村居在崑山之陰

十年卜築問山農婉孌崑岑對九峯幽徑竹深入不到芳湖草淺鵰相逢春雲偏覆空庭雪霽日先輝半嶺松莫問武陵溪口路柴桑尊酒且從容

乙未元旦集子壁齋和張洮侯作得稀字

條風拂拂霧霏霏河水流澌雪影微夜半蒼龍脚斗柄朝來紅日麗春衣椒花頌歲傳杯速絲筆題詩勵和稀心跡兩違人欲老借君高咏托餘輝

重遊高園和上木作

百尺芳湖晝日寒薔蘼曲曲對清淵朱鱗躍岸浮花影白鷺游空入鏡看樓外山雲移野樹簾前珠露滴湘蘭杖藜偏說重遊好黄鳥啼時雨色乾

陳太宰宅三月梅開命賦

東風百日滿長安誰寄花枝隴上難雨後半開雲外色月來仍作雪中看不妨遲暮留清影欲共陽春語歲寒此日衆芳無可並只應空谷問幽蘭

春暮移疾同年馮翰林孔博貽詩相問和韻酬之

薊門風雨更淒其却似江東花落時粉署郎官初引疾金閨學士漫題詩城南芳草生何晩山上輕雲散每遲此日同吟不同醉好風空在綠楊枝

其二

清時誰信拂衣難偃仰文園愧素餐自是齋居常

蔬食從教新沐厭彈冠遊絲縈遶春花落宿雨空濛素壁寒但得故交相問訊不妨長作杜門看

玉叔三兄招飲慈仁寺海棠下和王敬哉先生

飲酒花前集勝流遲遲春色梵宮幽香臺斜日紅顔醉錦幔微風綠樹愁手採芳華思故國眼看零落問重遊鳳城碧草如堪坐到處隨君躍紫騮

病起

病起行吟負短墻河堤春樹綠成行山雲時作宮

雲邑小草還隨芳草長雨過疎簾花落落風廻園扁月茫茫不須狗監空相問消渴文園只自傷

送李侍御督學蘇松

紫禁初飛一葉桐栢臺仙使躍青驄淮南霜樹明秋色吳苑繁花待好風李侍御淮揚簫市未須求伍相春歌猶可問梁鴻異時國士知何限縹緲高山不負公

寄贈金壇蔣楚珍先生兼賀虎臣年兄

沂水城南暘羽觴秪今冠劍藹餘光當年海內歌

麟鳳此日風前老驌驦禾黍關山辭楚越烟雲衣服返華陽玉晨仙觀凌秋色却望三峯轉鬱蒼丙戌冬見先生于沂

其二

哲嗣風流迥出群簪辭金闕到江濆蘭臺班管封秋月畫舸萊衣照水雲五絲山龍夏八俊一門叢鴈漢三君春明更結如琴嚮拜慶歸時草木熏時虎臣歸娶

吳侍御雪航至自南楚有贈

南楚風烟戰後新干城初見繡衣巡君山白媚嬋娟子湘水常經痛哭人今日漢廷眞御史異時狐史一孤臣歸朝漫作金臺客更躍青驄問隱淪

掩扉

司寇曹郎晝掩扉槐陰滿路過人稀放言不負狂奴態隱几時將蓉夢歸梁燕月明翻翠羽池蓮風起落紅衣清秋毎發登臨思坐對西山憶釆薇

秋夜鶴鳴餞秦谷曰此警露也同陳旻仙詩以咏之余亦和焉

天半垂珠露氣生空堦忽作九臯鳴風前欲唳華亭夢雲外應流滄海聲殘漏宵分思婦歎遠行秋色楚臣驚他年送爾青冥去莫憶人間此夜清

由臥佛寺至黑龍潭道中望明景陵及諸公主墓

竹葉離離柳葉飄行人爭說是江南堤前明水清銅鏡天際秋山碧玉簪廠女鳳簫吹别嶺禺湖龍影落空潭諸陵此日同烟草廻望千峯起久嵐景陵北有大師墓云是建文葬處

酬錢泰谷九日見懷之作是日予同楊訥銘
遊西山歸登高於萬壽寺藏經閣

快馬籃輿郭外輕秋山庭翠眼中生歸鞍好載黄
花色登閣重看九日晴喬木似人臨石澗片雲如
鳥度宫城憑高悔不攜君去處處同題傲吏名

敬哉先生席次同韻退奉常若侯給諫言及
往年亂離醉後有作

秋雲明翠照幽篁錦石寒花媚曲房衆客解衣還
促膝玉人燒燭更浮觴夜聞飛鴈啼邊月坐對悲

風話戰場二十年來烽火地諸公各自憶家鄉

其二

秋令尊酒共忘憂往日風塵各自愁二十年前龍
戰事三千里外鳳城秋人歸華表成飛鶴爪落青
門有故侯借爾餘生堪一醉月光依舊滿皇州

酬若侯給諫

秋官匹馬上秋山看盡秋山又閉關明月照人杯
酒滿良朋知我賦詩還棲遲異國成流寓酬唱高
吟壯客顔十載風塵千里夢同將青眼對朝班

得胥庭檢討近詩多悼亡語走筆慰之

上苑悲風奏素商玉堂清晏漏聲長好同曼倩歌
金馬還作安仁賦悼亡宫樹萬年寒夜雨秋花十
月墜飛霜爲君重理招魂曲楚客微詞未可忘

元日免朝時值攝政王喪元旦免朝

蒼雲靄靄曙光通漫引椒觴候景風五夜鐘稀金
闕靜九天香散玉鑪空花燈寂寞憐王母白鵠迴
翔喜治中是年計吏異日朝元顔咫尺一麾應自歎飄
蓬爲郎久將就外吏矣

早春歸思

今年正月好晴和冀北春光亦自多紅日近從窓
上煖白雲遙似夢中過翩翩小鳥鳴宫樹濯濯輕
氷散御河共指西山漸青色山青其奈客情何

其二

南人相向說南州曲水平山是舊遊河柳乍眠風
欲起林花將放雨初收提壺漫興隨青草拾翠歸
來泛綵舟滿眼春光盡歸思李膺何事待三秋

歸鴈

迷行常在見花初雲水蒼蒼歸影疎欲去好啣江
岸荻將飛空憶漢臣書衡陽極浦衡人起代郡重
關帶月虛天外一聲瑶瑟斷春風離別意何如

上巳金魚池修禊

窈窕春風游冶裝諸公休沐自相將高壇碧樹搖
雲影小苑穠花媚日光地引方塘成曲水人浮杯
酒似流觴不知修禊何王事到此惟應入醉鄉

送同年于曆梅備兵蘭州

雲臺此日重專征使者分符欲治兵出塞請看秦

郡縣棄繻還似漢書生千年夜月摩雲嶺百尺秋
風廣武城莫向隴頭吹玉笛落梅歌曲盡邊聲

送同年李檢討江寧覲省

芳樹花時出帝畿暫辭青瑣拜庭闈亦知北闕
堪投老不是南人好說歸牛女星分仙使動鳳凰
臺上紫騮飛可憐同切高堂慕羨爾江干着綵衣

慈仁寺毘盧閣登眺

金僊高閣俯長安千里關河百二看滄海北流廻
碣石滹沱東走向桑乾春生紫苑宮雲動雪霽青
山陵木寒盡日空濛無定色諸天花雨在松端

寒日郊行

九陌煙銷禁火期先農壇外踏青時離離野麥無
人哭隱隱香車散客思紅杏花前番玉手綠楊風
下鬭腰肢誰當疋馬空郊去獨向寒雲弔子推

送曹秋岳先生歸吳中

當時吳市惜離群今日燕山客袂分薄宦天涯誰
問我倦遊歸去更憐君十年旅夢江南月千里征
衣冀北雲此後伯鸞消息在五噫一曲漫相聞

余與陳曼仙同年同官又同為學使者陳得
蜀中出都賦此志別

棧雲嶺雪久蕭條却上成都萬里橋白虎清吟黃
葉落玄猿哀嘯碧山遥身登巫峽看神女夢到長
安憶舊僚我亦炎天初捧檄何年帝里更連鑣

宮燕

西苑南宮春色多玄衣天女漫經過含風細語昭
陽殿帶雨輕翻太液波自有紅襟誇紫袖閒將翠
尾奪青娥一時相見張公子無復王孫奈爾何

胥庭約遊西山不果往

登臨選勝帝城秋野寺花莊我舊遊百里雲山寒竹木五陵風雨亂松楸玉泉往代多黄屋宮柳當年拂御舟不得重來誇絕境阜成門外膈滄洲

九日金魚池登眺

金魚池上綠楊遮丹鳳城南白日斜松澗風濤聲浩蕩花潭雲影照清華孤鴻飛處難為客叢菊開時最憶家莫是登高可乘醉燕山秋月聽哀笳

同尚木兄懷陳子作

楚囚相對讀離騷滿眼山河醉濁醪十里荒村多竹木萬年滄海自波濤涼風幽澗青霞冷齋雨空林碧月高試約柴桑真處士武陵溪上種春桃

客吳門贈同年史允上

相憐同調復同居一夜秋聲萬木疏海內賢豪龍臥日異鄉兄弟鴈行初錦帆月落悲西子寶劍星沉吊闔閭天下風塵須躍馬莫從歸客問鱸魚子時將歸松江

贈寶應朱默菴先生潛子尊人也

人文五葉世應稀淮海滄茫有釣磯早歲夙成鵷鷺賦壯年先製薜蘿衣扁舟自弄明珠影倚杖遙看白鶴飛莫羨趨庭金馬客已從爭席擅忘機

和陳學士燕京雜詩

幽燕天府夙稱雄三百年來有故宮黄帝龍旗虛涿鹿廣成金闕渺崆峒玉河流水浮雲淡西苑繁花落日紅何意都人歌舞地却從拜馬問餘風

其二

金魚池口會鳴珂沁水樓臺暎綺羅上客酒闌題

白紵佳人春望歛青蛾野花十里迷車積宮柳十株醉槖駝惟有城南多麥秀只堪遊子自行歌

其三

改葬端皇帝禮殊思陵猶自禁樵蘇還將却輦悲香塚不見攀髯泣鼎湖秋冷玉衣生碧草月明銀海動金凫城中滿眼西山色風雨神靈定有無思陵即田妃故塚故有却輦之句

其四

篤恭高殿隱層樓列栢森森白日幽碧瓦自凝清

露邑玉窓常鎻朔風秋一聲疊鼓群公入八邑雲旗逐隊收駐待天期千里馬莫從帝子問閑愁名殿篤恭中懸大鼓鼓鳴則八旗皆會有處分矣

其五

上谷斜連右北平白雲秋色斷空城河梁朔雲魚龍伏障塞天風鶻鷄鳴雜部控弦騎牧馬漢家飛將樂專征由來金鼓關山道今日依然又帝京

其六

燕丹餘恨未全消日夕寒風易水搖督亢空流七

首血華陽無復美人嬌當時擊筑傳遺調異代悲歌總寂寥千載更憐文相國祠堂松栢向南朝

其七

遼人遺殿禁城西春日煙花滿舊蹊淥水虛涵雲外閣青山倒映雨中堤國移四姓宮如故苑少千門路不迷聞道洗妝臺尚在樓前芳草碧萋萋

其八

蓬瀛欲使自昭王迂怪相傳屬此鄉故鼎載歸磨室重輕珠銷暑候臺涼伯圖已就還仙去不死何

人有禁方莫向燕齊論得爽無終山上暮雲黃燕昭葬無終山

上潞江劉座師

雲夢泱泱七澤深蘭臺上客自披襟漫攜南楚陽春調邦奏西周雅頌琴脫劍橫經三代事扶筇拜老百王心凝從冑子升堂後試向簫韶問古今

上太名成座師

石渠高座鬢猶青相業家傳韋氏經師文穆公子也自有高文開一代獨將儒雅重　明廷金莖消渴仙人

掌藜火談玄太乙星繆托鄭公門下士六詩三禮見儀刑

彥升學士以二律送余南歸兼寄陳子入舟賦答

亦向　明廷射策來還從華省拂衣回燕臺芳草驪歌起潞驛春波畫舫催君自玉堂愁劍珮我從蓬室愧蒿萊故人湖海如相問懷袖親將錦字開

其二

結髮論交十五年元龍豪氣日翩翩只今松菊猶

堪賞何處雲山不可憐三泖寒潮流碧月五湖秋雨墜紅蓮金門學士休廻首白露蒹葭已渺然

南歸答贈輼退奉常

鳳城春藹暮蕭條遠送將歸恨寂寥怨別不堪特芍藥臨行還與賦瓊瑤南浮夏水清風遠北攬浮雲白日遥詞客莫稱三粉署已能踪跡近漁樵

其二

六郡才名早擅場弱齡射策最明光空將彩筆誇文苑却捲寒還屬奉常玉女祠邊迎曉月仙人掌

上拂秋霜歲晏若訖千年事金馬門前憶武皇

早春觀獵

春寒霜色勁雕弧年少相逢夾道呼風疾馬輕沙磧動天高鷹没海雲孤射生親數誇從騎刺血傳鮮命酒徒落日蒼茫人散去廻看鳥雀亂平蕪

暮春日憶往歲事寄臥子于紹興

金陵昨歲送仙槎夜醉長干曉月斜千里黄塵君獨去一江春水我還家隔年尺素頻雙鯉今日東風又落花海内宦遊豺虎地山陰高臥自堪誇

其二

長楊飛絮雪紛紛猶憶江皐一送君芳草百年生故國春風動地憶離群越王城堞嘗含霧禹廟山川自出雲不信布衣真落魄飛書往往共論文

七夕宴吳興陳司理署樓同臥子及州守陸君

高座涼風百尺樓烏程美酒客銷愁雲霄月上天河澹牛女星前花露妝河朔主人能獨醉江南遊子共傷秋夜深玉漏無消息五斗高談四座留

秋夜同郡景説對月作

長宵縱酒玉壺傾與爾俳徊對月明海色夜翻清漢落天高風捲碧雲平光分紫塞吟龍笛影入金閨咽鳳笙悵望蓬萊終不見空憐積素滿層城

暮秋贈惠朗

萬家霜木照寒原叢菊離離亦滿園遠浦烟霞生碧月嚴城鐘鼓動黄昏每逢鷄黍吾先醉幾說漁樵爾自尊芳草白雲相對老不須天末憶王孫

秋雨薄暮簡曹魯元

凉風蕭瑟雨如絲雲海沉沉薄暮時小燕紅襟樓桂樹鳴鷄錦翼上桑枝寒生玉砌三秋近雷散金塘百里遲滿眼濁醪君不見若爲長夜更相思

九日郡城晩眺懷龍眠陳默公方直之

薄暮輕霞照遠林霜天蒼翠遶城陰五湖鴈到秋風遠三徑花開落水深歲晩又驚新節候客來猶悵各登臨急須滿泛茱萸酒同爾江山明月心

越中秋色係懷久矣癸未九月卧子招予同遊棲遲不果慨然賦詩

若爲秋色渡錢塘聞道千山錦樹長丹嶂半天横落日朱霞深谷净朝霜舊交薄宦思遊子多病閒愁重故鄉明月夜懸催客夢與君攜手赤城梁

甲申元日郡城登眺

雉臺縹緲日光晴拂面垂楊春又生萬井人煙流曲水一天雲物向高城綠莎氷盡飛鳴鴈碧樹風交動早鶯十載漫從年少後秋今决計學躬耕

南京

舊京宮殿起蒼烟虎賁旌旗憶往年江上九門開北極雲中雙闕鎖南天遠城春水秦淮直半壁斜陽吳楚連遙望鍾山常五色孝陵佳氣接幽燕

重題卧龍山張氏園亭

山園斜枕卧龍西石磴風林半嶺齊竹柏森森寒日澹樓臺落落暮雲低千峯翠色高秦望萬木蒼烟接會稽不是探奇能縱目主人清嘯欲相攜

禹陵會稽

大禹東巡竟不還萬年祠廟鎖空山陵前江海朝宗地殿側臯夔侍從班谿水自流青嶂口亂峯遙

拱白雲間喬松翠柏風蕭瑟猶拜冠裳識聖顔

吳山人精舍觀梅作

上家精舍掩蓬蒿攜客看梅引濁醪坐對白雲生玉樹飛來香雪滿春袍孤亭永貴東風細粉壁清霜夜月高折寄故人無驛使一枝空影落江皐

潤州

黄雲如蓋洛陽來日月東廻左輔開北府有兵原可用南徐作鎮亦須才樓船百道清風起僑寓千家落木哀萬歲樓西堪極目龍盤虎踞亦佳哉

和舒章春日懷感

塞馬悲鳴鼓角哀故園猶得見殘梅日陰花萼春縹緲雲暗江湖隔往來羽檄不傳京國使悲歌惟有洛陽才可憐薄暮東風急城闕生塞雨雪催

其二

長江春水自迤迤千里風煙二月時錦雉亂飛青草陌黄鸝百囀緑楊枝畫船碧渚牙檣戀遊女蘭皐玉珮遲惟有中原愁極目百花開處列旌旗

其三

皐夔龍伯自聯翩冠珮參差五鳳前誰使岩尤經閣道俄驚烽火照甘泉黄河流血雲沙暗淮口開營殺氣連聞説皇州風日美薊門春色倍堪憐

其四

朝天岳牧古諸侯並駕雲帆擁上游目送飛鴻歸冀北心驚哭鶴到揚州御門想像千官拜玉几如聞五夜愁莫道此時無國士少年相對倚吳鈎

其五

淮西艸木鬱青葱泗水春陰接岱東吳越援師新組練江南飛鶴舊艨艟笙歌蕩漾樓船月旌旆悠揚細柳風北望長安千里外聖人應在五雲中

其六

黄石安期不可攀誰能服食駐紅顏醉中毎憶高陽客夢裏惟尋句漏山杏樹柳絲爭日暖伯勞燕子共春還百花洲上憐芳艸苦問何人守玉關

其七

雲臺黄閣近如何紫殿晨開引玉珂待漏貂蟬生顧盼退朝冠蓋自經過繞頭香散芙蓉殿龍舸春

停太液波天子獨能思衛霍麒麟功業莫蹉跎

其八

廻首春城草木深鷄鳴風雨故交心十年共讀離騷賦中夜長歌梁父吟瑤琴雅彈飛白雪采薇歸去對嘉林不須重問人間世流水高山亦古今

林天孫自漳州來訪賦贈　天孫乃黄石齋先生弟子

梁山萬仞削芙蓉高卧烟霞第幾峯一葉輕帆銜瘴癘五湖明月釣魚龍車書異國推同調僑札千年豈易逢況是左徒門下士不妨辭令更從容

其二

燕市飛霜五月寒投荒君子更南冠謫同賈誼官
仍夺時異靈均死亦難大滌春陰猿鶴怨武夷秋
雨薜蘿殘大滌武夷皆黄先生講學處憑君歸報金鷄信重掃
先生舊講壇

卷之十終

林屋詩稿卷之十一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葵　較字

五言排律

鄴城懷古

千里黄雲暮驅車過鄴都寒風漳水急落日太行
孤百戰悲河朔三分想霸圖魏明臺寂寞石虎殿
荒蕪古戍空桑斷高城獨鳥呼不知歌舞處迴首

恨長途

夜出榕城過釣龍臺

無諸遺廟在猶號越王宮龍去臺堪釣珠還月照
空青霞飛海外翠鳥立沙中榕葉江皐暗魚鱗石
道通三山迷蜃氣萬里擊鵬風幽艸參差綠寒燈
遠近紅弋船聞漢將結網羡漁翁川上如斯者滄
波日夜東

先農壇有感

東郊耕籍處禁籞祀先農藹藹雲光冷森森栢葉

濃御床黃幔鏞輦路碧苔封香斷餘金鼎懸空絕
蠹鐘花蛾緣赤舃白鷺振青松遊容攜樽俎祠官
說禮容墻陰飛野雉潭底臥潛龍落日平千畝悲
風嘯九重迴看雙玉殿寂寞對秋峯

遊慈仁寺

不遠慈仁寺嵯峨鳳闕西化城開碧殿高閣亘丹
梯彿檻宮雲度臨窓翠嶺低偃松龍影臥懸鏡月
光迷石砌垂珠網香堦印紫泥賈胡矜寶藏朝列
炫金閨沙自仙童聚碑留天女題看花春靄靄折

柳客栖栖日落聞清梵何人更杖藜寺有名花而都門祖餞咸集於此故有看花折柳句

上太宰溧陽陳宮保十韻

聖代尊元佐天官首上卿繪圖稱帝賚入夢誦
王明金鼎調羹味雲臺貞履聲夔龍新禮樂管葛
舊才名　至眷甘霖重臣心水鏡淸經綸周柱史
坐列魯諸生洪範敷皇極丹書贊武成卷阿源大
雅典引自西京朝有昌言拜人傳握髮迎彌縫
開國日帶礪屬宗盟

倪湯實先生以學士兼少司馬奉贈十二韻

景運占龍馬淸朝起鳳麟雲臺尊直議溫室降恩
綸舟楫需才急明良一德新六符分上佐九伐借
詞臣吉甫周邦憲留侯漢室賓蓮燈通帷幄蔡火
動星辰報國收英傑憐才擢隱淪大庭瞻氣象雙
闕見嶙峋次第開黃閣殷勤拜紫宸玉邊飛檄凈
金殿直廬親語默師千古安危寄一身丹青如可
待何處有風塵

御史大夫張公領南院奉獻六韻

聖王殷南眷師臣黃鉞徵星垂右執法官領大中
丞分陝推周召陪京列股肱秋霜嚴栢府冬日照
金陵天闕飛金鏡江華潽玉繩袞衣留信宿九罭
有先稱

謁表忠祠神宗爲避國諱臣建于金陵

眞人膺曆數國士見忠貞四海方來賀諸公自不
平族沉寧有恨身死豈求名合坐如師友肩隨似
弟兄或從魚服去此盡鼎中烹大度推神祖褒忠
即舊京祠隣高帝廟地接下壺城淮水流淸影江

潮壯義聲階墠惟身寢香火亦民情悵淡焚宫日
傷心問棟楹

謁吳越王祠

中原已失鹿割據便稱王半壁東南上雄圖江海
傷風雲歸捷足屠販共飛揚僚佐參鸞鶴牙兵宿
虎狼忠猷原奉朔伯業本宗王不戰全民命分茅
就故鄉威重窮四業三氣盡三方納土無殊賞來
朝更似張家寥陵户去悵滄舊祠荒易代看遺像
游人仰屋梁還思南宋事亦後在錢塘

送羅篁菴先生予告南還

東山尋舊壑北闕謝華簪　春自崇儒久恩同錫
類深安車仍豹髀鳴玉應鸞音朔雲燕山路春風
彭蠡陰胡床清嘯月虛室静彈琴陶徑蒼松遶楊
亭紅藥侵跡宜從顯晦道豈漫浮沉門下慚私淑
遙知戀闕心

上安丘劉少傅十二韻

日北青雲閣魁西紫曜昌丹河流玉液泰岳拱扶
桑擁節星含闕揮毫月照堂直廬趨鳳輦賜服蘊
天香坐論承謨切圖形肖德長傳巖增氣象麟閣
擅輝光鳴身元公誥卷阿召伯章五音宣雅頌八
法隸鍾王黃髮謀先就丹書敬不忘禮尊分岳瀆
德備擬宫牆露滴仙人酒蟠飛桂子觴年年南極
見平格頌無疆

九日

動地凉風急燕臺忽暮秋登高誰作賦酹酒自忘
愁北極懸雙闕南天列九州雲寒丹嶂出霜淨碧
泉流客爲清吟聚身從散地留菊枝看裊裊鴈影

望悠悠漫說長房術空悲戲馬游好扶殘醉去處
處着廬舟

上御史大夫龔公二十韻

冲聖開宸極共和翊戴朝人皆推舊學公望冠羣
寮恩自　前皇重階從亞相超大廷資粥教衆正
就甄陶銀漢垂雲燦金莖濯露遶陳詩源四始指
佞骨三苗光迫鸞臺月輝聯龍角杓泰松聲謖謖
淇竹韻瀟瀟不缺霜鋒練斯皇慈佩搖賓朋看握
髮弟子候圍橋欲設千人座能容五石瓢秋陽明

殿閣春色動天裔日者軍麾偃時須玉燭調飛湯
懷集澤鳴舄待吹簫繩直君門正風清天籟飄上
書先未雨焚草在中宵赤舄初頒杖蟬冠久賜貂
著生大衍葉（時公年五十）榜放一陽條（誕日在長至後）遂室忠
爲使齊論企後凋嗣聞歌抑抑衛武德音昭

林屋詩稿卷之十一終

林屋詩稿卷之十二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菼　較字

五言絕句

山中

燕山望吳山漠漠秋雲間日斷三千里回看百二
關

其二

閑坐北窗下蕭然擁琴書誰知九衢內偏得似山
居

長安秋望

獨沽燕市酒痛飲對斜曛九陌秋塵起宮城隔暮
雲

絡緯吟

切切吟風急蕭蕭咽露低聞聲清夢斷惟有寶家
妻

聞蟬

蟬聲在何處彷彿故園中高柳摇秋色爲君弄晚風

長干曲

桃葉渡頭人長干里中住門前雙梧桐是君徘徊處

其二

生作長干人不識長干路恠殺白門鴉各自東西去

羽林郎

孤兒年十五新拜羽林郎解問沙場事時時拂劒霜

虎丘

白虎驚秦帝千將去楚王空餘一片石夜夜月如霜

長安道

長安客相送款馬畫蕭條斗酒爲君盡清風滿渭橋

洛陽道

洛陽千樹柳飛絮亂春城空有東西陌行人不肯行

沂水見鴛鴦

雖無七十二兩兩自成雙不作雲中鴈當春北渡江

佳人照鏡

素色明金屋青蛾塞玉臺粧成還一照疑是月中來

其二

佳人不自識明鏡照偏多對影如相問傾城奈爾何

玉河橋見殘雪

鳳凰城上雪飛落玉河橋留作天山色春風且莫消

題殿前松樹

楚楚當堦秀青青照日寒可無千古色已作异時看

山東道中

客中殘歲盡夢裏故鄉多誰遣君行役氷霜夜渡
河
白鷗池
郭外幽池古年來釣客稀風平綠波遠秖有白鷗
飛
罨翠亭
亭亭罨翠亭乃在柳堤上堤外暮潮生遙聞漁父
唱
賭鶴堂
林屋詩稿　卷之十二五言絶句四
鶴步蘆堂外霜翎刷遠空臨溪看舞影不是爲羊
公
快閣
黄鸝啼不住主客共登樓相對寂無語蒼蒼雲樹
幽
清夏軒
風潭綠玉寒月檻水晶乾欹枕聞疎雨羅衣五月
單
菰蘆
古人龍臥處往往在菰蘆烟水空飄泊風雲自有
無
冬日懷舒章
河朔氷霜急江南鴻鴈哀布衣思報國可上郭隗
臺
同趙太常韞退姚翰林若侯及玉叔宗兄攜
酒餞曹太僕秋岳南歸即席分韻得齊字
千里聽黄鸝江南柳葉齊相隨游子夢應到五湖
西
林屋詩稿　卷之十二五言絶句五
客勸余彈琴戲酬其意
長卿梁苑後多病好彈琴自散臨邛宴綠桐絕至
今
朝來曲
夜夢花枝落朝來花已稀可憐春欲半蕩子不知
歸
玉堦怨
霜飛看不見羅襪自生寒月色明無限秋容取次
看

洛陽陌

生來洛陽陌感激洛陽人花柳千門暗兒家獨自春

故園春晩

風月非吾有芳華亂客心忽驚春又盡長歎落花陰

怨情

晨粧初拭淚對鏡惜雲鬟借問今朝色何如昨日顔

病蝶

病蝶飛難去猶尋夢裏花作書問鶯燕春色在誰家

乳燕

乳燕臨風怯辭巢氣力微可憐成羽翼不得故鄉飛

越女詞

吳女工維頭越女工着襪堤上逞凌波教人看新月

其二

可憐白雲姿空照鏡湖面朝暮看春波忘遮明月扇

其三

越女真如玉碧紗帘似烟朦朧暫相見不語得人憐

其四

若耶溪上女好作採蓮劇花裏避行人不知玉釵落

庚子七月有感

山西說良將山東說賢相將相一時驚東西各惆悵

其二

捐賦過百萬求言已再三歡呼待黃紙何不到江南

其三

江路千餘里　詔來百餘日姑蘇到雲間屈指更一月

其四

但感朝廷恩莫歎胥吏橫火速買黃牛秋田稻

花盛

燕邸秋日有感

山澹如無色風和不露聲燕雲秋日好疑是闔閭

城

其二

夜聽吳歌好朝飡水族多如何五湖上處處是悲

歌

燕市逢吳客

燕市逢吳客相看淚濕衣殷勤囑秋鴈不必向南

飛

其二用前韻

豐年常惡食公子歎無衣惟剩三江水秋來有鴈

飛

林屋詩稿卷之十二終

林屋詩稿卷之十三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羨　較字

六言絕句

贈沈君雲賓

深夜春雲華燭哀絃京國危樓倚簾一唱三歎那

知人已白頭

其二

昔在闔閭城外春波簫管樓船共飲幾一百日此

事已三十年

其三

孫叟欲停長笛徐娘無復戲筵遙指南雲深處與

君說盡滄桑孫君究擒善長笛今老不復吹徐姬切妹有才色今不知所往皆昔年同飲人也

其四

對酒仍歌艷曲飛花猶着聲聞却憶當時同醉珠

樓綠水紅雲

冬思

楊柳縧中別離枇杷花下相思積雪空庭不掃佳
人日暮來遲

其二

塞草火空朧盡江梅雪艷春饒萬里清水欲裂一
年紅淚誰消

除夕立春戲爲六言小詩

今日好留今夜新春巳是新年剪出釵頭綵燕飛
來守歲人前

送李南明南歸

結客燕南趙北移家楚尾吳頭十載金羈珠勒可
憐不爲封侯

林屋詩稿卷之十三終

林屋詩稿卷之十四

雲間宋徵輿轅文甫撰
男　太麓
　　太燹　較字

七言絶句

玉河柳

城外依依拂鳳樓城中娟娟不勝愁長眉似恨無
人見獨寫春光入御溝

其二

春鳥無言花信遲東風如客寄京師玉河橋上當
時柳今日遊人折幾枝

梅花

一枝瓊玉艷東風珍重燕臺畫閣中春色如憐花
在遠不教香雪度簾櫳

其二

獸炭微温繡幙長盆梅一夜吐寒香遥知立慕山
中樹萬頃明雲對曉霜

燕京元夕

新粧燈市出南城燭下看人月下行火鳳踏翻毬樹影金鰲倒暎玉山明

其二

白綾吳繡蝶雙飛偏向姮娥著素衣吹入紅雲看不見正陽門下莫先歸

其三

十二紗屏寶炬紅水晶簾外有春風半藏燈影人微笑乍踏天街月正中

其四

林屋詩稿　卷之十四七言絶句二

紅樓錦帳碧欄杆燈市曾開十夜看君去玉河橋上望月輪仍向鳳城寒

春酒　王屯田印　閤席上作

垂楊垂柳拂桃花同飲城西屯部家惟有金尊知客意與君春色駐京華　時印閤出鄉

其二

上元前後往來頻常醉天壇玉露春一過便忘身作客百杯還借月留人

高句麗

別有威儀拜紫宸高冠疑是折風巾不知十五年前事却問朝天老使臣

其二

悲歌麥秀亦堪哀箕子遺風遠矣哉鴨綠江邊風浪濶年年吹送使臣來

送印周往江南理蘆政

華亭城東雙石橋之側雙垂髫我乘夜月舞嘐虎子蕩春舟學弄潮

其二

林屋詩稿　卷之十四七言絶句三

短髮蕭蕭二十年余官廷尉子屯田經年綱得門前雀二月風開使者船

其三

爾到金陵即故鄉石頭烟樹遠茫茫蘆花如雪秋雲裏一線江流萬古長

送見山往夏鎮治河

願生意氣天下無磊磊落落真我徒酒酣正色談經義已是崢嶸偉丈夫

其二

南陽河上有高樓樓上天風海月秋百尺亭亭君
獨坐泰山時見白雲流

其三

登樓北望水雲清歷歷風帆鏡裏行與爾三年期
痛飲好花時節問歸程

尚木仲兄從大軍凱旋志喜

前歲朝廷大出師吾兄書記逞雄辭含毫獨寫風
雲陣揮扇常分龍虎旗

其二

大戰蛟門亦壯哉釣竿親負六鰲回飄飄自載凌
雲氣直駕長風海外來

其三

日出扶桑海霧銷輕裘緩帶使還朝論功欲倚三
山樹容夢頻看八月潮

觀獵

張家口外圍場圍猿臂臂弓美少年胡馬見虎敢
馳突白羽飛去風蕭然

其二

白豹黃熊盡失群中刀飲羽血紛紛圍場散後寒
風急野火連天燒暮雲

花朝

花有生辰二月中紅綾繫處與花同如言如笑迎
朝日相對相當媚晩風

清明

清明傳是踏青時立馬看雲出每遲欲向高梁橋
上去當年垂柳更無絲

寒食

雨逢寒食在京華半憶春光半憶家夢斷一江新
雨綠梨花開處柳烟斜

華燭引擬楊用修作

夜來先照玉堂紅月色平分畫檻中已結好花留
醉客仍回餘焰敵春風

夢徐闇公

夢入高山似武夷子尋歸路予行遲秋猿痛哭無
人處榕葉蕭蕭暮雨時

宗人府出署口號

親王宣駕兩公隨紅帶皇孫躍馬避莫恠籃輿銜
柳色放衙恰是曉粧時宗人府出署頓早抵寓衙卯刻也口占自嘲時余寓居客以曉粧爲問余曰京師百萬家無一人畫眉耶爲之絶倒

西山晚眺有感

天壽山前松栢稀夕陽遥送白雲歸秋來空殿無
人掃烟草茫茫金鴈飛

和思齡納言出都望西山絶句

翠屏長自對燕關亦有幽人夢往還莫悔七年身
未到公歸原不負青山

其二

共喜清時去就輕都門祖帳有諸卿翠微山色如
相送飛作秋雲出鳳城

湖口平子别去

薊門遊客乍迴車東海儒生更曳裾愁對蜀山湖
上鴈秋來曾送故人書

其二

我有青山我自歸皂衫從儆緑蘿衣何妨來解滄
霞法林屋秋深橘柚肥

同扶曦給諫贈人作

燭影層層雲影稀玉人將起鶴將飛華亭夜雪猶
堪舞莫向遼東著羽衣

寓蘇州題主人何丈壁

阜橋宛轉百花中此日依然有伯通華廡儘教高
士住五噫何處問梁鴻

故晋州守九十翁顧君御先生輓詩

生逢嘉靖文明日及見康熙武定時夢作桃源秦
父老人間兵燹不曾知

其二

東山絲竹尚依稀無奈西州淚滿衣先子舊交今
欲盡却從華表望同歸先生與先君同舉于鄉

題董尚書畫上王敬哉年伯

王維畫雪世皆疑却似荊山抱璞時細大莫逃真
賞外小春消息玉梅知時值陽月

酒後續元微之句

除却巫山不是雲落花時候每思君沙盆潭水流
春色紅淚偏沾白雪裙

渡河

楓葉蕭蕭對夕陽孤舟泛泛到他鄉夜來秋色知
多少千里黃河一片霜

其二

兩載秋風兩渡河平原落日漾輕波浮雲不復迷
親舍北去征人南望多

其三

黃河岸上起悲風夜半清霜下碧空秋鴈自南人
自北一時來往月明中

其四

中宵鼓角夢魂驚起視星河水夜明萬里波瀾空
九曲漫從東海問歸程

戊子秋李生送予于吳門口占贈之

官冷何辭賓客稀故人分手重依依燕王臺北秋
風起惟有天南鴻鴈飛

冬日和同年錢黍谷題官舍作

博山香霧自霏霏柏影橫窗冷月輝夜半金鷄天
上囀顧同遷客拜恩歸（時有南郊之赦）

其二

西曹北署日光寒鵲下空庭刷羽翰不是窮交能
載酒一從風雪臥袁安

題長山李少司馬亡妾像

畫出驚鴻欲起時翩翩凝望竟來遲一朝悔作人
間客爲夢爲雲總不知

其二

楚腰吳鬢蜀山眉手捲紅箋半笑時此日春風吹
不去年年花草自相思

楚帥進玄猿於上林其使者歸猿長號而絕
詩以吊之

瀟湘寒月九疑風盡日哀吟雲水中借得上林無
限樹却教歸夢入巴東

其二

別語由來不可聞衡陽歸使淚紛紛一聲未盡腸
先斷勝似當年哭楚雲

明妃詞

婀娜隨風馬上妝琵琶一曲淚千行秋高飛鴈連

天去不復題書寄漢皇

其二

夢後陰山月一輪清光盃照畫圖人長門宮外青青草移作千年塚上春

燕郎遣侍兒

初學裁衣嫁使君燕山容夢楚山分無端化作雕梁燕一夜秋風入海雲

少年行

五陵游冶逐春風杯酒相看意氣同醉後能騎千

里馬往來偏在落花中

其二

少年結客不知貧燕市悲歌有幾春此日未逢嚴仲子漫將七尺許何人

鞦韆

翩翩乍起似驚鴻袖拂飛花入遠空疑是乘鸞秦弄玉天風吹去碧雲中

其二

舞罷霓裳花影收娥娥紅粉下金鈎綵雲一片歸何處煙鎖垂楊十二樓

折楊柳

灞岸千年楊柳春驪歌一曲繞梁塵不須折盡青青色留向東風憶遠人

其二

半掩樓臺半拂衣行人折處盡思歸金鞭故惹花如雪散作春愁處處飛

出都留別姚給諫若侯

宋子南行似逐臣姚生送遠欲沾巾慈仁寺外斜

陽色獨照長安折柳人

憶亡友於陵孟公

峴山碑斷酒罇空何處西州哭謝公手種桃花已成樹憐君不欲見春風

入試玉芝宮即事　玉芝宮即先朝大內別殿今爲内院公署

三年三到玉芝宮想像宮花萬樹紅漫憶人間無限事不知身在五雲中

席次與歌者王合

羯歌聲聲別思催殘粧猶自踏歌來當筵却舞明

妃曲重勸離人酒一杯

渡漳河望鄴下

漳水滔滔自北來太行欝欝向南開霜空天遠孤城出不見當年銅雀臺

淇園作

魏武臺前久寂寥淇園秋水日瀟瀟萬竿綠竹無人見三尺枯桑野火燒

題陳章侯文姬圖

漫將紅袖掩飛沙斷柳蕭條黃葉斜却似當年李

都尉秋風夜起聽哀笳

和處中題劒潭作

空潭劒影自千秋長使人間紫氣收五月溪山雷雨過雙龍寂寞對孤舟

災後見新屋戲爲絶句

昨夜千門散燭龍朝來百尺寫喬松刼灰自作咸陽土畫閣依然十二重

梨嶺見梨花作

閩南春色近天台梨嶺梨花二月開漫憶故園芳樹在明珠影裏玉人來

白鶴嶺戲倣白玉蟾作

白鶴山頭盡白雲白雲飛處雪紛紛行人更向雲中出疑是天風散鶴群

三月晦雨行

島樹花飛落未遲瘴深雲暗水潺湲三春日盡途谿雨萬里天邊入亂山

早秋集顧君御先生竹亭和涓庵韻

輕霞天半月微紅共醉陶家柳岸東虛閣風生香

四起秋蓮吹入晩潮中

其二

面面凉風修竹亭海天秋月寫空青主人盡出中山酒上客先談老氏經

和涓庵追昔遊作

伍相風濤范蠡船通波春水到由拳雲中半渡三江口雨外平懸萬頃田

其二

文德橋西是狹斜競吾雙鬢學雛鴉月光先到泰

淮渡碧柳清湖映妾家

其三

燕山木葉向南飛閩海雲帆過北椑萬里戰場三
歲別淚痕重濕故人衣

其四

擲却弁刀賣玉驄荷鋤聊復問年豐當時醉看龍
潭月夜火樓船十里紅

贈李完之

歷歷交情二十年有林常醉落花前干戈滿地還

林屋詩稿　卷之十四七言絕句　十四

相訪風雨同登釣客船

其二

親見滄桑又一回入山終不負仙才武陵若有漁
人到好種桃華待我來

題王丈壁

父釣河干子負薪雲生谷口更無鄰朔風吹盡平
原艸惟有青松對主人

東海逸民自題小像得一絕句其友直方子
和其末韻以贈

何須福地始投簪繞酌芳醪已半酣目送飛鴻天
末去夢中秋草綠湘南

其二

逸少揮毫叔寶談永嘉風調爾何堪楚囚不是彈
琴客我所思兮在漢南

丙戌春日訪李素心於南麓

絳燭煙消玉漏沉東風吹處落花深從君更乞中
山酒千日悠悠亦予心

秋夜有感

林屋詩稿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十五

憔悴經時忍自愁酒酣無奈欲悲秋不堪木落凉
風夜臥對青燈憶舊遊

余至吳閶諸客過從者各出長技明日分贈
一絕句以酬焉

李玉陽

一曲高歌驚四筵白頭宛轉萬人前明燈美酒留
君住說盡神宗五十年

朱維章

波灑秋風憶舊恩十年曾客信陵門大梁國士今

何在七尺鬢眉向爾論其人侏儒故以七尺況之

陸美成

少年名姓滿吳閶粉面虬髯遊冶場唱出陽春迴白雪不知秋月更如霜

王桂卿孫霓橋王君玉

絃索王君雅自知孫郎簫管更相宜我來一醉橫塘路識盡姑蘇輕薄兒

管泰吾

買得名花映掌紅那堪消渴對秋風玉簫吹徹秦

樓夜雙鳳翩翩舞月中

趙君文

梵天華鬘落紅僊十五年前學妙音不向河陽花裏住定來姑射月中尋

欽千子

紅牙初按牡丹亭愁入眉峯別樣青曲罷自看斜月影一天清露灑春星

顧君彥容以新詞相贈聊酬其意

千年楚國說陽春誰是當時屬和人賴有章華稱絕妙始知宋玉賦東隣

同韓生伯氏飲景說村居

錦石幽花四座凉玉壺清酒對斜陽故人倚醉能高臥此夜秋風萬里長

丹陽道中有感

卞和刖足更逢迎徒使人間白璧輕泣向楚王終不信玉工別自有連城

送謝生作客

意氣辭家更遠遊誰憐不去覓封侯江南一夕秋

風起未到他鄉已白頭

送郡司理李公應召入都

一朝乘傳入皇都七載風流在五湖爲政忘機誰不羨高齋琴瑟對氷壺

其二

鳳池簪筆主恩新自是金閨玉立人裁罷詔書親拜賜一杯仙掌露華春

其三

春風瀟灑百花臺桃李無言手自裁早晚獨承明

主問有誰年少洛陽才

其四

徵賢玉帛下長安父老謳歌送漢官旌蓋秪今秋
邑裏何人不作鳳池看

明妃曲

陰山一夕起秋風撥盡琵琶玉帳空遥憶漢家今
夜月清光先照未央宮

其二

千羣胡馬合長圍火照單于夜獵歸一曲悲笳爭

送酒幾行紅淚濕羅衣

其三

日落浮雲暗玉門月明青海又黃昏生平只解西
宮怨誰道沙場更斷魂

其四

二月天山雪未乾重重氈帳不勝寒春風自滿昭
陽殿獨上龍堆立馬看

塞下曲

追城一曲古凉州十萬征人盡白頭青海連天明
月夜黃沙動地北風秋

其二

野火千堆照地紅健兒拜馬夜彎弓漢軍別遣嫖
姚尉夜捲龍旗沙磧中

折楊柳擬段成式

楊柳春深十二樓青青垂影照金溝空留一樹花
如雪飛入長門起暮愁

長信秋詞

金井寒生玉轆轤閑垂素手挈氷壺碧梧葉上秋

風起宮漏丁丁夜月孤

其二

芙蓉墜粉御河秋碧藻光寒暎玉樓樓上妝成還
獨立斷紅偎臉倚簾鉤

其三

搗罷流黃對碧空遥憐織女在璇宮鵲橋散盡秋
風裏夜夜銀河殿影中

其四

侍女無多信亦稀循傳紫燕入宮飛閑裁紈素成

團扇却是當時舊舞衣

青樓曲

紅粉青娥白玉堂流黄機杼織鴛鴦秦川三月花如雪此處春風合斷腸

凉州詞

獨出爪沙別將尊合黎河北萬人屯金山一帶秋雲裏雲外依稀是玉門

從軍行

十丈黄沙没馬鞍健兒吹角暮雲端可憐丹鳳城

頭月夜夜飛狐嶺上看

見駿馬死弔之

頓足長鳴萬里思華堂鎮日玉鞭垂沙場意氣爲君盡重說當年伏櫪悲

其二

秋草離離照玉鞍猶將駿骨重人間千年誰識燕昭意空作黄金臺上看

悼亡代唐人李益本意

長安十萬玉樓人借爾紅顔宛洛春玳瑁雙珠君不見一時飛作北邙塵

其二

離別眞成薄倖年那堪廻首問生前蛾眉宛轉秋風夜不是多情亦可憐

其三

紈扇秋風寫怨多沉吟鎮日歛雙蛾祇今孤塚懸明月照爾猶吟子夜歌

其四

休將春色雜幽蘭煙霧蒼茫泰女鸞誰使玉臺殘

夢斷紅顔空作畫圖看

哭周勒卣

一時風調更無倫四海猶傳折角巾今日白楊秋色裏延陵掛劍有何人

其二

夜月秋風落客星暮營飛上草玄亭寧知縱酒非荒宴埋照黄泉始獨醒

其三

山陽玉笛異時情故舊論天共不平總使未堪軒

覓貴何妨白髮老諸生

賦得駿馬

十里春風錦袖開平沙淺草試龍媒金羈脱手黄塵暗直入浮雲去不廻

酬方裔之一絶

寄詩千里故人情報我長干問姓名十四樓中清月夜好將鸞管度新聲時余好作南曲

題趙子惠桃花蛺蝶圖

分明紅雨着輕羅其柰雙飛粉蝶何自是偏憐零

落處却教春色轉無多

秋閨

玉露初生昨夜寒羅衣不柰倚欄干池塘盡日惟秋雨種得芙蓉病裏看

南朝宮詞

天子毬場蹕玉驄姬人射雉學彎弓弦聲乍出青雲外五色離披春草中

青溪

青溪古渡水不流欲渡未渡行人愁明月東出復西下小姑無郎何處留

同李子欽唐友白寓中觀諸名姫詩畫和李子作

金屋誰傳能小畫玉臺舊説有新詞相看歴歴春愁滿正是西湖明月時

其二

閑匣微聞蘭麝香清辭綺迹　難忘醉中刻意憐才色天下多情有李郎

同社數子學射于森陽曹君余作二絶句贈之

幾時折節事垂綸復理雕弓尚稱身猶作布衣君莫恨十年前是太平人

其二

猶憶當年射朔風俠遊人盡笑彎弓灞陵都尉無疾骨毎日藍田秋草中

春燕

鳳城社日好東風翠尾紅襟陌巷中欲認舊巢飛不定春雲來往未央宮

玉田相傳陽雍伯得石子種之生白璧以聘徐氏美女後仙去其地遂名玉田

曾聞雙璧聘娥眉擬向徐娘問玉姿白石滿山人不種古田春草碧離離

題報國寺後院海棠京師海棠韋駙馬園中爲最盛今零落已盡惟此寺有花二株

韋氏園亭貴主家當年紅樹似明霞秖今載酒歸何處一到山房已落花

其二寺前有松而海棠在後院遊者及松止矣

名花春態近紅粧飛入天風媚梵王却笑青松千

載上大夫官爵事秦皇

何賓劉子作比丘相見示爲題二絶

眞長兼負太眞才爲爾親持玉鏡臺今日秋風吹兩鬢突浮一葉渡江來何賓作婿時余爲媒氏

其二

與子同爲不繫舟十年風雨薊門秋一丘一壑皆餘事負得孤筇亦壯遊

林屋詩稿卷之十四終

林屋文稿十六卷詩稿十四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宋徵輿撰徵輿字轅文華亭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徵輿爲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倡幾社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贍見長其才氣睥睨一世而精鍊不及子龍故聲譽亦稍亞之云

蔣慎齋遇集五卷莅楚學記一卷日懷堂奏疏四卷

〔清〕蔣永修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天藜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慎齋遇集五卷莅楚學記一卷日懷堂奏疏四卷》提要

序

吾年友蔣君慎齋嘗久立諫垣矣其於朝廷之[illegible]夫
則有言閭閻之利獘則有言內外官執[illegible]以
及殖兵得帥控馭之方略亦無不有言當其言之未
嘗曰以此爲文也乃上達
宸聽措諸政於天下人共傳其言因以共服乎其爲文
然則慎齋之文不既彪炳於天下而發施不朽也哉
迨自諫垣而典藩豫章佐鈐州役剌平越職近親民
幾歷年所矣似留手政事而或略於文章也乃書秩

歸里手攜一編示余則近所爲文也夫從來臣職之
大患惟兩端耳有言責者往往條奏剌聚或迂緩而
無當至爲有司者習流獘乘便安不則操切自喜亂
古今成憲率意更易而莫之與道甚有一人之身昔
言之今且悖之臣職何以舉而天下何由治慎齋侍
天子左右一如其簸郊原撫遐鄙故其言皆鍊習而適
於用及其任方面而餝綱陳紀救獘扶衰行之適如
其言猶患後之人玩於法不克師其意爰隨事抒寫
垂爲文章以昭示來茲然則慎齋之文實慎齋經世

之書也夫筠州狪癠夙稱盤錯乎越遠在天末苗民雜處狪癠尤甚又爲滇黔要衝官斯土者雖竭蹶從事而智力交詘鮮克有終比比然矣慎齋從容理之民用懷德所至皆大治其爲文愷惻而詳質直而婉暇以整醇深以明凡圖治戡亂與夫廢興釐舉以及遊觀贈答之章無不抉其奧而闡其微一準乎理之快然其自若未嘗沾沾乎爲文之工否計者夫慎齋而爲文亦安有不工者哉其未筮仕時博涉於經史百家鄉國推爲彀賸及既仕也退食公餘卷未嘗去

手其得於文者深矣深於文故不期工而益工試受而卒業焉不啻如南金大貝硨磲夜光之陳也又若登岱嶽峨嵋之巔超然與天際遊也且如聆韶頀而奏雲璈引商刻羽無慆心無佚思也是可以知慎齋之文矣而猶未也余弱冠訂交兩閱又同譜知其至性過人類多密行雖齋居獨處皎然不欺罔無念不足以對君父滹蒸黎者而又遍涉於匡廬彭蠡瀟湘貴筑之奇故其言愈磊落爭勝志益堅而養彌厚慎齋所以成經世之大文者蓋由此也今

聖朝崇儒重道任以督學其文章之輝映後先爲多士則倣者又當何如余與夫師慎齋之文者更進而師其人焉斯善矣

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季春穀旦年眷弟周啓嶲頓首撰

暮春之期月應仲呂慎齋以一編示余曰此筠州嶚峨所草成者盍爲我點定之余受而讀焉喟然曰筠州乃蘇子由左遷之地亦子瞻經涉之處也大才人遊詠所在流風餘韻隱映山川皆足爲文章之助感

物造端秘思陡發而嶚峨則荒涼黔陬也遐方衡要巑落襟喉自古無人材可傳而宦遊斯地者類多瑣尾之態怨懟悱惻之情未聞有文章表見於世然而天地之氣有所大鬱塞則必有所大發舒安知造物不留此靈奇之秘以待才人而才人爲此闡風俗之梗頑睹遺黎之狷悴雖欲不慷慨淋漓發舒宏文其能默默已耶以故嶚峨所著較筠更多而文益峭異自喜光芒萬丈或曰嶚峨多深山箐嶺朝夕斯地文必肉肖而峻特豈山川足以啓文章歟亦文章足以

啓山川耳試問肇山柴平之間風淸日霽必有五色雲見豈惟肇山柴平即全黔方域亦必有紫氣衝於牛斗者此眞文明之瑞也而慎齋於是獨有千載已矣舅氏黃錫朋拜題

昔人有懸琴於座半生不彈而彈於山林杳冥游水洞滑之際有刖臏於兩十年不賦而賦於湘蘺沅芷爽煙衰草之濱豈謂人之性情風節大率以窮而益工以多所閱歷而愈練故必登名山涉浩流極之乎牢落感慨而後發爲文辭自謂陶寫胸臆之言足以

垂天壤而不朽夫然則士必窮愁而著書將嚴岩廊通朝謁者遂寂然無所表見乎必不然矣乃又有反是而觀者賈太傅立朝痛哭流涕不下萬言及爲長沙太守文章僅一二見蘇文忠獻書闕下章數十上及刺杭州著作無幾兩賢雖不以中外改操然即其立言之多少以推其用心之所至蓋亦情見乎辭矣惟我愼齋先生則不然先生獨冠群㩦甚爲江南名士年未三十擢高第爲名進士筮仕授楚應山宰爲名令非入敭署上上考侍脩給事爲名諫垣當其在省中也由給事以躋於左右而晉爲戶曹都掌科侍從禁近多歷年所諫議必參彈劾不避至今讀其疏草懇惻周詳洵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嗣是而爲江右憲副爲筠陽司牧爲黔中郡方伯當是時人多有擬議先生者謂其十餘年來正色昌言足以動

聖天子之知顧而一旦出典外藩遇地方利獘懷規欲獻或不能如昔者之朝拜疏而夕待命先生於此其不默而揖靡著述必將長篇短章僅以抒其感憤不平之氣者矣而孰意先生不然也近觀其蒞筠陽則

立學碑敘府志守平越則頌庸功革協夫記君子堂凡其浩浩數千百言纏緜藹摯流於詠歌贊歎之中者無非以文德武功人才民命爲至計又何其與昔者奏疏之言相表裏也然後知先生之言蓋準乎經誠乎史而斟酌於事理者也以余博覽從來載籍三代之言依於經而詩書之文出焉兩漢之言依於史而馬班之文出焉唐宋之言依於事理而韓歐之文出焉非是無以爲文也特是以爲文未有不於文德武功人才民命爲深切著明者也而謂先生之文爲

何如文也哉吾知先生之文從學問中來而先生誠素位人也是以素乎在朝而拜手賡颺於一堂素乎在外而補偏捄獘於郡國無往而不自得焉而先生之文信何如文也哉今先生且晉山左督學使者以苫塊旋里行就補矣方不知較士何邪要之取其所素者而持衡月旦焉吾知必又賦棫樸之章作進學之解矣

康熙乙卯浴佛日年家同學任纚隗拜撰

愼齋蔣先生守黔之平越五年晉秩山左督學適以

讀禮歸集其平生所爲文顏以遇而將壽之梓先授同里諸子評之余亦得忝閱焉見其閒有若日星炳炳照幽燭微而光芒不可以丈計者有若雷轟電掣耳不及掩目不及瞬而心神爲之驚悸者有若貫珠編貝琢玉鏤金寶色陸離撫玩而不忍去諸手者有若金石竝奏竹肉交鳴洋洋嫋嫋隨風遠近悲者聞之而泣喜者聞之而欲舞者雖然此猶望其光氣而未見其神理也於是復爲之展而讀執而思其神理若可見若未可見而究不能形之以言則請述先生之論文其神理庶可見乎先生曰今天下文亦極盛矣然皆有意爲文者也夫在我之性情不篤學問不淵視國家之治亂民生之休戚漠然不關於心而於事物之微又不博訪而深析徒取古人一二名文規規而倣之曰吾賈董也吾韓歐也賈董韓歐豈若是之多乎故吾之爲文非有意乎爲文也遇忠孝之事戚戚然動於中也遇文武勦撫之功奮然若臨敵而又藹藹喜相安也遇閭閻之疾苦驛站之罷敝不自知其涕之何從而疾聲以呼也遇廨署城垣學校橋

梁之修建愁乎如有慮殷乎如有勉又欣欣乎如有所幸而詳哉其言之也遇山川遇風物遇詩文觸境情生即事興會流連感發而成文也是以永陽之文十之一筠陽之文十之二黎峨之文居十之七所遇之數不同也吾非有意爲文也故集名遇也先生之言如此如此而先生之文之神理豈易見乎如此而先生之文之神理不可見乎蓋先生性情篤學問淵國家治亂民生休戚憂之深而籌之熟又敭歷中外無事不求其當無物不處之安是先生之於文祿其

泐矣裕乎其源而時出之故有若日星者焉有若雷
電者焉有若珠貝玉金金石竹肉者焉究其所以炳
炳所以轟所以犂所以陸離所以洋洋嫋嫋作者非
有意而閱者不能言也或者曰先生向刻奏疏一編
久爲文家矜式豈其文理亦未有能見之者乎曰不
然奏疏者入告之文其體直直則不與其辭質質則
不華其所指尚尚則易解其所條詳詳則易明若遇
集所載曲而與也鍊而華也尚所指而旁及數事也
詳所條而尚餘其義待人思也余是以塈其光氣而

終愧神理之未見也先生必更有以教我

康熙乙卯夏五之吉年家同學徐喈鳳竹逸氏拜撰

於蕓綠軒

慎齋先生集若干卷凡序記書啓諸雜文若干首先
生由進士起家湖廣應山縣知縣奏最入掌諫垣出
則爲江西九江副憲旣又爲瑞州府同知尋守黔之
平越府集中文在黔所撰爲多維崧盥次竟作而歎
曰美哉先生之文其謂之夏聲乎夫夏者大也　國
家以文教涵濡中外旣已三十餘年意必有淳龐魁
壘之臣吐辭爲經出言成論戞擊鏗鍧金舂玉應於
以發揮天道經緯人事原本王教崇進民風乃求之
天下卒未數數見也誠不意得見先生之文先生之
文其先生之志也夫常見今之仕宦者矣居官貝赫
赫名則倜然提鉛槧操不律從文士爭尺寸之晷以
鳴尊耆亦常鉤棘脅吻劇鉥腎胃奮其猛鷙不難與
韓蘇諸家相抹搬或詢以溝渠鹽穀戶口阸塞天文
地利諸事略輒頭面發赤噤齘不得一語一旦太宰
除吏稍涉岨僻距鄉國僅尺有咫雖魯柝聞郲則猶

之遯沅湘謫蒼梧也其視吾父老子弟猶之狙猱獶
玃之不可一朝居也貴生吊屈左徒之賦宗元與許
京兆之書無不家長沙而人柳州也其志隘故其文
倈其志誹故其文懟激而刺譏奚所當於詩夫匹士
之蕩惻者爲卿與寺人孟子漆室女之屬比量而素
志乎亦甚相逕楹矣先生官給諫言天下所不敢言
言天下所不可不言所保陳皆關家國大計至其出
守九江之官貴竹坦然就道不以外僚散秩致其牢
騷不以荒徼蠻方爲芥蒂朝則綸安上之圖夕則脉

石壕之吏爲催人告哀焉有誦黃蘆苦竹於江州司
馬前者先生此之何以詩酒恩乃公若夫鈷鉧潭哀
家渴標新領異窮高極深先生曰嗜落吾事矣凡先
生之志如此故先生之文如是其可傳也始先生爲
諸生與余同舍讀書有年酒闌杯熱圭角槎牙俱浩
然有以自命先生旣游歷華貴鴻筆之人爲國雲雨
而余則濩落如故厠身傭保作爲無聊賴之言以自
解先生不鄙我而顧哀我焉蓋哀余志也若先生之
志皎然不欺文章與唐陸贄宋眞德秀相伯仲則夫

人知之矣先生文堅光毅響絕去今人柔聲媚色嶄
然有以垂後易曰修詞以立其誠書曰敷奏以言詩
曰辭之輯矣民之懌矣余於先生之文亦云里中同
學陳維崧拜撰

序

黃岡孫錫蕃復菴譔

朔風冬子几坐窮鄉　學憲蔣公愼齋先生授以遇
集余不禁爲讀而歎也原本六經折衷孔孟因推見
其隱仰止其人生不願封萬戶矣雖然爲言乎遇爾
益遇之爲言豫也天人相與之際豈第不後時以爲
履事之本哉聖賢修辭豫立其誠盡其在我以俟天
之自至而已抑遇之爲言裕也用舍在人行藏安遇
窮通順逆皆遂幽懷不擇地而裕如也故曰命不足

道有義存焉且遇之爲言寓也陽春景物大塊文章
山水嶽瀆之精英日星風雲之變見感發性情形于
章句得逆旅過客之意而就中神理出矣　公以遇
名集吾不能不三致意焉其旨深而原于道德其言
遠而藹如仁義其卓識曠度隨所處而泰然自得古
人貞遇之學良有以哉方公之以應山宰而卓異諫
垣也正色立朝司
天子股肱耳目之寄凡居恒所講究者如兵刑錢穀禮
樂農桑天官河渠以暨用人行政所關國計民生之

大謨猷入告臺閣生風是時爲
聖明所改容爲王公權貴所見憚爲天下之倖將驕兵
所不寒而栗向讀奏議一編陸宣公之犯顏敢諫蘇
文忠之直節萬言至今猶想見其忠肝鐵石古諍龜
鑑云彼其精白一心昌言補衮雖危機伏于隱而不
移浮議囂于紛而不奪此無它其天定也故上而啓
沃格心潛孚一德下而百官萬務之經畫咸莫非禁
于未發之謂豫也易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則公君
臣遇合之隆有如此江州勅風之拜

命也以拾遺補闕之臣而當飭綱陳紀之任敭歷中外
萬里君恩汲長孺薄淮陽乎廼望重蒼生又以潯陽
七十二峯爲霖雨五十二福地爲功德水矣臣盧彭
蠡問方流覽勝槩雅意以盡龍門大觀助其氣而吐
爲書未幾而筠陽左遷履穎濱東軒之地釆江南夫
子之風晏如也爰覘畫輿圖輿行學校以淍瘵卑溼
之士一變而爲禮義風教之區故能養氣潛志于古
作者之林而著述彌盛則應山神君之頌掌科經世
之文將以集其成而名山國門矣然其生平志念之

卓犖者愈謙而光意氣之激昂者既和且平也衆夫
遭逢之阬髒漠然不以介于中韓太尉吐納雲雨涵
蓄江河惟公有之舉趾斌婿綽綽有餘裕焉豈非遇
之益艱道之益堅哉迨晉秩守平越蔚足崎嶇登臨
騁目慨然有撫今懷古之思讀黔土異畧諸記何其
流三都而凛兩京與觀其鼎建學宮則胡文定之國
雍蘇湖也敷陳勳撫則李贊皇之經畧劍南也理橋
梁築牆道則孟忠襄之制閩三海也新治堂輯郡志
則師尹之具瞻而董狐之直筆也華協夫爾租賦則

稼穡之不厲民而新苗之報罷也夫以黎峨窮邊衝
要之域猺落襟喉夙號難治公因其勢而利導之寓
兵于農寓威于德寓催科于撫字寓遊觀于諮帷露
冕總以眞性情著爲眞經濟發爲眞文章故能暢于
理而達于事韓子曰根茂者其實遂存之飫者其光
曄言內得之深而積中之越外也程子曰學之篤然
後行之果守之剛言遇有顯晦而道無汚隆也間嘗
仰觀天象玉衡主楚分瘠殘之上六星潤澤而文明
遠控南斗紫氣英英貫翼軫之野其占爲聖學光倡

人文煥蔚三湘七澤間有鄒魯之遺風焉適公督三楚學使當之令湖北八郡試事以次竣開蓁闢莽于先起衰扶弊于後庶幾可無遺珠乎頃者星沙之潢池既靖黔江之枹鼓不驚又將眺洞庭之煙津暮峋嶁之金簡與吾道南矣之懷焉然處煩劇嫌疑之時行其委蛇貞固之節而欲爲造化立心爲生民立命豈非難哉昔陳子昂感遇諸什倡明四唐風氣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實物外難得之奇寶朱子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爰抒所見作感興二十篇古今治

亂之得失學問邪正之異同以至三極六經之要章蒙養聖之基莫不渾然具備而燦然昭著亦與之所遇如此是集也有正字之岸然獨異而不托喻行以自高故凡閱歷天人時勢之變感遇以成其博洽而根極性命無不粹然一澤于理焉有考亭之探索微奧而出入風雅宜有事功行且守先待後察時變而視化成則與曾所遇觸景煙雲皆明體適用之學也吾故讀公之文而景行公之人覩公之遇而闡微公之心矣

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譔

皇清受命有天下三十餘年建官列職滿漢互用其間資格登進不一於科目也惟督學一官非兩闈士不擢最愼以公君斯職者大抵望重才高爲世宗仰而宜興蔣公愼齋嘗

皇帝御極之十有六年受命視學於楚夫楚爲大國山川奇秀士以文詞相高自屈宋以來聲名盛於中原以尊重之官涖文學之邦非公之任其曷有濟雖然

今則更有難者天下棘用兵生民重困荆襄長岳之間王師萃焉嗟乎楚之士其得離鋒鏑保父母妻子親戚墳墓日事鉛槧者蓋無幾矣公之往雖文是職然爲天子宣威命爲多士倡忠義使夫梗頑未戢之屬望風依光而至亦於是乎在丁巳之冬余謁公南昌公出一編示余且屬爲序公蓋不後進我不下吏我其忠誠謙遜感人至深豈獨遇余然哉余受而卒讀則公司馬筠州刺史平越所著也嗚呼公以諫官左遷外職宜必有不平于心者著爲文章非左徒怨

悱則黃州放達以時寫其抑鬱無聊之志已耳乃今讀公文于理必粹于事必練其字民蒞政一本於忠君愛國之心若不知其出貴近而蹉頻劇者公之學豈才人墨客足相頡頏也哉今者浮洞庭歷衡湘覽山川磅礴蜿蜒澒洞之致以出其經畫而敷其豈弟于以化絃誦之諴懷攜貳之俗如吾向所稱無難也學止起衰循職與文翁常袞相上下閩蜀已耶於公將行迺述此意爲序其文軌轍漢魏掩映唐宋諸縉紳先生言之詳矣游旣不能贊一詞也敬弁以題之

胡序二

蔣愼齋遇集目次

記
黔土興畧記　重建甕安縣學記
佟大中丞捐建馬牆記　嚴革協夫記
可禹橋記　新建觀音閣記
李浩營田鐲租記　重葺伞塲江通濟橋記
君子堂記　飛雲巖記
獅子山靈臺菴記 以上一卷　勦撫凱里逆苗記
雲貴部院甘勦撫凱里　應山縣修城記 附修城進事
重建應山縣署記　重修應山縣學宮記
忠烈楊公祠記　瑞州府迎恩門樓記
謁馬當土神祠記　重修顏元祠記 以上二卷
序
銅仁府誌後序　瑞州府誌序
盧赤菽女史序　余氏宗譜序
徐竹逸文集序　直木齋文集序
薛荔山房藏稿後序　放生河卷冊序
滄木齋近刻詩序　劉臣子見山詩序

收錄府堂公像譜序　柚山宗譜序
滄木齋文集序　江右方伯姚公頌章序
口懷堂稿自訂序　于明府退思集序
衡嶽志序　楚南試牘序 以上三卷上

序二

屺思堂文集序　懷麓堂文集序
華容孫氏集序　桃花巖集序
闓歸三十咏序　蔡氏宗譜序
鄧氏族譜序　贈浮屠慧雲序

表貞錄序　月課序
谷園詩集序　月麓堂詩文序
史貫序　紀善篇序
吳屺瞻聯捷稿序　觀心堂集序
藕灣集序 以上三卷下

文

請免召赦長夫文　星變告城隍至幸文
祭梓潼帝君文　告葬鄉賢祠文
募葺真武宮文　湖南驛鹽道去思碑文
壽任母文

書

報周立五太史書　答郡諸生梁吉書
答同年周太史書　柬彭準翰明府書
爲友人致新建鄭書　答同年宋容庵書 附容菴來書
再復容庵書 原書併附
復歸孝儀修撰論文書

啟

餞平越郡諸生省試啟

歌

滄浪亭廣孺子歌 以上四卷

檄讚銘行狀

駁傳燈錄檄　月課諸生檄 其一
月課諸生檄 其二　月課黃州諸生檄
月課湖南諸生檄　王丹麓像讚
二泉余公傳讚　周太史滄木道人像讚
徐竹逸像讚　路慎餘像讚
吳忠節公墓銘　文學殷子際墓誌銘

陳母駱太宜人行狀以上五卷

蔣愼齋遇集卷一

宜興蔣永修日價父著

同里諸子衆評

庠侄天序

男景祁京少　輯

記

黔土異略記

妙解也求其論也

黔之爲言黑也其義陰盛陽衰時寒鮮燠以此推名貴筑方域可知矣舉其大凡土瘠民愚俗尚固陋接滇連楚中附蜀川昔人棄不尚輪後世視爲緩圖是

李評

非修無外之規輝全盛之業者不顧爲然其擯於遐荒習異中土地無文獻人有見聞敢以身歷耳受之辭資野乘稗官之採掛一漏萬罪我知我略曰天體浩遠至黔而巒障其旁霧幕其頂地維廣厚至黔而石裂其膚竇洩其髓萬物匪陽不晞胡爲乎不日又曀日往月來成歲晴見夫夜光永宵風發發兮無時雨淋淋兮不已謂朝霞之兆陰而偏霽謂夕照之定旭而轉沉謂星月皎潔庶幾卜晝而氛翳杳冥謂礎磉潤濆幸可望霽而雲漢昭回雷之聲閃之赫啓蟄

句法參差歷落可誦

震爰始電時也乃萌於冬盛於春入夏秋之罕睹問冬之晷夏之日永星火越昴短運也乃暑不長寒不縮若晝夜之較晝一甚者睇北辰而繇邈揖南極於庭除䀨陽郁日色於中天仙橋灑神雨於半夜伏無揮霓颭不御繇得岈高下勢殊候氣鮮一山川變態動植難齊乎言乎黔之山繞骨而寡肉故上而爲崇岩下而爲洞府故有螺旋者有劍削者有坎而欲墜怒而若厲者言乎黔之水似奔而如帶故高而爲瀑布注而爲絕谿故有矢棘者有緜垂者有均而滲於

地潛伏而蹁於山者木猶山之髮乎草猶山之毫乎童如髡如伊山之性乎魚之保厥惟蝦乎介之族則有蟹乎不生不化何水之窟乎乃若聖泉百刺靜觀之爲更迭盈虛罍犂百峰數計之則九九外一東山領秀會城鏡橋飛虹天塹盤江鐵鎖兩崖相見峰雄對峙煙迷梵淨而徹骨夏寒波撼重安而浮梁綆絕灘水經流則山開葛洞岩門會泒則渡抱哀津石坡土社盈千油鑿煅關匪一蕉溪葦樵銀錠風驅雒云歷地褊小不無形勢可傳考夫樹梅多杏少梅之莫

備物微奇非徒文字陸離之彩

山累層亦實而槐杉松栢着於土可不根而茂豨夫禾菽易稻難稻之成歷四時乃刈而來麰雀燕貨於市同希有之珍紫薇葩豔到處翠森冬青質脩移枝成桂米旁取夫天星稗不遺乎龍爪休榆味美頻波分其榦不若插其條之易成瞿粟顏如渥丹沃其榮萊可將其脂以爲餌紅桃白李春謝敷榮而實繁如綴黑芝綠豆秋斂薄成而寶愛若珠胡桃十錢百顆資以裹糯椶葉千片分余製之成服方竹雖云脆薪倫脊攸存銅藤亦近粗頑老耄是藉夜明樹可代燃

氣瓠盂堪並用杏杵受波㒱物倘淪運風灌畦權盥持朱提之衞立券書茴花之色陽鵲徵祥仲春泣帝班鱗修盛列夏竊時然葛生家谷胡不緝爲布而荷牆爲編闌復克崖胡胝用其芳而想蘇與盡木猶何村參而恣役山羊何罪血以斃身司泉紅魚見烹赤水香蟲待捕堪喻人之蛇多生深山大澤恒處惡蠱之鬼半在壽汎妖蔡斯皆物土之沿可卜人情之尚其族則仲家狡廣九股悍強外有猓猓紫薑休必蒡龍紅黑生熟殊種其音則侏儒聒喇啾唧猙獰一

若縣蠻鳥語其辨其衣服則草裏螺貝絲縫屨纈異制或自首貫於足或自足上於肩或兩截露其股從其種而別其飲食則盡飭素所不尚掬水拌飯異習或用竹筐盛其餘或釀菽蕎吸其醨或擣茱萸啜其辣或燒蕨菜用爲鹹或醃腐魚肉餔其酸趣所好而僻其居處則臥草宿露自安亦有茅楹瓦棟而犬豕與互其佩帶則鋒刃竹弩不去兼有鐵鏃毒箭而睚眦必報其婚娶則吹笙擊鼓土音嗚嗚男女相悅則匹其貿易則用子丑寅等日支各以鼠牛虎等肖像

名場至期集商客民苗男婦貨賄與市其疾病則信巫尚鬼歌鼓賽神端公是狗其喪葬則椎牛饋感大喜樂而舞蹈相送則埋汧俗可矜心知不泯若椎髻於前以尊首負重於背以服勞索草爲屨以崇儉稍熱擷穗以重粒析之以指以尚潔日取新於穀而不宿舂以防侈竹木刻誓終身不渝以去詐薑蒜茄瓜椿芽之屬初山必薦新於公以示不僭市期必俟官長避役詣臨凡斗豕鹽布之瑣亦平價於公以彰無僞歲時之吉隻雞束薪蹐於官長官長勞以尺布歸

可見周家忠厚開基爲淨深遠

慮後求驗後味

苗民不孚長算遠覽長爲周到

而頂禮以昭奉上官長臨其地則移釜甑食物於外乃始治庖以釋猜疑土官入其家則挈男婦跪迎首項奉陳酒食以明有所屬至改歲賀節則族類俱從建子自謂有周之遺民若深有慕乎文武成康之盛道雉兔麋鹿燎原屏跡虎豹豺狼無林不棲同民即無文岡苛政不行齊土矣不無慮者雄黃攝自石中硃砂洵之土礫水銀得諸藝造鉛錫成以鎔鍊熊掌蛤蚧山有貯地大方皮器水西漆鞍畢節沙木烏撒鷓鴣烏蒙馬匹爲産不多亦匪奇特而侈而播名或

致徵求爾若驛遞之協濟與岗任俱衛窮黔金土官之酷禁苗人子弟讀書用錮其知識苗人佃耕漢人田土輒所爲百姓使官民不得安枕苗民永不知學身不得爲王民是亟急爲調劑更正者遍者削平羅鬼列爲四郡境依官多所徵蕎穀數並全黔當日將吏不無侈誇所獲而力竭思窮堪壓杞憂當事者其策所善後哉

巽者言其於中土罕一也略者猶千百中二也若云包舉統括則侯君子自記珍百日風土記博物志合成一書得旨星稠紫文綺合貫之昭明選中當推爲英絕領袖

羽衣翩蹮之形倚于其上明黔撫郭青螺題詞留
宇宙四大字于岩際石砦字白久而愈鮮其地每
至夜分必有微雨伏無揮箑臘不御絺黔無盛暑嚴寒夏則時用單袷之衣
冬則雪無分寸之積有坳而滲於地山坳無溪澗雨則潛滲入地潛伏而
踰於山者水從洞入數山而出踰童如兕如山無竹樹止生蓬茅秋末冬初
赤燒四起連延環繞堅之如火城不生不化水族無蝦蟹聖泉百刻更
迭盈虛泉在貴陽一日百刻一刻盈一刻虛如人噓吸故號聖泉疊翠百峰九
九外一疊翠凡百峰在平越三江口九十九峰在江之內獨一峰在江之外合爲百峰東
山領秀會城東山在貴陽秀麗甲全省入黔者必於此登覽焉鏡橋飛虹
天塹此橋上濱黔下楚豫之孔道也兩岸重岩竦峙絕壁挺立幾數百丈一水徑其中遇春流

暴漲秋水橫流時常有舟覆人溺之患明萬曆間
地有葛鏡費千餘金鑿石壁爲址以磚甃而橋之
凡三圯三築而後功始成行路者頌德不旣遂以
其名名其橋云及伯氏剌平越經此地見橋形如
長虹卧鏊底驢馬肩輿老弱負擔自山頂而下路
徑陡仄足無所駐稍過銜尖即墜深崖必甚慄慄
而黔撫佟公諱鳳彩號高岡者實有同心于是伯
氏請諸佟公各捐俸堵石牆數百丈環而衛焉厥
後遂無登高臨深之懼集中馬騎碑記即此事也盤江鐵鎖兩崖江在普安兩厓
高險難渡以鐵爲索鎖兩崖而覆板以渡相見峰雄對峙峰在鎮遠東西兩峰相望
中紆折數十里入黔陸行險隘托始于此烟迷梵淨澈骨夏寒在思南山高萬
仞上有寺名梵淨時若嚴寒至夏猶寒波撼重安浮梁緪絕重安渡在興隆
清平交界處此水爲黔中最險造橋難成故假舟以濟水漲則不能復渡矣瀞水經泛

則山開葛洞黔中諸水爲瀞水以其飛瀞而下也由諸葛洞出則入楚溪矣並洞上合
下開一徑甚狹爲亂石壅塞諸葛武侯征蠻時鑿之以便轉餉其後遂塞土人志云若要洞門開如
非諸葛再生來 皇清初亦疏鑿之運糧至黃平今復塞岩門會派則渡扼泉
津岩門渡之水會至泉家渡出洪江而泉家渡爲通黔之所石拔土祉盈千未至
貴陽三十里一石拔凡經商過其處俱用石皮立廟內書本鄉籍貫土神祠之祈福油盤煆
關睚一黔地以油盤名關之地甚多其必由者鎮遠而上十里貴陽而下十里兩處皆以油
煆石然後鑿成故名蕉溪葦榷舟至鎮遠有稅先泊蕉溪其船桅木納稅外俱府中榷稅
者留而不發銀錠風高新添上三十里有銀錠關形類銀錠高數百丈風從中入行人
至此疲極而息風厲不能久停梅之萼累層亦實紅梅綠萼花千瓣者皆結果其

大倍于吾土所生者槐杉松柏不根而茂四木剪枝插土即可數榮然不特此
四種爲然也稻之成歷四時乃刈黔地熱早夏秋多凉故蒔苗在三月收穫
必至十月來麰燕雀同希有之珍黔土不宜麥而麰麥更少其種有燕麥雀
麥即吾鄉所呼鴉鵲麥也紫薇到處羣森黔之花種紫薇獨多根之旁生者分之一
年可得數十本冬青移枝成桂俗取冬青樹縛于桂上芽發剪開卽成桂樹米
蕎取夫天星天星米類秋色老少年結長穗內有米白色黔人磨取粉以充食物稗
不遺乎龍爪稗如小兒指掌粒類細粟每種一畝可收數石黔人資以爲飯林檎
罌粟林檎結實似蘋婆而小剪枝插土即茂盛和根移栽者反難成罌粟皆大紅千瓣黔人家
家種之多者甚至畝餘蓄其子可取油供燃燈之用而其脂膏卽藥中阿芙蓉也黑芝蔴

出黑芝蔴與綠豆二種所收甚少故珍重之 胡桃 胡桃甚賤十文錢可市百顆行道者多婁
之以當饒粮 櫻葉 每銀一分買櫻千片人製之爲禦雨之服 黔 方竹倫斧攸
存 黑有方竹四稜楷整但不如洞庭君山之堅厚 鈎藤老藿用藉 名例鈎藤老人
取以爲杖 夜明樹可代燈 水西有夜明樹至夜枝幹有光瑩瑩若螢火以分寸許置
篩丹上可以燭字取歸投之溼地則常有光燥則光晝 氣瓢盂堪並用 木癭結成
形若木癭可盛飲食 春杵受波輾物 與吾鄉水碓同 筒輪遞風灌畦
製如車輪以竹筒密圍之上用風帆運輪輪轉竹筒汲水入田 椎鹽持朱提之衡
黔食川鹽路遠價貴民間不能多積每以稱銀等較錙銖長受 立券青藺花之色
黔券無銀雜鉛爲之形如藺香花紋此書契券註藺花銀若干 荔生棠谷 黔深山多
荔盛而且作不得刈蔓之法不能成絺綌而惟資之以爲荷擔之具 水獺 魚生深淵以不居爲
窟穴捕之者無如之何因豢水獺令馴擾每捕魚以網圍繞石崖網頂則留一孔下網後令獺從孔
中而下搜捕無遺者 山羊 取羊而生于山俗云血可活人殺而取之 司泉紅魚 布政
司旁池產紅魚取以待客 赤水香蟲 九香蟲出赤水衛 陽鵲徵祥仲春
泣帝 黔呼子規爲陽鵲二月即鳴坐而鬭者安逸行而鬭者勞若鄉酒食而鬭者得食俱以初
聲爲卜 班鱗侈盛初夏竊時 四月水漲潮鯽魚逆流入九股苗地河內至
大渡坡經凱里入都勻城河形類鯉而縮項鱗雜青紅官僚取以宴樂侈爲盛事謬搆時魚塔
怖喻人之蛇多生深山大澤 深山內多大蛇在山頂以氣喻人從下而
上行於空中自入其口 恒虞憑蠱之鬼半在毒虺妖蟇 俗傳蠱有

鬼或憑蛇或憑蛤蟆每中婦人與之寢處婦人飲食之至殺其夫與子又云入苗地凡有錢有線及
諸物遺于地者不宜拾皆鬼所布蠱毒也 術 衣服 苗服不一有全衣苴者狀如蓑其貴者肩
袖綴海螺雜貝及用綵緞多其髮髯而九股苗則有自首自足兩截之異 飲食 苗人俱用手指
爪飯而食 釀蔌蕎吸其醨 名咂酒以管注瓶輪次而飲 燒蕨菜用爲
鹽 黔無鹽燒蕨爲灰以水浸之取其鹹味 醃腐魚肉餉其酸 凡物以有酸味
爲上品 婚娶 每遇春秋佳節男女成羣出遊田野男吹蘆笙歌土音自言其姓名家世女悅
之即遺一物爲約男子遂行聘養女家生子後然後夫婦同歸 入貿易 有一定之日亦有一
定之地如子日爲鼠場丑日爲牛場定于某地既盡于亥復始于子率以十二日循環輪
轉端公 巫親呼爲端公 喪葬 凡人死則殺牛分饋親戚鄰友且集衆者平昔知識了覆
柩前謳歌唱歎數日夜然後塟 椎髻於前 苗人髻俱在前 負重於背 凡物俱約
于背汲水亦以背負 折之以指 黔秋禾既熟不用撫穫聚取男婦以指摘穗而棄其藁
新於穀 黔俗無隔宿米計口而舂一日食之必盡隔宿則不食矣 竹木刻誓 凡有
約誓用刀砍竹木令有痕持之以爲信即上古結繩遺意 官長勞以尺布歸而
頂禮 苗民凡有物獻于官者官勞以一二尺布持歸則聚男婦拜而寘之家神香火之側朔望
虔禮 官長臨其地則移釜甑食物於外 蠱物毒人必寘于酒饌內
若于露處治庖則不能爲害故治庖于屋外以明其無蠱也 改歲賀節 苗民自謂婦周
遺民故賀歲俱從建子月 大方皮器 安酋舊造皮碗皮盤今猶從之 水西漆鞍
馬捐皮也亦以爲之安酋所造 皮 鼎節沙木 貴陽有宜慰司所屬深山中多大木其埋

于土者與沙烏撒鶻鵰鳥獸地近四川有點烏蒙
木無異也鵡不如秦中之慧
馬匹安酋在明季歲貢馬匹羅鬼列爲四郡自漢
以産于烏蒙者爲上乘
唐來盤據水西今削平之分
爲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

一篇立柱

歷叙郡邑建置其縣出俗之所以當變與中土設滯不同

餘慶縣

重建甕安縣學記

夫俗之頑固至黔而極矣固而爲愚爲陋可言也頑而爲梗爲暴不可言也若此者皆不教之故顧黔處徼塞粵古帝王畜以不治降自漢唐宋元僅同羈縻仍其習俗至明而始置衛所以威之張郡縣以理之制科目以鼓舞蒸動之而或附楚附蜀附滇視猶飄梗隨其所委無甚輕重故民無固志迄明中葉乃建藩設省與閩粵並列爲十五國而平越之改郡則又在季世矣諸所屬邑悉析播之餘土隸焉甕安其一也其被聲教日最淺其地多深山密箐非鄉導輒不得入其俗多椎埋略誘恃拳勇好攜鬭官法抗不得行此所謂固可言也頑不可言也近雖稍稍變革而積習猶存不大變之則不大治沈予令此邑五年憂且憫之曰是未可以刑罰治也哦誦者有人矣董之無官不猶欲斷而無匠乎萃聚者有人矣獎之無階不猶欲汲而無綆乎甕雖小士即不足教即不獲與上國爭衡兩關何至棄之不教不設官至一歲薦之榮僅與白泥分黃平之餘乎用是與余計請增設然

職分列庶獻雖教職以務於官役不得行而庶薦如請是甕之士子不至皓首窮經姓氏不得一上之春官者皆沈子力也皆沈子所以爲教也乃復即　文廟舊址芟草除礫鳩工庀材宮殿門廡以與以備使人者望而思拜拜而思敬皆沈子教也是沈子不特欲去其固陋而并欲格其梗且暴也夫教之爲術惟是使人羨慕與欲畏敬端耳以甕之士子前此黯於深宮一遂个則庶獻

天子天子受而親試之延行且錫以圭組可不謂榮焉

而又日率其邑之人士讀書拜誦於吾　夫子之堂必有深者得其精微淺者曉其辭說賢者禀於心意愚者栗於肌膚發發改情鳴鶚變舌者則始之以欣羨文其固陋者茲不且以敬畏戢其梗暴乎雖然君子而欲化民成俗尤不可不思其本焉夫治化之本莫先於正人倫人倫之明夫是以設庠序崮修頑固莫大於不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甚者土官使苗民畏已不畏王法田主使苗民爲已役不爲公役爭一卵則父子兄弟持刃相向耕樵男女雜

君子化民成俗是至此始束

處同類信義不聞其與率由官斯地者土官豪右得中以小餌苗民不得親見長吏告其疾苦是以法撓而教阻則與沈子約毋以窮豚故改氷蘖操使法行於土官豪右土官不得禁苗民讀書田主不得匿苗民戶籍以親親長長之道表率漢人其耕樵務使別男女其鄰里務使相友助爲苗民倡因月選父老師儒爲苗民導以禮義解以書字暇則躬詣洞寨勸諭知識開斯廉恥生廉恥生斯倫紀正革頑去固在斯舉也而或者難之則與言此地已事吾聞黃平苗族

五種其一自別爲楊姓者服食婚葬盡效漢人且有讀書備弟子員應歲薦者夫獨非異族乎吾知沈子無惑因以望同志之官斯地者

按平越明初衛治其改郡蓋萬曆二十九年事耳取播地分設黃平湄潭甕安餘慶四州縣惟黃平湄潭建學設有教職甕安餘慶則附黃平教職無官文廟數楹僅有司朔望謁拜而已迨荒之境戶少詩書甲乙榜罔甚減不聞而廩貢僅分黃平之餘讀書者不得遂一試薦故鮮知學者之衆余至平越甕令沈君諭日昇餘令陳君諱世任詳請設教分貢部議以添設官役未便惟廩貢則甕餘兩邑照中土例行此　朝廷優郵荒域士子之盛典也附記于此　自記

周立五日以轉移風俗爲已任故用意周而立法詳其政盡善其言藹如豈虛談經濟者所能道隻

字
陳其年日常讀曾子固宏春筠州諸學記歎其湛
深經術根抵理學自是醇儒之言今讀先生是篇
最得子固立
言微妙處
任楂齋曰州縣學記必規地立言方爲切實否則
一夫子廟碑足概千八百國庠序矣此以黔俗起
議而推本于司教者
之身可謂大而有本

天矯奇崛非智察不能

轉折變化

探本之論

佟大中丞捐建馬牆記 并歌

平越治東有橋焉其地兩崖峭峙中流湍迴成之者
葛氏銳名費鉅力難後人功之因名焉自中原板蕩
遞徵沸羹而此橋屹如我　朝底定黔滇己酉之冬
恩來守茲土越明年夏巡撫佟公不以恩不材命築
牆兩崖以捍行者工竣客問曰橋之矣曷牆乎曰子
未嘗歷覽之乎其爲道也折旋峻嶒岌焉仄焉內削
絕壁外臨無極下者注坡身若頹焉上者登木足若
緣焉憧憧忡忡非牆曷衛焉曰然則牆之曷公始乎

曰夫此蓋公之過化地焉足之所履思慮生焉月之
所擊規畫詳焉夫牆之則縣公之履之日之焉則縣
公之未嘗忘乎履之日之者焉曰公撫黔踰載矣何
牆之自今日乎曰君子經國先其遠者大者焉今郡
飽遺甫官常焉賦禁羨耗盤會歛焉驛嚴幫協黜私
派焉稅革繁苛通貨賄焉疏詳考校崇文學焉役稍
積戀驅蝗勝焉畝正疆界戢豪右焉賓遠戲劇惜物
力焉森止焚燎滲昆蟲焉夫牆之則猶公之近者小
者焉曰牆之利乎曰君子因患圖逸焉小人獲便忘

力焉子不見夫輿者無𤸫焉乘者無墜焉負者無委
焉行者無蹶焉老弱得援焉困憊得倚焉利焉日
糴之費乎曰計月則五閱月而強焉計日則百日有
五旬而贏焉計工則日傭作者百十手焉計甃石則
採之伐之於近於遠未可里計焉計塗堊則權之觔
之凡爲數六千五百斤而奢焉計鈔貫則鹽虀薪菜
以逮犒賞錢日費千五百有奇焉計糗糧則爲粟凡
斛百五十而盈焉則費焉曰若是其厲乎曰力則未
嘗役諸民匠應募焉時則未嘗妨吾農是石工焉金

則出之撫之官非科非斂焉穀則發之官之廩非餘
非贖焉烏厲焉客曰善哉公之爲政乎躬涉險阻雖
久不忘公仁篤焉身處會城無遠弗屆公惠溥焉隊
稱肅紀次第徐理公不競焉補偏救敝纖悉靡遺公
無佗焉損上益下里閭用寧公不擾焉君子曰一事
而美備修公之政可以歌焉乃歌曰
葛橋之南砥柱坡一徑陿逼如懸河鱉蹢蝸附蹶噎
阿葛橋之北三元閣緣崖則建形勝亘東迤趨逝勢
多徭我公撫黔𣻐其疆夙挈晨景光蒼茫騶騶從者
萃旃很並與誠謀入較量吁嗟貴筑偽黍點湯火焉
痍延處處去泰去甚維我公擊豺拔薤安黎庶須臾
期月治功登芄黍芾棠棫樸新茀草成梁勤夙夜亘
細靡不歷公神小子胥謂聽耳提殷勤教誨諮蒙迷
爲語當年身歷處佈侵危巘俯臨谿壑惻心躊躇顧
焉者車肩者步扶者耄穉者孺時有人嗟難行路君
不見太倉儲米帑儲金
天子惠我老臣深寧使營田與買宅忍負憂患同浮沉
出錢易石出粟鳩工起視兩崖如翼如虹行者利往

居者無恫人曰仁人君子之用心吾曰此其見端而
裁成輔相直與天地同功而我公不尸云無往不欲
酬天家祿養之崇

周立五曰質堅而骨秀此文有焉歌調勁逸古音不墜
陳其年曰輿梯尙勁字字從檀弓考工中得來歌詞頓挫而又出入長慶張王間讀之每覺爽爽挺動
徐竹逸曰左圖公撥柔而成文歌辭峭拔更駕三唐之上

從貴人立論是眞理學眞經濟之文

裁革協夫記

語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古之善保天下國家者未有不愼用其民者也愼用之則治否則亂愼用之則安否則危愼用之則田野闢而財賦足否則土滿帑虛公私交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豈其然也我

朝驅逐流氛定川燕蜀吳楚閩粵倏忽蕩平未嘗煩一民負芻茭運糗糧爲大兵供億故民之從之如水如市豈非愼用其民之效乎區區滇黔片地何難走一騎抽一矢剋期掃卷而

頌聖朝莊正大有體

世祖先皇帝圖進之十五年之久始從事焉亦曰大兵之後中原民力竭耳乃滇黔底定駐鎭維艱

先皇帝又不惜歲捐五百餘萬之餉以厚兵力而戢擕貳凡以一隅蠢動上廑

睿懷譬若癬疥之憂雖全體無患而撫養不能去心蓋

先皇帝之念不忘民也如此是以經略閣部上體

宸衷下恤民隱飭令軍餉所至郵地官弁得以便宜開銷給價僱運一時民樂趨事餉無停軌甚盛心也無何而稍孱令嚴苛責驛遞驛遞力匱爰議幫協因循

抄劇無遺

歲出如畫

協而生科派因科派而生橫索因橫索而生濫應因濫應而生阿奉因阿奉而生情面一民也而拉馬而載狗而運貨斯而肩花木而軒優妓而輿罪孽皆民也一民之役於官也而上官而使客而親識而勢豪而差役而商而賈皆官之使之爲役也嗟乎黔陽一帶民幾犬豕之不若矣是烏識天地之性之貴人也哉總督甘公左右碩望畿輔重臣也

天子念徼荒邊境控制爲難特簡經理滇黔兩省愼之也重之也我公辭

陛星言夙駕汲汲欲出民湯火爲

朝廷重民也亦重民以報

朝廷也如勤訓練稽剋減繩貪墨禁餽遺威棱頒輯柔懦崇節儉躬勞苦無事不從民生起見尤於協夫一事謀之撫軍飭之司道張之示告凡屬下吏晉謁者罔不諄諄命誠誠以役民之力必妨民之農必耗民之財必輕民之故土必離析民之父子兄弟妨農穀費耗財室罄輕土蕩徙離親情散如是一二民苗不遠而之蜀楚卽與紅黑種爲伍耳公曰是非

上命意也然而公之爲此極難耳積習難破也前此者

一篇字义生出後半篇文字

非簡命乎注墅甚殷也萃此者無脈巿乎而公曰否
否因狥罔斷顧慮鮮成於是聚金錢給郵遞革協濟
舉僱募勸力行慫不率始之法令彙具纔乃經畫備
明蓋量遠近酌易險大抵僱價權輿於一錢一分嗣
有三分四分六分之差等行之期年小民曉然吾公
慎用其民之意即使客亦曉然吾公慎用其民之意
利派杜橫索歛濫應哉阿奉媿情面捐一時士農
業工賈安生如公疏所云米直一年減倍者其明驗
也乃公猶慮法久玩生日積蠹起緒疏入告訐謨洋
洋部議允覆

天地之心父母之心正是合一

天語煌煌謳石勒銘垂照彰彰愚聞之父母之愛其子
也非苟爲旦夕謀必爲之計深遠慮長久使永不卽
於始如公之於民豈非計深遠慮長久者乎詩云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乎且愚之守平越也後於
公之蒞黔蓋協夫之革始未嘗不病其扞格難行也
及奉檄訊衛弁濫應一事蓋兩閱月而驛夫至六千
餘名喟然歎曰何賤覷吾民而虐用之若是用是一
遵公令寧以罪我聽之皇華從者而不敢暴用一民

卽身偶公務跋涉必價僱往返不敢自欺欺人以速
謗戾爰奉
旨勒公疏于通衢俾紳士民苗咸知弊政永革役承命
爲之記刻之行館庶登斯館者共曉然于天地之性
之貴人而用之者之宜慎也縣一隅及天下縣此日
及萬年坐致庶民用康　國祚罔替公之志其益暢
也夫公之志其益暢也夫

路慎餘曰推詳利弊洞如觀
火陸宣公奏議無此剴切
任植齋曰　朝廷重民籍大臣體上意包括甚多
協夫特其一也前半舉大概可謂有源後半論一
節可謂有委

……必本古法

似水經注

說異

可禹橋記

夫禹之開鑿以天下溺也稷之耕稼以天下饑也夫然則溺不天下饑不天下禹稷將不疏不播乎夫然將語人曰濟必千萬人食必千萬人而後爲德將天下學禹稷者若是其難乎胡郡有劉君者直以可禹稱之夫君郡齊民也家非素封貲非道錄郎行在鄉黨不過中庸以下之材若其建緒梁江橋一事汲汲然有利濟斯氏之意焉江之名不知何義以其萃郡東南樂邪蒐賞皮龍諸寨之水約而納之如帶折

而洩之麻哈江故當大雨時行秋水灌河之日奔駛汪漭汨沒涯渚舟靡楫顛涉者蕩胥浮踵滅頂殞軀伊可畏也由是而鄉之有志者亦數數持建橋議乃數舉數廢或曰祟實爲之庚戌之春郡人持募簿謁余敘君之名次一二下蓋乞助告捐衛無不確然物力既艱衆心滋怠越辛亥春匠役索食促價無有應者羣擁君而訴之公君乃貸貲變產以必竣此役誓逾旬而諸匠役從水涯掘一石形類猪首人於是知江之義所由名亦羣謂橋之祟從茲去矣或亦曰以表君志也適自夏徂秋郡不雨者數旬余焦念焉問得微雨禾不災而江不漲蓋前此議建橋者築址甫定暴雨隨之貲棄功隳且有數也而衆又謂君曾何時云時維重九君功告成廼划羊豕以昭神貺廼肅肴豆以迓官儒余爲之涉其坡履其址計其高深若干丈矗起隱隆度其縱長若干步飛續崖阜量其廣舒若干尺並驅牛馬股餘三竅束受衝崩旁建四耳藥散吐納石之甃也整然壁之塗也瑩然水之[illegible]也縛然莫不盡善而可久也使君同衆謝事烏睹[illegible]

一筆收絕老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余舉酒酧之曰推君志也其可禹乎名可禹橋以示勸募倡捐受行之最若者并記

黃珍百曰以可禹名橋奇甚文之奇更是以副之想亦得壘成丈人所秘授者

周立五曰一氣盤旋夭矯而下如駿馬注波渴蔣瀾更有蹈空布險之奇其命意則惟在勵民義也

數語淡爲可概論佛骨衣數百宣一棒更入化

新建觀音閣記

余蒞任未閱月走會城道經新添未至五里許少憩亭下僧合恩者攜簿請曰亭之前擬搆一閣崇奉大士塑主持之余維素未諳釋典即世所謂國師法王者亦從不圖面語之曰大士在天壤無形無聲奚俟若崇奉之爲顧其旁有釜有薪日此奚爲者僧曰稍之擬奉大士致爲此爾向募此亭也無他願夏一茶濟渴冬一湯禦寒今數年矣非藉大士法力亭且圮奚爽渴之濟爲余曰然哉因計路費可稍餘者授之

步步緊

越明年四月再過其亭閣成矣莊嚴之相塑雘之工聳心動目且植木洗石可觀可蔭森森成概矣更僧則更端曰衲復有願亭非閣大士不永閣非田不永衲老矣無田徒且渙顧安所得薪與茶者覓田亦多願施者頗磽确行且累僧是田非價置亦不永余曰然哉復手授價數金越數月合恩指田券來驗請纍閱之售有主契有價課有數余慰之曰若願畢矣乎巳復跽請曰願賜記勒石非記非石豪右侵之雜徭苛之田且不永矣大士之奉爲余嘉其願因援筆爲

雙束筆力縱絕

詳其亭之由來與閣之奉大士田之必價置以見合恩之願必期成成必期善善必期永其不苟有如此者并爲之移衛守閫暨參軍蠲其賦之雜徭列其田之價直坐落坵段籽粒及樂助姓氏於石以成其不苟之志有如此者

陳其年曰立論極有斟酌韓歐諸公作釋氏文往往如是結出不苟之志四字尤見作文主意

任植齋曰層峰疊嶂皆空中設色此僧亦太一家頻而隨乞隨與真是其大士相現宰官身固是嘉與合恩然僧人無厭之請亦從妙筆寫出此是作文微旨　弟岳謹記

感慨無限

李浩營田蠲租記

蓋余奉檄淸丈至碭老站李浩營田不禁數數興歎也蓋站民李占春者爲余言伊祖李浩膂力過人前朝景泰初年巡撫蔣公題以守弁距隘備苗仍請給近站開田一百八十畝爲廩食兼募兵云嗟乎古人之念切吾民也如此古人之樂得其人而任用之也如此古人之不私其利也如此古人之不兢兢以錙銖利爲朝廷利而爲地方計長遠也如此迨李浩故募兵亦散田照輸糧故明之季苗肆橫綁掠奪刼

殆無虛日民甚苦之嗟乎惜不得李浩其人而任之耳豈憂苗哉迨我 本朝底定黔疆兵制一如腹地將領悉限兵額諸險隘一聽駐鎮撥防不得踰額召募故李浩之營名雖存而田歸民食久矣官此地者摟索此田初未循名攷實以爲營則無兵以田歸之李氏之後則有議在前朝非浩偵置故始以荒報繼以召墾報繼以養濟院報嗟乎果田卒汙萊乎果煩牛種乎果無告窮民惠乎然官私其租而猶未責賦于民也或曰私之未便繼此者然之會計矣而猶

履畝徵其歲入之租以補兵米之未足嗟乎倖入安在而濟民之利乎歲租在太倉不過秭米果有益於朝家萬一乎則安得不念古人之不私其利乎則安得不念古人之不兢兢以錙銖利爲朝廷利乎業此田者困甚或日久報上如之何嗟乎上之愛下誰不如我未嘗言之不可謂上無其心未嘗行之不可謂下格於勢迺援站民占春之懇上之司而司從上之院而院可收其賦蠲其租仰以其歲入之餘資三堡郵筒之奔走亦姑從站民之願非院與司意也繇此

而推今李浩而在則安知今之吾院吾司不樂得其人而任之乎其念切吾民不猶之古之人乎嗟乎何謂古人今人相去之遠乎前朝巡撫蔣公諱號里邑未詳然其事自不可泯今之爲李浩營田蠲租蘇困者其轉請則潘公諱超先號維宗其兪示則佟公諱鳳彩號高岡俱關東籍也並誌之以彰惠政於不朽云

周立五曰淸累民之產非勤與廉不能其文情入妙尤在追思李浩處反覆三歎憐才深矣

路愼餘曰小民好義當事恩蠲撫今追昔大有情致

心徑陡峭

重葺羊場江通濟橋記

蓋吾至平越而知天下樂於從善者之不乏人也夫世之所謂善者不私財不私力已耳以吾所聞郡之人數十年前有葛鏡及近所見劉趙蕭朝瑞者皆庶幾近之三人者皆以建葺橋梁功著鏡費金以千計趙費金以百計朝瑞金以數十計鏡悉捐諸橐趙則捐與募半之朝瑞則多繇募者雖功大小費之多寡不等而其錙銖無有私利之心則一也且人之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又病其爲已塗之橋梁已由之人亦

竟卽以寔賢立達學問措作測俗文字

由之通國之人由之天下之人由之似非切切於身者而三人者或竭數十年之力或竭數年之力或竭數月之力務脫人深涉之險以覩力之爲已者何如也鏡與趙郡人事詳本人建橋記朝瑞楚人僑寓於羊場江地歲壬子春水汎溢嚙橋之址過半朝瑞鳩工庀材葺之完固其堅緻龐厚倍舊余過而嘉之爲記其事兼以誌樂善者之不乏人云爾

徐竹逸日爲蕭朝瑞記橋兼進葛鏡劉趙絕似太史公傳贊

詳而摯使人一念一思不得無慚

君子堂記 刻黃絲楊老兩驛

長塗而憩郵館暮日而資旅餐此俄頃辟息之所易忽而大人先生之所加惕者也蓋民力之艱苦物理之耗斁下吏之況瘁舉顧動目所在都是君子至止共有所念乎念夫扈組何以登舁何以盈橐何以成而乘何以穀也念夫旄蹄何以驟脊何以穿息何以喘而瘦何以淋也念夫役肩何以腫足何以跛腹何以枵而役役之不能息也念夫站吏何以伺喜而前何以畏嗔而避何以承奉而無腹誹去後而有餘思

也曰忍吾欲窒吾忿濟吾滋味飭吾僕隸約吾貲橐平恕吾性情毋慍毋怒毋急濟吾饑渴毋徇吾從者之請俾恣睢休毋挺走僕夫毋急策以竭馬力毋賤一命之吏謂可凌是俄頃辟息之間不忘仁民愛物之義者也君子哉府經歷常爍光衛經歷萎麟趾奉委添設黃絲楊老兩站驛務館成請名於余名之曰君子堂而爲之記君者羣也有長人之德者也子者字也義存乎養人者也

周立五日字字眞摯語語藹齊仁人之言由楊骨裏凡京省郵亭俱宜大書鐫石

降發岳迹

復古情深

變化萬千

飛雲巖記

黔之役發鎮遠渡偏橋踰長坡四十里憩月潭寺寺旁一石傑然而起高可捕天者飛雲巖也其形若覧臂舒掌而微屈其指其體若竦立拱翼而磬折其容其勢若石之自天而降而懸於空其氣若霧之縹緲而游而鶱而聚厥前培後質爍光浮洞目駭心不禁倦趾之欲前也爰披其徑循徑而上凡三折歷數十級而登其臺臺可廣數十畝甃以方石翼以石欄蓋靈異之蹟昔人有知之者矣俯而睇觀或懸而乳或植而戟或欹而斜或整而鈁或軒而達或窅而密其成形肖像可舉似者若佛若仙若建幢而逕若張蓋而乘若高座若拜禮若指麾若品奕若鳴鐘鼓若奏管籥若龍蛇之夭矯若虎豹之蹲踞若獅象之捲噴若禽鶴之翔舞若藻荇之紛披若蟲魚之游泳丹若流霞青若螺黛淨若琢玉斑若散彩蓋極纂組雕鏤之能事矣爲之俯瞰凌崖千仞碧水一泓葩卉倒垂藤蘿上施俱世希有對巖一石爲巖屏蔽王陽明先生勒偈建閣藏焉巖非石則露石非巖則頑當亦陽

一折絕奇異

寄託深遠

有風俗人心之概

明氏所不取爾若乃松聲竹籟流水湯湯四顧無聞來自巖頂則又得之耳目外者而土人乃爲余言若輩生斯地登斯臺風不侵雨不濺暑無日冬無雪竊疑其故夫巖包臺外臺處巖中譬之堂室展簷縮戶風雨自遠而暑之無日由夏日南景短冬之無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巖南向故不受日與雪亦天地自然之理土人又奚訝乎因思吾人習處中原出入坦境烏知域外變幻離奇乃或偶得一丘一壑輒矜奇勝隘矣又或鑿地求泉累石爲岳以自誇異思矣人苟遠大自期何不一破拘墟涉歷險阻舒開心目使徼荒入我胸臆安在龍場窮厄足困陽明氏哉因以質之黔中人士黔士曰黔之地無山不石黔之石無不靈奚飛雲足傳爲繼余驗之果然郴岡之郴子曰天地靈異之氣不爲偉人則鍾於物是以楚之南少人而多石黔其楚之接壤乎生於黔者豈多讓焉

陳其年曰幽州陰森怵心駭目 郴郴州小紀蘇東坡外編至于立言本意無非爲 盛世揚詑未能之化方知烟霞泉石隨處俱是痴謨若作一篇怪石供讀何異管窺蠡測也

徐竹逸曰飛雲巖余兩遊之有詩而無紀今讀先生文益復快我萬里游也
陽明先生謫龍場驛勒偈于石人始知有飛雲巖今吾兒爲文以紀其勝此地當更以文傳矣嗟乎盡如古人詞荒徼絶域非人所居則天地奇麗之氣造物變化之態又孰識之而孰傳之耶　弟岳謹記

淡歷如畫

獅子山靈臺庵記

碑以記實也古人云聞不如見不見而聞胡以碑雖然春秋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千載如見則聞也胡不可碑聞郡高堡獅子山林麓谿澗頗饒空曠幽遠之致聞其嵐翠則可餐聞其泉聲則如咽聞其古樹則怒蛟挾雲聞其蒼藤則飛虬攫日春則聞有好鳥援人野花薦客秋則聞有丹崖劍雨朱葉醉霜雪聞其可以訪梅可以採茗月聞其可以調鶴可以聽猨雨則聞其空登樓空坐木杪泉空看雲起霧則聞其空理嚴空攜別墅枰空石牀焦尾信若所聞應與匡衡嵩少諸名山分片席矣其地舊聞有祖師庵建於明初傳二百餘年而廢于明季之兵燹近聞十年來瓦甓隳榛莽間地爲騎狐滑兎所竄穴遺墟不可復問逮今廢而復建也則聞自性持僧道崇始開道崇幼僧於蜀衣雖緇性喜與佳山水緣自蜀而滇由滇而筑凡梵刹之以地勝得名者蹤蹟之殆遍一日負其破盂敗衲至平越登獅山悅之謂可以居披其荊得菴故址遂束茅蓋數尺土寢處其中卒不去矣以

不朕閒府

浩渺無際千古未經人道

折宕而來一氣奔放

一手足復巷之居人閒其志爲許可相與左右慫涌
俾有所就自乙巳迄今拮据歷八年所爲之宮其宮
樓其樓門廡廚湢皆整整倍於前而加爽且理其田
之侵隱於土人者盡歸之如初而更其名爲靈臺巷
云余因思天地羅寘川嶽其疏密遠近高下廣狹無
不紀綱之使有條理如人四肢五官各位其處亦各
得其用獨黔一隅山盡髡水盡棄石盡如猙獰鬼魅
徑盡如蝸涎之傳於壁若不暇以法部署之一聽其
巉崿嶮巇叢權罷悍而不敢問今道崇乃於頑險叢

塞之區攄其空曠遼遠之處而有之似造物者有意
留此一隙以畀是人使得逞其志者而道崇更能以
落落旅食之稍舉數百年銷歇湮沒殆盡之業一旦
式廓之以垂於久則後之人聞其人聞其事者尚感
其志之足以不朽而思繼其業於無窮是所堅也故
雖得於所聞也不可以不碑於是焉碑

黃珍百日不特爲山靈生色似人爲翟曇長
價文筆之奇崛奔逸超乎凌韓嘩柳矣
周立五曰前段叙次崛逸後段名言高論
燃天地之奇讀者如探異境如聞清夜鐘
陳其年日昌黎作送孟東野序一篇以鳴字作眼
先生此文一篇以閒字作骨可悟文家鍊意格王

其文淵壯渦學海吼匯或激而成渦或紆而
爲穀鯨呿鰲擲掣電奔雷誠今日之昌黎也
任青際口耳得關目不得見此高厰山靈也目未
見得請傳聞此珍重筆墨也指閒字立議想見先
生位置
高處

記二

勦撫凱里逆苗記　判清平望城岡

起得堂皇

皇清定鼎二十有九載

今上即位之十有一年也。曆臻必世，羣樂有生。蓋由

世祖章皇帝之謨烈丕懋，而繼之以顯承無斁，以故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即滇黔天末，農安耕鑿，士企誦弦，迥越前代。非湛恩汪濊，大化翔洽，所致乎？顧其間頑苗狡黠，亂則先叛，治則後服，由來舊矣。而我　朝自

削平猾賊以來，諸如不足臣賦之境，非造薛如安坤者，悉聽其潛伏而生活之。昉古帝王所謂遐荒殊俗，願與治者治之，不願治者不強之義也。嗚呼，豈不大哉。其在穴凡窟鬼之倫，倫息屛跡，俊游洞窈，良亦厚幸。不謂蒙番啓釁，調集黔兵，逆苗阿糯、何開抵隙妄肆，妖巫糾集，烏合計乘吹蕞、婚婁，窺竊凱里營伍地。伍雜講等寨，翕然附和，大小九股，亦蠢蠢蠕動，無他意。謂前朝壬午之役，糗糧缺防，鏢蘇聲援，延緩將士鮮用命，可縱志耳。嗟乎，豈非愚哉。詎羽書馳會城，右

聚刊絡然

敘次脈絡老如讀太史公世表

陳列將帥科整服從衆

備之固有素也。時維制憲迅集軍士，協商撫憲雅訂機宜，遙會提帥，分布控禦，其司軍需出納而兼督儲糈者，藩憲潘公也。其擅淑問聲譽而克勅法罰者，臬憲張公也。綜理既周，師旅遄發，兵甲堅利，士馬飽騰。爰是啣制憲命而虔事者，握機權衡，則中戎副府王斌總領軍務；建招撫而繕怒僇力互應，則左戎遊府李開先名高鼎峙；紓鮮甲以奮起，則右戎遊府田龍練習戎行；闞虓虎以顯昂，維平越營思尺苗衆，則遊府周強閫警疾趨；同室救以無殊，維平遠鎮千里檄

傳則副府霍維藩；臨元鄭重市井，歸而不竦。他如兵難遲度，籌變務，使合室義在同心，殊塗總歸一轍，則前營遊府報陞太原參府葛秉貞，鎮遠營遊府趙昇，平遠營遊府蕭輝，暨隨征右都督馬思良，或一時並命，或因事續造，以及現駐凱里都閫莊文高，原任副府武邦賢，原任都閫李敎懋，或因分責成，或量材器使，悉稟承方略，無隕越焉。乃甫日而援至，再日而兵集，三日而兵大集。叛蘇斬首，刪傾逆渠，成擒黨，樀地五倘，衆抗顏將士，夾攻齊野，白岩峻阻，嵌空爲擢丢

總三句遒勁皆

白岩洞木山

岩山旅洞

黑窮深惡負失窟刀弩山積孩婦孕停苗始畏威我
用布德若凱塘凱梢火燒斬飛雞坒排條勸勇計生
等寨率先受撫格共鼈壺若蕎高報高革棠召盤趙
橋屯寨趙馬屯報擾古羊台史雞湊報兀等寨坒凮
效順競陳羊豕乃制惡則以雞講九股芬栭犄犄九
股悖而衆寨淆雞講逆而九股逞不一珍剿猶醆雞
遏火未熄也受命將士駐兵雞講宣
天子神武之威體　朝廷不殺之德勸以善義遏以利
害多方誨諭馴至再三大小九股用是悔前各遐頭

目俛首軍前刺誓不反者計戶口殷繁之寨凡四十
有二其零渺墟落不數焉是役也以標兵數千破逆
苗數萬之衆以六十餘日收七十餘寨亘古未一馴
擾之苗其械獲苗男婦例賞有功軍士悉撤給諸苗
親識俾得完聚燀赫震于殊俗惠佑浹於頑肖嗚呼
盛矣夫以我之兵力若此苗之窮蹙若彼大豈不能
掃除種類剷削根芽顧此蚩蚩譬同螻蟻人無可臣
妾地無當郡縣於諸聖后哲王置之不論我
皇上仁心大度動與古符方期懿此文德以洽四國用

彰
先皇帝誕敷未竟之猷勸兵黷武玉石俱焚有所不忍
制囷爰是貳執服舍散用班師而以救寧善後墜之
地方二三執事體此意也頤凱里一開苗之門戶黔
之藩籬戶不可啓藩不可抉方其阿稱煽禍張則民
疑緩則苗莫發於不覺制於不滋寧靜之福實普全
黔而句越兩郡剿觽震隣患至先受用是父老紳士
念前者之蹂躪蓼麻猶驚感今此之綢繆銷杜未著
維公心謙退不居智勇之名而部議確核不昭

規模宏遠氣色高華弁冕漢以後文字

宸翰之錄輿情踴躍謳歌貞珉用張威德亦以示茲蠢
苗毋狃輕量前朝故轍而忘　本朝恩宥致取滅亡
云爾

閱立五日將士効命勤撫得宜落落寫
來了如指掌可與平淮西碑並垂不朽
陳其年日嶒嵘刻畫雲繡張山岳
銘鐘勒鼎之才摛日蒸霞之氣

招攜懷遠一本至誠如陸宣公代草奉天詔令雖叛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泣

總督雲貴部院甘公勦撫凱里逆苗記 刺平越

葛毓橋

夫有誠然體天恤民之念者而後能建赫然戡亂詰戎之略有凜然振綱肅紀之威者而後能舉毅然帥師動衆之功有藹然懷忠抱孝之德者而後能布卓然定遠能邇之績故勇者生乎仁者也動者基乎靜者也業者本乎性者也惟我總督雲貴大司馬甘公有焉則嘗見其端居深念曰此蠢蠢紅黑種者流胡天不吊乎胡人弗類乎胡干羽之格不再見乎則嘗

運用十乎字錯綜可愛

見其正色危誠曰爾文毋朘民乎爾武毋吮兵乎其犲狠不生而雞犬無聲乎則嘗見其明明若有所臨洞洞屬屬如有所見曰

聖天子在上乎生我鞠我胡金革之事無辟乎嗟乎我總制公仁乎靜乎抑有至性存焉乎粤稽受事來聲靈所播擺瀉釗岡渡撫巴野歸化報牛率衆輸賦虜為餘孽削平黔地亘古不臣不貢之區公克丕昭

當宁神聖文武之懿震疊綏柔之率皆革心易面稽首歸誠恐後用是普黔之境雨暘時若百穀成而家室

寧向之鳩偽思寘者作堵安宅入黔之痛可目也迺者偽康東窺伺中甸震撼金江我總制公剋期設備介馬迅臨嚴飭各屬切用黔苗應眼未化為慮迺渺兹凱里密邇九股敢妄聽煽惑乘間肆俘正月元旬梟皆攺歲嬉娛羽檄忽馳羣心驚愕公曰毋張張則民疑公曰毋緩緩則苗蔓爰備糗糧爰飭戎兵于是統率則維本標總府王斌於是協應則維左翼遊府李開先右翼遊府田龍以其地近則檄平越遊府周強以其才長則檄平遠副府霍維飛而又佐之以鎮

遠之遊府趙昇平遠之遊府蕭煇而又廣之以陞任之遊府葛秉貞隨營之都督馬恩貝暨原任凱里之副府武邦賢都閫李敦慈焉使各因材力期自盡援以機宜申之訓誡毋縱梗化毋戮悔禍毋驚市肆毋擾耕桑聲援迅集醜膽潛摧用是開懷叛捨窩橋渠斬地五抗殄白巖丢黑險蹴凱塘凱梢火燒斬飛雞堅排條勸勇計生以及舊高報高革象召盤棧橋坐寨棧馬也報擾古羊台史雞婆及報尾等寨先後受撫反側之區采阻褒旅可謂赫矣而公猶惆然慮之

謂雖講九股勢雖𢧐𢧐不殄雖講九股不可得而撫
也不撫九股衆寨不可得而固也乃命將士駐兵雖
講多方誨諭爰及九股悔罪傾心刻誓不復反者爲
衆又凡四十有二蓋讀公諴諭再三之辭若椎心而
眞之腹矣維時黔氛甫靖我總制公滇旅遄行方越
關嶺適渡盤江而蒙番竄敗之報至嗟乎我公眞不
戰而屈人之兵矣則謂公勇乎其運籌決勝較伏波
卧龍而上之乎夫金江遥處滇末其堵禦機宜有難
遥度我總制公精貫金石誠動天地足未踰閫頓使

陸梁小醜膽喪骨驚可不謂志氣有以感召之哉且
夫凱里之役大小九股開闢來夜郎自大我公於偪
康東報警時蚤有先見嗣乃不動聲色坐收唐宋元
明來未一擾馴之苗七十餘寨其俘獲苗衆悉給苗
人苗人慶完骨肉至有銘心飲血蚤夜頂祝者則謂
我公仁乎靜乎其舉事也抑有至性存焉乎今
天子鑑公至孝俞扶母夫人返宅黔之人莫不奔走
哀號如失怙恃又核凱里之績嘉公勞勩將吏士卒
悉荷褒賚公之忠孝可謂彪炳人寰矣乎越民庶感

公無事則悲愛覃敷之如彼遇變則謝御得宜作
人苗衆之境稚席無虞之若此蕭勒部議彙報優敘
之
於石以彰威德而我公猶退然若不勝恖恖然爲善
後教寧計也則顧爲諸苗諭曰爾九股衆乎爾險若
自巖丢黑乎　本朝威福過軼前代率化者存存之
否則芟薙之如草胡自取滅亡爲則顧爲文武將吏
告曰
天子招攜懷遠總制公胞民與物苗猶民也無繁徭

苗鮮逋逃無恣威苗鮮逋向盍伻體慈惠之懷克盡
且教使遊閑永輯禮義漸興乎嗟乎我蓋見公之心
無不於民乎拳拳也其無不於民乎拳拳者所謂人
夜匪懈以事一人明發不寐無忝爾生者也動天地
苗豈偶然哉爰爲記而賦之以詩曰
天眷有德歸于
聖清篤生
天子府聖聰明薄海內外罔不率令顧茲苗族自牛
貢威之懷之維人乃貞亦一維公司馬昔在幾何[illegible]

丸而封 好如言 肖賠申 伯契庆 諸什

且直文武之先爰命哲理務俗不變創厥任悖興以
安莫慈父神君矢不干譴 章二 維公司馬忠本孝推何
恃邺恤泣血陳辭
天子曰嗟勉爾痛咨日臣中矜恐玷厥司
特許褒非永綏黔黎 章三 黔黎君子無恒安息日有綏
和日有整飭保之臣之無俾作忒化蜀變荆猶古有
則尚不負
天子明命元臣藩屏之德 章四
在任守制甘公懇辭再四不得已乃乞終葬思替
奉救葛鏡樁畔謂褒事後誓當以身許 國忠孝

大義見乎情辭非大
學問人不能 又記
周吉五日戰勝攻克俱從情性中做出此大儒源
本之論至其敘次敷瞻颺頌非誤真經世名文也

詩首上
進雅頌

徐竹逸曰起手一段取義甚大立格最高故通篇
得是氣之勢行文紀律亦與爾撫相符四言詩甚
美二
石癸

蜀撫凱甲凡所記反有詳略刺清平者竪揚
朝廷盛德為句越两邪合辭刺平越者稱美甘公
撫綏善政及臨事機宜而歸之忠孝本懷與為民
至意則平越士民当詞也一詩總括而紀大意上
頌
天子神聖下祝寮寀請其吾兄曽語予曰甘公素志
如此故附記之使讀者如
所參考云 弟岳謹記

忠孝 寫景悽涼語也

應山縣脩城記

吉陽列郡治北南通會城北距汝信地故衝其里暱
其山多川滙鹵瀉其土瘠而民貧流俗醇朴喜儒尚
信義猶有古遺風焉邑治舊無城隍迄嘉靖時安福
两王公先後任吉陽而城築迺就計今百有十年而
余始承乏兹土學製操刀已三歷年所
聖興初郡邑粗定流亡未集榛莽未平椒椽未瘞閭舍
未脩士商未復亦所在堪矜矣况楚豫間向經闖寇
蹂躪往往山寨千齋井市一炬老與幼爭乃狙萊與

奇古 徐公起元 時雲夢孝感兩

棘爭士田二十年來雉堞之不經破毀者有幾我吉
陽城高不過二丈周遭亦六百五十餘丈耳直以馬
蹄蹴踏之足成平隴而先任徐公杳然起而堵禦之
欲城脇兵羅壘守法從仰攻數數不得逞且被創去
徐公陞任而城遂失守余甫蒞境四顧荒蕪里社幾
何入城頹垣敗礫中見三數間茅屋擇其一二就茸
者為堂署蒿草蔓前庭事寥闃即有善教焉乎施木
幾軍需倉卒驛使驅馳僕僕馬牛支吾何策又未幾
黃麻汝孝間土寇蝟起縣攻城一日破兩隣邑距吉

堠同日爲賊破

陽纔百里勢岌岌不可支余募壯士厲氣巡城又集
郊垌村聚之不保者數百日以壯我聲援宼知備以
故不敢犯星馳會城乞師援勦甯餐蟣甲三閱月乃

叙事中插入情致語便覺卓犖嫣然

撲滅之間歲一再發而城卒幸無恙嗟乎江左書生
誰復堪此然自念夙昔所抵掌而籌者正當以今日
爲盤錯地於是安集流民循行田隴給牛種勸令墾
辟之均田清賦以急軍需以克鄣命日中爲市貿有

可入循吏傳

無平其直又以公餘進士子而談詩書訂道藝交無
役以非分干者二三年間族聚城中者千家士民漸

歸舊業庶幾日下邑小吏朝夕淵冰不及顛躓幸
催科乃可一聽考注耳亡何仲夏霪潦懷山襄陵漫
漫有魚鱉憂上遡荊襄下及淮泗城垣多告圮者而
吉陽爲甚夫吉陽百堵未作中澤難擾呼籲當事又
不敢以天灾缺正供萬目憂心巧炊無術若是卽須
之歲月可乎卒有震隣之禍則余何憶余京邸時先
任徐公秉憲西臺爲余言吏事甚悉蓋十五年前公
亦與修築云公茹荼撫俸裁便制宜城陴百丈咄嗟
而辦計余今日之役四倍於前而物力艱苦又百倍

之甦集士紳耆老議採辦事訪徐公舊陶處[illegible]上
又設新陶若干所按在官山澤之利役農隙之民而
勸與作具畚鍤備綯絞樵蘇煅石范土琢砂悉於就
近公所按簿程之時其勞逸廉其工拙劑余薪俸酬

又生一波

彼飢憊吉陽十里之民亦鑒余誠踴躍趨事不戒而
來空可計日成也共計城壕三百三十三丈五尺高
二丈應川磚料四十一萬五千五百有奇夫匠工三

應敘精細如荀考工記

萬三千三百有奇假稻五百斛有奇撙取舊城料什
之三民間無主廢垣料什之一俸賦什之一有半府

之孤貲穈之陳粟二十之一里甲析薪以充陶工十
之二陶之爲薪變價支費十之一有半而諸食所役
力不與焉起工於六月十八日告竣於十一月廿二
日數月間樓櫓立鍵鑰嚴壁壘如初守禦足恃亦足

龍然山立

爲吉陽慶矣雖然余不敏不堪吏治又值喪亂後徵
征孔棘奸宄時乘境以内流亡集歟椓斧治歟錢餉
疲歟閭舍蕭而士商復歟力行不逮憂心如焚未大
下編里廣陝者制也小悲求䘏民弗孚也爲父爲母
者說也畫之所爲可告於天者志枿白也慮文表[illegible]

因築城而採及汰木並所言之

得深文筋

其失則誣善政遷回民受其病而吾觀近者必然猶峻亡民驟騰怨聲速以仁厚忠信與爲朝夕而下又多侮慢寬嚴之際豈不難哉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治爲天下最處治處亂雖有不同而成就安全之道是在爲政者神而明之我吉陽壤地褊小積弊滋深余務加釐剔未諗於民間有禪萬一不吏事脩民不好訟持平聽斷之庶幾不擾此余兢兢于吉陽不敢遽觀厥成者也管敬仲有言曰地之守在城又曰城郭不完則亂賊之人謀吉陽城郭

古邻

仍結到城守千里龍身到頭點穴

完矣楚山以北保障隱然地方惠政不難次第舉行耳余故爲之辭曰鼠竊兮鴟來劍化兮犢回禾麻蔵繇兮墳索開腹心綢繆兮干城雀鬼故兵志曰守城之道不恃寇之不來而恃我有以待之不然釣援臨衝之制至今存漆城蕩蕩寇來能上彼忍彈丸中又何恃以無恐

周立五曰極應變綜核之才一本于王道中之字天下如宰一邑耳文更古色斑斕古音鏗鏘亦非三代以後之書

徐竹逸曰未雨綢繆經營條決非身歷之何能言之剴切詳明乃爾乎讀此文可知先生吉陽之治

此字是立事之本

蹟矣

任植齋曰虎橑石馬葛藤鉏駝忽焉百堵俱作庶民子來非仁心爲質何以克舉讀此文不獨見先生經濟且見先生心術郎訓云活千人者封侯世享將以是爲之左券云

附修城述事　計十條

一余朴魯人也悃愊無華居心任事與物惟誠而已故澁應應人卷諒之比城傾於潦估費者以不貲計余亦難之然又誰諉每自矢曰竭吾心血用培爾垣陴焉今城成矣述事以告耶寫我懷云爾

一親丈城垣

城垣頹卸工役繁興衆臺乃作厚薄高下不稽其數使料濵工弊難悉指若責付胥吏猶之未也余親詣城下一一手丈丈其横復丈其縱丈其傾并丈其圍工用物料不計而定矣

一清查廢料

舊磚未必盡毀廢磚未必盡爲棄物且不察所存何孫知益况貯佃民房盡鄰市井無知保無竊以自便乎爰諭工役分別全半各以堆積報數清數清而新造之數亦定矣後曉示居民[illegible]

盜官物律究遂使民無撄犯

一公議工役

力役必取之民應邑民居各以會計舊物力繁盛成會八十有奇兵燹凋殘存者半耳力多不等工役亦何可概施間詢胥役意爲低昂余公集鄉耆盈庭定役分列三等受工上丈七中丈五下丈三衆無不服

一作與子來

城垣重務經營子來庶民能施力不能辦財城頹

過半衙難點金責民以財幷拒力矣余恭心籌畫措備物料祇勤民力不用百姓一錢至磚柴取之近城而林盛者城灰取之專工而素業者獨其城役給以時値無不懽赴

一議造磚料

應土皆砂礫也故工用不久施之城垣每爲風雨所摧余募良工擇善土多用大力選耕牛鍊之每磚一口重以二十二觔爲率烈柴鍛之三晝夜用水沃之必足斯其堅且久也匠夫竣量勞之永免其雜役

一神道設教

大役所在不肖者因以爲利然一人耳目何能徧稽余躬齋戒示條屬胥吏歃血盟神以杜指索終城之役無有稱詐者

一稽察侵漁

神以示誠法以防詐稽察不嚴未盡善也余親歷窯所每磚一窯用若干柴親歷城下每城一丈用若干灰磚一爲率而餘數可約舉柴之積之用必

以權灰之入之出必以量防竊而詐衷矣

一任用老成

少年多不曉事又不耐勞又難服衆何以竣工築城未舉於城內外遍遊鄉約耆老名帖召諭督窯督城勤惰工筑一以督工者所報爲賞罰故事無不舉若中有使過微權行之而卒善勞不敢忘計名優免

一嚴懲塞責

小民何知重役了事而已基址不固次第不循工

力不到何以經久是役也論以先淸其基堅則倚石軟則施樁施三日禮築三日土灰必綱固土必鍾鍊細祭內外不如法者刑之不宥

一鼓舞民勞

炎烈之下小民勞苦躬自安居非所以爲率也余日周歷之不張蓋不坐乘一以家人話慰問問爲訓其不及衆遂視余爲良工而孜孜訪之其有人衆而勤工緻而善者豕酒微勞味若投醪

閒立五日半易中備椽細密可爲經濟者法

任楨齋日當[illegible]州賑荒則例假此修者

叙其倫邢厲取衆千羅山之難龍寨爲亂甫平創閣余黎垣之變

名有名義不茍

貼染作

重建應山縣署記

歲丁亥冬孟余始受事承陽入其邑城郭頹圮居民鮮少廬舍灰燼殆盡縣署榛蕪不可問矣未幾張邢肆虐隣邑江右金逆煽惑繼之斯時人心風鶴未暇他治止力圖底定耳比己丑患洪水傾城焦勞殫厥事露處不暇恤也越庚寅冬余奉憲檄考三載績因念公署久渝不可不葺乃民力凋敝不敢傷煩爰出俸錢鳩工庀材依舊址而經營之首建大堂額以明新明所有事與所重也左庫右倉示錢穀所司毋容緩也次建儀門謂衆所觀聽不可褻也後建居室啟倭攸寧耶備晏息之所也有從有廚日用所需不必矯也壬辰春後治思補一堂於中從應舊制覆用山茅固力不逮庶幾入是堂而草野艱苦情形猶目擊而心存也至內外建土神祠各一循行古人萃渙之義也官驛之廢建於署旁者兩所以應郵使以僻悍差以蘇民力爲衙坌任事不敢不虞也若夫候時有樓寅賓有衛藏卷有室則俟後之君子續而備之矣郁應俗土瘠民貧氣雖悍猶朴余六年間臨以寬厚

方將犴獄作結足見愼重民命處

勉以道義犯重法者無有故岸獄空虛焉或曰囹圄
福堂則圜土之設使人知畏余於此汲汲未遑良用
歎云是役也贊政鄭子時董其勞其循齋亦捐俸竣
事均不可無記

周立五日不事高談雄辨
而洞見愛民育物之隱
任青際日醉翁記憑虛布景游戲筆端此記據實
起義鄭重名教一爲別墅一爲公廨各盡其妙
不惟經營建築先後有序而因名繹義栽與戸牖
几杖之銘同旨臨涖于斯署者必使囹圄之風雨
除而鳥鼠去也庶幾
無媿哉　弟永侃記

人手筆

豎議宏肯文勢如雙峰並峙特闢生面

重修應山縣學宮記

聖人之大道垂亘古今聖人之英爽式祇區夏是故
常常變變道爲之昭森森林林神爲之竅蓋不廟祀
亦崇不尸祝亦宥者也然則古何以建學也學何以
祭先聖先師也曰聖人猶天地然廟祀聖人猶圜丘
祀天方澤祀地之義然天地爲衆庶父母其亭毒繁
衍天子無以爲報故祀諸二至而周所附麗則曠曠
者未知我饗否也於是乎有圜丘方澤之建聖人爲
衆庶師保其啓迪教誨天子無以爲報故祀諸二丁

至此一束將天地緯過後單就聖學發論

善手引

而難乎擬議則高高者未知我就否也於是乎有辟
雍之建而下逮郡國皆得置頖水委先師集多士焉
非謂天地聖人之卽寓乎此也謂育且教乎天地聖
人之下者非此無以盡其委曲之誠云爾夫然則邑
之有學學之有宮鞠爲茂草可乎曰不可天子無非
薄天下之意而冀天下之盡學乎聖人也故旣立太
學復賜郡縣皆立學而率多士而萃拜乎聖人之主
宮牆從崖賁鏞羅布蓋將以發多士敬且畏之心以
期廣乎聖學而厲厥賢能焉如子事父母入其家莅

於極似習集

豈枌榆必潔書策栖棬必謹不問丐知家多孝子悌
弟若乃德色鋤耰誶語箕箒此其家辱身敗行之子
且旋踵而起也我

敘事典則

皇上興方七載祀聖則饗祀不忒徵士則選舉數行
可謂不非薄天下士而且恭期遇乎聖人之道矣愚
丁亥列同進士選韡衲成均得進而睹法物典章之
盛炳炳麟麟其發人敬且畏之心者何限竊謂人文
蔚起非偉致也比承乏應土考應庠代產偉傑頎凋
敝既久廟貌闞然風雨草萊爲侵質歷長吏耻乃初

年鑿寇之不逞次年葺城之孔亟於今三年矣警息
垣固身雖中露衆以官舍爲請而不敢汲汲顧汲汲
於學宮而振葺之雖物力艱辛儀文未備而黌棟門
廡邃豆鐘鼓犧絲觀聽葢庶幾使入是泮者有以發
其敬且畏之心而不至生褻而賦同車耳若夫聖
人之大道與聖人之精爽固無乎不之也而善法聖
人者又不俟入廟將而始生敬且畏也

首尾相應無異韋然在山

周立五日以黃鍾大呂之音祈天經地義之論其
有功聖門作有裨于王化不可以言語文字目之
徐竹逸曰廟學聖人之主勞頭其聖人之道所關
羅翊之蕪也至以天地配說而歸功天子尤見識

高法老

記葺安學則通首是發人欣羨與敬畏意記應山
學則結以不俟入廟始生敬畏由葺安爲邑鄙瀕
陋之俗應山爲中土禮義之邦
立言固自有則　弟岳謹跋

急起議論爲後段衆

忠烈楊公祠記

嗟乎人臣事君而以身殉國自古難之故殺身成仁孔子原其衷曰志士仁人蓋要終始兼內外而言之也夫始或慷慨而繼乃紆廻外類果毅而中多荏苒堅志未堅道力未厚故利害禁其懷成敗滋其慮難易遷其守遲久變其節論者惜之惟我忠烈楊公捐利害忘成敗不計難易不渝遲久愚嘗讀其遺稿自疏移宮以至訖絕筆每三嘆息焉夫寡與衆爭不勝遠與近爭不勝直與狡爭不勝畏與愛爭不勝當日婦寺踞其至衆與最近之勢而又挾其至尊復肆其至狡之謀公與二三君子立朝堂發讜論納誨輔德非若朝夕左右之暱而其嚴氣正性往往見憚於人主勝負之數夫人知之矣勝則成而利隨之不勝則敗而害從焉難易之數又較然矣乃公意所欲言必以告章奏所著無左瞻右顧之態也義所欲行必期遂艱阻所涉無前跋後疐之疑也且當日婦寺未必不冀公之少遷就之也甚畏忌之故旋擢錄之故曲詆訛之故極挫折之乃公之告歸也曰吾

無負先皇之顧命公之赴召也曰吾上答吾君知已公之詔獄也剝膚殘髓頁刑永歎家人環泣而公漠不動容曰吾求無媿怍吾之術佛而已嗟乎是非讀書正志窮理盡性以至義精仁熟孰能以身殉國百折不回如此哉公伯兄高貴公諱清司鐸陽羨與愚伯叔父遊其門者譚忠孝輒娓娓不倦公長君勉齋公諱之易愛我

清將知任雲間司馬以抗勝兆吳逆之亂卒於難

天子方祭葬而贈卹之然則忠孝固由性成而父兄子弟誠勉之功又何可泯哉因葺公祠而并及之稽先朝賜公祠一所編春秋祀及祠役銀一十八兩有奇復其丁徭一蠲其墳墓賦糧二十石

今上二年削平海內江漢朝宗優給卷如其數勸忠也亦云宜也

周立五曰臣節之忠與良無異也良臣之志無不忠而忠臣必具良臣之學問惟觀所遇何如耳篇中摹寫楊公處激烈中其見從容此其所以能爲忠與

任植齋曰前人忠肝烈膽吞聲欲咽得此文代爲抒寫當日情事千載如見真足與顏所公祠堂記並傳

瑞州府迎恩門樓小記

瑞州東門之役竣矣蔣子援筆㩳然而記之曰瑞其興乎吾聞輿有象曰財用足曰人才生江右瘠土也而瑞爲甚故明季之困於賦也滋劇江右才藪也瑞非乏才乃舉於鄉者數軼他庠而往往艱於一第其故何歟維賦之困困於浮糧陳氏痡瘏踰三百年所賴前守楊公力爲地方請命朝廷下部議俞之痛乃瘳茲十餘年之稍稍安集者吾卜其蒸蒸生聚也楊公曾語余曰浮糧一役幸藉當事力邀

天子恩吾守郡十年可以無憾獨是形勝家言郡庠西阜踞勢過聳錦水東注一往莫制用是人文頗淹吾先年捐貲建閣縣治左冀頡頏而砥柱焉綆短工未竟又於邑署苦逼今且議去則於郡治形勢大不便子其圖之予曰唯唯未幾而制臺餝脩城垣之命下未幾而巡憲監理繕城之駕臨於時郡守葛公綱領之一二寮寀暨營守將邑正佐領分理之新樓臺濤河城培護址并垛墻備器械百廢具興維茲東門顏曰迎恩會城率由孔道攸往舊貌卑隘巡憲顧之作

而言曰是簡陋不可因循治也盍舍舊而新是圖遒鳩工遒庀材遒奠基計舊址原高一丈有奇今下深五尺上崇五尺有奇遒拓址原縱横各三丈三尺有奇今縱外辟五尺有奇內廣八尺有奇自柱礎迄獸脊約高二丈八尺有奇架以層樓翼以飛檐登斯樓也欞扉肆展騁覩淸雄家溙溙人總總薐秷秷積栗栗西挈宮墻之峻東挹錦水之波高者不亢逝者若迤補偏救弊之餘將必有偉人傑士出而樹不朽之業者區區同朝三館翰四柱史侈盛云乎哉吾故曰瑞其興也是役也官帑氏錢未煩絲粟倡助者督撫部院左右藩臺臬臺也巡憲則躬行董率者也凡有事茲郡者莫不捐俸殫力互勷厥功若朝夕陰曠啓處不遑嫌怨不避克堅實完好則巡憲遴委邑丞羅國紳潤副厥使也鄉紳某某地方某某黨保某某由肇工至竣役櫛風沐雨奔走拮据凡數十餘日書名誌厥勞也職官姓氏備載脩城記中茲不贅

徐竹逸曰一樓之建關係當事政治郡邑人才此文當與瑞陽山川同垂永久

謁馬當土神祠記

大江之流無不險者而馬當爲最昔人至誚合太行呂梁而一之顧不偉哉夫然則應涉斯境者惟惴惴恐失是懼顧盬稱而樂道之冀好風之我惠也夫亦惟是夙昔土神風助王子安一事遂今古侈爲美談則馬當之以險著實以韻著也猗歟土神洵爾愛才哉計余往返其地指幾盡屈每從舟次緬懷勝槪欲卽故址質之具以江濤湍悍事與願違視學江右之役捧綸空返嚴冬三日晨發小孤竊悵馬當故址

又失之矣肖及山麓忽焉風反舟子以泊舟告余舟中遝睇其中巒峻起如騎斯脊其回阜環抱如鬣斯雪中阿之丹壁而甍者祐神之所息歟急走訪之石磴紆盤猝難徑達歷越層岡復入江畔牽挽而上可五六仞始造其門門製不廣因所砌磚布上下額其下粉地墨字曰時來風送其上砂石刻字曰上元勝境入門禮神數其櫓棟不過三楹左右耳房僅爾各一蕭蕭如也出而遐矚俯瞰大江廬峰對峙小孤一卷若隱若現颯颯如也土神不棄此而棲其靈於寒波危巘之中子安得至此而曠其懷於高山大川之境挪其志氣有相感召者歟因訊僧以祠建何代曰唐祠祀何神曰水府天官旁則韋馱也昔之土神未詳卽屬此神與否大約江湖間神近是矣復詰僧曰此卽風送滕王閣者歟何所送者之無位也僧不知答余因思天下負奇抱異之士才不必遇猥瑣仳菆之輩遇無須才故磊落多見之高頁而福澤偏以桼廝碌聲猶江上清風未必盡被之文章爾雅之彥而販夫俗子反得乘便而趨其利也爲浩歎者久之

緊維茲神乃能孤行其意雅不欲凡材庸響汙帝子杰搆兼使乘權席勢者不得以文人慧業私親暱而紿賓從假子安以帆風竟夕抵滕王閣與高會集勝友而子安果能出其沉博偉麗之才發舒川嶽日星之彩語妙當時詞式來學誦者羨而妬者服子安以此享盛名茲神以此昭靈爽神之愛才才之旣神亦不愉快矣哉吾意千百載下子安固時與茲神笑語徘徊於其際也不畀之位何所托乎爰命次兒景祁申紙書大唐才子王子安先生之位凡十有一字投

寫得有氣象大寫土神生色

倘以幻少給微貲鏤板而表之金位於神座因東彭澤令君喻公護持香火以彰茲神愛才之韻事於不衰時丙辰十二月朔三日也次日解維去

周逸園曰滕王閣爲子安年少發名之地文如夙搆疑有神授其實馬當封家十八姨先有以助之也千秋韻事無人拈出一時感會觸地生情大覺谿然心目至於慷慨淋漓議論鋒起眞堪與子安文並垂不朽

重建顏元祠記

唐祿山之亂顏魯公起兵平原抗賊折其鋒由此四方奮起靈武正位郭侯以白衣典機務李郭大建功勳不二年克復兩京上皇返駕長安皆魯公之倡也迨抗節逆庭矢死不屈觀其叱希烈曰汝不知馬賊而死顏杲卿乎吾兄也嗚呼何其壯也同時元次山徜徉山水放浪煙霞自稱漫郎若遊方以外者刺道州時乃獨留心民瘼營舍給田招輯流徒萬餘家凡道州時勢物情最懇切者次山巳無不恢恢爲之杜

少陵謂得次山十數公參錯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乂安誠知言也世徒以石魚湖及唔臺㾧亭石室諸篇什傳其文字末矣嘗考輿圖誌祁陽浯溪上有異石峭絶天半次山作大唐中興頌魯公磨崖壁大書刻於上稱二絶天下之奇觀也余神遊者久之余向舉諫垣好言事不顧忌諱久且外出九江副臬使旋謫瑞州司馬越五年稍遷貴筑平越守謂浯溪當貴孔道上人生後起輒憾去古人遠而意氣感激必有欲爲古人言者余與兩公上下周旋神明閒在此役

文章奇氣亦與磨崖等異

也豈道左不相値余且浩歎去矣今奉
簡命視學三楚庚申四月望日校士營陽郡放舟下楚
山秀逸險峭蒼老青翠水湍迴迅發噴薄激汹固莫
有過乎浯溪者次山卜宅其中誠得其所也異哉磨
崖陡絕壁立若巨靈削而平上懸於天下臨溪若無
地露零霜殺風撼水齧不可剝蝕魯公當日竦身雲
霧中握筆如椽頭撼天門呼吸帝座削賊餘憤快洩
頌文中浩然一往塞天地間故鬼神呵護至今不欲
沒其誠也時余顏邑侯王子謂向有顏元祠址何在

侯悉言其處導往觀焉余曰士大夫氣節循良繫屬
綱常主持禍命事莫甚有切於此者也前之人已赫
赫乎此我輩方以節義正氣慈良遺愛望天下而獨
弗尊崇表揚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而聞古人之風
以興起又何貴乎主斯教守斯土也則二公之祀事
不可以須臾緩也邑侯倜儻斂贍精於治有古人風
喜立勝事聞余言發其彝好勇往過我余乃捐棄侯
與袁廣文相敷湊重建祠祀二公焉今祠事告竣堂
宇門闌堦甬屏垣俱如制二公之神固無往弗之而
生乎手澤所存墜咏居處所皆好未必不時一眷顧
而以扶植綱維愛惜民物之意鼓之舞之以盡神使
此方人士砥志礪行凡二公所已爲者無不能爲未
可知也嗟乎世人好事者多自爲其不朽不知身未
往而芟除劃削若不識有其人夫二公率其天性志
氣之所必爲惟殫心竭力感夫天經地紀國計民生
有一弗就宛且有餘憾而身後固無問矣而今之傳
之者且何如也惟祁之人士拜於其祠者其亦深考
二公之行事實求其流風餘韻所自起不亦可以得
其本哉

氣節循良兩難所重固見流風餘韻之不可隱沒
獨揷入磨崖碑事有拔地倚天之概借奇觀以發
奇文如得所未有
門下屬吏王蒔敬識

文勢險
反
之千收
民旨當
照州而
嘆

序

銅仁府誌後序

善哉梁子之為政乎夫政有蹟有文蹟因乎事文見
乎辭事在加民辭在垂則事備而文采不逮謂之固
文著而事功不逮謂之誕君子與其誕也寧固按籍
而繫計戶而耗披圖而繡過野而幾師儒濟濟不聞
弦歌高下鱗鱗賈藏蛇豕奚誌之為雖然君子之為
政也豈僅表著一時而已前乎我者千載而上善者

吾師式者吾鑒也後乎我者千載而下吾善其師吾
式其鑒也銅之民昔胡瘵今胡愉銅之疇昔胡蒿今
胡藝銅之庠昔胡鞠草今胡菁菁銅之山谷昔胡伏
莽今胡蕩蕩入銅之境觀銅之三數大端而梁子之
蹟著乎銅者可概見矣是梁子治銅之蹟不必以梁
子誌銅之文顯也乃余樂稱梁子之蹟因熟觀梁子
誌銅之文今讀其書簡帙不繁義例悉備如職先守
土則規疆域如事在因時則載廢興民惟本賦重本
撥則記稅徭土有風風從上易則概俗尚流峙環拱

險阻盤錯星祥於斯扼隘於斯爰次山澤次關梁治
教觀聽神鬼發祀於時臨蒞於時妥侑爰次署治爰
次勵有若表職官請宦績其有寮采一德先後輝映
之思乎若誌人物染飾義其有文行同歸士女不爽
之願乎中如貴用物賤異物而余砂志草崇正學黜
異端而仙釋僞撥以及文人碑序詩歌之不遺苗種
習尚服食之附夂炳炳熊熊非梁子取銅之情僞變
慈危險艱苦熟籌之胸而洞悉於目何以有是是梁
子之文何莫非梁子之蹟也哉蓋梁子守銅十年所

矣草昧經營飛鴻安堵心力為枯今當事具以成績
入告行且將膺節鉞以守銅者展大猷為於天下後
之嗣梁子而蒞銅者原銅之始暨銅之終致銅之治
欒銅之變在斯誌矣余讀䌓而縷述之以見梁子之
政非誕非固而余言之非諛也用附名公大人弁詞
之末以贊之

閻五五日事事勘到實處是濟世木領語語消到
精處是著書能事含英咀華拆燦四映余又想見
其與剖容
與之致
任淮齋曰通篇從梁守立論蓋提誌中官師為主
而學校食貨諸則自隱括在內是能見其大者

瑞州府誌序

夫民生之待命於君父也猶草木之待澤於天地也假令草木之生而爲暵爲乾則必不能舒遂暢達欣欣焉有向榮之意夫民也而竭其脂而蹶其力猶措之焦爍之中旦暮不能繼即倖綴朝夕矣惴惴焉詎子若孫之無以存活將廬墓之不保而適彼樂國也又烏能讚歎歌咏闡揚盛德於無窮也哉惟我筠人之生於今日則若日月之久晦而得明焉則若江湖之久涸而得潤焉蓋筠人之苦浮賦之累三百年於茲矣自僞漢僭擬奸民冒賞繼以明太祖之聖未遑革除故天下大定而我筠人不免向隅之泣蓋讀郡誌所載疾歎愁苦一編之中三致意焉當其時有司繪圖在廷入告未嘗乏人然子孫棠業而安罕議民疾又或以祖宗成法未可輕議否則謂蕞爾茲郡疾苦何足介意是以終明之季或減三徵七或照實糧起科終無暢然拔之湯火之中使筠民有更生之樂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手闢乾坤心周寰海仁民愛物之意發於大懷當　親政肆　覲之年慨然念及窮簷利弊俾藩臬大小諸臣竭言無隱故筠人數百年來疊籲相告者爰得上徹　天聽言之而即行行之而竟盡如筠民之所願迄今讀浮糧積久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之
俞旨藹而側斷而無疑非
聖主度越尋常萬萬烏能有是乎稽浮賦闔郡加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零今照唐宋元原額減至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零而所屬三邑各以郡誌所載叢貿受賦大哉
皇恩筠民今日而始見有父母今日而始見有天地也其具疏詳勘奉
旨始末筠人久已勒成一書記之碑銘今復取郡誌續脩後數十年來遺事如忠孝節義人物科名及興廢損益諸務廣搜詳訂參互附入焉
聖德之滋汪備郡乘之文獻意若曰吾筠今而後可無旦暮不繼之憂矣今而後子若孫可以存活無棄鄉井離墳墓之憂矣其孝廉胡君起龍徐君還陳君大

忠朱君掰等問序於余余曰然哉美
皇淸忠也詳世德孝也垂後裔慈也布之國門可法可
誠信也以忠爲本而孝慈信從之余與令公張君頗
有同志敬輔以成之

周立五日淬權一汰四野催忭周禮安樂和親爲一書其瑞𢡟之謂乎文之跌宕古健亦若喜氣洋溢而出者

陳其年曰浮賦之累向因張陳二尊故吾吳與祿章同受之讀是文泫然流涕誰復爲吳民請命也援筆附記

盧赤葭女史序

爲治之道在乎正人心敦風俗而已人心不正風俗不可得而敦也而人心之乖反風俗之偷戾往往肇於閨閫床第之間漸漬蔓衍於鄉閭邦國浸以成風而不可救嗚呼可不愼哉我觀女史一書而知盧子之治辰與盧子之所以爲治也世之爲治者吾知之矣章明文具矜飾名譽幸自表著而已而原本末端爲猷不遠虛聲在塗叢諸在室匡合之功貞觀之政非不爛然過諸之未臧譬猶翦綵綺麗近工本質虧

缺君子傷之盧子於聽政之暇舉女行手輯之上自
皇古下迄耶代凡爲妍爲媸之幾微必辨一念一事之究竟必詳其書有美有惡有發有誠有長而不諱其短有醜而不遺其善故有譽而不厭爲求全有貶而不嫌夫節取誠以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其情熾熾則流流則難反其情其其則爭爭則必亂史也者防微杜漸撥亂而反之正者也煉石補天聖也而後世援以臨朝稱制乘桴晝遊神也而詩人譏其同卓將劍盧子於篇端三致意焉豈非以內言不出振

有言不忠

古常經男先於女有家定則一切聰明才智動人聽
聞與夫越閑踰閑自稱風雅者雖人世之欣羨與訕
笑不同規以婦德終不若貞靜純一無非無儀之爲
正也故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夫惟夫夫婦婦而
後父父子子而後兄兄弟弟而後君君臣臣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后妃之德譜
于鐘鼓琴瑟而後武王周公因心篤慶以逮江漢汝
墳之遊女吉士無感帨吠尨之俗也室家之道脩天
下之理得詎不信哉故生而女者不可不讀此書富

女史訓剪更剴

貴不驕巧慧不作孝敬不衰禍患不避此書訓之生
而男者不可不讀此書毋俳豔質毋美姬姜毋挑桑
陌毋棄鶴林此書誡之嗜好正剛柔理廉恥生教化
起此書之功堪並左氏名之曰史豈或誣與且吾聞
盧子事二人孝待昆季友諸嗣君恂恂動循矩矱則
此書又不徒見之空言者是盧子之治辰率是物也
顧其治爲辰之所由本而其理非區隅之所域

黃珍百曰叙女史而綜括齊治
平之理可與大學衍義並傳

徐竹逸曰女德關于風俗人皆知之從未有言之
詳切如先生此文者中間聰明才智一段尤爲時

余氏宗譜序

予嘗讀禮而知人道莫大乎親親也其言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夫以民志之放紛俗尚之龎雜而刑之庶之惟親親是肇則親親顧不重哉我覩桃溪余氏若君信君義其人可謂得其遺意矣考余爲江右著姓安道公璹以諫議顯於宋越五世而定宇公玠始遷淮安越七世而淡菴公斌始來陽羨越八世而伯涵公海卜居張渚司之南即今所謂桃溪也因聚族而處世其子孫焉其間歷宋元明代有顯人人有顯績不暇述述其所以卜居之意而知余氏之祖伯涵公之爲子孫計長久慮深遠也夫子若孫之狃於淺近無深遠長久之圖者惟侈與鄙耳鄙不可居也侈不可久也我陽羨僻處毘陵郡隅而張渚又爲陽羨水盡山深之境不無近鄙然而人習詩書戶敦禮讓不可謂鄙且其地有田可耕有山可樵有竹木芋栗之利可資生

深本之論

一篇之骨

善子擇子孫科見微

理居其間者能使手足舉心思無蹺反是則餒古云民勞則善心生又安得侈嗟乎是眞余氏之祖伯涵公之善爲子孫計乎而經畫未周聯涣是慮數百年來不無隱憫越十五世而君信君義惻然憂之廼謀族衆廼捐儲囊廼奠祖基廼創祠宇廼條宗約廼次譜序棟隆而吉文彰以明志渙而聚可謂願宏而義詳矣予忝辱余氏十五世孫壻因獲登其堂謁其主將其族姓見其讀者能文耕者勤負者力生理者詳慤和而飾儉而好禮我於是歎余氏之族可久可大也嘗憶予大父五山公語予父都諫圃仙公曰桃溪余氏多隱君子若二泉公者不襲詩書動遵矩矱無中人産雅能下士禮賢今人中未易多得予父都諫公因命予甥於外父二泉公之館予親承教訓外見其居家肅課子嚴待族姓輒範以規則時時以隤墜宗緒爲誠予於是又歎予大父之能知人善締姻也予外父之長君德涵少能文章長饒山澤偕予歷燕楚患難不渝次君君輔誠慤忠愿衆推長者其孫枝玉立頭角崢然予固謂善人之報未可量也君信君

義皆予外父二泉公同覺析箸朝夕提命之子行也茲者能承先志拓祖業體前人爲子孫計長久慮深遠之意俾敦睦享祀世世勿替後有作者翔步天衢發舒大業親親敬長之誼始於一家而放諸四海將俗無靡雜志鮮放紛莫不由是區區家乘誌美云乎哉吾知二泉公慰矣豈惟二泉公上而之伯涵公淡菴公更上而之定宇公安道公亦無不慰矣

貴珍百日通篇立論皆足維持名教扶進風化所謂仁人之言藹如也

周立五日氣局醇而肆議論簡而嚴兩漢議禮之文也

徐竹逸頤息齋文集序

立言固不易易哉夫立言而使聞之者躍舉闢此亦立言者之過也吾人學孔子之學縱未能行亦當言孔子之言孔子之言見諸論語二十篇者不過於日用常行之地使人敦本務實而已學孔子者經傳之外無文章身心之外無詮釋如是焉爾緣衣三百色如之何盭而非正也吾邑徐子竹逸學孔子者也力行之暇雅好立言向以頤息齋詩集授予余讀風雅四言不邁將毋慨然如見白華華黍之遺焉余也固陋不能詩則不敢言詩頃復集其記序傳說等文見投余見其根極情性推明矩彠備所謂學孔子之學言孔子之言者意在是歟適更即其言以爲言言其與族黨言則言孝弟其與昆季言則言愛友其與姻戚言則言敦洽其與朋好言則言忠信爲服官言則言職守爲文人言則言神理爲功成將帥言則言息兵爲齒冑師範言則言上德爲學士大夫言則言正命爲虛無禪寂言則言實際他如良朋勝友之集則有明心見性之詞纂則淵素之家則有進道入神

言之警動聞者汗下

之語此豈苟言以合世時窮而業工者等哉夫感人以言其術已淺夥又言不衷理務後逐末使人採春華而忘秋實故曰立言者之過也夫吾黨不幸而生孔子之後不獲親承孔子之教猶幸生孔子之後能讀孔子之書述德詮無可表見於世艮懈夙夜而又不能託之空言闡揚理道使聞者循而返本厥罪滋深後更恣浮艷之説蕩後生之心以視徐子所逸之文其詞其義何如也是説也余與潛木道人素有同志今更得徐子吾言不孤矣徐子其謂然乎否

起舁似莊子

反覆發冷文境沁然

直木齋文集序

嚬嚬乎莫之致而契乎四海之邈不相謀而信乎十百世之久者其斯文之聲氣乎夫相和以聲相取以氣亦猶冰不言寒而人知其寒火不言烈而人知其烈金石不言堅而人知其堅也使吾之爲文質之四海而不能無一人之疑俟之十百世而不能無一日之不合而人之知我且不必如冰寒火烈與金石之堅則我之自視隋珍也和璧也人且魚目而燕石之矣是以聲之相和者不廣氣之相取者不眞皆無與於斯文之數也余讀任子植齋之古文詩詞而得其理焉植齋余平生之畏也其行端其神毅其外澹肅其內沉雄少時即出其孱孱力與經義相終始剖幽窮與世所未至先之世所已至去之窺其意正如探驪龍於穴必欲以領下珠還若之而鱗爪所在直視之爲無有耳厥後植齋以俊造齒冑於雍余亦備員闕下晨夕握手之次未嘗不期之以爲天生若人必非偶爾豈區區僅以文辭著者而植齋果於是秋聯萬里颷挈鵬籠凌霄而起維時王公縉紳碩才淵士

立言之任與名位相當

豎夫山林高隱里巷經生無不知吾植齋者亦無不知吾植齋之文者籍籍聲斁間幾與漢之江都長沙兩傳等故聲氣之奇植齋不自知其以余亦不能爲植齋言其以也無何筮於易兆以井渫不汲告植齋怡然曰文辭固非異人任也其老我於是乎他從何冀然其文益奇而聲之相和者益廣文益肆而氣之相取者益真嚮此豈彼夫豈無故而出此且詩如太白少陵文如永叔長公而衡量銖黍者猶謂互有短長以余所讀植齋直木齋集無體不備無言不工豈不凌今轢古哉噫以植齋其人而僅以古文詩詞頡頏於公卿大夫之前唱酬於高人逸士之內歷落慨慷睥睨歌呼於山川雲物蟲魚月露之間使天下之人舍其大者遠者惟是取其嬉笑游戲空曠孤迥之寄於楮上者恐之不去口傳之不衰朝而泣之不遑力也能不爲植齋悒悒歟雖然抑聞諸竟陵鍾子曰人世浮膏俗饒必擇一福人畀之况乎多取造化精英之氣久奪人士筆墨之權寧渠無福乎則植齋之以古文詩詞契於四海之大信於十百世之久其得

推重人品又進一層

於天亦已奢矣夠其聲之所以相和氣之所以相取又不獨在古文詩詞已哉茲者海內多故

當宁側席求賢將必有以石渠天祿之地位我植齋者植齋出其古文詩詞之才揮灑洋溢登歌清廟誕告多方斯文之聲氣藉以益彰余拭目望之又奚爲植齋悒悒歟

徐竹逸曰有真文章斯有真聲氣令人動言聲氣而無文章以通之其聲氣必假讀先生文可識文章聲氣四字真詮

層叠而下風裁卓犖

薛荔山房藏稿後序

余入笏葢得交朋鹿敖公云與公接言方行矩偱然不羣卓乎有道士也越兩載公出毋先人龍華先生藏稿見示展閱之始知先伯祖中復公由先明神廟癸未通籍貲受知於龍華先生及備讀全稿則先生爲先曾祖北山公介壽有詩爲先伯祖中復公入覲應名莫不有贈其問答往還見於尺牘者又纍纍未易盡葢由中復公釋褐後即令宏陽宏陽距笏不遠而龍華先生澹於仕進大半家居故遊先生之門者

十有六人而道義㴱勞諮詢無間則於余伯祖中復公獨多嗣先伯父盤初公守信州巡湖西又復得晤朋鹿公以締世好余作而歎曰文章聲氣固曠世而同符也哉余伯祖出於先生之門余曾祖惠邀先生衷言之贈余伯父兩宦江右獲與朋鹿公尋先代之好項余謫笏陽得瞻先生之故里誦先生之遺文景先生之懿範并得與朋鹿公探討淵源因得進朋鹿公諸令嗣剖析疑義百年一日異地同堂嗟乎謂非文章爲之也哉謂非聲氣爲之也哉因踸而請曰余生睌眛所由來無能爲先人報知已敬誌一言以備世乘若先生之道德文章牛郭兩先生之言見於親炙者簡而該矣小子猶聞而知之乎何敢贅焉

陳其年曰情事婉娓烟波無限

放生河卷序

我郡别駕水利熊公來視密纂仁聲既洽爰及鱗魚設放生河於城東之潭廣惠愛也汪君聚五承公命葉室防守畢觀厥成名公讚誦之詞彙成卷冊攜以示余余又何贅耶余自黔來官於黔而益知魚生之空惜因與言黔事黔之境山多水少其爲溪流澗谷處須山中僅萬一耳故魚極少而溪流澗谷又皆深蹊詭丈廣僅尺計魚蹤率潛陂崖石竇間捕之者網罟不能施用鸕鷀索之水底其扃固而力鉅者至蓄

獺以狥乃若獺若鸕鷀又必陸舁以臨其經而後人足有所憑是取魚又極難嗟乎以少若彼以難若此胡不憖寘一魚者維平越處黔之東爲中塗爲孔道使客之車轍馬跡日至地主之郡勞館餐日陳又郡治有監司有郡守有遊戎有衛閫地稱署繁凡宴饗餽遺之數爭尚一魚魚競取諸葛鏡橋下一泓水乎初至橋側無居人有居址怪問其故答曰是爲魚驅也緣居人舊亦捕魚乃監司向索之郡守又索之遊戎衛閫又索之魚生罕繼捕力亦窮鎖項鞭笞身[illegible]

但斃衛與鸕鷀悉醫脅腹爰皆棄廬焚舟而走諸使之亦可哀也乎曰自我禁之何如時適監司本抜以語遊戎衛閫皆禁烹鮮焉又爲之約自橋而上至三江口自橋而下至三郎鋪凡十里許概不得捕魚或上官過客問魚職惟郡守是謝比年橋側誅茅矣二年速棟矣三年五年聚廬居者且土闢矣余以五年遷去之日羣請勒石永爲捕魚禁乎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安知夫繼此者之議吾所謂魚生空惜之故乎識吾所謂魚生空惜之故而姦宄攘竊居鄰

猶隱其畸護之而畸鎊之顧安得如我熊公因關澤之泓勝爲魚鱉之淵藪既示厲禁復得汪君聚五悉省勤誠勞不尸功怨不避譏守而護之爲可久也汪君聞之曰唯唯敢不祗事匪懈

任植齋曰慇慮攜屋手眼絕高摹寫風土可以補黔略記之所不及

周立五日序荊溪放生耳却跳盤入黔中去如怒貌駮獸某恭不馴末用數語勒住與有勞流斫蟋奇之

叙火彂 步

滄木齋近刻詩序

予與立五交三十年於茲矣前十年則里社讀法風雨校雠摛文掞藻靡晷不同嗣兵燹告警余兩人勉相勞苦厲志馳驅乃余亦果附驥以售時立五以廷對稱古讀中秘書侍從之餘輒肆力詩學前之大家近之才子悉心羅究而余鞅掌簿書碌碌無所表見如是別者又幾十年然立五人能道分屹如山嶽動若風霆余佩服之未遑刻志也每於郵筒中惠我以詩其氣遒往其情雄摯余讀之凜凜生畏後余待列

京秋獲並轡長安立五時以服官大義相勗而其緒餘之見於詩者日益盛矣何余兩人均左遷歸矣壬寅之役余謫江右立五就職都門然余視立五未嘗稍稍介懷也而立五所著詩益富乃者偶遇廣陵欵語移日覺立五所次塵境俱空余謂門久不晤君君道益進矣因盡索所著近詩讀之其詩如官署嘯吟諸篇則騁覽乎域外也如溪畔草堂諸篇則齊觀夫一切也如回首冀放諸篇則照徹乎本原也古渾其晉魏乎悱雅其中盛乎厥旨皆標新領異而靜遒之

烟波無 限

則向之氣之遒往者今逸以超也向之情之雄摯者今靜以深也余因語立五曰君道益進君詩益進也余不能詩願以學君之道者學君之詩知君勿遐棄猶三十年於茲也已是為序

同立五日叙詩因述兩人
交誼備致欷歔大可感念

鄒因子見山詩序

山水固有緣乎憶余宦跡長安日久辛丑于役潯陽同人多爲余惜余竊謂涉彭蠡望匡廬此中山水大有作致非不幸也及抵潯未浹月旋以降謫解組去向所慕爲佳勝者忽忽未一覩也癸卯補佐筠陽取道兩浙富春一帶幽秀絕倫信州以下雄傑蓋世則又自幸得未曾有又竊自謂此固意外之遇而匡廬之向在吾意中者自克遂夙懷也不謂冰署閒寂終苦一官羇縶不得與山靈作緣而嚮往之殷寤寐以

之適高安鄒子以見山詩示余余讀之其如見之也夫則預爲之期曰今茲輯瑞旧期余祇命從事不敢怠遑竣役而還維舟山麓坐卧爲緣或者其庶幾見之乎幷與鄒子期之

黃珍百曰詩名見山定得名山之趣者文若撫琴動操衆山皆響眞得宗少文卧遊之樂矣

陳其年曰人淡如菊在詩家陶韋之間

感慨係之

收錄蔣堂公像譜序

此譜宗人國泰自楚江陵攜手軸走至瑞州詢其世系云屬貴州普安衛軍籍其初由蘇州府吳江縣分支明盛時有諱杰者字美若中戊子鄉試己丑會試授戶部差臨清抽分歷任南雄府太守子三俱恩選長克功任山東濟南府同知次克銳任松江府華亭縣諭次克顯任江西上高縣令侄克達中丙子鄉試後以特用任浙江桐廬縣令又美若公副室生二子克纘克元現流寓荊州餘俱兵燹後不可問矣修展

譜幷聆斯言不禁緬然思愴然悲也思吾蔣自伯齡公舉封世遠支繁不可僕數如譜內儼公又公堂公事業文章彪炳今古修不肖安敢自附梁公但吾義與爲蔣氏大宗其散處南北者卷由茲分派安可使此譜湮沒無傳且美若公奮起黔省厥子若孫濟濟多才及今滄桑遞變流離竄徙莫與稽攷溯之其初一人皆一體也則又安忍使此譜湮沒不錄乎因語國泰曰敬存之以俟後之賢者國泰有子名楚貝寄寓荊州又云今任廣東鹽課司提舉沈諱炎霖則其

若公嵜云美若公能書閩泰以幅字見贈共任上高令之克顯亦能書曾於敝邑見之并記於此九侯世裔永修謹識命男庠復盥手書

黄珍百日叙事寫懷懷懷惻惻仁孝之思感人無盡

柚山宗譜序

余宗譜系自宋蘇端明爲我樞密使頴叔公請敍纂次遠矣傳矣明以悉矣葢以千古獨出之才紀一家相傳之緒使後之覽者如仰華嵩衡岱之遥分疎峙而識崑崙崇演之大也溯江瀆潛沱之支經節緯而知岷嶓淵源之長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華稽余蔣氏自期思錫土立宗歷周與漢不替明德傳四十七世至東漢逸遵侯横第八子默第九子澄渡江而南後以隨地受封遂即帶礪所在占籍陽羨此吾宗有雲陽侯默亙亭侯澄兩宗之始也厥後雲陽之傳不少概見而亙亭子姓實有盈升盈掬之慶故歐陽少師語我樞密公曰義興邑乘半爲頴叔家乘可也則吾宗屬族皆亙亭裔嗣無疑逮搜討各宗圖派凡出大江之左而以闒閭顯於州郡省會者無不曰亙亭世裔則余宗之祖亙亭猶周室之祖有邰沮漆也又不獨吾宗之族姓爲然抑又明矣茀自玉局子綜核訂正以來而宋而元而明而

昭代復經數百禩維本暨支日以蕃維源暨流日以博

維雲仍瓜瓞日以衆維寄遇遷徙亦日以遠修刺黔
時間得晉安宋譜讀之既復得金沙仲氏虎臣太史
所輯朱林世系并攷吳門夔關一乘顛末始識余宗
之散著於燕齊閩越楚豫黔蜀者無不出於毘陵義
興則函亭一枝又實爲天下蔣氏大宗云修因與■
代孫諱祚聖字靖公兄約擬遍訪海內同宗諮於賢
達耆獻徵其簡策而驗夫此所錄分參夫彼所錄始
校讎夫昔所繕紀準確夫今所傳聞彙爲一書要令
千百人之身由一體而析千百里之遷由一家而遷

千百世之久由一日而肇者類其條理聯其情誼不
至如行路者之休戚漠然與秦越人之肥瘠不相及
也於以昭先代積累之深仁啓後人纘述之令緒其
於古人尊祖敬宗親親長長翼子詒孫敦倫睦族之
教補益自應不淺而靖公兄故磊落漫遊尚氣節士
也少年結納皆當代名流而踪蹟亦幾徧海寓用是
不以齒邁辭慷慨走萬里爰諏爰詢雖未竟夙懷而
數年之間於新舊家藏典故十得五六媿修以鹿鹿
風塵志厥志而未逮耳乙卯十月修毋服既闋將詣

日下候補靖公兄徒步過從柚出柚山百十有■世
孫■所編譜系五冊授之令爲序時赴部期促束貯
行笥中攜與俱北比至金臺邸朝夕反覆見其記世
傳則慎重而信列諱字位號則敬恭而恪闡忠孝節
義友慈婣睦則約達而臧表德業文章言行矩矱則
顯著而雅載誥敕銘讚傳記引狀碑誌則博綜而賅
詳科甲等第出處馳封恩贈始終歲月則簡實而核
榜婚取姻戚則謹餙而嚴究黨里廬舍墓隧則明備
而確自九十世之勉公後必揭柚山祖於首者重所

尊也條註遠近分支祖於後者愛所親也上托始於
伯齡溯厥初也下不遺於百十餘代之緐紀其遠也
親疏不紊輕重適宜地分而誼不分時異而情不異
世殊而愛不殊不惟柚山本宗之派燦然若奎婁角
亢鱗差繡錯朗澈於矚樞辰次間舉凡吾祖宗之此
分彼析前作後承者俱可按牒而稽不爽銖黍昔樞
密公有言曰使後世子孫續吾譜而成之則蔣氏之
系將傳於無窮而無廢絕不屬之患今觀柚山世守
之籍一新於■十■世孫煐公■再新於百世孫

立本公時中茲復有█總攬諸譜集爲大成所謂子孫能續而成之以傳於無窮者非茲若人之流亞歟誠余宗球圖琬琰弘璧大訓之珍也不可以不紀歲抄

命下

敕修典江右學政丙辰夏便道歸里削此以報且以明同志也若夫祖澤之厚宗功之顯令子慈孫之明明穆穆鴻文駿業之炳炳麟麟如唐文部侍郎冽公大宗碑記所稱宗黨雍熙閨門郁穆世傳詞學家踐德

義太丘父子羔鴈成行平原兄弟文章連價綸續蕨難不可偏舉者當更有如眉山長公不世出之偉人爲我繼起之樞密光大之表彰之以輝映千古也修與靖公及█諸昆弟尚其竚竢之

能見其大方爲具眼

字中秘語絶似史遷得意處

澹木齋文集序

余讀立五周太史澹木齋文集而嘆太史之克敦倫紀而用情篤厚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夫世所謂人倫之大莫君親朋友若故人能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則可以無憾於天下矣而太史之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固有見之居家立朝與朋友交實事而不競競以文詞著者而吾就其文詞觀之如次于田公荆南公兩傳可不謂孝乎記遇雨上馮宰相書可不謂忠乎壽馬克之贈東平濟寧等序可不謂信乎

夫子若孫之窮且賤未有不繇祖父之艱難困苦種德積業而基者乃子若孫席豐腴致通顯輒若身所攜取則舉祖父之艱難困苦種德積業之素棄之如遺亦誰復念其笑語慨嘆百年如一日者而太史之寫于田荆南兩公不吐不快欲歌欲泣之狀如生如存是非時有祖若父之思慮笑貌周給夢寐寢食中不能爲此言也且太史不嘗讀中秘書遷宮坊歷庶子乎厥後左遷閩

戎途雨淋淋遍體他人處此不無感憤於中而太

之夢而兩兩而卜坦焉自適尤怨不萌懷其風軌純
臣之誼也益都公太史舊同官也比牌枚卜良醫良
相之說貽書剴切其意直以堯舜吾君之事望之朋
友雖在草莽不忘
朝廷太史有焉馬兒之太史內兒也谷風陰雨詩人永
歎而太史之念恐懼崔嵬恍如昨日可謂久要不忘
者矣東平濟寧二守爲太史及門士俗人指爲陸庄
者而太史握手言懽之日愛民恤士而外美不忘規
他不及一語豈非相成以德者乎即余不敏自總角

及同譜迄今日雖在萬里猶如面譚念我棲遲療痾
臺麥千餘言詞情婉藹覽者動容僉謂兩人可喻金
石良由之子之不渝用俾葭玉之輝映也此吾所謂
論其大者若集中論著卷不一則則不一義或宜揚
道德或闡發幽潛或輯睦閭黨或崇尚節義或憑吊
往古或商確今茲或編次藝林或掎摭禽鳥要皆本
忠厚惻怛之衷紓敦倫盡物之訓則猶吾前之報太
史理勝云云者又何贅詞乎是集也太史以乙巳歲
示余余未遑序數行報太史太史不訶謬而梓之簡

端越丙辰秋初余有事江右理楫發瀫江過廣濟塌
歷蕪關遡皖城越彭蠡望廬峰沛鄱湖抵章江高山
流水神清目曠對茲名集茲論妙緒致與齊也序始
成而歸之

黃珍百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豈可學
他人同生活此文跌宕變如神龍蜿蜒置之古
人集中罕
見其匹

路慎餘曰作文不本於性情不足生閱者之感固
已若閱者惟浮文是采而不以性情遇之則作者
之意終抑紆而善誰可語愚蓋反復慎翁先生之
序是真以性情遇之而不徒以口耳徇之者矣良
繇慎翁暨立翁兩先生平昔至性過人故其文其
序如或傳之豈風雲月露之儔可同日而語哉愚

不敢泛稱以
散不贅云

任植齋曰歐陽謂作文最會討便宜者須是尋一
箇作線索主腦全篇遂覺生動此序[illegible]君親大

江右方伯姚公頌章序

蓋予客江右日久方伯姚公不以塵人鄙遺俾獲時追隨焉爰得日見公所行事則舉吾所日見於公者因郡人士之頌而質言之蓋公於制撫吾見其俯承於寅寀吾見其同協於屬寮吾見其軫恤於近習吾見其整肅於惸獨吾見其怛惻於紳士吾見其體貌於市肆吾見其平直於萑苻吾見其撫輯於兵馬繹騷鄉閭震窴之日吾見其擔荷於餉糈紛紜支放雜沓之會吾見其暇豫然凡此有公能之人亦能之有

公能之人未必能之者則更因郡人士之頌而長言之如俯承以唯諾爲謹而公則商確籌訂之餘不抗不隨其恭人能之其恭而禮人未必能之也同協以文貌爲酬而公則笑語宴衎之中無欺無妄其和人能之其和而懇人未必能之也軫恤以優容見德而公則儀文不苛若無藝之追呼必飭其悲人能之其悲而不狎人未必能之也整肅以凌厲見長而公則嚬笑不苟若奔走之微勤必勞其威人能之其威而無虐人未必能之也怛惻以生全表恩然偶觸即哀

潰旋生厭而公則哀號呼籲之聲日聞視猶劍膚施而不倦其慈人能之其慈本於性人未必能之也體貌以煦沫勤衆乃外或賈譽事不必終而公則焚溺深熱之痛緜巳不遺餘力務爲援濯其義人能之其義篤於誠人未必能之也平直以斷滯爲戒乃或奸在胥役名盈實歉而公則求與晷刻不渝出納纖毫不爽其快人能之其快而能清能核人未必能之也撫輯以肆宥爲文乃或因尋隙而索瘢又或使憑社而附翼而公則悔禍無反汗之虞故蹈有必誅之典

其寬人能之其寬而不格不貫人未必能之也茲者視上總戎將軍驎集郡邑補手非牧黿驚而公之擔荷秉持無阿徇之私曲全在委蛇之度其力人能之其力之不絿不競人未必能之也若夫軍士待餔譁噪易起鄰協轉濟輸納爲艱而公之暇豫貎給無錙銖之見收受絕添搭之議其才人能之其才而至廉至介人未必能之也蓋人之所能僅黼黻承平之規而公之所能直底定艱危之略即人之所能已殫振刷勁敵之勞而公之所能更饒調劑經權之用以固

封疆以定民志以遏寇虐以昭懷綏用能使戎馬縱横之場覩日月照臨之景江右倚毗匪公誰歸室都人士起而誦其德則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誦其職則曰江漢之滸來旬來宣誦其功勒彜鼎聲施中外則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凡此皆都人士之賢言非諛言也則吾更因都人士之誦而颺言之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又吾日見公所行事原本其心之質言非臆言也猗歟若姚公者殆可頌者歟

周立五曰鍾揚人善必稱有所見不可作一浮泛語篇中歷歷指陳將江右疲苦之狀與當事調劑之法盡情寫出足見居官令範凡百君子所宜則傚者也

任植齋曰體方而用圓格整而筆散八柱列於四維萬象殺於尺幅其變化於神明者乎

結評可見

日懷堂稿自訂序

制義小道乎哉昔人以先資之言爲請獻之本今之制義上以是求下以是應亦猶是也而小之可乎粤在先明行之三百年之久而不變豈無說處此爰迄我朝定鼎制度文爲監厥前代具有損益獨取士之式仍之不改乃議更之而旋復之以其理出於不易法規於無外也夫治天下惟其理御天下惟其法天下之理定於論學庸孟之書矣天下之法備於易書詩禮

論規其大

春秋之文矣制義者研窮聖賢之理與模範古昔之法制因而養之以靜寧之氣出之以擬議之詞蓋幾幾乎需之揣摩而後底於成焉夫著述之家崙內者崇理崙外者崇法其見之於文也或汪洋浩瀚驟而自恣焉或腴潤峻削周而自實焉率皆罕能適適未範馳驅治制義者務使學問經濟同條共貫詞必體會浮誕則離氣必安肅躁妄則肆故未嘗寢食瘠寐於四子五經之書而輒謂有當者吾見其幸矣且夫窮理則道義明考法則經術備以是治氣則不闕以

是治詞則不苟上之所以教士莫善於此因之道義明而後心術正經術備而後治化昭其不囂之氣足任事其不苟之辭足御物士之所以致用亦莫善於此繇斯以觀昔人拜獻其言以成其信者詎外此乎故四子五經之書猶日月之經於天而不可晦江河之行於地而不可絕制義者之取四子五經之書而抽繹之而伸引之猶衆星之附於日月而不嫌其麗川瀆之滴於江河而不病其支制義誠未可小之也或曰李耳蒙莊亦理管子商君亦法矣四子五經之

爲尚爲夫繇老莊而言可以理身不可以及物繇管商而言可以濟時不可以行遠固予五經者內聖外王一日千古義固不該故制義又斷斷乎此而不可易也余非能繹四子五經之書之義者蓋亦嘗揣摩之矣所在八股業自界梨棗賢諸海內癸丑譌贋視學山左之

綸坊人重新之然多可削者因偶刪定分內外篇非謂於制義有當也亦曰無忘夙昔之言云爾須以補江右拵

綸至止許子雯固請授梓勉以刪本應然以三十載之陳言而飾都人士之觀聽享帚緘石固自嗤矣則爲讀之者告曰此糟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取士之以制義也亦御世者不得已之極思也詩者動欲參以選舉而選舉未必得真才欲更以詩賦即詩賦亦未必有實學不若使之讀聖賢書出聖賢語庶幾或不悖聖賢之教此故明三百年來國勢雖趨于弱而無奇險之術中于人心者用此道也其不幸而有誦讀時一人在官時一人亦御世者不意其至于如此耳吾日懷兄持議如此故于自序見其大略云

弟岳記

起得陡從微引小後博雅

絶顛昌黎所論灑西

事實

衰痛之言非深悉民隱者安能有此

于明府退思集序

襄嘗鄧鄧羅麋穀鄀之疆春秋時組甲被練出入郊鄙史不絕書後惟羊叔子提師坐鎮拊循殘黎俾邊境無事襄人至今思之若長吏能爲地方請命行名杜之政於戎馬倥偬之域者代難其人則爲令之難也抑爲襄令之尤難也論者謂築樊城爲扞蔽襄民可以少蘇至比之漢陽之於武昌夫以樊衛襄兩設巖郡控扼要害則襄紓而樊亦不困徒恃襄以禦蜀陜之衝脫有不戒止隔衣帶水耳將何恃以無恐故

官斯地者非不悉民艱而不得不急徵調非不恤驛站而不得不苦夫役晝夜拮据僅獲無悞以稱上官意旨而襄民已憊矣新令于君以献歲涖任屬精初政郡大夫又皆相與有成乃無何請去夫于君之來也人方歌其來暮而忽忽求退不待報政之畢其故何也昔陶元亮令彭澤値督郵過吏白束帶見之遂致官去吾謂一官誠不足重輕而特以斯民之安危國事之息耗或可稍補當不惜少折腰登區區以一官爲于君之去其意有深焉者矣士人讀書稽古上

持論正大手骨稜稜

之則當斧藻太平使朝廷鮮闕事次之佩尺符宰百里地方疾苦將必有賴苟不得行抱其志而去則亦巳矣于君之去蓋狷者流也雖然士君子爲于可爲之時易爲于不可爲之時難吾雖不獲展其大用庶幾存什一於千百民倘有幸也今于君之政具在于君去能必後之繼于君來令于襄者踵其意而行之乎潔一身而置此方民於度外揆之聖賢已饑已溺之心猶未盡乎道也於其請也序以闡之

周瀛芹日經畧指陳洞達機要先言襄令之難既有餘地以處人而後及人民疾苦去就大義藹然

仁義之辭寓有規直之意其自處以道亦於茲可見

南路宮
求獻勤
楚人不
少

衡嶽志序

衡山論五嶽去中州最遠而於楚分則居道里之中故紀日星躔翼軫度應璣衡非極南也虞典載帝南巡狩至于南嶽則南方諸侯皆朝焉諸凡祡望秩祀之禮時月日律度量衡之政以次覲畢與岱宗同猗歟盛哉則自唐虞以來其不棄此地於荒服也明矣後世建都大率多在西北天子不巡狩皇華之使符竹之吏涉江歷湖而南者動幾以萬里計啣命以祭不至其地望祀而返筮仕者得此地以爲不幸旦夕

思去之如傳舍脫不得去則憂思憤鬱託爲無聊頹之言以自放又何暇及於民生之得失吏治之能否嗚呼何其謬哉唐虞弼服不過五千而三苗之地悉被聲教後世幅員浸廣乃近在方岳之下輒擯諸蠻服不欲與齒非地靈之不若要亦官斯地之君子有責焉予嘗攬天下之大勢計之五方風氣相爲循環禮樂文物之興各有其候秦隴之英傑吳越之俊秀大抵不擇地而生惟在上之人振與鼓厲之則乾坤鬱積之氣無不迫而欲出以副其所求衡嶽爲楚南

雄鎮予泝湘而望盤紆曲折而面面皆峰以此山靈宜能不產發奇異揮揚秘藏而僅以草木竹石焜燿圖史柳子謂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取以當天地之靈異予不信也獨怪柳子者官不過永其著爲文章敘述丘壑潭洞之美無能爲嶽敷宣大文昭示來哲且廣厲生徒使楚南之士駸駸文學則柳子猶是抑鬱遷徙如不終日未離乎流俗人之見也予之來衡也以試事奔走所至不閱月其於嶽則一望于麓得其足一望于廻雁峰得其頂至布帆湘蒸峯巒隱隱目不

給貲無暇問其爲何名也予既歎予之對名山而不能身歷兼職任學政不能與諸士子講道論藝爲旬日休暇匆匆就道有類于傳舍者之所爲其安能無介然于懷耶然願楚之人士不自菲薄無徒爲山靈擯美則其所以絕棄掎方爭衡上國其視古人優劣又當何如也郡守于公衡山令孫公皆當今賢者殺然以教化爲已任予私喜予之責有所分而楚將蒸蒸然興也故因序嶽志而及之使後之涖是土者不以爲荒服而棄焉楚其有幸乎至于七十二峯三十

八泉之勝志文具在予既不能蠟屐一窮其域竊持此以當臥遊矣

只一蟻志發出如許議論惓惓以教化風俗爲已任昌明博大蔚然儒宗　門生憲道識

楚南試牘序

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八年文德誕敷干羽載舞四方反側之子以次削定故自楚而南長衡永寶岳常郴各郡六年梗命之民一旦稽首歸化是年冬恩奉
大司馬中丞撫憲韓公檄校士茲土臘盡抵星沙獻歲開試旣竣裒其所試之文而付之梓爲之序曰
國家養士之典誠重矣哉與稽古者命鄉選士論士之秀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其升於司徒升於學者各等而上之免其徭曰造士今之試於督學使者不過選士於鄉之端耳夫士者古先哲王以爲教之成而質民之倡比於農不能秉耒耜比於工不能執技巧比于商賈不能操奇贏然天下有事則士之橫議者往往發其端而逆予削平禍亂之餘則必藉詩書絃誦之風以黼黻治安而定其難故聖王重之居四民首曩者逆孽煽熾洞湘嶽麓之墟遍滿荆棘今幸粗定而民困未蘇復及文事或者難之僉曰迂矣愚謂惡甚何也茲地

原缺

序

岵思堂文集序

國初楚文大家首推稚川劉太史而太史之鄉爲也垂二十年而成進士自庚午以至於己丑風氣亦少更矣然太史卓然樹立守其學不變其亦歐陽公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歟不佞覩學三楚孜孜以士習文體爲先務常語多士曰昔之楚文何其盛也士大夫有眞性情眞學術原原本本閎中肆外而文生焉夫稽古之榮莫大乎

廷對稱

上旨而珥筆承明之廬矣維楚之故多士何不聞焉居無何士類烝烝嚮學其高者往往貫穿磅礴湛浸濃郁而進於古夫維挽化導不佞良有苦心響應之捷若此亦足以見楚材之代與非乏而先民之矩矱未嘗一日不在藝林也已而念太史制舉文既古則其爲古文辭當更有可觀然制舉文行世久矣而古文辭遲久未出何哉日者校士長沙得李文正公集爲

重鋟以公諸海內至江黃間輒念稚川太史不置會太史耶君孫茂者哀輯岵思堂遺稿以告且請弁言不佞爲之躍然大喜然細觀集目則又疑其生平撰著散軼尚多又復掩卷三歎以彼其才藉令優游館閣數十年蒐討掌故潤色太平將天涵地負日星粲而江河流經國大業寧出西京天祿下哉奈何竟止於此造物者既以洩川嶽之靈濬奎昴之秘而又鍛夙翮於高岡蹔騁跡於遠道也亦獨何歟雖然士亦爲其可傳者耳古之才人負大志而早凋者不可一二數惟其筆墨所及耿耿不磨蓋造物能使其用不究於生平而不能使其言不傳於後世所謂精氣光怪常自發見而不肯銷蝕於天壤者也然則後之讀太史是集者其將有所感也夫其亦猶有所幸也夫

稚川先生當狂瀾波靡之日爲文必貫穿經史根據理道卓然爲中流砥柱夫子持衡三楚振靡起衰文風駿駿日上今於稚川遺帙力爲表章宜其言之親切也受業弟子張希良識

懷麓堂文集序

嘗觀古人身後則論定。獨明李西涯先生、歷二百年、褒刺不一。嗚呼、西涯何過於生前而不遇於身後也。幼舉神童、已結主眷、年少成進士、過壯大拜、歷首輔、受孝宗顧命、無一差跌、不可謂不遇矣。迄何李騰弛、踸踔負材、詆罵其初、不過爭文章之名、意氣所激、遂欲使不得爲全人。士林一唱百和、謂西涯文章取熟爛。人物取軟靡、甚者有進士山東李伯華、相逢亦罵李西涯之句、毋論是非當否、其辭固輕薄矣。弇州耶

欲獨有一代者也。不罷茶陵於必廢、則壇坫必不存、太倉故大縱其說、勢使莫挽。迨晚年始悟曰、西涯樂府、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憾其說已行世、不可復收。弇州雖悔、而不可復收之言、爲士林金科玉條矣。其最所指摘者、劉謝、已去國、西涯獨眷戀不休、當時已曰、洄首長沙芳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不知西涯所以優於劉謝者正在此也。三公同受顧命、朋友寄託、猶不可負。况君父乎。老僕受故主命輔幼主、値其不肖、寧禦侮和內以守其家乎。抑畏禍懼罪、逃而不顧

此中有大作用

議論亦得大體

乎。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西涯得其遺意焉。嘗聞致仕後、每談國事、悲鳴不已、淚有幽冥負先帝之憾、邵二泉曰、白髮門生思往事、每談憂國淚雙漣。古今貪位據勢者、有憂國之淚否。況優游泉石間、亦不過樂聖啣杯、作爲問門前客之歎。肯從去國懷君、涕泗漣洏耶。當時逆瑾擅柄、劉謝二公以介持之、西涯獨外與和而內與辨、陽爲調劑、而陰護正人。故在孝宗朝有細必爭、在武宗朝有大必爭。瑾忤奴所蔑者細、爭其細則必亂、予以細則必安。

斯大臣之體、亦御小人之法也。史稱扶植善類、滋培元氣。此二語何易承當。苟非酌沈潛高明之中、剛毅救援急之宜、史臣必不畀此語也。而後人尚欲議之、何哉。一旦立門戶、尚氣節、則俊廚甘陵、元祐黨人之禍起。其遺害賢士大夫、寧終極耶。故當日論西涯者、西涯不與之辨、惟守己率物、優容樂易、以鎭之。老臣憂國、議論所不恤、其心固已苦矣。後日論西涯者、西涯門人滿天下、卒無一人持激論以相衡、惟守其學、志其行、不敢以黨護禍國家、不敢以爭名辱縉紳、至

嘉靖末猶賴西涯之門生故吏以治天下則西涯之教可知也余持論大約與焦弱侯同錢牧齋刻列朝詩益暢弱侯之旨條其門生爲一卷以證人物取載靡之謗又與程孟陽論其詩反覆發明深求忠厚和平之所在於有明三百年獨推西涯一人非牧齋之阿也至今日而後論定也嗚呼西涯又何不遇於身後哉余延星沙與安仁署令劉子美度茶陵署廣文廖子方達購刻是集美度固茶陵人得是集尚未有善本懸魚亥豕謬不可舉仍與二子共訂而刻之楊

文襄曰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倔奇可喜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準乎斯言誠盛世之音也然而西涯詩文盡於此數言矣且今之論西涯者又未嘗深入西涯之室但拾唾餘之說余茲刻成將遍告之海內則論之者不亦可以寢哉

徐子星曰表楊西涯生平志節獨重其外和內剛陰護正人以爲得大臣體此亦有取於漢時陳太丘之爲人而持論平中不似黃勉齋之刻深也所刻詩文附其餘耳

評論最爲公愼

華容孫氏七葉文集序

余按試岳陽訪華容劉忠宣故事前有稱忠宣爲有明第一經濟才今詳於鄉而知其實無愧也時覩同邑孫氏凡七葉其爵位多不稱其才惟子晉位至中丞又未得大用似非忠宣比而一門著述綿亘二百餘年則又忠宣家所未有也溯其祖職方郎榮已有沱西集嗣學使繼芳著石磯集即有劉忠宣言行錄此能爲忠宣者其不能遇也嗣孝廉宜著洞庭漁人正續集凡六十九卷至雲夢山人斯億則孝廉子也

所著即號雲夢山人集其人倜儻條達棄巾襤冠華陽巾蹤跡遍天下王元美華陽巾歌即其人也與王元美汪伯玉吳明卿沈嘉則王行甫諸人稱莫逆前學使及何大復門得信陽之派其孫又與七子中人友善人生學問其得於友朋何可忽乎哉山人以分宜柄國痛楊忠愍沈經歷之冤著直言論其所得問學又可知矣余讀黃平脩狀曰雅慕先生慨不撫侍至今有美慕焉湘山太史羽候著遂初堂集中丞公穀字子裔者著槃譜黎床坳堂諸集穀弟轂古微齋

日古言文者皆以氣惟詩亦然

四種、怨、唐紀七十卷、則山人子若孫也。中丞早暮納中郎伯敬之交。其自叙謂中郎從機趣得。故甘而神活。伯敬從理解入。故苦而逾幽。其論亦斟酌矣。大約明自正嘉來、何李至伯敬、凡數變、而道亾於伯敬矣。孫氏七葉集。皆普收諸子之長而去其短。有何李之光燄。而無其剽竊。有七子之條暢而無其膚廓。有公安之易直。而無其謔浪。而於伯敬之幽靈慧辨纖材刻機。則卒不肯爲大凡詩文。至乎氣。氣博則優。氣厚則久。凝則用不竭。而浩然者雖數世有光。剽竊者客

氣也。膚廓者浮氣也。謔浪者散氣也。幽靈慧辨纖材刻機則氣之盡者也。惟博則不客。厚則不浮。凝則不散。浩然則不竭。故孫氏以詩文鳴。獨久且長者。其道固能達也。然天顧有獨厚孫氏者焉。古今文人多矣。盛傳者靈均子雲扶風輩。皆藉門生以世其業。班馬再世而衰。太丘朗陵材藪也。能及四世乎。陶彭澤李供奉杜工部、其子皆不能讀父書。至於晁賈功名房杜門戶。則尤可嘆惜者也。惟晉羲獻之族。劉宋范蔚宗家。數世風流。人人有集。使生今日與孫氏遇。世人

軒輊其間。未知大家歸何族也。嗚呼。七葉人文。祖孫相望。父子相接。與二百年文運之盛衰相終始。山川之靈。豈不竭乎。岕山生蘇氏。父子草木俱腓。今衡岳之光芒。若猶蓊勃然者。則孫氏之子孫未可量也。倘日當不第以劉忠宣經濟擅華容名已耳。

嚴平子曰孫氏七葉其詩文之久且長其道能遠亦必以氣之傳厚凝固者爲之可見氣也者天地之所以運鬼神之所以屈伸人物之所以變化皆必於是何獨於詩文而不然後之爲文章者可以識所至矣

桃花巖集序

文章科名爲吾人所不可少事兼之難難兼故兩有所弗傳科名非文章何取於久謫文章無科名之歉以噓之當世尚不知其人求一日之傳不可得況身後乎哉彼挾文章謂可落落長存者不得志苟爲大以自解其牢騷已矣然文章非科名不傳非窮愁亦不工窮愁科名士必有一焉而傳與工遂居不相副之勢且窮愁而科名者有矣科名而窮愁者豈其然未有出入於窮愁之中而以科名一誘此其人已略

備可傳之資而又握必傳之具天地間一大奇快也費子瞿如幸焉費子荆門士遭時頓越攜妻子扁舟拂湘波上止攸爲家試衡陽中乙酉勝國幾科榮三秋入　本朝見剏進退無可據務益著書以志其修矯不自廢之意余以督學校長沙士上桃花巖集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文沈雄典碩詩另家彼以鏤字敲句托哀響於微風發幽情於間艷當今不乏人而非裁古難自命於是取古取唐集之勞矣又集杜集明門戶愈嚴而取適愈圓若奕若娛隨舉一子皆成妙著任摔一配總無怨偶取古人之字句顛之倒之離之合之指揮攙秩總以示其貫珠次玉之巧贊百年來一大淵徑也自以僑居孤踪易沒于序於余以永姓名嗟乎以子之才稍遲至大定後取甲第身名雙尊不幸早試其鋒夕陽朱華冐映羣山而即暮矣天之榮費子錮費子也然使今日作吏苦尚能有桃花巖集否不即以晉生老即有桃花巖而無先聲以竦動之人不以飾壁而把玩否天故假以權時名以償所學即奮其力於羈旅貧賤中使攻其所未足費

子得毋多美人謝寵回視六宮中有生不見君王面者又何如耶抑亦可以自老矣甚矣天之奇置費子也留以窮愁令其文必工而其權時之名亦足自傳不復藉於強有力者之手而子猶有所未敢自信以求激壯於余何哉

費子窮矣而不可謂窮費子達矣而猶之未達先生若謂費子自以文章傳不關窮達也費子可以無憾矣　門下劉溫良識

閩歸三十咏序

吾家馭鹿即先孝廉頼封兄子也幼失怙負奇姿自來燮投晉遂有當代鸞龍之目己酉闈牘受知李卿岵先生得而復失嗣是足不窺園而文日益進且古道照人肝腸如雪同人聞馭鹿名者莫不願與馭鹿交年來數奇不偶出其沉鬱之思發為聲歌又無勿字挾球琳誼堅金石宜其二十餘年名振騷壇也癸卯之夏余謫筠州馭鹿竟遊閩會竊意閩中山水人文之勝於斯延攬倡酬定不孤寂果寄我閩遊一刻

觸目淋漓浩水奇峰真覺為几案間物山川之氣莫適為玉惟能文者用之信不誣矣因憶先伯父盤初公與馭鹿先大父鶖洲公伯仲誼最篤同官於楚盤初公書法高天下鶖洲公妙染冠當時迄今傳為盛事今余以

郡瑞之役來長安而馭鹿亦至星霜屢斷相對欷然復見其閩歸詩三十首征途曆日一體自裁風格蒼妍意致蕭遠昔人稱劉長卿為五言長城以視馭鹿寧詎古今人不相及也余急為付梓以為釆風者之道

歸焉異日者

天子坐幃幕中不煩戎馬高車悉知謠俗家辟藉以不陋而李卿岵先生終收得人之譽馭鹿優之矣

康叔峰日前後敘致極親切極高雅鹿門先生嘗稱歐陽永叔文不用意處偏有一片渾雄沖澹精神讀此亦云然

用意深 迫

本原之論非止 能爲古 文辭

蔡氏宗譜序

余家蔣氏宗譜成於宋熙豐間大蘇東坡公爲序篇首其圖支分派衍詳盡而備聚無論邑里聚處恭敬友睦即散在天下或聞聲謀聚會或邂逅問姓氏皆按圖可考得以敦其同源共本之情則譜之繫屬爲不小而世之讀東坡集者尋知我族之由來爲最久而不散且蕃也往者見陶石簣所著書有蔡氏宗譜序孝友之義與吾族正小合且自宋靖康至明萬曆凡四百餘年其間運會遷流世情代謝故家舊族不知幾轉徙幾蕩析而蔡氏自上蔡任攸安間枝蔭葉厖固結不可動搖且歷宋元間成進士者十八人而有明科甲冠長衡更爲輝煌而護緝之其爲門第稱以世家無疑矣其必先人之積有陰行者耶何澤之長也今余校士星沙蔡諸生適以譜進且乞序考所謂始自靖康者曰吉故上蔡人也來判潭州是時中原用兵遂家於攸後散處安仁歷十四傳至明洪武爲朝端諱忠今所叅始祖也祖豈以有明判乎葢前之昌於宋元者吉之德後之盛於有明者則忠之德

敍譜體 制如此

所係不小於此 見之

有照顧

也且今士夫家其不講於祧也久矣故合祀居多則由吉而忠俱未嘗廢世祀但緝譜之義斷自忠以前其考畧忠以後其考詳也所以存遠近之別也是以有明昭穆親疏名字歷履生娶子女任地葬所皆棊如指掌大者誥命勅書重者祠守田廬於忠以後獨明辨焉使於所不及考必廣傍以爲蕃衍之榮則濫竊而僞竄之者必不少是蔡氏之譜其義爲足取也且譜曰家乘焉既不使宗祧之行湮沒而無聞且令世之子孫顧祖而知畏於前爲可思於後爲可敎也今爲細按其圖若青紫閥閱不足爲蔡美諸如稱節義者曰愍曰國寧曰國祚稱孝行者曰國琔曰甫稱文藝稱神奇者曰樞曰思顏夫碩德懿行不必生於其家聚於其族有志者猶凜凜若亟著其不敢犯況蔡之祖父身自爲之其不足以發其感憤動其哀思戚戚然欲光前人而不已者未之有也即自長衡及諸郡見此譜者尚爲奮迅而興起獨謂蔡之後人乃漠漠如無聞者則斷未有不肖若此也余亦思得稍服取我蔣氏譜續緝之因微發其義於此以爲蔡氏

子若孫勸焉。

極言宗譜聯屬不小由已及人仁人君子之用心其誠如此故其言亦纏綿而悱惻焉藹然本之思未免有情宜謂興起者之不獨蔡氏也　零陵宗姪彌高識

單氏族譜序

余校士星沙。于攸得單生士達卷。堅凝樸茂。淵博疏通。根本道義而証據六經。拳拳然欲以古道勵今世。以厚道勵薄俗。余意其人長者。首拔之。謂忠厚端凝之氣。足以維繫世風。振作人心。不第以其文也。及單生來謁。年耆老矣。其貌渾渾蒼蒼。聲色俱淨。非近古可彷彿。其詞洋洋纚纚。俱有倫脊。意在培養滋植。扶其本而濬其源。其言本也。木本同而末異。其言源也。水源異而末同。合者必條其所分。分者必窮其所合

既聯屬之。復條達之。其有經綸大經之意乎。夫單生之能爲此者。其漸積洋溢。不可謂不得于學。至其氣遠神清。有一世數世可及數十世之象。則又非學之所能盡也。未久單生挾其家族譜請序于余。余詳繹之而知族有譜。即一家之文獻。不可以或缺者也。夫名譽虛僞之徒。好摭其遙遙不可稽考之華冑。居然以他人之祖德宗功。冒爲廟祀。而世系失傳之家。不數世而祧其先人。雖過丘隴墳盧。且不知顧。陽有無端之裔緒。陰有不祀之鬼神。宗祊奕葉。等于行道豈

不傷哉且世之爭傳者德業文章耳夫芝蘭玉樹生于門庭其情可見而況先代之德業文章乎世固交口傳誦極讚顯揚爲之子孫者亦雜然于循聲浮慕之間非故跡之也苟知其出于先代則必有不敢廢墜之思其親切而篤好之圖識醫卜猶懼失其傳剝其大者而昔貽門戶之羞耶今單氏宗譜具在支分派衍瞭如指掌而二三千年之間葉葉相乘豈有濫哉其敦德業好文藝者相望于世緒纓閥閱蟬聯于冊者皆彪炳其可觀則後之子孫守其緒餘皆足以

稱于世苟有好學深思篤志力行[illegible]光大于前人者則更未有量也宜乎單生文藝包舉器量宏遠非一世數世可測其涯涘也則余之知單生亦庶乎無失人哉考譜中世祀不祧者則奉[illegible]尚志爲始祖尚志以耶署論韓佗胄貶洪都後佗胄敗蔭其子知南昌故家南昌焉自洪都肇基于楚之衙依者曰電延祀于元之季以待後興者曰萬鍾發跡于明之初而隸籍衙依安仁三縣者曰景真景明曰侯孫仁孫添孫其餘尊崇文行蜚聲宦蹟由尚志而來者指不勝屈也由尚志而前溯宋初溯唐溯漢俱多可考其始也自文王晚子戴封于代之單邑其別祖則自成王封少子臻爲侯賜姓單夫人孰非帝王之後乎其終若脫葉去枝流波落峽任其飄泊其初固皆同一本源非異處也盍高曾合食席分七箸其氣而噓同息而吸方總免未盡且詬詈于途奮臂而爭遑曰與汝同祖帝與汝同祖王乎是豈人情猶薄哉抑亦自失其所可考者耳乃單氏獨一一得其根據曰某自某出曰某支任何處某墳墓何所坊表何方而世世守其

廬耕其田讀其書祭其墓則今所稱孝義之門固未有過于單氏者也雖曰我文王後也單氏又何媿焉

一單耳而有善丹二音之別其支派亦分由文王晚子獻封于代者曰善由成王幼子臻封者曰丹湖南之姓多從丹因單生之請序而始悉之附記

背托涙縫

贈浮屠慧雲序

曰匹夫而不能濟人者無志者也能濟人矣曰吾不屑其小當俟其大是尤甚於無志者也釋之教曰願力不循儒之言立達乎謂隨其願之所至與力之所能爲以利益斯人而已豈有待哉倘藉口於有待則後之大者尚未可知而所謂小者已先失之於今矣願力云乎哉立達云乎哉故無不照者日之明而一隙之照亦日也無不濡者雨之潤而一草之濡亦雨也然則能濟人者豈必待爲其大而不屑其小歟余

守平越再兩期數過揚老憇於壯繆侯祠見浮屠子一人貌瘠形枯言柔氣下朝暮汲汲如有慕而營者心異之問其業曰施茶以濟人者也寒暑不輟數年於茲矣問其人曰初蜀之諸生也明季張氏毒兩川殲其族殆盡獨幸脫遂來黔而托於釋焉何皇皇乎曰地當楚滇衝下上者日千計彼一身朝出負薪暮復汲水數里外懼不能給故也噫浮屠子以僅全之身走四方托釋氏以活乃期以願力利益斯人乎推此志也可以爲政使爲政者信能以一隙之照爲日之明一草之濡爲雨之潤隨其願力所及不以大者爲諉不以小者爲不屑計一人而及之人人謀一事而推之事事不辭勞不避罪其立達於世豈淺哉因感其事而書爲浮屠子勸并以告夫爲政者浮屠子姓張氏名慧雲又名道意蜀人

倪闇公曰此即子輿氏王不待大意王霸之辨在誠僞耳儒者不可不信

表貞錄序

天地之道歸於貞而論婦人之德亦必曰貞大之也難之也何大乎大其可以風也何難乎難其初終之不易也夫古人言貞必正與固合而後貞之義始全葢正難固尤難此婦之貞所以難而僴一有焉安得不亟爲表章以大之使聞者知所勸哉余奉 命視楚學凡節義事苟有聞見務輒表章其已經表章者又予所樂爲稱道而不能恝焉置之者况其爲矢志靡他終始不易如江夏劉生之祖母乎母系出徐氏

徐歸劉五載遽失所天而上事舅姑下撫遺孤歷四十九年德芳行潔未嘗有間嘉之曰貞夫從何乔吾則謂其處無事之時尚可勉也若夫臨難不懼罵賊不屈而視死如歸彼讀書談道者往往奮激於平日而須節於當幾豈非死生利害廹不自持乎彼劉母攖之遂能棄捐軀命絕無瞻顧毅肰如古仁人志士之所爲則非正與固兼有之以全乎爲貞者不能也夫時之積至四十九年而其心如一日自可以遇非常之變而不惑亦惟能於臨難之日不震不懾以償

慨就義則其志操雖卓立于四十九年前至此乃愈徵其嶷峻而天地正固之理人莫不全而受之必如是始獲全而歸之者歟嗚呼爲人婦者從可勉矣嗚呼有事于天地四方而爲男子者可借以愧矣是爲序

周湛序曰正襟讀之覺令死者猶有生氣

月課序

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嬉旨哉言之矣古之學者豈有爲肯有得息有養瞬有存言乎其無間也無間則積積斯盛盛斯日新矣學者而不日新可乎士之治舉業何獨不然予典楚學戊午之後楚士不數郡郎屆賓興部議令再過以副考覆予惴惴滋懼思全楚幅員廣矣且期以三年歲月又如此久願使望試者有先後緩急之岐視可乎考令歲試以歲薦錄科以選雋夫歲薦不如盡嘉禾也選雋曷若皆良士也是宜以月課繩之已未歲事自楚北始則先檄之以月課并楚南巳復之郡均檄焉庚申試楚南亦如之其課藝俱令郡至按考之郡余不惜勞瘁仍甲乙郵發凡以鼓其氣而不使有作輟之虞今其文具在可考也且予之爲此寧直爲楚士舉業計哉夫人之心不可以無所用苟無所用必廢爲頑鈍其不肖者流於博奕飲酒若聰慧之士多馳志窈漠虛無是下焉者可恥上焉者可憂也誠使楚之士由吾月之課行之日涵泳乎聖賢之文以研窮乎聖賢之理致力乎聖賢之事安見盛德大業不於制義中得之哉余扳其文梓之亦以云勸也昔家虎臣太史之典畿學也謂學臣之職以明理道正人心爲務如題面割裂破碎則聖賢之理不明若陳賈臧倉諸人之言顧令代聲口吻亦大壞人心術矣予甚然之予之試士凡題之搭截喝後及宵小之語置弗用亦爲明理道正人心計也雖月課亦然因記其事于鄂之公署

周立五曰學不可有間以聖賢學問至理寓之月課非以道學爲己任者誰作此語

谷岡詩集序

蓋予未讀胡子之詩先知胡子之政矣胡子之官于楚其職以郵以鹺郵之爲政在疏朝野之血脉而巢之通然今其奔騰震撼則必有裂膚潰肌之患今日者軌旋之師滇黔粤蜀會集鄂城以億萬計舟楫與爲需用繁夯武夫悍卒約束頗難而胡子待之無敢譁者若夫鹺則國計之所倚重也遲則勸輸樂助之議與而蹶決肘露之形見商孔棘矣胡子自受事來商之効奔走者有見愉無迫蹙美矣胡子之政如此

果决明斂又誰歸焉今讀其詩抑又何溫厚和平也夫全才匪易覯矣長於政事者絀于風雅就于吟誦者餒于盤錯大較然矣且夫人之性情亦恒多偏而不兼之敝強毅之士失則亢坦易之儒失則懦天質域之若夫詩之體裁既別遂使作者之心乎難兼朝廟林泉異地窮愁愉快殊遺今古大家不無長短況其餘哉今以胡子之政若此胡子之詩若此其才全也以胡子之才若此胡子之性情又若此其天厚也而胡子之詩之誦

若思來世澤或感物興歌或懷人答贈詩不一體體不一裁莫不悉中矩程諸于敘會胡子並易才識胡子之詩有曰構思分遠近寫意入淵微吾意胡子之本性情爲詩出而見于政事皆必有權衡不爽于質中者矣胡子爲宛委先生嗣君憶戊子楚鄉試之役先生總裁余得侍左右嗣余荷

先帝親試備禁垣亦獲時聆教益後以例外轉先生特造篤摯之曰頃以封疆故外用君行將大用君也嗟乎今先生而在忍令余不倘至今乎今幸偕胡子同

舟楚地又讀胡子詩而愴然及之

文情斐亹錯落有致在若斷若續之間　受業弟子張希良識

接引後進婆心歷歷如見

月麓堂詩文序

予在都門時曾得交湘潭王子焉。王子楚名士。其著作幾等身。予讀之未嘗不嘖嘖歎也。而位不稱其才。天下以是爲王子惜。然王子之名走天下。天下名卿達人無不知有湘潭王子者。吁。王子傳矣。比適楚。職典學政。例以八股課士。諸凡章句制義之外無所問。而心念必有英異磊落之士負不羈之才抱長年之憾阻于位格於勢不得進於有司者。輒寤寐思一識之。今年春校士長沙。試巳畢。蔡生來徵墨經來謁予。

知其以請禮故不以八股業受知而轉以詩文贄。晉接之暇似有感於王子之才高而位畀而且自珍重其詩文以必傳。晉蔡生固王子同郡士。其詩文之晉爲必傳。當有同志而蔡生之潦倒博士弟子員者更不逮王子遠甚。然吾觀蔡生言貌辭氣之間固不以遇自貶者也。獨是詩文之傳不傳殆有幸不幸焉。吾更爲蔡生廣其意。何也。天下有幸而傳者有不幸而不傳者。其幸而傳者必其因名附勢者也。其不幸而不傳者必其離群寡與者也。然名實之相附優劣之

月露侈者而音節非漢魏以下所及。因嘆余之知陳生僅以八股而陳生之學不僅在八股。則余之知陳生于生前不若知陳生於生後之詳也。嗟乎。以陳生之學未究於生前天豈恐淹沒其靈異將必復使應運而興爲黼黻文章生色者。然余讀其集不獲見其人則終與無祿同抱顏回之痛也已。則猶幸其從兄省齋公梓其集使人讀其集如見其人而不悲文人之不壽爾。

只如敘事要皆行以真氣故自妙悅　門下汪紹逵謹識

轉到讀史暢發大意一氣舒卷層折不窮證天驚地之文

史貫序

讀書不可以弗貫也讀書而弗貫猶弗讀也況史乎譬之衆有如纍珠譬之射有若徹札貫之爲義大矣哉然其所以貫者以理不以意意者一人之所爲私也理者天下之所爲公也意之所出天下有議其後者矣理之所起雖聖人不能易也何也作史之家之不免於譏也葢自古而然矣而後起者之蒙譏則又甚焉扶風譏龍門矣而固之失足更烈華陽譏班史矣而畢之喪身難言下此者無論矣夫作史者將以

理斷古今之是非而其身之所爲巳顚倒謬亂如此則起而作史不過妄意譏評巳耳不過逞臆論說巳耳何信今傳後之有讀史者亦然讀史者能貫乎古人之心而後可以讀史尤能貫乎作史者之心而後可以讀史而必不爲史所惑若是者惟斷以理而巳矣理之所在歷乎勢歷乎時而有其善變理之所在又逈乎勢逈乎時而有其不變夫史者未有不合勢與時成之者也而勢與時恒叅錯互異以成一代之世自非以理斷之孰能無惑此理之所爲不可以巳也且夫窮理始于格物而史者其格物之大要也天下之物莫大于人事人事之大莫備于史其間天人治亂之紀倚伏變化之端或爲之前莫之致或爲之後莫之知而所爲賢人君子者葢與僉壬姦僞之徒日轉旋于運數之中以俟後起者之論定而史家又不能出其公是公非使古人無憾自非本誠意正心之學具上觀下觀之識窮事物之變態以求指歸之合略覽大意妄謂有得不受欺于其人則受欺于其書吾未見其當也衡陽周子讀書窮理者有素葢其

於書必求其可以貫者而後巳則史貫一書吾知其於理有合也夫太史公南浮瀟湘縱目山水故一發其胸中之抑塞磊落而獨以深識遠覽爲千古作史之祖周子生洞庭衡嶽之墟不啻朝夕寢處而又旋軫京洛停舟雲川一覽燕齊吳越之勝則其作爲文章必有開拓萬古推倒一切者其於貫之爲義不思過半乎予別衡陽上永州嵐煙灘洑應接不暇每有所得輒取史貫讀之亦猶古人以漢書下酒也乃援筆而爲之序

附羅全史目空古今篇中洋洋灑灑自成一家之言只拈出一理字自足壓倒諸家㑹昌黎猶未見到至與子厚往復駁論始信紫陽綱目上紹麟經推其學有原本耳三復斯文益快此心此理之同

門生惪道識

紀善篇序

昔人謂文章爲慧業而浮屠家綺語有戒今胡子之文以紀善名篇何也言者心聲也心有所之必形於言言雖不同期於合道而止美言足以勸惡言足以戒直言足以儆微言足以諷則孰謂言可廢乎胡子善士也少負不羈之才家豫章而遊燕楚間其抑塞磊落之氣一暢發于登山臨水之餘夫人之不遇者其言多曠達而無所繫而胡子循循焉不敢放言高論以自軼于繩檢蕩廢于禮法此其志足嘉矣吾

嘗論之文章之弊有二意爲不正雖以經術濟之而益助其堅僻若識不廣學不充則欲爲垂世立教之言而上不可告聖賢下無以証來學二者其失則均胡子天資粹美而尚友千古又博採聞見以發明其仁義道德之旨則其爲文豈獨其志云爾蓋亦其學足以副之乎未得交胡子讀胡子之文而知其爲人胡子之來瀟湘也走揔戎盧公之幕盧公雅歌投壺有儒將風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乎旣得交盧公益後以不交胡子爲憾因書篇首以誌之

簡要不煩而開合振蕩尺幅而有尋丈之勢　門生憲道識

吳岷瞻聯捷稿序

起得忽洞而有感慨

文章不以遇合論者也士方窮年考道閉戶爲制舉文止以求自得而止而求爲自得者其思滑故不暇爲外襲其力久故不敢爲迎化背豫設遇合之見參之則其文不過求附世趨已耳其弊不啻如紛華之移吾性而嗜慾之易吾眞也其爲文必不工雖然文

吕黎所爲進退童子於道者是也

章又何嘗不以遇合論者也士之爲制舉文者其未有得淡乎無所求也洎乎無所營也方勤勤焉惟恐不足而何暇計及當世之知我者然乃候積功至則

轉意更刻

其氣蓬蓬然其光熊熊然如焰之欲發如湍之欲飛而以辭氣相應者自不期而賞識於風塵黯淡之表好事者謂有鬼神於其間而不知皆文章之眞性有以取之耳戊午之春余受

善於補救

命視楚學政時屆大比而又値乙卯停科之後楚之文章抑鬱而欲舒者久矣自念平生於此道頗有苦心因出所學與諸士子相切摩安爲評隲及榜發往往多合而已未禮闈聯翩起者較前此特盛若黃安吳子其一也吳子年甫踰弱冠歷試冠軍余獲識之

又得自矜

探原之論自待學而待人亦不薄

收處微婉

於區區寸晷之中而當世之司文鉅公一試三試輒賞識無異以此知吳子之得力於文章者深矣吳子少失怙事節母至孝恭聆庭之教刻志勵行者非一日夫四子五經之垂於天壤也如日月江河經天行地學者不以潛心苦思得之徒挹其餘輝採其細流且慕苟且富貴謂道巳在是無論不可必得即得矣而堂奧未有窺也以視吳子之文不爽然自失乎吳子文根極理要原本六籍而光焰浩衍風物開豫殆得春夏之氣居多者故其發稿早而非於此獨有捷

致之術也余因序吳子之文而并告世之讀吳子文者必有得於心而後有應於世若䖍䖍於遇合求工及與生而不一遇合者吾均不得以能文許之

觀心堂集序

戊午之役余校士數郡以闈期迫不及周擬籍前案優等應闈事而數郡中士鮮超越者謂黃才藪亟走試得陳生芳烈卷兩作譚理無聲嚅咿喔態曰此傑構也拔之冠軍比錄闈呼名陳生不至悵惜久之曰豈其高蹈者歟詢其故或以病對越月陳生來謁狀果尫羸適舟岸冗雜未暇詳叩底裏而陳生袖出數書一册及封建論世兩文其數義由心構以五行配十干成象其詞可頡頏太元易林而封建論世兩文

復非經生恆譚心固知爲好學士也比歲校試文不及前詢其故亦以病對陳生固未得再面矣迨科試而陳生故何之悵惜余又爲痛悼者久之其父亦諸生執生遺稿謁余余不忍讀且以急走湖南恐散軼薄貲以傳具稿乃付藏之壬戌春生父復謁余而陳生之文若詩巳付梓矣則向痛悼者復又爲之忻慨曰文人何必壽亦何嘗不壽哉余讀而卒業其文則理探聖賢之奧而勢窮古今之變其詩則隨事立論要皆有理意存乎其間非僅如剿襲應付家以風雲

藕灣集序

今人無不詩文也成人小子事干謁締交盟短箋長幅袖中厥維羔雁矣然覯五言者罕覯六甲擬政論者未嫺家訓識者愿焉何則未聞道也余讀芝在堂集與之芝在堂集梅川劉千里所著書貽之自張長人益予未與長人交也而長人知余爲可言乃現梅川之應祀鄉賢者四人之名之行示余若■■若■■■若■■若劉潮駿醇駿即千里也此四人者仕有嘉績居有隱德或經離亂淹沒無聞或鮮後

裔表彰無力余核實列之從祀已而讀千里之集見其詩近風雅文貫經史明然嘆曰楚有文人若是哉乃爲長人而索千里集珍之爲枕中秘長人兼以所著藕灣集貽余余既讀千里集又讀長人集而知詩文有道也夫道無他唯是持躬涉世不詭於正焉爾今觀長人詩內自庭幃外而儔偶經易險歷患難凡所諷咏有不出之温厚和平者乎長人文記序論說敭揚道蘊辨析疑義以及贈荅往還諸所論議有不本之中正醇雅者乎善乎千里之序長人曰詩人類

古言訓詩言言激勵今人欲歌欲泣

殊致千百載而下必有人議之故士君子居則篤學砥行出則吐詞成經一言而蒼生以爲霖雨旱詞而舉世奉爲楷模寧不幸而不傳不欲幸而傳誠畏人之議之也蔡生勉之矣誠益究心于天人理道之域推識國家治亂興衰之機有不言言則有關于世道人心也文則漢之賈董詩則唐之李杜是已即欲不傳又孰從而廢之且蔡生之志則大矣將欲裒集楚以南數百年以來之文獻彙爲成書則數百年以來之人之文方藉蔡生以傳而蔡生之傳無論已然竊

願守其可傳者以爲數百年之定論并寓書王子共成此舉則于世道人心有賴焉蔡生其勉之矣

情詞悽婉愷切字字沁人心脾狄門桃李呂袞參苓正是此種心事而處處綰帶王子又是史遷合傳法得此文不獨二子傳而我老夫子一片憐才作士之盛心亦昭昭然如揭白日而行中天矣

門生憲道識

少陵道長人蓋學道而詩始工者也其謂尚力道契有見則蛻然更　矜者以平淡者以寬粗疎者以細纖疑者以忘長人君子哉夫民俗日偷大道滋遠有位之士罔當凜持風節力砥頹波尤望二三獨善君子甘貧樂道率富里子弟朝夕究論相與發明天人性命之旨析衆理亂得失之原使民彝物則不泯人心因之出可有爲處焉無咎庶於著述無忝否則徒自侈曰吾文昌黎吾詩少陵餘不足數究其所言艷麗浮夸無補於道奚以爲矣余未嘗學詩即文亦治

舉業耳然而詩始周召文始典謨蓋嘗辨業及之自關雎迄殷武自堯典迄泰誓美刺多端誥訓匪一揆之理情制行外無他道也吾于藕灣詩文想見其志潔其行芳長人僅以詩文鳴哉長人諸嗣君俱能文而長人未嘗以已之詩文爲嗣君下今則長人之軼於能詩文者遠矣或曰千里與長人孰賢曰劉之文張之詩入室矣張之文劉之詩升堂乎以道論則二子在聖門均德行選哉

梅川之劉張猶竟陵之鍾譚也因長人而及千里古人立言忠厚之旨於斯可見門下汪紹遠謹識

痛定吟序

愚嘗謂今之令之職莫卑若今之令之事莫冗若而令之伺隙而醸弊者莫衆若令之希望而求脩者莫奢與細若夫古者令爲親民官使得展手足爲民請命今則郡佐貳得束縛之邑簿尉可顚頓之不卑乎古者令爲一邑宰事總人綱而已今則無巨細盡責之不冗乎令一而已左右胥役以逮故舊親寮皆待衣與食者是惟無利利則爭私焉衆甚也令則邑士庶所具轄而上之當事所轄者也邑有所事則舉

曰利吾利乎患吾去乎上有所事則檄日朝發而夕上乎夕馳而晨報乎拂乎下則懟拂乎上則怒蓋衆願奢而文網密矣夫令以人視爲徹末之秩而萃以至冗之事叢至紛之衆承上下之交譬則人之肢體膚髮毫孔在在風寒可以攻奔馴致疾痛積久不解不可救藥未身歷者徒爲大言僞在旁觀不過懸揣卽身受者方負疾疢之時亦苦楚昏瞀不自知其所以然迨于痛瘵直頹然耳此我邑父母劉公痛定吟之所由作也吾宜于郡爲中邑

人多耕讀無商賈故瘠加以大潦大暵民益無賴賦不及額又賊臣叛逆軍供旁午師旅所需羽檄蝟集而邑人所苦尤以地所產木質頗堅備爲父母者獨任其難上以是責下以是報心力卒瘁矣今我邑父母謝事齋居脩然物外回念曩在任時事若身疾痛歷歷可數故不禁長言之嗟嘆之耳愚亦蓄爲令者也故爲暢言其意如此

周楚芹曰前言令之艱苦宛轉激切後言民之疾痛累欷太息此作者命名意也揣情合勢極細極幽中間一喻理趣奇摯又子與氏之所不能工而蘇明允之應遜爲弗若者矣

蔣愼齋遺集卷四

文

請免召募長夫文

起便佩

伏惟協夫一案久奉停止給價僱募軍民同知今奉憲檄改募長夫久住城站務使餉精郵符刻無留檄良法美意至矣盡矣職自捧檄竭力奉行多方召募迄今旬餘無一應者誠恐猝有急差策應莫及不得不仍以臨僱隨應懇上憲也且事須因地法在宜民長夫之募在地俗民情頗謂不便故不禁縷瑣爲上憲言之查夫役一事處處地方俱是長夫其役盡出里下十年一轉輪流充認在小民自謂當然如有短少俱永役者賠墊故長夫便今黔地苗多民少難以里計而平越府衛錯處並無着落且慮一認長夫賠補執所不免是以應募無人此不便者一查僱募長夫必需土著腹裏地方人居稠密家計殷饒畜有一種尚應點夫之人一歲工食或抵大糧或按季支給一呼即至無挈騙潛逃之慮故長夫便今黔地戶口凋殘家無宿糧沿途舖店多屬流寓朝營暮食家無

將役果逸役便不實情爲分明條若指掌

逐層剔入

次丁萬一銀米頓給重壘差至呼之不應或掣驕工
食挈負而逃後勸誰補此不便者又一查長夫之役
腹裹地方一夫日得升米銀分餘即於附近區處或
營貿易或事耕作俱有常地一遇差至隨傳可到升
米分銀有益無損故長夫便令黔地人居寥落雖大
不聞或募之自鄉長年聽役升米分銀入口何資或
募之自站其耕種樵採動輒在數十里外時常裹飯
野宿經旬從何傳覔故短僱每日一錢三分民因窮
若府有樂就長僱則通年銀米歲計似饒日計不足
其名甚美其實滋累故民無一應此不便者又一慫
此言其不便於民者也則更有不便於官者前之協
夫濫索盡應無有紀極過往差使惟謂有夫在站可
挾而求管站之官稍利蠅頭口角都歡隨索即付痛
癢不關自定價僱募以來官無染指民知定價非價
官不得使非銀民不爲役銀損餉糈仰令多索不過
三五六名勘合火牌除欽差大人外就在過往司道
不過一倍兩倍諸如情面知交盡在謝絕蓋僱價報
難與者應付無貲索者自難開口站官賠墊尚有準

勘驗至此無弊不淅

程今長夫一設諸凡差使動輒藉口官夫執有勘合
火牌儘與索及僕婢即遇上役差過要求孰敢抗違
更有不肖官弁便假人情逕送稍爾不遂夫受鞭箠
官承懲罰驛站之官賤同草芥言之痛心聞者掩涕
此不便者又一慫此僅言其不便于官者則更有不
便於朝廷之公務者目今急務軍需爲重滇黔兩省
歲運兵餉計三百餘萬憲檄止設長夫百名百名之
夫僅可運鞘五十假令所到之餉或七八十或百餘
鞘則如何假令所到之餉或江南或河南或湖廣或
江西一時並至其數決不止數十鞘與百餘鞘則如
何或尚有猝至勘合火牌則如何如議於夫上起夫
彼長募之夫升米分銀已支日用今責另僱非前此
官定僱價誰爲代勞而此輩決無出辦如議陸續起
運平越一站路萊兩站計程往返兩日運五十鞘四
日方運百鞘六日止運百五十鞘古云再衰三竭往
返六日恐強有力者亦不能復運矣倘餉鞘不止於
此則躭延又必更甚也蓋照前僱募若有現價則運
鞘之夫便可源源不竭如募長夫由前而言鞘多無

雖行至此無利不舉

另催之資由後而言遲遲無不疲之力其不至貽悞軍需者罕矣此不便者又一其不便情形職得之輿論約略數端所呈上憲因地利恭人情量民力仍令照前價銀募夫應役除本年四季分作兩領扣存馬舘五百四十兩應差外其夫米三百五十四石遇閏加三十石應米三百八十四石或即動支貯存倉米或另撥別州縣餘米如數交付管驛官弁聽其同馬舘催價通融催應務期無悞差使慮有不足或上憲於一錢三分之價酌量稍減以資驛員匱乏再有不

足責令驛員用俸食賠補或籲憲恩念苦樂屬均行僻地州縣令各量捐俸食以濟衙勢如此庶幾圖濟不致多費公務不致稽延站官不至獨累而大道民苗亦得安生矣否則必責長夫應役召募不得必派居民銀米不足必滋科歛攤派科歛之事興則橫索濫應之端啓由涓流而浩蕩由蔓延而斧柯昔日以數州縣之協幫而不能支者今欲責之孔道之一隅之地之民官袖手而民他徙在所不免惟上憲矜恤之耳抑職更有請者長夫之募在平越更難蓋州縣

皆有里遞即衛所供有成府獨平越府衛並處未立里甲今雖改衛設縣而軍民紛雜里甲未編長夫之募無從措手如上憲必以長夫爲斷仰懇暫寛平越本年仍許價催俟設縣新令到任之後編定里甲責令舉行此又職之私願而所切望於上憲者也

任植齋日敷奏詳明似先生舊日諫垣中名疏不可草草作文移讀過

陳其年日論事之文漢惟劉向封事宋惟歐陽脩劄子最號詳而有體蓋以仁愛之思抒爲委曲之論洋洋纚纚有倫有脊故能聚米而畫山川借箸而陳得失也吾于先生此文亦云

星變告城隍土神文

竊以災生休咎實關吏治醇疵惟仁愛之天心時垂誡於象緯乃者五月十九之夜刻屆戌亥之交突有異星起自東南疾趨西北而墜光類閃電聲近殷靁衆心驚懼疑有火厄揆厥所由皆因守土失職致茲變出不常用是慄慄詳悉檢察理郡事宏思受事嵊峨以來從未苛刑自今以始務期省之益省無幾賦歛自今以始務期平之益平或屬僚之不率必爲嚴戒或胥役之作奸必爲究懲若愚夫婦之無知所與

字茶曲爲矜宥念此四境窮民數椽悉係茅茨倘罹不戊災攸爲雖係自傷心曾見前事用竭齋木微誠郁祈神鑒默佑庶消天譴內寀有非淺見可則者凡兵荒水旱統持捍禦驅除用俾守土無咎下民邀福穰惟從俗處則由中永修不勝懇切瞻仰之至

平越郡無居人郊外僑寓百餘家張旅店耳應募夫役實貧之與戊正月延燒殆盡痛悼久之恆囊以賑乃悉安堵壬子星變不禁惶恐故有此告又記

黃珍百日蝗災救患賑卹格神皆實心實政所在故其文簡淨而切至

祭梓潼帝君文

於鑠緊惟尊神文章精英司命天庭星曜昭回化書弘裁梓潼肇開石鼓名山七賢講壇維神共安亦越滄桑廟祀淪亡神靈非康乃闢荊榛爰構庭楹講筵載寧猗歟南封嶽衡維宗蒸湘清洛代生真儒名賢驅車斯文廣敷惟神大昭洞開苻苞化茲蠻徼用激明靈來格來歆明德維馨

周滙芹曰語意遒逸

告葺鄉賢祠文

聖人於世維日暨月維河暨江後賢繼之猶列星也是經是緯輔翼厥明猶衆川也或條或理紀綱厥派故生則訓之式之沒則栖之楹之豆之俎之君子履小人視民聽不惑民志不違民行以興民俗以正此志此物也鄉祠祀先賢洵鉅典哉吾邑明德代作有鴻詞有駿行有忠貞凜烈有孝友悃孚有政活萬人功垂千古數百年來鄉人庶桑之祠而祭者得若干位狐裘黃黃萬民所望其在茲與今棟宇不恪瓦甍

失整鳥鼠剝竄風雨薄蝕用作神羞凡我邑人不忍不寧是凜是懼肆告同心共起葺之以安在天以光悖禮不亦休乎

徐竹逸曰不浮不冗似令觀諸讀者起而生敬

壽任母文

余嘗以凡物之具勁節抱貞性者天必始厄之必終培之其厄之也近於棄其培之也近於私究之棄者非棄爾曰非此無以試其所異於衆爾私者非私爾日非此無以別其所異於衆爾不觀松柏乎夫始之不剝以冰霜摧以風雪撼折以裂石結海凜冽之氣寘亭亭於羣卉中孰從而辨之及其後也不植之如假如蓋如龍蟄如虬飛蒼然與莊氏大椿以八千歲齒彼十百輩之因時枯菀者且將起而笑其以落英

老矣豈天生物意哉是說也余於任母陳孺人竊有驗焉今孺人大年日老矣康寧之履純嘏爾常矣其子劬瞻以文章名一世而升於
天子庭矣其內外孫之星聚雲蔚脫穎嶷見矣天之所以別異孺人同若方升之日陛陛然將向於中而猶未也然其培於今者人盡耳目知爲孺人羨至於昔之所厄往往寘弗道此孺人之異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不知之也孺人以儒門女嫔於儒爲任公配年及笄而字二十四而孀維時自顧一子一女而識唯余

此身不敢以徇故既誓靡忒反擲存殁感不以亂其
骨爲支十指力爲泉下人撫藐孤俾成立以不墜
厥緒四十餘年來霜嚴蘖苦游幾爲枯石幾爲形鬼
神幾爲飲血山嶽幾爲動搖而此心之耿然昭日月
上者炯炯爾問今猶一日也古人云成仁易立孤難
非精誠貫金石而濟以大智若愚之才不足語此矧
亦惘乎無何教其子爲令子勖其爲孝廉路若騁千
爲佳婿且復紀綱其家政綜理任公所剩之業昌而
大之基以無窮基使後起者繼而述焉視彼謹守一

身可以起九京而質無媿者相去殆不可以倍蓰計
哉歟以彼其人而健食目前報余尚疑造物者多所
闕略須以俟之將來孰曰天之所培不過爾爾而多
爲孺人稱羨哉或曰孺人既富於德即不厄以遇而
其賢如德耀恭如敬姜奇識卓智如辛憲英李絡秀
者所表見當不出風詩所載蘋蘩鵲巢諸夫人下嘗
之玉韞於璞其光氣發越自不可掩必厄之而後培
之亦何異於投擲夜光顛躋結緣務令缺折不完因
以號於人曰吾將發其奇芒異彩以聊映一世而寵

至論亦參不易

以連城萬鎰之貲也其爲愛之愛之幾何曰是非爲
孺人一身一家計也天下忠孝節義之理不可一日
不揭於世而其氣不可一日不伸於時故其事不以
寄之烈丈夫即以寄之奇女子使從轉輌閨塞中寄
其勁節貞性起而肩之然後人心正道義明綱常植
風俗古君臣父子夫婦之紀始得與日星河嶽相爲
經緯流峙於上下間亘千古而不敝是則厄之所以
揭其理培之所以伸其氣也豈爲孺人一身一家計
而棄之私之云爾乎故吾於孺人敍悅之日書其所

見以進一觴於前者雖大異於世俗之頌揚而有所
不避耳後有若而人躬任表彰求孺人彪炳大節肇
於彤史以垂訓不朽屬命余言何事之也可掇取
今言所聞之也亦無憾矣

陳其年曰與詞淵金石高誼薄雲天以雄深蒼健
之文寫倜儻磊落之氣先生殆爲程嬰王成李善
一流人寫烱烱不止
爲賢母闡揚芳烈也

跌宕純乎史遷氣骨

募葺眞武宮文

長沙限五嶺界洞庭戸關交廣咽喉吳蜀南方一都
會也在昔人民風物雄冠全楚卽一切神祠佛宇窮
極瑰麗者概一郡計之不下百數古人稱三苗之族
好祠而重神豈循其舊哉然國家敎養之澤亦從可
考矣自逆孽犯順弄兵滇池延及南楚湘浦嶽麓之
間徧滿荊棘民鮮寧處神安所得依回思曩者殿盛
富阜之俗蕩滌爲無有存者我
國家威德並天神明呵護爰賴撫憲韓公開府湖湘

布威宣惠使賊醜敗遁惟臬長馬公實後先左右之
今日長衡各郡再獲底定巽軫之功用濯運揮甚不
可不思其所自來也余忝
命祝學歲暮涉湖慨然山川風景之異因想見諸君
子戮力嚴疆櫛沐風雨雖不克共事私心嚮往之乃
際元旦祇隨撫憲祝
天子萬壽于眞武之宮嗣後又與督儲柯公驛傳趙公
時過從焉臬長馬公作而歎曰人不可不敬君父敬
君父不可不肅瞻拜湘楚去朝廷幾萬里外阻重湖

此公意也不啻情見乎辭然只

內連山谷苗民負固恃險朝廷德威德明之敷布不
能以旦夕至以故山澤嘯聚之患所在多有今與諸
君嚴之以王制示之以禮讓揚塵舞蹈咫尺對越于
此不啻北闕之儼若焉其猶尊朝廷也而廟貌未肅
棟宇不修非所以重威且示天下闕略況眞武之爲
神也尚矣捍災禦患一方之人將恃此無恐吾亦聊
以庇吾民焉子盍爲文募葺之余曰唯唯余維星沙
兵燹之後官無所得衙署士無所得黌序民無所得
茅茨土室而宮殿宛存未致斷煙衰草豈不可須臾

用一句掉轉筆端極其姿作

緩而余知其不可緩者則惟臬長之言實爲積于忠
而篤于義也臬長之言行將見自此以往
天子萬壽儼恪拜瞻不致玩褻既使人知有
朝廷而復爲民祝釐降康俾斯民瘡痍漸復鴻雁劬
勞之餘次第返安宅焉則神之福吾民者豈淺鮮哉
臬長之請寧得爲過計鳩工庀材若干都人士樂助
若干各書姓名于左其殿後有子母堂則臬長所獨
任以衍蠡斯之慶者不復借力都人爲幷疏

周澂芹曰此與學官禁屯駐文同一感慨同一論議而風致各殊者婉直之意異也然一是公所必

欲為而為之嚴毅正直崇聖重道之意溢於言表
固其素然一是公所不必為而為之委婉曲折寓
規於文亦能使人敬君庇民之意油然而生閱文
筆墨俱本平生之才性學問出之自是勉强不來

湖南驛鹽道石公陞任去思碑文

康熙十八年冬
天子論平湖湘功驛鹽道僉事石公陞江南布政使司
參議分守江鎮道既去湖湘人思之議建祠立碑誌
遺愛而請文於予予問碑以紀實也予未獲與石公
共事無能悉其詳且石公今涖江南為守憲予隸部
內不核實疑阿所好者益無以傳後乃請徵實焉公
始至楚蓋在歲甲寅也率揀選來岳州時岳為賊踞
率大軍數十萬衆與相持公領支放事兵士無譁言

凡解餉糗至者交相德也嘗遇賊於七里橋賊公壁
大出公率健卒當一面大破之公益將門子故勇畧
過人其摧堅陷敵如此歲大疫公延醫調治斟酌標
本遇病者施藥餌療之全活甚衆商旅有自湖南來
犇者挾重貲邏者爭執獻覬其有陷以罪鮮得脫公
按狀盤得其情謂岳同知鄧林尹曰殺其人取其貲
吾不忍況今所獲少者數百人多者千人誠無辜盡
抵法誰職其咎悉縱之前後活幾萬人利其財者皆
側目中以飛語公不傾也蓋此時公未有專職而義

作一小束此結

前生後勢也

弊已震湖湘間矣時大軍方議進取撫軍韓公以鄭政雖政未得其人無以速驛遞給軍食亟列公名上
聞遂授是職歲己未隨
大將軍簡親王規畧衡永駐師茶攸悉心經畫轉運不匱謂僚屬曰大師將畧地兵行糧從不可忽也令各持餉銀遇商艘有米者高其值買之驟得米數千斛軍無饑乏之會
簡親王率師取衡山公從僚屬各治舟艦從先是我

極力形容

兵陳河東賊阻水以待堅壁不退謂湘江天塹猝難飛渡也俄而公所治舟艦啣尾至旌帆蔽天我師爭渡賊披靡如鳥獸散遂得衡山
簡親王奏捷書首推毅公師次衡山各旗鎮請於
王曰士馬饑疲若之何意在就食於民也公亟進曰大兵雖衆尚可給五日糧裝以襲賊有餘矣緩之恐賊知而爲備

前畧構其敢再此更堅詳其籌

王下令給各兵五日糧命前軍介而馳詰朝一鼓衡州下衡爲吳逆僭號地城下之日軍中咸謂非大懲創不足示威知府于養仕間之率同知龍嘉德通判許維雍知縣呂奎德請於公曰昨兵過衡山微公力幾不免今衡州一坏土亟且殆能與以安全而無恐亦惟公公曰無害吾
王仁人也未有仁人而仇其民者遂如
王所入見
王請下安撫之令禁兵士毋暴掠毋下鄉
王從之戒軍中樵採離營不得五里違者治以法數十萬之衆雲屯郊外寂如也越三日各旗鎮懇於

王曰我兵轉戰數日夜始復衡城人雖賴以不假其如馬不宿飽何亟令各營馬匹分屯四鄉就民間芻穀飼秣之便
王未許公趨見
王曰地方初復離城數十里墟無人多方招徠之尚恐不來況益之以兵乎且逆孽煽禍生靈塗炭實武以西桂林以南猶爲賊有今幸
皇上之福社稷之靈
賴王之神武不殺不數日下兩城百姓如脫湯火

寫撫例詞偏覺尤顯

稚席若益布德施惠則他郡望風而靡可傳檄定也倘不嚴爲禁約軍士騷掠無忌則百姓懼父母妻子莫能相保自此以往餅不爲賊守矣請更申曉諭令百姓負戴者往來如故樵採者不得取民間一蔬菽更乞甲兵二百名設塘於大營五里外遇犯者執以聞職亦請立三日限過此而民無輸納芻粟不敷請先治職罪職不敢再啓

王也

王如公言謝而出衆咸怨公公亦不與校民果漸次

此一篇大結束也意義畧括於此數言

來歸相率復業旬日間負芻粟至日以數千計鄭城帖然民賴以安益民固德

王之仁被百姓而實深感公委曲謀議之心能左右

王以大造於衛也公之可碑者大畧如此衛守于君養性曰方初克衛時赤子之命危若累卵公一言而閭井無擾市肆不變全衛之人莫於掌上仁人之言其利溥已岳同知鄧君林尹曰尹事公最久公長厚不喜談人過行間事務無不揔理而處之裕如僚佐中有謹愼欽樸衆視爲無能者公解衣推食愛敬有

此頌核實怨極充容與昌黎致私怨於盡取同一精體

加焉每談至善惡賢奸事輒凜然自誓常坐帳中流矢飛徹從及几榻公不爲動斯又明道正誼善養浩然之氣者歟予上本州歷祁陽祁之父老子弟莫不感歎泣下予益以知二君非私言也予固嘉湘湖人之能愛公爲不忘公所以惠於民者又私幸公今旬宣江左予得與鄉之人方沐公之膏澤於弗替也遂書其畧刻之石公諱珍號璜公滿洲人正白旗固山額眞第六子家世從龍冠緌相望公尤篤好文藝滿漢書史靡不通覽云

內讀弁日開口便說碑以記實不阿所好後復曰知二君非私言得之嘉湘湖人之道愛作者不輕譽人自得据何等而不知正所以愛石公而許石公於不朽也敘事遒逸章法參差入妙其風格亦不在史公下矣

書

報周立五太史書

一別三載瘖痳傻思不啻饑渴恭承老年臺閉戶著書樹不朽業大矣遠矣如弟僕僕牛馬三年兩役自顧穢形不勝慚恧況可對高明耶辱賜大刻舟中循次披讀德音孔嘉於序家乘見仁人孝子之思焉於傳成篇見忠厚惻怛之意焉於記節義見闡微闡幽之旨焉於贈答見切磋箴規之雅焉於遊覽見光霽曠朗之懷焉夫豈文辭而已世道人心將可藉以廉

序次井井

頑敦鄙徒以風雲月露似秦似漢似司馬似韓似歐似蘇爲大刻評者知我年臺之文矣未知我年臺著書之指也夫五經四子爲體不繁而天下後世智愚賢不肖不能更出範圍者理勝故也外此則貓龍而外率皆辭勝於理猶美好之物可娛耳目而無裨身心雖多亦奚以爲讀大刻者當於理求之其於作者之苦心有會乎老年臺其以知言許我否附呈唐詩一部幸留覽諸不盡

識議都超第一留

周立五日予兩人知交在語言文字之外然命筆所至間有會心輒以相質雖懸懸數千里不隔也

書中以此示余余則豈敢但云爲文須理勝卿言哉余願天下爲文者盡如斯言其於世道人心庶有裨也

答郡諸生梁吉書

不佞待罪筠陽歷今七載與諸君子交眞澹若水方自謂多怪少可乃瀕行之日不殊初晤之時不佞雖遠涉遐方又何恧乎吾兄道氣親人尤不佞所推重前之贈言秘笥久矣今復進以幽酒示以苗情不佞拜且勉之行期擬仲秋之朔佇望高提聽鹿鳴也使旋附謝不盡

徐竹逸曰歷落數言却有無限郁郁之致

存此心賜使見道力

答同年周太史書

七載睽濶萬里縈懷前接賜書云地異神親唯吾兩人頗有同志弟亦云然乃者念我羈棲遐匿訊以風俗人情之舛索我憤懣抒寫之詞詳我族戚往來之日月是非視弟憂患有如身受何委曲綢繆若此感銘何似嗣復譽我以能安嘉我以道力不幾稱之過當使受之者不克承歟雖然安則何能勉爲已爾道力豈易言盡職爲已爾竊謂

朝廷豈有選地官人我輩烏容擇官赴職盤錯不辭私念爾爾夫何言哉今重辱年翁念弟啓處之不遑安得不爲年翁陳閒關之大概蓋陋莫斯地若也仰則濛雨煙鎖俯則童山塹壑羣則鳥語獸聚散則狠顧鼠伏男無蔽體之衣女無裹足之布傴僂而入茅簷藉席與伍犬豕新官之署釜箸不全輿蓋之役履端不備其他瑣鄙難可盡言蓋衝莫斯地若也通域不過雲南頻差巻鎖聲轂金沙緬甸動說反側不常天使日遝不斷慰問下及大人之廨未冷傳旗又到欽差力夫之足方休驛騎復催負擔鹺課榷鈔之輸斯

如墨棋
如珠光
盤

趾接踵雞足峨嵋之防歷境逃塗車馬無變繁雜蕪一猳白豕鹿未可信也那又累甚道險且長帑虛以匱計程百里而遥數馬五十而歉民無土著役不以時郵給藩符冠雄翎翠載鎰而北聯騎纚壓多金貫貨而南一囊肩踰八座馬倒官僨其鉄夫逃僱倍其貲若乃馳驅如蛸飲食若流炙腥燔肉滿衆重几白粲醲醪餘全委地暴殄之罪亘通於天煉補之難賞竆於衛巧婦仙家安得遐逅乎那又汗甚儼臨率號貲近牧守掌同候人疇辨職銜概索手版一言迎迓

輒責鄰封暑雨祁寒匍匐孔道烈風酷日兀待荒郊停驂伺其寢興乘坐恣其需勒鞭僕呵吏全無主人之情毀盎傾盤大類暴客之虐因之萋菲會城贊者不免何況餔餟之徒詎知補苴下郡疲力何支廿為隱忍之計哉嗟乎陋不可為而衝尤不可為累不可為而汙尤不可為乃不可為而為尤不可為而亦為則弟之處此固亦有說一日上官皆贊者也夫下吏之不可為大多在大吏之好貨賄徇情面贊不肖涸淆耳今黔之若督若撫若藩若臬節不計饋辰不計

祝接使客以禮以節註上下考以政以才如此而不安是自棄於上官也一日相通藉友朋也夫彼絀我盈則彼譽我咎今宦遊天末四顧無鄰而同官若大田同宗若邵陵假我俸羨賠我厄匪貽我縑紵我用是無窘態如此而不安是開罪於友朋也一日室人無交適也多藏解顏終宴浩歎兒女常情又何深責而兩兒附郭之四貨食餘之粟時佐空乏甘耐窮寒內子躬庖爨之任治郵傳之供辦可咄嗟不擾市肆如此而不安是負疚於室人也則年翁之譽弟以

此轉不
可少

劄

安為者固弟存乎勉為者也嘉弟之安為道力者固弟之勉為以盡職者也此弟於台諭引分循職四字欲賡幾為上不負廷委任至意下竊附昔人位列通顯後遭降黜從事卑險竭股肱之力冀於幾贏有裨而未敢必者敢希瓜及妄有覬乎然而弟已憊甚展卷披文瞳如膜隔申紙把管淚自眶流良由精耗焦思力瘁荒土是以候多愆節書時倩人幸惟汪涵宥茲狂忽不慚蕪縷用報玉音謹覆

周立五日從極艱難中尋方便法門自康自懌自慰自安此大學問人持心御境之道文情諄諄懇懇俱自肺腑中流出可與陳情出師諸表相爲伯仲

東彭澤喻明府書

舟泊小孤聞台命駕而弟維適解不獲一晤高賢交臂失之調饑曷慰乃風未甚便竟止馬當爰披榛莽訪風送滕王閣故址竭縣古祠瞻仰山神禮而拜之以其能昭發我文人英采也其神即水府上元君寂然中處而無才子王子安之位似屬缺典爰授土僧微貲爲之鏤板置位窮山寒渚覓工爲難望遴梓人勵贊厥事更祝公餘撥冗維持燮篆使山神才子相遇曠事千載如新我輩憐才具有同志毋爲嫉能者所嗤與壓私者所幸可乎

周適園曰多方勸諭務使山神才子相得益彰其言發於至誠令同志樂於從事

淡折動人

為友人致新建鄭明府書

弟拜德行矣竊奉聞者貴州同袍王文若向寓靖安今擇地貴治子輿氏所謂饑餓不能出門戶者此君有爲年翁倘濟以升水活其涸鮒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乞鄰而與得毋見哂大方乎或曰時在乘權固當事者所不得辭耳至僑寓之客多爲土著所虐但官斯地者一加盼睞村子相目自爾不同古不云乎借壓者安之則天下之氓皆悅而歸之矣希推爲不盡

路慎餘曰措詞不煩無數情事無數轉折俱在數行之中似韓柳短篇令人尋味不盡

凌空反跌 聚之難 源源若瀉 餘波就 [illegible]

答同年宋容庵書

凡人之聚而散也散而難乎其爲聚也得接顏色快矣否則百十里內通音問快矣否則數千里內通音問亦快矣計我輩相聚釋褐時一聚也比台掌銓衡第一令報最一聚也外此則地數千里矣時二十餘年矣幸來楚則不千里矣且至潛則百十里矣而不得接顏色也而不得通音問也悵悵乎何喜也慍也無怒也孰傳之也於諸生中識君嗣喜矣於童子中識君孫喜矣何怒也孰傳之也我子猶君子我孫猶君孫也世世子孫得締世好幸矣何言報也台覌拜嘉六刻佩敎別諭容酌復不盡

儲耀遠曰飄然而來洒然而往尺幅中有孫知微書湖灘水石洶洶決瀾之態張思光云吾文不阡不陌非塗非路如斯文筆無碇迟乃爲真古文耳

附客庵來書

病廢不能近親光命也並楮墨諸君而迹絕爲則非命也鄉人之口爲之也莊子曰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也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惜也宋

人之無莫也以憂懼之心處苟賤之地故以形跡之嫌甘疎遠之愆由今觀之而乃愧墮妾人衛中也父祖伏台庇以增光于孫藉追琢而成器嚙環結草病人固已不能學犬馬矣陶靖節之冥報不敢不加勉者也倘不即先朝露則憑藉君爲來往又寧有量哉薄物固不成享然肝脾所托何可不姑許之必再見棄是擲弟世錄外者矣臨楮無任銘刻之至

再復容庵書

> 非真解讀南華者不能爲此語

沱潛鼓棹於舟中讀删評南華經一書喟然嘆曰此揷天巢主人性情學問所由過乎人也是經向亦曾讀數過愛之而不能解亦知不必甚求解而不求解處則又往往爲南華使爲之使則爲之欺故覺删評之而大快乎南華也南華之於聚散也觀之達矣而聚而不散未必善於全交則南華未發之旨也若言笑接而恐太多音問通而慮未易測爲此言者其有憂患乎故不若散而難聚者之結我友之性情於不

> 奇半插天

散也夫參之與商天之垂象以爲兄弟不相能也乃今而知天之善全乎參與商也然天之心亦甚勞矣夫我輩至勞天之心以冀倖友誼之不散於萬一其猶季世矣何造物者之以季世待人也則弟亦因循

> 飛雲忽接

乎造物而不能過古道之督胡爲乎來哉抑吾聞之管鮑貧時交今从棄如土揷天巢主人富不滿萬金而旁瞻族姓其古道何如也感之而應猶鐵之於磁芥之於珀也夫若夫主人之性情由南華而遠學問由南華而深吾烏乎測其涯涘哉馬齒日長無補斯

世乃辱垂訊滋用汗顏拜嘉謝致幷呈試牘求政不
悉

儲擢遠日從捧天與主人刪評南華書引入全交而以古道歸結之法律嚴整行以龍跳虎攫之勢使超行墨之外其步步對針立論中郎正交孝標絕交無此精至

原書併附

朋友之聚散也有數存焉不可強也但聚而不散
未必善於全交故孔孟聲氣不聞鄒魯何人最著
也即以我輩論接踵鄭廟者固不少矣如年翁之
於弟指可幾屈者乎言笑接矣恐言笑之太多也

音問通矣恐音問之未易測也而愛及人子愛及
人孫約畧又可想矣或感於聚而散散而難爲聚
者之二十餘年也而因以悟聚不散者安知造物
之非所以結人寬耶故弟之友不皆在荆州交之
冥且攀者都不是長安道上事而又悟夫聚而散
散而極難聚者之使我友之性情與我永不散云
爾也此造物之所以有造於宋人也只宋人圖報
無地則實實有報於衷雖然使宋人而能報也則
朋友之交者也淺也不異也惟不能報而施有加

原缺第三十二葉

復歸孝儀脩撰論文書

某頓首復書大殿撰孝儀足下辱賜闈牘理學淵粹
繼讀制策經術宏深紫陽一燈復明而江都長沙之
風軌再見今日美矣備矣乃復教以取士之文欲得
有學有養理醇法備者爲天下楷式大哉言乎某謹
心勸之矣然文章之變與時推移風氣轉旋要於窮
上足下所教洵拔本探源之論而某竊謂爲之者必
以漸也某職楚學政請就楚論蓋嘗歎近日文章之
敝莫楚若也子丑以前習爲浮薄委頓齷齪之文蒸

遂渲染至不可嚮邇幸有司文鉅公倡明古學以救
之而楚遂罹變亂乙卯賓興未舉廢絕兹誦於今■
年以故天下之能文者皆望風赴的而楚獨靡然而
不知返黃茆白葦極目蕪蕪某對之不勝喟然其所
繇來者漸矣其受病久故其救之獨難夫文章者性
情爲之也人必自得其性情而後可以幾於道三吳
之人生而柔靡處于聲名文物之邦故操管而皆能
爲恬秀安適之章然其敝也失之弱至於楚山川峻
傑人物雄奇上者宏闊以齊魯之禮義卽不幸而過

文章之

能事盡矣足徵造就苦心

鍼砭楚人處正中膏肓之疾

卒失之剽悍迅激以自遂其性情而不當爲唯阿軟媚以喪所固有也况吳下之人習爲吳音雖不得逼於上國而要不失其鄉若楚人而學爲吳音必且舌橋口呆不反爲吳人所竊笑者幾希矣今者楚之文適類是其嘗觀古楚之作者如屈宋之徒創爲騷雅爲百代詞賦之祖迨濂溪先生生窮遠荒絕之鄉發明理學存微言于既絕闡大義於將乖此非有所彷而然也要各抒其性情以自命於天下而后可以歷久而不敝今之爲文者何不如是其初試楚傅之以

古誼厲之以才識導揚之以風雅寬攬之以英華士稍稍得以性情自見而乃繩之以理脈束之以矩蒦馴習之以體裁涵濡之以義蘊士之英敏易化者亦兢兢自就于閑而間有鴻文無範岸偉出衆之才尚不敢置弗錄也其所以爲此者非謂其如此而遂已也是有漸焉不可强耳譬之疾者始投之藥石治其病繼養之穀味保其生而後元氣可復淸虛可固今楚文之病猶未去也進以穀味猶懼弗能堪也吾方憂藥石之不良若起尫羸之人而欲酌以太羹玄酒

其何以有濟乃者天下之文稍變易矣扶而正之以進于道侍足下力爲之耳至楚之文尚未能一變至魯也方藉今日司文鉅公力爲奬借使自還其性情而後可徐議于道必遽責以同途合轍則楚之人其終自擯于籓籬之外矣雖然其言之迂矣學使掌教者也主司持衡者也學使敎之于三年之中而主司持之以一日之論其得失未必合度其是非可否未必無謬其槩官荒遠論議不得通于朝廷意見不得合于士大夫之口所可告者惟二三知巳耳能述逮

人之意入近臣之耳使學使教育之苦心得參合于主司者後日之進退則楚文之振起正未有艾即足下之大有造于楚也非足下何望其故因足下之教而并及之某頓首

文瀾壯濶頗力弘滚以蟠天際地之才而出以運斤成風之手韓潮蘇海未足比擬以此起衰八代宰從爲三楚幸也

門生憲道識

啓

賀平越郡庠諸生省試啓

伏以文明運啓聿開多士之風華禮樂聲弘適際分
秋之嘉會賢關式闢大典攸彰歲維壬子序屬掄才
緊我平越之庠類饒卓犖之彥同業者百有餘人問
雋者廿有六士陋材武之貌雲蠡二非不[illegible][illegible]牧
之登虞室四乃欽隣丕應昌期川光國選不佞明綜
綱紀切冀飛騫翦紫吉之辰惟聚星之瑞蕭[illegible]鐵幗
祇勸行旌野之芩野之蒿我有嘉賓鹿鳴呦呦乎吹

雅楢之萋楢之萃皇多吉士鳳羽翽翽兮來儀從此
胄發琳瑯商羽徵角音不尚一而聲協宮中因之筆
掃雲霾星辰日月慶卷光昭而並麗天載顯於象征
俟聆金玉惠然寵賁可任榮施

仕植齋曰四六不難於排偶之應而難於神采之
流斯篇字句生動絕似士衡演連珠徐庾尚不及
也

滄浪亭廣孺子歌

昔年曾過滄浪水今日復來滄浪下滄浪有水昔有
歌我為傾耳聽歌者歌聲杳杳不可名還看水之濁
與清水清難禁濯之足未有水濁濯之纓人事翻覆
有何常鳳鸞欲與羣鴟張或有攸旼疑生謗或有汝
汝寵來章或有厭厭終淪落或有冉冉忽高翔下士
見俗不見道紛紛舍道趨時好苟從時好甘泥塗覩
我一身直草草君子實道守吾真濯纓濯足聽之人
清之不濁疑於神滄浪之水浩浩流無塵

亭以滄浪名者不一其地此亭在襄郡均州城外
東北隅或日即孺子歌濯纓處也有山壁立蜿蜒
山下則泉山半則亭登而臨之亦大觀也戊午秋
千從伯氏試鄖畢順流而下不日至焉故得歷覽
其勝是歌亦莊亦騷使我有
眾醉獨醒之感 弟侃謹識

檄

馭傳燈錄檄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日據漢川縣學申稱於
文廟設燈備具燈臺燈籠香瓶家鼎之類供奉
先聖晝夜不息因以傳燈錄賚送到道本道謂其意雖
尊聖而事屬不經乃檄以正之曰維照傳燈之說始
於釋氏創爲禍福報因果之論遂有然燈設供之事導
引愚夫愚婦施錢種因美其名曰長明錄其功曰不

夜謂可濟度衆生脫離苦海此佛家無稽之語安有
大聖人之廟而用此等事哉夫
聖人者以詩書爲典以道法爲傳以危微精一爲授受
以格致誠正爲入門以修齊治平爲究竟其功以實
致其途以漸及一切虛無之譚頓悟之解卽擯爲異
端不使竝進明如日月之經天大如江河之布地與
天地同壽與四時同行豈藉此區區燈火之光較輕
重絜長短哉故其祭簡而不瀆春秋之外無過舉也
其物薦而不備牲帛之外無殽烝也其致嚴而不褻

身非衿履不敢入也其義疏而不數士非講肄不敢
謁也若論燕私之禮備物之饗信從之廣瞻拜之亟
則
大聖人之所避於釋氏者多矣何止一燈哉而人往往
畏禮守義無敢以非道加
聖人者誠有所不安也有所不安則凡可以將其敬獻
其忱者一按於禮義之所在而怵怵然不得逞何況
一燈哉今該學有志崇
先聖尊道術則當躬教化明禮讓集生徒勤攷課灑掃

庭廡率弟子之有志者肄業焉庶幾有當於
聖人之旨興起乎來學之義至於香燈止可朔望一設
其常禁置弗用所刊序錄卽行剗落凡事毋爲奸異
者所喜而學聖者所譏

周澂芹曰寓意甚遠立言最大嚴毅正
直高倬昌黎佛表本論殆兼而有之

月課諸生檄

鵬翼將飛期先六息劍鋩未露氣達層霄故積者厚則流必光而有諸內斯形於外爾楚地山川雄秀風物英奇接三江聲教之區控百粵要荒之塞鬻熊分國原號帝師濂溪築壇遂開理窟憶左徒芳艸之句宋玉連鑣入馬融絳帳之中康成接席此本道所爲屬和而未能亦聞歌而起舞者也乃者潢池盜弄大典久稽而絃誦不衰賓興旋舉本道下車伊始實與有榮焉今願與諸生約者有武備必有文事而不負

學即不負君登仲宣之樓俯神州而思魏闕誦希文之記處江湖而懷廟廊抱和璧而韞藏遇孫陽而顧駑然而騁馳之士與泛駕同科躍冶之資與良金異用故閉門合轍知其軌度之均而目注手追動中肌膚之會其道艮然未可苟也自茲以往旬有課月有試務累日以致功程以書佐以經庶開卷而有益謝朝華振夕秀佩士衡之賦休他人之我先精於勤荒於嬉守昌黎之箴惟陳言之務去將見筆花生其夢裏金梭益其巧思於以折香廣寒之府樹幟騷雅之

壇豈異人任哉爲此檄下司鐸董率諸生親集課業按月申送惟勉循之無玩忽也

周楚芹曰震厲易好醇雅難工檄之大槪應亦如是斯文偏覺刁斗森嚴才大者洵乎無所不可

月課諸生檄

本道巡考過武漢荆安德襄六府、惟鄖以試地未便、姑俟攺歲試竣之後即擬南行、切念與諸士子漢皋一別動輒經年再按錄科賓興又廹其諸士子學業加緊蚤夜砥摩爲日無幾而思之甚遥風雨雞鳴之情蓋不能一日去諸懷也惟月課稽察勤惰分別良楛俾數千里外如辨論一堂焉爲此檄行各府學教官通移各州縣學一體齊集諸生考試評次擬拔尤者大學十五卷中學十二卷小學八卷按季解道以憑酌定本道并覘爲師長之優劣焉其經本道識拔新生尤宜努力趨試毋忽

二、

本道前發過武漢荆安德襄鄖七府月課題目、歷今三月各學依限解到者、武昌則崇陽通山、安陸則潛江景陵、餘俱未獲寓目夫師友之閒至性存焉而文章者尤神明之通聲氣之先也本道叨一日之長願與諸士子爲忘形交惟晤對睽隔憑穎君爲往來因言知心期諸士子日攺月異斯變化氣質扶進人倫之上務也而諸士子漠不關切該學教官不行董率其以本道爲不知言乎抑切摩薰染固諸士子分內事而父師之教不先則弟子之率不謹該學旣職在司鐸或亦宜少加意焉

周湛芹曰宋時諸攺試爲課愼言課也董師長原至性語關理要雖欸曲而風骨凜然

月課黃州諸生檄

黃楚才藪也國家三年選造之士黃居什七以故文章風氣之轉旋其望走咸在雖然難言之矣本道按臨考校諸士皆濯磨應試文駸駸日上較往歲尤可觀顧才雄者多涉冗蔓學厚者易流險僻核之先民大家醇正典雅之篇尚屬有間夫伯樂之相馬必其能致千里也其不千里者勿顧已而汎駕奔踶亦且終竭蹶道塗而不能有所進雄悍剽激楚俗固然能陶以齊魯之禮義不猶愈乎今與諸士約毋繁詞毋

勦說理取沉實格取高闊詞取典要味取深厚數者言之是不一道而好學深思之士必求其悉合而後已然爲此者非一日之積簡練揣摩古人需之期年而今日文章一道殆有甚焉其勉之毋忽

又

本道巡試湖南合行頒發各屬春月課題該府學郎抄移各州縣學如前遵行外其前發月課文理合催解大約文章之變與時推遷救敝扶衰必須岸偉非常之才而崇雅黜浮亦當今第一務本道殆將晰新

剏焉

鼎葊曰振起之後復繼之濯磨　公以禮樂教化爲已任斷不忍令奇杰之器縱橫馳騁有爵大雅張方平所謂文章與政通益見養賢斂才備具日治具之意豈特如歐陽稍變而已哉

月課湖南諸生檄

本道巡歷湖南業經兩試文章風氣約畧可覩長沙都會之區鴻才不乏常德襟喉之地偉搆匪難永寶類多清淑之質衡郴間有傑出之篇攬辰靖之山川咄嗟何事拔岳陽之秘逃彷彿伊人大抵道値時艱文崇武競雖廓清掃蕩固已變兵氣爲佳祥而詩書禮樂之教猶難使之同軌而合度也本道今涉湖而北與諸生睽對日隔而願諸生厚自砥礪則倍切於心葢向須條約立教伊始嗟楚風之不競冀楚材之

代興故以豪蕩救其衰颯以奇矯收其散漫以雄偉鼓其志氣以刻露發其性情然於場屋之文止皆得半之解目今歲逢辛酉典屆賓興更須切墨引斤周規折矩伊川婺源之變奧發僊如逢守溪震川之源流開緘可悟博大沉雄上品也而汎濫則必裁峻峭奇險異才也而軋茁有必斥字眞句確何有支蔓轇轕之嫌氣厚理醇勿蹈寬懈贅疣之病他若具放當諱應先尊獻武之名乃或經義可陳宜循思蘇李之對其垂成而自棄是謂喪功倘匿瑕而弗攻終來按劍審思厥事何敢戲談本道用是與諸生約發題月課仰該學嚴加考校按季申解以憑酌取其有勤事督課能於發題之外更得佳卷幷許不時齎送本道覆閱果係優通別行獎錄不在恒例諸生勉之撫九屬之幅員地靈欲發傷六年之艸昧璞韞應輝古人學之大成期以九載亦云久矣天道比年小變課之三月曷可緩乎其各學教官務力遵行毋忽

告語肫藹如家人父子其斯爲循循善誘者歟　門下劉溫良謹識

銘

吳忠節公墓銘

公諱雲吾安人也先明太祖命同王公褘往撫雲南為所脅不屈死後櫬歸風雨迷道瘞應之井子舖公裔庠生諱振緩者修同研友在陽羨世守公祠修來應以告因詢得公墓所其春秋祀不闕而祠費巻克餉旋召公墓鄰人何爾哲趙三策者給貲壟公墓田命守公墓焉爰勒碑而附之銘銘曰

□□□○○○○○○○○

知之明守之固墓可草節不沍

任恒齋曰大義凜然延陵十字碑後正當俎豆於此

文學嚴子際墓誌銘

夫上之立行不傳者何限哉其位不與賢士大夫之列而身不出繩樞甕牖之間其所為於泉石草木內爐光吹齏當時名卿碩儒知之者非不欲傳之以為勢分不足以動人名爵不足以稱其筆墨蕭雖竭心志耗才力淋漓痛楚為之而蒐輯不及誠何稱故不如弗收也嗟乎位卑處下者何不幸至此極耶余之傷此憂者亦久矣夫人不恥為卑賤而又不屑屑盜藉虛聲敢為高軒厚秩之所不樂而獨不欲傳之不

知彼聲名顯赫奕葉光寵者又何待人為之傳而溺篇累牘有令人讀終日不能了者乃卒不肯他適也今春正月余校士星沙嘗切切為諸屬僚言之謂勵廉恥廣節行固莫有過於闡發幽潛者徵聘之人其行實其苦心篤志所為尚多湮沒人口苟非精神志氣所極至人欲沮抑之不得者其權不能與貴顯人爭勝一則所得表揚之於今日者余之志也比攸邑廣文嚴子聞余言時欣欣然戚戚然勃勃若欲發於口而中噤也余徵察之知其必有所請而不識其議

屬也然而已矣又竊嘆夫秪志立行彼亦不自知其可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繩此以求士亦無幾然自率其氣質秉彝之所近而實爲正氣所溢而出殆有志於發幽光厲世風者亦不知何所感觸怨其人之微賤不惜惻怛經營必使氣可復生神可復接彰施而後已者其故何也昔歐公作五代史獨立一行傳意固可想見也今余臨衡郡嚴子方以捋母告歸余亦爲之婉請當事乃鄉致哀道向所未言以其先人文學實行求志銘於余行亦未有狀片紙

不盈尺甲乙事實無文飾猶若苦塊中呼號迫切衡口亂出辭不就緒此尤可憫者也余爲條其畧而志之志曰文學姓嚴氏諱[illegible]字[illegible]府[illegible]縣人補府庠生凡三試棘闈不第順治丁亥江右金王二逆犯順僞將金隻眼駐防分邑以劄誘致文學會弗從其族人某因而媒孽之就賊黨中以他事竝寘諸縉紳名目肆爲羅織以快其姦文學身罹不測挫折萬狀未嘗一字有所及而諸縉紳亦獲免旣不以身辱賊庭而又不肯妄爲指摘身名俱全以脫諸人

於難以視夫改面事仇詭隨自計忘他人之利害幸一時之苟免謂鼎鑊可畏祿利可甘亦復無所愛惜而何事不可爲者不啻珷玉之於糞壤也此則文學之大節也他如丁亥歲歉出穀四百餘石貸貧民不計利癸卯歉凡鄉里所已貸穀六百餘石弗取償佃租三百餘石俱弗收庚寅捐治通衢官道五里許污邨長橋十五座庚戌獨搬本族家廟數十楹沒本族公井一口辛亥獨搬唐家石橋一座施鳳陽鄉山地一段爲義冢至刊証戒溺女文戒淫慾文施棺器茶

藥放生戒殺細行小節凡三十年無虛日皆可稱篤行君子而余獨有取於抗逆大節爲不可掩者以其明於綱常倫理之重不爲生死禍福所奪爲不可及也居嘗訓子弟曰多讀古書少問世事寧結新恩莫報舊仇人之不義善遇之而勿交財之不義力却之而不取過交兄之前不可高足濶步對妻子之會必須厲色正顏是所謂篤行之義也郡邑兩舉鄉飲充大賓郡伯顏其庭曰至德可師皆於篤行有取焉而余之切切爲文學志者豈不以其大節乎哉文學[illegible]

世鄉落生何時薨何紀子息男女內外姻婭緣無狀
不得志而其卒也則於癸丑十二月念七日正寢蕃
掾片紙所書云既志矣能不銘焉銘曰吁嗟嚴生折
矩周規樂善喜施謹小慎微秉心淵塞其孰能知一
朝犯逆大節是持屹然山岳不可動移賊方羅織用
肆厥威片言微屈善類靡遺挺身保護正色危辭笑
看斧鑕其甘如飴匆曰小儒章句是師堅如金鐵猛
若熊羆世不厲節徒事嗟吁渺渺匹夫夫復何奇志
不可奪便是男兒其人已往於道無虧生有至行[illegible]

有淑嗣善兹宅兆覗藏是宏山高水長其昌有期

李鏡月日闡幽發潛平遺徵賤　公志如此
故人之有大節篤行者率賴其文以傳云

贊

二泉余公傳贊

公諱璉號二泉貌古愨性端毅學問未深而言動合
度貲產甚儉而乾餱無失治閨閫以嚴皆遜女箴日
飭克平極小訓子弟惟謹嘗聞而命曰勿以惡小為
之非有意輕富貴而不為勢利所撓雅自甘貧賤而
不為屢空所迫不樂於紛綺先生間遊而自是見重
與余伯父盤初公為忘形交盤初公善詩翰墨妙天
下然非其人卽乞弗與公與盤初公同生丁丑週甲

序贈詩與兩公人品俱足千古

之辰盤初公製七言律手書幾贈可以見其為所推

落下關處傳神

許云贊曰
儀之樸兮行之篤兮言之雅兮情之卓兮不以淡泊
損兮不為紛華賍兮今之受公愛與受公訓者無不
思之謂公遐哉邈兮

任植齋曰東漢名士稱崇季偉以其不見棄於
孺子也今於盤初贊二泉直可作兩公合傳

頓挫入妙

周太史漪木道人像讃

道人之貌與道人之概也道人之概與道人之神也夫貌於髯大肩髮衣烏之間爾概則動靜語默之容寓焉神則妙有性情心術之存矣道人之性靜而耑道人之情周而摯道人之心術無欲而滌直蓋嘗見其一作一止一語一默間確乎不可拔斷乎無有二也而相與貌其顙頎然乎目炯然乎準豐然乎顧貞然乎須賁然乎自肩而下體頎然而長屹然而凝乎且位置於松雲泉石中肅然以清悠然以遠乎詩曰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後有覽者聞風而起頑廉懦立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右題廖君可寫卷

黃珍百曰確不可拔斷無有二最得漪木之神蓮筆則飄飄入化列子御風而行矣

又

歸鴻十幾箇往非常能不悵然

余別道人十餘載去道人六千里而遙而道人時時惠余書勤勤惻惻如箴如規藏憐藏惻讀之未嘗不潸然淚下比歸相與驚覩貌之晬然者蒼髮之黝然者皆矣因出肖像二軸示予其確然不拔斷然不二者余既識之矣此卷那又何惠然坐我以春風從遊我以化日也或曰近之或曰遠焉余曰非是與道人接其確然不拔斷然不二中自有一種惠然春風悠然化日與人以樂易可親者則此之寫照蓋得道人之怡神者機歟固應並垂之以詒來茲　右題方鳳生寫卷

黃珍百曰又看出一種樂易可親處所謂相遇以天不屑皮相

徐竹逸像讚

觭歟箭筠森束儼如十數冠劍之大臣義形於色與立抗議於王廷蕭蕭瑟瑟復似隱君子方袍古帽脫落世故棲息乎南州孺子與之結爲友先後出處庶幾黙聆其生平吾識孺子宇宇維雅以誠吾聞孺子風風維廉以清至其龍伸與蠖屈擬而議之終難名文能脫口吐出五色鳳勇能赤手縛取雙麒麟萬里叱馭淑問騰芳點蒼六詔期月措刑奏功盤錯猶建瓴一朝拂袖謝事組歸來啜菽娛萱庭弄烏愛日承顏暇惟詩曲檻此君盟者對此君烹句得此君吟琴倚此君鼓酒挹此君傾朝餐此君紫莛實夕聽此君憂玉鳴不爲造化所顛倒海鯤擊矣旋鴻宾樂行憂違巳無與浮雲去住神不驚猗歟孺子古高士風流千載見於今人徒髣其貌而我髣其心是耶非耶我不敢知還以質之卷中之人英

徐竹逸日小像郎蒙大贊如徐父而被華衮喜固不禁愧亦不堪

夫飄有聲

標緲悠揚

路慎餘像讚 并序

慎餘路子居則與余衛宇相望也交則自余先伯祖中復公受業於路子之曾大父大參漢瞠公嗣是而先伯父盤初公偕路子之大父副憲靜因公尊人七省督漕修期公世誼敦好無斁余次兒因以麟經就正慎餘暨弱孫爰施蔦蘿於松栢焉而余自于役江右迄黔中別去則十餘年矣每天末竊念曰天才駿發若慎餘其意氣卓上如劍光玉質久而彌新當必有翺翔千仞不可一世者比歸則之何澹澹然穆穆然若執爨者之可與爭席也或曰慎餘不得志於時精搆別墅優游泉石松竹間其意念深遠矣予曰有是哉一日披閱慎餘小像則怪石在旁清流徹底蔚然者松脩然者竹慎餘揮羽扇科跣趺坐嘆曰松竹泉石果足移人哉既而曰不然今之睇泉石坐松竹者有矣營營苟苟紛逐日甚焉乎移然則慎餘殆饒於性分乎夫慎餘世胄背擅文華舉孝廉無論今日

當宁求賢若渴慎餘應召建樹大業在旦暮間即今甘退而稍自崖異誰不可者乃顧澹澹然穆穆然遐知

精神英彩已現行墨間何必披圖始晤

令人悠然自遠

已則詩酒陶陶然春秋佳日則風詠與與然坦易自得若此憾異矣或曰寫照者之術不旣善歟又聞昔人之語傳神者曰使人具衣冠注視一物人方歛容自持其天安在今貌愼餘者卽不具衣冠不注視一物不歛容自持而愼餘若沾沾於泉石松竹間卽與具衣冠注視一物歛容自持者何異是寫照者位置愼餘於泉石松竹間而愼餘固脫然於泉石松竹外矣則愼餘果饒於性分矣則余又起而求之余生也晚未獲親炙漢畦靜因兩先生容固嘗待修期先生

左右雍容樂愷抑所謂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者也則愼餘之澹澹穆穆性分也又家學焉靜因公仕際盛明無可表見若漢畦公平播之役活人億萬計余熟之黔人士口中而公當日口不言功其澹澹穆穆又何德大焉愼餘其克肖爾祖哉故衆視道貌而并及之讚曰

翩翩路子有逸其儀奕奕貴胄不矜不施曰有泉石曰有松竹友之師之匪伊友之松竹宜之匪伊師之泉石似之不爲物縈不爲俗徙使人望而樂之曰斯之雅度何殊爾先人之作而不有功成而不恃

周立五曰稱人之善必歸其祖父厚道也況愼餘之祖父世德作求後先媲美久爲人士所傳頌篇中舉愼餘之澹泊寧靜肯從祖父一脉相承逆令漢畦諸公生面歷歷如畫而愼餘之道貌益顯具此讚力眞足尚論古人評隲當世

王丹麓聽松圖像讚

余未識王子丹麓時余友澹木道人爲余言王子至性過人心嚮往之比讀行役日記知王子敦行不怠又讀木庵外編知王子好學不倦頃相晤武林道親雍若粹衷坦若所謂人符其言者歟夫王子之言固寫王子之神矣今披王子之圖而欲攄王子之心亦不遠乎王子之文云爾松也石也意也寄也

周遜圍日松竹泉石爲寫生者奎徑落落數語不卽不離殊有蕭疎瀟逸之致蓀其筆不與俗伍也

行狀

陳毋駱太宜人行狀

歲巳酉修以量移守黔之平越獲與二三同人爲君子交而溫陵陳子元詹過修較與于衆而修之資益於元詹者亦獨深蓋元詹以博學弘材名於世其讀古人書務於朽蠹楮中究其有裨於世者故其識卓而用不膠我

祖經略黔土簡長才任邊事而元詹遂以司李任於阡涖事既久凡黔政之剜肉補創與紅黑種之沉災隱痛莫不如黑白判遂舉數百年不可因革之弊奏記當事而易寘之故修未至而知其名既至而聞其政久之而接其人聽其言信其爲當世士不誣也因假塗巳經以治茲越焉而元詹每見過輒揭肺腑示蓋以其理於阡管於思守於唐纂攝於黎者相剴切以輔所不逮然欵語時未嘗不歆然曰孺子何知凡所以出入於郡與邑者皆毋氏日夕訓耳隱嘗讀史至所載傳不疑韓康伯諸賢母事爲之掩卷謂古人去今遠甚不意復見駱太宜人陳毋也壬子太宜人

年且八衰矣修略次其懿爲短歌行以侑南山無何
而太宜人訃至燈影幢幢暗風吹雨决然起立知不
爲元啓一官惜也十月朔有九元詹讀禮將歸以解
組上會城役詣修署爲握手別慰唁之乃出其苫
次所錄太宜人生平行責修爲之狀修以通家子誼
不敢辭盥讀至再不禁喟然曰嗟乎儒者謂三代後
無全人豈理也哉若陳母駱太宜人者非其流亞歟
太宜人姓駱氏惠安玉埕里文山駱公之女也駱故
惠望族文章節義世卓卓多傳人而文山公雅有隱

君子行生太宜人幼靜婉語以閨壼教即娶娶形於
色笄而歸御史荊碧陳公逮事舅姑勤慎而順其身
影不離舂杵井臼間而視聽則在形聲外用令高堂
垂白心與口時以作子婦自慰總理內政鉅細咸井
井賓祭婚喪而下甚至朝夕之灑掃米鹽僕婢之饑
渴勞苦絲髮無所遺且處之無不曲當而裕性尤篤
於慈視前太宜人柯暨側室何所遺子若女一如已
出出入腹之終始無或間即族黨姻戚亦不知其有
二者御史公同產姊娣三人太宜人甸匍爲計淺深

甚力貧者田廬之緩急時之未授室者資之悴之嫁
女者奩之友愛視御史公倍篤居同閈者或請有無
必委宛相乞假雖一兩再再且四三終無所倩當御
史公接南屯與太宜人偕宜言靜好暇惟以清白吏
爲公勸謂其身得爲清白吏婦且不朽季子金非厚
即穢豈是之羨而公亦一意以廉潔矢車甫下即奏
蠲無名稅十萬有奇其他屯政之侵隱罷駁暨城社
根穴者鋤擲擯剔之始盡時有權貴子虎而翼攫人
於白晝市公逮之欲磔以法太宜人從容語公曰是

固繡衣直指職第震霆之後甘澍隨之法行而以恩
繼彼猶人耳寧不痛而艾感而悔乎公因誠而遣之
其人果流下請自堅卒能底於善噫竊見後世士大
夫致通顯身立要津聞有言其某砥名節裝不染民
一錢且落落與勢炘家忤微哂之以爲拙於宦不欲
竟其辭至或舉以相勸則默不語若勸者故欲以左
計相誤謬及聞其某行汚多貨財賍賊人以行媚反
若可安焉其與太宜人一女子相去何如者未幾御
史公以貴州道兼秉筆主大計指据激揚捐館於京

名語堪勒兩楹

邸太宜人慟曰以斯人而不克竟其用是可哀耳一身失所恃何庸悲然不可使清白吏無後於世也因以未亡人之身一手支戶庭一手提六七歲子督課於紡績機杼之傍指畫口授寒暑不少輟而元詹昆季遂以大儒先後頡頏於世焉明季闖被兵歲復告歉道殣相屬太宜人罷勉家計廪中粟頗有餘至是盡發之聽里人以錢爲直而售時新錢將廢或以語太宜人太宜人曰予豈見之晚苐彼以錢至以粟歸得者非無名與者非市惠不猶愈於儩廩道左使人

愧嗟來而我猶悻悻矜德色乎蓋寧令吾家多廢錢無寧令吾里多廢人也以故附里中遠近數千百家不問其爲何如人聞太宜人名無不曰吾母也見有述太宜人之言與其行事者無不曰吾母也其樂義好施予固如此後及元詹廷試起家至二千石諸仲季亦相繼蜚贊序聲而冢孫惠復以一經魁午闈太宜人矍然喜以爲御史有子并有孫矣死者復作可以無愧遂結小龕於兩桂軒衫布盂蔬蒲團木几與大士爲緣若欲盡餘日於爐烟桂香中者然子孫入

定省必以讀書行義無玷清白慰勉之始退故冢孫雖以玉機成見召而其餘數十輩無不如謝家樹亭亭玉倚也乙巳元詹任於黔以板輿迎養既至見其野鬱然民嬉然入其室而蕭然室之人肅然爲之解頤謂吾御史之治庶幾復見於茲誰謂吾御史死耶在署七閱歲元詹出則誡以一日之所爲入則課其所以得當於此一日者寢膳之餘時時以活百姓無負

朝廷爲元詹勉而元詹所謂得於母訓以治於黔者此

其是歟然跡太宜人生平所遭境有適變之不一而淡約者無異焉情有喜怒哀樂之不一而藹和者無異焉子婦有先後嫡庶之不一而恂恂劬勞者無異焉人有貴賤疏戚事有疾徐常變之不一而以禮以誠以整以暇者無異焉則更非今之所能一二見者孰謂三代後無全人哉太宜人生卒年月日時子孫姻婭詳載孝子元詹狀不載其贊猗歟以太宜人之德壽考耋耄期身受貤封者再子壻皆磊落爲不世貴而嫁娶盡一時名人望族且內外孫百十輩起炳

炳炳麟麟將以瑚璉簠簋之重輝映廊廟是天之所以報施太宜人者亘不誣而所以顯揚太宜人者亦正未艾也而太宜人暝矣雖然太宜人之徽懿苑猶生也千秋猶一日也是不可不傳傳之可以風因僭爲之狀以俟他日作史者之採擇云

儲同人曰詳贍典則扶風班氏之史也參之龍門以疏宕其氣參之昌黎以鐫刻其詞言成一家體擅衆美

遇集

涖楚學記 附文

宜興蔣永修日恒著

武昌府學　漢陽府學
襄陽府學　長沙府學
寶慶府學　永州府學
江夏縣學　光化縣學
南漳縣學　景陵縣學
長陽縣學　祁陽縣學
寧遠縣學　安仁縣學
漢川縣學明倫堂　衡州府學明倫
請禁學宮屯駐兵馬　募葺武昌府學
募葺德安府安陸縣兩學　募修黃州郡庠
募修黃岡邑庠　募葺岳州并巴陵學
募葺益陽縣學　募重建華容縣學
募重建永定衛學　重建安鄉縣學
書院 附
問津書院　濂溪先生書院
江華縣濂溪書院　重修石鼓書院
石鼓書院祭七贊

省會之學然有關係

武昌府儒學記

嘗觀都會之地教化之本也畿甸毋論已外如長安汴都建業武林及楚鄂州諸首郡其士習文治必為屬郡邑所弗及雖下邑絃誦多可觀採亦間且中歇必不如省會都人士數百年不衰飾鉞臨可治化之親近賢士大夫舟車之往來經史諸子之書所會聚而道德仁義之徒挾鈴鐸訪遺逸者必先至其地以察風氣之聚散觀文物之闢翕故所見者大所通者遠所聚者散殊合上下四方之氣象精神以成其學

此豈山陬海澨之國所能較彬雅論明備哉今獨於武郡有傷焉余順治初宰應山嘗來此間見其風流都雅辭章蔚勃尚氣節而重禮義足為百邑宗余意三四十年後當必有遠如費禕孟宗李太和馮當世近如郭明龍吳磊石賀對揚熊之崗者張楚俱也余去且肖歷諫垣凡十年問楚之官於 京者曰寥寥劍佩窮山百室不若也余訝曰是誣我已余歷豫章守貴之邦越又且十年輒有問輒所荅如前余尚不甚信也丁巳余奉

聖人為萬世師表自可[illegible]

命督全楚學政比出 國門所聞與前合比至楚而所見竟與前合矣嗚呼省會輻輳之地固若此極耶比詣廟進謁

文廟其傾頹剝落瓦礫荊榛不可名狀聖人之居幾於廢矣余始悟武昌之人文之所由衰也三代之下其所以維繫人倫隄防名教者特有至聖孔子耳無 孔子則必無君臣父子則必無兄弟友朋夫人心亦善因矣彼以為廢聖人之居廢聖道也聖道廢亦何所不至因之為渙散因之為攘奪

因之為背叛而欲使人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文彬彬乎其可觀者我知其無是理也故雖治化之跡具在賢士大夫經史諸子道德仁義之徒去來其間者亦未嘗絕而入則無聖道之歸以為之感發而徵驗夫日約於聖人之門以教人而尚有不從乃繫屬之地未足聳瞻觀徒藉此陳跡泛涉以望人之奮興者則斷斷乎必無之理也余於是惻然憂憫惕然恐懼以擬葺為已任因請於前撫憲張公並告 方伯徐公次及同事諸君子皆

曼溪處遠仁人之用心不當爾乎

幸曲爲措置共勸是事所媿余線才綿力百計經營未能獨就日爲中道之呼加以單供旁午匠石支離轇轕二三年間日冀月月冀歲未易竣厥事也今幸聖靈在天相此悃愊輝煌丹堊煥然可以瞻仰又今撫憲王公庚申秋仲棨戟初臨鼓舞整葺踵事增飛檐星浮水易腐滁汗幸覩厥成余心少慰然而未也當筐篚久曠之時其沈淪已甚天機眞性未能驟發況都會之間易爲興感亦易爲汨没彼且覩治化之跡及賢士大夫經史諸子道德仁義之徒以爲尋常而紛華靡麗又非外郡可比則日浸而月蝕之雖寢食宮墻恐無補也意余所言何事而抱此無窮之憂乎因語司鐸王子石子曰我輩既身任師儒務實心實意知天地間惟此一事而此一事實又在我彼胡安定者獨非人傑乎哉其教蘇湖也當時即取爲國學法人至今稱之亦只其所爲者乃天地第一事豈獨至今稱之雖萬世稱之也今遂獨不能爲安定乎急惟計生徒之多寡以廣學舍量室廬之遠近以較會期分文行之科比才智之等程騎射算數之能各有所領如院長然各有所分如科房然課藝有期設講有時給假有規其最優者列問當事不率者夏楚勿借凜凜不可犯循循不可亂則教之典也至於五經諸史類而通之漢魏八家廣以涉之而又考君家之淑慝察涉世之眞僞省退處之隱微行之二四年間則學之成也且今

撫憲以教化爲己任　藩臬諸公皆勤勤於風上自爲僚友庶僚時加獎借且推行各郡因以上其事於

天子其必然者也余用是諄諄其有不盡言者則亦推行其不得已者耳王子　石子　因請而勒之石

尚景伯曰作者其憂之深于憂世教不禁憂學宮也憂天下之學宮皆關世教不禁憂[illegible]也直憂三楚各府州縣之學宮不禁先憂武昌省會也傷然退思悠然神遠讀者是文能勿與之同憂

重葺漢陽府儒學記

漢陽郡治屬止兩邑而人文之盛甲於全楚蓋由漆蜀黔粵諸水彙注茲郡曠遠浩渺蔚爲大觀靈秀所鍾是生俊彥書曰朝宗詩稱南紀有繇然矣然而君子之所以自期與人之期乎君子者科名固止酬偕願卽藻績之工亦曰壯夫不爲故古人建國君民首立學校而尊

孔子一人爲之師以德至

孔子而盛學至

孔子而正也將使天下之人非其道不道非其言不言而後士行無釐斯民風返古耳猗歟至哉顧德成於敬聚於慢業精於專荒於肆益生於觀摩輟於寡陋則

文廟之建所以發人敬畏之思而使不遷其地與相觀而長者此物此志也漢陽郡治之有學淺廢漢與前人誌之詳矣至今日而荒落特甚故事學使者試一郡士必謁郡學至漢陽士彙校武昌之署以故未特展謁偶涉其旁宮牆數仞巋然未悉中之美富未偹則余之咎也辛酉闈事旣竣諸生楊子壽嵩等以廟貌不飭故導余謁之余又安敢不虔厥事乃爲區畫所以整葺之者將余捐行楊子等以記事之文請余余惟竹木陶石之數米鹽蔬菜之資執事者能悉之又奚煩余贅無以則仍與漢人士言立學之義乎學之義莫重於明倫務本爾漢之人士有達而仕者有伏而處者要莫不有父有子有兄弟有室家有朋友大旨不出堯命司徒數語則親義序別信之言爲約而可守也反是者爲悖德今之學者悉遵令甲

若易若書若詩禮春秋各治一經而以學論庸孟爲進業之階大要詳於大學首篇則以誠正爲修身之則而齊治均平由此遞及無難反是者爲舊末雖然漢才藪也亦市埸也士負聰慧多俊志於月露風雲迷謬於異端邪說況權衡較量之計一入胸中則浮夸鍥薄之行因之而起此漢沔之近習亦學人之大患也道莫若崇正學黜浮靡辨利義雖諸子百家歌吟詞賦無不涉覽要以四書五經爲歸諸若惑世誣民之說力爲屏去而禁販貿遷之術不以攖懷漢之

殆結全意郵平漢人之進

人士庶於學之義有當乎夫聖人之道自在吾心入廟思敬原爲中人說法然廟貌既崇則吾夫子之靈實式憑之吾願漢之人士登斯地也由祗事寡承銷融其情慢邪僻歸於中正醇雅況肄習有所萃處有朋於以疑神篤志於以敬業樂群將必有化民成俗之儒出則黼黻廟廊處則儀型鄉國紹斯文未墜之統以張楚者如日科名文詞而已者畢之乎爲漢之人士冀也已是役也舉曠廢之典工鉅費繁主之者撫憲王公也襄之者藩臬司守巡道諸公也其新發於硎務期於成者郡公李　邑令蔣　也朝夕庀亭者教諭蕭子　訓導馬子　其綜覈無私細大無遺者諸生楊子壽嵩及　等也若署府別駕王君　今陞雲南　郡丞者勸募捐倡實始基之矣均不可無記

周天綏曰崇正闢邪伸義黜利粹然醇儒之言直以廣厲天下學宮無不敬應豈止爲漢陽人士模楷而已耶

人人議得此意何患古治不復

襄陽府儒學記

夫人動言天下不易教矣不知自庶人而上皆有教天下之責者也父以慈率其子則子孝兄以友率其弟則弟恭媚睦以處任卹相孚服賈荷鋤之子俱無所辭其責此三代之治也考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至於塾則比戶矣故古者家各爲教人各爲治非如後世之特設官而分專職也夫人孰無君父兄友乎老者皆可師少者皆可學使必擇一人官之其餘皆得諉之官者不勝其諉且聽於官之日嘗少而偷所諉之日嘗多也此後世之教所以不古若也而況任斯職者皆不以實心行實事也哉三代以上比戶可封者既不能復興所賴者鄒鐸夏楚之司而又類然擁皐比坐壇坫乎不執經史之書口不談仁義之言甚且　聖人之居鞠爲茂草而佻達子衿有終身不識其面者亦何怪乎君父友兄之道蔑棄如此其極也如襄郡楚上游也楚號稱多才而襄又人才輻輳之地古來抱覇王之畧者往往伏處茲土苟得善教者亦何弗善學爲問隆中鹿門之閒猶有抱膝

與言及此洞足痛心

塈哦者乎噫嘻徒滋歎矣爲之收者亦何得辭其責哉夫教必以學官爲歸今之學已不若古之寄止於郡邑一設旣邃淵其難闢雖日率弟子讀書其間講求聖道猶悵道里險遠處在淚山者不能家諭戶說之而奈何襄郡之學蕩然其欲盡也未以前郡邑未嘗設學自慶曆四年范希文宋公庠主是議而學官一旦遍天下夫爲未有之舉與之如此其易而獨使已有者荒蕪頹敗不可復起此非教者之責而誰責哉余三試茲郡初殷其地敝矣猶未甚也而再而三

其敝日淺因捐貲爲同事倡而余同年昜公適分守鄖襄郡守范公久歷茲土其有同志因共勸此役期於必成夫楚之學宮序者凡十之六七余皆竭綿力次第告竣而是學之成則獨後緣茲土比接新鄧西北近秦西南近蜀東則控制全楚軍供四達勢於徵輸故竭蹶難卒就也今幸覩其成而知聖人之教猶可與也凡所爲教者其依君父兄友其道仁義序信本飲食居處以盡其質合鄉里族屬以達其塗計兵凶盜賊以籌其變察天地鬼神以窮其數雖匹夫匹

聖人之教可大可之正以如學正以如是

婦言此未有不曉者向亦唯學官未足聳人觀聽故無可言之地耳今者率之於聖人之堂而與之言以爲吾之言從聖人出也聖人固儼然在此也其理明白而坦易其說淺近而庸常聖人固未嘗强我以所不可能而告我以所不可喻者也詩書六藝之文具在何一不可於日用間相發明也我知頹悟猶齡之徒聞之未有不思且奮者也而且爲之說門此

國家設以養士之所也士由此舉於鄉進於國並於朝其上立德次且立功生前蒙華袞之榮邀宸眷之眷

即古之號鄉賢稱名宦甚且從祀廟庭其身後榮施不朽者皆從此起也士即甚不肖昏庸委靡不自振拔未有聞赫奕光顯名譽垂天壤之說不足以植其節而鼓其氣也然則是學之成其有功於此邦人士也豈不大哉是爲記

言本至情至理故不事鋪張綸琢而味乎其中覺蕭人可知可能究非大聖大賢未足以知之至能之盡此所以道德著爲文章彌質而彌卷也丞訓學官允堪不朽矣

姪猷謹識

重修長沙府儒學記

嘗讀書曰正德利用厚生則敎處先焉又曰既富方穀則敎又處後焉然其治必並行畧爲權其所重而非漸積以有待也夫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敎之孟子遂本此爲王道終始之序夫豈聽民之邪侈悖逆待飲食衣服既足而後講道德仁義哉世徒狃于衣食足而後禮義生井田興而後學校立以爲禮樂必百年後興遂截然視爲兩事則古聖人有苗未格巳舞干羽於兩階出師必祝於學至散軍郊射遂爲

尊德尚賢之典其說又何居也然則學可一日廢乎哉惟我

撫憲大司馬中丞韓公得此意矣自癸丑冬滇黔弄兵淛湘不靖者六七載背君棄父兄弟妻子不相顧反面回心希圖僥倖蓋非一日　撫憲初尚經營南北矢志恢復而其隱隱憫人道之汨沒嗟天理之淪喪者甚深切也巳未二月我師復長沙長爲楚南都會舟車往來冠裳輻輳宮室臺榭甲諸郡其地最盛故受禍最毒且當阨要必爭之處勢必爭則其盛又易毀以是地雖復而城無三戶白晝無行人矣　撫憲招來遷定百計輯綏稍稍有安堵者而焦心勞思謀所以善全之採生聚敎化之源得見古流風餘韻之盛　撫憲未嘗須臾釋也是歲十二月愚來視學茲土　撫憲喜相謂曰余戚戚爲此方憂者今可少謝也政不由舊則不繫人思事不大拯則莫振其氣惟課士與學兩義兼焉方大亂甫定言之若甚迂而行之則甚懇使之開發胸臆因禮義而擴充之知官長空日親城郭空其保室磨空漸次掀葺田壞垣池

不應荒廢一切綱舉目張未必不從此起也其共勉之哉時多士違竄弗出愚勸諭寬假檄之榛莽岩壑間得俱就試課行並而學宮傾圮焚毀荆榛滿目無以萃多士而考業焉　撫憲作而言曰是責在視學者矣愚因條上請　憲先禁兵馬蹂躪以圖整葺

撫憲曰然隨通行嚴飭如所請復慨捐貲四百金葺郡儒學爲屬員倡命郡守任君規舊制更爲廣侈以壯厥觀時方伯薛公觀察馬公等皆踴躍爭相赴庀木鳩工遽呼而集七越月愚以錄科再來進謁

文廟鉅麗宏敞飛翔鞏固壯哉誠
大聖人之所居也自　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　啓聖
祠下及兩廡櫺星門生徒學舍鄉賢名宦諸祠無不
各就一區備極其盛愳周行且遍寰宇竊見天下學
宮鮮有能及之者而乃落成如此其速也夫星沙得
歸擾截內幾去年事耳他人處此勢必寸節舉行瑣
瑣條目間而文治教化非遲之一二十年不易設施
也　撫憲乃獨汲汲於此遂致絃誦相接冠履相望
一時孝友節義率由其舊父子相誠親戚相呼舉郡
內外廢址殘甚無不北戶南牖連牆對宇圖上下相
守焉而風雨以時蟆鼠以去四郊曠野森秀可挹熙
熙然如未經喪亂者則誠得其本也然余更有爲人
士告者夫有所發而後興是以中材相期也然生郎
神智豈不樂古之名賢大儒曾聚處焉非以爲地榮
也以爲指歸標的亦將有所依也昔周濂溪楊龜山
胡康侯父子考亭南軒及呂東萊與西山諸先生或
以官來或以遷客至相繼倡道而四方遊學之盛遂
冠當時此尚不足以發學者之景仰定百代之宗主
乎汝多士既得生先賢羣處類聚之地今又得日升
孔子之堂獨不能上溯正學以求洙泗淵源所在能
無媿哉且當亂離之餘其恥辱易生智慧易萌從前
之歲月已蹉跎於顛沛輾轉之間其光陰固甚足惜
也惟猛然向往必不肯爲濂洛關閩以外之人而吾
道絕續之機將在此間要非愚之過望也愼無負
撫憲汲汲之意可矣是爲記旹
皇清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閏八月吉旦提督湖廣通
省學政按察使司副使加一級義興蔣永修謹譔

山逍芹曰徑復廻翔煙波萬頃天地之大文也而
筆意崚峭氣味勁遒直追西漢非學歐蘇者之所
能及若其中有哀痛之辭有整齊之理有壯麗之
彩有激昂之意由波變化無不摹寫極真生色滿
[illegible]可學工
[illegible]給情矣

歷落入古

寶慶府學記

余嘗披楚南輿圖舟車遍歷攬大勢得險要阨塞治兵儲糧左提右挈所在而知文化由興士習由起學校之所最重者其地亦有三焉其一長沙長古潭州地西跨洞庭東接豫章由北而南人士輻輳今且節鉞藩臬握重勢焉固常岳風化之望也次衡州歲奉南岳祭事古賢豪遊覽名卿大夫遷謫多其處相繼講道其間往往有大儒焉故永郴茶文藝樂彬雅者以衡爲宗又次則寶慶是已寶處楚西南之盡爲

借長衡形寶慶汪秋然

宋理宗龍潛舊邸豈獨辰靖各屬覘風氣之先即西粵滇黔觀楚風同楚俗欲得其文字聲教爲標的者必自寶始則學校所最重於寶者其視長衡又當何如也且寶之學有由起自宋慶曆始建在府治牙城中左獄右庾囂湫弗妥治平四年濂溪周子攝郡事用遷於公門外東南高朗之地嗣後再復再遷迄嘉定十三年而後

聖靈妥於此此舊賓旅館舍閎敞爽塏周通四達善莫過焉而向周子所遷者則爲今邵陽縣學是府學

嗣宗極有意態

之設雖非周子舊遷之所而遷之意猶未改乎周子必得其善而後止者政周子意也亾何自兵燹後傾圮剝落廢壞萬狀余今五月來試寶伏謁

先聖諸生集棘中講經義課行誼郡廣文郭子以叔葺進請郭子精文藝善獎掖慨然於吾道者亢爽奮往將盡捐橐中物雖囊琴書且弗惜余特喜樂爲重捐焉以成其志而因告諸生曰春秋以前道在天地春秋以後道在　孔子然繫易以明天時人事之進退刪書以道政事詩以陳王化辨風土作春秋以

定君臣上下而誅亂臣賊子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戒彰明較著此易識矣而又峻絶於鄉愿指爲德之賊鄉愿不過遮飾取容市儈之材於吾道無大傷乃極擯之若此蓋深知夫今以後必有竊吾道之似亂倫毀常有不可勝言者使後世吾道之徒知吾於鄉愿如此而凡異端之學其害有甚於鄉愿又不待言也未久楊墨果與孟子適當其際率公孫萬章之徒辭而闢之極力排詆之而楊墨以熄至漢代不知何輩知楊墨不可復爲乃敢倡爲亂始僞託其楊

言之沉痛不遺餘力

之說曰仙廣侈其轟之説曰佛其智識才力足以文其隱僻險怪之端且託絶島異域無可稽攷之人以實其位聰明才辨跅跎蕩軼之士謂其道足以恣志肆意不復爲王法聖學所檢束而快然得所欲爲迨其酸已熾其流不可復遏吾道之疆域失其八九而後昌黎出昌黎之力雖大說雖辨然而晩矣不可以遂已矣嗚呼彼亦何利於人何益於世而通都大邑所謂花宮道院排雲蔽日者動且千數下至窮岩深谿人跡不到處亦且仙觀爾天梵宇匝地獨我

夫子廟貌所在地不過三十畝庭廡學舍計不過五六十間止於府治州縣得一建立曾不敵仙佛之萬一也苟不幸傾廢聾聽其蔓艸荒煙漠不加意而卒無如仙佛之廬朔燬而夕搬也吾道何爲至此之極耶今寳之學幸郭子不惜財物筋力智慮余又適總其成更廣得紳士捐助凡周子所爲於前者皆煥然以大復此正周子之學由以大興之日也後此務於丁祭外凡朔望及月課本學會課皆大集四子列於前五經各以所習陳取太極通書指其槩括乎經子及發明推詳者演以程邵朱張之說皆一一見孔孟精神智慮之所及雖周子可復作也且當亟知夫今之所謂佛即墨氏也今之所謂仙即楊氏也佛所謂捨身利物無人我衆生相即兼愛也仙所謂服食導引呼吸皆其所惜即爲我也當亟知亂臣賊子其禍易熄虛無滅寂其害無窮此正孟子所謂無父無君充塞仁義率獸食人者也由此而力排之使不得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禍使惑於仙佛之術者漸且歸於吾儒而我之飲食衣服宮室彼所久竊而

去者仍以還之乎我而匹夫匹婦莫非道德仁義所長養率育而因以廸從乎五帝三王之舊昔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蘇文忠謂昌黎之功不在孟子下然則能言距仙佛者聖人之徒也又何惑焉是記

徐子星曰本一與實學事而痛切於異端亂正力闢仙佛教衰起溯是毅然以昌黎自任處

彷彿昌黎序體

永州府儒學記

今年初夏予按永州道中時換輿馬上覽其山陡峭巒翠嶔嶔萬狀且蜿蜒布散落落然光霽而端凝無險僻亂碎寒瘦之形令人樂不知倦其水清洌瀠洄洩而能蓄停而不滯非驕橫激激者比悠悠然與人相沉邀令人思竄悠其下上也余每過一處每歎息之以爲此才德之所產也劉夢得謂其地無土山無濁水民秉是氣往往淸慧而文其言未足也我思孔孟之學歷漢唐絕不復續惟一昌黎維繫之而其道未全至宋盛時而後周子茂叔生焉挺然於千三百年後其書散軼不可易收其人遼遠不可承藉乃獨不由師傳黙悟神契發羲文之秘窺闗洙泗之精微雖親承孔子之側聞其訓而悟其旨鮮有過於周子故今永爲古昔道人也天下大矣人亦不擇地生功業文藝何往非有至所謂接續聖傳之人乃必生茲土焉不可謂非山川摶結之靈之所爲也夫前有聖哲即殊邦絕域猶想望丰采聞風興起周子生其鄉又嘗判永州且疑敎育不衰以倡明吾道爲已任

頓折處妙

獨何周子後不復有一人焉理其緒而溯其流足以衍聖學於無窮豈精英之易竭與抑上智之生必有時天或限之與然而先王長養人材蓋亦有權矣有生而爲周子者上也有生而不如周子能爲周子者有生而能如周子不能如周子者敎不敎之異也如孟子之賢且必三遷近學校觀設俎豆而後知方學其他可知矣故學校者人材所由起也有志之士必曰此古先聖先儒之所在也又曰非先聖之心不敢以對先聖非先儒之心不敢以對先儒惺惺然常提此念必如先聖先儒而後止也次亦不失爲狷介廉靜之操足以保其身名而不爲聖賢之所棄也㕥何永之郡學自兵燹圮廢而穢菜橫經之所鞠爲茂草斯誠感發無所指而進業失其地也余爲汲汲謀重葺之太守吳君樂樊借若敎化共相捐貲因率其敎授王子勳是舉焉綠百計經營諸方措置今不數月輝輝乎樂觀其舊

聖靈既妥廡舍畢備永之人士瞻拜於斯誦習於斯不既有指歸哉學則三代共之於庠曰養校曰敎序

前言人材所由

起此言失教之見皆文中筋節也

曰射孟子斷之曰明人倫聖人之道不過明人倫而止人能盡乎人倫之極則聖人矣周子者不過三代以後能盡人倫之一人也生乎周子之鄉立乎人倫之所徒日侈談周子以誇其地之所有卒行不修而名不立者是誠周子之罪人也吾從此切切焉望有如周子者生此間也或曰先生之言過矣汞以前豈無學乎何以汞之人士日遠於先王至有取通書太極問之不知爲何書者今乃望之若此乎余曰否否由前之人失其所以教之故至此也夫人望宮牆而

畏之過而輒息之當其生畏之時豈令人息凡幾畏凡幾息而畏不復生蓋無有繼之者也惟司鐸者日率子弟於其間使知俎豆之必不可疎時爲葺往舍計廚庖當事又日籌薪米之能給使能久處於其所因求名儒於溪山以立其宗非六藝之學不習非朱程之書不講但務酌於荀楊韓歐之文以觀其異同嚴鐸約計課程察之於步履驗之於辭氣繩之以著述考家庭鄉里之行詛而進退之漸且各取其長以分其科由德行文藝以及辭說筭數使轉相師授繩繩無窮如此而人不奮發以求內聖外王之所在者吾不信也而況又有周子生之於前以作其向往而爲之標準者哉余願以校士不得止其地爲盡心乎此而太守吳君又他故去所幸新郡伯許公竹隱是能學聖人之道者也今且車騶至矣余其舉以俟之是記

始言山川之靈秀繼言周子之長育人材終言學校之廢興條理秩然而筆勢亦復宛蜒疎散有遠近聯屬之妙　零陵宗姪本生識

江夏縣儒學記

歲丁巳余奉
命督楚學政駐車武昌謁
文廟舊例不至江夏學余特再展謁焉俱圮廢頹敗
風雨飄零茲固都會也寧忍聖人之居若此耶比請
前撫憲張公告　方伯徐公及諸同事皆於軍供之
暇留心整葺意滋切矣獨媿余俯仰賢聖之學又職
斯任勉奮綿力竭蹶歷三載苟能効者無不効之未
易就也且周旋詰曲歷湖南北萬餘里凡此縣庠牿

据事一委之廣文啓予余心祗懸繫也今辛酉春府
上庠及茲庠始落成顧爲少慰然切葺之難於此爲
已極也所幸
大中丞撫憲王公節鉞初貴加意震厲俟此扶植有
賴則又大慰焉余今於府庠諄諄告司鐸勤其言於
石而其未盡則又爲此庠兩司鐸勉焉教諭張子希
良甫履此任益滄雅篤實講聖學者訓導啓子錄歷
事久勤於文行皆力任斯役以有成者也於守職毋
媿矣然聖人之道之不明也非學者爲之教者爲之

亦其心始能以其身爲天下任見本之言

也昌黎自任爲人師豈人之患乎周程張朱樂育當
代惟日不及無教人之責而有教人之心總以力荷
聖賢爲已任夫仁義禮智之道我不爲人言又誰肯
言者我言之人不聽遂已之又誰不肯已者先儒日
夜憂惘豈但爲一世正人心厚風俗且筆於書著於
冊詳勉周致恐萬世之下不得聞吾言也而況有教
人之責者則胡安定可法矣夫既爲朝廷所揀授爲
千百人楷模此千百人皆待我者倘有一二背棄仁
義違忤父兄我顧乃居斯室對斯席擁皐比稱先生

天役出淡字

乃有是生徒能無耻乎或曰人固不易教也夫人亦
相信以真耳我實實爲其父師人誰不願爲子弟我
實實望以顏曾人誰願爲蹻跖至誠惻怛教學之所
通也我實有聖道之責顧使仁義禮智自我而息假
令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盡如是爲教則人道之絶也
不終日矣故有不率者引罪引咎自處不敢寬假之
地咨嗟俛仰發其媿悔滋其感悟不啻入肺腑而與
之語人亦未有極愚不可開導者也不得已則夏楚
之又則擯斥之彼亦何憾況所與言者不過彼之父

子兄弟夫婦友朋各愛其所自親欽其所自屬而孝
弟仁義之名實究還自彼受之也又何難之有也且
江夏素多材矣前此毋論也宋鄉舉禮部廷試皆第
一者纔三人耳自王文正宋子京外則此邑焉當世
也當世與安石不合為惠卿所傾齮有湯想儀刑
不怠蓼寨之語其人可知矣明王公度於殿廷奮臂
捽馬順嚙其肉百官爭捶殞於天下震動吳霜石劾
丁紹軾黨客魏璫矯詔杖殺之楊左之先鞭也他如
郭明龍之氣節文章熊芝岡之才畧剛毅以及賀對

揚之清慎忠介凡對揚尊公講明理學著思聰錄至
今楚學者稱陽亭先生云凡皆自茲庠起家聲名播
天壤傳後世者而今何寥寥也此豈非教者咎乎故
得其教則人材興豈弟數公前濂溪先生獨非楚產
耶周公仲尼之道復在此邦未可知也失其教於數
公之中求一人似續之不可得於今得失較然矣教
尚可緩乎哉且事甚患其待耳彝倫名教何日可廢
乃曰姑待之則天地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也況處極
不可待之時不及早夜提撕正君父兄友之位復仁

義禮智之性則聖人之道至何日而後明也余用是
切切憂之懼其隤越滋感無窮故為此可嗥也至若
教人之法則胡安定之已事史冊可考故不備載此
間也是記

李鏡月曰明道事不以繩學者而責之教者毅然
己任古聖賢每每如此若夫本之以心行之以誠
反覆詳切豈惟其言之云爾蓋實有其事焉稱引
激勸不遺餘力真濂溪文定諸公後之一人也

致古

重修光化縣學記

光化、襄屬之僻小邑也。蓋漢鄼縣，於春秋時為穀國。設閒今之穀城，而光化又穀之分邑歟。可細甚矣。其地狹，則其治簡，故其為學止得比小學，不得與大縣等。予督楚學政於襄，凡三至，而四試焉。其隸光化學者，始至通計文武庠，不過七十餘人。四試之新進者，文不過益十四人，武十六人而已。而其間年老物故、凋零耗敝者，數又畧相等。夫

國家之進學也，不以地之僻小而少異其教，凡詩書禮義之俗，皆欲使之與上國均。然而聞見隘則教化微、生徒寡則董勸餘。雖欲振興扶助，其道無由。戊午春，吳子世祿即秉鐸茲土。入其境，愕然微其徒寂然；而且登　先聖之堂，造諸賢之室，又率皆棟宇不備，風雨飄零。不禁慨然亟圖整葺之。而二、三弟子員鶉衣百結，十萩不充，無可與計事者。比庚申，吳子且以報政擢國學去矣，慮既去則無有繼厥志者，乃捐貲勉成之。經始於某月某日，訖工於某月日。既成，請記於予。予喟然曰：賢哉吳子之為教也。夫教之事有二：其

意只為廟學而崇論閎議俱於前後及正間屬得轉換可將文章生發之妙

上正倫紀、厚風俗，其次課以政事，程以文詞。然欲使少而習焉，不見異而遷焉，則必為之群居，為之館舍，為之尊嚴之地，為之簡法之所，則廟學其重矣。廟學未建，雖法立令具，終不能使賢愚同趣，教俗一致。廟學建矣，賢者既有所奉而趨，即有愚不肖邪僻之徒，亦皆望其途而思，企履其域而弗敢越。且夫吳子之為教，則又具矣。甫登席，即條議風化人心數大事，皆確實可行，而又訓諸士以經術文藝，彬彬然有古君子風。教武士以鄉射，俾服習於內志正外體直之義，而不僥於力。纔乃就是役，以躬率先諸士子，雖寸絲斗粟，皆踴躍以爭赴，而惟恐後，則皆平日教化之所及也。且吳子深懼夫教化之或有繼起而加厲者，而茲役之不可以不及身而為之也，故亟亟焉圖之。予故曰：賢哉吳子之為教也。而吳子逡巡謝曰：此固職大人之庭訓也。予又為悚然改容，不敢復贊一詞，而并記其姓名於石。吳子世祿，字天秩，今升國學。其尊人諱周爵，字文孫，江夏籍，其先歙人。

轉落有深味

前精來[illegible]見[illegible]法大之

記中為事甚窄，其意思深長，見換閣遞起伏變化之法，無不悉備，所謂獅子搏兔必用全力，才大者

偏不輟於下筆如此　莊炘識

洞見本源

重建南漳縣儒學記

蓋聞古之爲政也治與敎爲一今之爲政也舉治與敎而二之嗟乎不敎烏乎治哉如人而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紀之倫而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以維之直鳥獸聚散耳烏乎治此南漳令劉君甫任而汲汲焉有事文廟誠見乎制治之原非敎不爲功也粤考漳之有學也始於宋紹興丁丑廣於明正德辛酉積葺於天啟丁卯或時盈創舉或循舊補葺力猶易易至今日而

士女仳離時艱矣堂廡茂草舊無可仍矣試裏日劉君進而謀之余曰唯撫憲是賴撫憲王公以興起敎化爲已任其於士子守禮秉義者不靳獎借閒有不率於劉艾之中每寓咨嗟痛惜之意故賢者作不肖者改繩繩就範焉時撫憲適督軍務於荊劉君走謁請之慨捐俸百金爲倡嗣是而官紳士庶各捐助有差不數月而役竟余適事竣將行劉君請爲文以記余因進漳之人士而語

一波復起

之曰爾亦知夫學之義乎學也者所以敎人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也爾入學中不有所謂盡忠補過者乎則忠者乎不有所謂竭力致養者乎則孝者乎不有所謂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式相好毋相猶久要不忘然諾不爽者乎則別則序則信者乎此事爲人生日用常行之事亦人生無一日可舍而他務之圖爾士有志於學者固宜身體力行從尋常行習中著而察焉以達於廣大精微之域使聖賢之理復明於天下即降而耕夫孺子亦應就知能一得

培其天良保愛身家毋傲官長毋私貨財毋蹈鶍鶍毋毀壎箎毋寒信誓庶幾一邑之中熙熙皞皞一家之內肅肅雍雍官可無刑老有所養道路左右有別閭閻無斁乾餱無愆則可謂率教者乎則可謂至治者乎且爾漳亦知今之爲令者乎務以武健械巧愚縛其下求所謂誠慤坦厚欲偕民於道如爾令者無有也稍漸於春秋爲羅國爲盧戎王制依稀猶存猶可以爲善國爾漳之人士其勉遵教令無負爾令君汲汲請命於

撫憲爲爾邑興起教化至意兼無負諸助於　監司郡守共勷盛事之舉則幸矣劉君諱瀏浙之山陰人其先劉號　　諱永基者以名進士爲宜興邑令有善政其去也邑人作堂劉臺以思之至今存焉君其嫡裔可謂不墜世德云其整葺學宮規制及義助姓氏具詳於左

敦本於敎敎重在倫而專其責於爲令者切實可行非空言比也　弟倪謙識

重葺景陵學記

辛酉之歲文武兩闈事竣冬仲余以公務從鄂渚走荆南道出景陵入其疆田原膴美河水清漣喟然嘆曰景邑多才其地鍾之靈乎薄暮宿乾鎮越日抵邑治環邑皆水也廼進廣文胡子坦趙子恩瑞詢學宮所在曰在郊余肅衣冠謁之四顧浩淼大成宮址巋然中峙厥槩勝矣時兵燹積久廟貌頹廢方鳩工購材棟宇規模初定余謂廣文曰玆事重大誰實主之曰緊維邑令錢君暨鄉先生太史譚公歿歲壬戌春

仲工竣廣文復郵請余文爲記余自典楚學來記楚學者不一大要以明倫教學爲諄諄言之迂且鈍或曰景之士能讀書善屬文立論不過爾爾非所望余曰否否人之爲學寧迂毋徑寧鈍毋巧日循吾孩提稍長之良以盡吾日用常行之事不敢稍自托于穎慧放達以要浮譽此所謂迂也即如制舉義務讀書窮理根極夫身心性命之奧以博通乎民生利病古今治亂之數不屑屑雷同剿竊苟且博一時功名此所謂鈍也然古今來負綱常名教之重者端必歸素崇忠孝節義之人而斷大疑議大禮成大事決非不學無術剪綵爲工輩所能辦此吾所謂寧迂毋徑寧鈍毋巧之說也今景之士非文之難文而本于行之難至八股業非治之而猶人之難亦治之而不猶人之難夫景之賢哲見于前代者班班可數矣近則鍾譚兩君子其選也予嘗讀兩君子集想見其人其事親孝待兄弟友處朋友信固知家政肅然也惜鍾雖第進士而未大用譚僅以鄉薦榜元老然其介然特立吾謂賁育不能奪之若夫著書立說要皆原本性

情探抉微渺無一苟同時好景之士而有志乎此斯亦狂狷之可中行吾黨所取裁者矣且人亦患無鼓舞開導之耳今之趨向邑人所則做也鄉之先達後進所楷模也景之前此非無令忍令庠序淪於汙萊至錢君蒞政而輸兵更新譚太史公以館閣重望假令銳意仕進立躋公輔亦甚易易乃願就處林壑以家食之艱不靳蕆積冊壁芹泮其嘉與邑之士子與引掖後進之心爲何如也景之士聞之其亦可以與起矣余又何辭乎迂鈍之言乎是爲記

學迂毋徑學純毋巧今人不肯爲并不肯言矣何與晨鐘發人深省門下劉溫良謹識

重葺長陽縣儒學記

今之令皆以政學者也以政學則不必有吾學之師與吾學之徒也故晤諸令君而或語之曰先聖吾師也則貿然不識所謂更語之曰此子衿者流吾學之徒也則拂形於色否亦愁發一噓爾是烏識學之必不可已與必不可緩哉夫人之生不能外五倫之人以爲人則人之倫自不能外五倫之道以爲道此學之必不可已也邑之令既以其身任邑人人倫之責則邑之人必不可使有自外人倫之道之人此學之

必不可緩也長楊令周子得之矣周子名家子産於文學之邦幼挾芳猷不得志於有司勉就邑佐永江右之安福嘗事以其賢擢遷楚荊長陽令長邑舊無城郭自明季罹患迄今文廟丘墟令署亦風雨不蔽余雅知周子能起敝扶衰士也甫任請余曰長陽雖小凡號名邑事業文章炳於前代者不乏迨皇清定鼎歸版籍獨後土爲寇蹴無然壞民爲寇致無孑遺此由出者未識讀書安知禮義是非與學校以馴之陳倫紀以那之不可余曰善繼以秋闈有事會

城復譁余曰長邑鮮治舉業者有之以淪於寇日久弗工於他邑進額隘又多爲冒籍者竊去請嚴剔之以作士著者余曰予知市千里馬者乎善市馬者市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矣予但使長之父兄知所教長之子弟知所學則冒籍亦予邑之駿骨也周子曰唯唯比歸有以葺黌爲周子請者周子曰舍之迺亟詢父老淸學宮之故址圖改作之新獻相陰陽審面勢述大成之殿煥明倫之堂植櫺星之門濬泮池之水左右廡舍百廢具舉崇我

夫子是宗是主爰率子弟釋菜於前設饌於後邑之童叟無不踴躍懽忭嘆文教之有成也余聞之色喜爰記之曰善哉周子之以學爲政乎今之爲令者以催科爲法律以箠楚爲教令以囹圄爲範圍於民桎梏之不聞其開導之也於士推辱之不聞其鼓舞之也周子顧能新黌序董師儒先教化勸誦習使沉淪兵燹之子知吾學之有師而吾學之徒得以自立於天下於以昌明倫敘扶進淳風功雖淺鮮奚僅市駿骨者收千里馬之報哉爲之颺言以勸其績亦余之責

也夫是爲記

周天敍曰父母師帥令一身兼任之居其官昧其義所爭豈弟在雅俗間哉士風民隱胥視之矣正容以談使聞之者稟然色動亦油然意感其仁人之言賢有其文者乎

言難處寫得愴涼

敘事有感慨

祁陽縣學記

今三月余試衡郴事竣將按管陽道祁邑時四月朔有三日詰朝具禮服進謁

先師廟比至荒煙迷目棘楚與人齊屋瓦礫藤茨牽衣裳躡阼階立堂下成禮罷見其傾頹萬狀剝蝕無端噫嘻轅轀馳逐烽燧蕪灼夫何使我　聖人俎豆冠裳之地遂至此極也爰進邑司鐸袁維霖呼諸生徒而告之曰嗚呼儒學其可旦夕廢哉後代之學視古有難者古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塾或家自爲設其餘皆上之人所立焉不過五百家僅比今大郡落小市廛耳劍佩相接絃誦相聞皆鄉學所在其爲教何容比周詳鄙遂皆及有若某者今州縣廣則周五六百里最下亦且百餘里域治城建立黌序其餘廢不俱復鐸書律令頒布多不到士即甚好學時負笈擔簦足蹶重繭僕僕道塗造芹藻之旁知其無幾也欲其落落窮鄉講說不接鞀鐸不聞乃得悟先王仁義禮智之所在固甚難也猶恃有難者在也今祁邑且竝其難者失之矣後代之學視古有易者古師傳

書易處寫得淋漓

廢學流弊又寫得危悚可怖

舊說家傳舊訓八歲教以小學十五歲得入大學治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易象詩書禮儀皆無成書且方木竹策而棗梨剞劂未興不聞以頒列膠庠至我

先師夫子刪定纂緝而皇帝王霸之升降道德功利之區別諸如君父兄友修已治人莫不燦爛若日星流峙若岳瀆其爲書家可得其完本人可得相莊誦觸目而皆是警心而可考藉以明天人理欲之辨會大本達道之歸豈不易哉然人非上智非教無由入教非宮牆禮樂之地大爲創艾獎勸無由大入否則彼且以易者爲尋常爲玩忽也今祁邑所謂易者何從入也是學一廢而難與易兩去之矣得其難者易者猶萬萬不及古人而今且繩以品節以帖括皆欲得先聖先王之緒餘其難爲已甚也嗚呼儒學可且夕廢乎哉夫士一日不言學則意向歧趨久則作爲多舛謬至乾經集講歲時不聚而蕩軼行檢贊鼓正道之說必與於是放僻邪侈無父無君滅綱毀常之禍且大作則其所由來也可不慎與袁子聞余言

悠久矣

悚然請余爲之倡與邑令共相經理竭力捐貲紳士各助貲有差邑令固浙士倜儻條達勇於斜督庇木石選匠作瓶葺交集今歳月間且有成功而向之所廢者罔弗由舊矣然則祁邑人士將復何所誘哉則吾更願司鐸者時爲邑之人士告曰君臣父子之道千古爲昭也五經四子之書具在傳註疏義井井可考候明提撕夏楚二物凜凜不可貸也且元次山宅在浯溪上次山唐賢刺史少陵謂得次山十數輩參錯爲邦伯則天下乂安次山所作大唐中興頌顏魯

山併人顏魯公青文亦大文也不意於此記中又爲得以氣節勉勵激勸諸士而於次山不能無徵詞爲此直以記惜爲史筆矣

公竦身雲霧中勁筆干天動搖五岳勒磨崖石上魯公固當祿山之變首建義旗者也汝多士痛自奮勵古人何不可爲其氣節梗概爲綱常名教所必至不敢以生死利害參織芥於其間則魯公是也倘身膺方面爲人物繫性命爲近今謂元氣若元次山安集撫綏極力扶植而此身究逍遙物外一無所與亦其遙也更不時會學舍講經義益取濂溪夫子太極通書沈思默悟謂濂溪去孔孟千三四百年世遠言湮悟絕學於不傳之秘今圖與書俱存而程邵朱張之說無所闕畧其視周子學道固甚易而卒無所得其可媿恥爲何如也幾乎此則此方人士內則至性盡命外則砥行礪節處爲孔孟之傳人出則彝常民物之繫闕而余之所望亦可以少謝也夫是記

周湛芹曰凡文章不見到大有關繫處總極美麗不足以開來而傳後如此記臆陳難易洞達磨與當時之人心風俗古人之氣節理學無不一一兼總條貫廣大精微聚集筆端供其揮灑非天地大文而何

重建寧遠縣學宮記

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終始故自古帝王無不師事孔子即無不廟事孔子其道存乎萬世故其廟徧乎天下歟陽子曰學校爲王政之本歷代治化之盛衰係焉寧小邑也明季獻賊寇湖南所過宮室焚滅孔子廟亦被燬數十年來故址空存荆榛覆地竟無有過而問者歲丁未宗人府 高念東先生諱珩奉
天子命祭
舜陵恭謁
文廟拜
先師明倫堂中非其地也慨然有志振興捐貲二十四兩爲營建計遂命楊生名璨者任其事然諸費繁重鳩工無期因循十數年而兵燹復興士民犇竄其事遂寢已未春頼
皇威震赫寇逆蕩平予奉
命督學湖南北而同郡徐君經亦來宰寧邑適邑秋祭楊生具道所以徐令引爲已任請於予予曰聖道不可一日不興聖廟不可一日不立況君曾問字於

高先生宜仰體先生未竟之志必成之而後安即有不給予當捐薄俸爲助徐令奉厥事惟謹庚申春以年老致仕新令沈君戮力同心芟刈荆棘經營相度條理井井共計幾何日幾何工用木幾何用磚石幾何而其殿始成遂得奠
先師孔子位於中四賢十哲森然序列自今往邑中咸知有孔子廟諸生以時習禮其間興讓興仁言孝言弟則文教日盛蒸蒸向風而斯道益綿於勿替過其地者咸得聞絃誦之聲豈不快哉殿成徐令已行沈君問記於予予不敏竊感聖道之不至於終泯而
高先生之志得新舊兩令乃能相與以有成也予更與沈君約
聖殿雖告成而兩廡門牆與甃茨丹雘之事均不可闕矣及今不爲後之人誰復爲之者宜益料工價定規制勉力成之即有費薪以告予豈惟 高先生之志云爾蓋深懼茲事之興而復廢有類於半途者之所爲也是役成徐君雖致政歸林壑聞之亦可以醲然而笑矣

李鏡月曰體裁蔵越不宥
華飾而樸致直追古文

起勢奇勁如從天而下令人不測

重葺安仁縣儒學記

天下之事自我爲之自我成之而已自我爲之自我成之不必自我功之自我名之也乃世之效一能營一業者輒曰吾任之則任蚤暮易焉斯置之而已夫豈達人之見哉安仁令韓君則不然庚申之役余兩較衡士時韓君以倥偬軍需未之接見也諸生龍子際時李子圭璋爲言令君愛士而敬學今學宮久圮且位置鮮當於士氣弗振非改絃更張之不可然亦非韓君不任余因勉捐葺貲爲倡越辛酉冬告成韓

君郵示於余請記適歷紳耆而令已易人矣予作而嘆曰善哉韓君乎其爲令也殆知本哉抑有終哉夫學以教士爲治之本也邑之有子弟猶家之有子弟也邑之子弟不可令不學猶家之子弟不可令不學也乃今之爲令者於家之子弟則或身督之至延師儒課習之於邑之子弟則曰彼自有父兄耳誰爲衆父父者疎而之遠焉賤而之惡焉其視學宮一若支離疣贅之區即朔望瞻拜猶煩耳孰爲之卜吉鳩工者乃韓君甫蒞任而經營是圖甫期年而規制悉備

經故萬頃

訂朔年中又以他故謝邑事而韓君必爲之而成成之而去絕無退談矜張之色其於功與名也忘之已矣古人有言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由斯以觀不一揆乎則余安得不爲爾邑之士子告曰爾韓君爲爾邑子弟計至深遠也爾士子遊斯庠也其務讀書明理首之敦重倫彝次之博通載籍出則無媿乎藹藹吉人處亦不失爲寡過君子豈惟韓君之去是榮將余亦藉以逭咎也余爲爾邑望之勉之是爲記其學之匾䵀及諸義助姓氏另詳於左韓君諱某　省

科　府　縣人

肅天綬曰識見高風骨峻雖短章而具有遠勢視彼絫詞飾說曾不足當一吷

重修漢川縣學明倫堂記

古之建學者必以明倫爲首務明倫如何虞書之所言具矣自其等次而言之曰五品品者秩也秩然而莫可紊也自其率由而言之曰五典典者常也皆人道之常非好異也自其命於天行於人而言之則有不易之節文度數藹然燦然曰五禮禮者履也終身履之不可越也雖然愚者習之聖人作焉智者厭之不肖者拘焉於是正其標準端其趨嚮胥天下之人而使之皆出於學春秋享祀拜謁於

夫子之堂而又旁爲堂曰明倫擇士之有學行者爲之師發書陳篋朝夕講肄鳴鐘以警之伐鼓以震之要在奮其委靡退懦之氣以扶進乎大道嗚呼先王之爲教蓋如是焉已矣漢川治漢之陽爲大邑地脈疎衍人物秀惠頗近日以來文教駿駿不振此自楚皆然非獨一邑也　方伯徐公前守武漢時始捐俸

鼎建

文廟大成殿櫺星門巍煥懿鑠而明倫堂則自經兵燹日就圮壞夫大殿以妥安

聖靈非享祭不得輒入明倫堂爲師儒絃誦之地固
旦夕不可緩者　康熙十七年春向子士燈司訓茲
邑首請葺治余捐俸助成之起工於十八年十月二
日訖工於十九年三月二十日明倫堂製式如舊旁
爲耳房又堂西爲祭器庫置鐘堂東爲敬一亭置鼓
立臥碑於前次乃爲私舍居焉夫
朝廷之於學有教諭又有訓導訓爲教之貳而非其屬
凡以助教之所不及非苟焉而已也今向子與教諭
龔子共勷厥事可謂無曠矣工成向子請余文爲記
余爲發明
朝廷建學以明倫之意且嘉向子能知
朝廷所以設司訓之旨而無廢於事又以慶此地官紳
士民咸知明倫之義而協助之也故樂爲之書

李爾尙曰潔而暢是前輩一派

衡州府學明倫堂記

國制
大成殿後建設明倫堂葢聖人久安長治之道固莫
有善乎此者也何也聖人治天下者有二曰征伐曰
禮樂古天子容民蓄衆專律方伯遣帥賜彤弓盧矢
謂有濁亂天常悖棄君父則征伐焉四方無事天下
乂安謂吾父老不可失其養吾子弟不可失其敎以
夏商忠質之以周道尊親之日率其民於璧廱庠序
間則禮樂興焉是二者勢相動靜機相依伏功相嬗
代道相終始也但國家有百年不用征伐之日而斷
無一日可廢禮樂之時故二者皆爲人倫計而禮樂
要焉矣然禮樂之興無所不及而獨所稱明倫堂者
則禮樂之會也我
朝底定中原興起文治
勅郡縣司鐸整飭條約督博士弟子員不時會集講二
帝三王之道伊洛婺源之學務咸適乎孝友睦婣中
正和平之義其於明倫葢不啻三致意焉邇年安史
之徒敢爲不軌弄兵西南擾我天紀維茲士庶受徧

漸次說入非獨言有條理而意亦婉摯

娟惑一時父子相棄兄弟不相恤友朋親戚輒趨利悖義搆釁隙圖僥倖順逆從違惟其所向而不之顧人倫之壞至此爲已極也我

皇上赫然震怒乾剛獨斷特簡韓范專征閫外豈以么麽小醜未易剪滅誠慮夫令其慈孝友信順義聪聪炳曜於兩間者旦夕受其剝蝕故不惜賫輿禁旅肆張撻伐而憂勤惕厲遂足消攙搶而殄猰貐是以削平滌蕩成功如此其速也且今之人亦逝而思返知捐棄固有希望非分爲無益終不若父子兄弟夫婦友朋相保爲有終也然則迎其機而導之乘其勢而復之非今日之急務哉夫大綱不張而咨嗟告誡則

聖天子之憂也庶日不舉而勞來匡直凡百執事之責也余辱

簡命督學三楚謬以文治爲已任搻官固專乎教化而念時勢氣數所窺切務求夙夜之即安而止誠未敢過自菲薄也戰戰之意不期小有成效思取信於湖湘南北間而三載以來循循乎有守彬彬乎可觀

欲言人文必稱山川英秀之靈訓以之遺意行合有此

則初念所及乃竟得至於此也今仲春來試衡郡衡南嶽也固南服之氣之所聚也其山敦厚而光明其水浩衍澎湃停蓄而不洩其神祝融卦應南離所謂天下文明之區也故此方人士教以仁義禮智則易曉率之爲平易正大之文則易習欲以漸至於雍雅和平之風當不甚難而獨所爲長養率育之道則務返乎其本也何也多士耳目之所屬心神志氣之所寄夢魂遊衍偶爾而驚怖聚闘而警醒者無不於明倫堂是頼也第品藻辭經義訓帖括高下黜陟皆以此堂爲出入人非甚不肖未有指其缺不明行不正文義不條達終身不得復升其堂而不愧汗且兢者也然衡郡此堂已荆棘瓦礫矣皋比兩廊廡爲弗設欲順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竟無其地矣余是以切切然發之大士可三日不言仁義乎可三月不集講仁義之道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獨致咎於人士則司教者之責將安歸乎秉鐸謝玖適以其事請余愚商之郡大夫捐貲拟理謝子任其事惟謹不六月而事告竣余再以科試至棟宇矗起牆壁峻立遂假我

結得古厚

諸執事於堂上執經講大義課品藻高下斯時就講
弟子員者二千餘人莫不端詳彬雅進退有節語言
有度於乎盛哉雖然余尤有望焉濂溪之教在道州
其流風固旁溢於此朗康侯提舉湖南學校嘗講道
於衡山考亭南軒亦相繼來集而南軒爲最久夫南
岳磅礴八百里神靈之窟宅賢哲之聚處豈無抱神
明之質傳諸子之微言喪亂遁遁貧居自樂歌詠先
王而不肯出者乎倘聞余言謂吾道必不止於獨善
惛然挾所學而來焉余更與諸生藏式而肄業且期
其進乎是者亦將以此堂爲之招也已

周立五日大開大闔從質從文從學風流蔣顏此文爲之不墜

起勢聳

醇茂似誥

收得傷心

請崇學宮屯駐兵馬文

伏惟

孔子百世人倫之師學宮多士教育之地
祖功成豐沛嘗過魯而祀先師唐宗治定[illegible]
奠而講經義凡以崇聖道尊六經黜異端斥二氏自
古化民成俗之要端必由乎此也我
朝崇儒建學興教右文三十餘年於茲彬彬返古乃者
吳逆悖亂竊踞南荒始弄兵於滇黔夜郎自大旋稽
誅於楚甸嶽麓成墟以故熊湘禮義之邦盡爲苗族
縱橫之藪七十子絃誦之所半爲荊棘塲數百年俎
豆之堂變爲樵牧處盈盈璧水嗟飲馬以何堪肅肅
几筵幾枕戈而無地所賴
親王提師撲勦暨我
撫憲左右宣威殲逆渠於衡
陽底依北闕驅餘氛於貴筑癉盡南天乃顧星沙重
開都會問濂溪之講臺春風猶在訪道鄉之逸事故
老能言然而絲竹久湮聽遺音於孔壁宮牆半圮傷
刼火於秦灰惟茲 先聖靈爽之憑實深君子隕越
之懼恭逢獻歲憲駕親謁 文廟周視楹桷喟然而
嘆謂梵刹尚爾金碧輝煌何庠序聽其風雨剝落㴑

佩佩而談養形於邑不藏昔年立朝風惦

其可歎怜

諭整葺煌煌憲語允協衆心行見大道昭明異教斥塞賈太傅之策治安朱徽國之倡理學憲臺之所志將於是乎在眞千載一時也職江左迂儒謬司學政禀奉憲檄校士湖湘而長沙省會之區首奉憲臺懇篤之諭爲　先聖幸爲多士幸爲天下萬世幸敢不竭力勸贊成此盛舉而職竊有請者蠹弊不去其太甚則利不可得而興而令不嚴之於初則事無以善其後今逆氛雖息而大成殿之糞溷未除廟貌粗存而櫺星門之頹落如故保無有復試芻牧再行蹂躪者夫兵馬之出入行則有營聚則有屯即所在破壁頹垣頗可整理梵宮道院皆可棲止寧獨少一先聖依神妥靈之地而必容畜無孑遺乎舍此不禁將必有斲楹枉爲薪木壞寢筵爲臥榻者審思厥害何可勝言況各屬郡邑佛老之祠宇不啻百十而爲孔子廟者一寺觀之傾圮容有捐金募葺之人而孔子之廟則一廢不可復振職用深祗懼焉且出湯火之餘者必予以袵席之樂除瞑眩之疾者必予以觀聽之新長沙戸歸交廣咽喉吳蜀其俗淸慧而文其士

洞澈弊宗

更爲明密

尚義而朴稍加振厲自使遠近翕從合無仰請憲檄行飭長沙郡縣官吏先爲禁約以後不得於文廟任畜兵馬畜牧旣戒整葺可施職將董率教官設法勸募務使棟宇重光乃命士子横經講藝興行崇教以副憲臺作人至意次第俟之矣又職前經岳州知文廟亦任畜兵馬以此推之他郡可知矣并懇憲檄通行岳常寶衡永郴各府州縣屬嚴爲禁約庶宮牆不至頹敝士子有所觀瞻誠經理太平之上務也

崩楚芹日以禁畜牧爲整葺之本言論切直意氣懇懇原委弊利發明詳盡自足大有經濟作用文

涖楚

李韓實公虔州廟碑不過描寫祀事鹿門先生便謂爲洪以來第一詣其不見此耳

仲書蘊藉

募繕葺武昌府學文

稽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頖宮爲制得半於辟雍示不可褻且使一國之人知所尊也楚處南服而武昌據江漢之衝爲湖湘襟帶其得比於古建國明矣乃者軍興學宮幾鞠茂草大司馬中丞公羽書旁午之餘捐貲整葺藩臬諸君子暨郷之賢士大夫率都人共勤厥事鳩工庀材特用鼎建聽其門巍然瞻其垣袞然履其楹登其堂軒然翼然楚中人士莫不肅恭振起以故戊午之秋雖南荒反側未定

一氣

而人文之氣不至鬱紆然則聖敎之所留貽大矣哉雖然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誌之矣今者聖殿規模畧具而廊廡祠宇藏書講藝之所多所未備夫先賢者聖道之宗派也儒流者經傳之羽翼也祀鄉人紀名宦尊功德之所自則民不偷守載籍講倫紀端敎化之所由而人與行數者皆與聖人之道相維於不敝關一不可況今荒徼底定疏逖歸心行將大闡聖人之敎以敎之而屬在省會制度簡畧俎豆未光非所以誕布同文咸示殊俗惄焉思之

夙夜祗懼用是告我同志及我士民各捐貲俾勉竣前役非惟魯縞之穿力有不逮亦不敢獨受其成云

徐子星曰振興聖教復加意於先賢儒流情結於中辭見乎外懃懃懇懇反覆勸諭數十百言揮紙立就尺幅中具有如瀾如海之勢

蘄葺德安府暨安陸縣兩學宮文

孟子七篇終敘道統有幸詞焉曰近聖人之居鄒魯相去尚百餘里非孟子則猶遠也陳良故楚產悅周孔北學於中國然則聖人之居其可遠乎哉三代黨庠州序爲學固尙人日對先師先儒焉漢歷宋初鄉學廢矣孔子之道其剝蝕於天下者凡千三四百年惟昌黎能言之猶大醇小疵焉迄宋慶曆始令郡縣立學奉 孔子爲先聖不獨三代之制一朝頓復且能尊今古第一聖人以教萬世使山鄉澤國皆明仁

義禮智之所自出誠盛事也由是周程張朱及門下裔緒諸君子不下數十人聯翩而起朝稽夕求身體力行上之無媿顏閔次亦不失爲游夏豈非人君尊禮先聖崇師重儒所感召哉元明以來率由其舊明理之家亦循習不絕則學之所關誠重且大也我
朝廷隆重之典視古有加雖山陬下邑莘知講子臣弟友之道文章至今日於伊川婺源之旨有毫髮不敢過者蔚乎盛哉獨楚以小醜蹂躪勞於軍供 聖廟遂多傾圮余毎巡一郡輙效綿力生平無他嗜好惟

禮義之言耳況辱學臣以其所篤嗜復得爲尊官貢之所屬天若役之而恨其不能獨力扶持也今德安安陸府縣兩庠剝落廢壞瞻拜之餘惄焉心傷矣郎子固多材地古不具舉宋舉鼎元者宋公庠祁兄弟及王世則鄭獬凡四人皆名臣遇亦適當慶曆崇重學校之際夫狀頭或地所希有而驟得四人則鄉學之興其有功於此間也豈不較著哉余用是告之鄉縉紳及諸多士夫願莫甚於輕舉而重報之君子即不言報施未有不望其身及其子弟者余茲勉爲捐

葺惟大相助理俾巍煥可觀則所謂狀頭或其所自有或其所不府聽而於孟子近聖居之言則當欣欣乎樂矣夫聞其言不如履其地造其門不如升其堂當興學之時豈不知孔孟之言散在天下無不挾策抱牘晨夕披陳必以是舉爲不可已者懷刻薄委靡之心入君子之廬既畏其爲所見復懼其爲所絕張皇其色跼蹐其身亦孰能免乎況於望宮墻歷廊廡拜俎豆之下哉人之有爲惟媿與奮耳 孔子教人亦不過此二道七十二子何一不從此入怙惡飾非

肯其所習無有以媿之也浮沉中智豈其所甘無有以奮之也王彥方不過一長者而媿無限郭有道不過一名士而奮無限至近聖人之居有不惶惶其失措勃勃其欲興者我知其非人心也仁義禮智不生於聖人當其對聖人之前若其取而與揭而授㲀㲀乎自外入者其兼綜並該有以攝天下之心使人立尺地而不敢動搖仰片席而不敢顧盻則聖居之興廢所係於天理人欲之際者其得失存亾爲何如也余是爲此間人士滋恐恐也故極爲相勸諭云

唐宋以來佛居之北𨓜爲最盛以天下之人上自君公下逮樵夫牧竪皆信奉而樂愉之也惟我至聖夫子之廟卽極頹廢莫爲動念甚有讀其書以取富貴反以其富貴之所有施之於寶月金花不惜巨萬以求利益而於夫子所居則銖兩亦靳悖莫甚矣吾願世之有識者移信佛之心以信儒損佞佛之半以爲　至聖之靈使學宮無風雨不蔽之患而人人得近　聖人之若利益之在身世正亦不淺　余侃謹識

募修黃州郡庠文

辛酉初秋試黃事竣有客揖予而問曰子幾過黃矣曰予試士於此者凡三矣曰子歷城之內外乎曰學使試士日事校讐不遑周歷故事謁
文廟或官紳語予此間赤壁最勝偶一至之客曰子謁
孔子與蘇子孰賢予曰是何言與
孔子聖人之大成也蘇子侍七十子側幸矣客曰否否予曰如何客曰子不見夫赤壁乎蘇子之寢之像之堂之亭臺無不整飭其詩其書其繪畫無不表彰至其登臨笑語之所無不詳則而銘誌之可不謂愛且敬乎而
孔子之堂座且敧垣且頹泮且汙門裂廡敗草宅之而羊豕牧焉其他琴瑟柷敔籩豆簠簋之屬凡禮樂之應具者無有何褻越之甚也然則
孔子殆不蘇子若也予曰不然赤壁之麗官紳時假爲遊觀地耳是奚足哉曰遊觀與講學孰重曰講學哉曰然則官紳奚赤壁之麗而於

文廟未遑也毋亦政非其所自出相碩莫發藉之鄉先生莫敢擅美歟夫主者安之客者驚焉習者若不惜敎者風焉勢也予爲避爲政予瞿然曰唯唯廣文李子詹子今亦以是爲諸子敢不以客所責者自易而因以告黃之爲　聖人之徒者使知予之後厥職者已三年矣幸不弃而共勸其成焉

周湛芹曰道儁似左遷宕似史稍奇變化似蘇子海外篇

湊脩黃岡邑庠文

西陵自昔以爲重鎭陸抗云旣居上流受敵二境此分爭時地勢如此予謂風物亦關之予放舟自九嶷下察山川之形勝覽人物之精華本其聚散盛衰可知巴陵而上九派爭流會於洞庭而岳陽以全城抗自茲以下江流始壯滔於江夏漢水來歸大別黃鵠兩兩峙之遂成省會然予觀漢水非能附江也夏口以西諸水江攝之而漢陽以北諸水攝於漢漢水自挾其迅利橫衝江波入中流怒未殺盞江漢競以其

湧下大別黃鵠亦各捍其流而非有合拴之意又奔二百里而江漢之氣始和澹澹漾漾兩涯之山亦同心聚勢於是黃岡在其左鄂縣在其右鄂縣之山又當長江中道江水若遷避而左自省會來者忽不知前此去影是全楚山水之氣聚萃聚於此也黃岡旣受全楚山水之氣而其人物亦遂繁冒於他處於其應識知之其童子奔走一衿隨地詭附蹤跡濫焉且天巴陵精岳州襄湖以南之秀而居外無城郭於郡[illegible]姊禪然長江之東黃岡自踞崖巒張城郭面浮淺

吞巨野郡特寄治焉故其事體與郡爭重獨是人悉於功名緩於本務讀者多遨遊而不必衡序仕者多瞞廟而不必丘圖以故聖廟淪於風雨草萊竊於營伍厮養未寓諸目焉耆諸心予感而督之廣文葉子文子遂以辭請先是予既序郡學之葺矣至是曰以前言風之可也廣文曰邑郡豈異地哉焉有閑上庠之鐘鼓於左而自安其茂草乎願從欲聞一言以為重嗟乎一赤壁也蘇子前賦之後賦之今一黃岡也郡序之邑序之亦奚不可予笑而飲筆以授黃岡令汪君俾主其事

劉天叙曰一幅全楚江漢圖可補水經注未備

募貢葺岳州府學并巴陵縣學文

余自沅陵來校士岳州一日者揖郡邑共事諸君言曰嘗觀聖人之教在天下則天下治在一國則一國治推之一郡一邑亦然所謂教莫大於學校矣蓋學校興則人材起人材起則師儒出師儒出則天下大治師儒之權與卿相分者也周程張朱卿相材也以師儒老即為卿相當亦師儒名世以為發明聖人之道鼓舞後進之人固莫切乎此也聖賢之徒何往不行其志哉試觀周公當著述未與之日而開制作之原巳知後日之天下矣 孔子即得志寧能廢修明纘述乎故自 孔子來衆智易牖羣蒙易發漢唐以下黨庠術序無復三代之遺而君臣父子猶有慕忠義尹孝節者則皆 孔子之道警心觸目維繫於其間者也是可以知師儒之功也而周程張朱所以有功於萬世誠不可易也然而聖人之道其遂巳於茲乎或曰先生之歎何為而發也余曰予獨不見茲郡上庠及巴陵邑庠之圮廢乎余去年往按星沙維舟城下閲郡庠巳搖落且為上下厮養狎獰兒踐踏無

錄功師
論語有
原本

狀尤不堪者　聖主無下座倚頹壁雨露零其上比
具詳
撫憲爲厀葺計令來謁拜其下觸目蒼凉更有過於
所聞者又不意巴陵邑庠其狀復相等也余力綿不
能獨爲理是以歎也或曰先生之於聖道其意至矣
獨所謂治本於教教本於學校其說可得詳與余曰
州縣設學自宋慶曆四年始也前此未聞州縣設學
者孔子之與於此時千三四百年矣其道未著明也
是時范希文主其議宋公序賛成之而俎豆遂遍寰

海天於此亦遂黙相之於是茂叔周子挺然獨起爲
濂溪之學周子興而聖人之道中天明道伊川出其
門大暢宗旨延平豫章遞傳而考亭出凡羲文周孔
之秘顏曾思孟之顯微無不燦爛流布雖愚夫愚婦
知有孝弟仁義也前此者人豈不言道如昌黎亦但
稱大醇小疵而止獨至慶曆後諸儒授受如宗支派
衍裔緒不絕以至今日雖孔子之道必不湮滅而感
發而興起其亦必有其故也夫師儒亦豈擇時與地
余今日亦豈不望此郡此邑之人有若周子及明道
伊川考亭其人者獨敎化根本之地傾頹若此其何以
發其志作其氣乎或曰先生之言是可以告
撫憲及凡同志樂聖道者且　撫憲重文治奬士類
勤勤懇懇未嘗少懈上有好則下必甚亦何弗共勸
斯舉俾埴坫得復其舊哉即周子故營道人與岳陽
皆楚襄地相接也又安知不復生此鄉且伊洛婺源
之學因之以大振當亦非或然者余曰然即以是言
書之冊請之　撫憲並告同志云

佐耀遠曰詳明剴切俯仰今古惟以明道
與學爲志故於極不急務中寓折絕佳

濂廉史
茂未許
[illegible]失人
向設

募葺益陽縣學宮文

益陽離郡城二百餘里其山鹿山其水資水志稱唐裴休常讀書於此而自是以外名人傑士多不甚表見豈無其人歟抑有其人而弗傳耶嗚呼陋矣然吾聞之化俗者待俗之已成而化之固易為功也惟未成而化之則司教者尤力為庚申春予校士星沙試竣而益陽之司鐸者以整葺學宮請予語之曰教化之盛至於道德一風俗同而詩書其首也教化之本在於厲廉恥明禮讓而文章其餘也乃者兵寇交訌

處舍井牧蕩為丘墟鴻雁劬勞之民所在都有議者謂經農桑理衣食哀急然而廢食如騖從利如奔不早明聖人之道以導之其後則雖欲救之而不可卒止夫先王之世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非其人獨異也其所以教之者異也而所以教之者必率之以士而習之于學入學鼓篋以遜其業夏楚二物以收其威舞象舞勺以習其容序賓序賢以觀其德夫是故循循于教化而不敢越而後及之於民而被之成俗居則孝弟相勉出則里社相樂無事則私褻獻豜之誼堅有事則同仇偕行之詩作此先王所以不用兵革而廣教化於天下者也然則居今之世而欲化民成俗可不由學乎今益陽

文廟頹圮

先師幾楹俎豆之地幾鞠茂草士子瞻拜無所則於進德脩業何望此司鐸所為深懼也然予試益益之文頗井井可觀則前此之陋不足為益慮而予之所與為司鐸勉者則在端教化之本以扶進乎聖人之道願有以興乎俗吏之為之也予故重其請而為文以勉之

先道德而後文藝拔本塞源之論而肝衡時事洞悉情隱與懸諱騰信可銘金石而勒鼎彝　門生[illegible]

募重建華容學宮文

余客歲冬過岳州見府學宮及巴陵學宮俱圮廢頹敗惕然惶懼引爲己責然余於楚南北間劬綿力勉爲妥　聖靈者凡三四十所而岳陽其最後也適華容廣文沈子坦之亦來告且曰邑侯徐君已購置木石將謀補葺是時規製尚在榱楹猶存余悉應之恐盆崩塌爲平壤耳不兩月而沈廣文有正月念三日文廟災之報矣嗚呼　聖人之居何爲至此極耶一孔子集大成教萬世其道未必盡在人間自學校遍天下而後天下無不知有　孔子雖春夏教詩書秋冬敎禮樂及侯明撻記鞀鐸夏楚移遂移郊選士造士之法不能盡復古制而五經四子之書俱列學宮猶得發其深醒毋論勇者益强明者益智即蔑視倫彝之徒未必不知先聖先賢不過此君父兄友之道立綱陳紀定上下而和神明頤乃靦然子臣弟友之列而自絕於仁義忠信之塗寧能拜冠裳瞻俎豆乎且爲司鐸者謂我挾聖人之道以教人則非聖之言令勿言非聖之書令勿讀遠而顏曾思孟近而周程張

邵獨非遊聖門闡聖訓者乎其有背棄君親非毀禮義者擯斥之不得齒於宮牆之內作其恥辱滋其悔悟寧能冒生徒之名而不獲升　孔子之堂有不愧且欲死者乎然則　聖人之居其可一日廢哉楚故號多材而華邑又稱盛且地據扼要控制南北倚藉荆江盪漾夢澤而學宮尤擁勝槩鼎椒禹峯沱水東山左右襟帶故風氣會聚英賢蚤起遠者亾論若黎太樸掇巍科魁天下大張楚軍楚在有明奪狀頭者凡三人而耿介方直炳然史冊者莫太僕若也至如劉忠宣以正己爲先務此正留心太學講正心誠意者故數歷中外名高天壤論者謂忠宣爲有明第一經濟才蓋其究竟深而涵養到也孫中丞子晉家祖譚二百餘年馳逐上下余嘗序其集傳之門戶文章孫相延七八葉人各有集傑然與何李七子袁徐鍾之盛歷三楚矣嗚呼若數公者豈非聖人之教浸漬扶植而後挺然興起蔚爲人望者乎今者人文凋謝冠蓋落落豈眞前人不可及抑教者弛其責而獎掖匡直之術不足鼓人心而勵士習也而況融風不戒

笙簧鐘鼓之處。灰刼無餘哉。夫當大廢之日必急爲大興之舉且 文廟廢則道廢。道廢則君父兄友之倫絕矣。一人不率其教名爲惡士一家不率其教命日亂門致使通邑皆爲無君無父無兄無友之人則綱常之不祥至此爲已極而顧不大興之其可哉余用是汲汲爲紳士告當知大興之後必有大效相報也。向者學校雖存因循怠玩徒有具文今者驟然忽然之頃聞 孔子之居蕩然灰燼人雖愚下未有不喟然歎興者也當代之學校方興而此邦黌序獨見

災燬豈 聖靈不眷茲土哉抑召致之必有其故也。由此而大興之將以發人心之所願而從其欲非獨也。惟其勤是役一旦廟貌重新輝煌在望列几筵陳簠簋率子弟拜于堂下肄禮講課行誼數十年所未有者一朝復之雖親所未見實又還我固有舉已失之君父兄友而復得之則勃然于仁義忠信之塗者當倍埒其智而益勵其勇益感憤蹶起之勢不生于將盡而生于既盡其人情則然故曰大效也。則茲役也。烏可以緩哉余爲急捐金若干用倡於前邑侯徐君有倜儻才毅然能任大事者廣文沈子以名孝廉司是鐸不媿其職皆樂爲捐貲懼墜聖教意甚與余合有二君左右是役兼示風勵知諸紳士不約有同志也。然茲邑之敎且賴二君有成豈獨是役也哉役既竣爰勒余言爲記

抑揚頓挫萃邑盛衰如指諸掌而華邑所以盛衰之故則聖教之崇替爲之以理諭之以功鼓之有不踴躍從事者甯非人情　受業弟子張希良識

間詒甚奇以下緊明之

募重建永定衛學宮文

古聖人之敎天下也必使其無不及嘗聞黨有庠術有序比戸可接其道可得言也蓋人莫俾於有所見莫樂於有所歸放逸怠惰性失而情流無以發其俾也奔趋馳騖天遠而人亂無以恣其樂也驟有所見雖愚不肖必惕惕焉惕惕不生於見緣於所見宮墻俎豆其緣也漸有所歸雖愚不肖必欣欣焉欣欣不著於歸循於所歸詩書禮樂其循也故聖人立學不厭其容謂俊秀卽在田間型仁講讓朝夕謀於庭戸越鄙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勢必多阻且教與事不相謀情必多疎立學必在數百家內其地既易及卽以其出得之師傅者入事父兄其教與事又相謀也爲之子弟者或斯跬頳鈍喜安其所近而跬步之間聲鐸聞於耳與懋撩於目訓誥警於心未有不惮者也惮則變變則返夫人亦苦不數變耳其初變也亦未嘗不欲輙前思輙而聖人所以欲我者又廹切其不相遠也勢若處於無可逃而前後左右皆若有提撕訶譴者之不我縱遂不得不日尋於變之途噫人卽爲不肖其始亦甚非得已及乎後而安焉者則漸之故也況乎變而爲仁孝誠敬之德去其本無還其固有如有父子而失之今且還我父子也有兄弟而去之今且還我兄弟也故曰返也此其事何如事此其情何如情未有不樂者也聖人欲人之俾且樂使但如後世或郡一設學或州縣一設或雖一設亦不實行其師儒敎訓之事亦何至使後之人徒望三代以上哉由此觀之則古聖人立學不厭其容者知治天下之道斷未有過於學者也嘗觀後世需材更甚於古而汲汲求材之念亦不減於古刻核功過之論則又古所未有至問其養士之地則止於郡一設州縣一設而又失其師儒敎訓之實何所操者約而所望奢也雖然猶未至於廢而忠孝節義智勇文藝之士亦未嘗不從此起焉以何今之廢之者亦不少矣如永定小衛也例比州縣得設學今余來校永定士衛司鐸曾子士燕請於余曰永定學宮久爲平壤聖主務置眞武宮楚南膠庠大半由吾師剏葺非吾師無復與此衛學宮者嗚呼眞武道院也

蔣愼齋遺集 文 潘楚

正論侃侃想見淺形於色之微

聖人之靈未有不受若此其甚者也夫子於隱僻所謂吾弗爲者其辭隱且嚴也後世修煉之徒借老氏以立其宗而又創爲老子猶龍之說以尊其教凡爲此其皆受鬼責者今竟寄蕊芬於茂棄仁義之壇聖人之靈其肯享耶嗚呼享聖若此固不如不享也用是汲汲告我同志夫事固莫難於創然有時守之不及其創者以其初心易感發而氣易鼓舞也而況師儒樽俎之地敎學根本之源乎今子綿力謹勉捐貲爲同志倡惟急與共勸是舉俾我夫子急還壇坫之舊不致辱於守雖處黑之門則　聖靈當復來此方也夫舉事亦政惟其創耳而且爲創其所本有而廢之者以其所嚮赴其所思則大振之候也惟爾司鐸者夙夜寤思必期其學之有成及其成也而又孜孜於仁義禮智之敎以彼嚮思赴其敎學則忠孝節義智勇文藝之士固斷斷焉其必在此間也否則置聖主於冥武官則不享因不享而廢之且不祀惟嚮焉爲之其收效於忠孝節義智勇文藝者於不祀不享其相去爲何如也則必不若斯之惑者也

始終勸

隋玉依日尋幽而入寄意甚遠後來闢邪從正一層大議論激揚懇切不獨文章有地步凡行事光明磊落類如此

重建安鄉縣學記

官之與民最親者其令乎親之則必愛之愛之欲其富也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富之欲其學也今之為令者率反是催科而外無政事矣矧曰董之以師儒陶之以塾黨乎安鄉令王君則不然吾嘗由星沙泛洞庭而涉其地矣其邑沮洳其城卑隘宜若富與教之難施者乃吾望其氣鬱然詢其俗愨然因憶校士於岳其士之業亦復醇然吾舟至其境則隨至隨發為徘徊嗟歎者久之越兩月廣文徐子維椿劉子

萬輝以學記請其詞曰安邑自罹逆變來盤踞日久學宮頹廢且舊無垣牆與兵民雜處與羊豕爭地今幸賢父母蒞止鳩工庀材建　聖殿治明倫堂自櫺星門起周遭築堵以護復於學宮外創義學者二延明經之士端蒙養之訓蓋令之為安邑子弟計長久湊遠若此因作而歎曰宜吾入疆之所見與校士之所錄較他邑大相逕庭也夫楚南為魚米地軍興之後稍稍休息數年便可衣食豐贍則令之使民富不難獨是洞庭險阻赴賓與不易獲雋者寡遂致風教睽隔絃誦鮮少為之父母者又務摧折鮮鼓勵觀學宮曾釋老寺觀之不若況欲廢而建建而規制之周詳若此則王君之以　聖濟濟安之子弟可知也且王君益知為學之本矣易之言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士行頹而風俗敗莫不由為之父母者子弟從幼稱時不督之學長其驕情至長不可救藥或其父母生長窮陋其子弟即欲聞詩書之義無由而致亦大可憫也王君乃更建義學選名師使邑之子弟無貴賤貧富愚不肖皆得進而肄誦習講揖讓則今日之有

造悉異日之有德其功之裨安之士民者不更宏遠哉邑之人而體斯志也登庠序者戒佻達遊塾黨者敦謹信余亦藉為與學之光矣則為令君致父母之誦為安之子弟賡薪櫄之章不亦可乎雖然徐子劉子有教士之責者也其亦推令君之意而思所自勉歟

以今之縣令而求其留心于學宮者寡矣更為創建義學以及邑之不能學者為尤寡事固宰觀文更淋漓滿志門下劉溫良謹識

院起網
波瀾闊

問津書院記

甚哉書院之名難立矣其義能近於聖道而其事又足發人之思使人凜凜然若日與聖賢追隨則善也嘗觀孔子其窮爲已極道足以與萬世之天地人物治萬世之君臣父子乃其身一日不安於君相之間僕僕風塵皇皇何之衰鳳之音未絶耦耕者沮復與鳥獸同羣聽其滔滔不返迷津亦尋常事獨遭此數逍遥治亂興衰於不問斯眞聖人之傷也子路問津處相傳在黃斷間此亦不知何據要之立書院者以

主意

許仲子
聰

此喻言
古人治
津之得
失

爲名固與善於此也雖處聖人極窮困之境而汲汲不敢或停其轍者無非爲斯道計也謂天下孝弟不立仁義不明徒與七十二子坐談洙泗之間於當世何補是以寧迷津而不悔今之立書院者不過令人立孝弟明仁義而止則聖人所以汲汲於孝弟仁義蹙蹙靡騁極不得已之時眞足令人感發思聖人之愛天下後世如此其至也津亦有說爲三代而上塗無不治司津者罔惑其候疑於淺深惑於東西則切切指之故蕩蕩平平聽所欲至而後已然而迷於漢

此喻言
學者求
津之通
塞

魏湮於六朝至唐韓退之恐恐然治津梁理舟楫雖物具未備塗次少差而後之倀倀乎欲有問者得從此起也惟宋諸儒力求古津次所在治其往還濟涉之具明示以傳通肆達之所在人欲褰足閉戶不行則已苟矜赴大道之上按指南而求之斷未有毫釐千里之謬者也然津有往來之義焉格致誠正其近者家國天下其遠者是貴修身爲之津以往也良師賢友爲事萬物其遠者性情思慮則甚近隔而不屬與而不合則心不虛之故也撤津梁焚舟筏而呼隔

津以來我知其難也其來也必有所自來其往也必有所自往使自塞其往來之塗而好爲迷津之歎誠所謂閉門而欲其入却步而求前人也且者身不出戶庭而思得天下阨塞險要舟車跋涉之大勢瑣瑣求之必鮮當惟想山川形槩高卑向背陰陽分合之故而開闔險易通塞之塗可掌上數也學者靜觀天道如依伏升降剛柔進退原本而求之則經權常變體之而不窮用之而不竭也且者吳越燕秦惟其所往不得其津迂而求之則險遠得其津廼而歷之則

收筆古宕

顛覆足乎此通乎彼審遠近之宜察疾徐之用雖萬里非遥也是故循循然抑抑然堅疆之力用之而不至於可怠積累以俟之漸次而達之必不聽其所難去其所易爲躐取爲苟幸也則此書院得名爲問津者不知曾愼審其義而命之耶抑但樂爲聖人所經之地以侈其傳耶今書院已圯廢郡司鐸李子、詹子、請捐於余、余於楚、凡勝蹟傾頹、皆樂爲葺之、而况傳爲夫子所經過者因悉如所請得遂復其舊並發問津之義如此審讀書其間者進而請益曰津尚有說乎余惟益之以一言曰敬而已矣此程子所以一傳再傳至於考亭而兢兢其說者也則津之至也是記、

徐子星日就題發大義如古人寄托之遠見道深微叙言詳整能令人觀者知要觸目而儆心

高邁駿爽

濂溪先生書院碑文

凡士必有所附而後能有所立非獨大賢以下也其或隔於世其或限於地其傳信傳疑憑於書冊其爲學爲行泥於專家雖有殊絶之姿而聞道義而悅見紛華靡麗而亦悅大抵然矣愚嘗謂聖門惟顏氏子雖不遇孔子亦當在大賢以上非敢妄爲推論蓋甚言無所附而有立之難也孔孟而後道統絶續幾千百年矣荀子揚子不足深辨江都昌黎殆庶幾焉而不免於先儒之議假令進數子而奉教于孔子之門

其所造必有可觀者夫士君子去古聖絶遠之際前無可承後無可待欲從書卷文字想見其音容斯已難矣又從而叩其精微斯其閫奥一正偕學異學之失使後世之興者有所依據而不惑謂非卓然自命者能之哉濂溪先生生孟子後不可以世計其家楚南道州道州故荒域賢人君子轍跡罕及欲聞聖人之道孰從而求之而篤學砥行特立不回其有以自立使然也且夫孔孟之業非先生則莫之繼也程朱之緒非先生則莫之開也孔孟發其義爲經程朱吐

前進古人後望來者一

唱三嘆俯仰情深

其詞成傳而其間微言欲絕而未絕大義將乖而不乖惟先生前爲之挽後爲之推也使程朱諸大儒而不得先生啓其先則孔孟之道浸微浸滅更數十年不幾於熄乎卽幸而不熄而堨蹶枝之爲力則已勞矣若先生者其眞有以自立者也其眞無所附者也獨怪當日者先生能以其學授之程朱而不能化於其鄉坐使瀟湘九疑天地奥區終擯爲苗民頑慢之俗其故何也夫古來有孟子不可無韓子自韓子尊孟子爲功不在禹下而孟子願學孔子之心益著然

則心先生之心學先生之學以尊孔孟之道於弗替者能無望於後之人乎若謂先生能自立於數百年之前而後人不能有所附以立於數百年之後吾不信也道州書院臨濂溪其永之書院則前太守魏公紹芳之所建也實爲試士地而往來使節皆得瞻拜于此愚雖不能遊其鄉登其堂濯其溪流考其生平軼事以爲快而猶幸拜先生之像覽先生之几筵榱桷則如挹先生之光風霽月焉矣乃再拜而爲之碑至先生之裔舊有世襲博士今廢不錄愚方議爲請於朝俾復其爵雖先生不以此加重亦彰朝廷崇儒重道之意且使楚南學者知所興起云

附請濂溪先生後裔襲職博士看語

據永州府申請濂溪後裔襲職博士等因看得　周濂溪先生學啓後賢功開先覺接洙泗之脈爲二程師生窮遠之鄉爲諸儒首故宋元屢有封爵之錫而景泰遂崇世秩之榮今濂溪嗣孫周遴請以嫡長男

周嘉耀、

題請奉祀在

本朝崇儒重道遠邁前代因當卽爲舉行者也但向年遐方之請疏在臺班迄後來博士之星判存司署在本道無案可稽難以懸議因巡試及永見成人小子在佩服元公辟壤窮鄉咸知尸祝非德行之昭垂今古能若是乎合移　貴司確查候奪者也

准湖南布政司移濂溪後裔襲職博士等因覆看得精一執中之傳肇自唐虞繼之禹湯文武下逮周公孔子無不準此爲作君作師之範自孟子而後傳無其人遂使性善之說不明於天下而物欲之累蔽錮

於人心楊墨道熾縱橫術興殊可憫矣　濂溪先生周敦頤者產於荒陬然會原本圖衍太極發陰陽善惡之幾著有通書闡仁義中正之旨嗣是而二程親炙朱子集成大道用彰異端衰息皆其功也是以褒封崇於歷代博士襲於故明典非無稽案歷可考今據末州府以濂溪博士周蓮具呈請以嫡男周嘉耀申請承襲博士前來本道前經牒移　貴司及　北藩司在案今蒙奉　兩憲鈞批移本道商酌在

本朝重道崇儒濂溪先賢後裔自宜懸爲褒錄且前削

給與周冕劄付已繳　前撫部院遲請賜轉達在案似應將賢裔承襲緣由詳請　兩憲具

題者也

臚列諸儒歸功聖道非泛泛心理學一一皆有確見不能道隻字而文更雄渾卓然自闢門戶即在韓蘇集中亦是進一格文字　門生寇道瀓

江華縣新建濂溪先生書院

江華隸永之道州去濂溪先生里不百里地僻民貧風俗弇陋而介在猺徼習染薫錮視中土禮義之教棄之遠矣　康熙十九年春張子諱純脩來令玆土未數月乎以試士適至因得就張子一悉其地之宜與俗之異大約與書傳所載略同張子議建濂溪先生書院以爲教而請文於乎乎惟先生之學問備于太極通書其政績炳於史乘即諸儒所以推崇之者亦已不遺餘力闡徵抉與詳矣具矣乎何辭以贅乎

特喜張子所以建書院于江華之意而樂爲之道故不敢以不文辭蓋爲政者以厲風俗正人心爲本而察於其機者在臟其所易知而發其所素信夫此邦之人之自外于聲教也非一日矣以爲去中國僻遠詩書禮樂之訓自古不及語以聖人之道曰我不能也責以猶荒負固之狀則曰吾天性使然是此邦之人終不得與于聖人之教也亦顧上之導之何如耳恭華之嶺歷之者足徵生其地則平江河之浸涉之者瞻佈習其境則狎冠蓋之盛不炫于帝王之都孔

先秦兩漢之道

孟之號不驚于鄒魯之鄉其所聞者熟而所見者慣也今江華走濂溪咫尺不啻宗族里黨也其視先生不啻其祖若父行也聞其說使人不疑傳其事使人可據睹其書册典籍珍之重之覽其衣裳劍佩愛之慕之故善教者必於是焉取雖然忌而繩之其勢易潰也昵而眈之其情易弛也法莫若嚴其教於必然而隱其機於不知其然而然使畏之而不敢褻亦油油焉日習于其中而待其自悟則張子之所請是矣張子其靖乃志勉勸事無怠擇高明爽塏之區爲先

生書院高其閈閎廟其几筵飭其籩豆春秋享祀匪懈禮亟于先師而率邑之人誦法之彼邑之人向以爲吾鄉人等耳而上尊禮之如是使吾儕瞻拜之如是必且始而疑繼而悟久且蒸蒸然興矣而後倡明禮教俾日乗于不肖之路從事聖賢之途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安見鄙微汙染之域不足與于聖人之教哉夫風俗不厚人心不正本之不立末于何有而張子後察其所易知所素信者以動乎其機古人言事半功倍將無是耶張子家世勳閥其尊人中丞公

開府豫蜀歷著勞績殆魏公之比張子[illegible]又潛心聖學者耶工成請勒此爲記

就其地與人以立言理學淵茂經術湛深而炳然蔚然有觸手琳琅之目　門生高[illegible]道識

如入寶山令人目不暇給

覽築就圮其後惟一老僧香燈供佛而已寺窮檑夫兹院之廢而不可復興而勝地之往往爲釋老所移[illegible][illegible]書院爲聖道翼而書院之所祀者聖人之徒也楚之人好祠而重神郴陽仙佛之說在在頌述人口道州濂溪先生爲宋代大儒而究不能化其鄉使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此嶙然石鼓學者不能有而寄燈篆于一老僧使剝蝕于風雨傾倒于荊棘千百世而下誰復能追其始而求之者乎況石鼓按形勢踞一郡之勝面拱雁峰之秀旁聯花藥之幽右俯湘江左帶烝水合江亭攬其色來雁塔砥其波實能吐納菁華開[illegible]神采而頹使湮微湮滅若存若亡上愧昔賢下慚來學深用祗懼乃商于郡守于公于公曰諾爲捐貲庀材起工于某年月日訖工于某年月日大觀樓祀七先生仍其舊其下則立梓潼伏魔像從士人所主也其內爲諸葛武侯祠令老僧司其鑰合江亭制式如舊另爲扉闔之禁人擅入又爲欄以扞行者是役也倡之者陞任京口總鎮柴諱　繼之者衡協鎮李諱廷獻坐臺鴻臚寺筆帖式阿諱泰總之者則衡郡

原缺第九十二葉

石鼓書院祭七賢文

湖湘書院、昭兹高厚、厥名有四、石鼓並壽、緊惟昌黎、洞開戶牖、闢道黜邪、功繼孟後、考亭南軒、相繼尚友、宏嘯棄篇、丕發樞鈕、肆外閎中、左宜右有、乍聚德星、簪笈淵藪、洗垢滌塵、幽抉奥剖、吾道遂來、芃芃薪槱、亦越諸賢、行誼無咎、或侍門牆、繼葺堂構、孰履冰雪、孰敢俎豆、共崇明禋、敬附椒酒、刻茲嶽衛、軫翼星英、南離司位、赤鳳高鳴、緣雁兵燹、楹頹壁傾、朗照吾儕、二曜迭生、浩浩吾學、四瀆流行、如慶雲彩、如鴻鐘聲、乃藤蘿縛、乃榛莽平、匪役觀贍、懼廢黃茅、塗垣堊宇、從暨題橫、風清月白、湘帶蒸漾、先民有言、有志竟成、皇皇釋菜、是享是迎、苾芬馥馥、直把蘋蘩、用奠柔醴、於薦於牲、諸賢在天、來格雲旌、

蘭陵芹日叙大整齊時有點綴生奇

蔣慎齋先生奏疏敘

余爲諸生時讀慎齋先生制義見其含蓄摛辭嬌嬌不猶人私心竊以爲先生他日若任言官必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大裨於國是民生也先生作令數載果以卓異行取選授刑垣歷工右吏左長戶垣余於邸報中間讀先生奏疏輒撫掌自喜曰我知言哉先生之言信乎人所不能言也既而先生分巡潯陽梓刻奏疏成帙余適滇歸得備讀之乃益撫掌自喜曰我知言哉知先生能言人所不能

言更知先生所以能言人所不能言也夫政事之得失民物之利病社稷之安危悉繫乎言官之言言可無本而出之歟故有立言之志而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而無爲國爲民之誠舉不能言人所不能言感當宁而澤國[illegible]也先生之志與學未仕時已卓然自命簡練經世通籍先宰巖邑躬涉吏事以廣其識而爲國爲民之誠又以

世祖皇帝恩遇之隆而彌篤是以條陳彈劾章凡數十上皆當時扼要剴切詳明當機而中款無雷同無塞責不植門戶不徇情面一如先生

御試策之所對偉哉先生之言乎

當宁爲之動色四海藉以蒙庥其所本者深也夫士當伏處之日見時事之不愜心者恒慷慨自期曰假我不居言官耳及筮仕任言官則又逡巡不敢言或言矣而言人所已言否則不必言而言之否則言之不當而不可見諸施行若是者亦何裨於國是民生乎故曰言官之言非可無本而出之也昔韓魏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草欲斂而焚之恐

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名曰諫垣藁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然則先生奏疏天下讀之莫不曰先生之善立言也先生善立言而大裨於國是民生也抑知其理本於學識之勝而一出於至誠也哉嘗攷邑乘人物卷蔣氏獨居其半自漢雲陽侯西亭侯至故明盤初澤壘諸公代有名世之人其任言官者類皆讜言碩畫傳世不朽今先生應時而興克繩祖武爲當代名臣天下共知之矣令子天敘京

少年妙學勤善屬文出入頭地天下或未盡知余
則以爲他日拜獻當亦能言人所不能言緯然有
先風也又將撫掌以知言自喜云

康熙歲在壬寅冬十一月年家眷晚生徐晧鳳頓首
題

日懷堂奏疏敘

從來臺諫爲天子侍從之臣故其職甚重而其名
寖高當西漢盛時多選文學名儒爲之乃見立朝
正色風采奕奕每有所陳能使天子竦然動聽而
必得國體之大者也故劉向賈生倪寬之徒至今
謂其傳書考其遺跡而如覩風采者蓋亦其所積
者優於是形諸對揚者始卓然有足稱耳至如唐
之柳公權陸敬輿韓昌黎宋之韓稚圭歐陽永叔
胡文定王素蔡襄諸君子俱以讀書學古之人而
一當其任無不表見廉隅抗慨激烈因以補闕拾
遺糾邪指佞則名儒之建白大率理勝而將於至
誠爭光日月豈不稱千古盛事哉義興蔣慎齋先
生作令數載以卓異任刑工吏戶諸垣而職所當
言[illegible]不容爽諤諤切中時弊則先生
御試一策所列言官四款蓋已早拔所啓所不忍自
默以默朝廷所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一時直
聲籍甚固其所也茲讀日懷堂奏疏四卷本敬信
以忠君由其誠而愛國其與徇情門戶雷同塞責

者何嘗相去萬里所謂名儒侍從侃侃讜言昭垂簡册惟先生足以當此而不愧者矣比及先生以風流文學建節江州政事之暇紅亭送客重見白香山潯陽逸韻海內交游每每爲之稱道不衰今

聖天子復以先生文學名儒

特命視學三楚而荊湘南北士風蔚然振起則將來蒐拔英賢璠璵尺璧以爲

廷獻之資則大臣以人事君仍先生入

告忠藎之素志也又何殊焉敬爲序

康熙歲次庚申九月朔日年家眷晚生會稽羅坤拜手具稿

序

慎齋家居篤學不屑以舉業見長惟於國家典制古今利病則研究甚詳商確衷悉朝夕不厭勤也已而受知

世祖皇帝擢授諫垣乃自慰曰吾可藉以酧優遇之恩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固今日事也目擊仕途之溷因首出一疏以申飭給由爲急務務使功過難掩遷轉有期賢者得自奮于功名不肖者毋妄徼於格外吏道清而朝政弗瘵此其始矣由此更代

摯之規懲營缺之弊於以杜羶趨而防倖竇由此嚴巡方之考核慎行取之推求於以聯民隱而正官方夫源清則流自潔始謹終乃有成吏治胥然也邇日內帑空虛民力殫竭念民艱則難乎其爲上恤國計則難乎其爲下聚斂之臣不過日加派追逋兩策而慎齋鰓鰓乎慮之曰一言加派遂有無限之誅求一言追逋輒有百端之波累民不聊生矣國於何補因出收解一疏嚴飭各司力禁提差嚴飭藩司勿擅扣除今天下之財不在朝廷不

在閭里盡入隸胥之手矣州縣官仰鼻息於隸胥惟其操縱而此輩不愛身家不顧性命且曰吾一旦獲譴攻恃此金錢以解脫耳州縣官見若侵漁反爲之護持惟恐其身塡溝壑而貽累於已也則多方保之借變產之名派及鄰里族戚而若輩施施自如今惟官收官解則侵漁不及虧欠無從此疏於國計民猷兩有裨益眞萬世艮謨非直一時救病之方矣乎又讀愼齋一疏究藩司之欺飾夫藩司者一方之表帥也侵漁出於隸胥其蠹小欺

飾出於藩司其蠹大以無作有藉虛文爲抵補之實事以完作欠任朦溷致參罰之妄加作奸犯科非內有奥援外有羽翼不敢爲此而愼齋糾彈及之所謂不畏强禦者矣鹽政關政居天下財賦之半其利孔愽則其弊滋多裁單歷冊飽私囊而虧國賦愼齋諸疏凜凜乎雖微必剔有害去其甚之意焉他如重刑矜眚二疏爲上廣好生之德漕艘河夫二疏爲國責考功之成其他或封駁或糾劾不可縷指無非歸善於

君歸利於朝匪曰在刑言刑在工言工姑示稱職無罪已也歷觀漢唐宋諸臣如賈誼劉蕡唐介陳瓘其議論縱横辭旨激烈誠足聳動主心炳耀百世然徐察其所歸或戇直而傷入告之體或偏執而乖時勢之宜讀者猶有遺憾焉愼齋諸疏本乎忠愛協乎大中使

朝廷陰受其益天下黙享其澤而已不居諫諍之名亦曰吾知獻吾生平所學耳若其盡知與盡言猶未敢必也蓋愼矣哉

順治十八年歲在辛丑兄舒仲㢠氏頓首拜題於又菴書舍

日懷堂奏疏總目

附御試策一道

〇卷一 刑科題稿

給由功令宜飭稱職俊任宜更謹陳管見恭祈
睿鑒疏奉
旨吏部議奏

愼罰刑官以昭
皇上欽恤至意疏奉
旨刑部議奏

睿裁炳若日星禮宜頒布方始豈容輕議妄更以滋
紛擾疏奉
旨提督總兵與州縣等官品級甚懸豈容文移平行
漫無尊卑之別蔣永修疏稱王人雖微序諸侯
上及唐末藩鎮等語悖謬不倫逞臆妄奏殊爲
可惡着吏部從重議處具奏

漕運需船孔殷補造玩泄已見請
勅嚴查任事各官以肅漕政疏奉
旨該部察議速奏

敬陳末議爲銓政時事之佐疏奉
旨吏部議奏

巡方既已定差任事不宜濡滯請
勅遣行以重
皇言以嚴防範疏奉
旨該衙門知道

錫類推施甚廣臣子冀望殊殷謹酌頒給之法
以昭大德以速
皇仁疏奉

旨吏部知道

議收解以清國賦疏奉
旨戶部知道

直糾漏網之貪令以杜將來之禍源疏奉
旨道所參貪酷等款着該督撫按嚴察具奏
該部知道

特糾庇贓寺卿以肅法紀疏奉
旨道所參庇贓情弊着嚴行察議具奏該部
知道

○卷二　工科題稿
敬陳河工管見以備採擇疏奉
旨工部議奏
武闈舉行在即積弊務宜力更遴選真才以收實
効疏奉
旨兵部議奏
察荒既已議差威惠允宜兼濟敬陳管見恭候
睿裁疏奉
旨該部議奏

懇
勅撫按詳察縣令自剏之錢以施補捄之術以拔外
吏之苦疏奉
旨該部議奏
懇
勅巡方詳考察以定官評疏奉
旨該部議奏
懇
勅巡方重訪拏以安善良疏奉

旨該部知道
○卷三　吏科題稿
敬陳銓政時宜疏奉
旨吏部議奏
酌議緝解逃人歷遷之數以責全效俾重捐助
財力優錄之條以勵治行疏奉
旨該部議奏
部覆議有未盡謹捄科抄所及陳管見以期詳
悉疏奉

旨這奏內事情着察明詳議具奏吏部知道
捄疏指陳以杜官員履歷游移疏奉
旨這所奏事情着吏部明白具奏
據疏指陳以期錢糧徵派畫一疏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學臣差滿報竣宜速加考核以重文衡疏奉
旨禮部議奏
順時令以矜小眚詳遞解以防重犯疏奉
旨該部議奏

詳稽察以杜詐冒疏奉
旨該部議奏
○卷四 戶科題稿
撫臣庸懦名辱都統負氣傷體督臣緘默坐視
伏懇
皇上嚴飭文武共祗和衷用靖疆圉疏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主上憂勤孔摯臣子報稱難期謹獻芻蕘用備採擇
疏奉

旨該部知道
商賈宜加軫恤以裕財用疏奉
旨這奏內榷關諸員慮虧課而加徵苛索以重罰所
指何人還着明白具奏該部知道
文武並宜久任以責成功疏奉
旨該部議奏
撥補懸宜舉行以蘇民困疏奉
旨該部議奏
士子宜廣始進以儲人才疏奉

旨禮部知道
遵
旨明白具奏疏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惡棍冒詐可駭臣謹據實
上聞仰祈
勅部嚴究疏奉
旨刑部嚴察究擬具奏
謹就職掌所及敷陳愚見恭候

睿裁以肅蠹弊疏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
欲清錢糧之涸消當究藩司之欺飾而後國賦
有緒吏治可鼓民生用遂疏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榷司裁單積弊未除季簿沉匿滋蠹謹請
勅部嚴察疏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遵

旨查明具奏疏奉
旨逭奏內情節著戶部明白具奏

策

問言官克盡職掌其道何如　臣蔣永修

臣對。臣聞天下至大。天下事甚繁。天下情僞至叵測。
皇上以耳目不及。寄之言官。將使民生利病。臣庶奸回。俱得聞所不聞也。使非矢志靖共。大破積習。胡由克稱斯任乎。然求其克稱斯任。而無負
皇上之知遇也。大約言官之習宜戒者四。一曰毋徇情面。諺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言既已致身

朝廷。不得更有回顧也。邇者。近臣得失。外吏賢否。盡有聞見。詎曰難知。而或以爲親故則不言。或視爲勢要則又不言。風憲之倚賴。一唯瞻徇與唯阿。是謂脂韋。則必不避親怨。而後職盡。一曰毋植門戶。食
朝廷之祿任。
朝廷之職事。事宜從
國家起見。則言言宜從
國家建白。故言官有公是非。而後臣子有眞功罪。近

來聲氣之說勝而公忠之誼衰爲同類所善則
互相援引爲同類所憎則羣起排擊糾劾之封
事止供報復之營私是謂朋黨則必秉心公溥
而後職盡一曰毋事塞責拔奸去尤芟弊在甚
蓋大吏設有不職爲蠹甚於小臣利害倘關四
方所爭豈如一事乃或指摘一命以示威而巨
憝偏縱間者敷陳瑣細以云慎而當務反遺是
謂苟偷則必昭明大道而後職盡一曰毋襲雷
同一人之奸已發而議之者不止一事之陳已

當而踵之者復興豈羣工之悉良抑他政之無
問耶猥云釐剔務力實止套習爲功是使
朝廷之上徒滋案牘之繁不收建言之効也是謂剔
竊則必各狃胷臆而後職盡雖然此言官之職
也而臣又有責乎言官之身矣言官者議論人
者也糾察人者也必言官之身廉而後能慭人
之貪必言官之身誠而後能燭人之僞必言官
之身正而後能擊人之枉故臣又願爲言官者
洗滌肺腸勿招賄勿比邪勿藏慝以清白治其

躬以剛大養其氣先置其身於無可議之地而
後人不得而議焉而後可以議論人焉而後可
以糾察人焉是故有不言言必有裨於世道人
心也以此立
朝任諫而大臣不肅羣吏不去民生不遂者未之有
也是在
皇上簡覈品行而授之矣臣一得之愚謹據臆以對
順治十三年十月奉
上傳諭吏部朕親試行取到推知等官任克溥粘本

盛柯鐕金漢鼎雷一龍姚延啓朱紹鳳姜希轍
魚飛漢何九還蔣鉞修陰應節俱堪補授科員
兩部郎與補給事中員缺餘缺仍察明在外卓
異及俸深薦多推知各官行取來京選補特諭

給由功令宜飭稱職役任宜更議陳管見恭祈
睿鑒疏
臣卓茅下士忝任崗城一令六年曾以卓異蒙
錫在笥今荷親裁叨列垣職分在以言事君因
思以言而得人以事君臣之願也惟
皇上鑒之臣從外吏來者也竊詞課外吏莫如重給
由
皇上之望外吏者至矣而外吏猶有厚望者期功罪
有確論遷徙有定期也古者三載考績功無可

飾而任有可期故無微倖與淹滯之病給由一
法取具合千上司考覈所以求定論因此可得
量移所以示定期用此道也今則歲月不可計
矣陞遷而詿誤者有之行取而駁查者有之是
惟不行給由則事無着落亦惟給由又未得了
局故終無清脫耳臣愚以為凡府州縣等官任
滿三年務須責令給由而給由之宜申飭者一
可信從者一宜議更者一其宜申飭者曰嚴考
覈以別等第也操守無玷復課征輸材具即優

尙程品行給由官員內自立身行已外而錢穀
刑名銖黍不可容差毋諱平常瀆職桀以稱職
註考此其宜申飭者也其可信從者曰合衆論
以定材品也一人獎借未必無私衆論僉同定
有可錄給由官員下自道府上及撫按更進而
質之銓衡耳目既廣可否自確此其可信從者
也其宜議更者曰免復任以優稱職也長吏數
遷固非治道下寮沉鬱亦拂人情既已考滿著
勳亦宜邀陞徵級合遇員缺即為推陞示鼓舞

賢勞之意如無缺亦令守部候陞息風塵奔走
之艱若拘泥復任竊恐俗情厭故心志坐隳兼
慮時會不逢不無殫[illegible]勞吏可憫國家人材亦
人可惜矣此其宜議更者也乃或有以候陞為
苦局不便行者臣謂今日外吏事瑣責煩參罰
降黜不可勝計幸而考滿具思息肩未有不以
復任為苦而以候陞為榮者也又或有以復任
為舊例不便更者查明洪武初年定在外府州
縣官三年考滿先行呈部移付選司作缺銓注

未嘗令其復任也開創之初鼓舞振作之意居
多在今日固有合者載在會典得無可倣而行
之否顧考滿奉
俞旨來內自宰輔外及督撫莫不稟稟恪遵而下吏
反寥寥者惟視給由為可行可置之局也臣故
請
皇上申給由之令更復任之條并
勅查任滿不給由之故若本官庸劣則勿令尸位如
上司抑勒留難視給由官為奇貨及含糊顛倒

是非者並應究處以昭功令者也抑臣聞品級
考一書所以辨等階絕游移也奉
旨修訂踰年尚未竣役豈告成若此之難乎乞并
勅刻行訂定頒示臣工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慎簡刑官以昭
皇上欽恤至意疏
臣伏讀
皇上停決之諭未嘗不嘆
皇上大哉之言仁哉之心也然臣聞慎厥終維其始
有治人無治法凡事皆然在刑為甚人命至重
起手一差到底都謬始之不可不慎也古張釋
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
不冤人之不可不擇也今者

皇上欽恤至意在廷之臣知之矣至刑部十四司郎
中必精簡勝任者方授諸臣宜無不稟稟從事
矣而在外則理刑一官不可不慎簡而嚴飭之
也蓋上自
欽件下至地方人命盜情督撫按檄行司道司道多
委理刑故理刑衙門為出生入死關頭至要也
而授理刑者係新進書生刑名未即盡諳優柔
者致獄淹滯躁急者遇事刻深又其衙門各役
率多舞文積未釐剔刑官倚為辦事多陷舛悞

臣愚以爲理刑旣職刑名宜嚴别左右恪共乃
職得則哀矜枉則平反毋淹毋刻乃稱厥職前
經按臣笪重光題爲刑名關民命生死一疏以
推官刑名同州縣錢糧考成之例論誠善矣但
記功記過不行報部無從查考應定爲法責令
推官將奉到
欽件若干地方人命盜情若干已結未結若干季報
督撫按按察司詳詎審鞫事理有無舛錯會否
經駁歲終造册彙到刑部及臣科存查以完欠

察勤惰以遲速覩鈍敏以當否别優劣每遇計
典亦如之然恐新進未諳凡進士應授理刑者
似宜俱撥刑部觀政其舉人考銜推官者亦應
赴刑部辦事務須責令實實講讀法律識朝廷
敬獄至意或間取縣令賢能有聲俸未三年者
陞擢之庶職盡而人得矣至督撫按批委事件
凡屬本郡卽檄本郡理刑審鞫不必遠及别郡
蓋聞見眞而結局易也設有不當另行别委本
郡理刑官評卽以此詎劣期聰明悉而用心審

也至刑部選擧正郎務須至公開列明允事蹟
題用毋或徇情有率
皇上好生之德當并請
旨申飭者也抑臣又聞輕重各犯今爲刑獄者近四
百餘人除重犯無容更議外今嚴寒凜烈其以
小故繫獄者應
勅速淸宜釋者釋宜保者保使各犯無淹禁之苦皆
皇上解網泣罪之仁也

睿裁炳若日星祖宜頒布方始豈容輕議妄更以滋
紛擾疏
竊惟域中無兩大天下定一尊故凡制度典章
一經
皇上裁定卽當海宇臣民共爲恪守孰敢妄置喙於
其間哉臣辦事垣中見提督田雄文武並重之
隆一疏不禁愕然曰何藐王章而輕置擬議也
我
皇上神武開創文武並用原無軒輊武臣仗鉞分旄

專制一方威行閫外其體貌固不可褻至州縣
官品級雖卑皆承
朝命出宰百里爲
皇上子惠元元撫循黎庶錢糧詞訟皆有耑責與提
督衙門絕不相屬自古迄今文吏治民武臣治
戎不令互相統攝原有深意若以品級論尊卑
則春秋所云王人雖微序諸侯上豈嘗較品定
儀耶聿稽唐末藩鎮擅權郡縣守令盡仰鼻息
官方黜陟財賦出入悉歸掌握變擾延及五代

宋太祖鑒前代奠始令州縣長吏親理民事不
與武臣關涉故海內復見乂安我
皇上酌古準今定爲文武接見文移之禮於提鎮衙
門旣尊其體貌於州縣正官亦免其匍匐在提
鎮不得提重兵而輕文墨在州縣亦不敢挾民
社以傲元戎同心共濟各恭厥職
皇上之燮調文武俾令和協眞萬世不易之良規也
豈意奉行未久而雄忽請更議觀其持論必欲
易炤會凌刺史雄視藩臬齊驅督撫方可自鳴

得意者嗟乎何所見之謬也夫督撫兼任文武
提鎮耑職戎行責成旣殊體統自别揆事較理
則提鎮之行州縣自不得更炤會州縣之見提
督自不得再貶損此其彰明較著者也況旣奉
睿裁親定卽爲萬世章程何得妄有異議至雄疏內
前後
俞旨豈啻不同及直抒所見罔識違天等語更爾慭
褻非人臣奏告之體當併請
旨嚴飭者也伏祈

勅下該部申飭成規勿滋妄論永垂令甲以定典章
朝綱肅而民志一胥恃此矣如果臣言不謬伏
候
皇上鑒察施行
丙申冬
皇上駕幸南海子時田雄爭文武相見之禮疏入
上震怒切責議禮諸大臣內閣臣隨請終夜不釋修
未之知也越一日修拜疏入人人爲修危謂禍
且不測午夜忽傳　大人到寓修披衣起謂之
則蘇其姓也延之坐云
皇上立刻傳去不得少緩修策騎隨行黎明至海子
大人入
奏傳
旨着于朱學士帳房等候時或云

上親訊辰刻馬學士傳
旨于金大學士帳房着三位大學士訊問明白回話
劉大學士手執修疏諭曉云
皇上叫把你本內的話一一問你你上這本是何意
修荅云臣無他意不過云文武不相統屬
本朝制度甚善田雄不該來爭耳大學士云
皇上問你王人雖微序諸侯上是怎麼說修荅云臣
讀春秋見當時天子差出去臣子俱序在諸侯
上大學士云州縣也當不得王人修荅云州縣
雖卑也是奉
上命出去豈不可稱王人大學士又云唐末藩鎮這
時節是什麼君今
皇上聖明如此那有這事你攙引來修荅云臣不是
謂今日有這事只崇重武臣若此恐將來不免
也有這事劉大學士云這也是臣子憂盛危明
之心大學士又云你遞他疏內前後
兪旨豈齊不同直抒所見罔識避天說他懟褻懟是
懟

上褻是褻
上他是個武夫如何當得起你不該如此責備他修
荅云田雄不識上本就罷了田雄既識上本他
何得如此誕妄大學士又云
皇上叫重處你修荅云臣以科員用
皇上之恩今日重處亦
皇上之恩但臣新進並無嫌怨私黨大學士劉云誰
與你說到這所在馬學士以此等問荅語回奏
皇上
皇上聽罷徐徐云叫他去罷馬學士出云蔣給事何
在
皇上叫你去罷修回抵寓已二鼓矣後
皇上每于引見時對近臣云此人說話非不是但早
了些朕今日政在用此班人又朱學士曾語同
官饒都掌科云
皇上每念及此本云真諫官又丁酉南北科場弊竇
多端
皇上傳科道官至瀛臺切責命馬學士傳諭云如

蔣永修前疏有唐末藩鎮等語視朕爲何如主
朕並不曾難爲他如今外面有不法事你們如
何不講永修每念此疏部議革職
皇上特爲赦免
皇上之恩隆矣明至矣小臣媿無報稱能無感繫以
泣乎丁巳孟冬候補長安謹識于慈仁寺之東
廊

漕運需船孔殷補造玩泄已見請

勅嚴査任事各官以肅漕政疏

竊惟國之大務在漕漕之急需惟船爲最蓋飛輓舍此並無神運兒輸術也我皇上仁惠覃敷百靈効順去歲普天大有凡厥士民無不鼓舞踴躍上實倉庾此奏報開幇所以較往年獨早然後此之慮實在缺船此巡漕臣某漕船缺額實多及部臣議覆等疏總總計之也若補造玩泄端致誤漕而近日之言補造有不

能解者臣姑就江西一省言之在總漕臣某題稱則有撥料補造二百五十隻矣在部臣又議將江南八幇減存等銀令該糧道作速造完實缺船二百九十六隻矣而巡漕臣某則云僉丁領造十不得一即撫臣某移送巡漕臣某手本亦云額船尚缺過半度總漕之撥料非屬子虛況部議之補造豈容沉閣而稱說互異甚不可解臣竊以爲非任事之怠玩即發價之侵漁延緩不可不

勅漕臣力爲嚴察矣夫補造船隻漕臣必非常責之丁匠也有當任之者有遴委之者既任之矣決先示以定期既愆期矣即當罹於職職歸究何時杳無一報謂非任事之怠玩不至此今日之丁窮丁也今日之匠窮匠也物力價値欲責丁匠賠補此斷斷不能而當事估計原有定數若丁匠如數收領決不敢怠慢愆期則今之補造料價保無有奸胥從中侵蝕者乎保無有不肖任事者因而弊掯致完否不敢過問者乎否則

視船價爲錢糧緩圖遂發不無稽遲時日遂令工匠告竣無期詎無發價侵漁延緩之弊亦不至此江省如此他省未必盡脩也去冬如此今春未必已完也怠玩不懲侵漁不杜延緩不策勢必以誤船者誤漕矣伏乞

勅下漕撫諸臣嚴査一應額造補造船隻料價係何衙門給發監造係何官職掌曾否定有限期有無侵漁延緩一一開列職名功則紀錄罪則議處務使漕艘無虧漕運用速使今歲之漕艘既

足將歲歲之漕艘具易爲力則永無擅請輕賚
以紓
國輕議僱募以病民之患矣

敬陳末議爲銓政時事之佐疏

竊惟朝廷懸爵祿以待人而欲使人鼓舞恪恭以自効則時宜之急不可不先區濟之也臣謹擬目前所見條爲三事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酌邊缺附近取用之法近者四川廣西疆土初闢道里遼遠每一缺出候選長安者舉蹙額相告矣蓋一介書生責之赴官五六千里外資斧艱難力有不逮所固然也去歲選補有人矣今茲有報到任者乎大約多中道資殫

無由自達耳否得部選實仍曠官濫委不職隱憂殊甚臣愚以爲除道府以上不敢輕議外若府佐及州縣佐貳等員缺出宜
勅經畧輔臣及該省督撫但川廣及附近川廣地方舉貢有願卽仕者許令考取疏題請用并察取川廣與附近川廣地方教職才力優長者題疏陞授身列正途必知自愛赴任頗易官無缺人且土俗以相近而能知遠方以聞風而踵至將來雲貴廓清是亦招致一術此臣所謂宜酌行

者也。一日更臨選不到代掣之規近者大選不到屢見告矣部臣王議代爲掣籤以杜規避是矣第臣思候選各員點卯投供亦既經年累月何爲臨期僉選忽爾旦夕飄揚是非特謂巖疆可藉此規避抑亦謂善地可藉此倖徼乃部議止以罰俸處不到革職處不赴領憑夫倘得善地即罰俸何妨若一遇巖疆拚革職而止規避徼倖兩得之矣似此居心安望稱職且銓堂何地可令任意去來優游翫玩莫斯爲甚臣愚以爲嗣後臨選不到官員勿行代爲掣缺或照罰科例責令三年後補選或較罰俸例加嚴議處以杜僥倖以肅紀綱此臣所謂宜更變者也。一曰恤點卯久候正印之苦近者選官守候困苦諸臣羣言之既蒙

俞旨體恤之矣而吏部議覆亦云順治十三年十月以前點卯官員守候已久應儘先選乃榜示通曉止及佐貳等官未及州縣正印在銓曹自有成議臣愚以爲點卯守候一也若云債累州縣

豈能獨無律以廉操正印當爲更急合無令州縣正官其點卯已久者亦照佐貳等官以去年十月爲截餘則挨次論案以昭

皇上同溥至州縣考缺往來更艱蓋始以未考身言去繼以聞考身言來中必以未獲遇選去終必以將及遇選來僕僕回旋資斧非易夫身言未可即據以定材品即謂材品必先驗夫身言當令挨榜勿許攙越比及選期起文到部先一月聽考後一月即選將債累或可少省是亦養廉一端此臣所謂宜軫恤者也。

巡方既已定差任事不宜濡滯請
勅遄行以重
皇言以嚴防範疏
臣聞古帝王之遣使臣也○誦皇華之詩而勉之
日○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冀
宣上德而達下情○毋頃刻緩也○自明季法弛○恪
共幹辦者少○優游觀望者多○巡方一出○在在淹
留○藉直指爲招搖○開屬吏之請託○治之不古○厥
有由然○我
皇上洞見積弊○力更覆轍○集諸王大臣等會議○華輪
班之差○不預立御史之目○凡以杜絕私隙○法綦
詳且善矣○臣不揣復以
勅令奉差遄行○爲我
皇上請者○蓋亦有說○御史之權重乎○抑奉差御史之
權重乎○輪班未遣之日○人尊之乎○抑方差已定
之日○人尊之乎○事理皎然○無煩曲說○欲防其漸○
在過其端○日久釁生○不可不慮○示以不測○私乃
不禁而止○蓋巡方既荷盛權○則營辦寄行鑽刺○

若冀無所依違○必先絕其請託○在長安多一日
羈留○則多一日情面○爲人者恐滋徑竇○自爲者
亦費周旋○區區責以廻避虛文○不若令之朝奉
命而夕戒塗也○今奉差
俞旨○計踰兩旬矣○乃猶偃然臥轍○未有行色○竊揣其
故○不過曰勅印之未領也○精微批文之未發也○
勘合火牌之未給也○謝恩辭朝之未畢也○臣思
陳瑾一學臣耳○
皇上念賓興重典○爲期孔廹○用禮臣請○
特命內院刻期撰給
勅書○一應文憑○復
勅該衙門作速頒發○即謝恩辭朝等儀○亦
命鴻臚寺毋拘定期○即令行禮○陳瑾以此遄行矣○巡
方職在察吏安民○倘毘尤重○臣願
皇上彷此行之○俾令速往任事○於以絕干請而杜營
求○未必無小補也○更請嗣後巡方缺出○奉
旨差遣之日○先
勅該衙門凡一應須給○預爲料理○然後定差拜

命之日卽行陛辭務使諸臣曉然見
皇上用心之所存不殊古皇華遣使之盛而共凜君
言不宿於家之誼也否則曠日遲久弊之生也
去輪班差遣預立御史之名亦間耳不大負
皇上盛心哉若夫到處防維存心氷鐵則臣又願諸
臣實實自愛以無負我
皇上特簡而非言詞之所能及矣

錫類推施甚廣臣子冀望殊殷謹酌頒給之法
以昭大德以速
皇仁疏
臣聞以孝道治天下者帝王之令典藉君言榮
祖父者臣子之至情我
皇上念
祖功
宗德配祀
天地因推廣孝思遍及臣工洵哉博施不匱矣臣伏查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皇上親政伊始
詔給覃恩凡滿漢大小官員悉與應得
誥敕中外歡騰已非一日竊計八年至今已歷七載
臣見滿漢各官止給至三品以上在外武官未
遍二品合計不及十分之一今又遇
覃恩下逮感激彌深望恩愈切但官之品級今昔懸
殊卽前給過
誥軸諸臣勢必應加者加應改者改況未蒙頒發者

不啻數千餘員而織造輙費帑金撰寫又淹歲
月恐朝廷之恩有加無已而頒給之期尚淹時
日也臣敢爲
皇上陳之一在變通備軸之法舊人多元勳世爵不
論大小官員其軸悉應工部造辦嚴催解京儘
敷先給卽新人京卿五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
官尊人少亦應候部給發至于京官自詞臣編
檢科道六曹郎署及諸散秩外官自道府州縣
武官自叅遊守備以下其員最多用軸亦多在

皇上一視同仁本無異視乃所解之軸有限而用無
窮工部萬難支應合無
勅部分別品級大小頒定長濶式樣照例聽本官用
俸金自行裝製送部驗式發寫繳至內院請
聖在諸臣無不踴躍從事而微官早沾一日之恩榮
卽
皇上早廣一日之孚治也一在酌定撰寫之法誥詞
溢美明季悉出撰文者之所私非大公也今者
前後綵綸已有定制但中間本身敘事及官銜

人名向由內院滿漢諸臣起藁移送中書而內
院事務殷繁候封之官盈千累百欲人人而撰
給之惟日不暇今除內官歷階五品以上外官
三品以上酌行特詞褒美外如內而吏戶禮兵
刑工等項外而監司府州廳縣等項
勅詞臣撰一定之文惟其職掌無所別異卽受封之
祖若父止據當年已仕未仕爲士爲農額撰數
語更無異同似亦簡易可行
皇上若慮詞臣事繁員少或令撰文中書及在外進

士中書分任起藁送內院較定以均勞逸以速
告成至於翻清尤費時日然文藁既一則翻清
亦同臨時官銜姓名爲字甚約爲力甚易否則
察照
勅書惟督撫淸漢兼書司道止用漢書例亦因爵級
大小分別頒給則撰寫更無煩勞一年之內可
大沛
皇恩矣若夫陞選京職奉命在
恩詔前者例得卽邀寵命其在外陞選等官可否均

沾錫顯之仁以鼓方新之氣此鴻慈出自
睿裁非臣所敢必也

議收解以清國賦疏

臣思今日之逋賦甚矣而究之非民負也非官侵也大約多飽吏胥之腹耳夫吏胥以奸猾之手司收受之權官錙入巳視爲家財飲食花消盡取諸此比及官査改百爲十改千爲百盡以欠數歸之小民爲遮飾目前之計此收役侵蝕之弊也迨至領銀起解有文而無銀者有之銀少而改批者有之又如臣同官王命岳云挖多爲少以按批仍挖少爲多以廻銷者有之此解役侵蝕之弊也嗟乎兆庶盡知急公臣子誰不畏法乃奸蠹餡食其中而使百姓受頑梗之名官長以功名性命爲殉也臣竊痛之夫我
朝軫念民艱力更明弊改民收爲官收改民解爲官解冀使百姓蒙庥也乃侵漁在吏追復在民考成在上累又在官今且兵餉告匱
皇上宵旰之憂也臣又慮之是無他故則官收之法未詳而官解之行未力也夫近日烏有官收盡吏胥耳以千百萬金錢而責之州縣一人之手

目此固不能其委之吏胥勢也但若輩心膽粗猾防之不可不詳又必先使之無所藉口爲防微杜漸之計今之藉口僥漁者約有二端一曰提差需索大凡督撫司道府廳等衙門一差下縣如狠類虎凡事皆然錢糧尤甚借名軍需苛索逼勒無所不至計不得不移所收官銀爲免辱地此藉口之一端也則請
勅一應上司嚴禁提差而後可一曰借解錢糧錢糧問經手此從來定例也今則不然移乙解甲者

有之在寅支卯者有之其始皆起于藩司盡後猝勒官府不論欵項輒用解到者扣除因之州縣遂多借支移解混混紛紛漫無紀律奸胥從中那移不可致詰此又藉口之一端也則請
勅藩司勿擅扣除其不完者照年分參罰使州縣不得借移而後可若夫防之之法議立三票每戶完銀若干一存官一給納戶存照一給納戶赴比其赴比無票即以通同奸胥侵欺治罪如是則吏胥不得侵而頑梗無所掩矣因設兩簿每

鄉每邑確筭額數明列簿端送官鈐印發收役隨收登記每次完銀若干一存縣查核銀數一存學使通邑共知完欠若干銀數如是則逋於民者民不得而欺侵於官者官不得而掩日後更無官欠民欠之擾矣此臣詳議官收之法也至官解之說今日並未行也無事而參謁司府者有矣誰則自攜一項錢糧交納於司府之堂者乎善者委之佐貳否則止用吏胥吏胥無良官銀到手便思饜飽且一至上官衙門投批兌

銀種種苛索不可枚舉將何所用乎必盡取之所解之錢糧矣此又州縣吏胥之苦情也臣愚以爲州縣錢糧必彙解府府必彙解司槩不許假托吏胥其所解之銀或數十兩及二三百兩以下者州縣擇委佐貳一員起解到府其自三百兩以上必州縣徵足親行解府夫州縣之去府近止一二百里極遠不過四五百里耳按季起解每季約行兩次於官不爲勞於職不爲曠也而可以杜上官衙門之需索而可以免解批

臥歷之稽遲。至府之解司。除推官職理刑名外。其餘佐貳。每多曠閟。所解數多則委同知通判。數少則委經歷照磨等員。各以起解日期具報督撫按既至司府。限以即日兌銀發批。仍報督撫按。其日解到。某日獲批得回。倘或過期。即治司府抑勒之罪。如是則侵漁何自生。虧欠何繇起乎。此臣請力行官解之意也。臣非不知臣言之瑣屑也。然侵在吏胥。累及官長。缺在兵餉。應壓

廟堂。將來患復在百姓。故鰓鰓慮之也。臣非不知官收官解之已行也。而行之不力。與不行同。故諄諄蕒之也。臣之所言。江南為甚。或土俗民情各有所宜。惟

勅各督撫按詳加察議焉耳。

敬陳河工管見以備採擇疏

臣荷

皇上弘恩。拔授刑科。今轉工右。竊念朝廷歲勤治河矣。今日之事。河為急。今日之費。河為繁。今日之弊。亦河為甚。其折夫採梆之病。業經臣同官陳台孫言之矣。乃夫之累有不止折乾梆之弊。有不僅在採買者。臣悉心體訪。敬列三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淺夫工食兌會為便也。竊訪淺夫之制。凡河工處所。額設若干名。歲終僉報。正月催集

工所。每夫工食銀兩。於每季首唱名給發。嗣因州縣征解不前。改兌本里本身錢糧。或本身無糧。即兌本里戶內。支取官省催科。民省輸納。殊為兩便。此舊例也。逮至我

朝部臣慮兌會之法。豪強不吐。議將各州縣應解河銀。征貯河庫。俟每季唱給。意非不善。不知州縣徵比錢糧。每儘緊急軍餉及各部院藩司差官守取。隨徵隨解。至河夫工食。雖河臣下檄嚴催視為少緩。以故淺夫工食。每至秋季尚未解發

春季冬季尚未解發夏季若秋冬二季常至來
年無以解給州縣每每呼集各里將拖欠難完
者勒各夫具領兌以各里拖欠具文捏稱發給
而夫未得分文實惠窮民豈能枵腹負土耶以
故夫屢累則屢逃屢逃則部府道廳之差役愈
繁催提倍多需索因之累益多逃益衆工日益
偷竊計自今以後莫若
勅總河臣諭沿河各州縣仍准其兌會本身錢糧庶
窮民得沾實惠可以盡力河工矣伏候

上裁一募夫工食宜預領而給也募夫原無額設定
制或因五六月間伏水泛漲恐下流衝決招募
夫役幫堤塞流動河庫錢糧發貯工所州縣招
募人夫河官董理修築計土論方計方發銀或
三日或五日一發工食工完覈實銷算近聞河
印官凡估計工程不預領河銀招募惟焰地攤
派每地若干頃僉募夫一名成千累萬河蠹書
役從中索詐挪移至窮民無力營謀者經年累
歲勞苦工所及工完而半載數月之後方行覈

算發領工食河印官又不親行而給大半侵漁
蠹役之手甚有借口兌除里下逋欠者給發之
銀有名無實窮民何堪此苦累耶竊計自今以
後凡估計工所應
勅總河臣責令河印官預領應發銀兩招募仍一一
面給各夫庶窮夫不至苦累而吏胥亦免侵漁
之弊矣伏候
上裁一栽柳蠹害宜嚴行禁飭以收實效也栽柳之
令總河臣朱之錫言之甚詳其鼓舞獎勸之法

前總河臣楊方興題明甚著而未見有成效者
皆河印官奉行不善耳臣思栽柳一事或責之
河夫或責之里甲專在因地制宜近聞淮徐地
方惟令工房攤派民間每里甲派栽若干株差
役勾串河蠹包攬代栽每株索銀一錢許每歲
約費民間數萬金而河棍傻游從事栽植既不
以時兼之守護乏人催供往來樵爨是每歲有
栽柳之檄而河蠹轉視為射利之場矣竊計自
今以後應

勑總河臣諭河印官務期親督柳夫栽植以時嚴禁
河棍包攬再量撥廠夫或十名或五名守護培
溉驗不率者治罪至歲修用柳河印官能因種
柳節省柳銀十分三四者總河臣察覈題敘較
計株論功之說似無虛冒如此將見民間可免
望青採柳之擾而公帑亦省買柳金錢之費矣
伏候
上裁臣列三欵言之近瑣屑行之爲實事惟在治河
大小臣工不惜心計不憚勤勞殫力舉行則去

弊即所以興利爲民政所以爲國也若估計一
節上關國課臣辦事垣中見奏銷諸疏往往止
據詳報文移部道諸臣未必身親勘驗所當併
勑總河臣凡估計處所分司本道始報必須躬勘功
成再加覈驗以杜虛冒若邳宿等處前工未銷
後工復估情弊尤宜嚴察者也如果臣言可採
伏乞
皇上鑒察施行

武闈舉行在即積弊務宜力更遴眞才以收實
効疏
竊惟致治以文戡亂以武是以古來折衝禦侮
之臣與疏附先後之彥共翼邦家則赳桓之選
不可不愼也我
皇上御宇十五年于茲凡鄉試會試文闈之後即舉
武闈誠冀得如虎如羆之士廓清海甸甚盛典
也然良法或視爲具文美意或用以滋弊與其
懲於後不若飭於前爲有裨也臣竊有臆見爲

我
皇上陳者一曰技勇宜重也一曰監箭官宜飭也一
曰論策套語宜禁也臣察會典凡天下軍民人
等力勝五百觔或四百觔三百觔以上及武藝
超衆者府州縣呈送撫按嚴加考校即近日兵
部議定則例亦曰首重技勇次論文藝誠以武
闈所重在此不在彼也乃臣見武場試錄其開
註勇力提石多有不及三百觔者似與會典之
例不符合無

勅令凡較試勇力必以三百觔以上爲斷若武藝若
提石考試官尤須遂一親驗毋視爲故事虛文
聊且塞責庶幾文弱者不致濫收而藝勇不凡
者出矣伏候
上裁臣察會典凡武塲之法試弓馬日以騎中四矢
步中二矢以上者爲中式近日兵部議定則例
亦如之然監把者得以意爲遠近至較射時監
試官又未必加意審視爰有賄司鼓之役爲命
中之舉者矣則所謂合式者未必優所謂不合

式者未必劣也合無
勅令凡試弓馬日監試官必須親身監把較箭之時
務期公同審視毋得僅聽鼓聲開注中否如司
鼓人役射中不報與不中而報者許應試諸人
立刻面稟治以重罪若監箭官徇情紀數事發
一體重究庶幾嫻熟者不致淹沒而奸蔽行私
者絶矣伏候
上裁臣察會典凡武塲之法初塲較騎射二塲較步
射三塲試策論夫策論之試不先於騎射者不

欲以文墨之事過繩武士也即近日議定則例
亦云不必耑據紙上陳言徒取記誦致遺眞才
是武塲命題或時務或兵法應試者惟在據事
直書期於明達不必徼取文詞塡寫套語如執
事愚生問荅等語類文塲大結易藏關節應
勅令應試諸人盡削不用考試官如遇字句通套可
疑之卷照文塲例不得錄取庶幾寒苦者得以
入轂而請託賁緣者杜矣伏候
上裁蓋今日武事需才甚急我

皇上遴選武臣屬意甚殷蓋將責武臣以實効也責
實効在拔眞才拔眞才在懲積弊焉耳

察荒既已議差威惠允宜兼濟敬陳管見恭候
睿裁疏
今者國用不足屢
皇上宵旰之憂百爾臣工無不願殫竭心計佐司農
籌畫俾度支克裕以紓
睿懷此臣同官王命岳所以有清丈荒熟之請也既
特奉
俞旨簡遣廉幹御史往察山東河南兩省矣兩省士
民知無不凜凜懼隱匿之罪及立行開報者而

臣竊有愚見謂清隱熟與清包荒兩者宜並行
而不偏廢也清隱熟天下知朝廷已燭奸詭之
膽清包荒天下知朝廷尤切撫綏之仁臣見小
民之戴我
皇上者始之不敢欺繼且不忍欺矣而包荒之弊自
興屯道廳之設為甚臣辦事垣中適接吏部急
選官員一疏詳閱開列職名內有原任陝西興
屯同知某者因強勒開報一案降二級調用者
也因思興屯之舉朝廷意在恤民而奉行者因
之為厲朝廷事期足賦而奉行者竊之為功當
日強勒開報豈特某一人哉臣乞
皇上勅下該差御史諸凡以熟作荒之地既力行清
察矣應并取當日興屯道廳開報畝項果否俱
已開墾果否開報之後錢糧積無逋欠一一清
釐務得確實使隱匿者知罪而勒派者得免
皇上如天之仁莫大於斯矣倘額賦違難議減當令
地方官悉心商確通變宜民或俾設法勸墾寓
撫字于催科中則顛連無告之民永荷帝德於

無疆矣

懇

勅撫按詳察縣令自刎之繇以施補救之術以拔外

吏之苦疏

竊惟士子伏處草茅得叨一命孰不願上効國家下榮祖父以昭光寵乃甘同經溝瀆以身斃哉而前此則盂化龍高文徵陳言李能白等或刎或縊接踵見報近則山東撫臣耿焞又以莘縣知縣王堯日自刎入告矣嗟乎人縱不愛功名豈不惜性命乃輕生至此耶臣思巳故之堯

日巳矣將來之莘縣誰樂就之東省之莘縣若此矣恐天下之爲莘縣者不少也我

皇上念切民瘼諭戊戌進士先補外吏使習民事

皇上之視外吏若此其重而外吏之疾苦臣願

皇上因莘縣以善莘縣之後因東省之莘縣以捄天下之類於莘縣者臣辦事垣中詳閱撫臣題報王堯日自刎一疏其自刎之繇則曰縣治殘毀諸事難完交代未清之故竊思殘毀難完或係荒蕪之未闢或係衝苦之難支或係上司之苛索或係紳士之把持其交代未淸或係前任之虧負或係衙蠹之叢奸或係小民之拖欠臣請

勅下撫按事事察其根底在在求其歸着力爲釐奸革弊起敝扶衰使繼此任莘縣者得措手料理是前日之堯日雖死而後此之莘縣可生矣其天下之類於莘縣者臣請

勅下撫按凡州縣遇極疲之地到任後許其開列一切利病上之撫按撫按力可興除者即爲興除如事須請

旨即爲疏題以甦民命倘州縣具詳上控撫按置之罔聞州縣因以命殉察出即以曠職治撫按之罪則天下之爲莘縣者生矣大抵今日外吏莫苦於州縣種種國賦民生無不經其籌畫無不藉其奔走若遇才力無可施之地惟恃上司呼籲靈應耳乃今日一作司道府廳遂視州縣事爲膜外事況尊巍若撫按孰爲告語哉夫宣上德而達下情惟撫按是視此臣所爲請

勅撫按詳察縣令自刎之由以施補救之術以拔外

吏之苦者也。

懇

勅巡方詳考察以定官評疏

我

皇上愼重臺員歷試而後改授今報滿諸差復奉

俞旨着即行開列具奏矣一時諸臣自無不恪遵德

意事事求副

上命者然巡方之責察吏爲先則按臣巡歷有考察之舉最宜詳且愼矣竊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爲黜幽陟明千古不易良法

皇上簡任巡方旣以一方吏治畀之按臣務使激濁揚清亦胡不可彷其意而行乎乃者巡方所至徒侈尊嚴若神未見周恤民隱上惟司道府廳可得望見顏色下至州縣小吏濶若天淵矣所由下邑困苦無從上達而州縣賢否惟憑諸司道府廳之開報臣竊謂非察吏之善也夫覲人之法聽言觀行故直指按臨考察官吏將必觀其言論風采詳其篤實浮僞非上官按籍呼名丁吏呈遞脚色遂謂了此事也乃今日之考察

盡然懸一考察牌呈一履歷冊輒謂事畢此矣
地方之利弊居官之才品並未悉也臣愚以爲
巡方車轍所止之地凡一道一郡利弊先熟籌
之監司府廳其州縣官除遵憲嚴禁不許私謁
外至考察日應彙集監司府廳一一進而面詢
之諸凡境內之情形事宜之興革務期反覆辨
論歷歷詳考其了徹者必才其汶瞶者必劣因
爲廣稽密察進求行必符言不令名喪其實一
破近日之虛文陋習以求夫實品眞才如此而
凡屬下吏有不爭自濯磨留心民社者臣不信
也以悉地方之隱以核開報之文臣願膺斯任
者於此首加意焉至考核巡方近日立法殊詳
盡矣第
皇上之任巡方者甚重則巡方之開報
皇上者自不得輕故凡加級紀錄如開墾荒蕪爲國
賦所關拏解逃人爲功令所切不敢輕議外其
修理城池犒勞兵卒賑濟饑荒但當行令巡方
督責有司實實舉行果該屬具無疎慢便足巡

方盡足紀功不必計並捐助銀米同下吏題請
錄敘蓋巡方所轄浸廣捐之不勝捐則必有苛
索屬吏之擾非所以訓廉亦敘之不勝敘又必
有希倖折免之事非所以盡職也若邊徼重地
天時不偶則當聽巡方從便籌畫或量動贓鍰
以固封疆以全民命非殷裒之區歲豐之日所
可同年而語也

懇

勑巡方重訪拏以安善良疏

臣聞養根莠者害嘉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所以懲蠹暴安善良也故巡方所至例有訪拏凡期去一人以靖一方使受之者伏辜而聞之者知戒非殊奸奇惡在有司原不足煩巡方之聽聞而巡方亦無庸過而問焉者也乃奉行不善則大可議矣或作奸犯科之儔打點衙工即爾狡脫或胼手胝足之輩衣食計裕隨服刑章往

往直指按臨時見鄉村廬舍若爲雞犬不寧未盡社鼠城狐凛若山嶽震動探厥所繇則有屬員借巡方以自爲私利之弊則有屬員以私意探伺巡方之弊抑亦有巡方自爲私利之弊何者巡方一出上而司道下而府廳此曰奉文拏訪彼曰奉文拏訪吹毛索瘢羈囚動至百十未幾而釋放矣其開報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則弊在屬員巡方一出上而司道下而府廳無不冀得欲心妄希遇合此以多訪邀功彼以多訪獻媚巨家殷戶遂覺比屋可誅而實實罪之真逭者又未必及十之一二也則弊亦在屬員若夫巡方之自爲私利者以除惡務盡爲名以惟賄是求爲實其所訪之犯或開自有司或得之告發始焉盛怒相加繼焉和顏以辭一時之人有不解訪之何故而辭之何故者矣弊則在巡方今日

皇上遴簡諸臣自能盡掃陋轍然而弊不可不悉法不可不詳也臣愚以爲治弊之法務使所拏之

訪必出巡方務使所訪之犯必報部院其訪犯得自按臣寄採必以奉文爲主非文到則擅拏有禁其訪犯得自屬員開報必須情罪真確亦以報到爲主既報到則擅縱有禁非報到則擅拏亦有禁若審鞫得實固當一一上聞倘事屬子虛即明列送訪職名及無罪緣繇册報查核有一遺漏經人摘發即坐巡方以私利之罪使訪無濫及而人得安生則臣又願巡方之加意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贓鍰一項今以上佐[illegible]

矣乃承問各官臨事多行懸坐承追屢見積逋
因有倚結之後不計犯人貲產有無竟發州縣
追比勒取實收者不數日差承坐提州縣畏上
官威勢往往多移大糧起解兼且索耗索賄為
害非淺如王秉衡擅准開銷疏內其為督撫按
贓鍰移借錢糧者蓋纍纍矣夫以錢穀之吏為
刑名任責不可也以推正之供為罪犯填豁不
可也甚焉而問官惜風力之名朝廷憫兵餉之
實吏不可也臣以為臬司司李既職刑名凡係
督撫按贓鍰自應當任追比何得擅發州縣勒
取實收致有移借所當
勑下部院嚴為申飭一應贓鍰當責臬司司李斯任
刑名者不苟而錢糧移借之端藉以少杜矣

敬陳銓政時宜疏

臣以愚昧叨列科員歷轉吏左伏覩
皇上焦心勞思兢兢以用人為圖治之本[illegible]
冀進一得仰佐高深約畧四款敬呈
睿鑒惟
皇上幸擇一曰定銓秩也一曰厲新硎也一曰重與
敦也一曰懲營缺也定銓秩則品級考一書不
可不早訂也從來弊易生於游移法莫善於畫
一蓋游移則奸胥得上下其手而畫一雖玩法
者不能掩人之耳目故歷一級則知前級之來
如此為序進如彼為躐等共一級則較同級之
俸欲引而進之不能欲退而抑之不可總之法
定則易遵而共曉耳如臣同官胡爾愷前具京
堂陞轉一疏據部臣議覆非不明悉而旁觀未
解輒生疑議使人疑何如使人信也近者品級
考一書
欽遵會議已久而中外臣工未獲共覩或緣攺衙裁
缺尚須商確敢請

勅諸大臣刻期再訂上請
睿裁以埀永久之典厮新例則大選縣令進士較科
貢不可不加廣也大抵才以有所用而日出力
以無所施而日餒書生呫嗶獲登兩榜惟冀叨
一命之榮矢力身塗以展所學非若下第舉子
猶然望捷春闈明經秀士尙爾冀錄賢書也鬱
鬱窮居上無獎薦引之於前下無參罰繩之於
後日月易逝精神與凜良可惜矣今計
大計縣缺不下百員查二月兩次大選進士掣籤

者僅十餘人使是進士與選僅分科貢十分之
一非所以鼓勵英才也我
皇上以滇黔蕩掃撫輯需人
特命再舉會試誠欲得進士爲地方任也今乙未戊
戌兩科進士羣集候選伏乞
勅下吏部嗣後大選縣缺酌令進士十居四五以重
朝廷三年養士之意以收兩榜新例初發之功
重與數則行取官員不可不詳核也從來有初
者尙寡鮮終未有源濁者能使流潔行取官員

用掌銓衡則人才繫其消長拔司糾拾則議論
關乎政事未有任職無効而可濫竽此數者也
前者吏部缺人
皇上命銓臣請有行取矣近以臣衙門員缺又奉綸
音行取矣臣思前此行取如某某者向經指摘幸
從末減叨擢銓曹旋以舊事褫革以是知物議
之不可忽也今開行取知縣如某某者輿情不協
民怨如讐貪婪剝尅無所不至以致屬員典史
其開欵遍揭贓私纍纍若復與考選大玷官常

臣請
勅下吏部嚴察穢跡請
旨處分并
勅嗣後行取官員該部務須確察才品優長內外輿
論爭合者具題勿以庸碌充數其曾經指摘者
毋容濫及以期得人以光大典至考取吏部司
官臣請一如科道免正陪以候
上裁使堂官不得役爲私人而司官競思自効矣懲
營缺則戶部與運司衙門缺出不可不防閑也

從來氣平於無可爭而競起於有所覬近日所餘一戸曹缺出羣皆朶頤一運司衙門缺出率多攘臂也如某某妄冀倖於前如某某滋辯難於後以至某歷任監署而賄敗又某臨時抑缺而議生有一不從擅塗起見者乎胥役借名招搖本人嗜利忘義良可歎也臣請
勅下吏部嗣後凡遇戸部及運司衙門缺出擇取資俸應陞補者四五人出序公同掣籤得者無所費失者無所怨既可以示公亦可以息議於銓

法未必無補也至曾任運司衙門之官已後不得再任毋令逐臭之夫徑熟蹈粗階之爲厲臣見商民均去其病矣抑臣更有請者禮兵兩部舊設副郎爲數獨少邇來多以外任推陞道里遼遠到任遷延王政不免積薪之嘆先經臺臣余司仁以疏通具奏而部覆尚拘成議竊謂戸刑兩部員外爲數不啻倍於禮兵伏乞
勅部再行酌議以禮兵員外之缺止候本部挨轉戸刑員外之缺間聽外任推陞似亦去壅滯均勞逸之一端也

酌議緝解逃人陞遷之數以責全効慎重捐助財力優錄之條以屬治行疏

竊惟朝廷之用人也綦數年之績而後進一階察其溥惠於一方之民物而後登於薦故一事之辛勤一端之拮据雖考功所不遺而遽以是邀褒擢竊恐徑捷而趨之者易也況事有始之宜寬而繼爲應詳以求盡者亦有術在鼓舞急公而不必逾量以羼者臣謹就愚見所及開列二端爲我

皇上陳之臣伏見逃人一事係地方官屢緝不力因定爲法凡道府州縣勒爲定數倘解獲如數不論俸滿即與陞遷隨有未及一載而州縣陞遷者亦有甫任數月而道府陞遷者蓋始事之宜寬其塗以責効也然陞遷之缺有限而如數之官日多勢必有人缺不敷之患且道府所轄之多寡懸殊而緝獲之難易逈判勢必有勞逸不均之嗚臣請

勑下該部合無將州縣所限名數或酌議倍之道府概限名數或計所屬多寡分爲三等除十州縣以內酌量原數外其二十州縣倍之三十州縣又倍之如此而大小臣工將必有顧前勞而勉期後効者臣見淸查益力而全効可收矣臣伏見捐助一款凡修理賑濟等項一應官民紳士人等有能捐助者分别獎勸紀錄隨有捐穀米數十石至數百石亦有捐銀數十兩數百兩及千餘兩者該部因有以分别獎勸紀錄上請亦有以從優議叙上請者在鼓舞急公之術宜然

也臣愚以爲捐助一項除鄉紳士庶仍照例獎勸外其現任地方官員一應修理賑濟原屬本分內事請

勑下該部凡捐助官員合無止與紀錄不得過請優叙其以捐助紀錄者止准折抵降罰不得援以推陞如此而大小臣工將必有砥礪官方不僅以貲財望効者臣見名器難假而治績益彰矣蓋將來陞遷之缺必難敷緝解逃人與其壅之而生僥倖孰若責之而加厲也邇來叙錄之易多

在捐助物力。與其以財力爲褒嘉。孰若兼治行
爲鼓勵也。

部覆議有未盡謹據科抄所及陳管見以期詳
悉疏
竊惟代掣爲銓選積奸。揑報爲錢糧大弊。我
皇上洞見隱微。於銓法則特申人文既係到部臨選
不到。即係規避之
旨。於賦法則歲終奏銷。及
大計考成。既令司府彙報。復令州縣各得造册到
部查核。凡以剔弊釐奸。法至悉也。然議以詳而
始當。法以嚴而始肅。

皇上傳諭吏部。所以復有悉心著意詳明覆奏之
旨也。臣辦事吏垣。抄發所及。覺有未盡詳悉者二事。
敢據臆見爲
皇上陳之。其一爲覆湖廣撫臣。其爲遵依代掣舊規
等事也。查撫臣之爲其代題也。曰病寓武昌。是
其未嘗到部也。而吏部之稱查藩司詳文也。曰
該道請咨赴部。則其支親貲赴補矣。是赴部與
否。爲剖白規避之大端也。臣思撫臣與藩司並
駐省會。相越不過數武。而其之患病與赴部兩

說乃爾隔若天淵臣愚以爲其果患病情眞則
藩司之說爲虛而部議似宜確核若其已離武
昌則其之責咨赴部明甚而撫臣遽爲代題煌
煌
天語之謂何臣不能爲之解也伏乞
勅部嚴察抱病眞僞曾否赴部使藩司與撫臣兩岐
之說灼然明白庶其情無所遁而心有所服并
勅各撫按嗣後凡以病請者須與本地驗實方許代
題毋容爲借端者開紛呶之漸以息囂辯而肅

銓衡此其一也其一爲覆工部照刷事竣等事
也查桃源縣知縣某之申文工部也曰額銀全
完解司獲批又有解司銀兩另文抵銷而該督
之查明題報也曰該縣恐誤考成故徑解赴部
補解實未嘗有重解之銀藩司並無埋沒情弊
臣思今日錢糧甚重今日藩司之責甚艱所恃
有司同舟共濟豈容長令捏無作有乃獲批另
抵如此其確而無銀捏報如此其假是使各部
錢糧册報上之難信藩司下之難憑州縣弊有

不可窮詰者矣且其流抵年分參差不一非係
侵漁卽屬借冒欺罔行私在所不免伏乞
勅部嚴察該縣捏報情由有無侵漁借冒等弊事關
錢糧未可僅以冒申兩字卸責也并懇
勅在外一應錢糧應解司轉解者毋許違例徑行解
部以滋影射以杜欺詐而淸國賦此又其一也

據疏指陳以杜官員履歷游移疏

竊惟官員銓補必備開履歷原委與衆共見共
聞凡使功不可倖而過不可掩庶幾賢者返顧
而勉力於終不肖者亦念非而兢惕於後耳乃
臣查急選官員疏內如開列補授登州府推官
北川有大謬不然者察其前任嘉興府推官也
有以受賄派糧六欵糾之者有以見任管私目
濫科目等事糾之者臣辨事刑垣時研對錄書
猶班班可考也曾經革職提問後雖審無確據

但事屬奉
旨何敢欺匿乃急選履歷止開丁憂服滿盡遺革職
緣由此中有無情弊竊不能無疑也臣思其之
衆欵而果無涉也行事人能共諒隱諱固亦無
庸若其之衆欵而果有涉也人已如見肺肝遮
掩毋乃諱疾然緣事自應詳列臣猶恐臆見未
詳臣因備閱陞補諸疏即同在急選畧舉一二
推知如其以縱盜解任焉而書如其以站銀革
職焉而書後若陞補方面如其以錢糧罰俸焉

而書如其以被衆解任焉而書何其獨表無瑕
公然全璧陰避革職之名顯肆藐法之實將使
被議者羣僥害已之惡而舞文者競起換日之
謀事有微而奸弊甚鉅者此類是也伏乞
勅部嚴察該員履歷盡畧革職緣由是何情弊用一
警百懲小誡大銓曹蠹弊未必不繇之少清也

據疏指陳以期錢糧徵派畫一疏

臣聞錢糧徵派必使規則爲有司所可守而後弊足以勸而罰足以懲若混淆貿亂致有司無故而叅無故而復竊恐綜核錢糧者不能辭其責也臣辦事垣中接吏部覆戶部開復事一疏內稱范縣知縣某以未完倉糧四分以上經該倉監督其奏報叅處後接任該倉監督某稱該縣未完倉糧係十三年墾米因布政司派數移文在先徵糧移文在後原叅未完米石應在免派之內請

勅吏部查照注銷臣詳讀之不禁訝然也一錢糧也忽徵忽免忽叅忽復不幾令有司無所措其手足而上官得以意爲低昂哉憶臣曾任外吏矣其錢糧欵項必州縣請之藩司其頒發由单必藩司覈下州縣如此派數即如此徵糧本無後先何有殊異分作兩截顯屬支詞且墾荒功令三年起科煌煌

明旨嚌不開知令范縣未完倉糧果爾應免該縣當

日何不詳明藩司當日何不除豁何故先以派數移文監督後藩司復以免徵移文矣該倉監督何不詳審又以未完四分以上奏報非該縣妄報之弊則藩司濫派之弊則監督苛索之弊三者必居一於此且此新墾之糧藩司既派數移文在先則所派之數必非僅倉糧也凡屬起解存畱在在都有藩司會否後爲豁除以紓民力不可不均

勅部嚴察使官吏中飽而小民坐困也抑臣聞之管倉之弊與榷關等葪榷關之弊人多言之而管倉之弊毎置之不問如收米則重加勒耗計耗則逼勒折銀稍不如意則故壓批收捏報逋負入倉米僅一石而需索動費數金眞有如昔人所謂百姓有米不要米百姓無錢定要錢有司處此直含怒而不敢言者亘乎前此之奏報與後此之開復其詞迥不相侔也伏乞

勅部嚴飭藩司錢糧派數必期畫一毋得先後叅差更飭各倉監督盡革勒耗折銀之弊差滿奏報

務臻詳審毋令有司受不應之罪煩議處議復
之紛紛也

學臣差滿報竣宜速加考核以重文衡疏

竊惟士習之誠僞與文體之淳漓胥視學臣挽回而風厲之則學臣之任綦重矣目今員缺甚多歷經諸臣請連考以涖事請慎考以得人誠以士子之行不可一日無師表之士子之業不可一日無提命之者也而爲之師表與提命之者優劣不同賢否互異不有所勸無以示風不有所懲無以示誡是差竣學臣考核不可不慎也計各省學臣差滿報竣有踰歲者矣有數月

者矣在秉公殫瘁者不無靜待以量移而狥私寡識者豈乏覬覦以飾罪且令離任者促遊家食每與坐銷歲月之嗟候代者坐臥高齋或起生事地方之念非所以防閑而鼓舞之也臣竊謂各省學臣於士習之誠僞不可概見其可見者大約見之各撫按之奏報矣若文體淳漓惟視解卷之則有一季一解部者有兩季一解部者既已到部即爲分閱比及報滿即可定評若束卷不閱坐使遲之又久而杳無定評

當事者職司何事也。臣請
勅下禮臣察各省報竣學臣解到試卷刻期分發各
司刻期詳為評騭矢公矢慎分殿分最使盡心
者荷
皇上不踰時之賞負乘者服居官不稱職之罰將見
差竣者倍感切思奮新任者益濯磨自厲矣抑
臣竊有請者士子風尚全視學臣故學臣衡文
之去取即為士子之步趨而士子之步趨多視
學臣之首錄臣愚以為考核之法宜討學臣通
省首拔共若干卷其首拔之卷中鄉試十之五
六者為上考十之三四者為中考若中式不及
十之一二者為下考以閱卷之明暗定考核之
等差于以精學臣之衡鑑而正士子之步趨未
必非一道也

順時令以矜小眚詳遞解以防重犯疏
臣見無知赤子勤我
皇上惻念諸凡重辟罪案時屆處决命部院諸臣雜
集詳鞫分別矜疑奏請裁定于無可生全之中
求曲為生全之地
皇上之哀憫重辟如此則凡屬小民偶以一時之忿
致干有司之憲者知無不壓我
皇上之隱痛也乃朝齎舉而重辟或蒙恩宥君門遠
而小眚翻苦繫累者是推廣
皇仁者之未加詳焉耳故或鬭狠小隙質身囹圄或
土田細故羈形犴獄在下或犯証未集在上或
公冗不遑日復一日小民殊苦桎梏有司已失
姓名當此風淒霜烈之時其為搶地呼天者不
鮮也臣請
勅下內外大小臣工責令值嚴冬一切民間小故
立為剖决毋得輕繫有傷時和仍
勅嗣後內而部院法司外而撫按諸臣每於歲冬嚴
行申飭務使朝廷欽恤至意確遵永守則矜免

之仁。既遠重辟。而慈祥之澤。亦被小過矣。此臣所謂順時令以矜小眚者也。臣　聞流徙各犯。該部題明地方。差撥什等役。押送該管章京安揷。何慎重也。至內地流民。該撫僅責宛大兩縣。差役起解。保無疎虞乎。夫該犯免死爲流。情罪重矣。臣區下役。或力疲而中路逃脫。或通賄而歲月遷延。以致無辜坐抵。官役受譴者。往往而有。與其事後創懲。孰若事前圖書。臣　愚以爲流犯既經刑部招送撫臣定撥省分。應先一面將該犯姓名。計程勒限。咨會該管撫臣。一面行京縣。責成捕官。率役押送。前途州縣。交替。仍取印信收管。回繳。諸凡經過地方。並倣式照行。倘違限未到。沿途州縣。悉行糾察。責之官而任重。預爲限而程嚴。既免疎虞。亦無延緩。此臣　所謂詳遞。解以防重犯者也。且臣　見逃人解部。每多脫逃遺累官役。亦復不鮮。嗣後逃人起解。及一切軍犯發遣。并責成捕官。多率人役。按程交替。兼取印信收管。一程之限。官不爲勞。役無賄縱。當亦

可行無碍者也。

詳稽察以杜詐冒疏

臣惟朝廷之以官授人也。無小無大。罔不冀盡職以亮天工。故必使上之有奮勵功名之思。下之有顧惜身家之念。夫然後重廉耻而不輕犯法也。若夫出身胥役隷職雜流。若輩之於功名大約可見。又僥倖之得。詐僞滋生。甲乙頂冒。公庭名器。授受私家。則其顧惜身家之念。又何如也。臣辦事垣中。接湖廣撫按諸臣糾叅假官等疏。若徐容而冒徐旦。抑何神奸叵測。魑魅之敢

當晴空耶。因察徐旦履歷。則貢監也。且以通判改授經歷者也。夫貢監尚屬正途。經歷亦郡首領。爲徐容者。輒敢竊憑赴任。况下此者哉。若非通判某識之於前。訓導某等認之於後。彼詐行私。伊於胡底。臣因細詢輿論。始知假冒之弊。惟吏員爲甚。吏員一途。多有起送之人。不必即爲投供掣缺之人。投供掣缺之人。不必即爲畫憑領憑之人。畫憑領憑之人。不必即爲赴任受職之人。葢緣若輩咨送。或外自撫按。內自部寺等衙門。人而既未相謀。眞僞何繇辨別。比及聽選苟得善缺。借此自肥。若其否也。往往薄値以售至有謂一官奔走風塵之勞。不若潛身部寺等衙門之逸者。宜乎奸宄百出。長安之積蠹蟠踞而不可動也。臣竊謂凡屬吏員。其在投供掣缺之時。責取同鄉互結。以杜原籍假冒。其在畫憑領憑之時。責取隣近同選互結。以杜赴任假冒至既選之後。凡起送自外者。責令本籍州縣查催赴任。凡咨送自部寺等衙門者。責令原咨衙

門稽察。毋許逗遛。若或中塗病故。責令該地保甲申報州縣。州縣查取文憑。申繳本境上司轉行達部。庶幾奸宄伎倆少窮。而積蠹不敢潛留踪跡矣。至貢監雖屬正途。若既授郡首領州縣佐貳職銜。所就既下。自視亦輕。相應一例詳察以杜詐冒者也。事近微末。律以名器難假。則所關甚鉅。故不憚瑣屑爲我

皇上陳之。

撫臣庸懦名辱都統負氣傷體督臣緘默坐視

伏懇

皇上嚴飭文武共砥和衷用靖疆圉疏

臣聞人臣之爲國家任事也事無大小同心乃成時無易難共濟斯善未有持籌者一籌莫展宣力者負氣矜雄總攬者旁觀緘默而可謂與于靖共之誼者也若閩之巡撫臣某都統臣某總督臣某臣不能無議焉夫

皇上以八閩重地付撫臣某民生藉其綏輯軍務資

之料理爲撫臣者宜何如兢惕使民樂輸將軍無匱乏以副寵任乃今日言閩事者民生日見危蹙士馬未覩飽騰比及都統臣某以糧餉積欠入告撫臣某奉

旨議處臣近辦事垣中見撫臣某投揭到科催惟以各省守催絡繹不絕爲辭詞述乎遼臺會議都統章京面罵撫臣等語夫撫臣某若風采素著凡屬將士自起憚嚴即不然而籌畫苦勞心力殫瘁委曲所至人當共亮何至銀米料草藏匿四散致起疑端則撫臣之庸懦名辱洵不誣也若夫都統臣某統御將士能使爲之下者窮苦無奈如某某等至欲兎且縊而伍卒不譁可謂紀律嚴明矣顧洪撫可久事防其漸都統固情切軍需亦宜顧念閩儲乃任同章京某某等面行罵詈軍士旁觀得無有謂巡撫重臣我輩得以軍需榮辱之者乎夫所謂善將兵者非足食而驅策之難政去食而固結之難都統業知司庫所存止數千餘兩亦可以見藩司之窘蹙矣

政宜勉勵軍士敎以忠義進督撫委曲商量以期無誤而概同章京等以負氣先之恐非將軍之善自處也若夫督臣某統轄全閩內而本省錢糧外而各省協餉上之爲文武表率下之爲軍士緊命任綦重矣乎遼臺會議督臣某既目擊忿爭即當理論曲直善則使巡撫都統相泯無言否則即當據情入告乃徒爲隱忍之謀不圖久遠之慮一任兩臣紛紛辨論瀆擾

宸聰緘默坐視臣不能爲督臣解也夫

皇上威靈遠震四荒胥臣頃在交趾莫不向化止此
鄭逆一綫遊魂稽誅海角所恃臣工和衷協力
滅此朝食而文武牴牾若此非所以同心共濟
也伏乞
勅下該部確察撫臣何故名辱都統有無横加督臣
奚事漫無可否使曲直明而情罪著厲其協恭
平其偏倚臣見海不揚波在此日也臣嘗讀
皇上浙閩重地之論矣時以督臣佟代撫臣秦世禎
意見岐出遂使海氛洊警屢

廟堂宵旰之憂特頒督撫參商封疆何賴之
旨臣衷不和上煩
睿慮舊有明驗臣之愚昧䭅䭅過計故不禁激切爲
我
皇上陳之伏候
宸斷施行

主上憂勤孔摯臣子報稱難期謹獻芻蕘用備
採擇疏
臣聞灾眚見告皆天心之仁愛人君也然惟堯
舜之主以天心爲心故能拯民于水火措民于
袵席焉我
皇上因旱魃爲虐引咎省躬如此其切求言納諫如
此其殷徵臣極知愚昧無所建明早作夜思念
主憂如此臣罪何誅竊謂經國大端在官得其理也
民遂其生也商賈得利其利也士子得盡其才

也故據臣臆見一以爲文武並宜久任以責成
功一以爲撥補急宜舉行以蘇民困一以爲商
賈宜加軫恤以裕財用一以爲士子宜廣始進
以備人才四者或爲諸臣所已言或爲諸臣所
未備愧無特異敢襲雷同秖罄管窺以期弋獲
詞冗字蕪分列四本恭呈
睿鑒伏候
皇上採擇施行

商賈宜加軫恤以裕財用疏

臣惟鈔關之設下以利民上以裕國繫至重也今以缺額告者比比是矣細詳其故皆由兵馬往來封拏船隻致令商賈裹足不前甚可慮也夫閩粵未能去兵軍旅政須舟楫宜
勅督撫通融商酌造船接送勿僅僅以禁拏船隻空文塗飾耳目及至臨時封拏如故因之國課有虧也且近聞榷關諸員慮虧課而加征甚之苛索以重罰中間保歇侵之胥役侵之官耗侵之

公家所入無幾而私費輒至數倍循環一簿止脇其文各商痛恨遠遁宜其及也夫欲使商賈之通必先杜加征與私費欲杜加征與私費必先使虧額之故見信于朝廷臣愚以爲各關倉諸員其緣兵馬繹絡船隻稀少以缺額告者
勅督撫確查本員征收榷稅有無加征私費等弊據實題報以憑部核倘或私賣未淨雖溢額非功若果弊蠹一清即虧額應宥務使稅輕商集商集則近悅遠來四方共遊熙穰之天矣

文武並宜久任以責成功疏

夫
皇上所任以弭盜安民者文武將吏也然事權所在必假以歲月方可責其成功目今財賦繁重之地州縣有司未及浹歲輒遭降革監司員缺近且一兩月即報遷矣官爲傳舍則弊日益生至萑苻嘯聚之所全恃兵力勦撲所貴兵知將將知兵兵將熟地利協民情斯盜賊斂跡若易以生手兵將不相習地利不悉民情未通則盜賊

乘間蜂起未易剪也臣愚以爲文武將吏除貪酷計處而外有司降革者宜倣司道例各令戴罪辦事監司諸員應酌諸臣加銜久任等疏非俸滿不遷至一應武職有防守之責者酌更常例責以久任寧計功以加銜勿屢遷以卸擔任無所委則心志常一弊革風清庶幾可望也抑臣更有請者閩粵滇黔尚煩師旅每遇更調室家離別奔走苦勞不無嗟怨臣愚以爲
皇上神武所至遠方無不傾心若以更調之費厚其

衣甲恤其室家令見在兵將坐鎮數年擕貳萌消反側志定然後振旅凱旋一勞永逸天下大定之休其在斯乎臣愚無當
廟謨亦妄陳一得之愚爾

撥補急宜舉行以蘇民困疏

今者
皇仁肆赦積逋悉蠲百姓無追逋之患矣乃有不能免者以近日錢糧盡撥兵餉軍士難枵腹荷戈計臣所爲以十二年起至十五年止蠲免未完兵餉細加查核實欠在民另行撥補請
旨也臣愚以爲軍需所係若待滿官查核回日始行撥補勢必有悞急需乃協餉催檄如雨有司難免追呼
[illegible]給如此昭宣小民誰肯輸納官濵參罰民恃恩蠲上下背馳困擾滋甚夫民之望恩如望歲焉去歲江浙苦兵目今西北苦旱所幸積逋蠲除少蘇民困而遲之又久望恩難獲豈非屯膏不下乎且計臣又以十六年錢糧難以豁免請俟各撫臣奏銷文册到部後定奪矣其十二年至十五年者歷年既久民欠當亦無幾其非民欠至屬官吏侵漁者量更無幾卽令先爲撥補而查核回日其在民欠不能不蠲其非民欠而官吏

侵漁者誰敢望覬所當
勅計臣立行撥補以濟急需下以慰民望上以信
皇仁者也至養濟院之設舊有廩糧花布以贍無告
窮民今且盡裁供餉而以贖穀量給啼饑號寒
在在不免伏懇
皇仁仍復原額以濟顛連亦古來發政施仁之一事
也

士子宜廣始進以儲人才疏
臣聞詩書禮樂所以造士而即所以召和也故
古之帝王莫不以庠序學校爲兢兢我
皇上愼重文教剔弊釐奸法詳且善近則鄉會各減
中額冀得眞才以杜倖售甚盛心也顧人才難
得取之宜嚴儲之宜廣賢宮一途所以養育人
才上之陶成其德器下之奮志於功名胥從此
始邇以冒濫滋多嚴定取數即在大縣三年之
中進額不得過十五人上達無基抑鬱堪慮況

三年一試曠日遲久歲月蹉跎少壯易老能無
廢卷而嘆乎臣不敢以已定之額妄請加廣伏
望
皇上准令學臣嗣後科試年分仍錄儒童亦如歲試
之數雖一泮非士子遠大之期而致身庠序動
遵規矩將來德器成而功名著可備朝家之用
未必不繇乎此也惟
勅學臣嚴劣等俾毋令業荒釐優免俾毋爲國蠹士
習正而善人多藹藹吉士維君子使豈特爲成

周頌哉。

進

旨明白具奏疏

臣於六月初五日具有商賈宜加軫恤以裕財用事一疏。奉

旨道奏內摧關諸員慮虧課而加徵。苛索以重罰。所指何人還著明白具奏該部知道。臣跪讀之餘

仰見我

皇上通商惠工之盛心。而欲恤其困也。臣近蒙恩叨長戶垣檢察五月六月內各關倉繳到循環季

簿若滸墅關某北新關某淮安關某淮安倉某覩其字畫俱係一手謄寫並非商人親填竊謂非朝廷設簿初意矣因悉心採訪聞淮安關某者甫任一季即以缺額控部業經部駁在案嗣後其以缺額之故每兩加徵二三錢不等每一船至必嚴索私貨遇有私貨輒違例重罰與論昭昭難掩。臣思商稅原有定則豈容意爲加增。私貨自有嚴禁奚爲例外重罰。臣因未詳商人姓氏故前繙疏時不敢輕率入告今業

皇上令臣明白具奏。臣謹據所聞爲我
皇上陳之。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察議施行。

謹就職掌所及。敬陳愚見。恭候
睿裁。以肅鹺弊疏

臣維關政鹺政。居天下財賦之要。故必使商有餘力。而後課無缺。實亦必使法無不盡。而後弊無不剔。以臣愚見所及。有例應通行而不可偏廢者。有法宜加詳而急待舉行者。有弊隱于未見。而宜嚴飭者。有事不妨仍舊而應詳酌者。臣謹列欵爲
皇上言之。所謂例應通行而不可偏廢者。則淮安西

新兩倉之紅單是也。各倉俱有額稅。然皆坐地牙行。爲數無幾。獨淮安西新兩倉地處商賈輻輳。其稅額與各關等。舊無紅單繳核。故爲欺隱甚易。近見淮倉。其繳到季簿。或數日無單。或一號數單總無單報。惟事涸朦。此病商橫歛所繇來也。臣請
勅部嚴飭嗣後淮安西新兩倉照例繳單查核。庶欺隱有所顧畏而加戢矣。臣所謂法宜加詳而立待舉行者。則各關納稅商人。宜給單爲照也。臣

聞商貨至關。保歇吏胥蠹食。加平火耗。横行。甚有指正賦之名。肆侵漁之實者。臣愚以爲凡商人船戶至關納稅。應照平民納糧給單爲照。至卸貨地方。該商即將印單呈本地州縣按季彙繳部科。如有額外苛索。許令本商詳細注單。以憑查核。庶榷司知儆。而胥役斂手矣。臣所謂弊隱于未見而宜嚴飭者。則各處鹽艘過關之需索是也。從來不法多在鹽徒。察之不可不嚴。而近日商人到處告匱。恤之不可不至。乃行鹽所

過關津。有應稅者。有不應稅者。悉加横索。商何以堪。即如淮鹽舟過揚州。每隻索銀二三兩不等。則蕪湖之上下等關可知。兩浙之北新等關長蘆之河西務等關可知。臣愚以爲鹽艘經過關梁。不應稅者不許借端苛索。其應稅者。亦止照例納船鹽料。不得多取分文。仍許令鹽商備開納過銀數。呈報鹽臣。鹽臣季報部科。以便對榷司單簿查核。庶鹽艘無掊克之患矣。臣所謂事不妨仍舊而宜詳酌者。則長蘆鹽引之存部是也。淮浙遠數千里。故引發運司。長蘆密邇京師。故引存部。向聞引存該部。各商先納課而後領引。是以引無虛發。課易催徵。嗣因商人守候跋涉之苦。隨將引發運司。近聞運司胥役發引多徇情面。因有商棍領引任意花消。年來逋欠愈多。運司追呼無術。臣愚以爲立法欲圖久遠。當利擇其多。害去其甚。伏乞

勑部察鹽引發司較當日存部完課孰易孰難。缺額孰多孰少。倘發司缺額或多。則領引不如歸部

似當詳爲酌量。以立法程。則奸商絕逋抗之私矣。以上四欵。臣從職掌揣摹。務期恤商足課。佐持籌之萬一而已。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部議覆施行。

欲清錢糧之涸滑當究藩司之欺飾而後國賦
有緒吏治可鼓民生用遂疏
臣維時事以錢糧爲緊切有司以完欠爲考成
追呼不力有司之罪也追呼既力而藩司以無
作有徒藉紙上之虛文爲抵補之實事以完作
欠一任吏胥之矇涸致叅罰之妄加則烏得不
以有司之罪罪藩司乎今者軍需孔亟郡縣孰
敢緩言催科士民誰敢妄希逋欠而錢穀之數
涸滑不明降革之行紛收不服率由藩司之那

移出納以滋弊藩司經承之高下任意以作奸
也臣不暇枚舉姑舉一二端之較著者爲
皇上陳之臣辦事垣中接江南鳳陽知府某具文到
科爲特叅侵欠錢本有司等事內稱當日給發
制錢州縣或受一分之實惠追呼亦有錢本之
名色是當日之錢並未給發州縣也夫以錢易
銀朝廷原未常空取民間而無錢求本是藩司
以無名召怨乃指奉
旨久錮之荒爲抵補之具則當日之錢何所歸而今

日之餉何歸足乎豈非藩司之以虛文爲實事
乎又若東撫酌撥十七年兵餉等事一疏內稱
藩司揭開滋陽縣知縣某未完五分以上共銀
三千八百餘兩及該縣黏連批收呈報到部俱
已全完夫取有批收則全完足據矣而藩司揭
開未完將此三千八百餘兩之餉歸何處也是
藩司之以完作欠也又近者浙撫題覆奉
旨嚴催協餉等疏其藩司開報郡縣完欠分數舛謬
不一而足尤可異者建德縣知縣某以十六年

三月丁憂離任計該縣歲額錢糧止二萬八千
餘兩該縣離任之日已解過七千三百餘兩計
月較量數已逾額乃藩司開報竟畧署事掌印
等官坐開本官未完九分以上以致題叅革職
令本官辯明開復該撫查究胥役誤塡豈非謂
吏胥朦混叅罰因之妄加乎不謂該司詳覆曲
爲飾說稱經承止知按年計算未及詳求又謂
前司經承物故難起九原嗟乎經承所司何事
而不詳求藩司經承不知凡幾豈僅一命岐承

此協餉天遂厭其惡而斃之耶由前而言藩司以經承欺朦而受過由後而言藩司以徇庇經承而養奸展轉相因郡縣錢糧考成惟有受命于藩司之經承而已諸如此類臣請
皇上勅部立一成法嗣後藩司于郡縣錢糧如以無作有以完作欠致郡縣議革議降議罰後經察明即以應得之罪罪之其經承勒措情弊生固當正法死亦當籍其家以示儆者也不然而有無完欠之開報不清必至參罰降革之行不服

將見有司賢者束手待斃不肖者藉口加徵國計民生胥受其病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権司裁單積弊未除季簿沉匿滋甚謹請
勅部嚴察疏

臣聞關以禦暴若苛索誅求適足為暴稅以急公若私利罔上寔易害公故關政設有紅單以示商人以明錙銖之無妄取于下更設有季簿以憑查核以明纖悉之畢歸于上司關職者必單無改易册報如期庶免掊克侵漁之議也不覩蕪湖鈔關某則大謬不然矣其在關也負擔空舟不肯虛度加乎火耗與正等齊臣恐傳聞

未確不敢輕率入告而弊之寔著即紅單季簿兩事言之實恣侵漁而藐功令也臣聞該關舊有裁單之弊蓋商舟抵關投單報稅該關例于單後半幅批銀數若干及過關繳單或改十為兩或改兩為錢該關按季裁單棄燒後出數百金索之經承名曰燒單錢以償其勞而塞其口今某差至蕪關不知釐革裁單燒單如故迄今驗其繳入紅單止有半幅而無全張則苛取隱匿之弊又寧待窮詰乎若季簿之設原令商人

親塡以防詐偽今則各關僉蓋屬一手繕寫臣
會指名具奏部查未見疏覆然尚多按期册報
是臂中目中猶有朝廷功令存也獨其以本年
二月二十二日到任至五月二十一日爲一季
報滿而其之季簿直至八月終始報到科迄今
迭巳將歲該部更替業委之其而其二季三季
之册並無隻字報到則其臂中目中惟有熟籌
更換單册點綴額數其于功令直置之膜外矣
至季簿鈐印尤爲錢糧所關前據署關事其繼
到臣科季簿印數不符臣科移行該關查覆該
關亦竟置不問是前後互爲隱徇之私又有難
爲其解者夫其職任榷關似此叙單匿册安望
潔巳奉公若不
勑部嚴察懲一以儆其餘將見各關望風效尤稅單
在在改換季簿在在沉匿取之下者無藝報之
上者錙銖私橐飽而國賦匱所關非渺小也伏
乞
皇上睿鑒施行

遵
旨查明具奏疏
臣辦事垣中于本月十四日接戶部題覆臣遵
旨明白具奏事一疏內稱北新關其循環季簿一手
謄寫緣由臣部請
勑該部督嚴查確奏奉有依議嚴行之
旨遵行去後今浙督其覆稱戶科止有季簿移發並
無商人親塡底簿故其照例止將商稅款項謄
送字畫因屬一手實非故違等因具題前來仍
請
勑臣將商人親塡底簿該科曾否給發查明具奏奉
旨有依議之
旨臣捧讀之餘仰見我
皇上釐剔關政盛心也臣維關政弊實多端惟親塡
季簿一法上之可杜侵漁國課下之可通商賈
往來臣向任工科見工部各關季簿俱係親塡
去年六月內叨轉戶科繳到季簿盡一手謄寫
因查給發各關簿由有遵照新題事例各關每

季備將輸課紅單及商人親塡底簿齎批送科
磨對等語比前底簿則從來未到科故臣于遵
旨明白具奏疏內有若滸墅關某北新關某淮安關
某淮安倉某俱係一手謄寫並非商人親塡之
語蓋事關錢糧恐滋蠹弊未見底簿不敢以謄
寫之簿即當親塡之簿也今北新關某稱臣科
未有商人親塡底簿給發查臣科原無印發兩
簿之例案照順治十五年戶部覆准欽奉
上諭事一疏內一欵各關令後務令親塡底簿與季

簿俱細列欵項依期部科查對奉有
俞旨臣科欽遵開列簿由給發在案則各關應以親
塡底簿送科查對無疑今某既未以底簿送科
又移臣科手本亦未將底簿繳部之說聲說明
白以便移取查對則臣科何由知某有無底簿
在部若不詳爲題明止冀含糊了事避嫌怨而
負磨對之責臣不敢也今部覆條例可查臣科
開列簿由現在北新關某未經遵行不得以臣
科未有親塡底簿爲詞也臣謹遵
旨查明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愼齋遇集五卷附楚學記一卷日懷堂奏疏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永修撰永修有孝經集解已著錄是集裒其平生之文名曰遇集言即所遇而成文也中多記貴州湖廣風土蓋永修初官應山縣知縣繼官平越府知府終官湖廣提學副使也其學記則康熙十九年提學時作奏疏則官刑科給事中時所上江南通志稱其在應山有守禦功在平越清丈苗民虛稅八千有奇在湖廣振興文教楚風爲之一變列於宦績傳中云